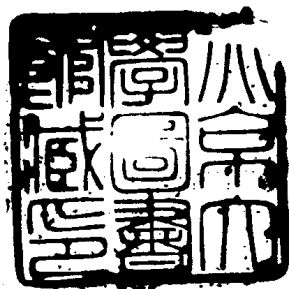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八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二八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孫月峰先生評文選三十卷

〔梁〕蕭統編　〔明〕孫鑛評　閔齊華註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末烏程閔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文選瀹註三十卷》提要

文選瀹註序

唐人最重文選有專門之學其臣之注皆經進御覽李善於注家本末詳備識者以謂裴松之劉孝標之流而五臣荒陋可咲蘇子瞻極論之近代爲纂注者不知持擇踳駁雜見學者往往習而不察而文選之學荒矣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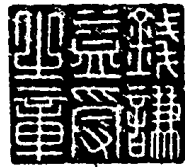
興閔赤如先生高才閎覽博極群籍研覈于文選有年遂為瀹註一書大都經李善緯五臣而又穿穴子史蒐羅旁魄裨益其所未備刪繁刈穢撮要鉤玄信學圃之津涉文苑之鈐鍵也文選撰集斷自姬漢以下時更七代數逾千祀清英翰藻盡在于

此蓋所以雲仍六經鼓吹百氏者也杜子美之于詩為古今之総萃必曰熟精文選理又曰續兒誦文選彼豈不能高論濶步巖薄古人如世之沾沾者乎古之學者有原有本先河而後海其所從来固如是也近代俗學盛行劉辰翁李卓吾之書家傳

户誦即短長世說亦不復舉其全書而況於文選乎又況泝文選而上以之于六經三史乎先生目覩其敝重有憂焉故以是書為標的精求訓故以遺學者雖文章之稂莠箴末學之膏肓其有功于斯文甚大學者遜志于此熟察先生之苦心而古學之從来可知已矣或者謂李文饒言吾家不畜文選而蘇子瞻訊其小兒鮮事用為口實不知文饒輕文選于會昌熟爛之時子瞻訊文選于西崑靡曼之後皆所謂應病而發藥也使二公者生于今世覩游談俗學之弊必不更作此語且夫儷花鬬葉

取青配白自以為學文選者此不善學之過也非文選之過也長平之戈書陳濤斜之車戰非書與車之罪也先生自命其註曰淪淪之為言有疏通洗滌之義焉杜之於選理曰精先生之於選註曰淪其理一也神而明之擬議以成其變化學者亦善

取之而已矣嘗觀唐史李善受文選于同郡人曹憲自崇賢蘭臺謫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而其子邕遂以文章擅名于世今先生簪纓累世俛首青氊行且參預崇賢蘭臺之選而其後人亦必有如李北海者昌大其世業他日修明史者與有唐

之李氏並傳而虞山爲先生之
汴鄭韋連得書亦與有榮施焉
是爲序
崇禎甲戌三月虞鄉老民錢謙
益謹序
門人嚴 炳敬書

文選序
蕭統 梁太子 謚昭明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

茹猶也言蘊藉毛羽也椎輪古棧車也大輅玉輅也踵其事謂大輅變其本謂增冰也

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自玆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

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兹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音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

六義者謂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政事曰雅成功曰頌荀宋荀卿宋玉賈馬賈誼司馬相如也張衡西京賦相如上林賦並托憑虛亡是以述邑居楊雄作羽獵長楊以戒遊畋

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頌者所以遊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辭引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說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退傅韋孟也孟為楚元王孫戊傅作四言詩以諷不聽而去故云退傅降將李陵也蘇武別於河梁作五言詩五言詩起於此也三字起於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已上各執一體互有興作猶鑣轡雖異馳騖則同也尹吉甫作頌曰穆若清風吳季札觀周樂歎曰至矣哉此頌之始舒布為詩謂退傅降將也總成為頌謂穆如至矣也舊註以為詩指吉甫為頌指今之歌頌恐未然誄哀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也答客東方朔答客難之類指事解嘲之類三言漢武帝秋風辭八字魏文帝樂府詩

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

監撫監國撫軍也晷日影也七代自周至梁也縹青白色囊所以乘書緗淺黃色帙書衣也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翦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撰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湧金相玉振所

謂坐徂丘議稷下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讃論之綜緝辭釆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

一文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芟刈也夷平也金相金質也玉振玉發聲也徂丘稷下皆齊地田巴置館稷下以延遊談之士張良封留侯高祖用酈食其計將封六國後良以八難止之陳平封曲逆侯從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

彙類也

文選瀹註凡例

一文選選於昭明氏而盛行於唐蓋唐以詩賦取士視此書若璦敷王藻愈採而愈不盡以故釋之者皆唐時人也李善詳於覈事五臣兼之訓義或為雷同或相剌繆綠皆呈進御覽惟慮其不通曉而不意其為複出也今為芟蕪除謬時以已意裁酌舊文命之曰瀹註云爾

一舊本或一二語或三四語即以註釋筴其下零星割裂殊不成章今則文之長者尋其段絡離析之隨以註附於各段之下其短者及諸詩俱載於一篇之終庶覽者不難於索解而亦無至於眴目也

一大司馬孫月峯先生博覽群書老而不倦茲評則其林居時所手裁也片語之瑜無不標

彙一字之瑕亦為檢摘誠後學之領袖修詞之指南也仲兄翁次宦遊南都先生手授焉不敢秘之帳中遂以公之同好

一淪註大旨本於六臣而各註之背謬最甚者莫如騐雖一字一句不以君臣標目則以忠佞分題無裨作者徒增嗤鄙今悉考唐宋諸名家及近日文人之所撰述而以己意駁之不敢妄云有得庶亦不流支蔓

一舊註或有一事義而有異解者兩說俱通則並存之一是一否則為別白而從之亦有原註所不載者間有所考則附入之其無考者仍缺之以俟後之博雅者不敢妄臆而曲說也

一各本有彼此不同者隨摘出以標於其上其字較批評低一黍以便閱也其有一字而音義俱同書寫稍異者不必另標以致眩目至於選本中民皆改作人世皆改作代或改作時此時唐時避御之本避太宗諱故耳今亦不必標出也

一難字中未易讀者各音於終篇之後皆取直音以便易曉間有直音所不能通者或用反或用切覽者自取裁焉

一昭明選時定為三十卷今仍其舊而近時纂註於諸詩中舉王粲之後先贈答之倒置五言古首蘇李十九首析為二十首非不便觀然古來諸書疑則仍疑誤則仍誤註中既已詳明則直從原本可也

一舊註各篇下題名舉字者十之八九舉名者十之一二義無褒貶例不協一今惟稱帝者不名餘皆以名舉而字與爵里及時代并詳系焉

一邇來茗上諸刻青黃並歸朱紫雜陳不圖濫觴之極繪及穢史淫詞既殄有用之貲且嗤無益之目識者傷之今仍墨本以還大雅

一是書稿易再三時更五稔爰命剞劂求正大方要使都邑爭傳豈謂奇贏是賴倘有狡徒射利依樣重翻抹殺數載之苦心自修一朝之淂計斯有識之共憤雖千里而相仇尤宜揣己無或速戾

一昭明輯文選非出昭明一人手也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確第十人姓名世未有傳之者故特著之

一六臣姓名其一為李善則唐之崇賢舘直學士也其一為呂延濟則常山尉也其一為劉良則都水使者劉承祖子也其三人為張銑呂向李周翰皆處士也今既集其註不敢逸其名故并載之

皇明天啓橫艾淹茂之歲嘉平月烏程後學閔齊華識

文選目錄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應貞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 謝瞻
樂游應詔詩 范曄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 謝靈運
應詔讌曲水作詩 皇太子釋奠會作 俱顏延之
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丘遲
應詔樂游餞呂僧珍詩 沈約
祖餞 送應氏詩 曹植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孫楚

金谷集作詩 潘岳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 謝瞻
鄰里相送方山詩 謝靈運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謝朓
別范安成詩 沈約

第十一卷

詠史 詠史詩 王粲 三良詩 曹植
詠史詩 左思 張協 覽古詩 盧諶
張子房 謝瞻 秋胡詩

五君詩 俱顏延之 詠史詩 鮑照
詠霍將軍北伐詩 虞羲
百一 百一詩 應璩
游仙 游仙詩 何劭 郭璞
招隱 招隱詩 左思 陸機 反招隱 王康琚
游覽 芙蓉池作 魏文帝 南州桓公九井作 殷仲文
游西池 謝混 泛湖出樓中翫月 謝惠連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游南亭 游赤石進帆海
石壁精舍還湖中 登石門最高頂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以上謝靈運
應詔觀北湖田收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以上顏延之
行藥至城東橋 鮑照 游東田 謝朓

第十二卷 詩

贈答

第十三卷　詩

第十四卷　詩

樂府 魏武帝 文帝 曹植　王明君辭 石崇
樂府 陸機 謝靈運 鮑昭　鼓吹曲 謝朓
挽歌
挽歌 繆襲 陸機 陶潛
雜歌
荊軻歌　漢高帝歌
扶風歌 劉琨　中山王孺子妾歌 陸厥

第十五卷 詩
雜詩
古詩十九首　與蘇武詩 李陵
詩 蘇武　四愁詩 張衡
雜詩 王粲 劉楨 魏文帝　朔風詩

文選目 十

雜詩　情詩 以上曹植
雜詩 嵇康 傅玄 張華　情詩 張華
園葵詩 陸機　思友人詩
感舊詩 以上曹攄　雜詩 何劭 王讚 棗據 左思
張翰 張協　時興詩 盧諶
雜詩　詠貧士
讀山海經 以上陶潛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擣衣 以上謝惠連　南樓中望所遲客
齋中讀書　出南樹園激流植援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 以上謝靈運
雜詩 王微
數詩　翫月城西門廨中 以上鮑昭
始出尚書省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郡內登望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和徐都漕詩　和王主簿怨情 以上謝朓
和謝宣城詩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文選目 十一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直學省愁臥　詠湖中鴈
三月三日率爾成 以上沈約
雜擬
擬古詩 陸機　擬四愁詩 張載
擬古詩 陶潛　擬鄴中詠 謝靈運
倣白馬篇　倣古詩 以上袁淑
擬古詩 劉鑠　和琅邪王依古 王僧達
擬古詩　學劉公幹體
代君子有所思 以上鮑昭

答賓戲 班固

第二十三卷 辭 序

辭 秋風辭 漢武帝 歸去來辭 陶潛

序 毛詩序 卜商 尚書序 孔安國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三都賦序 皇甫謐

思歸引序 石崇 豪士賦序 陸機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顏延之 王融

王文憲集序 任昉

第二十四卷 頌 贊 符命

頌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趙充國頌 楊雄

出師頌 史岑 酒德頌 劉伶

漢高祖功臣頌 陸機

贊 東方朔畫贊 夏侯湛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

符命 封禪文 司馬相如 劇秦美新 楊雄

典引 班固

第二十五卷 史論 史述贊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固 晉武帝革命論 干寶

晉紀總論 以上干寶 後漢書皇后紀論

後漢二十八將論 宦者傳論

逸民傳論 以上范曄 宋書謝靈運傳論

恩倖傳論 以上沈約

史述贊 漢書述高紀贊 述成紀贊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 以上班固

後漢光武紀贊 范曄

第二十六卷 論

論 過秦論 賈誼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四子講德論 王褒 王命論 班彪

第二十七卷 論

論 典論論文 魏文帝 六代論 曹冏

博奕論 韋曜 養生論 嵇康

辨亡論 五等諸侯論 以上陸機

辨命論 廣絶交論 以上劉峻

第二十八卷 連珠 箴 銘

連珠 演連珠 陸機

箴 女史箴 張華

銘 封燕然山銘 班固 座右銘 崔瑗

目終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兩都賦序 明帝修洛陽，西土父老怨帝不都長安，因作兩都賦以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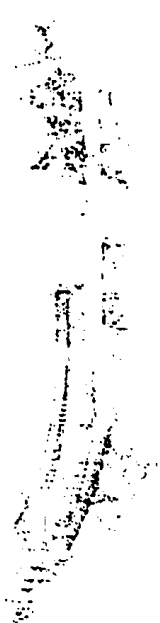
班固 字孟堅，北地人，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爲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

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

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内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宦者署門傍有銅馬謂之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石渠閣在大秘殿北以閣秘書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典廢繼絕興微繼前之頌聲寢王澤竭也武帝紀曰

上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歌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得寶鼎后土祠傍作寶鼎歌並進郊廟宣帝紀神雀集長樂宮鳳凰五至甘露降黃龍見新豐並因以改元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之書千有餘篇奚斯魯公子也先臣指司馬相如以下諸人耆註謂皐陶恐非城池無水曰隍長安在西故稱西土固因衆議先作西都賦極陳奢麗後作東都賦盛稱法度以折之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古思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

假賓主以相問答也後漢都洛陽在東故東稱主西稱賓輟止也弗康不安也漢京長安也

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

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

函谷、其谷以函也、二崤兩山也、表、儀表也、太華在東、終南在前、瞻望以爲儀表、與終二谷名、南山日褒、北山日斜、隴首山名、洪河大河也、華實果木之實也、毛草木繁盛、如毛之生於皮也、與深險也、三成帝畿、周秦漢也、龍興喻德、虎視喻基、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沛公至霸上、此高祖受命之符、所謂仰悟東井也、春秋漢含孳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功在西、故都長安、所謂俯協河圖也、初高帝欲都洛陽、婁敬曰、都洛不便、不如入關、上問留侯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奉春君、演、引也、天謂東井、河圖、人謂婁敬也、睎、望也、眂、視也、自高終平、高祖至平帝爲十二世也

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

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榦弱枝、隆五都而觀萬國、

呀、大空貌、賊下池周繞、故曰周池、三條三達之路、面三門、四面十二門也、四達謂之衢、闠、里門也、閻、里中門、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隧、列肆道也、廛、市物邸舍也、煙雲相連、人衆塵合、煙火與雲相連也、豪舉、豪俠之人、自相稱舉以誇矜也、杜霸、宣帝杜陵也、五陵、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七相、車千秋、黃霸、王商、王嘉、韋賢、平當、魏相也、五公、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也、凡公侯御史大夫將軍通稱爲公、當時遷七相五公與豪傑之士、貨殖之家、徙於陵以供奉山園、公侯或不止七相五公、不與此數者、以罪國除也、三選、一七相五公、二豪傑、三貨殖、七遷、遷居七陵也、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蜀都也

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

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菜、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

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

陸海、富有如海也、商洛鄠杜四縣名、濟注曰商洛山名、近蜀、言泰境富饒、與蜀相類也、九嵕山名、上有九峯、甘泉山名、泰置林光宮於上、漢置甘泉宮以祈祀也、王子淵有甘泉頌、揚子雲有甘泉賦、史記曰、韓欲罷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命曰鄭國渠、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曰白渠、捕斂也、九眞國名、獻奇獸、駒形麟色、牛角、貳師將軍斬大宛王、

獲血汗馬、黃支國自三萬里貢生犀、條枝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

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焖朗以景彰、

體法也、方圓法天地也、南北曰經、東西曰緯、合陰陽之法也、太紫、太微紫微二星、放其規矩也、中天、周穆王臺名、言高及天半也、冠山、未央宮疏龍首山、殿居山上如冠也、應龍虹梁、梁形如龍而曲如虹也、棼複屋棟也、橑椽也、桴亦棟也、棟上布椽如翼也、瑱柱下石、楹柱也、刻玉爲柱石也、金璧飾璫、裁金爲璧以當榱頭也、渥厚漬也、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

城階級也、右車上、故使平、左人行、故爲級也、重軒重闌也、三階南面之階有三也、閨房小室也、門大門、闥中門也、虡鐘格也、金人、秦始皇銷兵器、鑄十二人置於門、右衡域門限也、因龍首增

崖而爲限也、閾謂之扉、徇、循也、清涼而下、並殿名、所謂紫宮是環也、宣、宣室、溫、溫室也、增盤閣名、茵褥也、漢官儀曰、皇后婕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

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

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掖庭宮人之宮、婕妤以下皆居之、在天子左右、如肘腋也、椒房以椒塗壁、后妃居之、合歡而下並殿名、昭陽殿、趙皇后弟昭儀所居、不呈材、不露形、不見土木之色也、裛纏也、絡繞也、綸糾青絲綬也、以藻繡絡綬纏繞、故不露其土木也、明月夜光之珠、以明月也、金釭燈也、鈿璧於中、故日銜行列於室、似列錢也、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日翡、雌青曰翠、火齊珠也、懸黎美璧也、明月珠之美稱、夜光、又珠璧之通稱也、玄墀以漆漆墀也、釦砌鏤砌也、玉階以玉飾階、彤庭以彤漆飾庭也、碝磩瑉俱不次玉也、琳玉名、綵緻色密也、青熒光也、阿曲也、綺纏長袖貌、繽紛盛也、十四位、昭儀、婕妤、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衣、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

蕭何、曹參、魏相、邴吉、漢四賢相、佐命以下、言相業也、樂和、孔叢子曰、帝王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也、畫一、曹參代蕭何為相、百姓歌畫一也、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處也、惇悔、勉為教誨者也、承明廬、在石渠門外、元元本本、得其元本也、鉤陳星名、衛紫微者、離宮別衛、以之取象、嚴更督行夜鼓也、禮官甲科、百郡孝廉、總上朝堂百寮而言也、虎賁以下、并及侍衛閽寺也、贅衣、綴衣、陛戟、執戟而列於陛也、

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亙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提建章而運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

閣道直宿虛也徼道循禁道也除樓陛也上終未央已畢自未央而達建章則有修除飛閣連乎桂宮又猶明光之微宛長樂之宮復陵墱道直起西墉而外與建章連屬也墱閣道棧與混同壁門建章宮門上有銅鳳凰故謂鳳闕綴稜闕之角也金爵即鳳也建章東有折臣闕一名別風嶕嶢高也正殿前殿也臨乎未央言高於未央也駘盪馺娑枍詣皆殿名天梁宮名皆在建章宮內蓋藂覆也屋宇反向上宮殿光輝外激於日日下照而反納其光也神明臺名軼過也過雲雨之上虹霓於棼楣之間縈回若帶也雄曰虹雌曰霓輕迅僄狡捷疾之人也愕眙驚貌井幹樓名高五十丈櫺檻也甬道飛閣複道也杳篠深也飛闥臨空如飛也表外也

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𡎺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所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

建章宮西有唐中池廣數十里其北為太液池象海中為三神山嶈嶈水激聲靈草神木不死之藥蓬萊三山有之今亦象而植之也崷崒崢嶸高峻貌抗舉也擢抽也金莖銅柱也作仙掌舉盤以承露者顥氣潔白之氣清英露也漢書李少翁以方術見拜文成將軍欒大言不死藥可得仙人可致拜五利將軍刑法也松喬赤松子王喬也赤松神農時人王喬周靈王太子晉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南方多鳥西方多獸荊人知鳥梁人知獸故命使之營表正行列也罘獸網紘網綱也

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頹、松柏赴、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

飛廉館名由此館而入苑門也上蘭館名蹂躪踐蹋也拗猶抑也殺禽獸十之二三抑士卒

之怒而少息也漢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次飛掌弋射者鉟猈頡缺斧也要取禽獸之奔軼者而追及之也擊發也豽㹶紛紛衆多貌猨似獮猴而大臂長便捷色黑犾似狸很似犬鋭頭白頰高前廣後深䕨也許少古捷人秦戎壯士也慓狡捷獸猗者執之也獬後猊也食虎豹熊似豕山居冬蟄犀似水牛而豬頭黑色有三蹄又有三角一在項一在額一在鼻犛黑色出西南徼外羆似熊而色黃

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屬玉弢玉爲飾因名之也長楊宮名炰炙肉以騎行炙以車載酒兼割鮮以餐士也舉火所以促飲爵作釂飲盡也

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

鑾車上鈴也豫章館名昆明池武帝所鑿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茝香草玄鶴以下皆水鳥名

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譥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

後宮后妃之屬輚車臥車也袪舉也靡隨也譥大也屬附也女歌與鼓吹齊動其聲大若附於天也揄引也比目魚名鴻罿大網也方舟並舟也儲不改供不改易其儲畜供具言備也上下天地也休佑美福也漢宣帝好儒術所幸宮館侍臣並爲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

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舉也、

先疇先人之業也畎尺深尺曰畎高曾規矩上祖之法也

㠢希眂俄鄠户嵕宗磌田燭角城砌虡巨莅並硤
欶砯成珉叟縰梨掍泥駘胎岋颯柃今眙怡幷幹
井寒篠洮湯湯傷傷㵎槍蛸猶壒爰罘浮佽次鏃
侯趹決颮朴熷繳曾酌嘶慦鞘醮鵾栝鳪保輚棧
辔柴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朞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

末造言無成也、建武光武年號、永平明帝年號、太清太上之理也、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

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

乾符赤伏符也坤珍洛書也皇圖圖讖也帝文天文也光武初敗王莽兵於昆陽城故云霆擊高邑鄗也光武即位于鄗改為高邑漢為堯後故言唐統紛綸衆也險易猶理亂也言不同於近世一聖治亂之法而已

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襲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伏羲畫八卦成父子君臣之道建元革命亦正夫婦父子君臣之倫也軒轅黃帝姓殷宗盤庚也殷都河北盤庚改都河南中興殷業土中洛陽周成王所營勒成功成勒石也世宗武帝廟

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講禮之處藻文章也鑠美也鴻景皆大也世廟光武廟號有無風俗善惡也巍巍翼翼中法度也

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

順泉流為沼言不更穿也昭明諱順改為與圃博也言博大茂草也梁鄒古詩篇天子之田也靈囿即靈臺之詩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棽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欲野歕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

蒐、春獵也、狩、冬獵也、禮記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風、國風、騶虞騶獸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鯨、海中大魚、海邊有獸曰蒲牢、素畏鯨、鯨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作蒲牢於上、其撞之者爲鯨、取其相感而鳴也、華鐘者、鐘有篆刻之文也、時龍、隨方色之馬也、稱龍者美言之也、棽、大枝條也、和、鑾、取輅之節、皆金鈴也、鑾在衡、和在軾、玲瓏、玉聲也、天官、百官小吏也、

寢威、寢其威武也、一云、祲、盛也、屬御、屬車之御、方神、四方之神、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鋋、小矛、彗、掃竹也、焱、火華也、炎、火光也、欲、歕、吹氣也、

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騈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按節、

屯、勒兵而守也、騈、併也、三驅、驅逐也、三驅之法、背已及左右馳者皆逐之、向己者、捨之、范氏、禹

時善御者、睼、迎視也、詭、詭也、泄、散也、馬之足力有餘、士之憤怒未散也、先驅、前驅、天子行從作道者、復路、歸路也、按節、猶抑志也、天子已復歸路、士卒皆抑志隨之、

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

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效、猶報也、五牲、麋鹿麏狼兎也、參、象、參比乾坤之象、思與合德也、

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滑、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

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鍧、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

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發，威也。稱靈之威曰發。滑，崖也。埶，峙也。督，失氣也。京平，益州徼外之王，率衆慕化，羅承昌都。三朝，歲月日之朝，謂歲首朔日也。會同，諸侯朝聘之名。雲龍，洛陽宮舍門也。鏦鍧，聲也。嘩煜，樂器之光。泰古，古樂也。儛佅兜離，四夷樂名。烟熅，即元氣也。

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

東作，農務也。織紝，織繒布也。陶，瓦器。匏，瓠也。莘莘，多而美也。不脫屨而升堂謂之飫，又飽食而飲酒曰飫。飫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讜，美也。

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漢德所由，即僻界西戎以下是也。末流，謂奢侈也。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矍，驚視貌。揲，猶恐懼也。楊雄、相如，辭賦之高者，故假以言之。遭遇斯時，謂遇太平之時，禮文可

述也、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孔陽言甚明也聖皇明帝也宗祀尊其祀典於明堂之上也穆穆煌煌和順光輝也上帝天神宴饗宴其饗祀也五位五方之神各以其職皆來助祭也懷來也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

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辟雍所以宣德化也雍水環之以象教化流行天子臨至則編舟為橋以渡也國老養於上庠乃父乃兄謂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也抑抑密也天子無父兄能善事三老五更則為孝友矣太上天也言漢家所行之事如太上開示之也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靈臺天子候氣之所以察妖祥者也習習祈祈風雨和貌胥助語辭

寶鼎詩

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永平間廬江灊山破得寶鼎是嶽脩貢也漢湖出黃金鼎是川效珍也歊氣上出貌明帝日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

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靈篇即瑞圖也光武時日南獻白雉明帝時獲素烏翹英羽也淳精言不雜也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今獲此是與周成侔德也

信景鑠之信申　職鐵　棽林　鋋蟬　燄焰　欽合　歕噴　腥

弟濟　純　垠銀　礱偕　鉤堯　煜育　僸禁　侏賁　峻宗　湯湯

傷傷　歊囂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渝註

西京賦 時天下太平日久，王侯以下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

張衡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少善屬文，安帝雅聞衡學術，公車徵拜郎中，出河間相，乞骸骨，徵拜尚書。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

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

憑虛公子，言無此公子也；安處先生，亦無此先生也。奓侈同。忲忕習也。言習於麗好也。小謂庶人，大謂王者。因天地順時居沃土也。有與推移，言隨沃與瘠相推移也。覈驗也。

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皐。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

里居也。朔北也。秦居渭北，即咸陽也。二華，大華、少華也。巨靈，河神也。二華本一山，當河，水過之曲行，河神以手擘開其上，足蹈離其中，分而為二，以通河流。掌蹠，手足蹟也。贔屓，作力貌。隴坻，坂也。此坂為華夷之限。閡，限也。岐梁汧雍，俱山名。陳寶，秦文公時獲若石於陳倉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野雞夜鳴，以在陳倉，故曰陳寶鳴雞。隆崛特起也。崔崒隱轔鬱律，皆險曲貌。嶓冢山在蜀，連岡言遠也。杜鄠二地名。欱歙也。灃水流入，故曰欱；鎬水流出，故曰吐。澶漫靡迤，寬長貌。九嵕甘泉，其處常陰。日北，夏至時也。此時猶凍，故可清暑。涸堅也。沍閉也。大帝，天也。秦繆公夢之帝所，奏鈞天樂以饗已，受金策，祚世之業。翦盡也。自井至柳謂之鶉首，盡取鶉首之地為秦境也。詭異也。

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東井、婁敬
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
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
于天衢、豈伊不懷歸于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
都、豈稽度於往舊、

五緯五星也、旅東井、五星聚東井、見西都賦、汁
叶同、和也、善云、輅以木當胸以輓輦者、委、脫也、
銑云、輅、鹿車也、幹非其議、善云、幹、干也、不合上
干妄議也、銑云、幹、正也、以都洛爲非而正之也、
天啓五星聚也、人謀婁敬謀也、惎、敎也、有慮乎
神祇、言亦應及乎天地陰陽之應也、天衢、洛陽
也、枌榆、豐社、高祖所起也、滔、善也、渝、易也、南北
爲徑、輪、縱也、東西爲廣、說文曰、南北爲袤、洫、城
池也、郛、城外大郭也、
裁、制也、八都、八方也、

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
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
狀巍峩以岌嶫、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
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
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
㮰、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
鱗眴、棧齴巉嶮、襄岸夷塗、脩路峻險、重門襲固、姦
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
負笋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

五版曰堵、周宣王築室百堵、九尺曰筵、周制明
堂中廣九筵、迫脅言窄也、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象天之紫微宮也、閶闔宮門、亦象天之閶闔門
也、龍首山名、抗、舉也、巍峩岌嶫高壯也、亘、徑度
也、虹有雌雄、雄色鮮好、梁皆朱畫、五色如雄虹
也、棼、屋棟、橑、椽也、藻井當棟中、交方木爲之、如
井幹也、茄、藕莖也、以其莖倒植於藻井、其華下
向反披也、狎獵、花葉參差貌、榱、彩椽也、璧璫
椽頭飾也、楹、柱也、碣、礩也、栭、[illegible]、楣、梁也、三階
重軒、見西都賦、檻、連簷也、右平左墄、見西都賦、
青瑣、窗也、以青畫戶邊鏤中、文如連瑣、丹墀、丹
漆地也、層、累也、堂、高也、削累其階令與高平也、
厓隒、邊限也、切與砌同、坻、除也、崿、崖也、鱗眴、無
涯也、棧齴巉嶮、高峻貌、言[illegible]基形勢也、襄岸
高岸、崩險階道、墮落其平而易行之者、以爲峻
險也、福猶同也、帝居太微宮、冬時則見、陰時則
藏、長安宮與之同法也、三十斤爲鈞、虡、獸名、鍾
架趺也、笋、懸鍾格也、當笋下爲兩飛獸、名爲虡、
以背負笋、又以板置上、名爲業、騰驤、超馳也、虡
負此笋業、已至重、乃有餘力、奮其翼、如將馳者、

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嶕
嶢、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雀、
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北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
路寢、用朝羣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
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
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

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

溫調而下、皆殿臺名、攸猶與也、赫戲炎盛也、正殿路寢一也、周曰路寢、漢曰正殿、朝見諸侯也、也屋之四下者為廈、眺眺深邃也、大廈置九室、室有戶、故曰九戶、閾門限也、金狄金人也、御進也、蘭臺校書處也、金馬天祿石渠俱見西都賦、虎威章溝皆更署名、徼道循更之道、廬衛兵舍也、八屯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也、鎩兵仗也、瞂擊更木也、

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鴛鸞、群窈窕之華麗、嬖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第、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

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昆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昭陽至鴛鸞皆宮殿名、翡翠火齊懸黎見西都賦、戺砌也、琳碧瓀珉皆玉名、璘彬玉光雜色也、

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瓌異日新、殫所未見、

鉤陳見西都賦、武帝起明光長樂桂宮、皆輦道相屬、懸棟飛閣、北度從宮中西上城、至神明臺、般爾、魯般王爾、古巧匠也、懸樂架也、遊行之處宮人伎樂皆不移徙也、官以物辨、猶言物皆官辨其備也、

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峭其若削、翔鶤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

尊卑不殊、言帝王之居當與眾殊也、憑滿也、憤滿之意、比象紫微、言惟天象紫微之宮、為可居、他若阿房、亦不足廬也、覛視也、林光秦遺宮、甘泉山名、爽明也、塏大也、武帝因秦林光宮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胥二館、皆在甘泉山、總謂之甘泉宮、墆霓高危貌、通天臺高三十丈、訬高也、倍尋曰常、莖特也、擢獨出貌、辨華敷大也、刻令險削加削成也、鶤大鳥、青鳥黃雀小鳥也、櫺臺上欄也、俯聽雷霆反在於下、極言其高也、

柘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

亭以岧岧、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巘巘、流景內照、引曜日月、

武帝時柏梁臺火、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故依巫言作建章宮、甍標棟末也、作

鐵鳳凰張兩翼榍屋中央下有轉樞常向風如將飛者閶闔別風見西都賦䆫小窻也神明臺名井幹樓名遊極梁也欒柱上曲木兩頭受櫨者雰埃塵埃也中宸天地交會之際臺之高至於此也上爲陽下爲陰清澄亦爲陽故云重陽澂澄也北斗第七星曰瑤光王衡北兩星爲玉繩都盧國名其人善緣高趫善緣木之人也馺娑駘盪枍詣承光皆臺名燾奡桔桀睽罛庨豁皆高峻深邃貌增桴重棼令屋之邊頭微反向上也鍔列高貌業業危貌櫟永落也巘巘偃起殊流景即日月之景也日月之光含采飾之曜相引而入宇內也

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

容於一扉總形容宮門之高大也扃關也建旗車上有關制之令不搖動入門解下之今門高不復脫扃也蘄馬銜也結駟馬並行而入也馭車者欲馬疾以箠櫟於輻使有聲以警馬故曰櫟輻輕騖既不脫扃又駟馬並行又櫟輻以疾驅而僅一扉之地能容之則門之高大可知矣雲蔓如雲氣相延蔓也閈垣也窈窱徑廷過度之意珍臺臺名蹇產高大也墱道閣道也邐倚長遠也自此道入西宮故言正東洫池也絕度也墉城也閣道橫越西池而度金城牆相通也城尉嚴更之官下自擊柝防禦而上自相通也

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嵬、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隯、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遊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

唐中池也在建章宮西廣數十里太液池在北
廣深滮沆寬大也漸臺在太液池中高二十餘
丈爾亦文也太液池一名清海洞中有蓬萊方
丈瀛洲以象海中仙山林岑嶌崿嶄巖嵒巇上
下皆險峻不齊也石菌靈芝神山所生名仙所
食者池中作三島故借此美言之也海若海水
神鯨海中大魚借此以形容池之大也少君樂
大郎西都賦文成五利也武帝信之以爲與實
作銅盤承露和玉屑飲之欲以求仙松喬見西
都賦瓊蘂玉英也羨門古仙人秦始皇至碣石
使盧生求羨門嵩湖黃帝鑄鼎之所鼎
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乃上

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
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
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承錦綈、土被朱紫、武

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
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
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
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
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
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
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遊俠、張趙之倫、
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實蕃有
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

如貙、睚眥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
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
彈射臧否、剖析毫氂、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
成瘡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
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
里、統以京尹、

衢大道也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夷庭平
正也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陁壞也陊落也甍
錡兵架受他兵日蘭受弩日錡列於甲第之門
若今戟門也石石顯董董賢皆寵佞也市樓日門
闤市門日闠旗亭市樓也大胥市官尉三輔都
尉[illegible]也[illegible]買賤賣貴以自得[illegible]也

蚩侮也良物之中雜以惡者以侮眩邊遠之人
也邪贏欺罔之利即若是也許史許皇后史
良娣家也翁伯以販脂而傾邑濁氏以胃脯而
連騎質氏以洗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鐘
公侯之壯皆不過也張趙長安宿豪張子羅趙
君都也原原涉朱朱安世趫悍捷也虓豁勇也
睚裂也眦日匡蠆芥刺梗也丞相公孫賀也子
敬聲爲太僕擅用北軍錢下獄是時詔捕朱安
世賀請逐捕以贖子罪後果得安世安世上書
日敬聲與陽石公主通父子俱死獄中五縣五
陵也殷賑富饒也五都見西都賦
貨出日遷貨入日引槅車枕也

郡國公館、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幷卷酆鄠、左暨河
華、遂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
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綿

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楠、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芫、玉蕤茵臺、戎葵懷羊、苯䔿蓬茸、彌皐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

汜、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鱣鯉鱮鮦、鮪鯢鱨魦、脩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鷛鷞鴰鴇、駕鵝鴻鶤、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軿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

盩厔山名、因以名縣、甽湖細柳地名、長楊五柞館名、款至也、牛首山名、植物草木、動物鳥獸也、駓騃行走貌、京峙高丘也、伯益舜掌山林之官、隸首黃帝時算人、樅松葉柏身、栝柏葉松身、鄧林地名、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鬱蓊以下皆木盛貌、葴莎以下皆草也、篠簜以下皆竹也、牽牛織女見西都賦、扶桑濛汜日出入處也、黿鼉以下鱗介之族、脩額三語以形象總之、鷛鷞以下皆鳥類、沸卉三語以聲音總之、隼小鷹也、沸卉軿訇鳥奮飛聲

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氷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欻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麀鹿麌麌、駢田偪仄、

剛蟲鷹隼也、候殺氣以祭鳥獸、霍繹紛泊飛走之貌、垠鍔崖際也、柞槎同邪斫也、迒蹊皆獸徑以網杜塞之也、麌麌積立貌、駢田偪仄駢列于田以相偪側也

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

六駿六馬也、駮白馬而黑文如虎者、翠帽車蓋也、金較車輢上曲鉤也、弁馬冠、纓馬鞅也、儵爚有餘光也、玄弋北斗第八星、爲矛頭、招搖第九星、爲盾、鹵簿中畫之於旗、以爲前驅也、棲亦畫也、鳴鳶鴟也、雲梢雲旗也、弧旌枉矢皆星名、亦畫以飾帪也、旃旄皆旗類、亦畫虹蜺於上也、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天畢畢星也、屬車後車、簉副也、獫猲獢皆獵狗也、小說出稗官、其

說以周書爲本。醫巫厭祝之術皆在焉、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虞初洛陽人、明醫術、武帝時乘黃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

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

蚩尤始作兵戈者、鬣般虎皮也、般與斑同、不若即魑魅魍魎之類、使蚩尤先驅禦之、不使逢也、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飛廉館名、壘壁軍營象之、上蘭觀名、積高爲京、草積謂之莽

京薪也、駴與駭同、雷鼓八面鼓也、迾遮也、清候清道候望也、緹衣韎韐武士之服、緹帛丹黃色、睢仰目也、盱張目也、吳嶽雍州之鎮、陁堵崩落也

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𥰭、流鏑㩮擽、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簇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挑、白日未及移晷、已獮其十七八、

㥄怖也、遽促也、騤瞿走貌、投輪關輻不知趨避、自觸於輪輻之間也、罕網也、潚𥰭著物貌、㩮擽中物聲、足蹈曰蹍、車駕曰轢、罝羅網也、羂結縛也、殳杖也、八稜長丈二而無刃、或木或竹爲之也、揘畢即撞挑也、謂撞而挑倒、五臣作揘㩙、猶擊刺也、攙捔貫穿也、獮殺也

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之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朱鬢䰅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猥、批窳狻、揩枳落、突棘蕃、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

鷮雉之捷者、尾長六尺、翬飛也、斥澤崖也、毚兔狡兔、聯猭走也、東郭即東郭逡、狡兔名、言此雉兔如之不可獲也、迅羽輕足鷹犬也、括箭括也、青骹鷹之青脛者、韝臂衣以擊鷹者、韓盧犬名、緤牽犬繩也、毅殺獸也、髬髵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眶深瞳子也、皆作怒可畏者、中黃多勇力者、育夏育、烏獲也、朱鬢䰅髽未冠、抹額髮髻結束也、戟手手如戟也、奎踽開足貌、盤桓便旋也、鼻牽之也、圈闌也、摣攎、拂搏被身也、象鼻赤者怒也、巨從麈之也、怒者爲狿、狒獸身人面、猥其毛如刺、猥獼類、食人、狻猊狻猊也、揩摩也、突衝也、摩觸亦象等出獸之蕃落也、靡拉摧殘皆措突之使摧碎也、山之上大而下小者曰巘、封狐大狐也、昆駼如馬、善登高、獑猢猿屬、飛鼯飛鼠也、此段凡三層、健獸狡兔則迅羽輕足執之、猛怒之獸則有力之士取之、洞穴山顛樹

抄之獸則又有輕捷之人探取之

是時後宮變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皐、樂北風之同車、盤於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𢿱、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

賈氏賈大夫也左傳曰賈大夫其形惡取妻三年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始笑而言北風詩

篇名詩曰惠而好我携手同車胔聚肉名不論腐敗也互所以挂肉擺謂破磔懸之也酒車以車載酒方駕以駕載肉饔熟肉也舉燧所以齊飲鳴鐘所以告盡釂飲酒盡也察貳察其兼重也廉空廉其虛無也夥𢿱皆多也

巾車命駕、迴旆右移、㒒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纚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𩣡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麗、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剥、逞欲畋𢿱、效獲麑麌、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

巾車主車官一云車之有帷者㒒佯未盡志也豫章館在池中繳射矢長八寸其絲名矰蒲且古書射者飛龍亦鳥名磻石箭鏃也鷁首船頭象鷁鳥以厭水神也雲芝船覆飾也翟葆翟羽爲葆蓋也發引和一人唱餘人和也葭管也校促曲令急也淮南漢書有淮南鼓員四人謂舞人也陽阿舞名纚網也形如箕撫搏皆拾取之名搤捉也貝水族也相貝經曰赤電黑雲謂之

紫貝水豹潛牛水中獸𩣡馬𩣡也澤虞掌水澤之政者濫施罟網也何有春秋不拘時也擿搜摷殄言盡取也漻澥小水川瀆大水九罭大網罜麗小網鯤魚子鮞細魚斂蒲也麑鹿子麌麋子摎蓼浶浪搜索也在腹曰胎卵鳥子蚳蟻子蝝蝗子皆取之無遺也

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胷突銛鋒、跳丸劒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唱、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涯立

而指麾、被毛羽而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蔓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穴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輑、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粤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技、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

平樂大作樂處也、甲乙帳名、角觝北樂也、兩兩相當角力技藝射御故名、自烏獲以下皆角觝之戲、俱爲之者、都盧見前、橦作戲之具、衝狹鷰濯、一云衝狹卷席插刃其中、使兒以身衝入從中過也、鷰濯以盤水置前、踊身跳踰水、復却坐如鷰之浴也、一云狹以草爲環插利鋒於四邊、使兒以身躍入其中、胸突鋒上、如鷰之躍水也、一云胸突插刃在地、以胸向刃跳躍也、跳弄也、丸鈴也、走索舞絙之戲也、華嶽僞作山勢、上插草木果實神仙虎豹之屬、又作神女被羽毛

而長歌也、洪涯三皇時人、使人託爲之也、襳襹毛形也、度曲歌終更授其次也、欻忽也、正作雲雪礔礰之狀、忽從背上見神山崔嵬也、蔓延大獸也、踆踆雀容也、行孕生子也、轔輑下垂貌、蜿蜿蝹蝹龍行貌、含利獸名、性吐金故名、颬颬張口貌、驪駕以下皆仙車上所有也、東海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嘗佩赤金刀、及老飲酒過度、以赤刀往厭白虎、術不行、遂爲虎食、粤祝越人咒法也、挾邪作蠱、挾邪術以蠱惑也、侲善也、謂幼童子也、一云衆也、集幼童於車上爲戲也、鮮卑北胡也、於橦上作射勢也

於是衆變盡、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

悵懷萃猶悵然思所之之處也、期門見西都賦、出行不法駕謂之要、自上雜下謂之屈、漢武微行事也

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跳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群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脩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

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
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
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
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

女惑男謂之蠱、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妻也、虞氏、魯人、發聲動梁上塵、嚼吟也、嬋娟、跳丫、姿態妖麗也、自徐進至跳丫、舞容之緩也、縱體疾也、驚鶴羣罷、舞態也、振、猶掉也、颯纚長袖貌、要紹作姿態也、菁英華也、睞、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展季、柳下惠、桑門、西域沙門、皆至貞潔者、亦營心也、列爵十四、昭儀視丞相、婕妤視上卿、經娥視中二千石、傛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十子視八百石、良人視七百石、長使視六百石、少使視四百石、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夜皆視百石、鬒、黑也、孝武衛皇后得幸、頭解、見其髮美、悅之、飛燕、成帝后、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自娛、有宛其死矣、他人是媮之句、自君作故、國語、有君作故事、言君所作、則爲故事也、婕妤位在昭儀下、元帝寵傅婕妤、使更號在昭儀上、董賢封高安侯、又爲大司馬、是既公又侯也、成帝謂趙昭儀曰、使天下無出趙氏上、又笑謂董賢、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子無戲言、

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
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徒以地沃野豐、
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
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而馨烈
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
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
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
苦、方今聖上同天號于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
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
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
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三百、自高祖至作賦時也、前八後五、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至盤庚五遷也、相耿皆地名、圮、圮於河也、盤庚欲遷殷、人不欲遷、故云苦、後作誥以帥之、此言不都西京、似殷人之屢遷也、天稱皇、天今漢稱皇帝、故云同天號于皇帝、齷齪、小節也、蟋蟀、唐詩、所以刺儉、欲之不能、抑問不都西京之故也、

鼎敝 員鐻 鄣戶 歙合 恭息 帶帝 韡偉 栖而 槐眦 娀
砌 眴詢 彭顏 虞巨 蘧黃 嵯捷 鍛晒 猷伐 杷俟 燀 渾燀
二 瓀軟 珉旻 覛脈 鷉昆 辮布 還 井 幹井 寒 趍驕 駁
颯音 駘胎 枍兮 罳呼 睽睽 庨哮切 巘蘗 窣叫 窱眺 肹戶
罪 罪 嶄慙 嶠吾 嶀島 陁雉 陊雉 爈哮 痏委 盩知切 笛
屋 賀 騀否 駊叵 樅聰 梗便 薆愛 薱兌 橚蕭 槮森 蕆
釺 菅艱 芁胡切 萌 蔄萌 苯本 篠小 濛 氾濛 似 鮪委 鵁

𢴾鵃保駕加鶻尼隼荀軿普萌切䨇垠銀近附麈

魚駭剣金較角金儵叔遵初救切獨欺獝許喬迦列鰇

賁軩夾騤逵削朔擢普麥切摞朴鋋蟬轢礫並歷猾㸒

㨖橫揄角揔州猰跳鷁婚獥椽骹敲㰁藉髽丕鬗

而㛥莫亞鬣作計切㔿狱切爪攄側家狒費猥胃批泮

㺐庚狻酸騟途獮慭𢱢庭切結只且止沮齖态䣛醮

鼓支蕭且蒲沮𥓉波鱧里馬執豂鹿戥域罣徊麗

鹿摷責交切鯤昆鮞而鮌魚麌夭撩古巧切蝝緣羝抵

銛恬䃉衫䙰師欻許勿切跛存䩽困蝹溫㞆牙粵祝

粵呪㑣振跐豸此雉㟃士并切䳄軨齷盧齪促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胷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

膚受謂不經心也有胷無心謂信胸臆之所聞而不裁之於心也悝猶嘲也由余音人亡入西戎使聘秦觀秦之強覇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因而嘆曰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猶

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鬼爲之則神勞若人爲之則人勞矣穆公大慙 溫故知新謂公子也言公子有溫故知新之學而惛於是非者乃反惑此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𢤱𢤱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

地而已哉乃披死於其頸毆以就役唯力是視百
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
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
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
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
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
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宮鄰宮近謂慕褒姒也金虎西方金神指秦也
一云小人比周與君爲鄰其貪求若金讒謗如
虎也搏著也周書曰無爲虎搏翼將飛入邑擇
人而食喻秦之暴也嬴秦姓韋華楚靈王所築

人叛於乾谿章臺趙武靈王築太子圍之三月
擅場以闞雞除秦與六國也阿房在山之阿也
甘泉山名因以作宮二世胡亥又起雲閣欲與
山齊冠覆也大半之賦三分取二也賦稅不得
者夷三族薙氏周禮有薙氏掌山澤之官芟除
也蘊崇積也悸悸衆懼貌秦更名百姓爲黔首
謂黑頭無知也蹐偃僂蹐累足行也息肩喻負
擔小息也膺籙五勝之籙受圖卯金刀之語讖
繫也西匠
秦之舊匠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
致升平之德武又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
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
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
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
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
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

紀禪紀其封禪泰山也宣帝時單于呼韓邪款
五塞原願奉國珍紀宗存主紀文武宣三宗不
遷其主也宗廟之器稱彝黃帝明堂名合
宮舜明堂名總章章與期一也寤覺寤也

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
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
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

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
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
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
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
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
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虙妃攸館神用
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
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

視

二關武關函谷也先王周成王九隩九州也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東多風近西多雨審曲審其曲直面勢面其形勢也九阿九坂道也旋旋門坂其形周曲故名在洛陽東門也迴行大道周行也邪徑趨捷徑也伊闕山名轘轅坂名太室嵩山別名揭表也底柱山名鍈止也當河之衝止其流也鐔鍔口大坯險似鍔口也溫液即湯泉之流出河南梁縣黑丹黑色石即石緇所出也王鮪魚名居山穴中在河南小平山鼈三足日能山海經日陽狂水流注伊水有三足鼈虛妃洛水神挺紀言其神挺然可紀也姒禹姓洛食凡卜先以墨畫龜灼之兆順食墨吉也周成王營洛事萇弘周大夫魏舒晉大夫二人率諸侯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周敬王時事經途南北也可容

九軌雉高一丈長三丈王城隅之制九雉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度筵几以爲堂室之准也翼翼禮儀盛也

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偸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

王莽字巨君故云巨猾三六莽篡位十八年也白水世祖所起處參墟河北分野世祖初封王鄗於河北也四七二十八將也共工喻莽也欃槍彗星旬始妖氣也黃黃帝也

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崇新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脩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

雲臺龢驩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脩敕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蜃與龜魚供蝸蠯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

顯宗明帝號崇德德陽皆殿名南端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將將嚴正貌崇賢東門名金商西門名東爲木主仁西爲金主義也雲龍神虎亦門名春秋亦言東西也象魏闕門旌表也六典一治典二敎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立象魏者欲表六典之法也合德至永寧八殿名闕道布空往來不見故曰神行濯龍池名芳林苑名九谿八谷池中所設也𢎞流伏溝從地下流也前殿路寢也飾驛安福供殿名濮宮室相接也鉤盾主小苑官少華苑中山也九龍本周時殿名門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糺繞也嘉德殿名西南其戶其戶或西或南也築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捕之蒹葭也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供蜱蠃蟲與蜱同螺螺也平樂觀名爲大場以作樂使遠觀之也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也蟠蜿半漢皆形容之語者亦

及後以下

總結上意

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褫禳災、

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明堂九室面八牖上員下方以象天地鄉方也作訛成易之方也舊註謂德陽殿東辟雍西靈臺愚意明堂居中辟雍靈臺左右分也因進二語指辟雍謂行射禮才德者進之衰退者距之也馮相二語指靈臺馮相氏主候星之官褫福也

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珍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晳晳、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轅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制既莫、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

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官萬品、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

旁四方也戾至也洎及也數萬以二其數萬人列爲二行也九賓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次以傳上令也崇牙樹以懸鐘鼓者司階夾階而立也鎩鋒刃也三朝見東都賦軒轅

隱訇鐘鼓聲警清道也皇帝輦動則左右稱警蹕東西房也通天冠名要帶也干將劒名斧扆屏風也負樹坐後也文席竹席紛純以組爲緣也三揖天子揖庶姓推手小下之揖異姓婚姻平推手揖同姓推手小舉之一云公卿特揖大夫旅揖士傍揖禮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將將威儀容止之貌也羨延也東除東階也輿臺賤役也熟曰饔饎家陪大夫倍臣也跛退也旅陳也戔戔委積貌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

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鋄鏤鍚、方釳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璫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鑾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閣戟轇輵、髶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

珩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上下者綖冠上覆者玉笄簪也綦謂結皮弁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火龍畫爲火龍之文也黼黻黑白兩色相扆也藻繂以韋爲之所以藉玉鞶厲紳帶之垂者袷輅大車樹羽蓋如飛雲也辰旒畫日月星於旗垂十二旒名曰太常猋悠容裔隨風轉薄貌六六馬也馬高七尺曰虯沛艾馬行貌輈車轅也轙環轡所貫者也金厚馬冠也鏤錫彫飾也方釳轙旁以五寸蕺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之鑣兩邊恐馬相突也左纛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馬頭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玉瓖馬帶玦鉤膺當胸也鑾和見西都賦噦噦鉠鉠和鳴拳也重輪輪外復有一輪以二轄括之疏轂刻爲文也飛鈴畫綎紬繫軸上也茈瑵以金作華形飾羽蓋也時服五色之服車各一色以爲副

貳繁纓馬鞅也戛長矛迆邪拄也農輿藉田車車無飾曰木屬車後車也諸侯貳車九乘秦并六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八十一乘璫車閤間皮篋以安弩者青屋車蓋內青也奉引導引也自此以上皆遺引之儀鸞旗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爲之綪旆大赤色也雲罕九斿皆旗名閣戟也髶髦頭葺騎也鶡鶡鳥鬭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駙副馬也承華廐名蒲梢血汗馬也流蘇以五采毛雜之以爲馬飾騷殺飄揚貌嘈囋鼓聲振音也揮與徽同絳幟也鉦鐃屬

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返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鼝鼝、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燎

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

清道辟止行者、天行星陳、天子行、如上天之星行、羅列有次也、孤竹特生之竹、雲和山名、出美木、用爲琴瑟其聲清亮、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爲一成、則更奏、冠華以鐵爲之、上闊下狹、飾以翟尾、舞人所戴也、元祀祭天地也、稱擧也、羣望衆神望而祭也、秩次第也、燎聚薪也、靈主明主也、宗尊也、五精五方星也、摧至也、朱光赤帝怒熛也、五方之星、獨尊赤氏、以漢火德所統也、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協光紀、懋悅也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辨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蒸蒸孝也、蒸嘗禴祠四時祭名、辨省備視也、楅衡横木於牲角以備抵觸也、毛炰者豚胉去其毛而炮之、以備八珍、胉豚脅也、滌濯洗祭器也、萬舞干也、穰穰衆多也

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

農祥房星也、正月中晨見南方、是時土脉膏起可以耕作也、天子之車、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剡利也、置利耜於介者之左、馭者之右、故曰間、耘去草、耔壅其根也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蕃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

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御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

業虡所以懸鐘者、制見西京賦、宮懸四面懸也、鏞大鐘也、物射之禮物、大侯五正以布畫五方之正色於大侯之上也、乏以革爲之、護司旌者之禦矢也、厞隱也、司旌執旌以司射中則擧之、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并夾鉗矢具也、蕃却也、夙駕以待天子、天子未乘、故却於東階、須待也、啓明星名、日將出方見、霞日初出時赤氣也、言待日上扶桑天子始就駕也、鯨魚華鐘見東都賦、

大丙太、御也。風后黃帝時三公、攝提隨斗杓
所建十二月也。王衡北斗中星主廻轉、并飾於
車也。王夏天子初出奏樂也。騶虞射時奏樂也。
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拾精捍著左臂。決手指
相比也。彀張也。天子親射以助陽氣、故使蒭者
畢達也。射之設侯、明諸侯不朝則射之、昭此誠
心以遠喻天下諸侯也。
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日月會於龍豬、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
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
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
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敎布護、盈溢天區、

豬尾也。日月會於尾、十月時也。民勞病於歲至
此月乃終、故恤之。鑾刀上鈴也。袒割、袒右膊割

牲以示敬也。觴酒器。豆籩豆。國叟三老
五更也。三壽、卽三老五臣。護作濩、散也

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
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
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
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
徒爲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
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
舉、武士星敷、鵞鸛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
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
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毆、解罘放麟、不窮樂以
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敎祝以懷
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
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瑣瑣焉、岐
陽之蒐、又何足數、

鳩聚也。同亦聚也。小戎車名。中畋馬調良可用
佶健也。閑習也。牙旗以象牙飾旗竿也。繽
紛風吹貌。次比也。和軍之正門也。表門表也。授
鉦所以爲軍節也。斬牲示不用命者必戮也。鵞
鸛魚麗皆陣名。迒迹也。車塵適自覆迹、得疾徐
之中也。不翦毛、不橫射斷其毛也。升獻上獻宗
廟也。六禽是鴈鶉鷃雉鳩鴿也。四膏牛膏香犬膏
臊雞膏腥羊膏羶、供四時之膳也。三毆見東都

賦。天乙殷湯也。湯解網放其三面、祝曰欲高者
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姬伯文王也。獵於
渭、獲太公。八寓八方也。敖地名。周
宣王獵於此。岐陽周成王所獵

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
子萬僮、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
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
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
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
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
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

遺鬼、京室宻清、罔有不韙、

漢舊儀曰、顓頊有三子、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室隅善驚人爲小鬼、方相、蒙虎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索室中毆疫鬼者、男曰覡、女曰巫、蒴桼穣、可以厭鬼、倀童、男女也、丹首、赤幘也、玄製、皂衣也、梟限也、剛瘴、鬼之剛惡者、煌火光、儺持火具送疫也、捎、殺也、斮、擊也、腦、陷其頭也、魍魅、山澤之神、猾狂、惡戾鬼、蜲蛇、其狀大若轂、長若轅、紫衣朱冠、方良、草澤之神、山海經曰、神耕父處豐山、游清泠之淵、出入有光、女魃、旱鬼、夔與罔象、木石之怪、魑魅、耗鬼、野仲游光、惡鬼也、八靈、八方神、魅、小兒鬼、魅與魊、古字通、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常銜火作災、神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東海中度朔山有桃樹、二人於樹下常簡閱百鬼、無道者、持葦索執以飼虎、出風俗通、蹝、善池、

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勤致賚于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悆、

卜征、卜巡行之期、寒燠、苦樂也、舊墟、長安也、閶風、秋風也、巡狩自東而南而西、至西則秋矣、長安在西、秋時始至、祀高祖也、稌、稻也、田畯、主田之官、九扈、九農正、暘谷、日出之處、玄圃在崑崙山、極西之地也、悆、寧也、

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

圉、牢養也、林氏、山名、山海經曰、林氏有獸曰騶虞、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陰嬉讖曰、聖人爲政、澤出馬、騰黃、神馬也、一名吉光、女床、山名、華平、瑞木也、鶡冠子曰、聖德及萬靈則朱草生、唐、庭也、丁令、國名、在匈奴北、大秦、名黎靬、在西海之西、樂浪、郡名、重舌、重敘其詞說而譯其意也、譯傳四夷語者、

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玳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

德馨侯其禘而蓋蓂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覩
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
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
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
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
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
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

遷邑易京改都東京也殷盤庚也斯干周宣
王儉宮室詩黃軒黃帝軒轅也不簇不簇又爲
祭也侯惟也禘美也蓂莢瑞草日生一莢月半
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月小一莢厭不落堯時

夾階生之數諸朝階數以知月之大小也德宅
以德爲蓋也趢趗狹小也二皇伏羲神農也

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忘節後離其戚一
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
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
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
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
微行其焉如

左傳曰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不輕以假人也二
祖高祖光武也昔吳王欲從民飲伍員曰白龍
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其目今棄萬
乘而從民恐有豫且之患此折微行要屈語

夫君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
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騕
褭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
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
槎枿畋不麛胎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
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
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
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
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

黈纊以黃綿爲丸懸冠兩邊不欲妄聞也制容
制行之容不變玉不變其佩聲也騕褭飛兔皆
古駿馬邪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麛胎不取
獸子及胎也姦慝謂王莽二九莽位十八年也

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樂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
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丕顯
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
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牆填壍
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
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

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𪇰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

山海經曰，尋木長千里。吹，裁。吹制也。首爲奢泰，服行之者，不能吹爲儉約也。系，繼也。亂，理也。文將終，則更爲繼之理之也。相如上林賦曰，命有司隤墻塡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楊雄羽獵賦曰，放兎雉，收罝罘。以此爲系與亂，示規諷也。函谷擊柝，閈夆兵守此關，而三輔兵已入長安也。鮑肆，鮑魚之市也。家語曰，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咸池，堯樂。𪇰咬，淫聲。子野，師曠字，晉安處。

先生自謂也。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也，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褫，奪也。指南，海中行，有指南車以辨方向。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書。炎帝，神農之後。帝魁，黃帝之後。大庭氏，古結繩之世也。走，言走使之人，猶言僕也。

薙雉　芟衫　㣔徒骨切　頫　鮪委　能　鼈台　鼈　將將　鏘鏘　螭奚

鴨匹　鶋居　鶻骨　䛕馳　䉛語　䴙排　馮憑　相相　褫絲　軒

姆　磕慨　訇轟　㩧逡　𢰸眈　綖延　綷律　焱焰　輈舟　轙儀

鈸忙切　犯　鏤錫　鏤陽　鉈乞　瓖囊　巉悔　鈌央　璒爪　琟伏

績爭切　髯而　利　㰚才切　逵　鉦征　𪗋淵　朋博　虡巨　𧡴汾　五

正五　征　朏肥　䓴敘　豼　闢　佶吉　迒岡　罘浮　覎傲　莿列

侲振　訢卓　猗諸　魃拔　魖岐　䟣偉　稌途　念預　趍祿　趡

促栫　藝　虞天　掘洼　醒呈　䖘雖

南都賦

南陽爲光武舊里以置都焉桓帝時議欲廢之故作此以諷

張衡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京之南、居漢之陽。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爲疆。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湯谷涌其後、淯水盪其胷。推淮引湍、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錯、赭堊流黃、綠碧紫英、青雘丹粟、太一餘糧、中黃瑴玉、松子神陂、赤靈解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武闕桐柏方城皆山名。滄浪水名。隍城外池。墉城也。南陽郡北有紫山有一水冬夏常溫名湯谷。淮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彼而來故曰引。三方清水湯谷滄浪也。錯鐵也。赭赤土。堊白土。綠碧紫英玉類。雘黝屬。丹粟細沙如粟。大一餘糧石藥名。中黃黃石脂也。瑴玉玉名。神陂地名上有松子亭。赤靈赤龍也。解角事未詳。耕父見東京賦。游女漢水神。鄭交甫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

其山則崆峣嶱嵑、嵣嶙嶚剌、岝㟧巖嵬、嶔巇屹嶾。幽谷嶜岑、夏含霜雪。或巖嶙而纚聯、或豁爾而中絕。鞠巍巍其隱天、俯而觀夫雲霓。若夫天封大狐、列仙之陬。上平衍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嶻嶭而成甗、谿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膏滵溢流其隅。昆崙無以奓、閬風不能踰。其木則檉松楔㮨、槾柏杻橿、楓柙櫨櫪、帝女之桑、楈枒栟櫚、柍柘檍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立叢駢、青冥盱瞑、杳藹蓊鬱於谷底、森蓴蓴而刺天。虎豹黃熊遊其下、毅玃猱挺戲其巔。鸞鷟鵷鶵翔其上、騰猿飛蠝棲其間。其竹則籦籠篁篾、篠簳箛箠。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蓊茸、風靡雲披。

崆峣嶱嵑山石高峻也。嵣嶙山石廣大也。嶚剌山高相戾也。岝㟧山不齊也。巖嵬山石高而不平也。嶔巇危險也。屹嶾斷絕之貌。嶜岑峻極也。巖嶙相連之貌。天封大狐山名。陬聚居也。嶻嶭高峻也。甗山下小上大似甗形也。菌蠢芝貌。滵山出丹水其中多白玉是爲玉膏。滵溢流貌。檉似柏而香。楔櫻桃也。槾似松柏有刺。楈荆也。杻似桑而細葉。橿中車材。柙香木也。櫨桑櫨也。櫪與櫟同。宣山有桑其枝四衢名帝女桑。栟櫚棕也。蓑蓑垂也。盱瞑遠視暗未明也。毅類犬腰以上黃以下黑。蠝飛鼠。箁竹頭有文也。

爾其川瀆、則滍澧藻濜、發源巖穴、潛㵿洞出、沒滑瀎潏、布濩汍汗、㳽沆洋溢、總括趣欱、箭馳風疾、流

湍投濈砏汃㶁軋，長輸遠逝，㴸淚減汨。其水蟲則有蠳龜鳴蛇，潛龍伏螭，鱏鱣鰅鱅，鼉鼊鮫蠵，巨蜯函珠，駮瑕委蛇。

厴山傍穴也。沒滑濈湍疾流也。歙歎也。濈水行出也。砏汃㶁軋波相激之聲。㴸淚減汨疾行也。鳴蛇狀如蛇，四翼，見則大旱。鱏魚頭與身正半，口在腹下。鱣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鰅有文彩。鱅似鰱而黑。蠵龜屬。駮大也。瑕與蝦古字通。爾雅注曰：蝦大者長一二丈。委蛇長貌。

於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水渟洿，亘望無涯。其草則有䕭莩蘋莞，蔣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斐披芬葩。其鳥則有鴛鴦鵠鷖，鴻鴇鴐鵞，鶃鷊鶖鷫，鵜鶘鴟鸕，嚶嚶和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連，堤塍相輑，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暵，為溉為陸。冬稌夏穱，隨時代熟。

鉗盧玉東陂四陂澤也。鶃鶂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澹淡自得也。輑連也。朝雲不興，言決渠灌田，不見雲起而已如雨水也。渫去除也。水入為溉，水出為陸。稌稻也。穱麥也。

其原野則有桑漆麻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蓼蕺蘘荷，藷蔗薑䕨，菥蓂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棗若榴，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若，薇蕪蓀萇，晻曖蓊蔚，含芬吐芳。

翼翼與與茂盛貌。蓼辛菜。蕺香菜。藷蔗甘蔗也。䕨小蒜。菥蓂大薺也。若榴石榴也。穰橙鄧皆地名。晻不明貌。曖暗昧貌。蓊蔚茂盛也。

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歸鴈鳴鵽，黃稻鱻魚，以為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春卵夏筍，秋韭冬菁，蘇蔱紫薑，拂徹羶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蟻若蓱，其甘不爽，醉而不酲。

華薌鄉名。重秬黑黍一稃二米也。滍皋滍水之澤。秔秈稻也。鵽大如鴿，出北方沙漠。鱻小魚也。芍藥五味之和也。菁蔓菁。蘇蔱紫薑香辛之物。九醞十旬皆酒名，以醸法得名也。醪汁滓酒也。徑寸酒膏徑寸也。浮蟻酒上花若蟻浮也。酲病酒也。

及其糾宗綏族，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於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琢琱狎獵，金銀琳琅，侍者蠱媚，巾韝鮮明，被服雜錯，履躡華英，儇材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率禮無遺，彈琴擫籥，流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禴祠蒸嘗四時祭名。羞熟而薦也。圓方器也。狎獵眾飾貌。琢琱二語言圓方之器也。女感男誘

之蟲巾幓女服也僄急疾也撅與擘同說文曰
一指按也篇舞者所吹如篴三孔脩言歸露未
聯皆詩詞聯乾也
愷樂令儀亦詩詞

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祓于陽瀕、朱帷連綱、曜野映雲、男女姣服、駱驛繽紛、致飾程蠱、僄、紹、便娟、微眺流睇、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唱兮列趙女、坐南歌兮起鄭舞、白鶴飛兮繭曳、緒、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翩、綿、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蹴躃蹁躚、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荊之折盤、彈箏吹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吹、鵾雞

哀鳴、坐者悽欷、蕩魂傷情、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騤、騤、齊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飈、鏃、析、毫、芒、俯貫魴鱮、仰落雙鶬、魚不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汰瀺灂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豹兮鞭蝄蜽、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遊觀之好、耳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基、

禊祓除宿病也三月上巳於東流水上祓之僄
紹便娟多姿容也白鶴飛繭曳緒皆舞人之容
翹輕舉也遷延却退也蹴躃蹁躚皆舞容九秋
古樂府名西荊楚舞也寡婦鵾雞曲名鑣馬銜
也黃間弩淵中黃牙也列子曰蒲且子之弋落
雙鶬於青雲之上亂正水絕流也汰水波也瀺
灂波貌容與船行貌陽侯陽國侯溺死其
神爲大波澆回波也蝄蜽水神夔龍水獸

夫南陽者眞所謂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湘江而北征、躍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

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

劉后劉累也漢遠祖堯之後學擾龍氏以事孔
甲龍一雌死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既又求之懼
而遷於魯縣即南陽也先帝堯也考侯名仁封
舂陵即長沙也以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
墳墓元帝許之故云思故朱光火德也白水南
陽郡名考侯所封九世光武爲高祖九世孫

於是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聖王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章陵鬱以青蔥、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

退屈申、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雎剌、帝亂其政、豺
虎肆虐、眞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
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揵陷扃、夔蹈咸陽、高祖
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關門反距、漢德長久、及
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庇
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是以朝無闕
政、風烈昭宣也、

御房、帝舊房也、章陵、即舂陵、光武改名、適章陵祀園廟、皇祖、考侯也、舊註謂高祖者非、帝王、光武也、南音、左傳鍾儀操南音、爲不忘本、光武過章陵、有似之、也、弘懿明叡而下、愚謂指南都人物言、起下謀臣武將意、舊註言君子有如是之德、故能進退屈伸、相時而動、今高祖光武、能乘其此德、恐未是、雎、盱睢、剌、乖剌、縈、禍亂也、帝亂其政、謂莫平也、眞人、光武也、揵、拒門也、扃、門限也、高祖初畧南陽而入武關、故云階其塗、光武能收攬謀臣武將、故云攬其英、反距、謂高祖居西而距東、今光武反居東而距西也、視人用遷、視人所安而設教也、鼎足、三公之位、庇、理也

於是乎鯢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
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葳蕤、建太常兮䄙䄙、駟飛
龍兮騤騤、振和鑾兮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
兮來歸、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
祖止焉、光武起焉、據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
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覩舊里
焉、

鯢齒、齠背、眉壽、黃髮、皆老人也、皤皤、老貌、葳蕤䄙䄙、皆旗貌、騤騤、壯健貌、來歸、歸南都也、皇祖舊註謂高祖、止、謂畧南陽也、愚以皇祖、謂考侯也、

錯楷 堊忩 穀角 峴凶 嶱苦葛切 嵑五葛切 嶆右 嶚剌 遼拉
崒仕白切 峇額 嵲罪 巀逆 嶝岑 岩君 巑洗 楔屑 楔節
欂萬 杻紐 枒邪 枍英 檍億 穀呼教切 梃廷 擭攫 獮璺
簹謹 篠小 簳幹 箛孤 箠追 澨雉切 澧裡 濼藥 瀘盡 盧
於臙切 溓蔑 淯决 歛合 濊蔑 汾份 仈八 漻流 鱏尋 鰅

隅 鱅庸 鰫奚 鮫剝 薠煩 鴇保 鴐加 鵝苦札切 鶂辟 鵠
啼 轄固 稌途 稱挺 戢戢 蘘襄 藷諸 蕃煩 菥析 柿市
樗鄢 穰襄 腰愛 杬虎 鷞丁滑切 鱻鮮 菽殺 醍呈 擨漢
禊系 祓弗 僄要 蹀牒 躞別 蹁屑 蹁偏 颮標 螟片 滑
汲 雎剌 睢拉 揵件 騤逵

三都賦序 初思欲作是賦、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句即疏之、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左思 字太沖、齊國人、少博覽史記、晉時徵爲秘書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辯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

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非啻于玆、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巵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何則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

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愼、聊舉其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訓詁焉、

玉巵酒器、無當無底也、詆訶也、訐面相斥也、文有訛謬之處、無不詆訐之、至於研精作者、大氐又效法之、所謂積習生常也、愚意作如此解、當以無不詆訐爲句、其研精至憲章爲一句、註謂研精之處、莫敢詆責舉發之、大都仍舉以爲法則、則以莫不詆訐其研精爲句矣、於本文語氣、殊未明也、魁梧猶大德也、厚自尊重、謂之長者、指賦中所序人物也、訓詁古人之言、一隅即任土作貢、辨物居方二者、舉此以見全賦所稱述、皆歸諸古人之言、無盧橘夏熟四者之病也、

蜀都賦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爲綱、地以四海爲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爲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事歟、請爲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爲門、包玉壘而爲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焉、

崤函西京也、河洛東京也、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有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皆椎髻左言、不曉文字、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云兆基上世、秦惠王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築成都、始通中國言語、與華同、故云開國中古、靈關玉壘、皆山名、靈關在前、故曰門、玉壘在後、故曰宇、江水出岷山、分爲二、故曰二江、峨眉在成都南、上旣以靈關爲門、故曰重阻、豐蔚、山林果實之繞也、菴藹、茂盛貌、

於前則跨躡犍牂、枕輢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鬱葐蒀以翠微、崛巍巍以峩峩、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氣以爲霞、龍池瀥瀑濆其隈、漏江伏流潰其阿、汩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涌波、於是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而猗猗、孔翠羣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沈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其間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鑠、符采彪炳、暉麗灼爍、

犍、犍爲郡、牂、牂牁郡、輢、寄也、交趾亦郡也、葐蒀、氣出貌、翠微、山氣之輕縹也、水氣上蒸爲霞、瀥瀑、水沸聲、龍池在朱提南、漏江在建寧、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湯谷濛汜、日出入處也、邛竹、中實節高、可作杖、菌桂、藥也、金馬碧雞在越嶲、畀同、漢武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王使王褒持節求之、道病卒、竟不能致、火井、鹽池也、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隆隆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炭、熒、光也、博物志曰、虎珀一名江珠、瑕英、玉屬也、符采、玉之橫文也、

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卽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其樹則有木蘭梫桂、杞櫹椅桐、椶枒楔樅、楩柟幽藹於谷底、松柏蓊鬱於山峯、擢脩幹、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

迴翔乎高標、巢居棲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窠宿異禽、熊羆咆其陽、鵰鶚鴆其陰、猨狖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

華容水名、劒閣石門、蜀之險地、丙地名、中有魚穴、義和日御、陽烏日中烏、擬於高樹、故假道迴翼也、鄧林見西京賦、咆嗥也、鴆疾也、希虛空也

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蒩圃、濱以鹽池、蝴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丹沙赩熾出其坂、密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容世於樂府、

濮夷名、銅梁山名、宕渠縣名、巴菽巴豆、巴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桃枝竹屬、蒩草名、蝴蛦鳥名、東巴有澤水人謂有潛龍、不可鳴鼓、鳴鼓即雨、山圖赤斧列仙名、言其采丹沙密房服之遂得道、閬中有渝水、賨人左右居、性剛悍喜舞、高祖為漢王時、閬中人范目說高祖募賨人、定三秦後、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令樂府習之

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讓所植、蹲鴟所伏、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于何不育、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砮芒消、或豐綠荑、或蕃丹椒、蘪蕪布濩於中阿、風連莚蔓於蘭皐、紅葩紫飾、柯葉漸苞、敷蘂葳蕤、落英飄颻、神農是嘗、盧附是料、芳追氣邪、味蠲癘痟、

白狼夷名、漢明帝時作詩三章、以頌漢德、坰野坰外也、草昧言草昧然布地也、黝儵茂盛也、交讓木名、兩樹對生、一生一枯、如是歲更、終不俱生俱枯、蹲鴟芋也、以其形相類、青珠黃環寶也、碧砮玉可為矢鏃、芒消石藥、綠荑丹椒風連皆藥名、蘪蕪香草、漸進長、苞叢生也、盧盧扁、附俞附、皆古善醫者、以上衆藥能除邪氣與癘痟之病也

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沬、浸以緜洛、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為雲門、灑滮池而為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居隱賑、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其園則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紫梨津潤、樼栗罅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園

刖有蒟蒻茱萸、瓜疇芋區、甘蔗辛薑、陽蓲陰敷、日往菲薇、月來扶疎、任土所麗、衆獻而儲、其沃瀛則有攢蔣叢蒲、綠菱紅蓮、雜以蘊藻、糅以蘋蘩、總莖柅柅、裛葉蓁蓁、蕡實時味、王公羞焉、其中則有鴻儔鵠侶、鷲鷺鵜鶘、晨鳧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氷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鼈、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鱧鯊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

潛沬綿洛、四水名、滮池、蓄水池、其泄水之處爲渠、已水自渠出灌田、如雨之至、故曰雲門、陸澤

爲陸地之潤澤也、畢、雨星、隱賑、富盛也、林禽味似赤柰而小、梈、山梨、榹桃、山桃也、甲宅、即甲坼、謂花開也、大火、心星、流行於西、秋時也、韡發皮拆也、甘至熟也、蒟、蒟醬也、緣樹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溫調五臟、蒻、草也、其根名蒻頭、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煮則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陽蓲、言凡物皆陽氣蓲煦而生、陰敷、如薑類生於陰也、瀛、澤中也、蔣、菰名、糅、亦雜也、柅柅、茂也、蕡、蘖也、言蘖與實皆四時可食之味也、鴈候時而南北、故曰候鴈、銜蘆、避矰繳也、哢吭、鳥頭、哢其音聲也、命、呼也、張衡應閒曰、黿鳴而鼈應、相呼應也、獺祭魚、將食之先以祭也、錦質、魚鱗參差、其色相次、若錦質也、報章、謂成文章

於是乎金城石郛、兼市中匠、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九二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外則軌躅八達、里閈對出、比屋連甍、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靚粧、賈貿墆鬻、舛錯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布有

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流沫於番禺之鄉、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咙聒宇宙、囂塵張天、則埃壒曜靈、闤闠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摫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

成都十八門故曰二九爽塏高明也漢有承明廬此擬而起之也陽城門名延閣棧道武義虎威俱門名金鋪門上飾玉題椽上飾甍棟也葛諸葛亮姜姜維恤居也少城小城也在大城西市在其中纖麗細好之物袪服盛也靚粉白黛黑也壿貯也橦花橦樹之花柔毳可績爲布枕榔木名中有屑如麪可食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此竹以節爲奇故曰傳節南越傳日中國使唐蒙諷曉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日西北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叛衍漫衍也管于日四人雜處則其言哤聒讙譁也曜靈白日也離房房室離異而機杼之聲自相和也貝錦錦文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不如也黃潤筒中細布一端數金籯盛金器卓卓王孫富至僮八百人鄭程鄭僮亦數百人富埒卓氏擅山川謂二家皆以冶鑄也鏹錢貫也梁益之間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襬兼呈者言皆有常課也翁習威

盛也邊城蜀邊地蜀本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武帝分置犍爲故曰三蜀百兩百乘也

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醥、鮮以紫鱗、羽爵既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終冬始春迎春送冬也肴俎醢核桃梅屬醥清酒西音江上皆曲名促柱急絃也飉厲歌聲

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蹙蹈蒙籠、涉躡寥廓、鷹犬倏睒、罻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屠麖麋、翦旄麈、帶文蛇、跨彫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屼之蹇滻、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皛貙氓於葽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犀角、鳥鍛翮、獸廢足、

王孫卓王孫郤公豪俠也從禽獵也巷無居人俱出觀也魚文盛箭服枝隊也朔別晦期言一月之間乃能周徧也倏睒疾速也罻羅鳥獸網絡幕張設之貌紛泊衆泊也翕響揮霍沸亂貌

岷山有兩山相對如闕號曰彭門五屼山名一山五重蹇滻詰曲也蜀有貊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數十斤又有神鹿兩頭主食毒草名食毒鹿皛當爲抓掎也貙氓野人也言鳥鸚鵡屬葽盛也戾亦拔也

殆而朅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艤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罨翡翠、釣鰋鮋、下高鵠、出潛虯、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魚、動陽侯、騰波沸涌、珠貝汎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之間、

蜀去也滇池周二百里作深作廣下淺狹故俗
云滇池在建寧界江洲在巴郡縣正也正船迴
濟處爲縣五臣作漾浮行也江斐二神女游江
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佩與之
交甫悅受佩而去數十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
娉取之相與遊也罨網也感鱏魚淮南子日瓠
巴鼓琴鱏魚出聽陽侯見兩都賦珠貝紊
質紅裏者獠者獠徒也帝平帳也酤酒也

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踊躍也、焉獨三川、
爲世朝市、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
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天帝運期而會、
昌、景福肸蠁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
魄、妄變化而非常、嗟見偉於疇昔、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蔚若相如、嚼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
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摛藻掞天庭、考四
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爲譽、造
作者以爲程也、

張儀曰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河洛伊謂之
三川焉偶三川爲朝市見蜀亦都會也神怪謂
下岷山井絡等人理謂下相如君平等井絡岷
山之地上爲天之井星昌慶也天帝於此會慶
建福也肸蠁滋生蟲蚊類也蠁望之如氣之布
寫大福之興有如此蠁飛而多也莊子曰萇弘
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蜀記曰昔有姓杜
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化爲子規子規鳥名
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世載猶世生也君
平嚴遵也作老子指歸嚼不淄也掞猶叢也

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岨塍埒、長城、豁險吞
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
宗下輦而自王、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
之富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

塍小陂也蜀之峻岨視長城若塍埒也戰國策
日齊有長城巨防言蜀之谿險可吞納也後漢
公孫述爲導江卒正恃其地險衆附
遂自立爲天子劉宗先主劉備也

犍乾牂臧盆葅汾斌漡學濛汜蒙似湯湯傷傷儵
椒棱侵栝邪楔屑樅聰楩便鴿芊菹租蝻必切減峽
夾實宗蹲騎霧叔蒱清漉濾栜市枏郢槐斯甲宅

卟圻㮄琤蒟畢蒻弱藘吁柅切奴禮賁墳鮪委鱒本徂
切鯑啼鱧禮袪縣靚淨嵽迭桄光吮茫墐愛比筒
皮筒籠嬴鉽怕槻規醥刀普沼飄泰踦猴聃孵磨京
璺主晶杳貆桍葽么屡切壓結堨惕滇斯臟蟻鱏尋
汜浮乏浮布亦侗剔掞琰

烏程閔齊華論註

吳都賦

東吳王孫囅然而咍曰、夫上圖景宿、辯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齷齪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䚡而論

敘語精乎子丰度

都邑、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儷王公而著風烈也、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

囅、大笑也、楚人謂笑爲咍、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八澤外有八紘、紘、紀綱也、言高天地之紀綱也、翔集遐宇、謂飛集遠方之宇、如遊蒼梧會稽等也、鳥策、鳥跡文書於竹策、篆素、篆書於帛也、玉牒、秘文也、陟方、巡省也、禺同、蜀山名、襲險之右、言要害無與並也、齷齪、局小貌、濟陽九、謂濟九陽之厄也、旁䚡與旁薄同、所混同也、磧礫、淺水見沙石貌、玉淵、水深處、美玉所出也、

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望也、故其經界、上當星紀、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指衡嶽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

端委、禮衣委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至地也、吳本夷風、太伯始化之如此、延陵、季札也、端委至德、謂太伯、高節克讓、謂季札、觖望、相怨望也、一云觖、相又觖姊美之貌、星紀、斗也、斗爲日月五星之經始、故謂星紀、吳之分野也、越全并於吳、故曰包括、吳得楚四郡、故曰跨躡、婺女、越分野、翼軫、楚分野也、衡山、楚鎮、今并楚、故指以爲鎮、龍川、海南水名、坰、林外也、

爾其山澤、則嵬嶷嶢屼、巊溟鬱岪、潰渱泮汗、滇瀰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磈磈、滮淲淅淅、歘溢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

嵬嶷二句、山高險也、潰渱二句、水廣大也、磈磈、涌川開瀆之狀也、滮淅、吞江納漢之狀也、

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薄沸騰、寂寥長邁、濞焉洶洶、隱焉礚礚、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

波汩起、迴復萬里、歊霧漨浡、雲蒸昏昧、泓澄奫潫、
澒溶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湉漠而無涯、總
有流而爲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
控亦引也、瀇水暴至聲、大荒海外也、東極天地之東也、歊氣上出也、漨浡煩鬱之狀、雲蒸水氣蒸而爲雲也、泓下深大也、奫迴復之貌、澶安流貌、有流百川也、此總言水深廣貌、瓌異鱗甲、指下文所云也
於是乎長鯨吞航、脩鯢吐浪、躍龍騰蛇、鮫鯔琵琶、
王鮪鯸鮐、鮣龜鱕䱜、烏賊擁劍、鼅鼊鯖鰐、涵泳乎
其中、葺鱗鏤甲、詭類舛錯、泝洄順流、噞喁沉浮、
鯨魚長者數千里、雄曰鯨、雌曰鯢、或死沙上、得之皆無目、俗言其目化爲明月珠、琵琶魚無鱗、其形似琵琶、鯸鮐狀如科斗、鮣魚身中正四方、如印、諸大魚欲死、鮣魚皆先封之、鱕䱜魚也、鱕有横骨在鼻前、如斤、東人謂斧斤之斤爲鱕、故謂鱕䱜、此魚所擊無不中斷、又有出入䱜子、朝出求食、暮還入母腹中、烏賊魚中藥、擁劍蟹屬、從廣二尺許、其螯偏大、以利如劍、故名、鼅鼊龜屬、其形如笠、鰐魚長二丈餘、喙長三尺餘、虎及大鹿渡水、擊之皆中斷、泝洄逆流也、噞喁出口於水上也
鳥則鵾鷄鸀鳿、鸘鵠鷺鴻、鶢鶋避風、候鴈造江、溪
鶒鷛䳄鶄鶴、鶖鶬鸛鷗、鷁鸕、泛濫乎其上、湛淡羽
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
漪瀾、
鸀鳿水鳥也、鶢鶋海鳥也、避風止魯東門、事見左傳、候鴈候時而來也、鸂鶒似鴨而鷄足、鶖似鷺而大、其毛辟水毒、湛淡迅疾貌、漪瀾水波也
魚鳥聱耴、萬物蠢生、芒芒黖黖、慌罔奄欻、神化翕
忽、函幽育明、窮性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
虧全、巨鼇贔屓、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
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源、
聱耴衆聲也、蠢動也、芒芒黖黖氣不明也、慌罔不分明也、奄欻翕忽變化也、蚌蛤珠胎皆隨月盈虧之物、靈山海中蓬萊三山、巨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贔屓用力貌、繽翻飛貌、擊手曰抃
島嶼緜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麗
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
抗莖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瓏、
海中山曰島、洲上有山曰嶼、馮隆高大也、曠瞻句謂島嶼也、迴眺句謂洲渚也、隙與也、水經曰、海中有山名度索、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南越山中所在丹桂叢聚、無他雜木、灌木叢生也、瓊枝高百二十仞、食其華實、令人長生、扶南傳曰、漲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
增岡重阻、列眞之宇、玉堂對霤、石室相距、藹藹翠
幄、嫋嫋素女、江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寔
神妙之響象、嗟難得而覼縷、

列眞神仙也玉堂石室仙人居也壽星前承當
也江賦見蜀都賦海童海神也衆未詳也融
稜次第也言所述神仙事甚微渺未得詳審
雖知其次第也自百川派別至此皆言水也

爾乃地勢坱圠、冉木隤蔓、遭藪爲圃、値林爲苑、異荂蓲蘛、夏曄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羨、

坱圠莽沕也高下不平貌冉草木總名隤長也
有草爲圃有木爲苑荂榮也蓲與敷同蘛亦榮
也草木冬生曰蒨自此以下言山
之所有爲下草木竹果提綱也

草則藿蒳豆蔻、薑彙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布護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岊、羃歷江海之流、杌白蔕、衒朱柹、鬱兮茷茂、曄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肸蠁、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

藿豆蔻皆藥名蒳草樹也薑類也江離香草綸
組草似組也紫絳紫茱也石帆生海嶼石
上草類無葉高尺許水松草藥東風亦草名扶
留藤也斷之長寸許以合石賁灰檳榔並咀之
口赤如血岊山節也羃歷草覆岸上江海在下
流也杌搖也蔕花根綴於枝上朱柹花也茷草
生初達也肸蠁見蜀都賦香氣之積似之也包
裹也匭匣也禹貢有包匭菁茅旣包而又匣之
以貢也宿莽卷施草拔其心不
死屈原嘉其志故離騷詠之

木則楓柙櫲章、栟櫚枸榔、緜杬杶櫨、文欀楨橿、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宗生高岡、

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拏莖、重葩殗葉、輪菌虯蟠、壙堀鱗接、榮色雜糅、綢繆縟繡、宵露霮䨴、旭日晻時、與風颻颺、颲瀏颼飀、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幷奏、笙竽俱唱、其上則有猨父哀吟、貚子長嘯、狖鼯猓然、騰趠飛超、爭接縣垂、競遊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其下則有梟羊麡狼、猰貐貙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燿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

楓柙香木豫章木名并櫚椶也枸榔樹直而高
其用與并櫚同出廣州緜木緜樹高大其實如
酒杯中有如絲緜者一實得數斤日南交趾有
之杬大樹皮厚味苦煎以藏衆果不爛豫章有
之杶櫨二木名文文木也密緻無理色黑如牛
角日南有之欀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可作
餅似麪交趾盧亭有之楨橿二木名平仲木實
白如銀君遷樹子如瓠形古度木不華而實子
從皮中出大如石榴可煮食廣州有之楠榴木
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作器出建安相思
大樹也理堅邪斫之文可作綵其實如珊瑚歷年
不變東冶有之霔亂也聰重也壙堀相重貌霮
䨴重貌晻時昏暗貌颲瀏颼飀風聲也猨公
白猨也越有處女越王問以劍術化爲白猨而去
翁白稱素猿公與處女試劍以劍戟之事道逢老
出吳越春秋貚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狖猿類
露鼻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鼻建安
臨海有之鼯如猿肉翼若蝙蝠食火煙聲如人
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猓然猿狖之類騰趠
輕捷也透驚也牢落希疎也翬雉也飛驚不擧

偶而散獸亦如之也梟羊一名禺禺人面長脣
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狼大如鹿角向前
有枝下出反向上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廣州
有之猰貐如貙龍首食人貙虎屬能化爲人於
菟虎也犀如水牛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
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墮兕似牛山經山海經也
夏禹鑄鼎象物百物
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

其竹則篔簹林箊、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簩有叢、苞筍抽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冒霜停雪、㰁森篳簩、茸蕭瑟、檀欒嬋娟、玉潤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鸑鷟食其實、鵷鶵擾其間、

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
六七尺或一丈廬陵始興以南有之林箊[illegible]

公與越女所試劍術竹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
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箭竹細小勁實可爲
箭也射筒細小通長可爲射筒柚梧亦竹名篁
竹叢生也篻竹如狀實中強勁交人銳之以爲
矛簩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必死苞筍冬筍
也出合浦其味美於春夏時出馬援傳㰁森深
長貌森清蔭之狀篳茸茂也蕭瑟聲也檀欒嬋
娟美也梢雲出漢書天文志其說梢如樹也嶰
谷崑崙北谷美竹所生鸑鷟
鵷鶵皆鳳類非竹實不食

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棎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素花斐、丹秀芳、臨青甍、係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畱、孔雀綷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

餘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苦後甘高涼建安有
之檳榔高六七丈無枝葉從心生其實作房從
心中出一房數百實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
樹無枝高十尋葉在末如束蒲實如匏繫樹頭
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膚
裏有汁升餘清如水味如蜜核可作飲器棎榴
子樹也實似梨出丹陽諸郡樝子樹也實亦
如梨出交趾禦霜冬熟也比景國名衡山南岳
也鷓鴣常南飛不北綷五色也山雞鸐雉也翡
翠巢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未飛便取之

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之垠、火齊之寶、駭雞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崴裹、雜插幽屏、精曜潛頴、硩陊山谷、碕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

鍇白鐵也火齊前賦註皆云珠也異物志曰火
齊如雲母重沓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頳丹
丹沙也璣珠屬金華金之有華采者銀樸銀在
石者流黃土精縹碧素三項色也崴裹排積貌
幽屏僻地也潛頴深潛而有光頴也硩擿也陊
落也碕岸長岸也潤黷色盛也結綠宋之寶王
也

其荒陬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

向日、齊南冥於幽都、

陬四隅也湘東有龍穴中有黑土天旱以水沃此土則暴雨陵鯉有四足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浮石體輕虛浮也北目魚也俗云越王鱠魚棄其半遂無其一面故日王餘雙行則比目也飲木朱崖海中有渚千里無水有木斫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鮫人水底居也泉室即水居淵客即鮫人俗傳鮫人從水出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南冥極南地幽都極北地日南人開北戶猶北人開南戶始見日也

其。四野。則畛畷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窊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與、穡秀菰穗、於是乎在、煮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畛田徑畷兩陌間道也窊下也隆高也越絕書日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麥也菰草名子可食八蠶綿一歲八育出日南

徒觀其郊。隧之內、與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廊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閡於邃宇、虹蜺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跱煥炳、萬里也、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覩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韡曄、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碕、右號臨硎、雕欒鏤楶、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兹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高闈有閌、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淥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廨署棊布、横塘查下、邑屋隆夸、

長干延屬、飛甍舛互、

結隅城角相對也二八吳水門八陸門八也憲紫宮法天紫微宮也虹蜺見西都賦越絕書日吳王起姑胥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即姑蘇也朝夕池湖水朝盈夕虛也覩視也東山吳之府庫藏寶玉所也海陵吳之倉名閭闔造吳城郭夫差增崇侈靡故以爲言也神龍建業正殿名榮楯闌以白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昔越作此以獻吳王今神龍殿亦施此也捷獵次第貌臨海赤烏二殿名櫳房室之疏也櫎帷屏屬門窓之廡亦名櫎與梲音義同一云梲窓也彎碕臨硎狀其險峻即所謂奇名也欒栱也楶斗也青瑣窓鏤瑣文也傾宮桀所作瑤臺亦桀所築瓊室紂所作閌限也方軌並車也馳道天子之道寺司也俠棟棟相俠也俠當與夾同陽路路之陽也横塘查下閭巷名夸侈也長干地名

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桀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

鼎始也言自祖父以來皆貴也一云鼎食之貴也虞魏顧陸吳之舊姓岐嶷少而賢者蘭錡兵戈之格見西京賦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抃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

靡美也訬輕利急疾也珠履以珠飾履也史記曰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白罰爵名翹舉也關門關也列子曰孔子能翹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言勇也手舞曰抃投壺也鄱陽之人性多急酒酣好爲暴虐之戲中酒半醉也

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開朝市而普納橫闠闤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工賈駢坒紵衣絺服雜沓漎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珹䌰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溢譶彔繆交貿相競諠譁喤呷芬葩蔭映揮袖風颿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衎樂也不脫屐升堂曰飫一云飽而飲酒曰飫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暨至也闠闤市門佇眙立視也坒次也漎走貌颿船帆也流離珂珹皆寶也䌰夷貨名磊砢眾多貌琲貫也珠十貫爲一琲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象簟象牙爲簟也蕉葛升越皆布類溢譶言語不止貌彔繆錯亂貌喤呷聲也霡霂小雨貌人眾流汗似之富中勾踐所治以爲義田以其肥饒故名出越絕書甿田人也珠服以珠飾服也此段承上高門鼎貴而言

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藏鍦於人去戲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鈎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趫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吳王欲殺之逐之不及射之不中專諸吳勇士扈被也楚人謂被爲扈一作扈從之扈恐非鮫函以鮫皮飾刀也扶揄拔也屬鏤劒名鍦矛也戚楯也藏鍦於人言人皆有之不須取之武庫如藏於人也去謂出行也其戲亦自閭取之不必自備也鶴膝矛也其體如鶴脛也犀渠楯也吳鈎吳王命國中作金鈎有貪王重賞殺兩兒以血釁二鈎獻之闔閭詣官求賞王曰爲鈎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乎曰我作鈎殺兩子以成之因向鈎

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吴鴻扈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米絕口兩兩鈎飛著於父之胷遂賞之百金越赫何踐有寶劍五一純鈞二湛盧三莫邪四豪曹五巨闕俱出越絕書石城石頭城戈船船下有戈也此段承前任俠之靡來

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烏滸狼𦚾夫南西屠儋耳黑齒之酋金鄰象郡之渠驫駥𩡧矞㲉霅𧮫捷先驅前途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䡕䡕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旗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

戟耀銛貝胄象弭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峭格周施罿罻普張單罕瑣結罠蹏連綱陆以九疑禦以沅湘輶軒蓼擾㲉騎熠煌

腯肥也祀姑旛也擁鐸執鐸以宣令者具區澤名烏滸南夷名其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伺殺主有過之者不問是否仇而食之狼𦚾能夜㲂金知其良夫南有巧才不與衆夷同西屠以草染齒令白作黑儋耳人鏤其耳匡金鄰去夫南二千餘里其地出銀象郡日南郡也驫駥𩡧裔衆馬走貌㲉霅疾走也俞騎登山之神齊桓公北征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見且走馬前導也出管子指南車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䡕䡕車聲巾車幕也兩馬駕車曰軺魚須旗干也以魚之鬚為之重光畫日月形於常

也烏號黃帝之弓貝胄兜鍪以貝飾之也弭弓殺飾以象牙織文之識當作幟鳥章畫鳥形於上也袀同也騏驎也峭格張網之木罿罻單罕皆網名瑣結如瑣之連也罠蹏亦網名連綱以蟲繩總連諸網也陆關也禦禁也於山水之間皆為關阻九疑沅湘山水名借言也輶軒輕車也蓼擾亂也

熠煌疾也

袒裼徒搏拔距投石之部猨臂䮁脅狂趭獷猤鷹瞵鶚視參譚蹤𤝞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罠之野干鹵殳鋋暘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儇佻坌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坰

拔距兩人以手相按能拔引之也狂趭走也獷猤勇也瞵目精也參譚蹤𤝞相隨衆多貌莽罠廣大貌暘夷甲名勃盧矛名殳亦矛也坌並也聊浪放曠貌

鉦鼓疊山火烈熛林飛爛浮煙載霞載陰拉攦雷硍崩巒弛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㲉虩𩣡䫻麖麐㕞六駮追飛生彈䴀鵕射鵔鸃白雉落黑鴆零陵絕嶛嶕聿越巉嶮蹠踰竹柏獼猴杞柟封狶豵神螭掩剛𤤻潤霜刃染

拉攦雷硍崩弛之聲虩虎魋黑虎䫻麖前兩足也麐大麋也駮上馬也駮白身黑尾一角虎爪音如鼓飛生鼯也鵕南方鳥黃頭赤目五色齊備鴆毒鳥蹠蹤践踐也獼猴奔走也封狶大

猪也南楚人謂猪為豨豨猪聲也

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為刀鈹、毛群以齒角為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扢而為瘡痏、衝蹤而斷筋骨、莫不衂鋭挫鋩、拉押摧藏、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鸃、俯蹴豺獏、封剞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禺禺笑而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

廣澤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紭中、忘其所以睒睗、失其所以去就、魂褫氣懾而自踢趹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豜豵、翳薈無䴠鷚、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弭節蹕止行者也扢磨也衄衂也衂傷折也押擲也石林南方山鳥所聚處雄虺九首出宋玉招魂跳躍也鵕鸃鷩雉也獏白豹猩猩性好酒醉則不能去乃啼而就擒禺禺梟羊也見人則執手而笑乃食之人因以筒致臂則就筒而笑笑則脣掩其目人抽臂以鑿殺其脣於額而殺之巴蛇能食象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骼骨也猶猶猶豫也狼跋狼背也紭網綱也

睒暫視也睗疾視也踢跌也趹前也飲羽沒其箭羽也岬山旁也豜豵並獸子䴠鹿子鷚雉子言俱取無遺也豐隆雷師借道雷師俱取日月中之烏兎甚言其無遺物也

嶰澗閴、岡岵童、罾罘滿、效獲衆、迴靶乎行睨、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弘舸連舳、巨檻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跱、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邁餘艎於往初、張組帷、搆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檝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

小山別大山曰巘閴空也童無草木也罾罾章也三江彭蠡皆吳之巨水舳船前也艫船後也

飛雲船上樓即華樓也方壺海中仙山鷁首見西京賦艅艎吳王闔閭所乘舟也流蘇以五彩羽飾帷而乘之一云剪綵彩垂於彤文之樓也靈胥伍子胥之神先期須臾謂先於所期須臾而至也

櫂謳唱、簫籟鳴、洪流響、渚禽驚、弋磻放、稽鷦鷯、虞機發、留鵁鶄、鉤餌縱横、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筌鮋鰿、鱺鱨鯊、罩兩魪、罺鰝鰕、乘鱟鼉、同罛共羅、沈虎、潛鹿、搦䮘僒束、徽鯨背中於羣犗、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

弋磻取鳥箭也虞機虞人所張之機弩牙也鶘鷞無考鳺鵲似梟頭有總羽毛詹公詹何也楚人以獨繭絲爲綸芒針爲鉤荊條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閒出列子任父任公子也爲大鉤巨緇十二犗牛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巨鉤驚揚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盪任公子得若魚離餌之淛河以東蒼梧以西無不厭此魚者出莊子鱅釣也罩龍也罩盛魚器兩鮒即比目魚也鰨鰕大魚名鯊魚形如惠文冠青黑色似蟹有十二足在腹下雄常負雌行漁者得之必雙故曰乘鱟罛魚網也沈虎魚頭身似虎也潛鹿魚有角似鹿也騶馬羈也籠兼有也偖亦東也騶籠偖東者陷網罟之中也徽鯨魚之有力者背中卽上大鉤巨繒十二犗鯨魚中此犗故爲之得也攙搶妖星淮南子曰鯨死而彗星出鯨死多故妖星疾出相屬也射鮒井谷易井卦辭鮒小魚也臨大河而釣鯉者見射魚於井谷必小之今於江海上得

此大魚則臨河釣鯉者我又輕之無異釣鯉者觀射鮒之微也

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虯龍、蛟螭與對、簡其華實、則亂費錦縝、料其尫勇、則鵰悍狼戾、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摸蝳蝐、捫觜蠵、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

緡釣繳也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赤而圓觸王舟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爲能獲之山海經曰東海中有一獸如牛一足入水則風如雷其皮冐鼓聞五百里名曰夔北山經曰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自呼赤帝之女游東海溺而死不反取西山以塡東海西山經曰泰器之山是多鰩魚狀如鯉魚身鳥翼蒼文白首常遊東海夜飛而行雕題雕額也其國在鬱林水南其雕鏤與虯龍相似故云比飾亂費猶依稀也尫猛也觜蠵大龜可爲器者巨蚌育明珠者回淵深淵也明月珠也漣漪細波文

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汨乘流以砰宕、翼颸風之颲颲、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悠悠、汔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

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醽、方雙轡而賦珍羞；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得之波浪急起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欲取吾璧可以義不可以勇以劒斬蛟浪乃止子羽投璧於河三投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卽江斐見南都蜀都二賦晉賈大夫見西都賦砰宕擊水聲颸疾也颲颲風聲也汔已也朝陽之谷神爲天吳卽水伯也陽侯見西都賦包山大湖中山中有石室謂之洞庭桂林苑落星樓在建業醽酒也賦編與也

飲烽起、釂鼓震、士遺倦；衆懷忻、幸乎館娃之宮、張

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任、荊豔楚舞、吳愉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愔愔、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鐘鼓之鏗耾、有殷坻頹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酣滑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

烽起、會衆飲也、醻盡也、震鼓以告盡也、吳俗謂好女爲娃、鈞天樂、見西都賦、東歌、紫所作、陽阿舞名、胤演也、韎東夷樂名、任南夷樂名、豔楚歌、愉吳歌、愔愔閒麗也、隆響聲高也、鏗耾聲大也、殷聲也、坻山也、人聲與樂聲俱高大、若山頹於前、而曲之轉變、不可勝紀也、此雖遠方音樂、然下與謠俗協、上與律呂應、故能使木石潤色、淒風暴興也、列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榮、故云之也、延露曲名、淥水詩名、採菱亦曲名、淮南子曰、歌採菱不若延露以和、故云、駕辯仰秣、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也、竦鱗、瓠巴鼓琴、鱏魚出聽也、酣酒合也、滑樂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而麾、日爲之反三舍、既往、即指魯陽也、

昔者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

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中其威、夫差窮其武、内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鋭、俗有節概之風、睚眦則挺劍、喑嗚則彎弓、擁之者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搴旗若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而富彊相繼、樂湑衎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而附麗、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遊焉、沒齒而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

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吳地、故云茲土、要盟、彊要而結盟誓也、孫子之子孫武、以兵法教闔閭也、繞霤、闕中之險、以繞京師如屋霤也、鄭白渠名、見西都賦、睚眦瞋目小怒也、喑嗚怒未發也、湑美也、衎出也、言美樂之事出此域中也、桂父、象林人、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時白時赤時黑、赤須子豐人、秦穆公主魚吏、食柏實石脂、絕穀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之吳、俱出列仙傳、蟬蛻、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得道者如之也、附麗非吳人而麗於吳也、中夏不見吳之珍異神仙等、徒以丹青畫其象、以爲可寶可利也、舜死蒼梧、禹卒會稽、後皆

人吳地

剖判士庶、商権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邦有湫阨而踡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由此而揆之、西蜀之與東吳、大小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壽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閒奥、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崛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

鬱茂也、鞅鞅掌、皆盛也、顯敞高廣也、湫阨卑狹也、踡跼不舒也、言萬俗有如是之不同也、神州中國帝居也、吳地包含神州、若韞櫝也、南斗吳之分野、仰以斟酌、以酌酒喩也、言可兼天地之盛也、燭龍鍾山神、其地幽昧、視爲晝、瞑爲夜、帝之懸解、性之曠達者也、語出莊子、桎梏疏屬、形之拘束者也、山海經曰、貳負殺猰貐、帝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布足、二者相背之甚、故以相況也、豐𤻃饒地、确磽确地、倜儻崛詭、謂非常詭異之事也、藏理終古、謂未宜洩、雖前覺猶未寤也、孟浪猶無根據也、

濊 國哈切 奴來 躔 洄 䬧 決 咈 拂 澌 免 淼 眇 磕 慨 歊 鴞

鶖 魚 溪 免 鮪 委 鮐 怡 鱗 鯌 錯 鼅 句 䲈 辟 噞 險 鷗

蜀 瑀 玉 肌 標 既 戲 欻 許勿切 鼠 避 鼩 系 霤 留 坱 盎 圠

烏點 趹 烏老切 夸 誇 蘆 於 薜 肯 䕷 納 蔕 帝 䓵 銳 杬 元

杝 椿 䍐 茄切 埴 冊 塌 甌 霏 濟 霽 隊 颮 有 颬 衰 徫 運 䴘

羅 倮 果 趠 卓 䯧 脩 於 菟 烏 徒 篔 云 篻 簩 勞 標 㯹 蜡 錯

楮 垠 狼 椇 稱 崴 歪 嵬 懷 䅭 徽 陊 雉 㬪 綴 覼 史 柰 節

貽 𦳄 坒 遞 漇 林 颿 帆 珴 戍 橆 捷 琲 佩 澀 嗇 嘉 杳 衆

學 霦 參 霂 沐 鏾 訟 㦸 代 腯 突 朧 荒 矗 勞 駮 許幸切 贔

㑃 薹 衝 敽 撒 雪 閘 單 權 衵 鈞 蹏 蹄 趪 熊 獚 鑕 㣿 蔡

㹸 立 猥 偎 罠 浪 殺 旭 菈 拉 㔊 含 艦 束 頹 悚 蓦 陌 鴼

京 莛 廷 㣧 連 㺵 串 蘢 呼角切 鈹 披 扢 害 痏 委 䵄 肉 䑄

此 獖 酒 萬 扶沸切 骼 格 紘 橫 睽 閃 睗 輝 硊 思 踢 唐 趺

伏 岬 峽 㹷 帝切 縱 宗 麢 須 鵜 謀 閣 旭 罘 浮 靶 霸 鴄 明

鯁 庾 鱝 魚切 嗊 鮒 介 巢 嘲 鰝 號 炭 係 馵 執 鷰 聲吼 去 龍

䪊 佋 嶠 徵 驊 悎 界 亂 意 㯼 鷙 鵿 奚 颻 梏 醧 醮 䏩 賁

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爲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于辯囿也

盱張目也眉上曰衡異異也交吳地益蜀地生常謂習之所成若常性也宜僚楚人白公將與子西戰使召宜僚將用之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

爲江海結而爲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蠻陬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爲喉舌不以邊陲爲襟帶也長世字氓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襲險爲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民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麗以矜然假偪强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蹐駮於王義孰愈尋靡蓱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劒閣雖嶛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況河冀之爽塏與江介之湫湄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畧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

權輿始也譯傳四夷之言也庶翼等威庶眾附翼王室明其等威也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也膠言欺言也舉離也形邪角不正也矜然自矜其是也蹐與舛義同駮色雜也靡蓱蓱草靡曼言中逵非蓱蔓之所也韓子曰衛人有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喻無度量之言也劒閣蜀之險要洞庭吳之巨津桑榆末光日將沒也長庚星名言日將沒之光尚踰星之初輝也湫湄小水也中國名神州赤縣樞戶所籍開閉者機弩牙皆言其要也

于時運距陽九漢綱絕維奸回內鼎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變爲煨燼故荊棘旅庭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爲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猶犨麋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

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
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陽九災厄也不飲酒而愁曰愚漢亂起於閣宦
故曰內亂紫微宮名與沈音義同深邃之貌
巢焚原燎言帝室毀壞也殷殷繩繩皆衆也伊
洛東京崤函西京臨菑齊地鄢郢楚地言四地
皆亂也擧庫古醜人畢昴觜之分野舜禹所都
先王列聖指舜禹也卜偃晉掌卜官獻公封畢
萬於魏偃曰畢萬之後必大故曰賞其隆吳札
季札也聘魯歌魏風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
故曰美其風形管絃指季
札懷舊指卜偃蘊積也
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
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繚、恒碣碪䃎於青霄、河汾

浩汗而皓溔、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
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
泉毖涌而自浪、華淸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
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畇畇、墳衍斥斥、或
嵬罍而複陸、或䜭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
祥徵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曩昔、藏氣讖
緯、閟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
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
冀道二州名殷衛在南故云開胸幽峽深邃也
恒恒山碣碣石山碪䃎高貌皓溔大也漳滏二
水名滏水熱因以名焉故云冬夏異沼神鉦石
鼓也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時時自鳴故云
靈響毖泌也水急流貌華淸言溫泉華美淸潔
可以滌病延壽也在廣平墨井井中有石如墨
鹽池在河東畇畇平坦貌斥斥廣大貌嵬
罍高下貌複陸重疊也䜭朗光明也拓落寬廣
也絪縕言山川之形也徵美也讖作禎祥之美明
示魏祚也漢桓時黃龍星現於楚宋之問識者
云後五十年眞人起於梁沛至是太祖應焉故
云嘉祥預作也萌始也柢本也振古曠昔即前
卜偃季札所賞識讖緯
即黃龍之應也讖驗也
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旣允臧、脩其郛
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
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

創而高門有閌、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
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爲量、思
重爻、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僝拱木於林衡、授全
模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
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耀、建社
稷、作淸廟、
雍豫東西二京八都八方也高門有閌築室百
堵皆詩詞以美儉也閌門限足以限內外也重
爻大壯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聖人易之以
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荀卿云
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非以誇泰故覽之蕭何治
宅不爲垣曰後世賢思吾儉不賢無爲世家所

奪故采之僣具也林衡正山林之官鉤曲尺也緄所以直木者筌與詮同次也二分春秋之中也揆日考星周禮匠人建國晝叅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星極以正朝夕

築會宮以迴帀比冏𨻶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以崔嵬若玄雲舒蜺以高垂瓌材巨世插堀參差枌橑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霤時梗槪於濾池旅楹閒列暉鑒抰振榱題黮䨴階陏嶙峋長庭砥平鐘虡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巖巖北

闕南端依遵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闢延秋冬啓長春用覲羣后覲享頋賓

𨻶山小而無草木者言築室周帀比之閑𨻶之無險陂也嶲山貌髮雲貌巨世大於當世也插堪相接貌枌棟也橑椽也欒曲枅也櫨柱枅也業盧本一有曲直之殊耳綺井板爲井形畫飾如綺也綺井中皆畫蓮華自上垂下故云懸蔕倒披霤屋水流也作龍首於椽頭水從口中瀉之於地滮池蓄水灌稻者涌霤以之也梗槪言相似也抰振一云屋内也衆楹光揮鑒於屋内也一云抰中央也榱屋宇穩也黮䨴深黑色階陏階道上處也嶙峋欹欠也南端南方正門遵法也言法北闕也方駕比輪門廣可並車而行也延秋長春端門之外東西門也頋養也

左則中朝有𣄃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土無綈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閣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醳順時腠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象賢聖圖以百瑞綷以藻詠芒芒中古此焉

則鏡有虞作繢茲亦等覯

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寢正殿文昌殿之東聽政之殿爲正殿也施赤觀玄化聖化也甄成也國風所稟四方風俗稟承於此也鏡注謂倫約稟於國風恐非宣明顯陽順德崇禮皆聽政殿前之門直事若今之當直者金蜩列侍之冠飾也詰朝平旦也陪幄侍天子帷幄也納言喉舌之官柱後御史官即執法內侍也符節謁者主之典璽儲吏司之順時謂膳夫腠理謂藥劑椒敬房後宮通稱鶴鳴鶴堂也文石室楸梓坊木蘭坊皆在聽政殿後永巷後宮別名壺術宮門道也西南其戶言宮門或西向或南向也溫室殿名畫天地聖賢百瑞之象而藻以贊詠使人主見之知往古如鏡也舜始作十二章之服今溫室之畫亦與之齊也

右則疎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睽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峩峩、清塵彯彯、雲雀踶甍而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疎圃、銅爵園也、在文昌殿西、下畹高堂、下者爲畹、高者爲堂也、爾雅曰、滋蘭九畹、畹田也、三十畝爲畹、莓莓盛貌、葼木細枝也、睽視也、呂梁之水急流、今池中魚龜如視呂梁也、馳道天子道、果下馬名、漢廐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延閣胤宇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空中閣道、方輦路廣可並車行也、三臺銅雀金鳳冰井也、榭而高大謂之陽、以在臺上、故曰亢、基在下故曰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四方削成、今臺似之也、重霤屋簷重也、冰室沍寒、言清涼也、周軒長廊有窓者也、丹墀天子庭、以丹塗之也、猋上也、風從下升也、彯彯輕舉也、雲雀鳳也、踶踏也、壯翼雀之翼也、摛鏤摛布其形鏤也、寮窓也、臺高雷雨在臺半、日光在上、入於綺窓也

長塗牟首、豪徼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洨、四門轍轍、隆厦重凡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恍、誰勁捷而無懇、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祇濛霧於其裏、

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徼道也、程猶限也、蘭錡見西京賦、鉤陳星名、象後宮也、墉城也、洫溝也、堞城上女墻、洨水涯也、轍轍高也、隆厦大屋也、太清天也、埃壒地也、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踵焉、懇懼也、非有期世祀、言不以世代之遠近爲期也、陽靈日也、陰祇雲雨之神、

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

叢、圍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漼、積水深、蒹葭贙、雚蒻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濤而浸潭、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棲者擇木、雊者擇音、若咆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籞、勤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卽纖鹿而匪禁、

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碩大也、回淵曲淵也、漼深也、贙分別也、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今言丹藕凌波、指其華也、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頡頏至在陰、皆言自得其性也、清籞池沼草木有房庭禽獸之處、表不禁也、虞箴、虞人之箴、戒禽荒也、見左傳、樵取木、蘇取草也

腜腜坰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

其前、史起灌其後、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爲屯雲、
泄爲行雨、水澍粳稌、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
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家安
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踰奕世、

膴膴美也茶苦菜蓼生也芒種稻麥也西門豹
與史起俱爲鄴令引漳水以溉田墱級次也異
口渠口各別也澍溉也隔踰奕
世言太平無事不相往來也

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
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
櫩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

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大常之號、大理之
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闢、重門再扃、師尹
爰止、毗世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
有戚里、寘宮之東、閈出長者、巷苞諸公、都護之堂、
殷居綺窻、輿騎朝猥、蹀跋其中、營客館以周坊、飾
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牆
幕室、房廡雜襲、剞劂罔掇、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
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

石杠橋也控引也魏武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
曰漳渠比滄浪指通溝也步櫩長廊方步櫩指
青槐也莘莘多也蒸衆也不提不攜挈器物也
三事周立政有三事之官魏置丞相御史大夫
故云副五臣謂正德利用厚生者非置卿有九
故云踰六一揆言同也屏門牆也營屋翼也閈
兩階之間也毗佐也長壽至思忠皆坊名戚里
外戚所居閈門也都護宮名猥多也蹀跋積累
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俱積於都護之堂也豐
樓郎客館閈巷門一云門中所從出入也稱建
安者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剞曲刀劂曲
鑿也廣成傳秦之客館槀街邸漢蠻夷之館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
闤闠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
亭之嶢嶭、侈所眺之博大、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

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
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筭、財以工化、賄以商
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而
就攻、不鬻邪而豫賈、著馴致之醇醲、白藏之藏、富
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貲、賨幏積墆、琛幣充牣、
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
冀馬塡廐而駔駿、

三市大市朝市夕市也闤闠市中巷旗亭市樓
也嶢嶭高貌軫車後也轂擊車輪者擊馬之時
衣袖與幕紛然相半也質劑兩書一札而別之
也刀錢也錢與布相貿也財以工化言物之財

用皆工人所化也財與材古字通寡病也或埊也璩莊也醇醲醇厚之化也白藏庫名有屋一百七十四間在西城下秋為白藏因以名焉賑豐也大內內庫也言與內庫同豐也控引世貲引天下之貲財也賨南夷稅名幏布也增貯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按闢石和鈞句出尚書言石與鈞欲闢通而和平也石不為斛鈞為秤此誤用也五臣注以闢石作秤非燕弧燕地所出角弓也騂壯馬也

至乎勍敵紛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莖、弓珧解檠、矛鋋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贏、齊被練而銛戈、襲偏裻以讀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

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鋌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尅翦方命、吞滅咆咻、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禔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輷輷、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刓印、國無費留、

莖旗竿也弓以蜃者謂之珧檠弓押也三屬三札相重而連之也縵胡武士纓名簡發擇處而發也更贏古善射者虛發而鳥下見國策鋌甲裻也銛利也偏裻衣名裻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裻讀列中止也謂武止戈也紀十二年也三接三捷既晝亦月註云一日三接戰一月三克捷之懸謂晝夜接戰無不捷也月即夜也方命不用命者咆咻自矜健之人叛換反易也

虔劉殺也禔安也洗兵刷馬戰勝後事刓削其車輦蒐乘普疇有功者疇其爵邑皆編也刓印銷其印角言吝惜不與也有功不賞曰費留

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戈以柙、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罔圖寂寥、京庾流衍、

蕭斧楚斧也洪範治天下大法也觀所恒通其變易詞也緣順也督中也語出莊子庾倉也

於是東鯷即敘、西傾順軌、荊南懷憓、朔北思懸、綿綿迴塗、驟山驟水、襁負賨贄、重譯貢篚、璧首之豪、

鏤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所所、載華載裔、岌岌冠縰、纍纍辮髮、清酤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酎躍波、豐肴衍衍、行庖皤皤、愔愔醧讌、酣湑無譁、

不鯷會、海外國西傾西極之山憓愛也雕是也璧首鏤耳四夷之人也高張宿設先期而設樂也不遽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所所衆多也裔四裔也縰幘也澌流水也酎三重釀酒也衎衎寬饒貌愔愔和悅貌凡飲酒能者飲不能者止謂之醧湑樂也

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儥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嬴之所

會聆、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于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氾博、鞮鞻所掌之音、韎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延、陳也、六英、帝嚳樂、五莖、顓頊樂、書無六英二字、則僧嚳六字、當為二句、僧與嶒古文通、大帝謂鈞天樂也、見西京賦、昔秦穆公夢大帝樂已、趙簡子亦夢大帝樂已、秦趙同姓、故云二嬴、鞮鞻、掌四夷樂官、韎昧、任禁、四夷之樂也

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林不槎枿、澤不伐夭、斧斨以時、罾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喬雲翔龍、澤馬亍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烏、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合穗以葺葺、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

夏獵曰苗、苗為苗除害也、冬獵曰狩、狩者收也、莊子曰、尹需學御、其師將教以秋駕、故云秋御、梁騶、古詩篇、天子田也、槎、斬也、枿、斬去木梢也、皓獸、白鹿白麇也、丹魚、赤魚也、喬雲、內赤外青黃龍所翔也、亍、小步也、皆魏時所見之瑞、又張掖之柳谷見瑞石、靈圖始見於建安、成形於黃初、莫黑匪烏、莫赤匪狐、皆詩辭、言異物也、嘉禾、醴泉、亦魏所見之瑞、葺葺、秀貌、酬酢猶感應也

敉敉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醇粹、餘糧棲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闚玉策於金縢、案圖籙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譬校篆籀、篇章畢覯、優賢著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本枝別榦、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唸秋霜、摛翰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振振、開務有謐、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二、

敉敉、和樂貌、醇粹猶醇厚也、河洛開奧、河圖洛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人謀謂歌詠也、鬼謀、謂祥瑞也、量寸旬、謂漢祚將絕也、涓、擇也、徽幟、旌旗也、菲言厚行、薄能言而厚實行也、染學、謂積染之學、篆籀、經史篆籀之書、匪孽、良註引漢書不孽諸侯、不以庶孽蓄之也、向註謂禁私形見也、不以私情見親戚也、良註為長、任城、東阿、皆魏武之子、唸猶猛也、二八、八元八愷也、四七、光武二十八將也、謐、靜也、泰階、天之三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

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謂之泰階北辰爲一。言北辰可封天下一家也

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慕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蒔其考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糲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

所能具、

傳業傳於晉也。臣至公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卷領結繩、上古之世也。尊盧以下、上古有天下之號、言不特比蹤於堯舜、雖尊盧諸君、與之踵武也。玄同大同也。疏糲麤也

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之淵、秖秖精衞、銜木償怨、常山平于、鉅鹿河間、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衞、故將去而林燔、易陽壯容、衞之稚質、邯鄲躧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棃、故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洹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縑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夥、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

倬詭也。鴛鴦交谷虎澗掘鯉蓋節皆鄴水名。淀如淵而淺也。精衞見吳都賦。昌容常山人、自稱殷王女、食蓬蘽根二百餘歲、如少年、故曰練色。犢配眉連、犢子與眉連相配也。犢子鄴人、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有陽都女生而連眉、犢子過而悅之、遂留奉侍、出門共牽犢而走、莫能追。玄俗河間人、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丸一錢、王病瘕服之、下蛇十餘頭。王著俗日中無影。木羽、鉅鹿

人、母貧、常助產婦、兒生自下睽母、母大怖、夢有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使汝與木羽俱仙。母陰識之、字之曰木羽、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呼木羽爲我御、遂俱去。琴高趙人、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山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日、皆齋絜待於旁、設屋祠、果乘赤鯉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嘯父弟子、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嘯父冀人、在曲州市上、曲州爲廣平、漢武帝爲平干國、故曰常山平于、俱出列仙傳。易陽易水之陽、多美女、雖壯容、似衞之稚質也。邯鄲趙地、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中山出酎酒。昔有人曰玄石、從中山酤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至家而醉、其家以爲死、葬之。中山酒家計千日、憶玄石醉向解也、往問之、云三年矣、掘而開其棺、醉始解。俗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襄邑朝歌房子清河、皆地名。緜絮總帛也。夥夥、多也

萶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閒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

選言簡章、至於九復、循遺其精旨、卽上非可單究意也、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則一、見已亦與六合也、系猶亂也、謂前辭已終、總此而作也、上林賦系辭有隤牆填塹、以收置罘、蓋示規諷之意、然卒無補、故以爲米而不以作系、張平子東京用此意、故引用之、前脩卽下魏絳諸人、謂本此四人以作系也、舊註似未明

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

聞也、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于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摽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魏絳晉悼公時人、教悼公和戎、八年七合諸侯、鄭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賜絳女樂一分、歌鐘一肆、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文侯過其廬而軾之、秦欲伐魏、司馬唐曰、干木賢者而魏禮之、不可加兵、職競弗羅、逸詩辭、良註謂家然不競於俗、銑註謂職務之人所競而心弗羅也、信陵親公子無忌、侯生爲夷門監、公子置酒大會、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載、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終用其計、擊秦解趙圍、張儀魏人、仕於秦、張祿范雎更名也、窒隙如以物塞隙也

榷惟庸蜀與鴝鵲同巢、句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咉咽、隰壤瀸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暑、封疆障癘、蔡莽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禦、秦餘徙剟、宵貌蕞陋、稟質遳脆、巷無舒首、里罕耆耋、或魋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韰惈

爲嫿、人物以殘害爲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闚𨵦、時高巢而陛制、薄戍緜冪、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與先代而常然、雖信險而剿絶、揆既往之前跡、卽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榷、猶實也、鼃、蝦蟇屬、咉咽、流不通也、瀸、漬也、沮洳、泉泥相和、藪石留、土進多不無用也、熇、熱也、

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流禦流罪人以禦魑魅也
刑善註引爾雅曰餘也良註曰亦罪人也宵小
也蓮脫急踏輕蹴之貌舒首長首也曆晉以髮
給於兩耳垂者左言不曉文字也嫭謂人髮者
歎急切之歌蟹狄也慄勇也嬉好也高巢陛制
居鳥巢而設階陛之制也薄戍守戍之兵先代
夫差公孫述之國也假日餘榮謂木槿朝華暮
落也麥秀微子過殷墟而作黍離大夫行役閔
宗周而作此時成都
已滅故假言吳也

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䁾然相顧䁾焉失所有
𥈠眥容神蘂形茹弛氣離坐𢘃墨而謝曰僕黨清
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
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沉劇之單惠歷

執古之醇聽兼重㚒以䫻繆偭辰光而罔定先生
玄識深頌靡測得閩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
鏡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蔀家與
剝廬非蘇世而居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暖之
也昏情爽㦖箴規以顯之也雖明珠兼寸尺璧有
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
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
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覆大視也䁾失意貌眥嫉也蘂垂下也茹臭敗
之義𢘃墨面色變墨而慙也無疾而迷曰清狂
閩吳也濮蜀也蓼蟲處於辛故忘之也進退惟
谷毛詩辭言處深谷進退無據也沉剔輕薄也
單惠小才也歷逢也執古持古之道也誤以輕
薄小才而得逢持古之醇聽也㚒用心之誤睦
重次第物也偭說也既重其用心之䫻而又累
次其䌲若視日光無定也深頌靡測頌美魏德
其深莫測也匪同憂於有聖猶言豈非同於聖
人之憂謂憂吳蜀之危而險以上德也蔀家剝
廬易日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蔀覆殿障光
明之物既豐其屋又蔀其家覆閉之甚也剝廬
小人窮困之居蘇猶悟也不明悟時事而居正
道也寒谷不生豐黍其生之者由吹律以暖之
也爽明也曙曉也昏情不能明曉其明之者由
箴規使然也二六十二乘也䫻有徑寸之珠前
後照車十二乘三傾五城傾十五城也趙得楚
和璧秦願以十五城易之亮信也大歸歸於王

正之理也齊
給辯說也

最 備 映 叁 漾 杳 眑 勻 鼻 雷 櫑 兄 髡 旦 插 骨 堀 軍 榛
老 靃 骨 抉 秊 黜 坦 䮹 隊 綷 醉 㚍 宗 睽 砌 猋 標 影 景
麂 萌 𪊲 聲 顏 去 礚 愛 猥 蔥 贊 植 蘿 灌 蕭 弱 窠 語 朕 媒
尌 注 闞 向 敲 欺 嶭 泉 寶 叢 嫁 嫁 珧 堯 嫯 督 讀 會 鞠
田 鯢 啼 軆 偉 壁 樧 鏤 巨 酎 宙 醞 飫 蘇 責 柎 葉 斯 鐺
爵 聿 醰 談 噞 驗 攡 袜 淀 嚴 㹡 祇 躧 洒 餃 勾 戩 尖 剡
例 遝 初 赦 嫙 弔 雀 邂 倮 果 壚 壼 瞍 霍 睽 剔 眥 蒙 㚒
昆 隨 以切

甘泉賦 并序 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始成、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

楊雄 字子雲、蜀郡人、少好學、年四十餘、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召為門下吏、薦為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四城隅銘、蜀人楊莊為郎、誦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遂得見、時趙飛燕無子、往祀甘泉宮、泰畤壇名、祭后土於汾水之陰也、水南曰陰、待詔、待天子命也、承明殿名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傂參差、魚頡而鳥䀢、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

成帝當漢十世、上玄天也、擁祐也、卹憂也、憂無胤嗣也、羨饒也、神明饒與福澤也、歷擇也、星陳天行、羣臣陳列如星、而天子行也、招搖北斗端星、大陰太歲前二星、鈎陳主營衛、畢皆畫於旗、旗以取象也、堪輿天地總名、以天地為壁壘也、夔木石之怪、魖耗鬼、獝狂惡鬼、梢扶皆擊也、八神八方之神、振衆也、殷轔盛貌、軍裝八神皆軍服而從也、蚩尤猛士、干將劍名、玉戚以玉為戚秘、即柄也、飛走皆指猛士、總總撙撙聚貌、膠轕雜亂貌、猋駭雲迅言速也、方攘分散貌、駢併也、傑傂不齊也、頡頏也、䀢翔也、翕赫盛貌、曶霍疾貌、半散照爛分布而光明成章也

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

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臨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臻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懍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荑於林薄、欑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為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爥兮、封巒石關迤靡乎延屬、

鳳凰車飾也、翳隱也、華芝車蓋也、駟駕也、六六馬也、蒼螭蒼龍、素虬白龍、凡稱龍皆馬也、蠖略

㩳緌，龍行貌。灕岑嵾縿，龍幹下垂貌。帥，聚也。霄散也。畫鳥隼為旟，畫龜蛇為旐。邪，僻字也。旃旌從風來翔貌。旄以旄牛尾為之，飾以星文也。翠蓋，翠羽為蓋。鸞旗，畫鸞於旗也。中營，天子營方幷也。騎，隱車騎聲。陸離，參差也。駁，疾也。言車騎之速也。高衍，無崖岸也。嶢嶢，上下衆多貌。訏諸出折也。樣樂汁泉，南山也。狂玉也。閶闔，天門名。凌競，寒凜也。通天，臺名，見西京賦。繹繹，高貌。下上，指臺之下上也。廣歎，聲歎其高不可彌度也。彌，竟也。唐，道也。壇，浸廣大也。新夷，香草，并閭樓也。芟，莽草名。披麗，分散貌。鄂，垠也。駊騀，高大貌。嶔巖，深貌。般，布也。封巒，石觀；二觀名

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璘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㨾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振。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撤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峻嶢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

雲譎波詭，總言制度變幻，難以名狀。莊謂圖飾雲水於屋中，未是，此是作見下方，仰而矯首也。摧嗺，林木崇積貌。成觀，成奇觀也。冥眴，昏亂也。瀏濫，清淨也。弘惝，高大也。徊徨，心驚也。軨，欄也。軒，檻板也。坱圠，廣大貌。玉樹，武帝所植，以珊瑚為枝，碧玉為葉，青蔥，玉樹色。又以璧作馬及犀

璘瑞，寶物文彩也。仡仡，勇壯貌。嵌巖，開張貌。飾龍文於金人，以負鍾虡也。光曜，宮觀華飾之光。景，日也。炘炘，熱氣也。言光曜燎燭於上，日光下照之，與炎氣同盛也。玄圃，在崑崙山，天帝所居。泰壹，天神。㨾，至也。嶟嶟，峻秀也。榮，屋翼也。柍振，屋宇端也。言臺高，列宿日月皆經於此也。鬱律，小聲。巖窔，山之深處。雷聲微聞於深窔，電光微見於牆藩，總言其高也。倒景，近天之際，日月反從下照，故景皆倒下也。蔑蠓，遊氣也。飛梁，閣道也。撤，拂也。欃槍，星名。玄冥，北方水神。熛闕，赤色闕，象南方。應門，正門，在闕後。言宮制上法天也。蔭西海與幽都，詳言闕高，蔭於西海、幽都，似不明。蓋言醴泉之涌，如蔭西海與幽都也。山海經：日幽都，北海之山，黑水所出。汨，疾也。連蜷，長曲貌。敦圉，盛怒貌。帝居左右，青龍白虎，此象而為之也。高光，宮名。樛流，猶綠繞。溶，盛也。方皇，觀名。西清，西廂清淨處。和氏，璧也。用以飾殿。浮柱，梁上柱也。飛榱，榱椽也。扶傾，言榱宇高峻，若神扶也。閌

閬閬尚也紫宮帝宮崢山長貌嶸高貌嬰繞也山高長面觀與之相繞也混成自然也上下與山同體若自然而成也紅火翠氣空中之氣觀高故與之流離宛延也琁室桀所作傾宮紂所作蘘纚也謂視宮室者度若登高望遠以桀紂爲戒也言倒句法亦微諷也

迴猋肆其碭駭兮，徵桂椒而鬱栘楊，香芬茀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彋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

迴猋回風也肆疾也碭過也徵拂也栘棠棣也薄櫨柱上枅榮屋翼言風起上擊香氣至薄櫨及榮也薌亦香字呹肸疾散貌棍同也駍隱鐘聲香與風同相批至鐘而駍隱發聲也排開也鋪門首也蘭蕙芎藭門內之香氣也弸彋風吹帷帳之聲拂汨鼓動貌暗暗靚深聲漸低下也穆羽聲細穆然如羽聲也般魯般倕舜時工爾當作爾皆古巧人征僑偓佺皆仙人名彷彿若夢言不能識其形狀也此以回風而見制度之巧也

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蟺蜎蠖濩之中，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耳回回皇也琁題以琁飾椽頭玉英其光耀也蟺蜎蠖濩善作雕刻形五臣作宮觀深邃貌逆受也釐福也穆然二字貫至三神者止長句中倒法也甘棠召公事東征周公事設言與周召同齊也靡偃靡之藉地而爲席也山海經曰炎野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

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迴，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

禮神祭天之所頌祇祭地之所旓旌旗斿也華覆華蓋也威威猶威蕤也琁璣北斗也其高可攀北斗而下視三危之山也東阬東海也肆恣也軑車轄也龍淵水也五臣作劒名非漂浮也九垠九重也從東海下馳遂浮龍淵旋繞九重窺地底而上歸也從從疾貌蕤藏也濎濙小水不流貌爲梁以渡弱水視之若濎濙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不合名曰不周神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投壺宓妃洛水神屏卻者虞好色敗德也此禮神之時

想其精神之周遊也此亦徵謳也。𪖐，日童子也。

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皐搖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昆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醪，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焱焱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欽，柴致敬，燔柴宗祈，尊其所祈也。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上，舉而焚之，欲近天也。五臣作招搖太一，皆星名。洪頤，旌名。漢武帝欲伐南越，告禱太一，畫旗樹太一壇上，命曰靈旗。

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之國。樵蒸，炬火也。昆，同也。配藜，披離也。炬火之光同上，而披離四布也。東燭四句，正四施也。極言光照之遠也。熿與晃義同。瓚，酒器，以玄玉爲之，受五升，徑八寸，以大圭爲柄，用以灌鬯。觩醪，瓚之貌也。秬黍釀以鬯草，故云秬鬯。泔淡，滿也。肸蠁，見蜀都賦。豐融，饒衍也。懿懿芬芬，香氣盛也。感黃龍，致黃龍之瑞也。熛，火飛也。訛，動也。碩麟，韋昭曰，碩，大也。亦言瑞也。銑注遠方地名，恐非。帝閽，天門也。儐，善云贊也。銑云從也，謂神之從者。

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

三巒，即封巒觀，鳷鵲也。棠梨，館名。閫，門限。決，開也。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諧協也。長平，坂名。磕，大聲也。天聲，如天之聲也。厲，嚴整也。雲雨，言恩澤也。胥，皆也。麗，美也。

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迟迡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圜丘，祭天之壇。峛崺，邪道也。單，大貌。埢垣，圜貌。岭巆嶙峋，深無涯貌。縡，事也。旭卉，善注謂難知也。銑注旭卉，杳也。信厥對，言能與天相配，故神依之也。招搖，猶彷徨也。向注作神名者非。

是。迟迡，即棲遲也。

時止　扶尺　猶　旭栩　聲　尊上　倏　切　又玄　儇　馳　胻杌　冒　忽　穆

彩　纚史　霅閘　郅　偈質　傑　駢亨　駁　駁　嶸　勇　嵷　聳　狨　貢

慶羌　茇拂　菝括　駭跋　駴我　眴舜　坱盎　圠　切　烏黠　瑞　械

炘忻　快養　癹要　峩腿　崢罪　猋標　碭宕　瓁披　移夷　呹

遊　泐崩　㣧宏　軼地　從聳　觩虬　醪留　偈棠　梨之　偈憩

磕慨　峛里　崺以　縡載

藉田賦

藉，借也，借人力理田，以奉宗廟，示天下先也。漢書註曰：藉，蹈藉之也。

潘岳

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總角辯惠，稱爲奇童。弱冠，辟司空大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爲衆所疾。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帥清畿，野廬掃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址兮，啓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𤛓犗

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僚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轃兮，纖埃起於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

四年，武帝四年也。千畝，天子藉田數也。甸師，甸之長也，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師，今作帥，避景帝諱也。野廬，掌國道路。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掌舍，掌王會同之舍。枑，梐枑，行馬也。春上青，故用青壇。黕，黑貌。阼，階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帛青色曰蔥。犗，牛也。帛青白色曰縹。蔥縹紺黛，皆青色，取東方之象。駕，即牛也。廛，一百畝也。自上下下，自一命至九命也。遊車，天子從車。轔轔，車聲。轃，車綱，所以御熱也。湛露、衆星，喻羣臣。朝陽、北辰，喻君。晞，乾也。

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啓，參塗方駟，常伯倍乘，太僕秉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暉兮，方彩紛其繁會。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

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塡塡，塵鶩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

魚麗，陣名。閶闔，門名，旁開三門，故云參塗。方駟，並駟也。常伯，侍中之官。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撰，具也。挈壺，掌刻漏之官，軍行則從。蹕，止行者也。華蓋，星名，覆北斗者，王者法之以爲車蓋。衝牙，居佩玉中央，以前後觸者。錚鎗，玉聲也。綷縩，衣聲。金根，車也。龍驥沛艾，馬行貌。離坎震兌，四方也。中，中央也。朱玄青縞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旆，各隨其方色也。五輅，玉金象革木五等輅也。九旗，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

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頊鉞、以玉飾鉞也、入、蒸、鉦
飾也、葉、聚也、雲罕、幡也、幢藹、盛貌、啾啾嘈嘈、竹
聲、磁隱砰磕、華聲、懸鐘格曰筍、橫曰虡、鐘架也、
軒翥、高翔貌、震震塡塡、羣行聲、蟬冕、侍中服、貂
玉也、羣臣珥蟬、執玉者衆也、灼灼芊芊、蟬玉之
色、夜光剖璞、言其光采、茂松依山、狀其繁多也、

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坻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襟、黃塵爲之四合兮、陽光爲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

作兮、慮盡力乎樹蓺、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勵、躬先勞以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

二耜爲偶、坻、場也、蚳蜉蟄鼠之場、謂之坻、場、五
臣作遊、謂遊步于場、故染屨于上也、縻、牛紖也、
耕藉之禮、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
人終于千畝、頒斌、相雜也、戾、至也、髫、髦也、總髮
結髮也、言少長咸至也、從後牽
衣曰掎、襟、即衿字、昏作、强作也

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愼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

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廪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理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刑孚於萬

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茅、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邦以祗、耨我公田、實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弗任、不以地宜貢賦也、不一、不專一其業也、三
季、三代之末也、此物、謂農也、三時、春夏秋也、古

者以三時務農一特講武言堯湯者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也祧遠廟也諏謀也皆淳謂黍稷皆大也淳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為號縮以茅縮酒也鬯香草以釀酒者蕭香蒿也既薦然後爇蕭合馨香茅以縮酒粟敬謹也左傳所謂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一役謂耕藉二美能本而孝也思樂何幾詩頌篇所以美王親耕也戾來也止至也祗敬也天子崇三推之禮萬邦皆敬而勸也我私謂簠簋之實齊作粢在器曰盛器實曰粢庾路積穀也坻水中高地邈豫無期言降邈豫之福無限也

遺委柸互黙膋總蔥犒局轄寇穜蟲稑陸粹醉縩

蔡鈒薩哳扎硡宏研烹礚慨虡巨頰愜

子虛賦 景帝時相如遊梁著子虛賦後蜀人楊得意侍武帝讀此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諸侯之事不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人為武騎常侍拜文園令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

子虛虛言也烏有先生者烏有是事也亡是公無是人也姹誇也當作詫罘獸罟也轔車轢也

脚持其脚也覽於有無謂觀圖中何者爲有何者爲無也善註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似不明

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

隆崇崍起也日月蔽虧山高日月常半見也罷池旁頹貌陂陀寬廣貌丹青丹砂青臒也赭赤

土堊白土也白坿白石英玫瑰火齊珠也琳玉名瑉與瑊玏皆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出金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碝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碔砆赤地白采蔥龍黑白不分皆石之似玉者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芎藭菖蒲，茳蘺麋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

射干凡兩見前是香草後獸名也諸柘甘柘也巴苴一名巴蕉餘皆香草名陁靡邪長貌案衍衍下貌壇曼平寬貌葴馬藍也菥似燕麥也苞蔗也薛藾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鴈所食藏莨草名中牛馬芻東蘠實可食彫胡菰米也菰蘆蘆也菴閭蒿也于可醫疾軒于蕕草也檗皮可染色離山梨也樝似梨而甘梬梬棗也似柹而小騰遠獸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皆猿類蟃蜒大獸似貍長百尋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似狐而小

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𠜱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

專諸勇士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投而駕之以當騶馬也魚鬚旃之竿也橈弱也

珠旗以蛟魚之珠飾旗也干將韓王劒師雄戟干將所造也烏號黃帝之弓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龍顙拔墮弓因抱弓而泣故名服盍簳器也夏有繁弱之矢故云夏服陽子一云伯樂字一云孫陽也纖阿亦善御者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贏而小野馬似馬而小騊駼北海獸如馬轊車軸頭也遺風千里馬游騏天上獸轔轢倩浰奔逐貌眥目匡也射之巧妙決於目眦故云決眥泄疲極也詘力詘也皆指獸言也

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戍削、蜚纖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

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鵕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物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

鄭女曼姬泛言鄭國之女與曼澤之色也善謂夏姬與鄧曼恐非阿細繒緆細布也毓注阿緆細布也揄曳也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鬱橈谿谷文理非鬱似谿谷之狀也衯衯裶裶衣長貌揚舉也袘衣袖也戍削裁制貌髾燕尾纖與燕尾皆婦人袿衣之飾扶輿扶楚土之卑猗

靡相隨貌翕呷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下靡上拂總言婦人衣飾綏登車所執者獠獵也媻姍勃窣匍匐上也揜取也鵕鸃鷩雉也繳生絲縷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鶬於青雲之上鷁水鳥畫於船首故云文鷁栧船舷樹旌於上故云旌栧紫貝水蟲摐擊也金鼓鉦也籟簫也榜人船人也喝悲嘶也奔物急波也硠硠磕磕石相擊聲

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擊鼓起燧招士卒也案行也般迴也雲陽高唐之臺出於雲上也怕無為也勺藥五味之和取以為調和之意又服氏曰芍藥藥名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具美也焠染也割鮮染輪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

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
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
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
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
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
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
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牣其中
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
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

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小洲曰陼言齊以大海爲陼也成山在萊蕪萊
宮觀於上也艮芷以成山爲館名觀爲遊觀之
觀之罘山名渤澥海別枝也孟諸大澤肅愼海
外之國暘谷日出之處青丘在海東俶儻猶非
常也充牣滿也禹爲司空治水善分別草木
契爲司徒善計也卨即契字見客言爲客也

妃 切陟 駑 罘浮 䍷是 珹箴 玏勒 碝軟 葳針 蕤斯 萁郎
楂查 梬郢 橞惠 騊陶 駼塗 銑劇 緆錫 襹異 髾梢 婆
壄 駿俊 驍僥 樅宗 礚慨 攦史 脟劣 焠翠

上林賦 上林苑名賦意雖承子虛來然非一時作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
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
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
私肅愼捐國隃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
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
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
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

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
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
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
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
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
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
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
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

衡、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賁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

西極幽地丹水出冢領山、更亦經也、紫淵紫澤也、灞滻盡於苑中、故曰終始、涇渭從苑中經、故曰出入、酆鎬潦潏四水名、合灞滻涇渭共八川也、椒丘兩山對起、象雙闕者、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輔謂之淤、泱漭猶言大荒也、汩疾也、阿限、曲也、夾岸爲隱穹石大石也、堆埼曲岸也、彭湃波相戾也、滭弗盛貌、宓汩去疾也、偪側相偪也、泌瀄相揳也、瀲洌相撇也、滂濞水聲、沆溉徐流也、穹隆雲起回宂也、雲橈如雲屈橈也、宛潬展轉也、膠盭邪屈也、踰波後浚前也、趨浥輸於淵也、

莅莅水聲、批擊也、擁曲限、滯沛奔揚貌、坻水中山、瀺灂砰磅訇礚皆水聲、潏淈水涌出也、湁潗水沸貌、汩急亦水聲、長懷即長歸變文也、肆放也、灝溔潢漾水無際貌、翯水光、滈滈白也、太湖註謂震澤、此地與震澤甚遠、恐未是、第借用其字也

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沈淫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青藻、咀嚼菱藕、

䱭䲛即鰽也、漸離魚名、鰅魚有文彩、鰫似鰱而黑、鰬似鱓、魠一名黃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魼比目魚、鰨似鮎四足、聲如嬰兒、揵舉也、鰭背上鬣、讙聲鳴聲、明月珠子水寶也、的皪光明貌、江靡江邊也、蜀石石次玉者、碝見子虛賦、水玉水精、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腳紫紺色、交精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旋目鳥名煩鶩鴨屬、庸渠鳧灰色雞腳、一名帝渠、箴疵似魚虎而蒼黑色、鵁鶄頭鳥、盧盧鷀也、奄覆也、薄集也、水鳥食謂之唼喋

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巀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閕、阜陵別隝、崴磈㟪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苧青薠、布濩閎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

巃嵸崔巍高峻也、嶄巖嵾嵳不齊也、九嵕見西京賦、巀嶭嶻峻也、甗錡也、錡欹貌、上大下小有似欹甑也、摧崣高貌、崛崎斗絕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振收也、山石收藏谿水不分泄也、蹇產詰曲也、谽呀大貌、豁閕空虛也、隝水中山也、崴磈㟪廆皆高遠不平貌、陂池旁穨貌、貏豸漸

孑貌沆溶淫鬻水流谿谷中其汾繁鬱也夷陸平地也堤上十里置一亭名亭皋千里言廣也綠王芻也葕蔘生如縷相綠也戾莎莎名揭車一名芑輿數種皆香草雜𦬇靡不絕也肹蠁見蜀都賦晻薆咇茀香氣盛也按自崇山至崛崎皆言山勢振溪至別隝山中之水也嵬瑰王淫淫水中之山也夷陸而下皆言平地綠蕙以下諸香草皆夷陸之所發被也

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𤜱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

縝紛衆盛也軋芴緻密也𤜱似牛領有肉堆旄如牛四節毛貘白豹也犛黑色牛也沉牛水牛麈似鹿而大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蝟毛音如嗥狗食人揭河舉衣行水上也角端似豬角在鼻上橐駝背上有肉似橐也騊駼蛩蛩見子虛賦驒騱距虛類駃騠馬也生三日而超其母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扡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𡾋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駁犖、雜臿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

裁金為璧以當榱頭曰璧璫纚連也步櫩步廊也中宿臺閣高遠中道而宿方王也嵕九嵕山平之以作堂也突巖底也於巖底為屋潛通臺上也奔星流星更經也宛虹曲屈之虹扡猶越也青龍象輿皆車也蚴蟉婉僤龍象回轉貌西清西廂清淨處也靈圄衆仙號偓佺仙人也暴偃臥日中榮簷也通川即醴泉從室中而過中庭也振崖以石整頓池水之崖也嶔巖倚傾不齊貌嵯峨嶕嶫高貌崢嶸直峻貌玫瑰火齊珠碧琳玉也瑉玉旁唐皆玉名一日旁唐盤礴也玢豳文鱗玉文理也赤瑕赤玉也駁犖采點也雜臿雜側崖中也鼂采琬琰和氏皆玉名

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畱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發骫、抗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輯、被山緣谷、循

坂下𡸣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蜼玃飛鸓、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

盧黑也、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黃甘橘屬、榛小橘也、撚撚支木、椁山梨也、隱夫未詳、薁山李也、荅遝似李、出蜀中、離支大如雞子、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貤延也、杌榣也、煌煌扈扈、鮮明貌、沙棠黃華赤實味如李無核、櫟采木也、櫧似柃葉冬不落、華皮可以爲香、枰平仲木也、櫨未詳、落櫨也、胥邪并閭皆椶類、仁頻檳榔也、欃即檀之別名、女貞木葉冬不落、夸張布也、茇大也、𡺯蛫支重累也崔錯相樛也、發𤃫、註無解、按說文曰、發以足蹋夷草也、疑是傾敧貌、抗衡徑直也、閜砢註亦無解、按說文曰、閜大開也、疑是散布貌、㭊纚飛揚也、紛溶𣝗蔘支踈擢也、猗狔阿那也、瀏莅卉歙風吹衆木聲、傑池參差也、疵傂不齊也、玄猨猨之雄者、素雌猨之雌者、蜼似獼猴卬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鼠也、以其髯飛、一名飛生、山海經曰不咸之山、飛蛭四翼、蜩蟬也、蠼獨猴也、獑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要以後黑、豰似貀而大、要以後黃、一名黃要、食獼猴、蛫似猨而捷、水處也、夭蟜偃蹇跡挂之狀、希間希疎無枝之間牢落遼遠也、陸離參差也、爛熳遠遷奔遷羣走貌、若此以下、總上離宮別館而言也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拕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爲阹、泰山爲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壄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弄獬豸、格瑕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鏤象、象輅、六六馬、龍無角曰虬、以玉虬飾鑣勒也、蜺旌雲旗、皮軒見兩京賦、道游車名、天子道車五乘、遊車九乘、孫叔太僕公孫賀、衛公大將軍衛青、凡大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也、天子兵五校、中隨乘輿、即扈從者、橫行出四校中也、嚴嚴鼓、鎛大鐘、善作簿、言擊鼓於鹵簿中也、阹檣欄圈、一云檣望樓、殷振也、別追散逐也、壄羊壄羊似羊而青、鶡鳥鬭死不卻、蘇析羽也、斑文虎豹皮、生生執搏擊也、手手挺足足踏、蒙覆也、絝絡也、被猶駕也、跨騎之也、磧歷不平也、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獬豸觸邪獸、不殺之故曰弄、瑕蛤猛氏皆獸名、騕褭馬也、金喙赤色、日行萬里

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飛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

處。弦矢分、蓺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
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
拂翳鳥、捎鳳皇、捷鴛鶵、揜焦朋、
侵淫漸進貌、儵忽長逝也、夐遠也、轊車軸頭、光
燿即電光、至遠而疾者、車騎之速、又過而遺之
也、怪物奇獸也、宇宙天子軍營取象、蕃弱夏后
氏之弓、白羽羽箭也、遊梟惡鳥、飛遽天上神獸
鹿頭龍身、即梟羊也、淮南子註曰、梟羊山精似
遽類則遊梟飛遽、似爲一物、擇肉擇其可射之
處也、先中命處、謂所著、皆先言其處也、射準的
爲蓺、躪蹊也、亂者亂其行伍也、遒促追捕貌、緊
鳥有五采、生九疑山中、
焦朋、似鳳、西方之鳥、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儴佯、降集乎北紘、率

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
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
柳、觀士大夫之勤畧、均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
轔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
𨘌、驚憚讋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塡阬
滿谷、揜平彌澤、
招搖儴佯遊行貌、自空而還、故云降集、紘、海外
極、言其遠也、蹷蹋也、石闕至宜春、皆觀名、宣曲
宮名、濯一云能持櫂行船也、一云即棹也、鷁鷁
首、牛首池名、龍臺細柳並觀名、掩止也、畧巡行
也、若行蹈蹈足貌、𨘌
疲憊也、他藉交橫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
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
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
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
南干遮、文成顚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
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
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
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

糚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
褕袘、眇閻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
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
顥天言其高也、膠葛廣大貌、寓屋也、鼉鼓以鼉
皮爲之、葛天三皇時君號、其樂以三人持牛尾、
投足以歌八曲、一載民、二玄鳥、三育草木、四奮
五穀、五敬天常、六徹帝功、七依德、八總禽獸之
極、巴渝舞名、見蜀都賦、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
蔡人謳員三人、淮南鼓員四人、干遮曲名、文成
遼西縣名、其人善歌、顚益州滇縣、其人能爲西
南夷歌、鏗鎗金聲、闛鞈鼓音也、象周公樂、南人
服象爲虐、周公以兵追至海南、乃爲三象樂、陰
淫案衍流洒聲也、鄢郢楚地、繽紛舞也、文穎曰

激衡激急風也結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歌樂者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向註謂楚舞之急可縈結回風也俳優侏儒皆作樂之人狄鞮西戎樂麗靡爛熳美聲音也靡曼美色多姿態也青琴古神女宓妃洛水神嫺雅也靚粧粉白黛黑也刻飾刻畫鬢髮也便嬛輕利也綽約綩約也柔橈嫚嫚皆體耎弱長豔貌嫵媚悅也孅弱孅細柔弱也褕禕褕也袘袖也閻易衣長大貌䘏削言如刻畫作之也便姍嫳屑衣服婆娑貌芬芳二句言香氣盛也的皪言其齒之鮮白笑則見之也連娟細曲貌綿藐遠視貌色授魂與彼色來授我魂往與接也

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頹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

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

無事棄日不以棄日爲事也仞滿也歷選也一云算也貍首逸詩篇諸侯以爲射節騶虞天子以爲射節也弋取也玄鶴瑞鳥罕畢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也揜捕也羣雅詩也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初以雲罕獵獸今載之於車而捕羣雅之士也伐檀詩刺賢人不遇故悲之樂胥詩美王者得賢材故樂之受獲得恩澤也芔猶勃也羨溢也

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抗揚也席古席字

潏決 潭善 盭利 砰烹 訇轟 礚慨 澋因 鬻學 鮰亘 鰽

楷鰅顒鰫容鰬虔魠託魼區鰨榻鰭耆鯁軟唉欸
㴧閑巃巄嵸總嶄讒嵏宗嶻截嶭薛嶉罪嵔委谾
憖閜訶隝島崴歪磈委廆賄礨律猈破豸雉芘紫
葳針蘋頻咇別茀勃獏陌騊陶駼塗驒佃騱分驘
騾纚史㛐要蚴幽蟉流嶔欽瑉旻玢紛樓奏椁郭
萁郁櫟歷櫧諸欃讒梭峻櫨里癹潑骩委閜河箭
蕕蔘參傞差蜼位蜥讒縠叶术切蜿蔻蜒禪羂捲褭
梟儵叔轊歲猋標鴳侌鷂儀猊劇佗他陀陀虛巨
閶湯軩塔鞮坻靚靜㳫世

羽獵賦 并序。似有兩序。然後數語，實答頌也。舊謂一史臣序、一雄賦序

揚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

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羽箭也士卒負箭而備也昔與饒同唐廟中路也宜春內湖長楊五柞宮名御宿苑名昆吾池名長廣也西南夷有昆明國中有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建章以下諸宮殿名俱見西都西京賦武帝侵上林西南東三方以置都故謂割三垂儲符待也禁籞禁苑也三驅法置一面網但取背已者餘皆舍之泉臺魯莊公所作非禮也文公欲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爲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宮觀爲武帝所築亦勿修而已當以泉臺爲折衷也

武。稱義農豈武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詭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

與地乎仵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參乘挾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

言古之樸素而合禮者俱稱羲農則後代文飾太過其武爲帝王之彌文乎云否者言不必同爲質素始稱合禮也管子曰古之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考其所記者十有二玄宮北方之宮楚嚴楚莊王也隆烈陰氣盛也權輿始也謂始萌於內也垠涯也西北爲不周之風其風殺物故王者法之以爲制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

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緌

屬乎昆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狐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昆鄰至昆明界也閶闔西方門名偫具事也章皇猶防徨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從其中出入也沓合也虎路以竹爲藩落謂之竹虎三嵕山名軍營外門曰司馬內曰殿門虞淵日入處鴻濛沆茫水廣大貌白楊觀名營圍既合先置供具於此也日月彗星皆畫於旗者紛旗

旟也繯旗上繫也淫淫與與皆行皃擬皆是名閶闔宮門候亭候也熒惑星主天子之命天狼星主弓矢鮮扁戰鬬軍陣皃駢衍軍壘駢行也仭滿也徵疾也一云廣也鴻絧相連皃秩猶相次皃殷軫盛皃皎明也謂羽騎明白分別各殊其事也輻輳連屬皃若光若滅其色若光其疾若滅儀仗之盛也

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沇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瀟率鱗羅布列欑以龍翰啾啾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

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拉雷厲驞駢駍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

晁古朝字白虎馬名靈輿天子輿蒙公一云蒙括也一云髦頭也歷天千天也捎星拂星也烈缺閃隙也火電照也吐火即烈缺施鞭即霹靂也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也萃從走貌沇溶盛多貌八鎮四方四隅也飛廉風伯雲師畢星吸嚊揣息聲瀟率吸嚊之貌也翰毛之長者其欑聚似之也啾啾衆聲蹌蹌行貌神光宮名平樂觀名也虓虎勇健貌拉風聲勇從之人結陣交錯如風雷之盛也驞駢駍磕衆聲也洶洶旭旭鼓動之聲岋動貌

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聘皆奔欲㧊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玄猨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籠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牽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蹵

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閼與亶觀夫剽禽之紲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殊鄉別趣不依行伍也跋蹋也斮斬也巨狿麀也怒走者爲狿距至也踔踰也連卷夭蟜樹木

盤𥫗貌莫莫紛紛風塵之貌蔑爽古壯士字筭之也𢦏棠叢籠草樹繁密處蟒蟒也般首虎頭也躍踰也泰華熊耳俱山名以雲比車騎故以山爲旗旒繖也儲與相羊貌濟註謂衆行貌聊浪放蕩也晏無雲之處也幽轄車聲純綠繞也望舒月御上蘭觀名壁壘星名軍營取象也扶旨挈也罕畢罕也聿皇輕疾也鬼陽獸名郎彿彿也天寶陳寶也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其名有二童子曰此名積弗述積弗述亦語曰彼名爲寶雞得雄者王得雌者霸其人舍積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雉止陳倉化爲石雌如楚止南陽其神來聲如雷有光如流星故曰駍聲擊流光流流洛洛奔走貌𡄷卩之上下也向註云喘息也稸綑也窮亢閼與一云亢行也閼止也窮𡚁獸行止使不得逸也一云亢擗息也閼與容貌也三軍芒然擗息容貌閼與而舒緩也挐攫徨遽也凌越也遽窘也善無失字當以徒角搶題每四字爲句劉注輪

夷張晏曰𨒪過也夷平也獸被創過血流平於車輪也一云夷傷也言獸創過爲輪所傷也

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娛乎其中、噍噍昆明、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

靖冥深閑也灌溢謂池水可灌岐梁之地而溢入于江河也隨珠和氏謂池中皆珠玉之光也嶜崟高大貌青熒光明貌漢女漢水神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噍與啾同昆同也明善作鳴謂同鳴也砰磕鼓翅之聲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者薄索迫而求也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據引也抾捧也入洞穴出蒼梧謂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浮出水上也有虞舜葬九疑目望其山也流離玉名宓妃洛水神彭彭咸胥伍胥與屈原皆沉水故餉之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蠁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木功不彫、丞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

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兎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儀卬也車有轓曰軒雜𣲯色也猋忽疾也言唐典雅頌之理光明振耀疾如神也囿曰獵營之門虞山單于庭之南山言來王者衆也未俞未以爲然也三靈天地人之靈流受福也雲夢楚

澤楚靈王與鄭伯田於雲夢孟諸宋藪楚穆王欲伐宋昭公道以田孟諸俱出左傳章華楚之臺靈臺文王所作也丕進也莫遣謂以時婚姻無遣䠶也馳弋神明與齊其聖德也羣臣有亡善註謂觀羣臣之有無而加施恩澤濟註謂觀覽不出羣臣有無之事也祗莊敬也睦雍和也[illegible]敬而和者

敺 俳佪 畢 必 罕 洋 纚 似 縺 聊 戸 韜 從

頓 戲 鹿 㸌 標 騶 繽 駱 磕 尨 蹏 斷 約 踔 捉 輵 葛

扶 尺 羂 捲 嚎 切 其 虎 睿 岑 峑 吟 蟜 幸

長楊賦并序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兎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明年作羽獵賦之明年豪豬狀如豬白毛毛大如筓而黑端以射物阹遮禽獸圍陣也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嶻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

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成靈鼓搖動
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
曰吁客何謂玆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
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畧
擧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

動不爲身言爲百姓也崴嵲一云山名一云郎
令謂嶸峨也蹄聚也一云蹴蹋也錫戎獲胡言
以禽獸賜戎令胡自獲之木擁槍纍作木槍相
纍爲柵擁禽獸使不得出也禮記曰天子無事
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
爲賓客三充君之庖

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窫窳其民鑿齒之徒
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
巨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𢪛邑下將降
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
不及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
乎皇天廼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
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

封豕猛獸窫窳類貙虎爪食人鑿齒齒長五尺
似鑿亦食人俱秦暴虐也天關北辰也横度也
漂搖蕩之也𢪛芟也一日言竟日也鞮鍪兜鍪
也展申也規謀也謀長久之道以大帝業也

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
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
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
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
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綈衣皂衣革鞜皮履言不弊不穿不更爲也
晏衍靡聲也玉衡北斗也太階天之三階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
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
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
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轀破穹廬腦沙
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剓單于
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刋山石蹂尸輿厮係累
老弱吮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
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
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
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
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
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

棗䴢甸奴也東夷東越也雁批瞋目貌消忌不和也驃衛驃騎將軍霍去病大將軍衛青也紛紜沸渭註謂衆盛貌思謂兵革紛紜沸渭者渭水名之貌沸也淼波機鑒四者皆迅急而不能禦者故以為比轒轀匈奴車也穹廬旃帳也腦者碎其腦也髓者歷其髓也余吾匈奴水名煩盍武云山名武云聚落也努割也磔裂破也屬國存其國號而屬於朝也拔莽刊石以通道也䠂跋也與厮善云破傷者與厮而行輸云厮役之徒以輿輪報之也吮箭括也一云猾也鋋矛也瘢者馬脊者創瘢處淫夷過傷也言馬者被金鏃傷者象也此當以吮鋋瘢者為句服虔曰者鬚傷者武矛撗內未出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聚若鬚然則當以吮鋋瘢者金鏃各三字為句領耳下骨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扶服即匍匐蛾古蟻字惕息疾喘息也莫夷名

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䖏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大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虡戛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英華草木之美者喻帝德也沈浮言多也淶古聳字通方言曰西秦之間相勸曰聳簡擇也一云習也票禽輕疾之禽烏弋極西國名厭服也詰作䖏月䖏月所生也軔支輪木不安不服稅駕支車也日未靡旃未移旃旗之影也骫古委字委屬而還委釋其事連屬而還也大尊高祖文武文帝武帝耰以土覆種也見百年者百歲之人就見之也鞀如鼓而小有初賓至搖之以奏樂虡懸鐘架刻猛獸其上碣磍獸怒貌允鑠取詩允矣君子於鑠王師義樂胥取詩有君子樂胥取其樂得賢人也神之所勞神之所勞眷也

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夸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卿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

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曚、廓然已昭、矣、

元符、大瑞也。體、猶法也。發曚、發去蒙暗也。曚與蒙古字通

陸 袪 藏 截 辥 辥 窫 駢 窳 庾 撕 彩 鞮 提 簦 年 軨 杳 焱

標 積 分 刎 離 鋌 禪 領 吟 爽 匐 蹻 矯 蝟 窗 髡 委 鞀 陶

碚 轄 虞 巨

射雉賦 賦序曰、徙家乎琅邪、其俗善射、聊以謙肄餘暇、習媒翳之事、樂而賦之

潘岳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畧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

翬雉也。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分畿、分畫疆界、不相侵越、一界之中、以一雄為主、餘雖眾、莫敢鳴雊。此言雉之形性。春為青陽、夏為朱明。槭、彫柯貌。鷕、雌雉聲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又云、鷕雉鳴、則云求牡。互文見雌雄皆鳴也。此言節物氣候

聊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鶩綺翼而赬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擎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柘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

箱籠、盛媒竹器。箱方而密、籠員而疎。媒、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野雉者也。揭驕、驍健貌。骹、脛也。角槎、邪斫也。瞵、怒目貌。旁睞、旁顧也。鶩、文章貌。綺翼、翼文如綺也。赬、赤色也。撾、髀也。袞背、背

若衰服也軒起望也翥舉也此言媒之形勞除也除地為場拄翳于草以待雉也翳所以隱射也停僾翳之形蔥翠翳之色衷裹也料戾小而微也厭躡重而密也此言翳之形飾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

游雉媒名不處早濕故云原禽企想寓視皆言媒也媒性調良故為調翰扇布也形如手巾欲

媒雉振布有聲便清叫野雉聞之應而出也褰開也微罟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處踉蹡作行作止不迅疾也朱冠雉幘赤也赩色赤色陪鰓奮怒貌葯纏也鞦夾尾間也其毛青色如莎草之靡也臆膺也綷同也膺色與蘭同也雙角首上有兩毛如角特起此言野雉之狀貌

良游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間以密轂、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猋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鯨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儁、擅場挾兩、櫟雌妬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懩、伊義鳥之應敵、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窻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

良游媒也呃喔其聲誘入于可射之規內也叱者雉來迅不止恐失于規度故叱也黃間弩名一名黃肩彀張弓弩也屬注矢于弦也剛挂弩矢鏃也迸落也禽被箭反落反落弩聲猶未歇言疾甚也山鷩亦雉名微小色亦殊其性悍戾聞媒之聲其來甚于風猋之迅廩翳中盛飲食處鯨弩牙低鏃低矢鏃以就之也擅場挾兩雖言逸羣儁異之雉不但欲擅一長而已又挾兩雌也櫟擊也聞他雉鳴則妬之而擊其雌倏來忽來不暫停也餮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是多懼之雉也因其多懼覺有人故屏巾布不敢發累息細喘息也心煩伎懩欲射之無便也義鳥亦媒也應敵為人致敵也擭地爪持也啾然擭地而鳴引令來鬪也彤赤也雉之赤光滿于

窻前也滿志而發曰美發此上射雉凡三

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菽叢糅、翳薈蓁茸、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瞻挺穟之傾掉、意淰躍以振踊、瞰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靡合而翳晶、雉眹肩而旋踵、欲余志之精鋭、擬青顱而點項

夷靡頹弛也易修也此田壠荒蕪處稊草名菽豆叢糅積其中也翳薈蓁茸深稠貌捫疾貌馳奔于媒形體隱蔽但覺草動也挺穟草莖也傾掉言傾動也淰躍不定也瞰漸出貌漸出草苗入射場也情駭神悚恐射不中也靡合明合也諸處皆闇合而翳晶然獨異故欲身而发

踵也。胅肩欲身也。雉既反。踈從後射之。或云擬也。顛頭也。此又一射也

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鶩、周環迴復、繚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剛重膺、傍截疊䯊、若夫多疑少決、膺劣心猾、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去如激電、闞閃、蘙薈、幎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轠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胷、裂膝破背、

目不步體視與體遊也。鶩猜疑也。戾轉也。把翳所執處。縈曲也。曲隨雉所趣也。彳亍行止貌。輟中輟聲。剛剖也。疊䯊兩䯊也。猾急也。一云快也。處子言其遲。激電言其速也。蘙薈翳池。在麥中蘙薈間。闞閃于外。作隱作見。不敢出場也。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懸刀弩牙後刀。即機也。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埤短也。咮鳥口。膝喉受食處。此射面也。又二射也

夷險殊地、馴麤異變、旻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皁隷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爲、

左傳曰。賈大夫惡。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鑣。馬銜也。以雉尾飾之在服。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也。皁隷言賤也。左傳曰。山林川澤之實。皁隷之事。非君所及。此反言之也。司其雄雌。謂主心於禽獸之雄雌而求獲之也。端操或虧損其端直之操也。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棫 足 鶩 杳 雒 構 訍 放 賴 稱 粹 醉 燚 標 蓉 會 萃 捺 淦

南 䆫 遂 鼎 杳 胅 頻 僦 欣 鶩 脉 彳 尺 亍 害 剛 列 閬 覞

藹 肙 幎 覓 轠 軽 咮 咒 膝 素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北征賦

更始時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遭王莽敗、歸隗囂、囂不禮、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舉茂才、爲徐令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乘陵岡以登降、息郇邠之邑鄉、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彼何生之優渥、我獨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紛吾去此舊都兮、騑遲遲以歷茲、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爲期、

王道不通、故曰塡塞、長都、長安也、玄宮、甘泉宮、雲門、雲陽縣門、通天臺在甘泉宮中、行葦詩言忠厚也、赤須、水名、坂、因水得名也、義渠戎王所居、宣后、秦昭王母、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兵滅其國、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

涉長路之綿綿兮、遠紆迴以樛流、過泥陽而太息、悲祖廟之不脩、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越安定以谷與兮、遵長城之漫漫、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猶數功而辭諐、何夫子之妄說兮、殆云地脉而生殘、

樛流、曲折貌、泥陽、縣名、漢書曰、班壹始皇末避地樓煩、故泥陽有班氏廟、齊註、彪祖伯爲定襄守、廟在其中、牛羊下來、詩憫行役而作、怨曠思君子也、歎時悲行役也、因見牛羊而有感也、劇甚也、蒙恬爲秦內史、築長城、民疲而怨、故曰築怨、高亥、趙高胡亥也、胥過也、亥立爲太子、遣使賜蒙恬死、恬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良久曰、罪固當死、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其中不無絕地脉哉

登障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陀、降几杖於藩國兮、折吳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秦之所圖、

障、小城、隧、塞亭、守烽火者也、朝那、塞名、匈奴入邊殺北地尉卬于朝那、時南越王尉佗自立爲

帝、上召佐兄弟、以德報之、遂去帝稱臣、吳王濞高帝兄子、失藩臣禮、稱病不朝、文帝賜之几杖、此見秦之絕藩而禦遠、因思文帝加幣懷遠、非如秦之所圖也、大宗・文帝廟

陟高平而周覽兮、望山谷之嵯峨、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風猋發以飄颻兮、谷水灌以揚波、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鴈邕邕以羣翔兮、鵾鷄鳴以嚌嚌、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悢以傷懷、撫長劒而慨息兮、泣漣落而霑衣、攬余涕以於邑兮、哀民生之多故、夫無陰曀之不陽兮、嗟久失其平度、諒時運之所爲兮、永伊鬱其誰愬、

高平・地名、灌・水流也、皚皚・白也、嚌嚌・衆聲也、愴悢・悲也、漣落・淚流貌、於邑・心不平也、陰曀・晻昏亂、平度・和平之法度、伊鬱・憂怨也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亂・理也、重理一賦之意也、儀則・卽樂以忘也

曀 翳 嚌 嚌

東征賦

昭子穀爲陳留長、隨至官而作

班昭

字惠姬、彪之女、扶風曹世叔之妻、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于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時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余宿乎偃師、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愴悢而懷悲、明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酌罇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椓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撰・猶擇也、登巢・言非如上古之巢居也、蠡・蚌屬、椓蠡・言不如昔之鮮食也、卵生曰椓、椓與椓蠡與蠃古字通、意謂不能無求于世、故不得已使其子于陳力而就列也

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皐之旋門、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武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鞏縣多艱・謂經過七邑、惟此縣多艱險之地也、七縣・卽鞏縣・成皐・滎陽・武卷・原武・陽武・封丘也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邊、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畏乎聖人、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榛榛、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惟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盡忠恕而與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神明、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

（旋門坂名、息足于原武一縣食而息與馬之足也）

（長垣、即子路所理之縣、子路為蒲邑大夫、在此縣界、蘧氏、蘧伯玉也、長垣有蘧鄉、有伯玉冢、吳札、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知性命以下此大家戒子之辭）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無怠、思嗛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先君、文虎也、行止有作、即北征賦也、嗛與謙音義同）

西征賦 為長安令因行役述所歷古跡美惡也岳家在鞏縣東故云西征

潘岳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忽怳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

歲歲星也玄枵在虛危之次歲星所歷也旅猶處也仲夏之月律應蕤賓也丙丁火日也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日月之會謂之辰故以配日御猶主也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庭譸一姓之或在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譸拙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寄位偪其隆替名節漼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鷰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

鉉台三公也取鼎鉉與三台之義指賈充也時賈充為太尉辟岳為府掾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是士師一黜也皇武晉武帝冢宰太傅楊駿也七貴西京七族呂霍上官丁趙傅王並后族也以權貴受誅今駿居此重任亦取戮之地也危明見危之明居逼謂逼主也孔隨時以下岳自歎也岳為駿主簿故歎不學孔蘧也蔽微繆章昧微與章之理也過辟一云辟罪也患過罪之不遠也濟註辟猶及也患過之及身不遠也偪漼俱敗壞貌累殼出說苑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也巢幕出左傳吳公子札謂孫文子曰夫子在此猶燕巢幕上也時楚王瑋誅駿夷三族此夕岳歸家免於難擇木棲集喻已為駿主簿也林焚鳥存喻已無獲全之理也甄表也免官復為布衣此表大義示責也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洛

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惟新、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考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啓繇、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豈特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靈壅川以止鬭、晉演義以獻説、咨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搆逆、歷兩王而干位、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西夏、卽長安也、季、漢高帝字、過沛置酒沛下、思故鄉也、鎬京亦長安、岳父墓葬鞏縣、平樂觀名、街郵亭也、高辛帝嚳也、生稷、別爲姬姓、爲周祖、是爲生人之始也、昌發文武名、競強也、執競猶保此強也、天保天位也、武王望商邑、自夜不寐、言天保未定、何暇寐乎、是有泰山之固、尚以爲危也、亡王桀也、坐積薪二語、正是鑒桀也、度是相越、指武與桀也、洛邑爲天地之中、故日中土、繇、卜兆辭也、卽卜世卜年事也、二國、晉鄭也、左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緊、助語辭、時王、周末之王、子頹、周莊王子、有寵惠王卽位、衛燕伐周、立子頹、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見虢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公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重晉文公重耳、殺王子帶以定襄王、靈王周靈王、晉太子晉也、靈王時、穀洛二水鬭、將毀王宮、王欲擁之、晉曰、長人者不毀山防川、今執政實有所辟、而禍夫三川之神、是演義獻説也、咨嗟也、景悼景王悼王也、丐敬王名、庶朝、王子朝也、子朝有寵于景王、王崩、子朝作亂、厤悼王、敬王與之爭位、分崩爲二、分東西周也

澡孝水而濯纓、嘉善名而在茲、弔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實潛動乎余慈、聘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秦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洑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赤子、名弱子、岳有傷弱子序、延吳、延陵季子、東門吳也、季子適齊、子死葬嬴博之間、深不及泉、東門吳子死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乃無子特同、何憂也、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于新安城南、卽此地、洄洑、邪僻也

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秦虎狼之彊國、趙

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秦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儁、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與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谿、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長想、即想藺相如也、秦趙會于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為擊缶、秦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遂不能勝趙、歸拜相如為上卿、河外、即澠池也、廉頗以相如徒以口舌勞、位居上、欲辱之、相如避匿、曰、秦不敢加兵于趙、以我兩人故、兩虎共鬬、勢不俱生、吾所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智勇、指相如、忿悁、指頗、改日易歲、謂以日之促方歲之永、言相去之遠也、樊崇與王莽戰、朱其眉以相識、故號赤眉、異、馮異也、異與赤眉戰于澠池、為其所乘、反走上迴谿、阪、異合眾大破之、光武璽書勞曰、垂翅迴谿、奮翼澠池、

登嶠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峩、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縗而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緤三帥以濟河、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艮致霸其有以、降曲嶠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威夷、險也、左傳曰、秦穆公以孟明西乞白乙為帥、以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以崤、崤有二陵、其南夏后皐之墓、其北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時晉文公喪、襄公墨縗絰、敗秦師、獲三帥以歸、緤繫也、愎、狠也、任好、穆公名也、穆公引過歸已、終敗晉以致霸也、曲嶠、即嶠地也、晉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虞許之、宮之奇諫曰、虞不臘矣、臘祭名、言虞之亡、不及此祭也、仲雍、虞始封祖、忽諸、忽然絕也、

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墟、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汜、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軫而縱鏑、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

之禍小撮舟中而掬指升曲沃而惆悵借兆亂而
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臧札飄其高
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

漫瀆澗水名與安陽溪水合曹陽亭名周邵所分周公召公分陝而治也二南即關雎鵲巢也卓董卓也卓徙天子都長安燒洛陽宮室傕汜卓將李傕郭汜也呂布誅卓傕汜擅朝政傕質天子于營傕將楊奉叛傕傕眾稍衰天子得出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汜悔遣天子復追及大戰奉敗百官士卒死者甚眾董承率眾擊傕破之乘輿得進承先具舟帝綱挽而下餘皆匍岸側或自投死諸不得渡者爭攀船船上人刀摽其指舟中之指可掬也曲沃晉邑左傳曰晉穆侯以條之戰生太子命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後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國家本大末小是以能固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代翼獲翼侯莊伯武公成師之後孝侯翼侯仇之後也曹子臧吳季札皆讓國者以比莊伯武公兄弟相臧也

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跡諸侯之勇怯算
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
門。而莫啓不窺兵於山外連鷄互而不栖小國合
而成大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而
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厭紫極之閑敞甘微行以遊
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嗟匹婦其已泰

胡厥夫之謬官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
銜橜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
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之可長弔戾園
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
臺徒望思其何補

函谷秦時設險之地衿衣交領也勇怯利害即下開關四語諸侯攻秦秦開關延敵九國逃遁此秦利諸侯怯也蘇秦約從秦閉關不敢窺山東此秦害諸侯勇也心力不齊若連雞不能止栖心力或齊合小弱可成強失即勇怯所由分也六葉武帝當漢六世也武帝徙函谷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嘗微行至柏谷投亭長宿不納乃宿逆旅翁惡少年十餘人持弓刀劍令主人嫗出過客嫗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縛之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還宮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羽林郎嗟猶訓也橜銜勒也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泠之淵化為魚豫且射中其目喻微行也輕帝重謂輕帝位之重也戾園戾太子園也太子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曰趙虜亂吾父子遂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至湖邑自縊死後武帝憐太子無辜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臺于湖

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
感徵名於桃園發閿鄉而警策愬黃巷以濟潼曉

華岳之陰崖覩高掌之遺蹤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慍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砰揚桴以振塵繣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爲京觀

全節里名佽牛武王放牛地也闅鄉湖邑之地黃巷坂名高掌巨人跡見西京賦江使江水神之使史記曰始皇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有與使者璧曰爲我遺鎬池君因曰明年祖龍死置璧忽不見始皇使人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也祖始也龍君象也韓韓遂馬馬超也建安時反屯潼關砰大聲繣破聲後超遂敗走京觀積尸封土爲京觀

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鷄前鳴甘泉後湧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吐清風之飂戾納歸雲之鬱蓊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浸決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褒斜谷名汧水名隴山名寶鷄即陳寶自寶鷄至太一俱見西都賦玄素水色也蘭池漢宮名周曲周氏陂也鄭白渠見西都賦班述張敘即西都西京二賦也

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敝而改爲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爲亡國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關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讎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語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歟

勁松二語起下世職司徒也桓友鄭桓公友也緇衣詩篇名美武公也幽王并殺桓公其子立爲武公犬戎殺幽王也幽后褒姒也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寇至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後申后與犬戎攻幽王舉火徵兵莫至遂殺于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爲遊館生埋工匠弗圖不圖謀其功也後項籍燔其宮室有牧兒亡羊入鑿中持火求羊失火燒其槨

乾坤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猶且弗

遺、而況於鄉里乎、而況於鄉士乎、于斯時也、乃摹
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
庭、宇、相、襲、渾鷄犬以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藉含怒
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劒以
約莊、橵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
噬、寔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
忽。蚴。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
玉斗其何傷、嬰、胥、組於軹塗、投素車而肉袒、疏飲
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

乾坤二語起下。漢高也、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
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
豐、并徙舊社、放鷄犬于通塗、畫識其家、枌榆社
名、項羽怒沛公先定關中、沛公謝羽于鴻門、范
增勸羽殺沛公、羽不應、增令項莊以舞劒擊沛
公、時項伯與張良善、具以告良、良要伯、亦拔劒
舞、嘗蔽沛公、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羽曰壯
士、賜之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劒切肉食之、蚴變
龍據、謂脫鴻門至灞上也、沛公獻玉斗於范增、
增怒曰、吾屬爲虜矣、撞碎其斗、嬰、秦降王子嬰
也、胥、繫也、肉袒、示服爲臣僕也、疏、疏廣疏受也、
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
殆、上疏乞骸骨、許之、故人邑
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門外

金•墉•鬱其萬雉、峻嶗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
宣•平•之•清•閾•、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

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
朝、勗自強而不息、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巡省
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
廛管庫、蕞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所謂尚冠脩成、
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
處而有其名、
金墉、長安城、峻峭、高險貌、戾、至也、飲馬、橋名、宣
平、門名、名京、謂爲舊都也、蕞、聚貌、芮、小貌、尚冠
至南平、
皆里名
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駁娑而款

駘盪、轥枍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鶩雉
雊於臺陂、狐兎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
之芒芒、洪鐘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縣、禁省鞠爲
茂草、金狄遷於霸川、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
霍之將、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
倫敘、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
亮、暨乎秺侯之忠孝淳深、陸賈之優遊宴喜、長卿
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
釋之之聽理、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或被髮左袵、奮迅泥滓、或從容傅會、望表知裏、或著勳績而嬰時戮、或有大才而無貴仕、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已、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隷齒名、才難、不其然乎、

長樂以下、俱見西京賦、欵、至也、乘風、懸鐘格也、宮中名禁中、避孝元皇后父名、故曰省、金狄、秦鑄金人十二、象長狄、董卓以爲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至灞城、重不可致、留之、蕭何曹參、魏相、邴吉、皆丞相、辛慶、李廣、衛青、霍去病、皆將軍、蘇武、拜典屬國、張騫、封博望侯、教數、蕭曹等也、兵舉、辛李等也、臨危、指張騫、投命、指蘇武、秺侯、金日磾也、本匈奴太子、拜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上臥未起、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日磾奏厠、心動、抱何羅曰、何羅反、禽縛之、又見母形象、未嘗不涕泣、故云忠孝、陸賈有五男、俱授以二百金、令爲生産、賈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餘人、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人馬酒食、陳平以奴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甚、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楊雄、字子雲、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趙張、趙廣漢張敞也、三王、王尊王章王駿也、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于定國張釋之、俱爲廷尉、汲黯、字長孺、數直諫、鄭當時、字莊、每朝候間、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善、進之上、終軍年十八、上書言事、拜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曰終童、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書稱郡中、文帝召爲博士、緌、纓之飾也、被髮云云、日磾也、從容云云、陸賈也、望表知裏、謂當時調和將相、平諸呂也、勳績云云、廣漢之屬、大才云云、賈誼之屬、上列、上代也、音鳳、王音王鳳也、恭顯、弘恭石顯也、十餘公、蕭曹以下諸人也

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揖不疑於北闕、軾樗里於武庫、酒池鑿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畧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侔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奥祕、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水、暴鱗骼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以虚美、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敕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猗靡、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衛鬒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王莽、字巨君、故曰巨猾、誅于漸臺、雋不疑爲京兆尹、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以下莫敢發言、不疑叱從吏收縛、曰、太子得罪先帝、不即死、今來詣、此罪人也、樗里子、秦惠王弟、葬渭南、曰、後百歲、當有天子宮夾我墓、漢興、長樂在其東、未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商辛、紂也、爲

酒池武帝亦爲之白虎殿名出陽侯厂根造第
擬之文成五利見西京賦靈若以下所謂窮山
海之奧秘也靈若即海若作爲海島集此神于
上又刻石象鯨魚失水縣沙上明月魚羽也仙
掌見西都賦邛蒟邛竹杖與蒟醬也出蜀牂牁
郡武帝感此因開此郡甬觚戲見西都賦甲乙
帳名行幸所御者武帝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羣臣言宜封泰山盛稱虛美賜畫也思念往事
無畫時也起下後庭意元帝幸虎圈熊佚圈欲
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
左右格殺之上問何故當熊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至御坐故身當之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
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近似之衛子夫孝
武皇后解頭見其髮美悅之趙飛燕成帝后體
輕善舞號曰飛燕善立指馮班寵極指衛趙也

律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掩細柳而撫劒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而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彎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檯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惆輟駕而咨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忤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劒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

便門便橋也掩止也周亞夫封條侯軍細柳文
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至細柳軍士被甲
持滿不得入上使詔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
開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
于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帝曰嚮者霸上棘門如兒
戲至于亞夫可得犯耶華蓋車蓋壘營也和軍
營正門言距帝門外也檯揖也杜郵亭名白起
死地今改爲孝里惆失忘之貌秦使王陵攻趙
少利欲使起代起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
行使應侯請之終不行秦圍邯鄲弗能拔起曰
不聽臣計今何如矣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陽
行十里至杜郵使賜之劒自殺矢言直
言也忤逆也主闇謂昭王臣嫉謂應侯

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陛殿之餘基裁岥崺以隱嶙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戮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以啓先商法焉得以宿黃犬復何可牽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逮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與衆寡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

冀闕秦孝公所築緇蓄也岐崎隱嶙將乎貌莊使藺相如也秦欲以城易趙璧既得璧無意償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償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與璧俱碎于柱矣秦王乃辭謝劉覌善註曰清覌銑註曰怒覌荆軻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爲人庸保以擊筑聞于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王矐其目使擊筑稍近之漸離乃置鉛筑中扑秦王不中而死狙伺候也臏膝蓋也斯李斯鞅衛鞅秦立法有棄灰于道者刑之扶蘇始皇太子監兵上郡斯與趙高矯詔殺之盧生爲始皇求藥亡去使御史案問諸生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轘車裂也車裂之刑二臣爲首也商君亡至關欲舍客舍人不知爲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弊一至此乎李斯具五刑出獄謂其子曰吾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其可得乎趙高欲爲亂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羣臣言蒲言馬者皆陰誅之與其壻閻樂謀易置上二世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旁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謂曰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言故得全使言安得至今日閻樂告二世曰足下自爲計二世曰願得一郡爲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弗許乃自殺趙高立子嬰子嬰殺高以狥圖禍高祖入咸陽蕭何收丞相府圖書藏之所以知天下險易衆寡項羽燒秦宮室或說羽都關中羽思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三光日月星謂劉與項相懸絕也

感市閭之蕺井、歎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

蕺菜也渭城賣蕺之市曰蕺井韓延壽爲東郡太守爲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官錢千萬餘御史問事東郡望之令并問之延壽即劾望之在馮翊放散廩犧官錢百餘萬壽竟望之無事實延壽坐棄市吏人數千送至蕺井號泣闕下願以自身贖其罪望之左遷太子太傅故云蕭傳

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胷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存威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掩玦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趍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訊景王於陽丘、奚信讒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襃、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怵淫嬖之凶恐、勸皇統之孕育、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刺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禪、永終古而不刊、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

殃厥父之簒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决、赴丹燗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燦而俱滅、

造至也長山高帝陵也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高陵爲赤眉所發擊手曰折傷之也安陵惠帝陵袁盎字絲梁孝王欲求爲嗣盎進說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于安陵郭外陽丘景帝陵帝爲太子與吳太子博不遜引博局提殺之及即位鼂錯說上削七國後七國反袁盎與錯有隙曰七國以誅錯爲名今斬錯赦七國兵可不血刃遂斬錯信讒謂聽盎計也錯矜護謂殺吳太子也元帝莽渭陵皆病也奄尹弘恭石顯也言執北郎可貶也夫君指元帝帝以祖宗廟園不合禮者廢之爲可取耳延門成帝陵王章奏王鳳不可任用遂爲鳳陷死獄中淫嬖飛燕也恣縱甚孝成時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幸産子隱不見掖庭中生子者輒死飲藥傷墮者無數男民謀王也哀帝葬義陵董賢有美色封高安侯哀帝欲法堯舜之事禪位于賢康園平帝陵帝后王莽女莽誅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驚橫橋而旋軫、歷敵邑之南垂、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工徒斵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汙而爲沼、豈斯宇之獨隳、由僞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祖黄、驅吁嗟而妖臨、搜佞哀以拜郎、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不獲事於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仁、

阿房秦始皇所作磁石爲門有懷刃者止之也倬大也樊川秦川也役鬼傭猶否言以鬼爲之猶不可也僞新王莽簒位之號立九廟一黄帝二虞帝時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爲郎臨哭也誦六藝言莽以詩書言秦迹所謂異術同亡也樂遊宣帝廟承昌邑淫亂之後故曰中興宣帝戾太子孫史皇孫子母王夫人太子敗皇孫及母皆遇害故園陵特加隆也兆塋也奉明園之號以優千人侑享故名千人鄉詢宣帝名

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開襟乎清暑之館、遊目乎五柞之宮、交渠引漕、激湍生風、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陽則湯湯汗汗、滉瀁瀰漫、浩如河漢、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暘谷、夕類虞淵、昔豫章之名宇、披玄流而特起、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圖萬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址、振鷺于飛、鳧躍鴻漸、乘雲頡頏、隨流澹淡、瀺灂驚波、唼喋菱芡、華蓮爛於淥沼、青蕃蔚乎翠㵎、伊茲池之鑿穿、肆水戰於荒服、志

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禍、而菜疏芼實水物惟
錯、乃有瞻乎原陛、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凡厥寮司、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檝櫂、收罟課
獲、引繳舉效、鮌夫有室、愁民以樂、徒觀其鼓枻迴
輪、灑釣投綱、垂餌出入、挺叉來往、纖經連白、鳴根
厲嚮、貫鰓罥尾、掣三牽兩、於是弛青鯤於網鉅、解
赬鯉於黏徽、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雍人縷切、鑾刀
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初載、賓旅竦
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
腹、為君子之慮、

高堂堆名體分也清暑甘泉宮也昆明池許西
京賦豫章宮名在池內飛而上日頡飛而下日
頏澹淡浮貌瀁瀁小水聲唼喋鳥食貌澈水際
也武帝欲伐西南夷穿池以習水戰此釋穿池
意也皇代謂晉也凡厥司寮以下又釋毀而又
復之故纖經連白綱也以白羽連綴其上二人
於水中對引之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也
既曳纖經於前復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入網
也鉅釣鈎也徽綱也靃靃霏霏細淨貌載設也
屬厭無貪欲之意左傳日願以小人之心為君
子之慮屬
厭而已

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徘徊鄠鎬、如渴如飢、心
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豈三聖之敢夢、竊十
亂之或希、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酆及鄗、仍京其
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貳其二、

策馬鞭茵車中蓐言將還也三聖文武周公莫
貳其一謂周祚之長惟有其一莫能為貳也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畧聞而難臻其極、子嬴
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閒田、沾嬀化
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由此觀之、
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下、猶鈞之埏埴、雖
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惰農好利、不昏作勞、寄邇獫
狁、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人之升降、隨
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雖智
不能理、明不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如其禮樂、
以俟來哲、

云誰之識言難識也嬴鋤借父有嬴餘之鋤以
借父也秦法父子異居不許相借自以有恩而
形於色也周時虞芮爭田訟於周見周耕者讓
畔虞芮訟遂息亦皆讓其畔荊棘生於閒田埏
和也埴土也和土以為器也獫狁匈奴也制者
宰制之制割者裁割之割此惟操刀者意之所
擬也喻為
政之人也

闅文 纛獲 縱宗 鄠戶 崤演 杇計 秔姤 骼格 菊外 觝
抵 轘患 菝郁 澼 㸒 唼市 罥的 靃髓

登樓賦

時避難荊州、登江陵城樓、懷歸作此

王粲 字仲宣、山陽人、曹操辟爲丞相掾、魏國建、爲侍中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皐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仲尼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挾、猶帶也、彌、終也、陶牧、荊州有陶朱公冢、郊外曰牧、昭丘、楚昭王墓、十二年曰紀、軒檻、樓之欄也、粲、山陽人、荊州在山陽南、故向北風而開襟、爲荊山所蔽、終不見鄉也、漾、大水也、左傳曰、鍾儀、楚伶人、囚于晉、晉侯與之琴、操南音、晉侯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釋之、史記曰、莊舄、越人、仕楚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今日入楚富貴矣、必思于越、使人往聽之、乃爲越吟、匏瓜徒懸、井渫莫食、喻已修身、不爲時用、訓黯色、門黙、闃、靜也

遊天台山賦 并序

此山在會稽東南綽爲永嘉太守將解印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使圖其狀遥爲之賦賦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榮期曰此賦擲地必爲金聲

孫綽 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轉廷尉卿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瓌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其所立冥奥其路幽迥或倒景於重溟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絶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象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絶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遥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絡永託兹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天台山定光諸佛所降葛仙公山也故云玄聖靈仙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窻與天台相接連重溟謂海山臨水而影倒故云倒景直上孤立日峯平高而遠日嶺事絶常篇禹貢所不載也名標奇紀山海經有剡東天台山之稱也圖象即所圖天台之象也纓絡喻世網也

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有融而爲川瀆結而爲山阜嗟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

太虛天也妙有者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言無物由以生則非無乃無中之有謂之妙有斗牛越之分野彌過也唐典堯祭五嶽配天也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今此山可與之齊也

邈彼絶域幽邃窈窕近智者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絶而莫曉哂夏蟲之疑冰整輕翮而思矯理無隱而不彰啓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以建標瀑布飛流以界道覩靈驗而遂徂忽乎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被毛褐之森森振金鐸之鈴鈴披荒榛之蒙蘢陟峭崿之崢嶸濟楢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跨穹隆之懸磴臨萬丈之絶冥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攬樛木之長蘿援葛藟之飛莖雖一冒於垂堂乃永存乎長生必契誠於幽昧履重險而逾平

近智瀑小智也二奇赤城瀑布也赤城天台之南門猶衣天台之西南峯丹丘晝夜常明故名

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厓城在崑崙山天帝所居。毛羽衣也。金策錫杖也。荒榛深林也。峭崿高峯也。五界五縣之界。餘姚鄞句章剡始寧五縣之餘地也。落邪也。縣蹬石橋也。天台石橋路不盈尺長數十步下臨絕冥之澗。翠屏石壁也。橫絕橋上。樛木長木也。幽脉謂道也

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從容、藉萋萋之纖草、蔭落落之長松、覿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嗈嗈、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

遺塵色聲香味觸法六塵也。旋流深淵也。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老萊子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陟降信宿、迄於仙都、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於高隅、彤雲斐亹以翼櫺、皦日炯晃於綺疏、八桂森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涌溜於陰渠、建木滅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眞飛錫以躡虛、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雙闕雙樓也。中天天半也。翼猶承也。櫺窗閒子也。疏穿刻之也。綺疏刻爲綺文也。八桂或云八樹叢生。或云言其大也。五芝五色芝。又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玄芝。紫芝一名木芝。神人之丘有建木。百仞無枝。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故曰滅景。琪樹玉樹也。生崑崙山。俱出山海經。王喬仙也。應眞羅漢也。飛錫執錫杖也

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害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虛、目牛無全、凝思幽巖、朗詠長川、爾乃羲和亭午、遊氣高褰、法鼓琅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肆覲天宗、爰集通仙、挹以玄玉之膏、漱以華池之泉、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生之篇、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兀同體於自然、

黃帝問理天下于牧馬童子。童子曰。爲天下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者而已。庖丁解牛三年。所見無全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俱出莊子。羲和日御。亭至也。褰收也。挹斟也。山海經曰。密山生玄玉。玉膏之所自出。華池在崑崙山上。象外道也。無生釋典也。遺有涉無常情所自以爲有得者。今悟遺有終無盡理。涉無終有間。言昔非今是也。色空合跡。色即是空也。即有得玄。玄即在有也。二名有無也。兩者異名同出于玄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三者同消于無也。一謂識空及觀爲三幡也。恣語樂云云。言語默皆一也。兀者無營貌。自然道之體也。言萬象同以自然爲證也。

蕪城賦

廣陵故城也宋武帝時臨海王子頊鎮荆州明遠為叅軍隨王至廣陵子頊叛逆明遠以廣陵為漢吳王濞所都濞亦叛逆而滅子頊事類於濞賦此以諷

鮑昭 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宋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莫及昭悟其旨為鄙詞累句時咸謂昭才盡實不然也子頊敗為亂軍所殺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脩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飡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瀰相連貌迤邪也平原即廣陵也南馳北走旁通者遠也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故稱紫塞柂引也漕渠邗溝也引水轉轂曰漕軸持輪也崑岡廣陵之鎮類車軸之持輪也重江複關南有二江為關要也全盛吳王濞時也轊車軸也駕相倚也撲盡也孳滋也鏟削也崇墉城也濬洫溝也劃除削其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堞城上短墻井幹屋構飾也櫓望樓也格度也袤周迴也三墳汝墳淮墳河墳也詩曰遵彼汝墳又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岸高也矗長也磁石脅鐵故以為門有懷刃則脅之赬壤赤土也三代漢魏晉也澤葵莓苔也虺蝮也蜮短狐麏麇也雛鳥初生而能自食者虣或為虣白虎也崢嶸深暗也馗九交之道也水草叢生曰灌莽也草木相雜曰叢薄通池即濬洫峻隅即崇墉也藻黼雕畫也璇玉也紈素繒名好色賦腰如束素今日紈質即束素變文也周禮曰九夫為井幹註曰屋三為井徑道也

轊衛 罥胃 猬 魋暴 井幹井寒

魯靈光殿賦 幷序時延壽父逸欲作此賦命其延壽往圖其狀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見此遂輟翰而止

王延壽 字文考南郡宜城人後漢時有雋才年二十餘溺水死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憑依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天子爲上國故諸侯爲下國兆域也一云始也上應星宿應觜陬之星也義見後賦中眙驚視也奚斯魯公子也頌僖公路寢曰清廟奕奕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粵若發語辭稽考也殷盛也五代唐虞夏商周也劉爲堯後故云紹唐漢爲火德故云炎精懸按濬哲舜也欽明堯也言漢高濬哲欽明若祖堯宗舜也蓋盛備五代之純德而直紹帝堯之統也衢道也負荷天之道也介珪大珪也瑞信也紫微帝宮指京師靈光配之以爲藩輔明堂心星也東方曰少陽奎婁魯之分野昭列昭然布列也

瞻彼靈光之爲殿也、則嵯峨𡾰嵬、峞巍𡼖嶫、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竑、崱繒綾而龍鱗、汩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

可畏駭人俱是高峻處嵯峨等字皆言高也轇轕無垠正是廣博處瓌譎奇異也鴻紛大而多也崛岉極高貌坱圠無齊限之貌棟梁繁而不平也嶒竑上闊而險也崱繒綾參差不齊若龍鱗也磑磑高貌璀璨雜綵色也燡燡光輝也燭坤照地也積石山名帝室天帝之居

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

㴸流離爛熳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熌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瀖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熀以爣閬飂蕭條而清泠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崇牖高墻方二軌二車相並而入也太階高階也以上皆遠見其狀此始上階而至于殿也周章不定也㵾㵾至煌煌是乍見形彩之飾而形容之也總是彩色衆多眩曜不定也陰夏向北之屋也霐寥窲句深邃也鴻爌熀句寬明也飂蕭條句言如秋氣也動滴瀝二句謂簷垂滴瀝纔成小響室内應之已若雷也矎矎視不明貌密石密理之石玉璫璧英註云皆玉也愚按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璫璫椽頭飾此變文而用之也

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奥祕屹鏗瞑以勿罔屑㬫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猭猭而發悸

宵冥也藹藹晻曖冥色也旋室曲屋㛹娟迴曲貌叫窱遠也鏗瞑視不明也勿罔不審也屑微也㬫翳暗蔽也懿濞深邃也猭與惠同

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

觜陬星名主架屋者倔佹雲起嶔崟離樓衆木相倚貌四表屋覆上四面也八維四方四角也并中央為九隅磊砢參差不齊也浮柱梁上柱岧嵽遠也漂浮也嶢峴危貌蘧蘧高也櫨枅俱柱上木櫨直而枅曲也磥佹岌峩重疊貌要紹環句曲而相連貌栭梁上短柱畫以芝文孴聚貌枝牚梁上交木杈枒參差貌夭蟜糾特出貌搏負相負荷也岪蔚璀錯壯麗而文飾繁雜也崎嶬重注高峻而重簷雨水注溜也捷獵次比也支離分散也

爾乃懸棟結阿天窻綺疎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的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彫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亹而軒鬐虬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繞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蛟以齗齗却負載而蹲跠齊首

目以瞪眄徒脈脈以狋狋胡人遥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㹮以鵰䀘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慘嚬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闚窻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

天窻高窻也書以文彩故曰綺疏圖淵方井於方井中圖以圖淵也於方井中植荷渠根在内花葉反向在下故曰反植荷芰也窟物在穴中貌𡸣亦窟也桊櫨也梲梁上楹梢椽也攫挐相摶持也仡舉頭貌壹動也鬐背上鬣頷摇頭也䟃跜動貌𨵦門上木門皆南向故書朱鳥於上取南方鳥也蟉虯盤屈也榱亦椽也或曰椽或曰桷或曰榱總一物也子蜺延首也楣門上木跧縮足也柎斗上横木蜦蜿吐舌貌齗齒根也瞪直視也脈狋俱視也人尊於禽獸故書於上楹跽長跪也儼雅跽貌一云不動也㹮偲大首也一云面狹也𩑶狖如雕之視也顤顟大首深目之貌睽睢張目貌其形醜如悲愁嚬蹙者然也岳岳立貌響像髣髴皆視不明之貌以神仙圖在最高處也五龍兄弟五人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同期駕龍周密與神通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俱出春秋命歷度或云九頭九人也睢仰目也盱張目也此正樸畧之狀也三后桀紂幽王也

於是乎連閣承宫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

陽榭高臺言近日也登臺外望復見高樓飛觀也漸臺星名法星而爲臺名也九成九層也孽蓋星名高過此星也揭孽極高貌巖穴洞出言屈深如巖穴之中通路而出也

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勤妙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熅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

杳湛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純嚴言大中也、烟
煴、天地之蒸氣也、醴泉甘露、皆假借而美言之、
非實有也、黝儵、榮盛貌、阿那、柔弱貌、翕習、風來
貌、颸灑、吹草木聲、至尊、天子也、此刺諸侯之居、
踰於制度、故云實
至尊之所御也

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庬鴻兮、崱屴嵫蘴嵂
崟崮嶷、駢龍從兮、連拳偃蹇、崙菌踡跜、傍欹傾兮、
歇欻幽靄、雲覆霮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礧碨瓌
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
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駢龍從以上二段、皆高大峻嶮之貌、傍欹傾以
上一段、特起傾側之貌、歇欻、高敞也、靄雲霮霴、繁雲
也、此一段、幽邃之貌、礧碨瓌瑋者也、含光晷者
珍奇金玉之物、含日光也、此一段、蔚文之貌

巋罪 嵬隗 嵔吼 嵲倮 屹乙 吻勿 坱央上聲 圠乙 崱宸
磴危 燡亦 𥧬杲 艴殁 烶娟 霐㳅 宨巢 爣儻 曭喧 䆿
跳 峈退 嶀遥 峴葉 礫累 環句 環橋 楇而 吾匿 穹正庚切
苑許 寮節 枕拙 領㤏 蹼葽 跜尼 嵺流 蚪虬 蟒彝 蜈
數 斷䊵 䄎宜 脈脉 䏢皇 䪥履 頮𡗗 類參 儳叔 巋魁
屴力 嶜灅 嶷宗 欻許勿切 霮淡 碨猥

景福殿賦

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作此殿於許昌、既成、命賦之、遂有此作

何晏 字平叔、南陽人、尚金鄉公主、有奇才美容貌、爲散騎常侍、遷尚書主選、後曹爽反、爲司馬宣王斬于東京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天
作制、順時立政、至于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襲
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之
弘道、下則闡長生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故
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望祠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月
既望、林鐘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三
事九司、宏儒碩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
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乃昌言曰、昔
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
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
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
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讖之所旌、苟德
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幹既駕、
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詳度費

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賂、立景福之祕殿、備皇居之制度

武、武帝操。文、文帝丕。帝皇、明帝也。天秩、天祿也。二三、謂明帝六年也。度方、一云隔定四方而安撫之、一云度其方物、無使不中也。季夏之月、律應林鐘。大火、火星、昏見南方、故云正也。三事、三公也。九司、九卿也。溽、濕也。泯、越、吳、蜀二境也。蕭何造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孫卿、荀子也。云宮室所以避燥濕、別尊卑。漢時許昌有氣見于當塗高。當塗高者、魏也。魏昌于許、故云圖讖所旌。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乘玄輅。時破吳將、因獲其賄賂、立此殿也。

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之汨越、肅坻鄂之鏘鏘、飛櫩翼以軒翥、反宇巘以高驤、

流羽毛之葳蕤、垂環玭之琳琅、參旗九旒、從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鑠鑠、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祕則翳蔽曖昧、髣髴退概、若幽星之纚連也、既櫛比而橫集、又宏璉以豐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嵯瓌瑋以壯麗、紛彧彧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甍崔嵬、飛宇承霓、綿蠻黮䨴、隨雲融泄、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嶫嶫、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而不能昭晰也、

耽耽、深邃也。疏柱、畫柱也。汨越、光明也。坻、殿基。鄂、垠鄂也。反宇、屋簷向上偃也。巘、屋上闕也。玭、珠也。參旗、善註參伐也、星名。旗之取象也。翰註謂於旗上畫日月星也。華表、以華飾屋之表。翳蔽曖昧髣髴退概、皆謂幽深不明也。幽星、夜星纚相連之貌。璉、美也。博落、疏廣也。彧彧、郁郁也。甍、棟也。綿蠻、文貌。黮䨴、黑貌。融泄、動貌。企、舉踵也。朱、離婁名也。上既言大較、復重述之、而言雖以離婁之明不能晰也。

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虡之輪幽、華鐘杌其高懸、悍獸仡以儷陳、體洪剛之猛毅、聲訇磤其若震、爰有遐狄、鐐質輪菌、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之威

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綴以萬年、綷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實商秋、敷華青春、藹藹萋萋、馥馥芬芬、

南端、南門也。筍、懸鐘格。虡、即悍獸、所以負鐘者。見西都賦。訇磤、雷聲也。遐狄、長狄也。鐐、銀也。以銀鑄長狄、坐于門側、以明帝王威神、能臣伏異類也。宸、帝居也。萬年、樹名。綷、雜也。

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複疊、勢合形離、赩如宛虹、赫如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崖、任重道遠、厥庸孔多、於是列髹彤之繡桷、垂琬琰之文璫、蝹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

㮰勒分翼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班間賦白、疎密
有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和、皎
皎白間、離離列錢、晃光內照、流景外烻、列若鉤星
在漢、瀕若雲梁承天、騶徙增錯、轉縣成郛、茄蔤倒
植、吐被芙蕖、繚以藻井、編以綷疏、紅葩𩐁䪌、丹綺
離婁、菡萏赩翕、纖縟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

脩梁跨迴、故曰奓、衆彩殊制、故曰奇、梧杜也、棼
屋重簷在南、故曰陽、幽崖北邊也、脩梁貫至幽
崖、言其自南而北、其員垂也、椽形丹漆也、瑁椽
頭、蟠龍貌、禁楄、一云署也、所以署門戶者、一云
短椽也、勒分翼張、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勒與
肋通、陽馬屋四角引出以承短椽者、圓方陽馬
之制、或圓或方也、班間、班文相間也、賦布也、爾
間中餘地則以白布之、飛柳卽陽馬也、類鳥之
飛、下以雙轅負之、故云是荷、轅承柱木也、獵捷
相接貌、白間青瑣之側以白塗之、畫爲錢文、烻
光動也、日光照于中、彩色流于外也、鉤星星名
騶徙若今之天花板、各爲方欄、逓轉縣之、若成
郛郭、騶或爲蝟、若蝟之徙、故云、茄蔤芙蕖本一
也、花爲芙蕖、其莖茄、其本蔤也、藻井見西京賦
綷疏、繪五彩于刻鏤之中、𩐁䪌
花相次比貌、離婁顚色分布貌

於是蘭栭積重、窶數矩設、櫼櫨各落以相承、欒拱
天蟜而交結、金楹齊列、玉舄承跋、青瑣銀鋪、是爲
閨闥、雙枚既脩、重桴乃設、棍梠緣邊、周流四極、衛
侯之班、藩服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
開建陽則朱炎豔、啓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凄寒、
夏無炎煇、鈞調中適、可以永年、

窶數、四股鈎、蘭栭重疊、交互相承、有似窶數也、
櫼卽柳也、各落危岨貌、天蟜高貌、欒以承拱、拱
以承枓、皆相承而交結也、跋柱根也、以玉蹲承
柱之跋也、青瑣以青畫爲瑣文、銀鋪以銀爲門
之鋪首、雙枚屋內重檐也、在內謂
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檐既長、因達于外、而
重棟以施彩飾也、棍梠連檐之木、以承瓦也、繞
屋四極、如侯衛之藩王職也、溫房涼室、或云殿
名、愚以因東西分溫涼、凡宮室皆
然、建陽金光門名、亦以東西分也

墉垣碭基、其光昭昭、周制白盛、今也維縹、落帶金
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欽先王之允塞、
說重華之無爲、命共工使作繢、明五彩之彰施、圖
象古昔、以當箴規、椒房之列、是准是儀、觀虞姬之
容止、知治國之佞臣、見姜后之解佩、寤前世之所
遵、賢鍾離之讜言、懿楚樊之退身、嘉班妾之辭輦、
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
雜眩眞、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將立德、必先近仁、
欲此禮之不愆、是以盡乎行道之先民、朝觀夕覽、
何異書紳、

碭文石、以爲墻基、周禮曰、掌蜃共白盛之蜃、蜃
猶成也、所以飾墻者、縹淺碧也、金釭金盞也、狀

賓玉于中、自上懸下、如落帶、兩重懸之、故曰二等、欽先王二語、爲下圖象古昔張本、虞姬、齊威王妃、名損之、威王即位、佞臣周破胡用事、姬曰、破胡佞臣、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賢明于道、可置左右、齊大治、姜后、周宣王后、王宴起、后脫簪珥、待罪永巷、鍾離、齊無鹽女、極醜、自詣宣王、曰、殆哉殆哉、西有强秦、南有横楚、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一殆也、漸臺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諂諛左右、三殆也、酒醬流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横大笑、四殆也、宣王喟然而嘆、拜無鹽爲后、樊姬、楚莊王夫人、王罷朝而宴、姬曰、何宴、曰、與賢者語、姬曰、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子孫則族昆弟、未聞其進賢退不肖也、王以告虞丘子、丘子避位而進孫叔敖、此退身、謂虞丘退身也、班妾辭輦、見西征賦、擇鄰、即孟母三遷教子也、響遠也、畫行道之先民、謂奉先民之行道者、而畫取法之也、足上圖畫古昔以箴規意、註謂爲上畫行其道以先憂人爲務、恐非

若乃階除連延、蕭曼雲征、櫺檻邳張、鉤錯矩成、楯類騰蛇、槢似瓊英、如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藻昭明、騶虞承獻、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

此復說宮殿之外也、蕭曼、蕭條曼延、言其高也、雲征、行于雲中也、櫺檻、臺上欄、邳、大也、鉤、以正曲者、矩、以正方者、楯、欄横也、槢、棫楔也、騶虞、仁獸、魏有仁瑞、故作其形于殿、以示遠人

陰堂承北、方軒九戶、右个清宴、西東其宇、連以永寧、安昌臨圃、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齊徽音、聿求多祜、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克明克哲、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彊理宇宙、甄陶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融、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二六對陳、殿翼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鎮以崇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闈、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

在北、故稱陰堂、右个、西廂也、此側室、故西東爲之、永寧安昌臨圃、皆殿名、百子亦殿名、太姒十子、今衆妾故百子、蓋取此義、故云思齊徽音、左城右平、西京賦註云、城、階齒、以便人行、右平、所以通輦、凡宮中皆然、此註云物屋名、恐非是、但鞫室、亦爲此制也、講肄、覽鞫也、二六、十二人相對也、殿翼、殿翼相當、註謂屋勢如鳥翼、愚以爲鞫室之形、與殿翼相當也、僻脫承便、相僻脫以承敵人之便、察解言歸、考察勝否、相解而歸也、此象兵戎之事、因以戲而教法、故譬之政刑云云、皆指對鞫言也、崇臺下有倉廩、積之以備不虞者、故云猖狂是俟、庾、露積穀也

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淥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魚、皠皠白鳥、浮沈翱翔、樂我皇道、若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鵾鷺、瀨戲鰋鮋、豐侔淮海、

富騄山丘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譬、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岧嶤岑立、崔嵬巒居、飛閣干雲、浮階乘虛、遙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市、孰有誰無、觀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窳、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屯方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

鱗比、辛壬癸甲、爲之名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衛、

凌雲臺名、上有盤以承甘露、虞淵沼名、雝白也、刻虯龍形、吐水以成溝瀆也、咸池星名、主五穀、高昌建城二觀名、長圖治國之長策也、三市大市朝市夕市也、有無指市中之貨物也、耘除草、耔養苗也、方古坊字通、別星也、辛壬癸甲、取十干之名、以題房署先後也、衛道也、門牖相類、故易迷忘也

惟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物無能而不知、乃與造化乎比隆、譬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騈田胥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不知所斷、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爚、文彩璘班、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崑崙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遊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

譬比也、規景識日出入之景、水臬水平也、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也、各有攸注、各有所合也、崑崙山有黃帝之宮、康哉之詩、即尚書庶事康哉之歌也

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於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覿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華夏

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

周公昔戒即上所述無逸篇咎繇典謨即上所稱康哉之詩生事凡擾民者皆是流通繁禮謂積習以相流傳者虞氏舜也世本日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蒼龍龜書醴泉靈芝皆魏時所見之瑞故備述之

钀顏玭貪纚史䫇坦霌隊虡巨訇烘礉隱艳吸楄

駢柳卬㸚搧綷醉䡾冷縩樊楄而棿眦碭蕩楫習

睢雀寙庾

海賦

木華 字玄虛廣川人為楊駿府主簿

昔在帝媯巨唐之世天綱浡潏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㴫迆延八裔於是乎禹也乃鏟臨崖之阜陸決陂橫而相浚啓龍門之岝嶺墾陵巒而嶄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泱漭澹濘騰傾赴勢江河既導萬穴俱流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莫不來注於廓靈海長為委輸

帝媯舜也天綱水為天綱紀也浡潏急流貌涾㴫相重貌八裔八方也陂畜也潢雨潦也浚灌也啓始也禹治水始龍門也岝嶺高貌泱漭澹濘通流貌掎引也拔出也滴瀝滲淫小水也薈蔚雲霧津潤也涓小也泱瀼渟淤也

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泼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舄膠澫浩汗

浟湙流行貌瀲灩相連貌浺瀜沆瀁深廣貌渺瀰泼漫曠遠貌襄陵水駕出陵上也舄古斥字海濱之地廣潟斥鹵也膠澫廣深貌

若乃大明摭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彯沙礐石蕩颾島濱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岳鼓舞而相磓㵧濆淪而滀漯鬱沏迭而隆頹盤盓激而成窟㵽湁㴔而為魁潤泊栢而迆颺磊匒匌而相豗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葩華踧沑頩濘濼濟若乃霾曀潛銷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蘿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湃灪磙硍磊山壟

大明月也摭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月生於西故曰金樞翔陽日也日中有烏故言翔逸駭疾出也轡石聲颾風疾貌按此一段總以日月出入而狀海勢也怒溢海水沸溢有似怒也呂氏春秋言天如車輪終則復始膠戾環旋貌河圖括地象言地下有四柱三十六軸㵧亂貌濆淪相糾貌滀漯攢聚貌沏迭疾貌隆頹不平貌盤盓旋遶也㵽湁峻起也㴔特起也魁川阜也潤疾也泊栢小波也迆颺邪起貌磊大石也匒匌重疊波瀄擊也言小波疾而邪起大波重疊相擊也雲奔去之急也迸集聚之速也開合開而復合解會散而復會也瀼濕開合貌葩華分散貌踧沑感聚貌頩濘沸貌濼濟沸聲也風而雨土為霾陰而風為曀呷呀相吞吐貌澎濞水聲灪磙高峻貌硍磊不平貌

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帆席望濤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天吳乍見而髣髴蝄象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䀰冶夷決帆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靅雲布霮昱絕電百色妖露呵嗽掩鬱矆睒無度飛澇相磢激勢相沏崩雲屑雨浤浤汩汩䠥踔湛灤沸潰渝溢瀖

濟濩渭蕩雲沃日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峯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

枝岐枝分也潭淪深淵也言分一小水即成潭淪也渤蕩潮湧也汜曲渚也言湧起一潮即為曲渚也此潭淪與汜動有萬里之遠而蠻夷分別居之也此起舟行兩段意百尺帆檣也綃帆之緉也張幔曰帆或以席為之故曰帆席冏光也鷸疾貌掣引而縱也此言舟行之善者負穢身有罪者祈禳也海童海神馬銜狀如馬首一角龍形海中神怪也天吳水伯也蝄象水怪罔

晁疾見貌汪犯也𥉻皆視也冶夷妖媚貌檀憎
也靆贊昏暗貌霳昱絶電言如赤光疾出即沒
也其光方見特百色之妖無不畢露也呵歘掩
鬱不甚分明貌矆大視也睒疾視也無度言不
一也滂大波也磅礴也沏摩也浤浤汨汨涌激
之勢也跳踔湛灤波前却之貌沸潰渝溢亂流
貌灌泋濩渭衆波聲擊瀎任風貌汎悠隨流
貌裸人黑齒海外之國此言舟行之不善者

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途瀴溟萬萬有餘吐雲霓含魚龍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隨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名者若無且希世之所聞惡審其名故可仿像其色靉靆其形

量度量也度其有如此之遠大也演長流也澰
亦演也析木天津也青徐二州名海在其東故
云西薄瀴溟絶遠杳冥也鯤鱗大魚或爲昆山
方壺之屬也靈居衆仙也紂徙文王於羑里大
顛之屬得水中大貝以獻立出西伯仿像靉
靆皆不明貌言海中所有世人不能明見也

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峴孤亭擘洪波指大清竭磐石栖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陽冰不冶陰火潛然熺炭重燔吹烔九泉朱燉綠煙䁐眇蟬蜎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瑪瑙全積如山

崇島海中三神山也大鼇負之而浮峌峴孤亭
言高也竭猶戴也南方曰凱風北方曰廣莫風
鼇負此山隨風南北也天琛自然之寶鮫人水
底居者瑕石怪石也詭暉色詭變也雲錦朝霞
也沙汭之際散其文章其色如此也螺蚌曲節
之文有若綾羅之光被也陽有不冶之冰陰有
不然之火言變化陰陽使不均也熺炭炭之有
光者重燔熾而重然也吹其光色烔然曜于九
泉幽暗之處燉即焰也䁐眇蟬蜎遠視貌熺
炭四語並在于此亦覺不倫其出處亦無考

魚則橫海之鯨突杌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蹬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爲淵若乃巖坻之限沙石之嶔毛翼產𣪍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洩淫淫翻動成雷擾翰爲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汎陽侯乘蹻絶往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

戛歷刮也言其行戛刮岩山波濤雖高爲之偃
伏茹食也洪漣大浪踧蹜流不進也𣪍鳥子離
褷淋滲毛羽初生貌洩淫浮沈貌陽侯波神抱
朴子曰乘蹻可以流行天下蹻道有三法一曰

龍蹻、二曰氣蹻、三曰鹿蹻。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曰、千歲後、求我蓬萊山下。裔山有黃帝冢。餐玉、赤松子服玉也。阜鄉、安期所生。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于阜鄉亭皆置而去、留書以赤舄一量爲報。羽翮、仙人永移纚羽垂之貌。覿、表也。衆仙有形而無欲、故久視長生也。

且其爲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含形內虛、水含衆形、無不受也。有似乎謙、故曰卑以自居。海水溢則爲往、衆水歸則爲來。宗者、江漢朝宗于海。都者、海爲水之都居也。

濤聿 滑沓 滟陀 岸窄 嶺額 壑壑 嶄巉 溆由 湙亦 泔
冲 瀜融 炭炭 爊麃 颮聿 渭謂 汌切 盄烏 淯脩 嘒嘯
匒荅 匌苔合切 泙採 湏頂 潗緝 潳曜 膻翁 灪鬱 礦懷
碨猥 磊通 瀫愛 瀵費 霦叔 瞰旭 膜學 睒閃 磺真 跳
湛 踔捉 濯霍 汫韓 胥猾 黷戲 峌跌 峴葉 燉絹 睽杳
殺卯 穇彩 纙史

江賦

郭璞 字景純、河東人、放散不修威儀、爲佐著作、轉王敦記室參軍、爲敦所害。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淼茫、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綱絡羣流、商摧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而東會、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濎沛、滈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霍磊落以連鎮、巫廬嵬崫而比嶠、協靈通氣、濆薄相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大壑與沃焦、

五才、五行也。岷山、江之發源。禹導江始于此。家語曰、江始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盛酒器、謂如一小盞也。攏、猶括也。崌山、中江所出、崍山、北江所出。淪、息也。柴桑、縣名。商推、括而納之也。涓澮、小流也。東會、入海之處。五湖、當是洞庭湖。註謂太湖、非也。三江、禹貢揚州地、有三江既入之句、

故用之、註指吳越界内之三江、亦非也、崩沛疏
聲、六州大約言之、不必拘禹貢六州也、南方火
德、故曰炎景、前舉作濤本靈潮來、峨嵋玉壘又
自蜀中之山說來、泉陽、即陽泉縣名、揭表也、按
凡江水所出爲沱、沱水亦不一地、禹貢有東別
爲沱之句、故此用東別二字、非玉壘即東別之
地也、衡霍、南嶽也、山銳而高曰嶠、協靈合神靈
之變化也、濆薄、猶絪縕也、陶甄、陶也、淙、水聲、一
云集也、大壑、無底之谷、名歸墟、出列子、沃焦、在
東海南方三萬里、水灌之而不已、出玄中記

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赮駮、虎
牙嵥豎以屹崒、荆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
騰、湓流雷呴而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迅澓增
澆、湧湍疊躍、砅巖鼓作、溯濞臮灂、㵗湨澆溦、潰濩
泧瀎、潏湟淴泱、潗潤瀾瀹、漩澴滎潛、澋灟濆瀑、溭
淢濜溳、龍鱗結絡、碧紗遺瀸而往來、巨石硉矹以
前却、潛演之所汩淈、奔溜之所磢錯、厓隒爲之泐
嵃、崎嶺爲之喦崿、幽澗積岨、礐硞礐礭、

巴東有三峽、禹鑿之通江水、赮古霞字、如霞之
駮也、荆州郡南岸有山曰荆門、其北岸有山曰
虎牙、兩山相對、江流其中、峽間水深急、激岸石
而成圓流、故曰圓淵、湓水聲、呴嘷也、澓復流也、
砅水激巖聲、一云砅巖、江岸坎穴也、溯濞臮灂、
大波相激聲、爾雅曰夏有水冬無水曰臮、㵗湨
二句、水勢相激流涌貌、一云水激湧不流貌、潏
湟二句、水流漂疾貌、一云遲流貌、漩澴二句、波
洄湧起貌、溭淢濜溳、參差相次也、龍鱗結絡交
結如鱗也、遺瀸、沙水轉也、硉矹、石轉動貌、潛演
水脉行地中、汨漏涌出也、磢、磨也、厓隒、厓之危
隅、泐、石解也、嵃、猶嶮也、碕、長邊也、喦崿、坎穴也、
山夾水曰澗、積岨、巨石相積成嶮也、礐硞礐
確、水激石聲、積岨之石、爲江浪激而成聲也

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澹汪洸、瀇滉困泫、泓
汯洞澋、涒鄰圈潾、混澣灦渙、流映揚焆、溟漭渺沔、
汗汗沺沺、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滃渤以霧杳、時
鬱律其如煙、類胚渾之未凝、象太極之構天、長波
浹渫、峻湍崔嵬、盤渦谷轉、淩濤山頹、陽侯砐硪以
岸起、洪瀾涴演而雲迴、峾淪溛瀤、乍浥乍堆、豃如
地裂、豁若天開、觸曲厓以縈繞、駭崩浪而相礧、鼓
唇窟以漰渤、乃溢涌而駕隈、

楚人名淵曰潭、府、澄澹二句、平漫深廣貌、泓汯
二句、漫流曲折貌、混澣二句、清深澄徹而光映
也、焆、明也、溟漭二句、廣大無際貌、滃渤、繁多貌、
鬱律、黑盛貌、胚渾、胚胎渾沌、未結之時也、浹渫、
水滂濞也、盤渦、水旋流貌、其深如谷也、陽侯波
神、砐硪、搖動貌、涴演、迴曲貌、峾淪、迴旋貌、溛瀤、
不平貌、浥、下也、微深、深穴也、水爲烈風所吹、四面
浪起、中爲深穴、如地之裂也、風波息則豁然天
開也、唇亦窟之類、漰渤、水聲、波浪
分散曰溢涌、駕、限、駕於山隈也

魚則江豚海狶、叔鮪王鱣、鰗鰊鯈鮋、鮫鰫鯩鯷、或
鹿觡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錐錯、煥爛錦斑、揚鬐
掉尾、噴浪飛唌、排流呼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

文選瀹註 卷五 賦 江海

淵、或嚇鰓乎巖間、介鯨乘濤以出入、鰒鯊順時而往還、

江豚似猪、海豨體似魚、頭似猪、鮪屬大者曰王鮪、小者叔鮪、王鱣之大者亦曰王鮪、鮪魚狀似魚鳥翼、出入有光、音如鴛鴦、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鯦角也、又有鹿虎魚、體似魚、頭如鹿虎、排流逆上也、鼂鞞也、嚇鬭也、鯪一名石首、鯊一名刀魚、餘無可紀

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蜦蟳鱟蝞、鰿鼃鼁魔、玉珧海月、土肉石華、三蝬虾江、鸚螺蜁蝸、璅蛣腹蟹。水母目蝦。紫蚢如渠、洪蚶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蛙應節而揚葩、蹝蠵森衰以垂翹、玄蠣磈磥而碨硱、或泛瀲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

潛鵠似鵠而大、魚牛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虎蛟魚身蛇尾、有翼、聲如鴛鴦、鉤蛇長數丈、尾跂水中、鉤取斷岸人及牛馬食之、蜦蛇屬、黑尾滑、神泉能興雲雨、蟳狀如鮏、聶尾、鱟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不能獨活、蝞似蝦、中食益入顏色、鰿如圓盤、口在腹下、尾端有毒、鼄龜形薄頭、采似鷲指爪、鼂鼁魔與鼃辟相似、形大如蔑、珧蚌屬、浮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五六寸、有腹無口目、三十足、石華附石生、三蝬似蛙蛤、虾江似蟹而小、十二脚、鸚螺如覆杯、頭如鳥、向腹視、似鸚鵡、故名、蜁蝸小螺也、璅蛣長寸餘、大者二三寸、腹中有蟹、如榆莢、合體同生、爲蛣取食、水母東海謂之蛇、有知識、無耳目、常有鰕隨之、鰕見人則驚、水母亦沒、坑大貝也

如車渠、洪蚶似蛤、大者四五丈、獨亢一車、瓊蚌中有珠、晞曜向日也、石蛙似龜脚、得春雨則生花、故云應節、蹝蠵一頭數尾、左右有脚、森衰垂貌、翹尾也、蠣形如馬蹄、磈磥碨硱不平貌、瀲泛也、混淪輪轉之貌

若乃龍鯉一角、奇鶬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賴蟹胏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儵蠵拂翼而掣耀、神蜧蝹蜦以沈遊、騂馬騰波以噓蹀、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雹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糾、縟組爭映、紫菜熒曄以叢被、綠苔鬖髿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時

出而漂泳、

山海經曰、龍鯉陵居、其狀如鯉、鶬鳥名、三足鼈曰能、六眼龜出陽羨山、賴鼈魚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文魮魚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生珠玉、儵蠵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神蜧一神蛇也、潛于神泉、蝹蜦行貌、騂馬牛尾白身、一角、音如虎、噓蹀噴水行也、水兕似牛、其出有聲如雷、則波浪起、淵客鮫人、見吳都賦、餘糧草名、沙鏡似雲母、雹布星離、言多也、青綸縟組、二草名、亂髮曰鬖髿、研滑石也、石帆草類、生海石上、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員而赤、大如斗、使問孔子、曰、萍實也

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珕珋瑎瑰、水碧潛琘、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頰彩輕漣、或焆

曜涯鄰林無不滆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晨鵠
天鷄鵁鶄鶩鷗䲭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自
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翔揮弄灑珠拊拂瀑沫
集若霞布散如雲彩產毻積羽往來勃碣

磧銅鐵璞也丹礫丹沙也雲母一曰雲精入地萬歲不朽燐銀銀有精光也瑊屬屬珊石有光者璿瑰玉名水碧潛瑶皆水玉也鳴石似玉色青聲聞七八里浮磬石可爲磬者頴光色也炯明也滆津皆潤也言珠玉所生林岸皆潤也晨鵠晨鳧也天鷄黑身一名莎鷄鵁鶄如鳧青身朱口赤尾山海經曰鶩青黃其所集者其國亡䲭狀如鳧爾雅曰九月爲玄翻翔動羽貌灑珠瀑沫濯翮鼓翅時之景也毻落毛也積羽地名䓫鳥產乳毻毛之所勃碣亦地名

橉杞稹薄於潯涘栛櫨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
繁有叢葭蒲雲蔓纕以蘭紅揚皜毦擢紫茸蔭潭
隩被長江繁蔚芳蘺隱藹水松涯灌芊萰潛薈葱
蘢鯪鯥䟡跼於垠隒獱獺睒瞲乎厱空迅蜼臨虛
以騁巧孤玃登危而雍容夔㸸翹踛於夕陽鴛雛
弄翮乎山東

橉杞栛櫨皆木名稹稠緻也桃枝竹篔簹水邊竹長數丈纕彩色相映也毦茸草花水松藥草涯灌涯側叢生也芊萰葱蘢青盛貌潛薈深暗貌鯪鯥二魚有足者獱獺俱食魚獸睒瞲暫視貌瞲視上也厱空側空處也蜼狖也夔牛重數千斤㸸夔子踛跳也

因岐成渚觸澗開渠漱壑生漘區別作湖磴之以
瀿瀷渫之以尾閭標之以翠𧃟泛之以遊菰播匪
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蓏翹
莖瀵蘂濯頴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
景炎霞火

岐岸曲渚停水也磴猶益也瀿水暴溢瀷水湊漏之流尾閭水之從海出者匪藝不由種植也蓏草實瀵水浸也頴穗也裹亦草實散開其苞裹之子也猗萎隨風貌潭淹逐波貌炎景霞火映水之色也

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滆朱滻丹

漅極望數百沆瀁皛溔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
潛逵傍通幽岫窈窕金精玉英瑱其裏瑤珠怪石
琗其表驪虬璆其址梢雲冠其嶵海童之所巡遊
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
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

其旁與江旁通也雲夢至丹漅皆湖澤名沆瀁皛溔深廣貌太湖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長沙巴陵有地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逵道也驪虬驪龍也璆猶糾也梢雲瑞雲也君德至則出嶵山顛也海童海神琴高列仙也遊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冰夷憑夷也江妃漢水神矊眇遠視也

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搦棹、涉人於是檥榜、漂飛雲、運艅艎、舳艫相屬、萬里連檣、泝洄沿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爾乃䌛雺襮於清旭、覘五兩之動靜、長風颿以增扇、廣莫颷而氣整、徐而不䬒、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趪漲截洞、凌波縱䑽、電往杳溟、霎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能企其景、

淮南子曰、天有八風、條風、明庶風、淸明風、景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搦、捉也、檥、止也、飛雲、艅艎、俱吳樓船、舳、船尾、艫、船頭也、䌛、視也、旭日、始出之日、五兩、候風之物、淮南子註曰、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颿、大風、颷、急風貌、䬒、遲也、趪、越也、洞、遠也、飛廉、善走者、渠黃、八駿之一

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蔬䱎、栫瀫爲涔、夾潨羅筌、筒灑連鋒、䍐罾比船、或揮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採菱以叩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

擯落、被斥擯而漂落也、五臣作濱落、謂蓬屋之類、䱎、小魚、栫、以柴木壅水也、瀫、浚也、如淵而淺、涔、叢木水中、魚寒入其裏、因以捕之、潨、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筒灑、釣名、鋒、鉤也、䍐罾、網名、輪、釣輪、碕、曲岸也、嘔、與謳同

爾乃域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沲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奇之所窟宅、納隱淪之列眞、挺異人乎精魄、播雲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倏怳、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

盤巖、大山、江以山爲界也、洞壑、海也、江以海爲歸也、沲汜、分流也、朝夕、潮水往來也、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岱宗、泰山也、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雲爾、今江之播潤、能越之也

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遁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舟、識伯禹之仰嗟、壯荊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太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感交甫之喪珮、愍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

岷山之精、上應東井星、此爲江之源也、陽侯之神、爲大波、故曰遁形、奇相、江神、與湘娥之靈爽

相配合也禹濟江黃龍負舟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民死命也龍俯耳曳尾而去荊有佽飛者得寶劍涉江有兩蛟夾繞其船佽飛拔劍曰此江中腐肉朽骨赴江刺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珪成氣咸劍之神器也要離王子慶忌俱勇士離與慶俱渡江拔劍刺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投之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靈均漁父俱屈原事紀年曰周穆王起九師至九江叱黿鼉爲梁以濟師八駿驊騮騄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也交甫鄭交甫逢二妃事見南都蜀都賦莊子曰宋元君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宰露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預且得予元君覺占之曰此神龜也乃刳龜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大堤生物皆有盡時惟水之爲道獨能不虧而長固此乃靈和之元氣所爲也

瀨 烹溢 噴砅切滂丁 涬剌 衆學 濤泥 潨悉 漠切蕭拜 澈

壞洑 淮瀹 叔瀾 閃瀴 淵瀘 盡瀍 華滮 豐淵 骨滕 儼

汭 勒嵺 演砉 却硞 㲄磬 勞囥 淵圖 學灝 顥焆 謁洄

田級 岸沂 銀徽 咸谺 強鮪 麥鯖 滑鰊 練觡 格鑁 宗

薰 養蟳 圓黨 候蜎 媚鰽 貨鮝 伏鼁 述魔 麻珧 姚蠑

宗蝦 流蛣 詰蚢 亢蛙 區上 踞 居蠵 諸硜 呀䃉 稱鼈

撒 修 條蜈 麗鬈 參髟 沙聲 璛 麗珋 留頻 憬鵕 杳馱 計徒

切翻 聿翾 血毹 妥積 軫楬 利毦 二萆 練鮫 麥鯥 陸

駛 閃聯 冊㕙 藍蜼 位鈽 吼踑 六蘇 與漏 融畾 杳洪

吹琌 瑟嶸 表颾 麗趄 陌霸 隊橫 夷貉 利魚 鮮涿 豊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風賦 時襄王驕奢故作此以諷

宋玉 郢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煥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

蹐于羅幃，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毆溫致濕，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蔑，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景差亦楚大夫。枳，木名，其樹多句也。萍之大者曰蘋。□谷口也。溯滂，風擊物聲。熛怒，火飛也。迴穴，中迴旋。錯迕，交錯也。梢，擊也。被麗披離，四散貌。楗，拒門也。眴煥粲爛，鮮明貌。無昏塵也。邸，觸也。秦蘅，香草。蕙，五臣作稊。稊者，楊之秀也。歷諸芳草，復上衝陵，而散衆芳之氣也。蕭條者，散也。憯悽惏慄，云云，正從炎熱中而驟當此也。醒酒病瘉，忽起貌。堀，突也。堁，塵壓也。五臣作堀，沙堆也。憞溷，煩濁貌。毆溫致濕，致溫濕之疾也。胗，脣傷也。蔑，眵也。啗齰嗽獲，中風口動之貌。啗，食也。齰，齧也。嗽，吮也。獲字，嚄古字通，大嗔也。不卒言死，不即死，言疾又有疾也。

溯平 眩轟 揵件 眴絢 塕烏孔切 堀窟 堁課 蔑茂 齰牘

秋興賦 并序

潘岳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其辭曰：

時賈充爲太尉，岳爲掾。珥，猶插也。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

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

迴薄遷迫也蒔更別種也髎慄傷念貌送將歸巳上皆宋玉辭慕徒思徒侶也臨川感流用子在川上意登山懷遠齊景公遊牛首流涕而泣日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涕四感遠行登山臨水送歸也隼鷹也秋至則擊

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日曨朧以舍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乎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彭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俊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

箑扇也莞蒻蒲蓆也袷衣無絮也槭枝空貌嘒小聲也熠燿螢火也流火心星也秋時心星西下將沒故有餘景也遒急也白黑髮雜曰彭羣俊蟬冕紈綺之人也

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天地一指出莊子此齊物之意也行投趾云云言人之行投足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泉雖捷若猨猴亦不能履也底止也龜祀骨亦出莊子楚王使聘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死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澨水涯儵小魚也潎潎遊貌

雪賦

謝惠連 陳郡陽夏人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爲司徒彭城王法曹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說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爲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焦溪涸湯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北戶墐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爲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緣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爲珪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嫮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擿階上之芳薇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縟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爲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念解珮而褫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玩撫覽扼腕顧謂枚叔

起而爲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絜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像、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西漢梁孝王築兎園、延鄒枚司馬諸文學之士、此設之以爲主客也、霰、微雪也、北風、南山、皆雨雪之詩、佇、等也、揣、量也、稱、好也、岐昌、文王也、詩有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滿、穆王也、遊黄臺、北風雨雪、作黄竹歌、曹風有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有一女、置蘭房之中、援琴而歌、爲幽蘭白雪之曲、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沴、氣相傷也、玄律窮、十二月也、水經註曰、焦泉發于天門之左、火井在蜀郡、溫泉不一地、張平子有溫泉賦、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夏日蒸殺其過鳥、墐、塗也、裸壤、裸人之國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曰龍燭、即鍾山神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有龍銜火照天門中、湘有酃陵酒、吳有烏程若下酒、酎、三釀酒也、滤、頳也、赩、著也、面著赤色也

沴 戾 墐 覲 霱 鷸 嫮 姱 虒 池

月賦

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年七歲、能屬文、仕宋至光祿大夫、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濬池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沉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兎於帝臺、集素娥於後庭、朒朓警闕、朏魄示冲、順辰通燭、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宿掩縟、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靜、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風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羇孤遞進、聆皐禽之夕

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
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情紆軫其何
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
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烏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
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皇如失又稱歌曰
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宴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
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
王音復之無斁

陳王曹植應劉應瑒劉楨此假以起賦端也漢
天漢也秋時西南斜連于左界陸日行道也冬
則南夏則北秋時北漸轉而南躔日運也殷猶
滿也樊蕃也沉潛言柔也高明言剛也以配天
地扶光扶桑之光若英若木之英也山海經曰
交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若木日所入處櫨者
月盛于東代日之明也嗣者月生于西繼日之
光也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爲獸象兎形淮南子
曰羿請不死藥于西王母羿女竊而奔月月色
白故曰素娥月朔見東方爲朓晦見西方爲朒
人君闕德所致故言警朏月初出也魄月之體
朏則初有光也此示人君謙沖也台室三台之
至軒宮軒轅星之宮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
策是吳業昌李夫人夢月入懷而生元帝是漢
道融也柔祇地也圓靈天也連觀宮觀相連除
殿陛也雪凝水鏡霜縞冰淨皆月光也清縣桀
也皐禽鶴也房露陽阿古曲名徘徊
悵根不與知音同聞也紆曲也軫痛也

殿 愛 情 盲 潤 辱 䠞 桃 朏 非

鵩鳥賦

并序鵩鳥小如雞有文色土俗因形命曰鵩不能遠飛入室主人當死

賈誼

爲洛陽人年十八屬文稱郡中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馮敬之屬所害天子疎之以爲長沙王傅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
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
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
坐隅兮貌甚閑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
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鵩
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
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
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
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
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
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
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
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

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
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
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
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
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
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狥財兮、烈士
狥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
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
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
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
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
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
以疑、

太歲在卯曰單閼、月針、晩也、淹速、生死之遲疾
也、幹轉也、而嬗如蟬之脫化也、而作如解、或曰
嬗相連也、坳穆、不可分別也、斯遊李斯西遊秦
也、胥靡、刑人、糾、二合繩、纆、三合繩也、雲蒸雨降
言一氣也、上蒸爲雲、下降爲雨、亦喻禍福相倚
意、鈞、一作陶者之鈞、一云輪也、坱圠、無涯際也、

鑪工炭銅、以冶鑄爲喻也、控、引也、摶、持也、愛生
之意也、異物、謂死生聚散也、夸、虛名也、每、貪也、
怵、爲利所誘者、迫、爲貧賤所迫者、寥廓忽荒、空
無著也、坻、水中小洲、按細故蔕芥、即死生事、因
鵩鳥來舍、而蔕芥于胸中也、註中謂細故、狹小
之人、非是、焉識其時以上、言吉凶無定、不能識
其時之遲速、以下、言吉凶
無所不可、不必蔕芥也

嬗 蟬　纆 墨　坱 央　圠 軋

鸚鵡賦 并序

禰衡 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後爲黃祖所殺

時黃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性辯惠而能言兮才聰敏以識機故其嬉遊高峻棲跱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采采麗容咬咬好音雖同族於羽毛固殊志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衆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詔伯益於流沙跨崑崙而布弋冠雲霓而張羅雖綱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懼撫之不驚寧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喪生故獻全者受賞而傷肌者被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喪侶閉以彫籠翦其翅羽流飄萬里崎嶇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巇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匪餘年之足惜慜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若乃少昊司辰蓐收整轡嚴霜初降凉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悽以激揚容貌慘以顦顇聞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爲之屢歎棄妻爲之歔欷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順籠檻以俯仰闚戶牖以踟躕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毁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衡不往見操、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復侮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善衡、大會賓客、爲此鸚鵡出于隴坻、故云西域、金精西方之氣也、黄有赤者、故云含火德、伯益舜時虞官文于日、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不得鳥矣、女辭家以下、禰衡自託意也、西都長安也、鸚鵡自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代越悠思、古詩有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各思其鄉也、鸚鵡亦思鄉、故每言長安樂、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言至秋時、其思鄉愈甚、亦衡自寓意也、塤箎樂器、土曰塤、竹曰箎、相和者也、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弃其杖、化爲鄧林

鷦鷯賦 并序

張華 字茂先、范陽人、少好文義、博覽典墳、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得、彼鷲鶚鵾鴻、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絶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鷦鷯、即詩所謂桃蟲、黄雀也、關東謂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一云女匠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黄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買害、

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鶚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聲音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翩翾·小飛貌、俄·傾也、以其小、傾翼而過、罻·小網、翳薈蒙蘢蒿草密貌、翁習·急疾貌、鵰能執犬羊、食麋豕、鶚似雉而大、青色、有角、鬭死乃止、鷹以體充、不能高飛、常銜蘆以避繳、按摧翮為庸謂思摧去羽毛之文飾、而為庸鳥、註謂羽翮以為人用、非也、鍾岱鷹所出、隴坻鸚鵡所出、國語曰·爰居止魯東門、展禽曰·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國名、漢時貢大雀、提挈萬里、巨雀也、飄颻逼畏·爰居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東海有蟲、巢于蚊睫、再飛而蚊不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漁者、命曰焦螟、莊子曰·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

罻 音尉

赭白馬賦 并序。形與白雜毛曰駁，形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之 字延年，琅琊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為宋祕書監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以國尚威容，軍駁趫迅而已，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職，四隩入貢，祕寶盈於玉府，文駟列乎華廄。乃有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皁，服御順志，馳驟合度，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襲養兼年，恩隱周渥，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少盡其力，有惻上仁，乃詔陪侍奉述中旨，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

駁馬名，趫迅壯疾也。尚書中候曰：堯即位十七載，修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稷，側也。疇德，疇昔之德也。高祖，宋武皇帝劉裕也。皁，櫪也。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即位而馬死。棧，以板架濕承馬足者

維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武義粤其肅陳，文教迄已優洽。泰階之平可升，興王之軌可接。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皁；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才，魏德楙而澤馬效質。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是用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泰階，天之三階。方載，四方紀載也。帝軒，黃帝也。乘黃如狐，背有角，乘之壽三千歲。后唐，堯也。見序注。天驥，天馬也。漢武時生渥洼水中，作歌以郊祀。魏文時，上黨得澤馬。精曜，天駟星也

暨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有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贄。闢王會之阜昌，知函夏之充牣。總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胤。故能代驂象輿，歷配鉤陳，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

肆險，并其險也。王會，大會四方諸侯及四夷也。函夏，諸夏也。牣，滿也。七戎，西方諸戎。乘風、先景，言速也。鉤陳，天子衛也。易晉卦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故云蕃錫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超攄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簡偉塞門，獻狀絳闕。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惟帝惟祖，爰遊爰豫。飛軿軒以戒道，環轂騎而清路。勤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鉸星纏，鏤章霞布。進迫遮迾，却屬輦輅。欻聳擢以鴻驚，時濩略而

龍翥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待御

相馬經云良馬可以筋骨相也故云附筋樹骨又云目成人者行千里謂視童子中人之頭足皆見清明如鏡也權顴也顴欲圓其盈如滿月也伯樂對秦穆公曰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以粟飯馬曰秣教敬不異謂教習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訓人必書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此爲下爰遊爰豫張本也轂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金組二甲也丹䑋二色也寶鈒即金組鏤章即丹䑋天子出虎賁何非常謂之遮迾進迫却屬指赭白馬言此馬進在前則迫進迾之列却在後則充屬車之數欻忽也蹇器龍行之貌

至於露滋月肅霜戻秋登王于典言闕肆威稜臨廣望坐百層料武藝品驍騰流藻周施和鈴重轂眄影高鳴將超中折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別輩越羣絢練夐絕捷趫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經玄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膺門沫赭汗溝走血踠迹迴唐畜怒未洩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悅妍變之態既畢凌遽之氣方屬跼鑣轡之牽制隘通都之圈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蹀足將使紫燕騈衡綠虵衛轂纖驪接趾秀騏齊亍覲王母於崐墟要帝臺於宣嶽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

闟大開也廣望百層皆臺名相馬經云馬有眄影而鳴者良馬也故曰眄影高鳴超走也折往也絢練疾貌射必擊鼓以節馬步今馬疾故使趫捷之夫促手而擊也玄蹄素支皆射帖名雹散冰裂皆中帖聲膺門汗溝皆馬體之形唐道也紫燕綠蛇纖驪秀騏皆駿馬名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見王母帝臺所以觴百神者山海經有宣山

然而盤于遊畋作鏡前王肆於人上取悔義方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鑒武穆憲文光振民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傷飛鳥之跱銜故祗慎乎所常忽敬備乎所未防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天恩周皇情畢

武穆周穆漢武文光文帝光武也穆王車轍馬跡徧天下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故攀車之文帝却千里馬光武時有獻名馬以駕鼓車故憲之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御氣伏溝中子期齊轡策而進氣奕出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跱于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頓千乘傷帝左股濯龍內廄名禮記曰敝帷不弃爲埋馬也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於是駔駿充階街兮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効足中黃狥驅馳兮願終惠養蔭本枝兮竟先朝露長委離兮

駔壯也月駟月與天駟星之精雲螭龍也權奇善行貌鬐在口曰鞿絡在頭曰羈中黃中營也

駃伏 欻許勿切 駔子黨切 鞿叉

舞鶴賦

鮑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迴騖窮天步而高尋踐神區其旣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煙華引員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旣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催驚身蓬集矯翅雪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逸翮後塵翱翥先路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遺妍貌無

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綏鶩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幽經相鶴經出自浮丘公經云鶴仙人之騏驥也故云仙會日域天步言至遠也經謂鶴目赤精則視遠故云含丹負吭頸也十洲記曰鍾山在北海中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記頃畝雲羅羅高及雲也崢嶸高貌歲將盡猶物之高也箕星主風故云箕風唳鶴聲也連軒高翔也騰摧飛騰而摧折也綱緒舞之行列別赴相依離合貌颯沓羣飛貌矜顧自憐顧眄也逸翮飛急也故塵在後翔翥飛也先路高路也指會臨岐皆舞之節偭其節翔步皆中規矩機節舞之機節奔者赴其機逗者止其節也睞斜視也以眼角斜視分逗一邊也長揚綏鶩長舉而緩行也洊重也鶴之變態羽翼相重而密也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毛質天居註謂鶴愚按前有丹墀金闕則天居當指此巴童巴渝之童善舞者巾拂舞人所執者丸弄鈴者劍弄刀者邯鄲陽阿皆舞者曲名左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吳越春秋曰闔閭有小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閶門外鑿池積土爲山石爲槨金鼎玉杯銀樽

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塞之送死

幽通賦 幽神也謂與神遇即賦中所夢是也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

班固

系高陽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颻颻風而蟬蛻
兮雄朔野以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
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
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
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豈余身之
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靖潛處以永思兮經日月
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

顓頊有天下號高陽氏玄遠也謂遠胄也註胄
高陽水德玄水色恐非也氏得氏之故楚令尹
于文生棄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其子
因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間因氏焉中葉謂子
文炳靈虎乳也颻風南風朔北方自南徙北如
蟬蛻也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以財雄北邊十
紀十世也易云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言進
用也成帝列班況女為婕妤父子並在長安也
巨王莽字考因之父班彪也行謠彪避難北征
作北征賦是也註謂行歌謠欲以救亂非也彪
勤齊融歸光武是謂保己貽則也窮達必濟行
謠論則擇居是也圮毀絕先人之功也罔階
無路自成也殉營也黨鄉也拾更也自謙不敢
與鄉人更進是不矜己善庶幾不玷先人之道

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
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
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曚曚猶未察黃神邈而靡
質兮儀遺讖以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
不迷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蓋惴惴之
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
以炯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
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

煢煢孤貌晝之所思夜發為夢也幽人神人也
夢臨深谷欲墜神人以葛藟授之勿墜落也昒
昕晨旦明也黃神黃帝也作夢占書遺讖即其
書也遌遇也乘高遇神道術遠通不迷惑之象
周南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
綏之綏安也太雅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
雅詩曰惴惴小心如臨深谷皆敬慎之戒也吉
象謂登高炯戒謂臨深谷也孟勉也晉進也勉
以及時進用也
虛徐狐疑也

惟天地之無窮兮鮮民生之晦在紛迍邅與蹇連
兮何艱多而知寡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
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
讐兮讐作后而成已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
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弔于
逌吉兮王膺慶於所慼叛迴穴其若茲兮北叟頗
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中

緐爲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巳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施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爲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巳

海無幾也人生無幾何時也迍邅蹇連皆艱也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迍蹇也上聖猶觸而後拔衆人安能預自防止正艱多知寡也此起下文意御迎也衛武叔成公弟成公狗于楚叔午國有潛于公曰將自立成公歸叔迎之公使前驅射殺之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立以仲爲相變化相襲二語結上四語也漢高最惡雍齒先封之以安群臣丁公爲項羽將有惠于漢高發之曰使人臣無效丁公景帝寵姬初見寵愛後驕淫怨恚而死宣帝王后以許后死太子蚤失母選後宮無子者養之因立爲后叛亂也迴穴註云邪僻也悬謂即下倚伏意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無故亡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何遽不爲福有頃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父曰何遽不爲禍有頃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父曰又何不遽爲福居一年胡人大出壯丁控弦而死者十九此獨以跛足全故父子相保此識禍福倚伏也叛迴穴二語結上四語也莊子曰單豹以導氣養內年七十有嬰兒之色而虎食之張毅高門懸簿無不趣義年四十病內熱而死豲表也此二人以不得中和之故然顏冉伯牛俱不以壽終則中和又不得也溺招路一段以子路斷上單張顏冉四人見死生壽夭皆不足據而聞道爲要義遐也子路死孔子哭于庭引使者而問其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不忍食之也柢本也根柢有生發之氣枝葉有時而零有時而茂無一定也衛叔以下諸人可見也罔兩責景出莊子不期然而然之意如上相詭迴穴外凋內遁以至隕身等皆不可究詰者也故云未得其巳註以柯葉零落茂盛皆由木根猶人本于先祖千義欠明又以顏冉季路逢災罹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猶罔兩問景未得其巳恐俱未得解況本文並無非其師意

黎淳耀于高辛兮芊疆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戎女烈而喪孝兮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脩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嫋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于契龜宣曹興敗于下夢兮魯衛名謚于銘謠妣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重黎爲高辛火正故曰淳耀芊楚姓黎之後也南汜楚地嬴秦姓伯益之後益有儀于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也姜齊姓伯夷之後且禮也夷典天地人三禮也仁有仁物之功指楚秦齊也東鄰紂也取易東鄰殺牛義殲仁殺三仁也王武王也三五天心地義人事及五行正運也戎女驪姬喪孝殺孝子申生也伯晉文公也徂往也龍辰星虎參星文公以辰入以參出也

發武王也觀兵孟津皆曰紂可伐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成命成天命也重文公重耳也齊桓公妻之姜氏與子犯醉而遣之言其行由姜氏故日自楊震鱗龍也夏衰有二龍止于庭龍去而漦在櫝而發之三代莫敢發厲王發之漦流于庭化爲黿爾童女生一女弃之有收之以奔褒褒有罪入所收女幽王愛之廢申后后父攻殺幽王滅宗周三正夏商周也宣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爲雄應后族也王平帝歷五君而王莽篡易巽卦爲雞雞羽屬故云巽羽天道悠長人世短促故當時寘默不能周知巽日之應也諏謀也因物而使鬼爲謀乃能窮古今而知其理言人不能通也嬀陳姓舜之後巢居也齊懿氏卜娶敬仲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齊小也宣旦周公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是與龜契也左周宣王也以夢而中興毛詩牧人乃夢是也左傳曰曹人或夢衆君子立社宮而謀亡曹後宋伐曹執曹伯陽是興敗皆見于夢也左傳有毫謠曰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魯昭公也死于野井宋父定公也即位而驕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得石槨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是名謚于銘諸也左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聞其聲曰是豺很也非是莫喪羊舌氏姓向母也石向子也漢書曰周亞父爲河內守許父相之曰縱理入口是餓死法後爲丞相下廷尉不食而死混成自然謂與亡死生脩短也術謂考驗如筮龜以下等也同原理本一也分流應各異也此總上仍物鬼諏意

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盈縮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輶德而無累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荊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顧志而弗傾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神先心之神乃人所稟受之神理是一定者也人之行事善否不同命又與之遷轉幹轉也遭罹盈縮正是隨行遷轉也不濟是不齊意三樂晉大夫樂書樂黶樂盈也父子三世本爲一體故罰惡之道雖移易而不忒也洞微也天道幽微參差錯亂所以衆庶多惑其實一定不易者也周賈莊周賈誼也貢憤貢其憤激之辭如周之生爲役死爲息誼之化爲異物何足患是也註謂貢潰也憤亂也恐未然爽言即憤激之言畏犧莊子也忌鵩賈誼也孔約甚約也輶輕也三仁殷之三仁其死生不同伯夷柳下惠其監與和不同段于木偃息安魏申包胥請師存楚其勞逸不同紀信殺身誑楚四皓養高而太子以定其取舍不同同弗傾謂安定太子也註謂養志不見傾衰恐與此引用意不合以上各不同者其有益于實用一也侯惟也草木之區別不同一然有其實未有不榮者也能實必榮與先民所程總結三仁六語所謂順天性而斷誼也

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訓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部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

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

紘大也謀與忱同相助也訓順也天網大覆總之輔誠而助順也先聖之鄰德助信見聖人之道亦與天道合也詘謂當謀先聖之道為鄰人所助非走虞韶以下四語正鄰德助信所在也素文素王之文作春秋是也漢封孔氏為紹嘉公其亂祚作實于漢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搏矢而顧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猿抱樹而號矣漢書曰李廣見石以為虎射之中石沒羽以養李二人諭虞孔也孔昊太昊孔子也羣龍諭羣聖也朝貞觀而夕化即朝聞夕死也諠忘也彭老彭祖老子謂與之齊壽也來哲古來明哲之人

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義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天造草昧萬物草創于冥昧之中也渾元天地也不處言不積也保身遺名生保其身死有遺名也忝辱也渝變也守此皓然太素之質而不變其色是庶幾遊于神明之域也淪游也

昒昧 穆冉 范肥 芊弭 遷偆

思玄賦

思玄遠之德也衡為侍中諸宦侍惡直醜正欲危衡故作此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

順止順理也跌差也摶摶垂貌應懸謂如懸旌旌性行謂明其性行也纗繫香囊之繩襞積衣縫酷烈香氣也塵邈久遠也言仁義美行久遠不虧也

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不聞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傅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旦獲讟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

以遂惑兮嗟孰可以為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跕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信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

姱麗大美也二八八元八愷也逆遇也美元愷遇虞傳說生殷也前良郎二八傳說後辰自謂也讒謗也周公為群弟流言成王啓金縢而後信言信之難也僻邪也僻法也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辟言衆邪已獨立法反致危也尸子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以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遇之亦足以試矣[illegible]莒國有石焦原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人莫敢近有以勇見害予者却行齊踵焉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于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跕臨也此二語明守義不改意奉信周旋二語又足此意也

俗遷渝而事化兮抵規矩之圓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昭綵藻以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悽遲以恣欲兮靈曜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姤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

俗字貫下至離殃言世俗皆如此也騕褭駿馬赤喙玄身日行五千里服箱駕大車也離殃遭殃也辯交織也鞶所以帶珮也珩珮也綵藻琱琭交彩鮮明也璜聲珮聲也綵藻二語總上襲溫恭四語也靈曜靈西藏日暮也然猶恃有知己者而鶗鴂之鳴百草已不芳矣鶗鴂一名杜鵑一名伯勞陰鳥也騷護諸之人也三秀芝草也才美不見用如靈芝一年三秀迫于秋霜不得茂也遒迫也伉偶也姤惡也嫮美也言美惡難[illegible]並也韓韓衆得仙遷輕舉者思依之以遠逝也漸冉無成恐學仙又無成留則為讒所蔽也起下笠龜意

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臚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

盧陳也就岐山之趾陳情以決疑也文君文王也筮遇遯卦上九飛遯無不利言其吉也歷泉山而下遯卦也從初至三爲艮艮爲山故曰歷衆山從二至四爲巽巽爲風故曰翼迅風遯上九變爲咸咸感也巽長女兌小女故曰二女從三至五爲乾乾爲冰故曰冰折不營互體四至乾變爲兌兌爲澤故曰天爲澤天高尚爲澤雖言路之不通欲其行也勔勉也乾爲玉故曰蹈玉皆短長筮短龜長也東龜青色也鑽龜遇兆皐介鳥之卦言鶴也素意不呈絲辭怨其意不得申也瞥天見天也遊塵外鳴于冥翳之中言孤潔也雖鵠喻小人我鶴也銜以自喻有故有類也此假卜者之辭言子有類于鶴然必歸于道而後獲矣母氏謂道也道爲萬物之母也

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皡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彯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

俶始也石菌石芝也翾飛也八荒以上序始出遊過少皡而下言遊東方也少昊金天氏郤于窮野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句芒正東方之神也三丘蓬萊三山道真三山中羣仙也抃手搏也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青岑山名沆瀣露氣也粻糧也崑崙之山有大禾穗長五尋嘉穀也二月生八月熟得中和故曰禾禾木王而生木衰而死故曰木禾穀生也言已昔日曾有此夢今覩往是發昔日之夢也

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濵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而遊遨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

此自東轉而南行也防風汪芒氏君名禹致群臣于會稽違命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南鄰南方也二妃娥皇女英舜南巡死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衡阿衡山之阿也有黎高辛氏火正祝融也楚靈王時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故痛之邛州正南州名躋升也日出暘谷至昆吾爲正中西海之南有炎火之山再成曰陶言此山爲炎火所陶也芒光芒熛火飛也絳天天爲之赤也泫沄水沸如湯也因芒熛而然翕熾也惄思也

顚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旂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illegible]之千歲兮曾焉[illegible]

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欵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

此遊西方也顓陶也金天西方少昊所主也祝融朱鳥俱南方使之道引也遽息也拹拾也建木若華俱樹名軒轅汪氏俱國名在海外之西龍魚狀如鯉其國人皆千歲蓐收金神欵輕擧貌友精粹以為徒侶正巳之神化蟬蛻處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倘佯而延佇憫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

白門西方之門蹶履也由西方而行中土也絕流而渡曰亂馮夷河伯欲號之故逗也帝軒黃帝也葬西海橋山神未東歸故悵然思之憫息也關雎之詩似與此無涉但詩有在河之洲語故因河林及之也黃靈黃帝之靈詹至也訪命訪巳吉凶之命樛求也

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譎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訏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親所覞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曰者設為黃帝之辭也近而信遠而疑六經之所不書言疑信皆無憑也神逵神道也難覆難審也謨謀也此四語引起下分四段淮南子曰魯哀公時牛哀病十日化為虎其兄入戶哀殺之蜀本紀曰荊地有死人名鼈令尸亡隨江水上至郫與蜀帝杜宇相見宇以為相自以德不及鼈令委國授之而去是死生錯也晰明也漢書曰呂后出宮人賜諸王景帝母竇后在行家在清河請其主遣宦者吏置趙籍近家宦者誤置代籍竇怨不欲往強之乃行代王獨幸竇姬生景帝立為后王莽秉政以女配帝及莽篡位后稱疾不朝莽誅自投火死尉官名厖眉蒼眉也漢武故事門顏駟自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厖眉皓髮問曰叟何時為郎對曰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今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老于郎上感其言拜會稽都尉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王隧墓道如王者後發其尸埋之獄中實與王相反尉與董相反故云反側靡所也左傳曰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巳不

勝顛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猳喙號之曰牛助
余乃勝之後庚宗婦人之子見穆子則所夢也
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因使為豎牛因亂其
室叔孫疾牛不進食而卒晉獻公使寺人勃鞮
伐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文公即位勃鞮求
見公辭之時呂卻謀作亂勃鞮以告晉侯復定
勃鞮字伯楚故云忌伯通人穆于文公也嬴秦
姓史記曰盧生使人奏籙圖曰亡秦者胡也因
使蒙恬北擊胡後胡亥立竟以亡秦車人名昔
周犨家貧夫婦夜田天帝憐之問司命曰可富
乎曰當貧有張車子財可假之乃借而與之期
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輦其賄以逃
路逢夫妻寄車下宿生子問名于夫夫曰生車
間名車子也從是遂貧辞告也左傳曰梓慎言
曾將水而旱裨竈言鄭將火亦不火是妄告也
呂覽曰梁黎丘之地有奇鬼善效人之子姪昆
弟好扶邑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醉而歸其
鬼效其子之狀而道苦之丈人歸醒而譙其子
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無若也其父信之曰是必
奇鬼也明日復飲于市欲遇而刺之其真子恐
父之不能反也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刺之
北方呼捕物地中日刺親所暱指梁叟也幽冥
可信指嬴摘讖以下數事按此四段始言死生
舛錯不齊繼言吉凶反仄不定惟不齊不定所
以通人尚不識況闇者乎隨讖與輦賄是善于
趨避者也慎竈與梁叟是確于聞見者也然總
無實用以起下
棐忱祐仁意

無縣攣以滓巳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鬋體以禱祈兮蒙厖禠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巳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

縣攣繫者也滓引也疹病也無引巳多憂以自
病也天監甚明其棐祐者惟忱與仁也湯時大
旱七年以身為犧禱於桑林雨大至厖大也禠
福也呂覽曰宋景公疾熒惑守心占曰君當之
若祭之可移于相曰股肱也可移于民曰無
民何以為國可移于歲曰歲不登何以畜民三
言善而熒惑退三舍左傳曰魏武子疾有嬖妾
謂子顆曰必嫁之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果嫁
之杜回者秦之力士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
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英六國名皐陶之後
也桑末桑名根生寄生也蓼皐陶之後封于蓼
六皐陶巳沒而英六自存積美必有餘慶也卉
衆卉也湯以下諸人正棐忱祐仁處無言不酬
無往不復正天監孔明也蓄止也言當遠迹飛
聲不可止也自近信達疑至此皆黃帝之辭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憿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宜遊行積冰之皚皚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袖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

此遊北方也徽惘不平貌宣遊徧遊也沕閉也堅緊風勁貌玄武介蟲之長與螣蛇俱北方蟲也矜憐悚慄也并凌涑貌太陰北方也屏蔽也欷悲也高陽即顓頊配水居幽都仙小貌也緘路往來于道路也瘳愈也往來四裔之遠皆不蜀彼此無相愈也寒門天北門縶馬絆也大荒經曰海外大荒隅有山不合名曰不周

迅猋潚其騰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磵之洞穴兮、漂通川之磷磷、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憖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虙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之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服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構不死而為牀、屑瑤蕊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

上遊四方已徧此從地下轉至崑崙仙都也潚亦迅也騰送也谽磵空大貌磷磷深廣貌重陰地下也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羊問仲尼曰土之怪曰墳羊雌雄不成者也無形上浮言地之形舊註謂出此而上行也石密山也生玄玉燭龍鍾山之神見幽通賦炬火也瑤谿赤岸鍾山之東瑤岸也祖江人名劉殺也山海經曰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于鍾山之東曰瑤岸欽䲹化為大鶚銀臺王母所居從閶野至崑崙故遂聘王母也戴勝即王母一云王母冠也憖笑也誚讓也列仙傳曰毛女字玉姜在華陰虙妃洛水神嫮好也訬婧腰細貌袿徽婦人之服環琨皆玉佩璵縭以玉飾帶也浩蕩自言已志也不嘉不納此二女也靈龜負坻即巨鼇駕山也浮飛浮橋螭龍為之皆仙境也崑崙北角曰閬風其巔有不死樹構之以為床也斟酌也白水在崑崙之源巫咸古神巫抨使也占夢占向者木禾之夢也正中謂禾也禾穗向根故曰顧本其象猶人之思故居也和靜隨時因占夢而戒其當如此也

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䨴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途、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

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釰揭以低昂冠嵒嵒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起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颺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藻其若湯羡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瑀之犍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澄澒溶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

此上遊帝庭而求至也[illegible]師豐隆等神也豐隆雷也軒震聲缺列電也[illegible]陰貌凍雨暴雨也轙車軛上環轡所貫也樹葩車之華蓋也龍有翼曰應龍擾馴也揭釰動貌岧嵒高也綝纚盛飾也八乘以八馬駕車也氛旄氛氣爲旄也蜿宛轉貌蜺旌虹蜺之氣也軨軹車轄間橫木勺藻熱貌赫戲盛也不忘一謂不忘新一謂不忘上都一謂不忘從遊俱不明愚謂不忘其所迷也青瑀青文龍也犍暨也芝小蓋也素威白虎也鉦鼓也長離南方朱鳥玄冥北方神使掌水衡委屬也澒溶垢濁澄之使清也譻譻聲也清霄天邊微雲蠖蠓浮氣戾至也猋火光也

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泄泄以彤彤考治亂于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連卷兮雜沓叢顇颮以方驤䞙汨飂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之硫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庬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

此遊玉帝庭也閽主門者廣樂鈞天之樂律十二律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五聲者建立也自始至終考之詳也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太容黃帝樂師念哉念其盤逸也紫宮太微俱星

名、天帝居也、王良、古善御者、上爲星、主天馬、馭天駟星也、高閣、亦星名、閣車、畢星、青林、天苑星、言馳獵于此也、威弧、星名、拔剌、彎弓貌、嶓冢、山名、上爲封狼星、壁壘、壁壘中壘、北落、星名、河鼓、牽牛星也、磅硠、鼓聲、雲漢、即天河也、近北者爲招搖星、攝提、星名、形似車、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低回劉流、環繞也、二紀、日月、五緯、五星也、綢繆、連續也、透過皇、往來貌、言倚斗柄之際、可以察二紀五緯也、偃蹇夭矯、日月星運行貌、婉蜒、躍也、連卷、長曲貌、雜沓、叢雜、蹤以方驟、乍離乍合貌、儵汩颮淚、或疾或遲貌、罔象、即彷像也、迭、過也、遏、突也、光彩相過越也、硠礚、雷聲、既涉星辰、遂凌雷弄電也、龐鴻宏冥、昔天之高氣也、倒景、日在下、其光上照也、開陽、北斗第六星也、諸藹、似纔見也、輔車、藏也、森忽虛無、皆壁中也、暗暖、猶憒憹也、儵眩眩、疾貌、常闇、舊居也、此是遊已徧、而思歸也、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始終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此是一賦之本意也、娑娑參參、皆盛貌、歸耕、悉操曲、曾子所作、思養親也、歷阪、舜耕之地、不恧、不愧也、

系曰、天長地遠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系、繫也、重繫一賦之意也、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六區、上下四方也、柏舟、詩篇、其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吝、恨也、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攜、去也、

綃委 逶悟 譃讀 嫮誇 蹇遷 棖張 愸匿 頿宦 纚徙 欻許勿切 喇制 許信 剌忿 虒斯 乢訖 衆 猋標 裕憩 翻牙 愸怋 婧靜 䠶俱 抨伻 軯娉 韭淡 嚳要 焱焰 彤融 剌 辣 湯湯 儻傷 劉留 械或 遏唐 礚慨 聲 去 騣愛 恧辱 朅偈

歸田賦

衡遊京師、四十不仕、順帝時閹官用事、欲歸田里、故作此賦

張衡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於焉逍遙、聊以娛情、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仰飛纖繳、俯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落雲間之逸禽、懸淵沉之魦鰡、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王之軌模、苟縱心於域外、安知榮辱之所如、

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言樂祿不可羨也、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不能遇也、史記曰、蔡澤從唐舉相、舉熟視曰、先生曷鼻戴肩、魋顏蹙顙、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其戲、曰、富貴吾所自取、不知者壽耳、舉曰、自今以往四十三歲、澤笑謝之、龍吟虎嘯、喻脫去世網、各從其性也、曜靈日也、俄邪也、望舒月御、老氏遺戒、謂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也

閑居賦并序

禮記有閑居篇、岳取以爲賦名、言不涉世事、自取閑逸也

潘岳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陰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曰、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

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漢書曰司馬安汲黯姊子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無執無轍迹也司空太尉賈充也謐武公武帝時岳出為河南令轉懷令太傅主簿見西征賦和長輿和嶠也論衡曰博覽古今者為通春稅春粟為米稅其利以代耕酤賣也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顔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徑度靈臺傑其高峙窺天文之祕奥究人事之終始

墳三墳之書素素王之法也賈逵曰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甯蘧甯武子蘧伯王也伊水名黝長貌靈臺占候之所

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幢綵徽鎩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駭激矢䖟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淸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

元戎大兵也徽旌旗名鎩子巨黍皆古良弓名絭箭發處機弩牙言弩雖異而同一機也礮拋石也箭長六尺謂之飛䖟明堂辟雍見兩都賦圓海迴淵水四周于外以象海也文考晉文王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柴燎祭天也鈞天樂天帝之樂齊玄服皆玄色也兩學國學太學也投紱懷璽謂棄紱藏璽皆來就學也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戲為墓間之事乃去舍市旁孟子戲為賈衒乃舍學宮之旁孟子乃設俎豆進退揖讓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柹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

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瀺灂出沒貌洛陽有張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內惟此一樹梁國侯有烏椑柹亦代稱之周文王時有弱枝棗味甚美房陵有朱仲李家有縹李代所希有三桃侯桃櫻桃胡桃也蘘荷菜名

於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擒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板輿一名步輿結軌言屈軌不行也紫房果實紫色也赬赤色禊祓除不祥也

紫卷 礅状 濟捉 赬稱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長門賦 并序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列女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武帝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嬌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生巫蠱事罷退居長門宮漢書曰文君卓氏女奔相如與俱之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滌器不斥言與金故託為取酒于為也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愨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兮幸臨

虞度也我謂武帝也飲食樂謂與衛子夫樂也忘人后自謂也慊絕也君心絕移不省故舊也交得意新交得意也尚猶奉也奉君之虛言以為誠信而望之也具饌也

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

獨潛專精。冀其來幸也。外淫。神外遊也。襜襜。搖貌。酷烈誾誾。香氣盛也。憑噫。氣滿也。邪氣。恨氣也。憂恨之氣。因鳥獸飛翔吟嘯與偶相集而發也。

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間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

金鋪。扉上有金花。花中作鈕鐶以貫鎖。故撼之有聲似鐘音。丰茸。眾飾貌。遊樹。浮柱。離樓。攢聚眾木貌。梧。逆也。欂櫨。斗栱之屬。槺。虛也。積石。山名。言以物類比此屋宇之木。惟積石可象之也。錯石。雜眾石也。瓴甓。瓴也。組。綬類。所以繫帷。楚人善為之。故曰楚組。白鶴孤雌。自喻也。

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傍。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變調者。變常調以奏愁思之曲也。不可長。言難堪也。幼妙。細聲。案徵。案徵絲而卻轉之。使其聲抑而

復揚也。罥猶未第也。未第歷其聲，至于中曲。歎息而激昂也。舒息長舒氣也。欷泣餘聲也。𨇤躍也。掄引也。顏懷也。懷其思慮而就寢也。搏持也。芬若荃蘭芷，皆香草。持以為枕席，以喻修絜也。迋迋，驚貌。畢昂晨見東方，乃秋時也。荒欲明貌。亭亭，遠貌。

嗛 慊 撑 丑耕切 榛 康 鋌 零 䰦 壁 迋 汪

思舊賦 并序

向秀 字子期，河南懷縣人。晉書曰，始有不羈之志，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為黃門侍郎。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見法，被刑也。呂安妻美，兄巽報之，內慙，誣安不孝。啓太祖，徙安遠郡，即路與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付廷尉，與康俱死。綜集也。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取琴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虞淵，日入處也。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

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時秀爲郡計吏故云將命索離麥秀詩篇名皆悲舊居也史記曰李斯出獄門顧謂其子曰吾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運遇五行運轉遇吉凶也會合也言康之被刑是運遇會合當終之際援琴復彈是寄寸陰也鳴笛是過山陽時所聞故增感也

歎逝賦 并序

陸機 字士衡吳人爲吳牙門將軍吳平楊駿辟爲太子洗馬後爲江都王穎司馬爲穎所害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暱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乃賦曰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警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之能執時飄忽其不再老晼晚其將及慭瓊蘂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望暘谷之企予惜此景之屢戢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經終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悟雖不悟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隕怨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隤瘁慜城闕之丘荒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咨余命之

方殆何視天之茫茫傷懷悽其多念感貌瘁而勘
歎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慘此世之無樂
詠在昔而爲言居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
年時其詎幾夫何往而不殘或冥邈而旣盡或寥
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芝焚而蕙歎苟性命
之不殊豈同波而異瀾瞻前軌之旣覆知此路之
良難啓四體而深悼懼茲形之將然毒娛情之寡
方怨感目之多顏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
尋平生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步寒林以悽惻翫

春翹而有思觸萬類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年彌
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迮親落落而日稀友靡靡
而愈索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樂隤心其
如亡哀緣情而來宅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
客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
寤大暮之同寐何矜晚以怨早指彼日之方除豈
茲情之足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
憂而弗違夫何云乎識道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
人之洪寶解心累於末迹聊優游以娛老

警立猶警策之警不遲延也晼晚日落貌瓊蘂
朝霞皆仙者服之以取長年者戢藏也閱總也
日及木槿花也朝榮夕落漸至於盡不即覺也
靈根靈木之根喻祖考也異爾謂兄弟也詩曰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同節指寒林春翹也異時
謂今昔不同也末契謂下交言與後生輩爲交
也挾將老爲客也自娛年老如遠行客不久即歸
與後生交亦無幾時起下寤大暮意也五臣註
謂後生見我老不與我交以客禮相待非也妙
思天造思造物之理也即下大暮同寐云云是
也大暮同寐古今爲長夜同寢寐其中無有早
晚也除去也彼日之去亦常事耳不以攪其心
也殷憂弗違謂有殷憂而不知避也故不
爲識道天地大德生也聖人洪寶位也

懷舊賦并序

潘岳

余二十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楊君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不幸短命父子凋殞余既有私艱且尋役于外不歷嵩丘之山者九年于茲矣今而經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

楊肇封東武伯諡曰戴岳父芘為琅琊內史與肇同官故云父友道元公嗣俱肇子私艱謂遭父憂役外徙[illegible]

啓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晨風淒以激冷夕雪暠以掩路轍含凍以滅軌水漸軔以凝沍塗艱屯其難進日晼晚而將暮仰睎歸雲俯鏡泉流前瞻太室傍眺嵩丘東武託焉建塋啓疇巖巖雙表列列行楸望彼楸矣感于予思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以接壟柏森森以攢植何逝没之相尋曾舊草之未異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清塵名余以國士眷余以嘉姻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親歡攜手以偕老庶報德之有鄰今九載而來歸空館闃其無人陳荄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步庭廡以徘徊涕泫流而霑巾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獨鬱結其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開陽洛陽門名漢官儀曰門始成時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樓上琅琊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內刻記其月日因以名之暠白也車跡曰軌軌並輪謂之軔沍凍也晼晚日落貌中嶽嵩高山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總名嵩也昔傳京兆征有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丘嵩山太室一山何云前瞻傍眺亮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書寫誤耳疇壟也表墓表也舊草未異言葬在同時故草不異也總角童子[illegible]也陳荄宿草之根也

寡婦賦并序

潘岳

樂安任子咸者，有韜世之量，與予少而歡焉。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不幸弱冠而終，良友既沒，何痛如之。其妻又吾姨也，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孤女藐焉始孩，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昔阮瑀既沒，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余遂擬之以作，敘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任護字子咸，為奉車都尉。韜，藏也。喪服記曰：夫者婦之天。

嗟余命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少伶俜而偏孤兮，痛忉怛以摧心。覽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情長感以永慕兮，思彌遠而逾深。

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謂其不當然而然也。伶俜，單孑貌。寒泉詩曰：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言母存也。蓼莪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言父母俱亡也。

伊女子之有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懼身輕而施重兮，若履冰而臨谷。遵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之典誡。奉蒸嘗以效順兮，供灑掃以彌載。彼詩人之攸歎兮，徒願言而心痗。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榮華曄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

奉嬪，奉行婦道也。慶雲，喻尊顯，指咸父母也。木下曲曰樛。葛藟託樛木，喻婦人托夫也。禮曰：女子大夫曰備灑掃。詩曰：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病也。願偕老而不遂也。未悔，不悛悔也。

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煢獨而靡依。易錦茵以苫席兮，代羅幬以素帷。命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箑以舒悲。口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歸空館而自憐兮，撫衾幬以歎息。思纏綿以瞀亂兮，心摧傷以愴惻。

塊，獨居貌。禮記曰：居父母之喪，寢苫枕塊。阿保，傅母也。迸，散也。箑，扇也。瞀亂，迷惑也。

曜靈曄而遄邁兮，四節運而推移。天凝露而降霜兮，木葉落而殞枝。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退幽悲於堂隅兮，進獨拜於牀垂。耳傾想於疇昔兮，目髣髴乎平素。雖冥冥而罔覿兮，猶依依以憑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將遷神而安措。龍轜儼以

星駕兮飛旐翩以啓路輪按軌以徐進兮馬悲鳴而踟顧潛靈邈其不返兮殷憂結而靡訴睎形影於几筵兮馳精爽於丘墓

騂五臣作騂言其疾馳如驛也措置也輴喪車也旐引柩幡也

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踐冰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夙興雷泠泠而夜下兮冰溓溓以微凝意忽怳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庶浸遠而哀降兮情惻惻而彌甚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夜漫漫以悠悠兮寒淒淒以凜凜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亡魂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遒盡容貌儡以頓悴兮左右悽其相慜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鞠稚子於懷抱兮嗟低徊而不忍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殞

霤屋水流也溓溓薄冰也儡羸也左傳曰秦穆公死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以人從葬曰殉自引自殺也

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凌虛兮失翼上瞻兮遺像下臨兮泉壤窈冥兮潛翳心存兮目想奉靈坐兮肅清想空宇兮曠朗廓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長乖四節流兮忽代序歲云暮兮日西頹霜被庭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夢良人兮來遊若閶闔兮洞開怛驚悟兮無聞超惝怳兮慟懷慟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墓門兮肅肅脩壟兮峨峨孤鳥嚶嚶兮悲鳴長松萋萋兮振柯哀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沱蹈恭姜兮明誓詠柏舟兮清歌終歸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他

閶闔天門今室門亦借言之也柏舟恭姜自誓之詩也衛太子恭伯早卒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許詩曰之死矢靡他

瘞昧簉攝曖愛脊茂蟜而濂斂

恨賦

江淹 字文通濟陽人六歲能屬詩齊爲豫章王記室梁爲金紫光祿大夫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歛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塡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絶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却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衿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迺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絶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秦帝始皇也按劍怒也西馳西朝秦也送日西觀日入也晚出晏駕也秦滅趙虜王徙漢中房陵思故鄉爲山木之謳聞者莫不隕涕李君李陵也溘奄也如朝露不久奄然卽死也李陵無裂帛繫書事淹特爲此形容語耳明妃昭君也辟晉文帝諱故爲明妃漢元帝時匈奴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搖風飄風也敬通馮衍字漢明帝以才過其實抑而不用跌宕放逸也嵇康爲中散大夫下獄事見思舊賦青霞奇意言志意之高也暘明也汨起風疾貌疊跡屯軌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以上諸人皆不竟其志而飮恨以死故以自古皆有死結之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蹔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委遲於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曾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秦吳燕宋以地言也春苔秋風以時言也容與不進貌御進也玉柱箏瑟之屬以玉爲柱也紅蘭蘭草秋色紅也離罹也

故別雖一緒事有萬族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豔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廁吳宮燕市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別雖一緒二語冒下恩心徘徊止帳飲東都疏廣疏受也請老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客金谷石崇有別廬在金谷澗中將征西將軍祭酒王詡還長安諸賢共送之琴羽琴之羽聲昔瓠巴鼓琴六馬仰秣伯牙鼓琴淵魚出聽此引用謂樂聲所致也造至也韓國聶政也趙廁豫讓也吳宮專諸也燕市荊軻也金石震卽荊軻事軻與武陽入秦秦陛戟見燕使鼓鐘並發武陽大恐面如死灰骨肉悲卽聶政事政刺殺韓相俠累因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爲誰韓暴尸於市能知者予千金政姊曰吾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乃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自殺尸旁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燕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熅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至如一去絕國詎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滋可班荊兮憎恨惟樽酒兮敘悲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

負羽謂箭有羽也參雲言高也騰文露依草樹有文采也朱塵朱箋之塵也青氣鑪煙也桃李

踰夫壻也班荊布荊于地而坐也左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適晉遇于鄭郊班荊相與食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夜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蹔游萬里少別千年惟世間兮重別謝主人兮依然

晨照夕香新昏時也結綬謂將仕也山海經曰昔帝女死於姑瑤之山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兎絲服者媚於人流黃織素名也苻國時竇韜被徙沙漠別妻蘇氏誓不更娶王沙漠便娶蘇氏織錦端中作迴文詩以贈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毛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毛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遯甲開山圖曰禹遊東海得玉珪碧色圖如日月故云如珪

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淵雲王襃揚雄也嚴樂嚴安徐樂也金閨金馬門也漢公孫弘等待詔之所蘭臺臺名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漢書曰司馬相如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七略曰雕龍鄒赫子齊人脩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齊人為諺曰雕龍赫

文賦并序

陸機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逐蓋所能言者具於此爾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

佇立也玄覽遠覽也頤養也懍霜臨雲言高絜也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變而在顏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曈曨欲明也昭晣明也文情出自不明而至于明也浮天淵言淺也濯下泉言深也由淺入深以求文意也怫悅難出貌班次也抱景二語喻取精之多也因枝振葉四語言物理相推有此迴轉也鳥瀾如水鳥之遊波瀾觚木之方者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率爾速成也邈然遲成也

伊茲事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綿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

之森森粲風飛而猋竪鬱雲起乎翰林

課虛無從無象以求象也叩寂寞從無聲以求聲也綿邈遠也滂沛大也蕤草木花垂貌

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效技意司契而爲匠在有無而僶俛當淺深而不讓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有無僶俛用毛詩語何有何無僶俛求之也淺深不讓或淺或深必求其妙也離方遯員長方員之跡也按言窮論達指作文者非指事理也言窮無隘謂言將窮盡之時無迫隘也論達唯曠謂議論暢達由于曠蕩不拘束也原註謂言其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似未明披文相質使質有餘也博約謂事博文約也煒爗明曉也

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以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恒操末以續顚謬玄黃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鮮

爲物多姿數語應上體有萬殊一段此結上起下意音聲迭代六語論作文之善處失機後會四語論作文不善處下仰逼先條四段言其善也托言短韻五段言其不善也玄黃天地之位故云秩序淟涊垢濁也

或仰偪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苟銓衡之所裁固應繩其必當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或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悽若繁絃必所擬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或苕發穎竪離衆絕致形不可逐響難爲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心牢落而無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綴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銓所以秤物者應繩謂中繩墨也應繩必當善注謂雖應繩墨必須除之翰註謂應繩而相當從翰爲是策所以擊馬者喻作文者片言居要亦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也芊眠光色盛也若草之苕也穎禾穗之穎形不可逐形與影不可追逐也響難爲係言聲響不可係著也緯經緯之緯作文者一經一緯相錯而成爲經者孤立特峙爲緯者非常音所能配合也揥說文曰取也或爲㨖㨖去也石韞玉二語本上無偶來言雖無佳偶因而留之猶水石藏珠玉亦自輝媚也榛楛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楛之辭亦美也下里鄙詞白雪高曲也

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俯寂寞而無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或寄辭於瘁音言徒靡而弗華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象下管之偏疾故雖應而不和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而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猶絃幺而徽急故雖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徒悅目而偶俗固聲高而曲下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闕太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氾雖一唱而三歎固既雅而不豔

短韻小文也文小事寡故曰窮迹迹窮無偶故曰孤興合衆絃可以成曲今偏絃則無應矣瘁音謂託詠鄙物也下管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間奏則吹管而起其聲偏疾與衆聲不相和叶故此文似之也漂猶浮也不歸謂不歸於實幺小也嘈囋淫聲桑間亡國之音防露未詳所出謝靈運山居賦有楚客放而防露作以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後遂以七諫爲防露也大羹味之不調者今并置之朱絃清廟之瑟其聲淡言質朴之甚也一唱三歎者雅奏於清廟一人唱之三人從而歎之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曰是古人之糟粕也凡發言不能成功者爲華說

普辭條與文律良予膺之所服練世情之常尤識前修之所淑雖濬發於巧心或受欰於拙目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缾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韻放庸音以足曲恒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懼蒙塵於叩缶顧取笑乎鳴玉

律法也條法中之條目也欰與嗤同瓊敷玉藻謂文之妙句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言爲

人采取不盡、故同棄篇囷窮也。紛藹、謂文章華詞之多、即上瓊敷玉藻是也。言彼自多、而己取獨少、故患挈瓶屢空也。挈瓶、喻小智也。左傳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踸踔、遲滞也。缶、瓦器、本無美聲、更蒙之以塵、其聲愈不美矣。所以取笑鳴玉、結上不盈予掬以下意。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勠、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通塞之所由也。

葳蕤、盛美貌。馺遝、壯貌。營、謂心膂中也。軋軋、抽也、又難出之貌。勠、并力也。惋、怨也。

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彌綸、猶經緯也。法言曰、彌綸天地之間記、又明遠者莫如書。

潛浸 淫侵 猋標 幺么 欸嗤 踸湛 駁颯

烏程閔齊華淪註

洞簫賦

洞簫、簫之無底者、釋名曰、簫、肅也、言其聲肅肅然、大者二十三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漢書曰、元帝爲太子、喜褒所爲頌、令後宮貴人皆誦之、

王褒　字子淵、蜀人、仕爲諫議大夫、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使往祀焉、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疏、徒觀其旁山側兮、則嶇嶔巋崎、倚巇迤𡾰、誠可悲乎其不安也、彌望儻莽、聯延曠盪、又足樂乎其敞閑也、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載而不遷、吸至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翔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揚素波而揮連珠兮、聲礚礚而澍淵、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根、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翱翔乎其顛、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索乎其間、處幽隱而奧屏兮、密漠泊以獭猭、惟詳察其素體兮、宜清靜而弗諠、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王之渥恩、可謂惠而不費兮、因天性之自然、

江圖曰、慈母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山在江南江寧縣、標、立也、嶇嶔巋崎、險峻貌、迤𡾰、邪平貌、儻莽曠盪、寬廣也、至精、天地之精氣也、滋熙、有光色也、礚礚、水激石聲、澍與注古字通、蜩、蟬也、楚人謂蟬爲蜩、屏與屏同、漠泊、密貌、獭猭、相連之貌、謚、號也、

於是般匠施巧、夔襄准法、帶以象牙、掍其會合、鏤離灑、絳脣錯雜、鄰菌繚糾、羅鱗捷獵、膠緻理比、挹抐擫㩉、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黑白之貌形、憤伊鬱而酷𧙗、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故吻吮值夫宮商兮、和紛離其匹溢、形旖旎以順吹兮、𣊮㖃以紆鬱、氣旁迕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逫律、趣從容其勿述兮、騖合遝以詭譎、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溢、惏慄密率、掩以絕滅、𩅪霵曄踕、跳然復出、

般匠、古巧匠、夔、舜樂官、襄、師襄也、掍、同也、以象牙飾其會合之際也、鏤、鏤雕文也、離灑、文貌、絳脣以朱飾孔也、鄰菌繚糾、相著貌、如羅鱗布列也、捷獵、參差也、膠致理比、言細密也、挹抐擫㩉、善注言中制也、翰注言手執貌、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宕、過也、謂盲人也、伊鬱、不通也、酷𧙗、憂也、吻吮值宮商、口吻所吮、皆值宮商也、紛離匹溢、聲四散也、旖旎、猶阿那也、瞋、怒也、𣊮、即頤顧也、㖃咽、下垂也、言氣之盛、𣊮㖃類瞋怒也、旁迕、氣旁出也、飛射、迅疾也、渙散、聲分布貌、逫律、善作遲貌、向作和貌、勿述、無所逆誤也、合遝、盛多也、潺湲、水流貌、獵、聲也、枚、幹也、駱驛、

相連也、沛多也、𣖾㮄聲清爽也、愔幸安靜也、掩
止息貌、嘈嚽衆聲也、嘽𠯿復起也、掩然如將絕
滅、而衆聲復起
若跳躍而出也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啾咇㗘而將吟
兮、行鍖銋以和囉、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嬈嬈以婆
娑、翩緜連以牢落兮、漂乍弃而爲他、要復遮其蹊
徑兮、與謳謠乎相龢、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
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其妙聲、則清靜厭麽、順
敘卑迖、若孝子之事父也、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
濞慷慨、一何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故其武聲、
則若雷霆輘輷、佚豫以沸㥜、其仁聲、則若颽風紛
披、容與而施惠、或雜遝以聚斂兮、或拔摋以奮棄、
悲愴怳以惻惐兮、時恬淡以綏肆、被淋灑其靡靡
兮、時橫潰以陽遂、哀悁悁之可懷兮、良醰醰而有
味、

啾衆聲、咇㗘聲出貌、鍖銋舒緩貌、和囉相雜貌、
鴻洞相連貌、婆娑分散貌、牢落希疎也、漂浮也、
乍弃爲他弃舊調轉異聲也、要復伺候也、簫曲
伺候歌者發聲如遮其道路與之相和也、厭深
邃也、迖滑也、科條名目也、聲曲比類誠與義理
相應、即上文慈父孝子等也、澎濞波浪相激聲
輘輷大聲也、佚豫聲疾貌、沸㥜聲踴躍不安也、
應上壯士意、颽風南方之風所以長物、應上君
子意、雜遝衆多也、拔摋分散也、惻惐痛傷也、綏
肆遲緩也、陽遂清通也、悁悁煩悶也、醰醰醲也、

故貪饕者聽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懟、剛
毅彊虣反仁恩兮、嘽唌逸豫戒其失、鍾期牙曠悵
然而愕立兮、杞梁之妻不能爲其氣、師襄嚴春不
敢竄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嚚頑朱均惕復慧
兮、桀跖鬻博儡以頓頓、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永
御而可貴、

虣古暴字、嘽唌舒緩貌、鍾期牙曠、鍾子期伯牙、
師曠也、琴操有杞梁妻嘆、杞梁殖死、妻嘆曰、上
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援琴鼓
之、曲終投水而死、嚴春古善琴者、詩傳曰、音顏
叔子獨處於室、鄰之嫠婦亦獨處於室、夜雨墻
屋、婦人趨至、叔子納之、使執燭達旦、蒸盡、摍屋
而繼之、爲避嫌不審也、鬻夏育也、鬻與育古字
通、博申博也、皆勇士、一云鬻鬻拳、楚勇人、博朱
博、漢俠士、儡羸疾也、頓頓困頓愁悴也、
參差簫曲名、入道德指貪饕以下也

時奏狡弄、則彷徨翱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
愺恅瀾漫、亡耦失疇、薄索合沓、罔象相求、故知音
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爲悲聲、則莫
不愴然累欷、擊涕抆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
凱、阿那腲腇者已、是以蟋蟀蚸蠖、蚑行喘息、螻蟻
蝘蜓、蠅蠅翊翊、遷延徙迤、魚瞰鷄睨、垂喙蛩轉、瞪

瞢、忘食、況感陰陽之和、而化風俗之倫哉、

校急也。亦云勇也。弄小曲也。奏勇曲。則迴旋飛擊去留不常也。悖恾寂靜也。瀾漫分散也。與校弄相反者。薄迫也。索求也。合沓重沓。謂聲多也。罔象虛無也。謂聲或寂靜分散。則亡精失倚而希跡追求而聽之。若求之於罔象之境也。銑注以罔象爲餘聲相求爲相集。似未然。擊校皆拭也。撣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腲㖞舒徐貌。蟋蟀以下。言所感深也。蟋蟀蚸蠖螻螘蜓。皆蟲類。跂行徐行也。蠅蠅翃翃遊行貌。魚目不瞑。鷄好邪覷。故取以喻。蟄轉動貌。瞪直視也。瞢視不審諦也。皆指蟲類而言也

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泡溲汎淒、趨巇道兮、嘐呷啞喚、躋蹟連絕、淈殄沌兮、攪搜㳂捎、逍遙踊躍、若壞頹兮、優游流離、躊躇稽詣、亦足耽兮、頹唐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賴蒙聖化、從容中道、樂不淫兮、條暢洞達、中節操兮、終詩卒曲、尚餘音兮、吟氣遺響、聯綿漂撇、生微風兮、連延駱驛、變無窮兮、

曳亦踰也。泡溲盛多貌。汎淒微小貌。泡溲泛淒又作泛急貌。嘐呷啞喚大聲也。躋蹟連絕。謂或上或下。或連絕也。淈殄沌言聲雜不分也。攪搜學捎善注永聲。濟注風振竹木聲。逍遙聲遠也。踊躍聲高也。躊躇稽詣聲之稽留。如有所詣也。頹唐隕墜貌。漂撇聲相激而隨於微風也。狀若捷武四段言簫聲也。優游流離三段言聽者樂而忘返。而賴聖化。終不至淫也。條暢洞達以下

總上意而起變無窮之語也

礚 慨 撖 嗔 掍 混 抐 訥 擑 葉 擿 捻 醲 溺 唅 含 啁 胡 遝

決 㕭 吸 䨔 戢 踕 捷 鍣 趑 銋 壬 㾊 騶 迖 沓 軥 轟 撽 薩

慽 或 醰 談 䖘 暴 嘽 歎 㖂 誕 慱 草 恅 老 瞢 盲 腲 偎 腇

餧 淈 窟 浡 孛

舞賦并序

傅毅字武仲扶風人中宗召文學之士以爲蘭臺令史遷資憲府司馬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醻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此假設襄王宋玉事以爲賦端也激楚結風俱曲名一云激衡激急風也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漂疾歌樂者依激結之急風爲節也陽阿古之名娼一云楚曲小大謂大小雅也干戚舞者所執小雅曰蹲蹲舞我三爵臣宴君禮也一示慈惠二訓恭儉三行孝敬不取荒淫也魯頌曰鼓咽咽醉言歸咸池黄帝樂六英帝嚳樂蹲蹲與干戚不同醉歸與三爵不同鄭衛與咸池六英不同然各有所宜所謂殊用異宜也餘日謂聽覽之餘日風教也

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列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熺洞房黼帳袪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

朱火燭也黼帳袪而結組善注袪猶舉也組綬類以組挽起黼帳也銑注袪帳褵也黼繡也繡爲帳褵結組爲帳帶也鋪首門扇鐶處炳以焜煌形色與燭光相合於門首也騰酒行疾也酒爵二升曰觚簡情疎簡怠情也跳踃足動貌般與盤同樂也紛挐相著也淵塞深滿也沈蕩放蕩也自文人以下皆辨而失其常度也

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亢音高歌爲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緊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啓泰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

從容得志不劫、
嫋綸和悅貌、嬈妙妖蠱、淑豔也、連娟、細貌、繞謂
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翰注謂繞於額的皪珠
光也、袿、婦人上服、髾、髻飾也、若芳、杜若之芳、清
陽、女人眉目之間也、繹、理也、慢、猶廢也、末事、謂
鄭衛之聲、委曲、言順君之好也、弛絃張、廢末事、
言將觀舞也、恢、良、廣大之貌、苛、縟、煩數之貌、言
度之恢良者、使之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疏闊
也、蟋蟀詩、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泰、莫、大極之
氣、否隔、不通也、古者作舞、所以導宣滯氣也、激
徵清角、皆雅曲名、贊舞摻、以此激徵清角、而贊
揚舞之節摻也、均、樂器、長八尺、施絃以調
六律五聲之均也、不劫、不迫、而安靜也

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鶣䴃燕居、拉㧙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如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

躡節鼓陳、善注謂舞人躡鼓以爲節、此鼓既陳
故志意舒廣、翰注謂足躡節與鼓合應、與應聲
與曲聲相應也、颯沓、鼎折貌、合并、與曲應、相合
并也、鶣䴃、輕貌、拉㧙、飛貌、綽約、美貌、列子曰、伯
牙鼓琴、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峨峨若太山、志在
流水、鍾子期曰、湯湯若江河、今舞人與志遷化
亦如此、所謂馳思杳冥也、明詩表指、歌中有詠
舞人表而明之、指而合節也、喟、太息也、與喟同
浮雲、言高也
秋霜、言潔也

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爽、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

般鼓、舞人更遞蹈之、以爲舞節者、張衡七盤舞
賦曰、歷七盤而屣躡、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
庭、疇人儼其齊俟、卞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
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亂、足相續而
不并、其爲舞節明矣、五臣謂擊急而將終曲者
恐未是、哇咬、諸豔聲、摘齊行列、指摘行列、使齊
整也、經營、往來貌、切儗、磨切而比儗也、爽、五臣
作策、謂相連繫動、以相夸鬬、不待驅策也、蹈不
頓趾、善注謂蹈鼓而足不頓、濟注謂足蹈於地
不聞頓足聲、總言其輕捷也、闇、猶奄也、古人呼
闇與奄同、遽也
言遽然止也

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殟歿、蜲蛇姌嫋、雲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

急節曲之急節浮騰跳躍也、累跪膝至地也、跗蹋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揚袂也、紆形赴遠、蹈身也、漼迴也、迴身摧折以為舞態也、紛猋飛揚貌、超踰、鳥集、舞勢超踰、如鳥飛集也、䠒跤、遲貌、蝼蛇、邪行去也、嫋嫋、長貌、飄智迴風、言舞勢似雲轉、又似風迴也、腂敝、斂容也、

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搶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闇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並狎、多而相排也、巃嵸、衆貌、搶捍、疾走貌、龍驤橫舉、舉首而橫走也、傾奪、競也、蹠、踏也、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逐末、謂後往而能先王、遂為馳逐者之末也、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胥、皆也、皆來相燕也、五臣作滑、樂也、遺老、忘老也

踃消 髾消 臬臺 鶚 飄 揞沓 湯湯傷傷 猋標 殟星 瞭棃

瞅收 嵸宗

長笛賦 并序

笛、滌也、蕩滌邪穢、納之雅正也、笛七孔、長一尺四寸

馬融 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有俊才、為後漢校書郎、遷南郡太守、拜議郎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臥郿縣平陽鄔中、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督郵、官名、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鄔、里名、又營居曰鄔、氣出精列、古曲名、王子淵・傅武仲俱見前賦、枚乘未詳所作、以敘言之、當為笙賦、劉玄、字伯康、作簧賦

惟籦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特箭槀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巔根跱之槷刖兮、感迴飈而將頹、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兀𡲦狋䯤、傾昃倚伏、庨窌巧老、港洞坑谷、嶰壑澮峴、嵧窞巖㝗、運裛穾浚、岡連嶺屬、林蕭蔓荊、森槮柞樸、

籦籠、竹名、九成、九重也、箭幹謂之槀、櫡與圖古字通、聚也、巔、根・根生於巔也、槷刖、危貌、感・觸也、

頽隆也面旁正面側旁也山之下小上闊者曰
巘簡大也頳砡石齊頭貌兀嵏孫嶭峻險貌庨
窌巧老深空貌港洞相通也小山別大山曰𡸣
嶒峗嶰壑深平貌陷郎坎也窨坎中小坎也𡾋
窟也良注曰巘壑嶮峗寬大而相連也崤窨巖
窌㝯山下深闇窟穴也運裛迴旋相纏也穿洩早
下也向注運裛陰陽運氣裛之也穿洩氣之潤
濕也林蕭小竹蔓荊柞樸皆木名森槮長貌竹
與諸物雜生也此
言笛所產之地也

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頋淡滂流碓投瀺穴爭
湍萃縈汨活澎濞波瀾鱗淪窊隆詭戾瀄瀑噴沫
犇遯碭突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
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猨蜼晝吟鼯鼠夜叫寒
熊振領特麚昏彭山鷄晨羣野雉朝雊求偶鳴子
悲號長嘯由衍識道噍噍讙譟經涉其左右哤聒
其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夫固危殆險巇之所迫
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

猥衆也渟涔池也障隄也潰壞也頋淡滂流水
搖蕩廣大貌碓舂也瀺穴水注成穴也言水似
舂之投瀺穴也爭湍急水萃縈迴旋也汨活疾
貌澎濞波聲鱗淪相次貌窊隆高下貌詭戾猶
奇異也瀄瀑沸涌也蜼似獼猴鼯鼠一名夷𪁪
一名飛生聲如人呼領顧也皆視也彭鬣也迴
視而起䰄鬣也由
衍行貌哤亂聲

故其應清風也纖末奮蘱錚鐄警嗃若絙瑟促柎
號鍾高調於是放臣逐子弃妻離友彭胥伯奇哀
姜孝己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掐膺擗摽
泣血泫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自禦

蘱與稍同動也錚鐄大聲警小聲嗃大呼也絙
急絃也號鍾琴名言風動竹聲如急絃促柱鳴
琴高調也彭彭咸諫紂不從而奔胥伍子胥伯
奇尹吉甫之子聽後妻言逐之自傷無罪投河
而死哀姜魯文公夫人子不得立而被殺歸齊
過市而哭孝己殷中宗子事親一夜五起聽後
妻言逐之掐膺叩心也擗摽拊心貌言竹末
成笛時水盪其根風動其稍而有此感人也

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蹉纖根跋篾
縷膺峭阤腹陘阻逮乎其上匍匐伐取挑截本末
規摹彟矩夔襄比律子野協呂十二畢具黄鍾爲
主撟揉斤械㓨剡度擬鏓硐頰隆程表朱裏定名
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勸
侑君子

般翟皆古巧人篾小也峭峻也阤落也岸峭者
必阤言險也陘斷山也以膺服於峭阤而腹安
於陘阻也彟飾也夔后夔襄師襄子野師曠宋
十二六律六呂也黄鍾宫聲也宫爲君故以爲
主撟揉者以火撟之斤械者以斧理之㓨裁也
剡銳也鏓大鑿中木也謂以木通節中也硐磨
也頰隆竹節之屑墜落也翰注鏓硐以刀通節
中也程示也程表外不加飾也朱裏以朱塗其
內也以其滌穢故
可觀士侑勸也

然後退理乎黄門之高廊重丘宋灌名師郭張工
人巧士肆業脩聲於是游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
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
夫曲胤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紛葩爛熳誠可喜
也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掌距劫遌又足怪也啾咋
嘈啐似華羽兮絞灼激以轉切震鬱怫以憑怒兮
眩碭駭以奮肆氣噴勃以布覆兮乍時跐以狼戾
靁卬鍜之岌峇兮正瀏漂以風洌寒薄湊會而凌
節兮馳趣期而赴躓

黄門署名習樂之處重丘地名宋灌郭張四姓
漢時善樂者重丘所出也胤善注曰曲也濟注
曰曲長曰胤也紛葩爛熳聲散而多波散廣衍
聲散而遠掌柱也遌觸也啾咋聲衆而大也嘈
啐聲貌鶡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謂以羽
謂南方火其聲烈也絞灼激聲相繞激也憑怒
大怒也眩聲貌碭突也氣噴勃氣結叢中聲不
散也布覆氣通而四覆也時跐其聲時立如有
所跐履也鍜椎也岌峇卬椎之聲瀏漂風洌聲
隨風而清也寒薄湊會聲相集奏而會合也節
曲之節其聲溢出故曰凌節馳疾也期亦
節也躓下也疾趣則其聲散而赴於下也

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氾濫溥漠浩
浩洋洋長矕遠引旋復迴皇充屈鬱律瞋菌碨柍
鄧琅磊落駢田磅唐取予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
序希數必當微風纖妙若存若亡蓋滯抗絕中息
更裝奄忽滅沒瞱然復揚

流水即伯牙鼓琴志流水也琴道曰伯夷操似
鴻雁之音故云象飛鴻矕善注視也翰注被也
言似流水飛鴻相被遠引不絕也旋復迴皇去
住不定高下不常貌充屈二句善注衆聲鬱積
競出貌濟注鬱結不散貌鄧琅二句衆聲宏大
四布貌衰序差其次序也蓋與壒同條也抗極
也裝束也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次
之也抗絕則奄忽而滅更裝則又復揚也

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漂凌絲簧覆冒鼓鐘或
乃植持縼纆佁儗寛容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
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曲終闋盡餘
絃更興繁手累發密節疊重踾踧攢仄蜂聚蟻同
衆音猥積以送厥終

聊慮精心也固護堅志也漂凌謂過之覆冒謂
掩之也縼繩也植立而相引持似縼纆也佁儗
寛閒貌八風八方之風降罷退也言聲成五降
而息也餘絃餘聲似擊絃之餘響也密節如
簇也踾踧迫蹙也攢仄攢聚也踾踧二句正
衆音猥積之狀曲將終衆音畢出而送之也

然後少息暫怠雜弄閒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安
翔駘蕩從容闡緩惆悵怨懟窳圍窴械聿皇求索
乍近乍遠臨危自放若頹復反蚡緼蟠紆緸冤蜿
蟺笢笏抑隱行人諸變絞槩汩湟五音代轉挼挐

掕㩲遞相乘邅反商下徵每各異善故聆曲音者觀法於節奏察度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聽遶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

搖演心神淸貌安翔駘蕩從容閑緩皆聲初發或起或伏寬容閑緩也廠圍聲下貌寘𣪠聲緩也聿皇疾貌求索相合擊也蚡縕幡行聲相亂紛也纆覓蜿蟺盤屈搖動貌㒤芴抑隱手蕁笛孔也絞縩汩湟聲相切磨也掕挐掕㩲謂索持而推抑之也邅邅迴也反商下徵變調也引亦曲也投與逗古通猶章句也遶弄小曲也䛐云遶雜也長戚長憂也閒居獨處也節奏句逗之中有禮制此正聲也遶弄則繁雜小聲矣故遠想古人必虞怛惕也

故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瀁敞罔老莊之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淸厲隨光之介也牢剌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務㨿鉳𢡟晳龍之惠也

曠瀁敞罔寬大開幽也牢剌牢落乖剌也繽亂也紛五臣作理亂而能理也務㨿鉳𢡟分別節制之貌晳龍鄧晳公孫龍皆辯士也

上擬法於韶箾南籥中取度於白雪淥水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伸鴟視狼顧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皋魚節其哭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蒯聵能退敵不占成節鄂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鱣魚喁於水裔仰駟馬而舞玄鶴

南籥以籥舞也文王之樂白雪淥水古曲名延露巴人小曲也鹿性多驚故云駭熊經如熊之攀樹而引氣也鳥伸引頸也鴟視舉首而視狼顧反顧也各得其齊言得其分齊不相踰也屈平以下言各反其常性也左傳曰介之推從晉文公出亡後賞從亡者推不言祿隱而死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於江弟子欲收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曰生爲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詩傳曰孔子出遊聞哭聲甚悲則皋魚也問其故曰吾少好學周流天下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仕無成二失也少擇交遊寡親友老無所託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立哭而死左傳曰南宮長萬弒宋閔公又曰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弒之又曰蒯聵衛大子登鐵丘望鄭師衆自投車下詩傳曰陳不占齊人崔杼弒莊公不占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此雖往其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至公門外聞鐘鼓聲駭而死喁魚口上見也魚喁水裔即伯牙鼓琴魚出聽也仰秣即瓠巴鼓瑟駟馬仰秣也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

于斯時也、綿駒吞聲、伯牙毀絃、瓠巴聑柱、磬襄弛懸、甯眎瞪眙、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眇睢維、涕洟流漫、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盥汙濊、澡雪垢滓矣、

聑、安也、瞪、直視也、眙、驚貌、搏拊、擧手也、雷抃同拊手也、僬眇睢維、目開合之貌、

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制簧、暴辛爲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晥切錯、丸梃彫琢、刻鏤鑽笮、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䵣益、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

庖犧、伏羲也、女媧、黄帝之臣、暴辛、周時諸侯、塤、土樂、燒土爲之、大如鷄卵、三孔、倕、舜時人、叔、未詳何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華晥切錯、皆理器之名、丸、取也、一云折也、梃、擊也、亦皆理器也、六器、上琴瑟等也、二皇、伏羲神農也、聖哲、女媧以下也、䵣、猶增益也、

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

丘仲、漢武時人、不見已、不見其身也、聲相似、與龍吟相似也、剡、削也、簻、馬策也、易京、京房也、字君明、武帝時人、修易、故曰易京、尤好音律、知五聲、笛本四孔、少商聲、房加孔於下、爲商也、

㮰圖 槷臬 飈標 顐氳 砡王 嶁蔞 狋宜 嶷凝 嵺翳 窌砲 峗危 嵋坎 窞淡 寝伏 穿汙 洿過 滲參 柞作 頋感 澋學 碭唐 蜼位 頷感 麎加 彭標 嗺啾 營榮 絙亘 胣 蠖畫 窸忽 硐同 還迬 眩宏 砻渴 蠡鑾 縱愁戀切 伶翅 促穀 窾寬 圂毒 掝濊 經因 蟺善 昆民 挨唯 遮初救切 務梨 懎獲 鱏尋 聑貼 眙翅 睆患 梃抽延切 笮鑿 鞋上偷 聲 簻撾

琴賦并序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爲晉中散大夫與呂安友善與安俱斬東市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道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

誕大也載生也參近也辰極北斗也蕤草木花貌虞淵日入處九陽九天之涯也

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嵒玄嶺巉巖岞崿嶇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蛩蟺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

確嵬岑嵒高峻貌玄嶺四語並山峻不齊貌巘山上闊下小也偃蹇雲覆巘之狀也顛波以下並形容水急也彪休怒貌瀄汨疾貌蛩蟺展轉也按顛波以下本蒸雲吐溜來靈液所注水勢如此廣大則山之高峻更可知矣

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

翕赩赤光也奐散也沙棠仙果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如棠黃花赤實味如李無核名曰沙棠列仙傳曰涓子齊人隱於宕山能致風雨作琴心三篇東西陽前等皆指桐言也

於是遯世之世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
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游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
凌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迴江
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
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
音慕老童於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
思假物以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
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倕
騁神鏤會裛厠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
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
容灼爍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
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
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

榮期榮啓期綺季綺里季皆隱人也迴江遠江
哀夷長夷軒轅黄帝也使伶倫入嶰谷取竹調
律呂老童顓頊子為騩山之神騩山在三危之
西泰容黄帝樂師孫枝側生枝也離子離朱也
鏤會鼓鏤其縫也裛厠裛纏其塡厠之處也列
仙傳曰園客濟陰人常種三色香草積數十年

食其實一旦有五色神蛾止樹末客收而薦之
以布生桑蠶焉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妻道蠶狀
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甕繅蠶六十日乃盡
訖則俱去莫知所如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
玉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
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象又琴有龍脣
鳳足華容灼爍謂琴之飾也伶倫見前註田連
善鼓琴者羽角俱起宮徵相證謂調擬取聲韻
中適也參發並趣以指俱歷七絃參而審之也
上下累應聲調合應也踸踔初聲布散貌磥硌
大聲貌此調絃時之狀也絃既調
故美聲將興昶通也和通情性也

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
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
沛騰遌而競趣翕韡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
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怫惘煩冤紆餘婆娑陵縱
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
軌徐步洋洋習習聲列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於泰素

白雪清角俱曲名遻觸也崇山流水即伯牙事
怫惘煩冤聲愠悁不安貌紆餘婆娑曲旋縈亂
之聲陵縱播逸聲高而分布也霍濩波浪聲紛
葩繁雜也檢容授節端簡其容而授其曲節也
授者授於手也應變本授節來合度即合節也
兢名二句註謂懼其善名此失其專擅功業安
其法則緩用其指循行而緩步者也語意不明
愚謂兢名擅業謂專擅其業而爭名者安軌徐
步得心應手從容自得也洋洋習習正安軌徐
步也曲將終則以顯媚之聲送之泰素自然也

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閒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攙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躇跱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

翠粲衣聲也纓衣領也徽綪也一云美也攙動也淥水清徵俱曲名唐堯微子俱操名也昶與暢同仇友也沆瀣清露北方[illegible]

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絃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𠹳譶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翼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𡜁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疎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

𠹳譶疾也流漫遠也徘徊顧慕聲旋繞也擁鬱抑按聲駐而下不散也盤桓以指歷絃上也毓養安息其聲也闥爾豁然也奮逸騰起也半散欲散而還聚也豐融盛滿也斐韡明也糅雜也凡彈琴初緩其聲乍似相乖曲度相調後終同爲趣會也掎偏引也劫掎慷慨高志之聲𡜁嬌也古姐字參譚相隨貌攢仄攢聚也

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趣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斐尾𦆱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攙擽捋縹繚潎洌輕行浮彈明嫿瞭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

案衍不平貌陸離參差貌紛文斐尾𦆱縿文彩也𦆱縿離纚鵾鴻羽毛也摟攙擽捋皆手撫弄絃之貌縹繚潎洌聲相糾激貌嫿靜好也瞭察也

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

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荊、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

重華山也、山者地之基、故云重基、華芝、蓋也、重華舜操也、南荊以下皆曲名、變用變曲用聲也

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游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

廣陵以下、皆曲名、流楚窈窕、深意也、蔡氏五曲、遊春淥水坐愁秋思幽居也、王昭明妃也、楚妃思鄉土、作怨曠之歌、楚妃莫知所起、別鶴者、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為別鶴之操、鶴一舉千里、故云千里別鶴、簉雜也、雜於雅聲之乏也

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氣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間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欨愉歡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弃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

間遼、絃間遼遠、庳短也、絃長、徽闘而絃長也、懊咿、悲也、嗢噱笑也、莊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抱柱而死、又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漢書曰、石奮父子五人、俱至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訥慎、謂恭謹也

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狄牙、古知味者、天吳、水神、鸑鷟鳳屬、游女漢水神、蚑、即行也、凡生之類行皆曰蚑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唐揹深
靜也
岝窄峉額壇善𧣯吸䰐規䟦嗔踔擉磥累硌洛遻
迕逢避䙰澀嚚杳縿參纚師爐獲遙初救切欱吁嗢
屋嚎其虛切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笙賦 列管匏中、施簧管端

潘岳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綿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畧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剔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樾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攎鯽鯠參差

匏所以爲笙底者篠小竹笙管也衆作如洞簫等賦也剔剔也一云揉也使之直也簳竹莖新竹故云生簧以熟銅爲之故云熟泄舉其指也謐靜也厭指擫之也言笙舉其指聲反至靜擫其孔乃反四出也魁猶首也大魁匏首插定所也基本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皇翼鳳皇之翼其次比竹管似之也翾翾岐岐飛行貌咮笙觜飾以明珠如口銜又如垂也脩樾長管也辟闢也餘簫衆管也逶邪布也駢田竹密貌獵攎不齊也鯽鯠衆飾貌

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憤潰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惘、終嵬峩以蹇愕、又飆遝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汎淫氾豔、霅曄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

始泰以下、言以如此情況之人、而聽夫笙也、嗢、咽也、噦、氣悟也、咽中先噦而理氣也、一云嗢噦、吐飲之貌、佛鬱怫惘、聲繁貌、嵬峩蹇愕、聲高直貌、飆遝繁沸、勇起貌、孟浪、失志貌、惆悵、聲慢而怨也、言無此等聲也、懰、烈也、檄糴奔邀、疾也、愀愴惻淢、悲傷貌、虺韡煜熠、盛多貌、汎淫氾豔、放縱貌、霅曄岌岌、疾急貌、案衍夷靡、聲下而長也、竦勇剽急、聲高而疾也、葺襲、重貌、舞既蹈、言舞人、節將撫、言歌者、皆以笙爲主、故中輟不及也、樂聲二語、應前始泰終約等人也、

撫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唳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喈、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

撫、指捻也、翮、笙管、言其象鳳翮也、越上筩、謂簧聲逾上筩之孔、而通下管之背也、廣陵、見琴賦、張女、桃園、棗下、皆古曲名、纂纂、盛貌、離離、將衰也、落、飛龍以下、皆古曲名、鳴子、呼其子也、含啁、卽啁唽、見洞簫賦、郁捋、口專孔貌、劫悟、氣相衝激也、泓宏融裔、聲大且長也、哇咬、見舞賦、嘲喈、繁細也、訣厲、決斷清冽也、悄切、憂也、磬折、曲折也、

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闕、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醽、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於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

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

黃苞攜拔剝也縹瀁碧色瓮瓶也醇酒也岐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岐光管之飾也岐五臣作妓謂舞人也雙鳳曲名晉野晉師曠字子野齊人善鼓瑟秦蒙恬造箏故曰齊瑟秦箏增愴光明貌魏文帝作燕歌行詞云秋風蕭瑟天氣涼故云秋風詠於燕路傳玄長簫歌有天光篇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令二曲俱奏故云重也章夏韶武皆帝王樂也陳宋齊楚皆國風也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移風於善雅聲也易俗於惡淫聲也總皆出於絲竹之器也研擊也擊衆聲而爲清也

篠小剡利味呪攦歷鮰押鯀雪嗢厓噦誨憿澌蘀

偉煜育汎蓬攡捻嘽歎嗒札筩同

嘯賦蹙口出聲也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時以貧賤不重其文張華一見善之爲中臺郎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睎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焉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

登箕山許由事浮滄海仲尼事俄景日邪也濛汜日入處

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沈、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唱

引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故極樂而不荒

洿謳也激楚曲名清聲北里淫聲紂使師涓所作濟洪災二句言嘯則風生風生則雲起雲起則雨降故能濟洪災反抗陽也摧藏抑之貌既思能反將嘯時情必思物曲終則不復思也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繚眺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列列飆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飇振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流埃靄之溷濁變陰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

橫鬱鳴聲直度而繁盛也滔水流也涸水渴也謂鬱鳴之聲似之也奏胡馬四語以馬嘶鴈鳴狀之也怫鬱聲多也參譚相隨也飛廉風伯虎嘯風生類相感也箕星好風亦與嘯相應也

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皐蘭之猗靡蔭脩竹之嬋娟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啷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

景大也假象擬則謂以金革陶匏之聲而比嘯也衆聲嘯之各聲也磞硠二句皆言大聲也列子曰鄭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命試之當春而叩商弦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茂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凝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激嚁聲疾也羌歎詞

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

七畧曰虞公魯人善歌發音動梁
上塵甯子甯戚也飯牛擊角而歌
蒙 標 烹 轟 勞 秋
濛汜似飈磞訇磷嚯

高唐賦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崒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㬳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雲夢楚之澤名昔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先王楚懷王也遊高

唐、晝寢夢與神遇、遂置觀、號曰朝雲、榯、茂貌、榯直豎貌、偈、挺也、駕、駟馬、建羽旗、言疾驅也、善注引、祖、始也、萬物皆祖宗生此土、良注曰、神所居高敞廣遠、可爲萬物之祖也

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沬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㵝、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

阺、陵也、稸、積也、濞、水暴至聲、潰、水交相過也、淡淡、平滿貌、天雨初晴、百谷之水、並入畜水之所也、麗、附也、畝、隴界、風吹水勢、浪文如孤隴之附丘也、隘交引而却會、水勢相激、自相迫隘、其流交引而却會也、崪、聚也、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磥磥、衆石貌、相摩、水急石流相摩厲也、巆、聲也、礚、大聲也、溺溺、沒也、瀺灂、石在水中出沒貌、潼潼、高貌、厲、起也、澹澹、水搖也、淫淫、去遠貌、溶㵝、蕩動也、雲興、水擊踊波、如雲起也、此以上言高唐之下之水也、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裏、朱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跳駭者、聞水聲而駭也、魚暴者、驚而出水失勢也、中阪遙望、人行至中阪、而遠望樹色也、註謂魚失勢、望於中阪者非、覆蓋、華與葉間生相覆蓋也、雙椅、合枝也、房、華實也、糾枝、交枝也、徙靡、枝往來靡靡然也、澹淡、水波紋也、闇藹、木蔭水波之貌、施翼、枝四向如鳥翼也、猗狔、柔弱也、豐沛、多也、裏、猶房也、五變、五音皆變也、四會、四懸俱會也、本上聲似竽籟來、此以上言高唐之下獸魚與木也

盤岸巑岏、振陳磑磑、磐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

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

巑岏銳山也振整也以磐石整渠岸也陳列也磑磑高貌隤墜下也陬山角也啎逆也穴深也蹊徑也言山角橫逆隓危背深偃塞人徑也芊芊青也炫燿虹蜺山高如虹蜺炫燿其上崝嶸深直貌窐寥空深貌熊經如熊攀樹而立也足盡汗出流汗至足也縱縱莘莘衆多貌言異物之多也此以上狀高唐之山谿也

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蘺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秭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箕踵前闊後狹也菁華也射干揭車皆香草薄叢生也越香言香氣發越也掩同也言同時發也雀鳥之通稱故云衆雀王雎雎鳩也正冥註無所楚鳩一名嗶啁爾雅曰鷦周郭璞曰子嶲也或曰即子規也秭歸亦子規一名秭歸然則楚鳩秭歸或是一鳥思婦亦鳥名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昔有思婦登此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爲名赴曲鳥鳴有同歌曲也隨流善注曰隨鳥類而成曲向注曰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也此以上是至觀而序草與鳥也

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

有方有法也羨門高谿仙人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上成鬱林公樂聚穀或云皆方士未詳所見或云仙人盡多鬱然如林也公樂共樂也聚穀聚食于山阿也紬引也漭漭水廣遠也苹苹草貌罘罕網也傾倚施也弭節輔注猶少時也善注弭作何問辭也節所執之節奄忽速也此以上禮神已畢而獵也

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差時擇時也簡輿善注簡省也濟注簡擇也風起雨止如風雨之疾也發蒙發其蒙蔽也自有

此會而如發蒙也思萬方云云正足發蒙所在也通攀察滯神思昔有所關達也故能登寄遐年

對隊 樹時 稭畜 碨猥 磥累 熸轟 磕概去聲 漘提 纜麻 鮪委 磑偽 牾吾 柖超 縱徙 帿隸 罘浮

神女賦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不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績盛文章極服妙綵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襛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俛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晡曰晚夕也並馳並施也袿婦人上服嫷美也
倪與娩同好也又云可也與薄裝正相可也

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鄣袂以袂鄣其面也應君之相言合侍君也姝
美色莊姝莊嚴而美色也聯娟微曲貌[illegible][illegible]也

嫿靜好也翼放縱如鳥之翼隨意放縱也霧縠薄如霧也澹靜貌愔和也嫕淑善也未可得原謂不能測其志也似近既遠言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亨通也未結未相著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分當也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也頩怒色青貌相首相向也怖覆恐怖而反覆也遽急也言去而不住也

嫿唾 倪脫 姽隗 嫿獲 愔音 嫕翳 頩[illegible]

登徒子好色賦 并序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微辭，美辭也。素，帛也。束素，如帛之束而圓也。陽城、下蔡，楚貴介所封，故以爲喻。齞，張口見齒也。歷，稀疏也。踽僂，身曲也。美色愚亂之邪，即登墻窺臣是也。守德不如彼，言已所守者德，不如宋玉之所言也。章華大夫，亦假設之稱。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顔，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熙，戲也。大路，詩篇名，言遵美者，攬衣袖，欲與同歸也。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芳華，芳草之華，欲贈芳華，恐其不受，故先以妙辭進之，復稱詩。處子稱詩以答也。寤，見也。見春發萬物之榮，乃絜齋以俟惠和之音。今贈我以大路之詩，故不如無生也。揚詩守禮，正所謂守德不如彼也。

洛神賦

并序初曹植求甄逸女不遂後太祖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夜思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視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淚下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留宴飲仍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因思甄氏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曹植 字子建魏武第三子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雍丘王諡曰陳思王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從京師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迺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覩一麗人于巖之畔爾迺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御者對曰臣聞洛水之神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迺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穠纖得中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豔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

伊闕龍門山轘轅坂名景山大山也蘅皋芝田美言之也楊林地名俯未察仰殊觀恍惚之狀也漢書音義曰宓妃宓羲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削成言其方也約素言其圓也聯娟微曲貌

睇旁視也輔頰也靨輔言輔上有靨文也權兩頰輔在頰下故曰承權應圖言如畫圖也珥猶服也璀粲一云衣聲一云明淨貌琚瑤玉名遠遊履名霧綃薄縑也裾裾衣也微猶映也翩若驚鴻以下初見而槩言之也肩若削成以下就其身而言之也披羅衣以下就衣飾而言之也

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解玉佩而要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抗瓊珶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

悵猶豫而狐疑、收和顏而靜志兮、申禮防以自持、

縱體、輕舉貌、采旄、所以前導者、滸、水涯也、玄芝、黑芝也、瑤、玉也、潛淵、謂所居水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遊漢臯、遇二神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之、交甫受而懷之、行十步、探之亡矣、回顧二女亦亡矣、故云弃言、恐潛淵爲期之約、亦如之、故申禮自持也

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體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廼衆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揚輕袿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

感歎者、感己之申禮自持也、椒塗、蘅薄、香徑也、叢生曰薄、南湘二妃、湘水神、娥皇女英也、游女、漢水神、即上鄭交甫所遇二女也、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在河之傍、與織女相隔、故云獨處、袿、婦人上服、婀娜、柔婉貌

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屏翳、風師、川后、河伯、馮夷、水神、女媧、黃帝時人、造笙簧者、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六龍、所以駕車者、宓妃、水神、故扈從皆水族也、清陽、眉目之間也、璫、耳珠、不悟、不見也

瑞 弟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補亡詩六詩 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晳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所詠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束晳 字廣微、陽平人、與兄璆齊名、晉賈謐請爲著作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陔隴也、南方養萬物方也、故取以爲名

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朝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蘭以芳、故採之、喻已當盡心以養也、彼居之子謂未仕特也、油油從風貌、喻已當柔順也、獺水獸、捕魚以祭先者、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汨急流也、魴鯉之美者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言孝子養父母當自絜、如白華無點汙也

白華朱蕚、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蕚承華者也、草叢生曰薄、喻孝子在衆兄弟中、如蕚承華於幽薄、絜可愛也、門子、嫡子代父當門者、磨鑢自警厲也、趺花足也、陬角也、蒨蒨鮮明貌、渝變也、處子處士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稽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黮黮黑貌、習習和舒貌、陵巔丘中、各從地所宜也、九穀、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玄霄雲也、水下流曰霤、芒芒多也、參參長盛也、種曰稼、斂曰穡、委積也、四氣和謂之玉燭、翼翼明貌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而生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

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叏常也、一云平也、物由此以生也、柔·安也、土化
旣平、則草木獸魚之類、亦皆若其性矣、纖阿、月
御也、晷·度也、躔·星次也、五緯金木水火土之五
星、善作五是、是·時也、謂雨暘燠寒風各以時也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愔愔安和貌
文·周文王也、此成王時詩、故云紹文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于夏序曰·崇丘廢則
萬物不得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旣
洽、王猷允泰、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
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陜陜大圓、茫茫丸壤、資
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方輿·地也、大圓·天也、
九壤·九州也、道夭·夭折之道也、物極·極其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于夏序曰·由儀廢、則萬
物失其道理矣、儀·宜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爲政、魚遊清
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
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魚鳥各得其性以興賓主、皆盡其儀也、賓謂羣
臣、羣臣各寫其誠信、君盡心以撫之也、時和·謂
順治也、何思何修·謂無所事事
也、內輯·和悠·順治之象、悠·遠也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述其祖謝玄之德也

謝靈運 陳郡人、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
莫逮、宋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
後爲臨川太守、有司糾之、徙廣州、遂令
趙欽等要合鄉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
要不及、有司奏依法
收刑、詔於廣州棄市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
氛、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
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惠物辭所賞、厲志
故絕人、苕苕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
哲時經綸、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屯難旣云康、
尊主隆斯民、
達人·謂祖玄也、貴我者輕物重身也、段生·段干
木也、魏文侯軾干木之廬、諸侯不敢加兵於魏、
展季·柳下惠也、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弦高鄭
賈人也、秦將伐鄭、高遇之、日此必襲鄭、乃矯鄭
君命、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新垣衍欲尊秦爲
帝、魯仲連責而歸之、秦爲之却十五里、組綬類
緤·繫也、珪有兩、一授諸侯、一留於朝、故云分、此
總上四人立功於國、而不受爵也、註只本仲連
設以左太初詠仲連詩有此二語、故誤解之也
嗣者·謂祖玄嗣此四人、註謂能繼仲魯者非也
委講·委棄講藝之事、綴道論·謂隱會稽而
採道妙也、改服·謂改戎服、出破苻堅也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
始、河外無反正、河介有賊圯、萬邦咸振懾、橫流賴

君子拯溺由道情僉恩資神理秦趙欣來歸燕魏遲文軌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隨山疏濬潭傍巖蓺枌梓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永嘉晉懷帝年號太元晉武帝年號河外洛陽也江介江南也北毁也君子指其祖也僉勝也道情神理循折衝於樽俎之間而不以武事勝也遲待也賢相謂謝安也遠圖謂匡復也因謝安去世而匡復之謀遂阻故玄亦歸田也高揖拂衣俱謂玄也古分天下爲十二州晉止有其七故云七州五湖大湖也有五道故名五湖貞觀有正見也此二詩俱述謝玄之德止賢相一語淡謝安舊註謂述謝安謝玄之德誤也

諷諫詩 四言 并序

韋孟 魯國鄒人其先本彭城爲漢楚元王傅

孟爲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作詩諷諫

楚元王名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夷王名郢客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謚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絶我邦我邦既絶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

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
是恢惟諫、是信險險、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
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
子、臨照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
茲怙、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鑒、嗣其罔則、彌
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
時靡不練、興國救顯、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
霸、蔑月其徂、年其逮耇、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我祖、韋孟之祖也、在殷封東郡章城、故曰豕韋氏、
白與黑謂之黻、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
尺、以皮爲之、上公之服也、既封諸侯、故得服黻、
黻建龍旂也、迭、互也、大彭、商臣與之互著勲也、
王赧、赧王也、此序居彭城之始、咲歎辭、厥弟郎
元王、元王也、漸世、沒世也、皇士、美士也、媮、樂也、險險、
曰婿貌、殆其茲怙、言將危殆、由於怙恃恩寵也、
嗣其罔則、謂戊之後嗣無所則也、彌彌、稍益也、
練、善註謂委也、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
纂註作諳練之練、追思黃髮、秦繆公悔過之言
也、

勵志詩 四言

張華

大儀斡運、天迴地游、四氣鱗次、寒暑環周、星火既
夕、忽焉素秋、涼風振落、熠燿宵流、吉士思秋、寔感
物化、日歟月歟、荏苒代謝、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
爾庶士、胡寧自舍、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
衆鮮克舉、大猷玄漠、將抽厥緒、先民有作、貽我高
矩、雖有淑姿、放心縱逸、出般于游、居多暇日、如彼
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養由矯矢、獸
號于林、蒲盧縈繳、神感飛禽、末伎之妙、動物應心、
研精耽道、安有幽深、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
質、彪之以文、如彼南畝、力耒既勤、藨蓘致功、必有
豐殷、水積成川、載瀾載清、土積成山、歊蒸鬱冥、山
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聲、高以下基、
洪由纖起、川廣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著、乃物之
理、纆牽之長、實累千里、復禮終朝、天下歸仁、若金
受礪、若泥在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隰朋仰慕、予
亦何人、

大儀、太極也、斡、轉也、使天地旋轉也、星火、火星、
夕見爲秋也、秋爲白藏、故云素、熠燿、螢也、荏苒、
漸進也、輶、輕也、大猷、道也、先民、先聖也、淮南子
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

之始調弓矯矢、而後抱樹號矣、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蒲盧、蒲且子也、蘦、耘也、蔆、壅苗也、歔、氣上出貌、經、繩也、所以繫馬者、戰國策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而難千里之行、鈞作瓦輪者、隰朋齊大夫、管仲病、桓公問爲國、對曰、隰朋可、其爲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若己者、言己亦欲如隰朋也

歔 蘦 纆 墨

上責躬應詔詩表

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馬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封鄄城侯、後求見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獻此詩

曹植

臣植言、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耇、永無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不勝犬馬戀主之情、謹拜表并獻詩二篇、詞旨淺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刻肌骨、深自責也、遄、速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五情、喜怒哀樂怨

也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胡顏謂胡顏居世也、詩無此句、或誤言也、鳲鳩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言均平也、毛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故云七子

責躬詩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敘、濟濟俊乂、我弼我輔、伊余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惟篤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余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土、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慚陵墓、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飢、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武皇曹操也、披攘披靡也、我皇文帝也、青土臨淄也、以周比魏、以己比魯也、植就國、使者灌均希旨、奏植醉酒勃逆、劫脅使者、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安鄉侯、篤類謂厚兄弟也、兗邑鄄城也、冀方魏都也、初貶安鄉、尋改鄄城王、又改雍丘王、齒列也、黃壚黃泉也、江湘吳越、指吳蜀二國

應詔詩 四言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餱糧、飢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不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黃坂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路、載寢載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輪不輟、蓮鑾無廢、登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
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憂心
如酲、

應會應命而會也、脂車以脂塗轄、使易行也、掌徒、掌徒御者、鸞臺蘭渚、紀行次、美言之也、樛木、高木、匪息、不暇息也、與不遑食、皆言急趨君命也、鑣馬銜、翼扶也、水崖曰滸、弭節、安志也、舉燧、執火夜行也、稅、舍也、酲、酒病也、

一

關中詩 四言、晉惠帝時、氐賊齊萬年與楊茂作亂、關中既定、命諸臣作關中詩

潘岳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三祖在天、聖王紹祚、德博化
光、刑簡枉錯、微火不戒、延我寶庫、蠢爾戎狄、狡焉
思肆、虞我國眚、窺我利器、岳牧慮殊、威懷理二、將
無專策、兵不素肄、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
未逞斯願、桓桓梁征、高牙乃建、旗蓋相望、偏師作
援、虎視眈眈、威彼好畤、素甲日耀、玄幕雲起、誰其
繼之、夏侯卿士、惟系惟處、別營棊跱、夫豈無謀、戎
士承平、守有完郛、戰無全兵、聳交卒奔、孰免孟明、
飛檄秦郊、告敗上京、周狗師令、身膏氏斧、人之云
亾、貞節克舉、盧播違命、投畀朔土、爲法受惡、誰謂
荼苦、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夫
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爲狄俘、亂離斯瘼、
日月其稔、天子是矜、旰食晏寢、主憂臣勞、孰不祗
懍、愧無獻納、尸素以甚、皇赫斯怒、爰整精銳、命彼
上谷、指日遄逝、親奉成規、棱威遐厲、首陷中亭、揚
聲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聞之有司、以萬爲一、
紂之不善、我未之必、虛皛湳德、繆彰甲吉、雍門不
啓、陳汧危偪、觀遂虎奮、感恩輸力、重圍克解、危城
載色、豈曰無過、功亦不測、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
紜齊萬、亦孔之醜、曰納其降、曰梟其首、疇眞可掩、
孰僞可久、既徵爾辭、既藏爾訟、當乃明實、否則證
空、好爵既縻、顯戮亦從、不見賓林、伏尸漢邦、周人
之詩、寔曰采薇、北難獫狁、西患昆夷、以古況今、何
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斯民如何、荼毒于秦、
師旅既加、饑饉是因、疾癘淫行、荊棘成榛、絳陽之
粟、浮于渭濱、明明天子、視民如傷、申命羣司、保爾
封疆、靡暴于衆、無陵于彊、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三祖、宣帝號高祖、文帝號太祖、武帝號世祖、聖皇、惠帝也、元康五年、武庫災、焚歷代寶、戎狄、謂

北地盧水胡馬蘭羌等共推齊萬年爲主以作亂青災也因武庫之災而起也岳收梁王與解系也時梁王欲戰以威服解系欲守以懷撫故云虔殊趙王司馬倫也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倫請三萬人往平氐羌朝議疑之不遣梁征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也干大旗也好畤梁王屯兵之地也素甲明光甲也玄幕軍幕也夏侯卿士夏侯駿也引兵從梁王後系解系處周處並同討賊如纂之布置也孟明秦繆公將爲晉所敗故以爲比撤道書插羽於上取其急也故云飛檄周處與賊鬭爲氐所殺盧播偏將也詐論功免爲庶人徙北平故云北土俘虜也稔熟也言亂離經一年也肝宴也時孟觀封上谷郡公諸將敗拜觀建威將軍擊氐羌於中亭大破之萬計謂斬獲之人揚聲者謂虛張之也有司以觀之詐故以其萬爲一然亦抑之太甚如言紂之不善未必如是但虛言滿甲之功是其過耳嵓顯也滿德甲吉二羌帥名也薦門陳涉俱地名被圍而觀解之亦其功也初夏侯駿上言斬氐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送萬年故云紛紜日者遊駿與觀之言也眞謂觀也僞謂駿也蔽斷也賁林東漢時討氐羌誣妄死獄中言當以此爲戒也采薇詩篇遣戍役也文王時有昆夷玁狁之患故作是詩絳陽絳縣也左傳曰音饑秦輸之粟自雍及絳故引以爲比

嵓音 湳南

公讌詩 五言公讌者臣下在公家侍讌也此在鄴與兄丕讌

曹植 贈答雜詩子建在仲宣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颻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公子文帝在時故稱丕爲公子朱華芙蓉也飈疾風也

公讌詩 五言此侍曹操讌操未爲天子故曰公讌

王粲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涼風撤蒸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榱。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樂、但愬杯行遲、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爾雅曰夏爲昊天卉草木總名葳蕤草木初生貌肉汁曰肴圓方簋豆之器也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含情含其歡情而不暢也不翅猶過多也毛詩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公讌詩 五言、與王仲宣同於鄴宮作

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魏太子文學

永日行游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爲魚防、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魚防、爲堰以防魚逸也、芙蓉、蓮也、菡萏、花也、靈鳥、仁獸、假其名以言之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魏太子丕爲五官中郎將

應瑒 字德璉、汝南人、太祖辟爲丞相掾屬、後爲五官中郎將文學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寒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黄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爲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以鴈自喻也、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也、簡珠、大珠也、何能中自諧、謂中心不和懌也、細微、自謂也、存、省也、孔叢子曰、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故云副飢渴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四言、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圃名、機時爲太子洗馬、應令作

陸機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自昔哲王、先天而順、羣辟崇替、降及近古、黄暉既渝、素靈承祜、乃眷斯顧、祚之宅土、三后始基、世武丕承、協風傍駭、天晷仰澄、淳曜六合、皇慶攸興、自彼河汾、奄齊七政、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九區克咸、謳歌以詠、皇上纂隆、經教弘道、于化既豐、在工載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儀刑祖宗、妥綏天保、篤生我后、克明克秀、體輝重光、承規景數、茂德淵冲、天姿玉裕、蕞爾小臣、邈彼荒遐、弛厥負檐、振纓承華、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三正、夏商周之正也、魏土德王、故云黄暉、晉金德王、故云素靈、魏變而晉承之也、三后、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帝也、駭、散也、淳耀、淳美之德、曜於六合也、河汾、晉所封地、七政、日月五星也、特

文有是文德之君也咸和也考成也荒猶汰也天保天位也技后大子也景大也數歷數也沖深也溶容也永華太子宮門匪頼伊始言始頼不及此也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四言大將軍成都王穎

陸雲 字士龍吳人與兄機齊名爲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機被收并收雲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四祖正家、天祿保定、叡哲惟晉、世有明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巍巍明聖、道隆自天、則明分爽、觀象洞玄、陵風協極、絕輝照淵、肅雍往播、福祿來臻、在昔奸臣、稱亂紫微、神風潛駭、有赫茲威、靈旗樹旆、如雷斯揮、𢧵天之扃、于河之沂、有命再集、皇輿凱歸、頹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辰晷重光、協風應律、函夏無塵、海外有謐、芒芒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玄暉峻朗、翠雲崇藹、冕弁振纓、服藻垂帶、祁祁臣僚、有來雍雍、薄言戚考、承顏下風、俯覿嘉客、仰瞻玉容、施巳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之崇、

四祖宣景文武也則明分爽則天之明而分其爽也爽亦明也陵乘也極辰極也絕輝絕遠之遠也姦臣趙王倫也紫微天帝居成都王穎敗倫於溫倫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時帝爲倫廢於金墉城今復還位故云再集素質皆反其初之意也函夏華夏也謐靜也弁爵藻藻帶皆翔大夫法服祁祁衆也考成也難老壽也詩曰永錫難毛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四言園在洛陽城東北魏明帝起名芳林齊王芳改爲華林時與羣臣射於此園賦詩觀志

應貞 字吉甫少以才聞爲晉武帝撫軍參軍後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膺籙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虎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回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序、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斯靖、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裳重譯、充我皇家、峩峩列辟、赫赫虎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修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諭、於是肆射、弓矢斯御、發彼

五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躬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爲失、凡厥羣后、無懈於位、

天曆在虞、以晉之承禪、猶虞之於唐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天、則景雲出、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瑞草、堯時生於庭、日生一葉、十六日後日厭一葉、月小一葉不厭、晉無此瑞、皆美言之也、規法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也、九有九州也、漸入也、流沙極西之地、肆、弃也、周成王時越裳重譯來朝、五品五倫也、一云五等諸侯、四賓四夷之賓也、備言錫命諸侯來朝、皆周備與言而錫之命也、羽蓋朱輪、即所錫也、神心帝心也、的射質也、王射三侯五正、故云五的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五言、齊書曰、宋武帝

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令爲尚書令、不受、東歸、餞之戲馬臺、百僚成賦詩、以述其美

謝瞻 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仕宋爲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鷰、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霜始降則百工休、謂美百工之功也、商西風、迅疾也、扶光扶桑之光、西汜日入處也、商君書曰、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歎已之不能相隨也

樂游應詔詩 五言、樂游、苑名、在宮城北、晉時藥園也、時應宋文帝詔

范曄 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宋高祖相國掾、遷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澗備曾深、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嶔、睇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頹侵、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

崇盛、謂建功之人、虛寂、謂隱倫也、山梁協孔性、卽孔子歎山梁也、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蓋也、堯以天下讓、故曰非堯心、文囿、文王之囿、善曰謂未肅、軒車而訪道、且臨文囿而愛物也、五臣以未作來、謂來就清肅之人、文囿作文學之士、從善註爲長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葭戾朱宮、蘭巵獻時哲、餞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歸客遂海嵎、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闋、河流有急瀾、浮驂無緩轍、豈伊川途念、

宿心愧將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腓、變也、變而黃也、葭、笛也、昃、至也、時哲、指孔令也、易曰、有孚飲酒、無咎、言光朝廷之信也、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鹿鳴詩、以宴嘉賓、故曰隆所缺、在宥、吹萬俱出、莊子、在宥也、宥寬也、宥使自在則治也、吹萬、天氣吹煦萬物、使各得其性也、河有急瀾、駿無緩轍、言相背之疾也、易曰賁于丘園美孔令也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言、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以樂游苑爲曲水、時祓飲于此、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之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帝迹懸衡、皇流共貫、惟王創物、永錫洪筭、仁固開周、義高登漢、祚融世哲、業光列聖、太上正位、天臨海鏡、制以化裁、樹之形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崇虛非徵、積實莫尚、豈伊人和、寔靈所貺、日完其朔、月不掩望、航琛越水、輦賮踰嶂、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君彼東朝、金昭玉粹、德有潤身、禮不愆器、柔中淵映、芳猷蘭祕、昔在文昭、今惟武穆、於赫王宰、方旦居叔、有睟叡蕃、爰履奠牧、寧極和鈞、屏京維服、朏魄雙交、月氣參變、開榮灑澤、舒虹爍電、化際無間、皇情爰眷、伊思鎬飲、每惟洛宴、郊餞有壇、君舉有禮、幙帷蘭甸、畫流高陛、分庭薦樂、析波浮醴、豫同夏諺、事兼出濟、仰閟豐施、降惟微物、三妨儲隸、五塵朝黻、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滯瑕難拂、

道隱未形、謂宋未爲天子時也、治彰既亂、謂治明於晉亂之日也、懸衡、如衡之平、共貫、無不貫通也、王、指文帝也、萌生、萬物也、翔泳、禽鳥也、崇虛二語、言以虛詞稱美宋德、未必有徵、以實迹積累數之、則莫能尚也、靈貺、謂天與也、日蝕在朔、月蝕在望、今日月不蝕、故朔望皆全也、帝體大子也、麗明、附父之明也、禮使人成器、故云不愆器、文昭武穆、以文王比高祖、武王比文帝也、晉文王諱昭、故數韶王宰彭城王義康、比周公居叔父之位也、叡蕃、江夏衡陽二王也、和鈞、謂王宰屏京、謂蕃也、朏、月三日生明之名、明初魄魄交、故云雙交、月氣每月一變、參變、謂三月也、開榮二語、言時候也、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凱、齊諧記曰、周公卜洛、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故云鎬飲洛宴、蘭甸、猶蘭皐、美言之也、畫流、分流也、夏諺、即吾王不遊之諺也、出濟、詩篇名、詩曰、出宿于濟、三妨儲隸、三爲東宮官也、妨、妨賢人之路也、塵、汙也、悛、改也

皇太子釋奠會作 四言、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宋元嘉二十年、文帝太子劭、釋奠于國學

顏延之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浚明爽曙、達義茲昏、永瞻先覺、顧惟後昆、大人長物、繼天

接聖時屯必亨運蒙則正偃閉武術闡揚文令庶
士傾風萬流仰鏡虞庠飾館睿圖炳睟懷仁憬集
抱智麏至踵門陳書躡屩獻器滌身玄淵宅心道
祕伊昔周儲聿光往記思皇世哲體元作嗣資此
夙和降從經志遏彼前文矩周規值正殿虛筵司
分簡日尚席函杖丞疑奉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
妙識幾音王載有述肆議芳訊大教克明敬躬祀
典告奠聖靈禮屬觀盥樂薦歌笙昭事是肅俎實
非馨獻終蘘吉即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台
保兼嶽皇戚比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六官視命
九賓相儀纓紼帀序巾卷充街都莊雲動野馗風
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清蹕在天容光必照物性
其情理宜其奥妄先國胄側聞邦教徒愧微冥終
謝智效

浚明大明謂日也奥曙謂不明也此以日喻道日既不明則通達之義所以昏也先覺即師儒也後昆謂太子也大人亦指太子屯蒙二卦名屯亨蒙正即大人繼天之事也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故謂虞庠睿聖也圖畫也於庠中畫孔子圖也憬遠也麏羣也獻器獻禮樂之器也周儲周文王也禮記曰文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至于寢門皇美也夙和夙有和順之美也經志離經辨志也遏遠也前文古人之文矩之為規矩也虛筵以待賢也司分主席之官簡日擇日也尚席太子座函容也禮記曰席間函杖言席一丈分地使得指揮丞疑疑丞也謂輔弼之官侍言傳太子言者惇史直辭之官載事也肆議陳議也芳訊善言也盥盥洗也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故云觀盥歌笙雅樂也俎寔非馨言德為馨也金懸鐘也台保三台之位與太保也比彥比肩皆俊彥也禮記曰肴乾而不敢食酒澄而不敢飲敬謹之意也六官六卿也其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故曰視命九賓九卿也東西牆謂之序巾巾箱所以盛書者莊馗皆道也猗美也清蹕以日喻帝也物性其情謂情必根於性也時延之遷國子祭酒故云妄先國胄莊子曰智效一官謙言已不能效也

侍宴樂游苑餞張徐州應詔詩 五言善註曰張謖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五臣曰梁武帝弟宏為徐州刺史觀詩意從五臣為是

丘遲 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梁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

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輕荑承玉輦細草藉龍
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
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參差別念舉肅穆
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詰旦平旦也馳道天子道鳳吹笙也笙體如鳳也荑草初生也藉猶鋪也史記曰黔夫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徐州齊之北門也又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以刺史為帝弟故用此投生豈酬義言雖投捨此生不足以答其義也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軍。時大舉北伐、故命作詩以餞

沈約 字休文、吳興人、齊為安西記室、梁興、遷至侍中、丹陽尹、封建昌侯、謚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轂二崤道、揚旍九河陰、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禽、函轘方解帶、嶢武稍披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淮南子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浦、負重切君臨、以君臨之任為重也、魚鳥喻萬物、古者遣將、天子親推轂而送之、二崤山名、超乘、跳躍上車也、左傳曰、秦師過周、超乘者三百乘、三屬甲也、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故云三屬、屬後也、史記曰、李牧趙之良將、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細柳、漢將周亞夫屯營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綏舍也、後服者誅、前降者舍也、函轘函谷之車、嶢武二關名、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芒山伊水俱在洛陽、為後魏所都、抽簪謂去官也、為欲陪告成之禮、故尚未去也

腓肥 朏匪 遏別 釁君 館迭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送應璩應瑒也

曹植

步登北芒阪、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芒山、邙山也、時遭董卓亂、宮室皆被燒焚、頓擗、倒也、陌阡、田間道、南北曰陌、東西曰阡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嬿婉、歡樂也、禮記註曰、進物於尊者曰饋、又曰病愧、謂罪苦也、此愧中腸之愧、非慚愧之愧也

征西官屬送於涉陽候作 五言、候、亭也、時司馬駿為征西將軍

孫楚 字子荊、太原人、晉扶風王司馬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

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夭、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衛、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三命、上壽百二十、中百年、下八十也、咄、驚也、彭聃、彭祖老聃也、列仙傳曰、彭祖、殷時大夫、歷夏至商、年七百歲、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於殷、為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糾兩股索、纆三股索也、鑪、陶冶萬物也、

金谷集作詩 五言、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崇出為城陽大守、安仁送之、

潘岳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敘離思、攜手游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椑、靈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愬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王生、王詡也、為征西大將軍祭酒、還長安、時共送之、和鼎實、謂助三公調鼎也、陽城在海畔、故云海沂、沂、水名也、毛詩曰、還車言邁、邁、行也、威夷、長貌、濫、涌出也、龍鱗、波文、連珠、水濱石也、坻、水中高地、玄醴、黑黍酒也、桴、打鼓杖也、春榮喻少時、歲寒喻老年也、石友、猶石交也、岳父為琅邪大守、孫秀為小吏、給岳、岳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又恨石崇不與綠珠、遂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金谷集詩、乃成其讖、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五言、瞻為宋豫章大守、王弘為撫軍將軍、

庾登之以西陽大守、入為太子庶子、撫軍送至湓口、瞻將王豫章、在湓口南樓作、

謝瞻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發櫂西江澳、離會雖相雜、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

旋北京、謂庾也、反南服、謝自謂也、方舟、並兩船也、爾雅曰、大夫方舟、舊知、明牧、俱指庾西陽也、善註以舊知為庾、明牧為王、五臣註以明牧為王庾、俱非、此詩俱敘別情、自當指庾言也、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皆言別也、榜人、刺船人也、輶軒、使車也、闉、城曲重門也、澳、亦曲也、庾與王雖已與王會、故云相雜、善註雜作親、以言不復會、為相親也、牘、書板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 五言方山在江寧下有湖太宋少帝出靈運爲永嘉太守鄰里送於此

謝靈運

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甌越之別名即永嘉也析析風吹木聲資此者資寡欲罕闕之理也豈伊年歲別言已永幽棲不但年歲之別而已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五言齊世范雲爲零陵郡內史

謝朓 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祏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祏白遙光收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帝子娥皇女英也此言零陵在洞庭瀟湘之間也雲去蒼梧野北范將赴零陵也水還江漢流言不見范之蹤跡也夷猶猶豫也晉書曰鄭袤爲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盧子家王子雍繼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德化後條教百姓愛之又周處爲廣平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漢書司馬相如以病免居茂陵言范爲郡似廣平而已欲謝病如相如也

別范安成詩 五言范岫爲齊安成內史

沈約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重難期、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勿言一樽酒言無輕視此酒也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高惠二人友善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迷不識路遂返如此者三又從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

經墨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詠史詩 五言、時曹操好以己事誅殺賢良、故託言秦繆殺三良自殉以諷

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左傳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訾、量也、綆、汲井繩、縻、牛轡也、劇、甚也、心有所施、言甘心為殉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其詩曰、維此奄息、百夫之特

三良詩 五言

曹植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良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漢書注曰、秦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詠史詩八首

左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人生二十曰弱冠、鳴鏑、嚮箭也、羽檄、徵兵之書、穰苴、齊田完之裔、齊景公以為將軍、其後田和自立為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法、附穰苴於其中、號司馬穰苴兵法、時吳未滅、故曰無東吳、鉛刀、以鉛為刀、止可一割、不可再用也、江湘、即吳、羌胡、指蜀也、此思自言其志也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冑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離離、垂貌、澗松、喻英俊、山苗、喻世冑、松本高以在澗而卑、苗本卑以在山而高、此徑寸之莖、反蔭百尺之條、地勢使然也、漢金日磾、七世內侍、張湯子孫、為侍中中常侍者十餘人、漢時侍中冠、以貂尾為飾、故云漢貂、珥、插也、馮公、馮唐也、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

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
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
猶浮雲

毀于木魯連俱見述祖德詩史記曰平原君欲
封魯連連辭乃置酒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連笑
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
取也即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緤繫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
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
笙竽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內所講
在玄虛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
名擅八區

術衢皆道也金張見前詩許史許皇后史良娣
族也亦漢貴姓楊子楊雄也玄虛太玄經也又
常著法言象論語故曰准宣尼漢書曰蜀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嘗擬以為式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
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為欻
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
萬里流

靈景日景也神州京都也紫宮天子所
欻忽也閶闔國門也此言已不趨勢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
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
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
若千鈞

史記曰荊軻之燕與屠狗及高漸離飲于燕市
酒酣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已而相泣傍若無
人以擊秦王不成故云無壯士節貴者謂
君王反欲刺之賤者謂屠狗反與之飲也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
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
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
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
之在草澤

史記曰主父偃結髮遊學四十年身不得遂親
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漢書曰朱買臣家貧刈薪
給食行且誦書妻負戴相隨止買臣無謳歌道
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
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汝功力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
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儷偶也伉敵也陳平
家貧讀書居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翳蔽也卓文
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
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
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
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

日夜疎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雕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習習數飛也以自喻也塊獨處也蔑輕也咄嗟怪歎之意歎蘇秦李斯榮華不久而旋彫枯也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言取足而已不願餘也

詠史詩 五言

張協 字景陽載之弟並守道不競屬詠自娛晉辟公府為黃門郎託疾絕人事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為隕涕賢哉此大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祖祖餞也後漢疎廣為太子少傅兄子受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去懼有後悔遂乞骸骨上以年老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賜五十斤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觀者歎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及君時頗產業基址其人為廣言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賢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餘日於是族

人悅服簪所以持冠也凡人官則束髮故罷官則散髮也

覽古詩 五言

盧諶 字子諒范陽人西晉末天下喪亂北投劉琨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屬宗徽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不之遣後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眥血下霑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廉公何為者負荊謝厥愆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歎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與廉頗諸大臣謀欲與恐城不可得欲弗與患秦兵來求報秦者未得宦者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卻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破璧

乃辭謝相如度秦王終不與城使從者裹璧從徑道歸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奏缶秦王怒相如曰五步之內請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將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爲擊缶趙王於是拜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爲之下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匿謂舍人曰相如雖駑豈畏廉將軍哉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自鬭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爲刎頸交行李謂使人也眥目匡也邯鄲趙都也匏謂避廉頗張謂屈秦王也

張子房詩 五言宋高祖北伐修張良廟命僚佐賦詩瞻爲豫章太守遂租

謝瞻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罔不亡、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昌、鴻門銷薄蝕、垓下隕攙搶、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惠心奮千祀、清埃播無疆、神武睦三正、裁成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鑾旍歷頹寢、飾像薦嘉嘗、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逝者如可作、揆予慕周行、濟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毛詩序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將亡也呂周所都也力政謂秦也始皇名政故云力政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使問之曰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曰無苛政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是謂三殤也息肩釋負擔也漢以火德王故云朱光伊人指于房代工代天工也聿疾也薄蝕如日之蝕喻高祖攙搶彗星喻項羽也爵仇謂封雍齒也勸上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時婁敬說上都長安以問良良亦勸之故云定都府欲易太子良請四皓以輔太子故云護儲皇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書一編曰讀是則爲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故云允契幽叟指帝鄉謂欲從赤松子游也神武指宋高祖也三正子丑寅三正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河陰汾陽堯舜所居以喻宋高祖也燭明也薄覆也頹寢指良之廟也嘗祭名甄表也瞽夫瞻自謂瞻作豫章故云違盛觀四達平直謂天下太平也蹇跛也微遠亦自謂魏明帝有謳吟詠太康之句謂太平也

秋胡詩 五言列女傳曰魯秋胡絜婦者秋胡子納之五日而宦于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美婦人採桑悅之下車曰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不願人金秋胡子至家奉金與母母使人呼婦至乃向採桑者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修身辭親往仕五年得還當見親戚今乃悅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投河死此詠以刺爲君之義不固也

顏延之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峻節貫秋霜、明豔侔

朝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燕居未及歡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存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飈卷高樹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悲哉遊宦子勞此山川路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時爲此別日月方向除孰知寒暑積僶俛見榮枯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昔辭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年往誠思勞路遠闊音形雖爲五載別相與昧平生未圓捨車遵往路鳧藻馳目成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高節難久淹揭來空復辭遲遲前途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關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顏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爲別百行愆諸已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汜

猗亦猗頡也傾高鳳傾枝以待鳳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暖之生黍以興起夫婦相匹也嬪婦也巾處士所服綬仕者所服也感遲歷遠貌詩曰陟彼高岡陟彼崔嵬陟彼砠矣故云三陟鳧藻如鳧鳥之樂水草也目成目相親也調猶辭也揭去也桑榆時言日暮也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根深也行露詩言貞女不犯霜露踰違禮故強暴之男不能侵陵也汜水涯也

五君詠五首 五言延之領步兵好酒疎誕讒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乃怨憤而作此詩以述竹林七賢蓋自寓也山濤王戎以貴顯故不入詠

顏延之

阮步兵 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廚中有數斛酒乃求爲校尉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淪跡謂自晦其跡也識密鑒洞謂分別是非也籍嘗沈醉日多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寄寓也又少時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籍從與談大古無爲之道及論三皇五帝之義

蘇門生翛然皆不經聽、藉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逌爾而笑、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藉娛常歸家、藉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藉曰、禮豈為我設耶、藉雖放誕不拘、口不許論臧否人物、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結語延年自託以途窮也

嵇中散 嵇康為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

餐霞、仙也、形解、尸解也、顧凱之嵇康讚曰、南海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康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康嘗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與共入山遊戲採藥、是為洽隱淪也、鎩、殘羽也、此亦自喻也

劉參軍 劉伶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伶潛默少言、故云閉關滅聞見也、頌酒、即酒德頌也、深衷、謂伶居亂世、欲晦其才、故好飲也

阮始平 阮咸、籍之兄子、為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民生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心已醉、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仲容、咸字也、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聲高則悲、不合雅樂、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金奏、鐘也、凡奏樂、必先擊鐘也、郭奕、太原人、見咸心醉、不覺歎服、山公、山濤也、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舉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為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

毫素、筆紙也、謂秀好著述也、淵玄、謂註莊子也、世說曰、秀於舊註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呂、呂安、嵇、嵇康也、秀與康寓居河內、流連惻愴、皆悲也、山陽賦、即思舊賦也

詠史詩 五言

鮑昭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彯華纓、遊客竦輕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獨寂寞、身

世兩相棄

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其俗皆尚奢華、陶朱公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篷屋、廬也、御、侍也、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此詩獨美君平、以誚當時奢麗也

詠霍將軍北伐詩 五言、霍去病爲漢驃騎將軍破匈奴

虞羲 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齊始安王引爲侍郎、兼記室參軍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羽書時斷絶、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旍、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讋、日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幽并、二郡名、飛狐、塞名、瀚海、北海也、羽書、羽檄也、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名刁斗、墉、城墻、詩經有乘其墉之語、萃、聚也、七萃、猶左傳七輿大夫之類、語出穆天子傳、魚麗、陣名、漢書有六郡良家子善騎射之語、故云六郡、笳、蕭也、起於胡、笛起於羌、骨都日逐、皆匈奴王也、讋、驚伏也、玉門、關名、時武帝爲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臣何以家爲、十六升爲庾、萬

庾、言祿厚也、激楚、舞曲名、言其榮華不久享也、後單于入朝、上思肱股之美、圖畫其人於麟閣

欻 許勿切 颷 標 堨 偈

百一詩 五言或謂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又或以休璉有百一篇故曰百一然以此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起於此時徧以示在事者咸怪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

應璩 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典著作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絫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名高名過其實也不宿著言不久著也蔡邕曰酌麥醴焚枯魚欣然樂在其中承明門名謂天子侍詔處廬在門側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所占此土指所居之閭仁智居言山水之美也亦問者之辭文章四語皆問者辭也言用何等稱為才學而時見歎美也賤子自咎之辭也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為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端冕玄服齋七日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掩口而笑曰此石燕之也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愈堅

游仙詩 五言

何劭 字敬祖陳國人博學多聞善屬篇章為晉相國掾遷尚書左僕射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古、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眇然心緜邈、列仙傳曰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首以謝時人數日而去

游仙詩七首 五言

郭璞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丹荑丹芝也草初生通名曰荑靈谿在荊州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也莊周為漆園吏楚王厚幣聘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亟去無汚我老萊子耕於蒙山楚王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

變先生萊曰諾妻曰居亂世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畚而去萊乃隨而隱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世也易曰見龍在田龍德而中正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跡企潁陽臨河思洗耳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青谿亦在荊州臨沮縣璞作其縣令故述其美扇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自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設鬼谷爲隱者通號昔堯欲禪天下於許由由逃之穎川之陽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閶闔西方之風也靈妃宓妃也蹇修古之賢媒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苕蘭之秀也列仙傳曰赤松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浮丘洪崖俱列仙也蜉蝣朝生夕死者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風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六龍日駕頓止也國語趙簡子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丹谿仙者所居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而揮爲反三舍吒歎聲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逸翮迅足喻有仙資也吞舟大魚喻塵俗不能容仙也珪璋明月皆喻仙也明月珠也穎苕皆草也潛者生于幽故怨青陽之不照陵者生乎高故哀素秋之先落也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雜縣爰居也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魯東門外展禽曰海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蓬萊海中仙山皆黃金白雲爲宮闕欲形容蓬萊之美先以風起駕山而得見也陵陽子明好釣魚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丹溜者石流黃之類也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周穆王善補導事髮白更黑齒落復生又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人前故云揮玉杯姮娥羿女竊不死之藥

奔月洪崖見前詩。頷動也。聽音合律。則動其頤也。甯封子黃帝時人。積火自燒。隨煙上下。俱出列仙傳。九垓。九天也。遁甲開山圖曰。五龍兄弟五人。皆人面龍身。長角龍木仙。次微龍火仙。次商龍金仙。次羽龍水仙。父曰宮龍土仙也。燕昭漢武皆求仙者。然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非仙才。以見求仙者不為燕昭漢武之事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魄。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寒露拂陵苕。女蘿辭松栢。蕣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蓐收。金神。秋特日行西陸。朱羲。日也。由白。縱白道也。蕣。木槿也。朝榮暮落。蜉蝣見前詩。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鍾山在北海外。靈液。玉膏也。安期。列仙也。五石。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言與王孫之八珍殊也

頷 撼

招隱詩二首 五言。以世亂欲招賢者俱隱也

左思 雜詩左在陸後。而此在前。疑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木細枝曰策。荒塗。隱者之居。橫古今。言從無人至也。木叢生曰灌。菊可餐。故云兼糇糧。蘭可佩。故云間重襟也。投簪。棄冠簪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峭蒨青蔥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

太沖居洛城東。故云東山廬。叢木曰榛。易曰。井冽寒泉。瑩。清也。峭蒨。鮮明貌。峭蒨青蔥。無不凋謝。竹栢至冬不凋。故得其真也。弱葉二語。謂竹栢也。結綬。謂入仕也。彈冠。即投簪也。惠連。柳下惠。少連也。撰。擇也。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謂擇時人隱也

招隱詩 五言

陸機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躑躅將行貌、雲構大夏也、激楚曲名、風佇蘭林以歌曲也、薄附也、捨車曰稅、稅與脫古字通、

反招隱詩 五言、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不必山林然後為遁、其情與隱者相反也、

王康琚 晉時人、爵里未詳、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老聃為周柱下史、巢居子巢父也、周才出仕者也、偏智隱居者、推分隨時而行也、矯性自苦者也、

芙蓉池作 五言

魏文帝 姓曹氏、諱丕、字子桓、魏武長子、嗣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 五言、南州姑熟也、桓玄、九井山名、

殷仲文 陳郡人、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長史、帝反正出為

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爽籟驚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伊余樂好仁、惑袪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虛牝谿谷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松貞菌脆、仲文自寓意也、哲匠謂宰萬物者、指桓玄、蕭晨蕭條之晨、秋時也、逸爵猶飛杯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己、故曰勝引、一

云遨妙勝之人、相引而飲也。樂好仁樂桓玄之好仁也。阿衡指桓玄。漢書曰、卓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匈奴曰、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言事得之矣。自攄意也

游西池 五言。池在丹陽西

謝混 字叔源。少有美譽。為晉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蟋蟀勞者皆思友之詩。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有來二字本此。景昃、日斜也。美人、謂友也。莊子南榮趎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自誡思友不已也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五言。湖巫湖也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憇榭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猨響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飈。斐斐氣幕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楚人名池澤中曰瀛。星羅、謂夜也。憇、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汜。迴潮、潮落也。山根、山頂也。爾雅曰、土高四墮曰椒。斐斐、山氣貌。泫泫、露光也。晤、對也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五言。京口在潤州。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號北固。從宋高祖上北山應制也

謝靈運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張組眺倒影、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原隰荑綠柳、墟囿散紅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已枉維縶、撫志慚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曾是縈舊想、覽物奏長謠。

言人君佩玉璽、所以誠信使敬於上也。居黃屋、所以示崇高有異於下也。黃屋、車以黃繒為蓋也。事、即璽屋二事。道、謂事中之理。見有深義也。莊子曰、堯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鑣、馬銜。馬言鑣、猶車言鑾也。笳、簫也。山椒見前詩。倒景、山臨水而景倒也。荑、發芽也。謂軟枝也。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喻已食祿也。舊想、謂隱居之志也

晚出西射堂 五言。射堂在永嘉郡西。以下皆永嘉作也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崿、青翠杳深

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羇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山小而高曰岑山横曰嶂上大下小曰巘崿崖也嵐山風也賞心平時賞心之人也華白也緇黑也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莊子曰安排而去化謂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也

登池上樓 五言

靈運被黜出時有疾起而作此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狥祿反窮海臥疴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愧雲浮愧不若飛鴻也怍淵沈怍不若潛虬也窮海謂永嘉郡褰開褰其帷簾也緒風冬之餘風也豳風詩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皆感時也易曰遯世無悶特操郎無悶也此自寓也

游南亭 五言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久痗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慼慼感物嘆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病忽在斯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時竟日暮之時竟盡一日也雨止則雲歸月落峯外其景半見故曰隱半規痗病也昏昏墊也言用水災也朱明夏也良知知己之友也

游赤石進帆海 五言

赤石山枕海在永嘉郡東二縣中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瀛海也壖岸也窮髮不毛之地也川后波神天吳水伯也石華附石生海月大如鏡白色皆可食溟漲海也史記曰齊攻聊城不下仲連爲書約矢射城中燕將得書自殺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呂覽曰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言已如仲連之輕齊組而又如子

羊之眷魏闕也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大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

石壁精舍還湖中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瞑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憺安意也霏氛氣也偃臥也

登石門最高頂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水澗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多流駛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策杖也疏鑿也術蹊皆山路活活水聲駛疾也九秋榦勁枝也三春荑軟枝也安排見莊出西射堂詩雲梯仙境也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五言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南山是靈運開創卜居之處也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陽崖山南也景日也淙水聲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又曰地中生木升丰容茂悅也言雷雨之作何所感動而令草木升長也籜竹皮也海鷗旅海中隨潮上下天雞鵾也去人一云古人一云隱人也賞廢謂廢賞心之事也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後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透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猿與猴不共山宿臨旦相呼故云知曙泫露垂貌山斷曰陘山嶺曰峴褰衣涉水曰厲急急流也棧山行險處以板棧路也緬遠也逕復往來也企舉踵也葉卷初生未展也蘭麻皆香草以相贈問也纂註謂蘭芳麻直皆以自喻情用賞為美言情之所賞即以為美但此事幽昧無旁能辨之也得所遣謂悟後無所不遣也郭象莊子註曰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收田 五言樂遊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北湖時從宋文帝遊

顏延之

周御窮轍迹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游皆聖仙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壥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飛奔互流綴緹彀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煙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蔥芊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纆牽

周御周穆王乘八駿夏載禹乘四載也蓄軫謂不行也聖謂夏禹仙謂周穆也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蹕止行人也百畝曰壥廣壥田也穎禾穗也舊註曰飛奔車也互流綴或流散或連綴也緹彀騎也迴環周行也愚謂飛奔兼車騎言緹彀衣緹衣而執弓矢者也神行即天子行也浮景日也爭光與日爭光也開冬十月也徂物徂落之物化先春時也言殘悴之物較春時更盈也陽陸太陽所行之道冬時精氣聚於南故寒煙起陰谷也攢素木葉落而霜封其枝也積翠松柏之類息饗息田夫而饗祀謂蜡祭也通急通人之急也後筵延年自謂也戰國策自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過京父弟子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京父弟子曰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纆牽馬善言已實疲弱不能捷疾非纆牽之累也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五言蒜山無峯嶺北臨江在潤州西北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也

顏延之

兀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園縣極方望邑社總地靈宅道炳星緯誕曜應辰明睿思纏故里巡駕帀舊畛陟峯騰輦路尋

雲抗瑤甍春汪壯風濤蘭野茂荑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岳濱有和會祥習在卜征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

元天山名其高四見列星出莊子曰觀泰山之峯也東溟東海也泰築長城渡河據陽山泰華之山削成四方此擬其形勢也朱都吳地故云去漢宇而徙吳京流池山關因流爲池據山爲關亦言其形勢也關縣廟園之縣邑社陵邑之社方望謂祭四方羣神望而祭也宅道炳星緯言宋所居之道與星緯相炳也辰水星宋以水德故應其明晉之東遷劉氏來居丹徒之京口故云故里舊垧甍屋簷也荑英初生草也宣遊徧遊也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左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昔老司馬談也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滯廢南之地嗣子遷曰我不登封者命也遺掇廷之自謂也言巳不與觀同於司馬談之悲也空食猶素餐也反稅反輸國稅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五言

晉陵郡之曲阿縣下引水爲湖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

顏延之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春芳動宸駕望幸傾五州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彫雲麗璇蓋祥飇被綵斿江南進荊豔河激獻趙謳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藐盻覯青崖衍漾觀綠疇民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九州之地宋得其五故云五州山祇山神也山小而高曰嶠水若水神也言山水之神爲稱警蹕也神御二句言自車登舟也萬軸車之多也胤行衛相繼宿衛也翼舟也水戰兵法有大翼中翼小翼之名璇蓋以玉飾蓋綵斿旗名荊豔楚舞也列女傳曰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簡子南擊楚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金練金甲組練也藐盻迴顧貌衍漾廣大也騫聳皆警懼之意

行藥至城東橋五言因疾服藥行而宜道之感遊宦之子而作

鮑昭

鷄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嚴車臨迥陌延瞰歷城闉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塵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開芳及稚節含彩吝驚春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

關法鷄鳴出客通晨表天明也闉城曲也迅風喻法令暴急飛塵喻時代昏闇懷金懷印也開芳稚節以草爲喻草之芳華在幼稚時也吝惜也當其含彩便宜惜春恐時過年謝也尊賢指仕宦者孤賤自謂也

游東田 五言眺有莊在鍾山之東

謝朓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阡阡、生煙紛漠漠、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悰樂也、菌香草、以之名閣、美言之也、阡阡盛也、末二句言取樂非一也、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 五言、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建平王、待以客禮、觀詩意是和詩、不言應教、疑誤

江淹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艴、玉樹信蔥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旍、

廣成子、古仙人、居崆峒石室中、神鼎、煉藥鼎也、淮南、劉安也、好道、八公授以丹經、俱出神仙傳、鸞鶴仙者所乘也、翕艴蔥青、鬱茂貌、絳氣霞氣也、薄、草叢生也、中坐半山坐也、瞰虹蜺、視流星、言山高也、長沙與廬山猶遠、臣山高而見其日落也、多意多佳意也、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五言、宋武帝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沈約

靈山紀地德、險岨資嶽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垧、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崚嶒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

紀猶表也、資猶因也、秦始皇表中南山巔以為觀闕、少室嵩山也、東為太室、西為少室、王城周之王城、以比鍾山也、鳳翔淮海喻宋興於此也、野外曰垧、北阜即鍾山也、合沓衆峯相合也、鬱律直上貌、崚嶒重疊貌、九疑山在長沙、三山海中三神山、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借言也、息心侶緇流也、架造廬也、八解佛家池名、大品經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之名、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三芝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一云石芝靈芝肉芝也、歲暮喻老也、老而期隱於此也、

宿東園 五言休文家園也

沈約

陳王鬬鷄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荊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麏去不息征馬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兎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遒豈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頹齡儻能度

陳思王詩鬬鷄東郊道潘安仁詩有采樵往東路用此二事借以東言也飛光日月也遒迫也漢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西山藥本此

游沈道士館 五言道士沈恭也

沈約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爲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祈年觀秦皇所立也望仙宮漢帝所立也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人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自服半餘半與康康凝而爲石鴻仙駕也華嵩華陰嵩高也漢中闕下卜師有呼子先者年百餘歲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俱出列仙傳

古意酬到長史溉登琅邪城 五言到溉爲司徒長史登此城

作詩贈悱故報之城在潤州古意作古詩之意也

徐悱 字敬業爲梁晉安內史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表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金溝朝灞滻甬道入鴛鸞鮮車騖華轂汗馬躍金鞍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甘泉山名漢文帝時匈奴犯塞烽火通甘泉上谷郡名樓蘭鄯善國也抵拒也以甘泉上谷擬其險要也壯下屬言竹生下屬於地蓋山形之壯也危樓峻上漢陴女墻也長安丹陽城也御

傳引金谷水從閶闔門入衛漢二水名鸞未央東之殿皆西京事此擬言之也鮮車二句言城中車騎之盛少年以下排自謂也衛霍怒天下未平而髮上指也漢竇憲破單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後漢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漢將何奴入邊遣劉禮軍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路傍觀言為人指笑也數奇雙不耦也衛青與李廣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廣竟失道自殺排自況也

標嵐婁壖軟駛史彝托纓墨艷赫

颸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篇止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

阮籍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屬文初不經思率爾便成蔣濟辟為掾謝病去後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舊註以夜中喻昏亂孤鴻喻賢臣翔鳥喻權臣亦涉附會總是恐罹謗禍故序其憂思也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江妃江水神游於江濱解珮以贈鄭交甫及去空懷無珮下蔡楚貴介公子所封地故好色賦有迷下蔡之句萱草忘憂草為憂思故欲樹之也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日出謂本望得雨不期日出也此以二女喻珮結好中復乖離以起憂思之意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飛藿飛葉也荆杞喻時亂也已盡也
歲暮已盡喻時亂已極有急去之意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翺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安陵楚之幸臣龍陽魏之幸臣見戰國策磬樂器其形曲折故云磬折言安陵龍陽二人屈曲事君也秋霜能摧萬物故以為比丹青色之不渝者故以為誓此假二人以色事主終始不渝以刺君之不擇人也五臣謂晉棠魏厚恩而欲行篡奪故以為刺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皐蘭、凝霜霑野草、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天馬本出西北今從東道而來言不定也托止也王子晉周太子即仙人王喬也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李公李斯也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蘇子蘇秦也洛陽三川之地謂之三河秦以三河狹小不足逞志乃遊說合縱佩六國相印後爭寵為刺客所殺言二子處世不勝咨嗟若求仁得仁豈復有此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床幃、感物懷殷憂、悄悄令人悲、多言焉得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燿清輝、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兩句意同似犯重

開秋秋初開也蟋蟀至十月入床下初秋時已鳴床幃傷時變之急也晨雞知時者也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咸陽漢之所都李趙李夫人趙飛燕也並以歌舞得幸者戰國策曰臣見人於太行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將之楚臣曰之楚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非楚之道曰吾用多曰用多非楚之路曰吾善御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舊註以遊咸陽喻仕魏之人望三河喻歸晉也太行失路歎歸晉之人之謬也細玩詩詞總是恐失路而憂思也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史記曰邵平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俗謂東陵瓜畛界也子母五色俱指瓜言嘉賓四面會言足以供客也膏以明而受煎是自煎也語出莊子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

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
重陰鳴鴈飛南征鶗鴂發哀音素質由商聲悽愴
傷我心
洛陽東門有三最北曰上東門良辰在何許言
世路之險無良辰也鶗鴂以秋時鳴鳴則百草
爲枯故云哀音商聲秋聲也素質
草木彫落也是感賢人凋謝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
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有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
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
今自嗤
丘墓蔽山岡以下正登高
所思也羨門古仙人也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
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
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
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
言著斯章
河南開封有蓬池即宋蓬澤也鶉火孟冬之月
相望十五日也豈惜終憔悴蓋不應憔悴而憔
悴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
道其常而□故致憔悴也
炎暑惟兹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
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忉怛莫
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欲移謂移於秋也差馳相次而
馳也卒終也喻魏移於晉意
灼灼西頹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
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
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鷰雀翔不隨
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
則必顛乃銜羽而飲蛩蛩獸名爾雅曰西方有
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
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言鳥獸
尚知相依喻君臣相須而濟也磬折謂曲折以
媚權勢而不念故舊喻當時去魏從晉之人也
五臣註以鷰雀喻姦佞黃鵠喻賢才纂註以鷰
雀喻無位者黃鵠喻權勢言願從隱退不欲趨
附恐無所
稅駕也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
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
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孤鳥離獸喻分
散也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
沈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

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紂使師延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亡、延投濮水而死、衛靈公宿濮水之上、聞其聲、使師涓寫之、言時尚荒淫也、鄧林、山也、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皐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黄雀哀、涕下誰能禁、

青驪、馬也、駸駸、驟貌、踰日去之疾也、楚文王都郢、昭王都鄀、考烈王都壽春、故謂三楚、秀士、宋玉之流、高唐賦有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是以荒淫之事進也、朱華、言奢靡也、戰國策曰、黄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自以與人無爭、不知公子王孫挾彈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鹹、黄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左視幼妾、右擁嬖女、馳騁乎高蔡之中、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太子發受命於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

秋懷詩 五言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唳度雲鴈、寒商動清閨、孤燈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預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悦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波時陵亂、頹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銷毀、丹青暫彫煥、各勉玄髮歡、無貽白首歎、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寒商、秋風也、曖、暗貌、高士傳、司馬相如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言已欲同相如之達、而又不欲同其慢世也、後漢鄭均、公卓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帝東巡、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人號為白衣尚書、偃謂偃仰不仕也、言已欲同其偃息、而又不同其食祿也、陵亂謂舟馳騖也、魄、月也、羲、日也、金石所以紀功、丹青所以圖像也、串、習也、一云狎也、謂所親狎之人也

臨終詩 五言

趙王倫撓亂關中、建每匡救、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石崇勸淮南王使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斬、臨刑而作是詩、

歐陽建 字堅石、渤海人、石崇甥也、為馮翊太守

伯陽適西戎、孔子欲居蠻、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咨余冲且闇、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寛、天網布紘綱、投足不獲安、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

誰知斯路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覩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心中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遘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汍瀾

伯陽老子字也古人謂遼伯玉衛孫林父將作亂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沖幼也潛圖謂欲立楚王及誅倫之謀也紘維也汍瀾涕流貌

鶗帝鴂決

幽憤詩 四首康爲呂安事連罪收繫作此言幽者人不能見也

嵇康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眞曰余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蔽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嗈嗈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愼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子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㬎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不造謂家道未成、指失父言也、姐嬌也、闇人不能擇人也、子玉楚大夫、令尹子文舉以自代、後子玉與晉戰而敗、是子玉之敗、子文之舉也、詩日無將大車、惟塵冥冥、刺舉小人也、時鍾會有恨於叔夜、適呂安兄巽與安妻通、巽爲大將軍長史、遂誣害安、鍾會爲大將軍所善、因勸并誅康、闇人謂巳與鍾會也、子玉以比呂巽、惟塵謂大將軍也、屢增謂旣信呂巽、復用鍾會也、大人天子也、含弘四語咎君之意、褊心八語康自審也、疾毆傷也、慙柳惠不若惠之和而免患也、註引三黜事恐非、孫登中山隱者、初康采藥中山、見孫登、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惡惜也、嚴鄭嚴君平鄭子眞也、君平以小筮賤業、可以惠衆、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授老子、年九十餘、以其業終、子眞居谷口、漢成帝元舅、以禮聘之、不詘而終、秦人謂獄曰囹圄、鄙訊謂巳對答之辭、鄙於見訊者也、善莫近名、莊子語也、萬石漢石奮父子五人皆二千石、故號萬石君、皆謹愼周密、康自愧不如也、靈芝一年三開花、服之長生、康志尚養生、故云不就、思復復於無過也、

七哀詩

五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

哀也、此爲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故賦此詩、

曹植

贈答子建在仲宣後、而此在前、疑誤、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淸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七哀詩二首

五言、哀漢亂也、

王粲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閒、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象道也、豺虎喻羣盜也、時仲宣避地之荆州、未知身死二語是婦人之詞、霸陵文帝所葬處、下泉曹風詩篇、詩詞有念彼周京之句、正是望長安而有感也、五臣以下泉爲戰死人、非也、

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狐貍馳赴穴、飛鳥翔故林、流波激淸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

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方舟並兩船也逆流而上曰溯餘映日將落時也壯盛也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載 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晉時起家拜著作郎稍遷領著作稱疾告歸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季葉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蘢荊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頹隴並墾發萌隷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

北芒洛陽城北之山也壘壘塚相次也恭陵安帝所葬文陵靈帝所葬原陵光武所葬膴膴肥美也一抔一掬也漢武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廷尉罪之當弃市帝怒其輕當族張釋之曰假令有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罪之遂止便房冢中室其幽暗之戶皆開也珠柙漢時送死之物漢帝及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剽劫人也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肅肅高桐枝翩翩棲孤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丘隴日已遠纏綿思彌深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襟

商氣秋氣也陽鳥春鳥也森風振聲也朱光日也蜻蛚蟋蟀也丘隴已之先人也

悼亡詩三首 五言痛妻亡也

潘岳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怳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荏苒漸盡也時安仁在官淹留謂不赴仕也初役指所仕之官其妻能屬文故云翰墨流芳衣之餘香也遺挂生平翫用之物比目魚名雙即行隻即不行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缶瓦器即盆也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
闌。凛凛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
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
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
髴覩爾容。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霑胸安能已，
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
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
奈何，長慼自令鄙。
室南端，室之正南門也。清商，涼風。溽，濕也。纊，細
綿也。李氏，漢武帝所幸李夫人也。夫人死，武帝
思之。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
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狀。列子曰：魏有
東門吳，子死而不憂。莊子
蒙人，故曰蒙莊。已見前詩。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
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
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
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
載不復引。亹亹期月周，慼慼彌相愍。悲懷感物來，
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
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
埏側，枯荄帶墳隅。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投心
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曜靈，日也。撤，去也。引，陳也。言靈筵已除，不
復更設也。紆軫，縈繞也。埏，墓道。荄，根也。

廬陵王墓下作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
王。聰敏好文，與靈運周旋。未
之藩，而武帝崩，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
陵，言廬陵輕訬，不任社稷，與少帝不協。徐
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使殺之。有讒靈
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無罪，追還。
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製作？
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
岡。眷言懷君子，沈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
悲涼。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栢
森已行。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
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理感深情慟，
定非識所將。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一隨往化
滅，安用空名揚。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雲陽，縣名，即曲阿也。朱方，吳地，吳改為丹陽。道
消，謂少帝之日，羣小在朝也。易否卦曰：君子道
消。運開，文帝即位也。文帝追崇廬陵為侍中王。
如故，故云申悲涼。神期，謂已與神相期也。延州，
延陵季子也。聘晉，帶寶劍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

矣、使晉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劒帶墓樹而去、楚老彭城隱人、漢書曰、龔勝卒、有一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出、莫知其誰、郎楚老也、若人、謂延州楚老也、通謂其心許、惜芳也、蔽謂其何及、徒傷也、理感二語、言理之所感自不能不慟、非由巳之識見以為當慟也、將行也、五臣謂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端、則此句當指廬陵、誠於上下語意恐不然、空名、指追崇也、

拜陵廟作 五言從宋文帝拜高祖廟也

顔延之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哀敬隆祖廟、崇樹嘉園塋、遠事休命始、毀遊踏王庭、陪廟迴天顧、朝讌流聖情、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輕、否來王澤竭、泰往人悔形、勑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恩合非漸瀆、榮會在逢迎、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束紳入西寢、伏軫出東坰、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壠生、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萬紀載絃吹、千歲託旒旌、未殊帝世遠、已同淪化萌、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周書曰、助王恭明祀、漢記曰、明德盛者、光靈遠、投迹、始仕也、階、猶進也、倍廟、倍侍也、早服、初事君時、其恩尚淺、故以存身之義為重、晚達、則恩厚矣、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否來泰往、謂少帝之時、悔、悔吝也、積素、高祖積累之恩也、昌運、謂文帝也、非漸清、在逢迎、言巳與文帝非由宿契、偶然會合也、夙御二語、謂將拜陵廟、故早侍於禁城也、清制、清道之制也、西寢、廟之所在、東坰、陵之所在也、衣冠、先帝衣冠也、憑容物、憑其遺容故物也、被歌聲、思念之心被於聲歌也、載絃吹、被於樂也、託旒旌、書於帛也、淪化、大化也、昔指高祖之德言、幼壯、少時、困孤介、不能居少帝亂時也、末暮、老年也、謝幽貞、謂戀文帝、不復幽棲也、發軌二語、以車喻巳之仕也、初仕時為發軌、遇高祖平易之際、遭少帝之喪其平易也、歸軫、謂老年如車之將歸、當防其傾險也、

同謝諮議銅爵臺詩 五言、諮議、謝璟也、銅爵臺、魏武帝所築、遺令曰、吾伎人皆著臺上、施六尺床、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

謝朓

繐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嬋媛空復情、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

井幹、屋構飾也、一云樓也、一云臺之通稱、西陵、魏武墓所也、芳襟、伎人衣、嬋媛、牽引也、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五言、在義興郡、哭范雲也

任昉 字彥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梁寧朔將軍、新安太守、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死一

交前携手遁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
王階平濟沖得茂彥夫子値狂生伊人有涇渭非
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
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兼復相嘲
謔常與虛舟値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與子別
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
安歌[illegible]弄君撤瑟晨已矣余何歎[illegible]春哀國均
禮數絕謂交道相得雖品命有異不相拘也典
運謂梁民英指范雲也衰孽齊東昏時休明梁
武帝時也衡言平常之言曾子曰天下無道則
衡言不革此言擧者反其言而見亂之甚也王
階天之三階王茂字為吏部尚書得季茂
彥為郎以禮待之今雲為吏部尚書而昉亦為
郎故言得狂生涇渭二水名涇清渭濁言雲自
能分別不得已揚也將乖初別時也一辰之別
尚且不忍況永別乎篋笥藏書器也莊子曰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
怒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琴瑟言已安歇之日
為君撤瑟之晨也史記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
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故云輟春均
平也毛詩曰秉國之均故云國均
恧
孱騑武怀揩總歲井幹并寒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贈蔡子篤詩 四言蔡睦字子篤同仲宜避難荊州子篤還會稽故贈之

王粲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我友云徂、言戾舊邦、舫舟翩
翩、以泝大江、蔚矣荒塗、時行靡通、慨我懷慕、君子
所同、悠悠世路、亂離多阻、濟岱江行、邈焉異處、風
流雲散、一別如雨、人生實難、念其弗與、瞻望遐路、
允企伊佇、烈烈冬日、肅肅淒風、潛鱗在淵、歸鴈載
軒、苟非鴻鵰、孰能飛飜、雖則進慕、予思罔宣、瞻望
東路、慘愴增歎、率彼江流、爰逝靡期、君子信誓、不
遷于時、及子同寮、生死固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
逆水上行曰泝荒塗謂時亂也濟岱子篤所居
江行仲宜所客處也一別如雨謂雨既下不復
還雲中也弗與願不遂也軒飛貌進慕法言曰
進于道慕于德也不遷于時不以時險遷移也
漣波也洏
亦淚流也

贈士孫文始 四言士孫萌字文始少有才學
父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
命將家屬之荊州依劉表後論誅董卓功
封萌澹津亭侯與仲宜善當就國贈此

王粲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師、宗守蕩失、越用遁違、遷于荆楚、在漳之湄、在漳之湄、亦克宴處、和通箎塤、北德車轄、旣度禮義、卒獲笑語、庶茲永日、無愆厥緒、雖日無愆、時不我已、同心離事、乃有逝止、橫此大江、淹彼南汜、我思弗及、載坐載起、惟彼南汜、君子居之、悠悠我心、薄言慕之、人亦有言、靡哲不思、矧伊嬿婉、胡不悽而、晨風夕逝、託與之期、瞻仰王室、慨其永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四國方阻、俾爾歸藩、爾之歸藩、作式下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慎爾所主、率由嘉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悠悠澹澧、鬱彼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旣往旣來、無密爾音、

宗守、國家宗廟所在也、宴處、安處也、箎塤、樂器、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箎、相和若兄弟也、人身當爲車、頰爲輔、所謂輔車相依也、不我已、言不我與也、見終別離之意、離事、卽別也、文始所封澹津、在荆之南、故日南汜、晨風、鸇鳥、其飛甚疾、澹澧、水名、在文始封內、唐林、地名、同域、同在荆州、謂與仲宣所居同也、白駒、詩篇刺宣王不能用賢、賢乘白駒去也、

贈文叔良

四言、文穎、字叔良、南陽人、爲劉表從事、使蒋益州牧劉璋、故贈此

王粲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君子于征、爰聘西鄰、臨此洪渚、伊思梁岷、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愼爾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延陵有作、僑肹是與、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旣愼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視明聽聰、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衆不可蓋、無尙我言、梧宮致辯、齊楚構患、成功有要、在衆思歡、人之會忌、掩之實難、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漢有卷、允來厥休、二邦若否、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尙哉君子、異于他仇、人誰不勤、無厚我憂、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益州在西、故日西鄰、梁岷、益州山也、所主、卽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也、必賢、指益州之賢人、申輔、舊註謂申其匡輔之志、纂註曰、輔、頰也、猶言啓口也、延陵、季札也、僑肹、子產叔向也、左傳曰、公子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適晉、謂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難、先民、卽延陵也、探情以華、言探中情、以外貌也、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國語曰、吳晉爭長、欲劫晉求盟、晉人大駭、使董褐請事、褐旣致命、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戰、其許之、此正探情以華、覩著知微者也、師、師法也、無尙、無自高也、說苑曰、楚使者聘齊、齊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

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巨蠹、何怪焉、使者曰、昔燕攻齊、焚雍門、王與太后奔莒、逃于成陽之山、敢問此時、梧之大小何如、貂勃對曰、使者問植梧之始耶、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復父仇、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于是構怨、多忌、謂諱其所短也、黑水在梁州境、江漢、謂蜀也、有卷、席卷而來也、厥休、叔良之休也、若否、不來也、鮮克弗留、使蜀者皆為劉璋所留也、仇、類也、在舟、同舟共濟也、仲宣自言與叔良有同舟之義、故為致戒免也、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魏文帝來視楨疾、賦此以贈

劉楨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衆賓多廣座、明鐙熺炎光、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大康、四牡向路馳、歡說誠未央、

元后、曹操也、南鄉、善云、征劉表至南鄉也、五臣云、即譙國、操之舊鄉也、豐沛、高祖所起之地、以喻譙也、熺、熾也、萬舞、大舞也、大康、毛詩曰、無已大康、四牡、詩篇名、謂驪駒也、言客歌驪駒將別、而主人為歡未已也、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常恐遊岱宗、不復見故人、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鄉、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

清漳、鄴水名、岱宗、太山也、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主召人魂、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

應門、正南門也、壯士、指丕也、

凉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

此因丕有戎事、而琛思在軍時也、皚皚、白貌、緹、丹黃色也、鹵、與魯同、

贈徐幹 五言、時徐在西掖、劉在禁省、故有此贈

劉楨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細柳夾道生、方塘

舍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兼燭八紘内物類無頗偏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宮有東西掖兩門禁省在東故云隔也清切嚴切也天子所居日禁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日寺寺司也楨時在寺也乖人離人也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劉楨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溺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磷磷水中見石貌蘋藻喻從弟也園中之葵非不可珍但蘋藻之美出於幽澤更可貴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羅凝寒松栢有本性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厭足也喻非時而食祿亦高舉他適也

贈徐幹 五言植不見用有怨刺意故作此

曹植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衆星粲以繁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閒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春鳩鳴飛棟流猋激櫺軒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彈冠俟知己知己誰不然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亮懷璵璠美積久德逾宣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白日喻君也歸西山言時去不可追也圓景月也衆星喻羣小也夜行喻昏闇之時也文昌殿名迎風樓名周穆王築臺號日中天今迎風與之同其高也鳩鳴飛棟喻小人得志也猋與飈同暴風從上而下者喻教令也今激軒櫺言其從下而起也寶喻幹也和氏喻知己也誰不然言同於見弃也亮信也

贈丁儀 五言儀字正禮曹操辟為掾贈此亦怨刺意也集云與丁翼此云儀誤也

曹植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黍稷委疇隴農夫安

所獲在貴多忘賤為恩誰能博狐白足禦冬焉念
無衣客思慕延陵子寶劒非所惜子其寧爾心親
交義不薄

王除殿級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時雨雪三日
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謂晏子曰雨雪三日而
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公
曰善出裘發粟延陵寶劒見盧陵王墓下詩

贈王粲 五言

曹植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游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
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
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
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
使懷百憂

孤鴛鴦喻粲無輕舟喻
無佳會也羲和日御也

又贈丁儀王粲 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今云儀誤也

曹植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
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出浮雲承露槩
泰清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雖愛勝全國
為令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丁生怨在朝王
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時魏武西征張魯故植從行函谷關名涇渭二
水涇清渭濁槩平也皇佐魏武也權家兵家也
君子指丁王也儀時為掾職卑故云怨在朝後
植不得立粲亦免官故云歡自營營營生也

贈白馬王彪 五言彪字朱虎魏武子也初封
白馬後徙封楚黃初時植與彪
俱朝京師還國有司奏二王歸
藩道路宜異宿止植發憤賦此

曹植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
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
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大谷何寥廓山樹
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
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黃猶能進
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
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
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踟躕
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
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
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

息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承明後宮出入之門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此門也玄黃玄馬病則黃也鴟梟豺狼喻小人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同生兄弟也時任城王同朝覲於京故云形不歸桑榆喻人之衰老如日在桑榆也咄唶大呼也松子赤松子也

贈丁翼

五言翼字敬禮儀之弟爲黃門侍郎少有才姿博學贈此以勖之

曹植

嘉賓塡城闕豐膳出中廚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義休偫小人德無儲積善有餘慶榮枯立可須滔蕩固大節時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無願爲世儒

曲宴奏曲而宴也秦女善箏齊女善瑟秦在西齊在東故云西氣東謳也狎習也偫待也言君子有義而美則待用於時也一云具也言君子之義有休美之具也滔蕩放達也

贈秀才入軍五首

四言康從兄弟稽熹舉秀才入軍康懷之作此以寄

嵇康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麗服戎服也繁弱弓名忘歸矢名仇匹也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習習風和也咬咬鳥聲疇匹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瀺

潛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
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潺潺游水聲也願言不獲欲見之而不得也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皐垂綸長川目送歸
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
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磻以石著繳箭鏃也綸釣絲也謂息軍旅而漁獵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又曰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曼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試之石曰臣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言相知之難也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
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
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袿衣裾也組所以繫帳者褰舉也

贈山濤 五言濤爲吏部侍郎虎未仕贈此欲薦引之也

司馬彪 字紹統少篤學爲晋散騎常侍

苕苕椅桐樹寄生於南岳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
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
鸑鷟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
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冉冉三光馳逝
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
哀此年命促卞和潛幽冥誰能證奇璞冀願神龍
來揚光以見燭
椅桐中琴瑟之用彪自喻也鸑鷟鳳皇也鳳皇非梧不棲故俟之喻已待用也倥偬困苦也班匠牙曠皆喻執政之人也孔聖歎即川上之歎也卞和知玉之人抱璞而泣於楚山之下喻已所以不見知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謂之龍燭假託以喻山濤使薦已也

答何劭二首 五言贈答之詩以贈爲先今以答爲先蓋依前編不追改也

張華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緌爲徽纆文憲焉可
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
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宷於今
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
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儵魚從容養餘日
取樂於桑榆
纓緌飾徽纆糾纆之類言纓緌猶徽纆之拘束也同寮宷劭爲太子太師華爲太子少傅也老

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懸輿致仕則懸其車也鯈小魚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形、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道長苦智短、責重困才輕、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負乘為我戒、夕惕坐自驚、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洪鈞天也大塊地也明闇靜躁人所稟之性也過任謂才輕位重西傾謂衰暮也周任遺規陳力就列之言也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喻已非其任也嘉貺謂贈詩也違其情舊注以華與劭俱在朝廷未即隱遁故謂違其情纂注以贈詩昔同班司答詩昔同寮矣俱在家居贈答者非在朝廷也違其情恐劭未果忘世也

贈張華

何劭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暮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攜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懸象日月也廣武廬華所居也華封為廣武侯樹塞管仲樹塞門也忘筌見嵇康秀才從軍詩

贈馮文羆遷斥丘令 四言文羆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

陸機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受命自天、奄有黎獻、閶闔既闢、承華再建、明明在上、有集惟彥、奕奕馮生、哲問允迪、天保定子、靡德不鑠、邁心玄曠、矯志崇邈、遵彼承華、其容灼灼、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有命集止、翻飛自南、出自幽谷、及爾同林、雙情交映、遺物識心、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有頍者弁、千載一彈、今我與子、曠世齊歡、利斷金石、氣惠秋蘭、羣黎未綏、帝用勤止、我求明德、肆于百里、僉曰爾諧、俾民是紀、乃眷北徂、對揚帝祉、疇昔之遊、好合纏綿、借曰未給、亦既三年、居陪華屋、出從朱輪、方驥齊鑣、比迹同塵、之子既命、四牡項領、遵塗遠蹈、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嗟我懷人、其邁惟永、否泰有厤、窮達有違、及子春華、後爾秋暉、逝將去我、陟彼朔

陘非子之念心孰爲悲

時文惟晉謂有文德之君者惟晉獨也受命武帝也奄大也閶闔天門洛陽以爲門名承華太子門也太子已廢復立故云再建謂惠帝也奕奕美也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晳問美聲也天保定子指文羆也鑠美也戢翼機自謂也有命天子之命集止集於帝京也自南謂自吳而來也同林同爲洗馬也有頍者弁毛詩語弁冠也頍弁貌一彈彈冠相慶也謂交道之難者此也漢時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喜其相薦引也曠世齊歡謂雖與王貢曠世而同其歡慶也金石言堅秋蘭言芳契合之深也肆置也斥丘在北故曰北徂華屋朱輪皆太子所御項領駕木項上也時陸免官家居故云殊違及于春華謂少時與之同官後爾秋暉謂老時不同其榮華也

陘邊也

答賈長淵 四言并序 賈謐字長淵

陸機

余昔爲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爲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此答之云爾

太子屬官有先馬前驅也先作洗也謐食封於魯吳王名晏字平度武帝弟二十三子郎中令王府官名也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降及羣后迭毀迭興邈矣終古崇替有徵在漢之季皇綱輻裂火辰匿暉金虎曜質雄臣馳騖義夫赴節釋位揮戈言謀王室王室之亂靡邦不泯如彼墜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啓土綏難改物承天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藩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赫矣隆晉奄宅茲土對揚天人有秩斯祜惟公太宰光翼二祖誕育洪胄纂戎于魯東朝既建淑問峩峩我求明德濟同以和魯公戾止袞服委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昔我逮茲時惟下僚及子棲遲同林異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游跨三春情固二秋祗承皇命出納無違往踐藩朝來步紫微升降祕閣我服載暉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分索則易携手實難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蔚彼高藻如玉如蘭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民之胥好狂狷厲聖儀形在昔予聞子命

有皇三皇時也火辰心星漢火德王也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昴西方白虎宿金虎相薦主有

兵亂謂漢亂也釋位者天子有難則諸侯釋去其守位以匡王室也三哲劉備曹操孫權也天邑者洛陽居天地之中也國亂凱人言屢有戰勝習玩凱歌之入也魏土德王故云黃祚魏既禪位於晉爲陳留王也庸岷蜀也三江吳也太宰賈充也謚父韓壽母爲賈充少女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襲封槐自表是充遺意從之以謐爲魯公纂繼也戎大也東朝愍懷爲太子時也問聞也同林謂俱在東宮異條貴賤相隔也年殊謐少機老也服舛爵秩不同也跨過也同游之時巳過三春而情相親固則二秋也踐藩朝出爲吳王郎中令也步紫微入爲尚書郎也祕閣尚書省也分索分別而索居也音翰賈先贈詩也賈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踰境金百鍊而不鎖故萬邦作詠賈戒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

於承明作與士龍 五言承明亭名機從吳入洛與士龍別於此

陸機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

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懷往歡絕端、悼來憂成緒、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

婉孌深思貌長林萬始永安承明俱亭名也南歸謂弟也北邁自謂也舒翮謂鵠也遵渚謂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毛詩曰飛鴻遵渚一自謂一謂士龍也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五言顧榮字彥先吳人同爲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

陸機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望野離金虎、屏翳吐重陰、淒風迕時序、苦雨遂成霖、朝游忘輕羽、夕息憶重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墻、蕭墻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大火心星也貞正也朱光朱明也夏爲朱明熙熾也夏日行南陸故云自南望舒月御離著也金虎西方畢星也屏翳雨師也迕逆也輕羽扇也

朝遊遊曾城、夕息旋直廬、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豐注溢脩霤、潢潦浸階除、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爲渠、沈稼湮梁潁、流民泝荊徐、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爲魚、

曾城重城也直廬直宿之廬脩霤高簷之水也梁潁荊徐皆地名機吳人其鄉多水故懷桑梓

贈顧交阯公真 五言顧祕字公真爲交阯刺史

陸機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發跡翼藩后、改授撫南裔、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遠績不辭小、立德不在大、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秘爲吳王郎中令、故云翼藩后、南裔交趾也、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高山巨海俱指交趾、言不足爲險也

贈從兄車騎 五言、從兄陸士光也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爲心、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谷水崑山並吳地山水、忘歸即忘憂草、不曰忘憂而曰忘歸、因思歸也、背與襟猶前與後也

答張士然 五言、張悛字士然、少以文章與機友善、機從駕出遊、士然贈詩、故答

陸機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眠、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逍遙春王圃、躑躅千畝田、迴渠繞曲陌、通波扶直阡、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余固水鄉士、總轡臨清淵、戚戚多遠念、行行遂成篇、

祕閣祕書省也、機時從駕祭祀以祈豐年也、晉時洛陽宮有春王圃千畝、天子籍田也、扶者水在阡上若從下扶持也、田中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云爲令彥先作、今云顧、誤也、此上篇贈婦、下篇婦答、俱云贈、亦誤也

陸機

辭家遠行游、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循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游江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脩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筈、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參商二星名、出沒常不相見、矢末曰筈、與弓弦暫相著、即遠去也

贈馮文羆 五言、前已贈詩、此重贈也

陸機

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擀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茍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慷慨誰爲感、願言懷所欽、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佇立望朔塗、悠悠迥且深、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風吟、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承華太子所居、馮與陸同爲太子洗馬也、守故林、言已尚爲洗馬也、河陰、斥丘所在、毛詩日、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今無此贈、而以良訊代之也、訊、猶戒也、以善相戒也、兼金、其價兼倍也

贈弟士龍 五言

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途悲有餘、臨觴歎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爲東跱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攜手俱、契闊成騑服、

惄、憂也、機西入京、而雲在家、故云西流東峙、逝言感、機自謂也、居情育、謂弟也、育、生也、謂徘徊而生情也、騑、驂傍馬、騑服之馬、常相隨也

爲賈謐作贈陸機 四言

潘岳

肇自初創、二儀絪縕、粤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芒芒九有、區域以分、神農更王、軒轅承紀、畫野離疆、爰封衆子、夏殷既襲、宗周繼祀、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彊秦兼幷、吞滅四隅、子嬰面櫬、漢祖膺圖、靈獻微弱、在涅則渝、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僞孫銜璧、奉土歸疆、婉婉長離、凌江而翔、長離云誰、咨爾陸生、鶴鳴九皐、猶載厥聲、況廼海隅、播名上京、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儲皇之選、實簡惟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曜藻崇正、玄冕丹裳、如彼蘭蕙、載采其芳、藩岳作鎮、輔我京室、旋反桑梓、帝弟作弼、或云國宦、清塗攸失、吾子洗然、恬淡自逸、廊廟惟清、俊乂是延、擢應嘉舉、自國而遷、齊轡羣龍、光讚納言、優游省闥、珥筆華軒、昔余與子、繾綣東朝、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脩日朗月、攜手逍遙、自成離羣、二周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發言爲詩、俟望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崇子鋒穎、不頹不崩、

八象八卦也軒轅黃帝代神農氏有天下衆子
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也然爪蔓出
面櫬者面縛輿櫬而降也渝變也漢室微弱將
亡如涅之變其色也銜璧者降時無手以執故
銜之也長離鳳鳥也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故
云撫翼宰庭皇儲選謂爲太子洗馬也朱鸞亦
以比機也崇正殿名太子講藝之所潘岳吳王
也機本吳人又爲吳王郎中令故云反桑梓也
清塗攸失謂自洗馬而出爲郎中令也自國而
遷謂自郎中令而徵入爲尚書郎也納言尚書
職機爲郎故云光讚珥執也層猶高也重其層
言慎其高也安恒安守常分也甘果木名淮南
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爲橙言
以移而變喻人因遷徙而改節也

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四言

潘尼 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以父老辭疾終出仕至太常卿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顯允陸生於今鮮儔振鱗南
海濯翼清流婆娑翰林容與墳丘玉以瑜潤隨以
光融乃漸上京羽儀儲宮玩爾清藻味爾芳風泳
之彌廣挹之彌冲崑山何有有瑤有珉及爾同僚
具惟近臣予涉素秋子登青春愧無老成廁彼日
新祁祁大邦惟桑惟梓穆穆伊人南國之紀帝曰
爾諧惟王卿士俯僂從命奚恤奚喜我車旣巾我
馬旣秣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婉孌二宮徘徊殿闈
醪澄莫饗孰慰饑渴昔子忝私貽我蕙蘭今子徂
東何以贈旃寸晷惟寶豈無璵璠彼美陸生可與
晤言

延州吳季札也凡言鱗翼者皆以龍鳳爲喻也
隨隨珠也正叔亦嘗爲太子舍人故云同僚素
秋喻老青春喻少也愧無老成尼自謂也日新
謂機也大邦吳也王卿士爲吳郎中令也巾車
衣也星陳夙駕言早發也脂膏也所以滑車轄
車鍵也二宮帝與太子宮也貽我蕙蘭謂陸先
贈詩也寸晷云云謂不
重璵璠而重寸陰也

贈河陽 五言潘岳爲河陽令尼之從父故不言名

潘尼

虙生化單父子奇蒞東阿桐鄉建遺烈武城播絃
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弱冠步鼎鉉旣立宰
三河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徒美天姿茂豈謂
人爵多

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
而治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旣行悔
之遣使者追之使者返曰子奇必能共載者皆
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
爲君庫無兵倉無粟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
率弟以私兵逆戰遂敗魏師漢書曰朱邑爲桐
鄉嗇夫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
曰我故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子如其言桐鄉人果起冢
立祀祠祭不絕驥龍喻岳也岳二十爲賈充府
掾故云弱冠步鼎鉉鉉鼎耳環也旣立三十
也三河河東河內河陽岳爲河陽令故云

贈侍御史王元貺 五言

潘尼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游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膏蘭孰爲消濟治由賢能王侯厭崇禮迥迹淸憲臺蠖屈固小往龍翔乃大來協心毘聖世畢力讚康哉

崑山大厦喻國玉材喻賢靈沼天階喻左右省閣膏以明蘭以芳猶賢能之有幹才也崇禮門名王前爲尚書郎朝奏由此門今爲侍御故云厭也蠖屈謂爲郎龍翔指侍御也康哉虞書歌

贈何劭王濟 五言 並序

傅咸 字長虞北地泥陽人晉侍中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旣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心存目替賦詩申懷以貽之云

何劭襲封朗陵郡公敬祖劭字也武子王濟字也亦作亦爲侍中也從之末由官爵相去遠也

日月光太淸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吾兄旣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淸暉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守空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淸夷

紫微天帝宮闢皇闈闢門以侍賢也吾兄謂劭也離即長離鳳鳥也以二人故言二離一云二離日月也以對雙鸞則鳥爲是惠文冠名侍中所服璫耳珠也非攸庶言非所希冀也坻河岸欲釣無餌徒守空坻咸自喻也槁葉亦自喻也咸時出爲冀州刺史與何王相違故云

荅傅咸 五言

郭泰機 河南人寒素之士沈淪不能自拔情見於詩

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素絲比德寒女喻賤也不秉機杼喻不見用也衣工喻咸也秉刀尺喻執政也不取諸身不以已身度人也朝餐喻先食祿也

爲顧彦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有爲顧彦先贈婦二首、亦有婦答二首、此答詩而言贈誤也

陸雲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粲粲衣服鮮明貌、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擢引也、非望始言始望不及此也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浮海遊林喻上京也、朝華木槿也、其華朝開暮落、故忌日晏、西城、金墉城也、魏故宮人皆在其中、有文帝宮人尙衣、能歌舞、一時冠絕、總章、伎樂也、北辰星不動、喻已也、玄龍喻美色也

答兄機 五言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銜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別促會長、言別則在近、相會之日則尙遠也、銜思戀行邁、答機詩臨觴歡不足也、絕濟無梁、不能度也、神往、言其神常相隨、與機之逝言感河也、銜軌、喻兄弟不相離也、銜車前木、軌車後木、今殊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矣、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牽牛星也、箱即車也、牽牛有牛之名、而不可以駕車、答機契闊成騑服之語也

答張士然 五言、士然吳人、後入洛、有詩贈雲、故答

陸雲

行邁越長川、飄颻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鄰、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

周禮曰、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眼中人、謂親識也、靡靡行貌

答盧諶 四言、并書、琨與盧志善、因辟志子諶爲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求諶爲別駕、諶詩與琨、故有此答

劉琨 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晉永嘉中爲并州刺史、爲段匹磾所害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

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輈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猶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翫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爾然後知聃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騄驥倚輈於吳阪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檢括以法度約束也輈張驚懼之貌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輈與侏古字通時劉聰僭位平陽遣從弟曜破洛陽遣子粲攻長安陷之此國破家亡也國策曰騏驥駕鹽車上吳阪遷延負轅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輈轅也此喻己不能知諶而匹磾知之也欲其一反謂諶寄詩與琨欲琨之答之也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在其且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蘂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輭弱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嬿婉新婚不慮其敗唯義是敦褰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慙舊孤永負寃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脩罕朝採爾實夕捋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椀寔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讌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幄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段生出幽

遷喬脅忠履信武烈文昭旌弓騂騂輿馬翹翹乃奮長縻是縶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陽爻在六乾卦上九也辭曰亢龍有悔言天子運極而有窮厄也棟傾舟覆亂極也離離育育生長貌言宗廟皆生黍稷也逆謂作亂者義謂勤王者英蘂喻賢者毒卉喻寇賊也此四語正禍福莫驗則虛所在也芻狗以芻爲狗祭祀則陳之以祈福其始被文繡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首樵者取爨喻晉盛時爲人所貴及衰則爲人所弃也琨妻諶之從母故云舊姻諶妹嫁琨弟故云新婚琨父母並爲令狐泥所害諶父母悉爲劉粲所害故云偕覆三孽一謂琨兄子一云劉聰劉曜劉粲也下云舊孤則三孽爲兄子爲是琨遣兄子演領兖州不守兄少子及演妻皆爲所虜漢書曰禰子爲孽也孤幹謂諶也綠葉悉條才能茂盛也脩竿長而罕節也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尋也珠桐竹之實東謂幽州西謂并州也騂騂調弓貌

重贈盧諶 五言

劉琨

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懸璧懸黎以爲璧也璆美玉也鄧生鄧禹也光武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見之甚讙曲逆陳平也漢高帝爲匈奴圍于白登平計使單于閼氏解圍得出留侯張良也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于鴻門從良計間道歸軍五賢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射鉤管仲也乾時之役使管仲射桓公中鉤二霸桓文也黨謂五賢讐謂射鉤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功業以下言年暮也朱實以下言時事難爲也華蓋車蓋路狹則傾輈車轅駟駭則摧折故意氣消阻百鍊化而爲繞指也

贈劉琨并書 四言諶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投琨後在段匹磾所懷琨前恩故有此贈

盧諶 字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厲乏善鳴之分卷異蘧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盼不免饌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已彰大雅含弘量包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

廝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巳、古人
罔踰、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意氣
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
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巳之、事與願違、嘗忝
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
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日、咸可歎慨、致感之
途、或迫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
欷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增
眷、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
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
得至於盡言耶、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
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巳、若公肆大惠、遂其
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
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誰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謹死罪死罪、

莊子曰、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終其天年、又舍於故人之家、故人令殺鴈、豎子曰其一能鳴、一不能鳴、奚殺、曰殺不能鳴者、匠者特盼、卽闕不材也、不免僕賓、卽能鳴也、稔熟也、五稔五年也、候人詩舊、刺近小人也、

外役、謂事匹碑也、巳之之巳與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也、墨子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玄可以黃也、猥懣煩怨也、肆展也、一云遂也、咸池堯樂、北里紂樂也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
雍、至止伊順、三台摛朗、四岳增峻、伊陟佐商、山甫
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
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誰陋宗、昔邁嘉惠、申以婚姻、
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
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
不遂、中路阻顚、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
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
借日如昨、忽爲疇曩、疇曩伊何、逝者彌疎、溫溫恭
人、愼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
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花不星燭、承
侔卞和、質非荊璞、眷同尤良、用乏騏騄、承亦既篤、
眷亦既親、飾獎駑猥、（生巻）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謨莫
陳、無覬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
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綢繆委心、自
同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

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趣舍同要窮達斯已由余片
言秦人是憚日磾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
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挂民阜謬
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高明
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
心每憑山海庶覲高深遐眺存亡彌成飛流長徽
已纓逝將徙舉收迹西跱銜哀東顧遇云途遼會
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羃綿女蘿施于松標
稟澤洪榦賴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
質承此衝飈纖質實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
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
民顧意潛山隱几仰熙丹崖俯濯綠水無求於和
自附衆美慷慨遐蹤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
越惟同大觀萬塗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
玄根廓焉靡結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
暑周迴夫差不祀釁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
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遠韻德音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星名其色齊明則君臣和四岳諸侯也伊涉商賢臣仲山甫周賢臣以比琨也忽難輕忽其艱難也中路阻顛謂父母遇害也樛木葛藟喻已附琨也葉不雲布言疎薄也華不呈彌不光明也尤良鄭無恤王良皆善御者鄭與尤古字通五臣晉文公從亡五人言已不能希望狐偃趙衰之事而與五臣同其厄也匪他者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言已於琨昔兄弟也情以體生體親也以相親而生情故感激由之而起此言意氣節士之所由然也由余西戎之臣使秦繆公宮室之壯繆公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今由余寡人之害也金日磾本匈奴屠休王太子武帝拜為侍中以由余日磾喻匹磾也匹磾為撫軍將軍朝布謂為別駕右上也山海指琨也長徽已縲謂被匹磾所辟如徽纆之繫已也西跱指在段所東顧望劉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詩詞言貞女以多露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也女蘿松標喻已附段也深識謂琨以其賞意也顧養也異論謂有讒琨於匹磾者處其玄根居於大道也夫差勝齊福為禍始也句踐伯越禍為福階也

贈崔溫 五言崔悅溫嶠也

盧諶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浮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平陸憶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李牧鎮邊城荒夷憚南懼趙奢正疆場

秦人折北虜覊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恨以駑蹇
姿徒煩非子御亦旣弛負擔忝位宰黔庶荀云免
罪戾何暇收民譽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何武
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何
以敦斯辭惟以二子故

舊京洛陽也賢士鳳即下李牧等也李牧趙北邊良將居代鴈門匈奴不敢近邊趙奢趙之田部吏秦伐韓奢救之大敗秦軍覊旅寬政言爲匹礫所優容也非子造父之後善御者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蒐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昔慈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爲楚內史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古人謂倪與何也短弱自謂也二子崔盧也以其知己故有此詞也

答魏子悌 五言魏亦爲劉琨從事與諶同官

盧諶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
績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顧此媿背羽愧彼排
虛翮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傾蓋雖終朝大分
邁疇昔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俱涉晉昌艱共
更飛狐厄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豈謂鄉曲譽
謬充本州役乖離令我感悲歡使情惕理以精神
通非曰形骸隔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恨無隨
侯珠以酬荆文璧

珍裘狐白之裘腋在肘後腋爲國資衆力也腹背羽言鳥背上及腹下之毛也翮翼也韓詩外傳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不加高損一把不加下四岳謂託劉琨憑三益謂友于悌也晉昌郡名爲石勒所攻飛狐塞名爲賊所得琨與諶悌往伐之俱爲所敗也本州役謂爲別駕也諶涿郡人涿屬幽州故云本州

答靈運 五言靈運先有愁霖詩寄瞻故有此答

謝瞻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
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
所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
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於安城答靈運 五言瞻爲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謝瞻

修條林爾蔚波清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胤綢繆結風徽烟熅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
年峻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
吾爾賞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

流好河廣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
符守江南曲屢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
欽我勞一何篤摯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迢遞封
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塗既暌即理理已對絲路
有恒悲矧乃在吾愛眭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豈
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踰峻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
訊

風徵風雅之善也與芳訊俱言所贈詩鴻漸言仕進也靈臺言靈位也華萼喻兄弟也嚶鳴而

鳥之聲以文章相和若兩鳥之悅同聲也瞻與靈運為從兄後鮮輝謂靈運也一日長自謂也萎葉涸流皆自喻榮條河廣喻靈運也槩量也封畿外謂安城靈運時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外異識故云塗暌賢愚異任故云理對也絲路素絲歧路也往行二足行也安步武安於一迹之內也鍛翮殘翮也周數仞言其近也皆自喻也歲寒謂年老也過半言行百里者半九十過此更難也

西陵遇風獻康樂 五言靈運襲封康樂侯是惠連兄故云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仲春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
歇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瞻塗意少悰還顧情

多闕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飲餞野亭館分袂
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艫栧遠
望絕形音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悲遙但自弭
路長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昨發浦陽
汭今宿浙江湄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
墳澤落雪灑林丘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曲汜
薄停旅通川絕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楫阻風波蕭
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
積憤成疢痗無萱將何如

悰樂也仳別也野外日林林外日坰薄古泊字通止也萱忘憂草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 五言舊園會稽始寧園也二中書顏延之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
山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飆激烈火縱
炎煙焚玉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投沙理既迫如卬
顧亦慫長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總
轡萬尋巔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閩中安可處

日夜念歸旋弄䠞兩如直心恆三避賢託身青雲
上棲巖挹飛泉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殊方感
成貸微物豫釆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曾是
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曩基卽先築故池不更穿果
木有舊行壞石無遠延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
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夫子照情素投懷授往
篇

張邵張良邵漢也張良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邵漢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聖靈宋太祖也遣范泰與靈運書敦奬令仕徵尚高尚之志也衛殿烈

火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也時并及賢良故云焚玉以譜出靈運永嘉太守故云見遷投沙賈誼投長沙如邛相如如臨邛也流沫呂梁之水石林山之險者言閩中所歷之危險也雨如直卽史魚也三避賢孫叔敖三避相位也時宋太祖三徵不就故云三避賢盛明休貞謂宋太祖也貸施也感太祖有成物貸物之功也豫釆甄卽遣范泰敦奬令仕也被纏猶牽引也語往昔時高尚之語款然謂如共願也衛生經出莊子息陰長影之人就陰而止也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
何共和之 五言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何羊璿何長瑜也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
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
已隱隱汀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
千里游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情斂憶
爾共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
況乃協悲端生拙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戚戚新別
心悽悽久念攢攢念攻別心旦發清谿陰瞑投剡
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儻遇
浮丘公長絕子徽音拙

畛田間陌悄一云與痛通瘦也一云正也悲猿卽秋泉哀猨也剡中縣名天姥山名浮丘仙也

酬從弟惠連 五言報前西陵遇風獻詩也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跡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
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
心胷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凌澗尋我室散帙
問所知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悟對無厭歇聚
散成分離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
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辛勤風波
事款曲洲渚言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

京想豈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暮春雖未交仲春喜遊遨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嚶鳴已悅豫幽居猶鬱陶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瘵病也曉月流恐其旦曛日馳恐其晚也西川惠連別處東山靈運所居也遲嘉音之遲待也華京想謂意在宦遊不志山林故悶之祇攪余思耳漸進長也紫苞初生也吝謂生鄙吝之心勞勞思也

贈王太常 五言齊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之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徽聆龍聮九淵聞鳳窺丹穴歷聽豈多士唯然覯時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休閑時晏開亟迴長者轍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唯浹羣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歇悲來非樂闋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尸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希聲異聲聆君子之道闇而章也聮察也多士言不多得也善作多工謂無工於文者靜惟靜思也羣化萬化之理窮節暮年之時也屬綴也遶報以述其美而愧無繁翰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五言從兄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達

顏延之

炎天方埃鬱暑晏閡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闕息也星分周禮日以星分夜蟋蟀之蟲隨陰迎陽故曰陰蟲九逝楚辭曰魂一夕而九逝襄反也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言七反而不成文章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 五言延之時為太子舍人鄭尚書鄭鮮之也

顏延之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兩闈阻通軌對禁限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予衷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體象也象衆星之環北極也設險崇衛也兩闈東宮與中臺俱在禁省故云對禁中臺在東故

曰南墉辰房心尾也漢天河也清防屏風也賓靜也高松喻鄭也諫貫誠意所貫也漢書武帝詔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誠貫之義本此樹絲桐播之樂章圖不忘也

和謝監靈運 五言監祕書監和前贈顏范二中書作

顏延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雖慚丹雘施未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雨雲乖乎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問衡嶠曷月瞻秦稽皇聖昭天德

豈澤振沉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海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釆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左傳曰其君弱植植志也刻意莊子曰刻意尚行謂遯世也兩閨中書侍郎太子舍人也丹雘比榮祿也玄素謂隱約也風雨土爲霾謂少帝日也幽明絕不獲祭祀也雲雨乖如雨離雲不復合也乎屈賈誼有乎屈原之文以比已爲始安太守也帝舜葬蒼梧故云謁帝緒風相續不斷之風留荑香草跂舉踵也始安間於衡嶠之地巳自謂也秦稽秦望會稽之山謝公隱此也聖皇宋文帝也國語曰雀入海爲蛤雉入淮爲蜃去國去始安也與玩辭悽謂靈運贈詩悽切

答顏延年 五言答前贈王太常也

王僧達 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爲宋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跡清氣溢素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

旋匪以代兼金

長卿司馬相如華陽梁州境今成都也仲連魯仲連也文府謂長卿道心謂仲連也爲林謂與長卿仲達爲林也浮沈謂貴賤也榮屋南簷棲鳳言顏詩如鳳而已不能如梧待鳳之棲也

郡內高齋閒坐答呂法曹 五言宣城郡也呂僧珍爲齊王法曹

謝朓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

金門，金馬門。玉山，羣玉之山，西王母所居。言若遺弃此門，當就玉山以見我也。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 五言尚書沈約也

謝朓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籉笠聚東菑。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嘉魴聊可薦，綠蟻方獨持。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

漢書曰，汲黯拜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淮陽吏人不相得，吾欲得君臥而治之。此言淮陽爲股肱之郡，尚且臥治，況南山與幽棲無異也。南山，謂宣城也。籉，所以禦雨者，一云籉以禦暑，笠以禦雨也。田一歲耕曰菑。颸，風也。綠蟻，酒也。良辰，謂與沈相會之辰也。後漢南陽太守成瑨任功曹岑晊，時人爲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五言

齊隨王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以才文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朓還都，道中爲詩以寄西府。

謝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宮雉，宮牆也。三版曰雉。金波，月也。鳷鵲，觀名。玉衡北兩星爲玉繩。低建章，言在建章宮之下也。鼎門也，世紀曰成王定鼎郟鄏，其南門曰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昭丘，楚昭王墓，在荊州，故思見之。鷹隼擊，喻已被讒。寥廓高翔，喻已遠去，讒無所用也。

酬王晉安 五言王德元爲晉安太守

謝朓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拂霧朝青閣，日旰坐彤闈。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枝早勁，露晚晞，指秋時也。南中，晉安也，其地多橘柚，然而鴻雁不至，蓋答來詩意也，亦寓背問不相達之意。拂霧言早，日旰言晚，此自謂也。公子謂王也。緇塵染衣，謂已爲讒者所污也。

奉答內兄希叔 五言顧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厥 字韓卿，吳人，好屬文，有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驂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𢟢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梟鴿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汎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書記旣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惡溫麗、子雲慙筆札、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慨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渤

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帝子太子也、驂步也、王孫竟陵王也、厥由竟陵王舉秀才、後遷太子太傅功曹掾、故云也、叨金馬署、謂爲秀才也、銅龍太子宮門、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閤待士、孟嘗君食客嘗三千人、言已得往公卿間也、歸來罷官歸也、𢟢落以下是歸來時事、田田蓮葉貌、魏志曰、邢顒爲平原侯植家臣、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采庶子之春華、忘家臣之秋實、時盼爲邵陵王常侍、故言此、言王侯春華秋實、無不備也、離宮華屋、皆謂邵陵宮也、杞梓喻衆才、徐陳徐幹陳琳也、皆與魏世子善、故借言之、上林伊水、亦借言以見侍遊非一所也、惡亦慚也、子雲谷子雲也、漢書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皆爲王侯客也、駿足謂顧也、柴車自謂也、山陽稽康與向秀所居、常爲竹林之讌、河陽曹植送應氏詩曰、置酒此河陽、平原趙勝也、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願爲布衣交、與君爲十日飲、中散稽康也、與呂安友、相思千里從之、渤海魏文帝與吳質徐幹所遊處、以比盼之在邵陵也、宜城地名、出美酒、歲方秋、謂老也

贈張徐州謖　五言　謖爲徐州刺史、臨去別雲、不値、後作詩贈之

范雲　字彥龍、武興人、事齊竟陵王爲文學、至梁爲散騎侍郎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旣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

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鷄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爲我西北飛、

儐導也、傳傳車、瑞節信也、後漢山陽范巨卿與汝南張元伯友、春別以秋爲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鷄作黍、二親笑之、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巨卿至

古意贈王中書　五言古意謂褱古詩之意也王融爲中書監

范雲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脉脉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摶飛出

南皮遺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豈知鵷鶵者一粒有餘貲

雲為通直散騎侍郎不敢正言故云攝鳳皇池中書監也岱山沂水指瑯邪謂王氏之先也北海徐幹所居南皮吳質所居俱為魏文帝恩幸故以此融莫莫盛貌離離垂下貌鵷鶵自喻也

贈郭桐廬出谿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五言郭時為桐廬令昉時為新安太守

任昉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泜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游從此辭

後漢滕撫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委任郡職兼理六縣流愛於民行春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泜岸也

侍祄 倥孔 偬總 纆墨 儵倏 頍犬蘂切 筈括 惄匿 睽跌

輈舟 耊跌 薹苦 惡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岳 哀傷贈答潘居後而此在前疑誤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陪廁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昔倦都邑遊今掌河朔傜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嶤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頍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飈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佻

年二十曰弱冠嘉招舉秀才也上宰賈充也公叔舉亦指充言由充舉秀才為郎也廁列也歸東山以後是免官也河朔即河陽傜役也洪流黃河脩芒北芒山也劭美頍光也槁與考古字通擊也瞥暫見也截道飈路上旋風齊都無遺聲齊景公死民無得而稱也桐鄉餘謠見潘尼贈河陽詩佻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

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
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
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
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曲蓬何以直
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
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伐柯言不遠也大夏東京門名崇芒即北芒也訛註云偽也愚按訛變易也謂隨人變易即下類萍似蘿是也漢書曰朱博楚人遷琅邪太守琅邪俗舒緩勅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貫于日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言

政由人成也宓子賤為單父宰鳴琴而治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岳自河陽遷懷縣有思京之意

潘岳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
羲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城臨
清池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
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
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
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器非廊廟
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

南陸夏時日行之道朱明夏也末垂謂春盡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故言末垂五臣謂夏將盡者非也遲猶思也一云待也椅桐類瓞小瓜也苞叢生也想南枝戀京室也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
思我來氷未泮時暑忽隆熾感此還期淹歎彼年
往駛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小國寡民務終日
寂無事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
攪懷歸志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旋舊鄉
畏此簡書忌祗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寵思之事人所可驚我獨易之以不驚若戀本之思難為釋也戀本戀故鄉也駛疾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鞏洛岳墳墓所在也簡書戒命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迎大駕 五言晉東海王越從大駕討新軍敗輕騎奔下邳後越率甲士迎大駕還洛尼時預焉故有此詩

潘尼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
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幰浮淒風尋
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崤函
方嶮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

騏見維縶、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憶車綢帷、亦車飾、乘憶苻帷、正言日暮無所集之景也、深識士、假設以發下詞也

赴洛詩二首 五言、赴太子洗馬作、前篇一在征行、後篇在東宮時也

陸機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南望泝玄渚、北邁涉長林、谷風拂修薄、油雲翳高岑、亹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佇立慨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希世、隨世也、高符、高蹈也、五臣以符為瑞命、恐非、營道、營道路也、烈心、烈士之心也、無迹二語、言別離之後、迹無所見、聲無所聞也、肆、盡也、緬、遠也、雙潛、言彼此俱潛伏也、堂室、謂母與妻也、誰為心、言以誰為心、而為此辛苦也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祗肅、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思樂樂難誘、日歸歸未克、憂苦欲何為、纏綿胷與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

承華、太子門也、銅輦、太子車也、遺、忘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機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

阡眠、原野之色、史、緬也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莽、草也、南楚謂草為莽、素輝、露色也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 五言、機出為吳王郎中令、時過陳梁之地也

陸機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玄冕無醜士、冶服使我妍、輕劒拂鞶厲、長纓麗且鮮、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矯、舉也、崇賢、門名、爲太子洗馬、入此門也、鞶、大帶、厲、帶之垂者、後命、謂改洗馬而爲郎中令也、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縣作 五言、時宋武帝行鎮軍將軍、潛爲參軍、曲阿縣名

陶潛 字淵明、一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後爲彭澤令、解綬去職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眞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褐、短衣、宛、屈也、班固通幽賦曰、里止仁之所居、故云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 五言、塗口、江口名、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自宋世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義熙已前書晉氏年號、永初已來、惟云甲子而已

陶潛

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偶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縈、養眞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皛皛、白也、商歌、甯戚所歌、以干齊桓公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五言、宋高宗以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郡守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辛苦誰爲情、遊子値頽暮、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氏璧、

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全素秋也。火、心星、秋爲旻天、故云火旻。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見似人者而喜。故云莊念昔。詩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少而學、長而忘、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交而中絕、三費也。故云曾存發遠度。謂莊曾二人、因懷土而愧此二人也。國策曰、李牧身長、臂短、使工人爲木杖以接趙王、腸之、兩手相繫。左傳曰、郤克使齊、跛而登階、婦人笑之。引此見手足有疾者、遇良時、亦不爲惡也。支離形體不全者也。莊子曰、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子反琴張鼓琴而歌、子貢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故云依方英達、謂廬陵王也。班、列也。璧、諸侯所執、曰趙氏美言之也。莊子曰、魏王遺惠子五石之瓠、大而無用、言巳空居執璧之列、而無用於時也。賞心、謂友也

過始寧墅

五言。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此自永嘉過之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疲薾、困極之貌。剖竹、以竹爲符、分而相合也。漢制郡守用此。左傳曰、季孫樹六檟於蒲東門之外、欲自爲櫬。示巳有歸老之意也

富春渚

五言。富春在錢塘江上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漁浦在富春之東。定山、赤亭、皆江中山也。圻、與碕同、曲岸也。參錯、言險也。列子曰、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肘上。伯昏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於是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三分垂外、揖御寇而進。分猶節也。又曰、孔子觀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不能游。周易曰、水洊至、習坎。言水相仍而至、便宜習之也。又曰、兼山艮。言當止託於山也。徒龍蠖者、謂龍騰蠖屈、不爲殊觀也

七里瀨

五言。瀨、水流沙上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

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耀、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誚、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奔峭崩落也沃若茂盛貌遷斥謂貶出也存即老子湛兮似或存之存言此爲要妙也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既秉此心即爲末代所誚不顧也莊子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綸五十犗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此魚離而腊之自浙江以東蒼梧以西無不厭若魚也此因覩嚴子而想任公也

登江中孤嶼 五言嶼江中山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

懷新謂懷新知也崑山姿崑崙山仙靈也區中緣世中塵緣也安期列仙也自言千歲

初去郡 五言靈運在永嘉二年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伊子秉微尚、拙訥謝浮名、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幷、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荊、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理棹遄還期、遵渚騖修坰、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即是義唐化、獲我擊壤聲、

漢書曰彭宣遷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王莽秉政上書乞骸骨又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亦乞骸骨

班固二人進曰近於知恥又貢禹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禹與王陽善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無庸無功也既無功有妨於周任陳力就列之言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閑居不慕官爵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爲子嫁娶畢勑家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後漢書云向長尚向未知孰是邴生名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牽絲初仕也解龜解印也元興晉安帝年號景平宋少帝年號子夏曰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胷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也止監止水也停定也

初發石首城 五言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大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行至石頭城作此

謝靈運

白珪尚我磨、斯言易為緇、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颸、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迢迢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游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越海陵三山、游湘歷九疑、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白珪詩篇名、中孚易卦、九五爻曰有孚攣如、毛詩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言已有孚反得讒也、日月天子也、兼茲謂成且貸也、曾颸高風也、羅浮廬霍皆山名、三山海中三神山、湘屈原所沉、九疑舜所葬、因茫茫無之、而歷想之也、欽聖懷賢禁指遊羅浮以下諸山、而懷想其人也

道路憶山中 五言往臨川憶始寧山中也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不愁秋夕長、恒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煖、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采菱楚歌也、江南越歌也、楚人一謂屈原、一謂鍾儀、觀下歸慮存鄉語、則鍾儀為是、越客自謂也、已止也、纂繼也、言自得其性而止、不為人所繼也、叵不可也、明月吹笛曲也、廣陵散琴曲也、危柱指琴而言、促管指笛而言也

入彭蠡湖口作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石鏡潯陽之山、有圓石懸岸、明淨照人見形、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言其事已往、空想其理也、金膏仙藥、水碧水玉也、綴作輟者、言不可見也、千里曲謂千里別鶴之曲也、絃絕曲終也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五言華子期角里先生弟子、翔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

泉、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徑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辨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也、紅泉、水自□砂中流出也、術阡、道路也、言若登天無道路可測度也、峯、迹也、恒充俄頃用二語、善註謂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謂尊古卑今而然哉、銑註謂恒充少時爲樂之用、不足爲長久之事、銑說爲長

北使洛 五言、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時宋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焉、至洛陽道中作

顏延之

改服飾徒旅、首路跼險艱、振楫發吳州、秣馬陵楚山、途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闊聖賢、伊瀍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瞀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隱憫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諐、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改服、改常服也、三川、河洛伊也、輟期運、謂晉朝亂、期運息也、闊、猶言少也、伊瀍、俱近洛之水、無尺椽、言毀盡也、王猷、謂宋高祖之業也、暮年、冬時也、瞀、亂也、威遲、路險遠也、芳時、春時也、阻諐、失期也、蓬心、出莊子、郭象註謂蓬非直達者、傷已心事不遂也、因言身之飛轉、亦如蓬也

還至梁城作 五言、自使洛還也

顏延之

眇默軌路長、憔悴征戍勤、昔邁先徂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東路、傾側不及羣、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分、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寒雲、丘壠塡郛郭、銘誌滅無文、木石扃幽闥、黍苗延高墳、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曷爲久游客、憂念坐自殷、

眇默、遠貌、昔邁、謂前出使時、在北伐之前也、今來、謂還歸而後於歸軍也、總是言行役之遠也、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孟嘗君歔欷泣下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五言、都、建業也、延之自始安太守、徵爲中書侍郎、時張劭爲湘州刺史

顏延之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荊

牧經塗延舊軌登闉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清雰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甃桑竹

楚望楚之表也江湘沅三水皆會於洞庭故云三湘淪猶會也七澤雲夢等澤也闉城也京臺楚遊觀地瀾水波澳水曲也遠風即上古迹也存沒竟何人言同歸於沒也炯與耿古字通

鮑照

還都道中作 五言都揚州也照爲臨海王參軍自荆州還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道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艫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煙浮倏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崩波奔波也畢景盡日之景也艫船頭刺櫂處兼猶三也俄傾之間思已遠於三秋也此憶臨海王之意也古節古人之節左傳曰懷璧不可以越鄉此古節也借言以自咎意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五言

謝朓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之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朞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 五言

謝朓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漾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緣源殊未及歸徑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休沐重還道中 五言休假也沐洗沐也謂休假沐浴而還歸於丹陽

謝朓

薄遊第從告思閒願罷歸還邛歌賦似休汝車騎
非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汀葭稍靡靡江菼復
依依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
吳岫微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賴此盈罇酌含
景望芳菲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
恩甚戀重闈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薄遊薄宦也還邛司馬相如也相如家貧與臨
邛令善於是往舍臨邛都亭休汝許劭也劭汝
南人同郡袁紹車從甚盛將入界曰吾輿服豈
可使許子將見遂單車歸家自言歌賦似相如
而車騎非袁紹也灞池漢文帝陵上有池有西
出遊以寫水此謂西京伊川謂東京以喻丹陽
不可暫去也葭菼皆
水草霑沐霑恩祿也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五言

謝朓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
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
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

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潘岳
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借以見
已之望京邑也甍屋簷也去矣欲去官也
懷哉懷其家也霰雨雪相雜也鬒黑髮也

京路夜發 五言自丹陽之宣城也

謝朓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
漭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敻山川修
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勑躬每跼蹐瞻恩
唯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兩車也泱漭不明貌
文奏簿書也鞅駕也

望荊山 五言宋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刺
史淹特授王五經亦在荊州

江淹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
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橈重林雲霞肅
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
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桐柏山名魯陽縣名歲晏謂年老也
玉柱鳴箏也苦寒豔歌皆古歌曲

旦發漁浦潭 五言遲為新安郡太
守經此潭宿中流作

丘遲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
嶂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絕峯

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昔有委臥治今可尚

漁潭赤亭俱在富春鄣小鼓也山上正口障後漢岑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爲功曹時諺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漢武帝出汲黯爲淮陽太守伏地不受印上曰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得君臥而治之言已不能如成瑨之委公孝而庶幾如汲黯之臥治也

早發定山 五言約爲東陽太守經此山

沈約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夙齡少年也莅臨也三秀芝草也蘭杜芳荃皆芳草楚詞以之比君子今玩忘歸懷祿意則蘭杜似比友朋芳荃似比君也仙居縣有兄弟九人俱成仙其地去東陽不遠故望之也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 五言

沈約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澈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寫喬樹樹影入水如寫也千仞百丈狀其清淺也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瀝淮滌澤故云涸無津

頻 憬 佻 祧 跌 趺 駛 史 幰 顯 晶 杳 晉 茂 鬒 軫

從軍詩五首 五言時曹操征張魯及孫權粲作詩美其事

王粲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晝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爲犧良苗實已揮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犂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邊地賊謂張魯也左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爲犧也國語曰秦伯饗重耳如饗國君之禮使子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憚爲犧者言已不欲爲人用然如苗之仰澤已深是以不得不仕也揮當作輝負鼎翁伊尹也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及河而反爲操曰翱翔於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粲時欲仕故以夫子詩爲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坰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鸛鳴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寧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齡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夙夜自恲性思逝若抽縈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始用刑戮東南謂孫權也東山周公東征之詩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恲性歎息也羽箭也先登登城也兵以金退故不敢聽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悽悽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霑我衣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東南夷亦謂吳也安坻繫舟於岸也高防隄也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逍遙河隄上左右望我軍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

庶幾奮薄身、

聖君、指曹操、中堅、軍之中營也、史記曰、秦伐韓趙、使趙奢救之、令曰、有以軍事諫死、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納之、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其來氣盛、必厚集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歷曰、請就鈇鑕之誅、奢曰、有後令、至邯鄲、復請曰、先據此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秦爭山不得上、大敗秦軍、完士、猶言凡士也、伐檀、詩篇名、即素餐詩也、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鵠摩天遊、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館宅充鄽里、士女滿莊馗、自非賢聖國、誰能享斯休、詩人美樂土、雖客猶願留、

萑蒲葭葦、俱水草名、譙郡、曹操家所在也、郭外曰鄽、莊馗、皆道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恲併 萑桓 馗仇

宋郊祀歌二首 四言、宋文帝郊祀天地命作此

顏延之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炳海表岱、系唐肖楚、靈監膚文、民屬膚武、奄受敷錫、宅中拓宇、亘地稱皇、罄天作土、月竁來賓、日際奉土、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六典聯事、九官列序、有牷在滌、有絜在俎、以薦王衷、以答神祜、

尚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宋高祖彭城人、屬徐州境、故云炳海表岱、宋為漢楚元王後、上承堯統、故云宗唐肖楚、靈監民屬、天與人歸也、竁、窟也、月竁西極、日際東極也、開元、紀年之元、首正、正月之首也、周官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一治典、二禮典、三教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九官、舜命九官也、犧牲體完曰牷、滌、牢中所搜除處、絜、善也、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皇乎備矣、有事上春、禮行宗祀、敬達郊禋、金枝中樹、廣樂四陳、陟配在京、降德在民、奔精昭夜、高燎煬晨、陰明浮爍、沈祭深淪、告成大報、受釐元神、月御案節、星驅扶輪、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金枝、鐙也、陟配在京、毛詩辭、陟、升也、言武王以太王王季文王在天之靈、而配天以祀于鎬京、降德在民、德澤下及於民也、此以武王比宋文帝也、奔精、星流也、漢武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

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故云奔精照夜高燎燔柴也煬晨煙達於晨也陰明辰星也爍光也宋水德主辰故此星浮光也祭水曰沈禜祭名也深淪致誠信於水也告成告成功也釐福也月御星驅言天神下降也

竈 串禜詠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樂府四首 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之

古辭 不知作者故言古他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長城秦蒙恬所築其下往往有泉窟可以飲馬行曲也傷天下征役軍戍不止故為戍客之婦思夫而作也

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枯桑知風海水知寒善註謂枯桑無枝尚知天風海水廣大尚知天寒也翰註誰知猶言豈知天寒也枯桑無葉則不知天風海水不凍則不知天寒也喻婦人在家不知夫之消息也尺素帛也此相思之甚若夢寐之間有所寄也跪拜也

君子行 五言平調瑟有三調平調清調側調此曲處於平調也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並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

稱聖賢

稱取也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也白屋庶人居也

傷歌行 五言側調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幃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

長歌行 五言平調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黄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焜黄色衰貌

怨歌行 五言成帝大幸婕妤後以趙飛燕失寵故有是作古有此曲此擬之也

班婕妤 班況之女庾之姑也少有才學漢成帝選入後宮爲婕妤

新裂齊紈素鮮絜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颷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紈素細絹也漢時齊有三服官紈素爲冬服

樂府二首

魏武帝 姓曹氏諱操字孟德舉孝廉爲郎後封魏王文帝立追謚武皇帝

短歌行 四言傷人壽無常思與知友及時爲樂也凡樂府詩皆古有此詞擬而作之以下類此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絶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帀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杜康古造酒者或云黄帝時宰人號子衿國風詩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悠悠謂相思也君謂知友也呦呦鹿鳴四語詩小雅文也鹿得苹草相呼而食以興人有嘉賓奉樂相樂武帝思此事故引之也掇取也言憂之不可絶如月之不可掇也枉曲也存問也月明星稀四語喻客子無所依也山不厭高四語自期之意也

苦寒行 五言清調因行遇寒而作也

北上大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

摧樹木何蕭索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羊腸其山盤曲如羊之腸也糜粥也斫冰以作糜也東山詩篇名悲行役也

樂府二首

魏文帝

善哉行 四言五臣作苦哉行古詞有古出夏門行日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歎美之詞也此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欲其人仕以取逸樂也

上山採薇薄暮苦飢谿谷多風霜露霑衣野雉羣雊猴猨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日月如馳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燕歌行 七言燕地名猶楚苑之類不言古辭起自此也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慊恨不滿之貌清商秋聲爾獨何辜問牽牛織女之詞

樂府詩四首

曹植

箜篌引 五言箜篌樂器引曲也漢書曰塞南越禱祠太乙后土作坎侯坎聲也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即箜篌也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

勝之言善也漢書曰孝成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故云陽阿奇舞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蓋羞衆味也磬折曲躬也此詞欲使知友存交情爲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也

名都篇 五言歌録曰名都美女白馬皆齊瑟行也居篇之首故以爲名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且鮮鬭鷄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臇胎鰕炮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長楸路也古多種楸於道故云長楸捷引也鳴鏑響箭也平樂觀名臇少汁臛也鳴嘯皆命呼也鞠毛丸可蹋戲此刺時人游騁之樂也

美女篇 五言以美女喻君子也

美女妖且閒采桑岐路間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

攘袖卷袂也環釧也木難金翅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出南越志不時安不及時而安定也

白馬篇 五言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猨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幽并二州名的射質月支射帖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二枚散馬蹄言馳騖也鮮卑胡名

王明君辭 五言并序

石崇 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遷至衛尉卿崇有妓曰緑珠孫秀求之不許因勸趙王倫殺之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敘之于紙云爾

琴操曰昭君者齊國王襄女年十七獻元帝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爲公主以妻之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于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亦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抗舉也穹廬氊帳也閼氏單于后號也漢書曰呼韓邪死子雕陶莫皋立爲復糸若鞮單于復妻昭君生二女故云父子見凌辱英花也

樂府詩十七首

陸機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但取發首爲名不必從篇中意義他皆類此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絃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尸子曰孔子至勝母暮而不宿過盜泉渴而不飲惡其名也管子曰士不蔭惡木之枝惡木猶恥之況與惡人同處時命時君之命策馬撾也崇雲猛虎野雀言時艱也日歸時往言時邁也四語序杖策遠尋之情景也耿介懷即前亮節也

君子行 五言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近火固宜熱履冰豈惡寒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逐臣尚何有弃友

焉足歎祇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天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

呂覽曰使人大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人主之患患不似王者故云疑似生患尹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後妻欲其子爲太子言於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上臺觀之後母取蜂去其毒置於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吉甫讓伯奇使者見袖有死蜂以白吉甫使追之投於河矣滅天道滅父子之道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食顏回得米而爨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飯而食之飯熟進於孔子孔子起日今夢見先君食絜欲饋回曰不可向者炱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食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所恃者心今心目不足信而恃矣俱出呂覽天損非已所招也故安之而不辭人益非已所求也故受之可懼也抱朴子日明鏡舉則傾冠見矣見禍福之端反觀則自覺也近情淺近之情也

從軍行 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颻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深谷邈無底崇山鬱嵯峨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夏條焦鮮藻寒冰結衝波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餐不免胄夕息常負戈苦哉遠征人撫心悲如何

隆暑夏終南方也涼風寒冰北方也熱甚故鮮藻皆焦寒甚雖衝波亦結也疊上南陟北戍意

豫章行 五言古豫章行日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此敘人代苦辛也

汎舟清山渚遙望高山陰川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三荊歡同株四鳥悲異林樂會良自苦悼別豈獨今寄世將幾何日昃無停陰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鮮克禁曷爲復以茲曾是懷苦心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

昔有田眞田廣田慶兄弟三人欲分產庭有荊樹經宿萎黃遂不分荊樹復茂孔子在衛聞哭者甚哀問顏回曰汝知此何哭回曰此非但爲死而已又爲生離也昔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四海其母哀鳴而送之爲其往而不返也竊以音類知之矣問之果然前路後塗指年壽也遠節有遠大之期也景絕謂相別也音音問也

苦寒行 五言武日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猨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

慊恨恒苦寒、

山形長而狹者謂之巒、劇甚也、慊恨不滿也

飲馬長城窟行 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往問陰山候、勁虜在燕然、戎車無停軌、旌旆屢徂遷、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綿、獫狁亮未夷、征人豈徒旋、末德爭先鳴、凶器無兩全、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捐、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振振勞歸士、受爵槀街傳、

候、伺望者、燕然、山名、莊子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故云末德、漢書曰、甘延壽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斬郅支單于、故云甘陳迹、旃、旌旗也、槀街、蠻夷邸所在、傳、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 五言、念舊鄉而有是作、雖擬古、意自屬也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俗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壠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濡迹、濡足也、赴門塗、出見客也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言登山下見都邑、時俗奢泰、因思古之賢哲也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甲第崇高闥、洞房結阿閣、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邃宇列綺窻、蘭室接羅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顏作、人生誠行邁、容華隨年落、善哉膏粱士、營生奧且博、宴安消靈根、酖毒不可恪、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登北邙、望晉都也、漠漠、布列貌、阿閣、屋四注也、承顏、善注謂歡樂音承顏色而作、良注以哀音爲亡國之音、承君顏而作、謂習於淫靡也、從良注爲長、說文曰、晉東郭氏上書於獻公、公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者安得不肝腦塗地

齊謳行 五言、此爲齊人謳歌國風也

營丘負海曲、沃野奧且平、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楚夢、百二侔秦京、惟師恢東表、桓后定周傾、天道有迭代、人道無久盈、鄙哉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行行將復去、長存非所營、

管丘太公所封地姑尤二水名聊攝二城名也錯雜也孟諸齊澤夢楚澤今可以呑之也漢書曰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得十二焉百二者万萬之二十二者十分之二文栢避故云爾其實一也故云伴秦京惟師太公爲文王師也桓石桓公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登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故云牛山歎左傳曰齊侯飲酒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古之樂也君何得焉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蒯因之而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日出東南隅行 五言或曰羅敷豔歌邯鄲秦氏有女名羅敷嫁爲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之歌以自明其後轉相述擬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淑貌耀皎日惠心清且閑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璠方駕揚清塵濯足洛水瀾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繁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軿軒清川含藻景高崖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鸞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俯仰紛阿那顧步咸可憐遺芳結飛飈浮景映清湍冶容不足詠春遊良可歎

瓊珮結瑤璠以上序妖冶也方駕二語言客子出遊也軿軒車也幽蘭九秋皆曲名七盤楚舞也赴曲謂歌蹈節謂舞也阿那柔弱貌

長安有狹邪行 五言言世路險狹邪僻正直者無所容也

伊洛有岐路岐路交朱輪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彥多舊親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守一不足矜岐路良可遵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

華景日光也欲鳴當及晨以鷄喻也言人當及時仕也將遂二語答新知者之詞也津者會合之地言分行之路雖異而要歸則同見有默定者在也將遂者將無之辭也

前緩聲歌 五言將前慕仙遊冀命長緩故聲流於歌曲中

游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虙妃興洛浦王韓起太華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肅肅霄駕動翩翩翠蓋羅羽旗棲瓊鸞玉衡吐鳴和太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獻酬既已周輕

舉乘紫霞總轡扶桑枝濯足暘谷波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

淮南子曰崐崘墟以下地中有曾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虙妃洛水神王韓王子晉韓衆也神仙傳曰劉根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頓首乞一言神曰爾聞有韓衆否答曰聞有之神曰我即是也瑶臺女見楚辭呂氏春秋言有娀氏有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故云瑶臺女湘娥堯二女也鑾和皆車鈴也太容黃帝樂師洪崖三皇時樂人神仙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子晉薛容也扶桑暘谷皆日出處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絃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慷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閒

帶地川流如帶也遠期盈數皆謂上壽也

吳趨行 五言 趨步也吳人以歌其地也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樂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迹隤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榷為此歌

吳越春秋曰立閶門者象天通閶闔風亦名破楚門吳王闔廬所作樂拱也極棟也軒長廊阿角也陽九者九為陽數之極重陽無陰萬物不交困極而天下亂也帝功謂三國時也大皇孫權謚頓整也羅網也屬城所屬之邑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四姓朱張顧陸也商榷商度其粗略也

塘上行 五言 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造或云魏文帝或云魏武帝歌曰蒲生我池中葉何一離離言婦人衰老失寵行於塘上為歌也

江蘺生幽渚微芳不足宣被蒙風雲會移居華池邊發藻玉臺下垂影滄浪泉沾潤既已渥結根與且堅四節逝不處繁華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男懽智傾愚女

夌衰避妍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顧君廣末光
照妾薄暮年
江蘺香草生幽渚喻出於卑微也移居華池喻
遠人也蝿之為蟲巧白使黑汚黑使白喻讒也
悲哉行 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
造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
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喈喈倉
庚音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
亦有尋傷哉客游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
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
寄言遺所欽
長秀草木長茂者幽蘭長秀女蘿蔓葛皆有所
依獨遊客無依附也隨氣草隨氣序而生者詠
時禽禽聲應時而變者
也浮沈上下殊隔也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
至華不再陽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
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
日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
長夜無荒

蟋蟀在房言時暮也詩曰蟋
蟀在堂歲聿其暮荒廢也
樂府詩
會吟行 五言謂會稽吟也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列筵皆靜寂咸共聆會
吟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敷績壺冀始刊木至
江汜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連峯競千仞背流
各百里滮池溉粳稻輕雲曖松杞兩京愧佳麗三
都豈能似層臺指中天高墉積崇雉飛燕躍廣途
鷁首戲清沚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自來彌年
代賢達不可紀句踐善廢興越叟識行止范蠡出
江湖梅福入城市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牽綴
書士風辭殫意未已
六引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四
古又有宮引第二角引第四故稱六引三調清
調平調側調也文命大禹文命敷於四海也壺
壺口山冀冀州禹治水始此刊木斬木通道也
江汜即會稽言禹迹至此也列宿分野之星負
背也滮滮水灌稻也飛燕良馬名鷁首舟也便
娟好貌越叟越公也越紀書曰闔廬軍敗欲復
其讐師事越公錄其術漢書曰梅福九江人學
於長安王莽顓政福弃妻子去傳以為仙後人
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為吳市門卒列仙傳曰東

方朔楚人父在吳中爲書師漢武帝時爲郎宣帝時弃官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後見會稽賣藥後漢書曰梁鴻扶風人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賃舂伯通異之舍之家著書十餘篇

樂府詩八首

鮑昭

東武吟

五言東武太山下小山也人有少壯征伐年老被弃遊於東武者不敢論功但愬君耳故託遠以言之

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亘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收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弃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張校尉張騫也使大夏窮河源占募謂自隱度而應募也漢書曰李陵從弟蔡爲輕車將軍擊右賢王有功封樂安侯塞垣長城也左傳曰吳伐楚入州來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故云七奔韝以皮蔽手而臂鷹者韓子曰晉文公反國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哭曰籩豆所以食席蓐所以臥而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黎黑有功者也而後之臣與在後中矣文公乃止詩傳曰田子方見老馬於道曰少盡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

出自薊北門行

五言薊故燕國也序征戰辛苦之意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鴈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羽檄徵兵之書筋弓也竿箭也鴈行魚貫謂陣勢也蝟蟲名毛如針刺

結客少年場行

五言言少年時結俠客爲遊樂場終而無成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擊鍾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㘭壈懷百憂

吳鉤吳王所鑄劍洛陽有四關東城皐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表裏猶內外塗可容九軌故云九塗扶亦夾也方駕並駕也㘭壈不遇貌

東門行

五言東都門長安城門也別離之地故序去留之情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傷禽謂被創之禽也國策曰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有鴈過之更羸以虛引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隕

苦熱行 五言謂盡節征伐南方之地而賞之太薄也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瘴氣晝熏體菵露夜沾衣飢猨莫下食晨禽不敢飛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漢書西域傳有大頭痛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阪神異經曰南方大荒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晝夜然火暴風雨不滅始興縣有雲水湧泉涌溜如沸湯興寧縣有熱水山其下有焦石歊蒸之熱恒數四丈焦煙熱氣也圻岸也日月恒昏氣上蔽也雨露未晞氣蒸而濕也丹蛇玄蜂皆南方所產搜神記曰含沙一名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影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吹蠱飛蠱也輿地志曰江南有畜蠱者行之以殺人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即潰爛左傳曰諸侯伐晉濟涇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瀘水在蜀有毒四月即發鳥亦不敢過腓病也昌志蠱也漢書曰歸義侯嚴為戈船將軍不得為大官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還位次九卿詩傳曰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所重乎

白頭吟 五言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自絕乃止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宿昔意猜恨坐相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退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朱絲繩朱弦也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又曰營營青蠅止于樊皆諂讒佞也詩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鬭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有五德君猶瀹而食之以所從來近也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稻粱無五

德而貴之以所從來遠也史記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周幽王取申女爲后得褒姒而黜之漢成帝大幸班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希復進見

放歌行 五言歌錄曰孤子生行古辭曰放歌行此敘放臣之心也

蓼蟲避葵堇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齪齪安知曠士懷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蓼辛苦其蟲習於辛不知葵堇之甘也齪齪短狹貌素帶紳也結遠埃聚結塵埃也天謂君也史記曰虞卿說趙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黃金臺燕昭王所築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士君謂被放者遲迴嫌其引去之遲也

升天行 五言 學仙也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倦見物興衰驟覩俗屯平翩翩類迴掌恍惚似朝榮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蹔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關輔關中與三輔也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謂之三輔勝帶謂勝冠帶時也漢時都所京各十餘帝屯難也迴掌反掌也朝榮木槿也其花朝開暮落五圖五岳眞形圖也齊隋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籥言丹經之所藏也丹有九轉故曰九籥冠霞從仙者之冠也解玉去仕者之佩也綵閣椒庭皆言仙境列仙傳曰秦繆公時有簫史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妤之遂以妻焉教弄玉作鳳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飛去

鼓吹曲 五言古入朝曲也眺奉隋王教而作蔡邕曰鼓吹歌軍樂也謂之短簫橈歌黃帝岐伯所作

謝朓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輈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笳簫也凝笳其聲凝咽也翼扶也輈車轅

飈標 騰嘘 閼氏焉支 湯湯傷傷 蔄閑 腓肥

挽歌詩 五言

昔漢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爲悲歌以寄其情後廣之爲薤露蒿里歌以送喪至李延年分爲二等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因呼爲挽歌

繆襲 字熙伯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仕魏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沒弃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左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虞淵日入處喻人死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機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夙駕警徒御結轡頓重基龍帳被廣柳前驅矯輕旗殯宮何嘈嘈哀響沸中闈中闈且勿諠聽我薤露詩死生各異倫祖載當有時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轜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帷袵曠遺影棟宇與子辭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翼翼飛輕軒駸駸策素騏按轡遵長薄送子長夜臺呼子子不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殉歿身易亡救子非所能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

卜擇擇地而卜之也重基山也帳與荒同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棺也畫龍於上謂之龍荒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故云廣柳旗今之旐也以絳繒題姓名前驅舉之以引路也薤露人生如薤上露易晞也祖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載於車上也白虎通曰祖者始也載於庭轜車辭祖禰故曰祖載舍爵置爵也言奠於兩楹之間也轜喪車也三秋足收謂生別之泣猶可收也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素驂佇轜軒玄駟騖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魂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爲旆悲風徽行軌傾雲結流藹振策指靈丘駕言從此逝

冠帶生時所服用者備物明器也誰爲旆言止爲死者之旆也徽止也藹雲雨狀也

重阜何崔嵬玄廬竄其間旁薄立四極穹隆放蒼天側聽陰溝涌臥觀天井懸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昔居四民宅今託萬鬼鄰昔爲七尺軀今成灰與塵金玉素所佩鴻毛今不振豐肌享螻蟻妍姿永夷泯壽堂延魑魅虛無自相賓螻蟻爾何怨魑魅我何親拊心痛荼

毒永歎莫爲陳

玄廬墓也旁薄地形也穹隆天形也於壙中儀象天地也史記曰秦始皇治驪山以水銀爲江河上具天文陰溝江河也天井天文也不振言不能舉也壽堂供神之處相賓魍魎與虛無相爲賓主也虛無即言已之神也故下云我何親此篇皆假亡者之辭也

挽歌詩 五言

陶潛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嶕嶢馬爲仰天鳴風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古人以死爲大歸言送我之人亦皆大歸而爲親戚所悲他人所歌也此纂註意存之

慌

荒轎而

荊軻歌 七言 并序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皇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祖祭名祭神以求道路之福也筑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自言作事成敗俱不還也

漢高祖歌 七言并序姓劉氏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

高祖還過沛留置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還擊黥布還也沛高祖之里故以置宮佐酒助行酒也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善註喻羣雄也翰註以大風自喻雲飛喻亂也

扶風歌 五言扶風地名蓋古曲也琨擬而自敘集云九首當以兩韻爲一首也

劉琨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

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為我結飛鳥為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猨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弃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廣莫洛陽城北門丹水出莞谷繁弱弓名龍淵劍名飛軒車也雲結鳥旋戀宮闕也摧藏憂傷也騫與愆通謂李陵過期不歸也

中山王孺子妾歌 五言孺子幼少稱也漢書云詔賜中山靖王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四篇此作刺人情變移也

陸厥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史記曰晉鄙之兵符在魏王臥內如姬出入王臥內竊其符使平原君救趙漢書曰成帝遊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洪波趙蘭子之臺與諸大夫宴飲之所林光秦之殿名西都賦曰覩在昔之宮觀攜林光於秦餘此漢帝所幸引洪波林光二事以見如姬婕妤之寵盛也洪波事晉王所遊疑陸誤用歲暮喻老也落芙蕖喻色衰也韓子曰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夜去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賢之曰孝哉為母故犯刖及寵衰曰是嘗矯駕君車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王曰何為涕出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之凶惡而得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美人多矣聞臣得幸畢褰裳而趨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弃矣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泣魚為龍陽今言安陵亦誤也

筅

竹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古詩十九首　五言不知作者故但云古詩或云枚乘所作然詩中有驅車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胡馬越鳥皆有思鄉之念而遊子獨不返是以令人思也此詩意是臣遭讒佞見逐而作浮雲喻讒白日喻君也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此言讒佞皆託言浮雲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銑註詩喻人有盛才事偝主故以婦人事夫託言之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倡樂也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柏與石是長生者以與人生如客不久存也宛南陽洛洛陽也索求也言冠帶自相追隨也洛陽有南北兩宮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令德謂妙歌者識曲知音之人齊心同所願謂令德與識曲者俱有此心故同所願也高言即下人生寄世六語是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疏刻穿之也綺文繒雕刻似之也阿閣四注也琴操有杞梁妻歎齊杞梁殖死妻歎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將何以立吾節援琴而鼓曲終投濡水而死清商秋聲也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之者稀而作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芙蓉芳草、比德君子也、此懷友之意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弃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促織、蟋蟀也、玉衡、北斗中第五星、今直言斗柄也、既云孟冬、又云秋蟬、九月已入十月節氣也、玄鳥安適、怪歎時序速遲之意也、詩傳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翮、翅羽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言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此刺友貴而易情者、盤石、大石也、虛名、徒有友之名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冉冉、漸生進貌、結根山阿、喩婦人託身君子也、此結婚兔絲女蘿、有蔓而密、結婚之情如此也、此結婚之後、夫有遠行、而有是作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此思友人也、別經時、時序已改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擢、舉也、札札、機杼聲、不成章、不成文章也、此以夫婦喩君臣、言臣不見知於君、猶織女阻其歡情也、脈脈、相視貌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奄忽、疾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物化、榮名爲實、是反言意、言榮名不足寶也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

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晨風詩篇其辭曰鴪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蟋蟀亦詩篇刺儉不中禮蕩滌去若心與局促也此蓋刺小人在位賢人不得進意佳人喻賢人也絃急喻政令也柱促喻國祚也銜泥巢屋欲自親附之意此詩燕趙多佳人以下有分爲二首者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僊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洛陽東有三門最北曰上東門疎久也萬歲謂自古也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閭里欲歸道無因

去者謂死也
來者謂生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多鳴悲涼風率以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陵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洛浦虙妃爲洛水神喻美人也遺贈也同袍謂夫婦也惟古懽念昔日之懽郎枉駕惠前綏是也初婚之禮壻御婦車而婦授綏與壻稱綏而上同坐車上而御車也來不須臾言所夢也晨風鳥名飛甚疾眄睞邪視也睎望也徙倚倚於門也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三五十五日也四五二十日也蟾兔月中精形也廣雅曰區區愛也詩傳曰趙簡子少子名無恤簡子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問書所在無恤出之左袂中故云三歲不滅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

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文綵綉上之綵也著充之以絮也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綿綿之意緣四邊綴以絲縷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與蘇武詩三首

五言武將使匈奴陵與武善故贈此詩五言詩自此起

李陵

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善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爲騎都尉陷匈奴

良時不再至別離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屏營志恐懼也奄忽疾也晨風鳥名飛甚疾欲乘之以送武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悢悢悵也弦月半之名其形一傍曲一傍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與日相會也

詩四首

五言

蘇武

字子卿京兆人使匈奴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骨肉謂兄弟也結交謂朋友也骨肉二句自親而較疎也四海二句自疎而較親也參辰二星名出入不相見鹿鳴詩篇鹿遇野草呼以相食以興作樂以樂嘉賓也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游子吟即琴操楚引也楚游子龍丘高出遊三年思歸望楚而長歎故曰楚引也清商曲秋聲

多悲
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嬿婉及良
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
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
生別滋努力愛春花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
當長相思

結髮始成人也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
爲義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謂起視夜之
早晚也參辰皆沒謂將
曉也春花謂少年也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
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
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
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
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四愁詩 七言 并序

張衡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
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兼并之家衡下車治威
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
盡服擒諸豪俠游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
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
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
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
得以通其辭曰

時衡爲太史令主天文故云機密陽
嘉漢順帝年號河間王和帝子也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
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
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題云愁而此言思者愁出於思也王者有德功
成則封太山故思之梁父太山下小山太山喻
君梁父喻小人也美人亦喻君也金錯刀以金
錯鏤其環古者諸侯王所佩言贈我者喻以榮
祿加己英瓊瑤喻
仁義也下類此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
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桂林南郡舜所遊處托思明君
也金琅玕美玉雙玉盤美器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
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漢陽、岐西也、文王行化之地、故思之、說文曰、甫𥝩謂之襜褕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鴈門在北、帝顓頊之位也、青玉案、君所憑倚、喻賢才爲君所恃也、四思自東而南而西而北

雜詩 五言

王粲

日暮游西園、冀寫幽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鳴、褰衽欲從之、路險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風飈揚塵起、白日忽已冥、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

西園、鄴都西園也、風飈塵起、喻阻隔也、天不違言必夢遇之也

雜詩

劉楨

職事煩塡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迷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游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鴈、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馳翰、走筆也、晏、息也、回回、心亂貌

雜詩二首 五言、此未即位、從行征伐而作也、集云上篇枹中作、下篇黎陽作

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徬徨、徬徨忽已久、白露霑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綿綿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河精上爲天漢、迴西流、秋時也、三五、星也、詩曰、三五在東、毛萇曰、三心五噣、四時更見也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浮雲自喻也、亭亭、言高也、當時伐吳、實至廣陵未至吳會、言至者、謂將至也、此二詩有憂讒畏譏意、恐己之不固也

朔風詩 四言

曹植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凱風永至思彼蠻方願隨越鳥翻飛南翔四氣代謝懸景運周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飛俯降千仞仰登天阻風飄蓬飛載離寒暑千仞易涉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子好芳草豈忘爾貽繁華將茂秋霜悴之君不垂眷豈云其誠秋蘭可喻桂樹冬榮絃歌蕩思誰與銷憂臨川暮思何為泛舟豈無和樂游非我鄰誰忘泛舟愧無榜人

時植封東阿在魏之南故因北風而懷魏也凱風南風蠻方謂所封地南翔者文自魏而思藩也俯仰言疾也脫忽也俯降仰登言路危險而身遭讒其險亦如此也同袍指諸兄弟也子亦謂兄弟也豈云其誠無所申其誠也蘭可喻桂冬榮喻己誠信不移也蕩思蕩其悲思也何為言不能泛舟也榜人船長喻良友也

雜詩六首 五言

曹植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此思友也形影忽不見指鴈也言欲寄音亦不得也善註以高臺喻京師悲風喻教令朝日喻君照北林喻狎比小人江湖迥深喻小人隔蔽琬詩意只從思友爲是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此自喻遭讒逐出帝鄉也說苑曰秋蓬惡其本根美其枝葉秋風一起本根拔矣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噭噭鳴索羣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一歲三春九春則三年南流景日光也日光無處不照故願托之此亦以閨婦自悲也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游江北岸暮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此自寓意也不見用於時且恐年邁意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

仇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此欲自伐吳自效意東路即指吳言吳亦不足馳騁其願也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閑國讎亮不塞甘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泰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此亦欲自效意以烈士自比而以小人自戒也塞杜絕也

情詩 五言

曹植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遊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眇眇客行士遙役不得歸始出嚴霜結今來白露晞游子歎黍離處者歌式微慷慨對嘉賓悽愴內傷悲

陽景日也黍離詩閔東周之衰式微詩刺不歸也此傷時之意

雜詩 四言

嵇康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歌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鸞觴刻鸞文於杯也神鼎鐵器不汲自滿不炊自沸故日神鼎子野師曠字剖符謂合契也

雜詩 五言

傅玄 字休奕北地人勤學善屬文舉秀才仕晉至司隸校尉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為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玄景鴈之景流響即其聲也禮記日月生於西故云出西方此刺小人在位讒佞恣行落葉風摧喻遺讒而危也

雜詩 五言

張華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遥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東壁星名。禮記曰、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遥昔長夜也、爾雅曰、昔夜也、崇替興廢之理也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華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慼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晨月將曉時月也、惕貪也、此二詩皆閨情也

遊目四野外、逍遥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巢居鳥也、穴處蟲也、以久處巢穴、故知風雨、若不經別離者、豈知慕儔侶乎、春秋漢含孳曰、穴藏先知雨、陰曀未集、魚已噞喁、巢居之鳥先知風、樹木搖、鳥已翔

園葵詩 五言、趙王倫簒位、遷帝金墉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譖機爲倫作禪文、賴成都王頴救之、免死、故作此以葵爲喻、謝頴、葵傾心向日、故託之

陸機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盛、落葉後秋衰、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葵性衛足、朝則葉東向、夕則西向、穎心也、晞日也、商猋秋風也、蕤草木花盛貌

思友人詩 五言、據與歐陽建俱以名稱相得、故作詩思之

曹攄 字顏遠、譙國人、篤志好學、仕晉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疎、感時歌蟋蟀、思賢永白駒、情隨玄陰滯、心與迴飈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於耳、褰裳不足難、清陽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蟋蟀詩感歲暮也、白駒詩思賢人也、褰裳清陽俱詩辭、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思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陽眉目之間也、言其眉目不可得見也、思似想其形似也

感舊詩 五言、感故舊相傾、人情逐勢也

曹攄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薕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惟困蒙、羣士皆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岐、

薕藺、薕頗藺相如也、頗失權、賓客皆歸相如、田竇、田蚡竇嬰也、嬰爲丞相、蚡爲太尉、俱免官、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利者、皆去嬰歸蚡、晨風、鳥名、有客、露斯、皆詩篇、詩曰、有客宿宿、頌美客也、又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雜詩 五言、慕仙也、贈答何在陸前、而此居後、疑誤

何劭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閑居來清氣、廣庭發鼂素、靜寂愴然歎、惆悵出游顧、仰覩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飄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雜詩 五言

王瓚 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晉時司空掾、歷散騎常侍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鶬鶊鳴、今來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師涓、衛人、善鼓琴者、不見所思之人、冀宜之於琴也

雜詩 五言

棗據 字道彥、潁川人、美容貌、善文辭、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爲伐吳都督、請爲從事中郎、遷中庶子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荊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邈、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霑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上宰、賈充也、弧、弓也、人生男子、則懸弧門左、示有志在四方也

雜詩 五言、時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人年老、作此

左思

秋風何洌洌，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恒居，歲暮常慨慷。

雜詩 五言

張翰 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晉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覩天下亂，東歸。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言貧賤不遇，亦理之常，何以嗟及，而古已然，天知命，可以自慰矣。

雜詩十首 五言

張協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蜻蛚，秋蟲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櫳，房室之疏也。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飈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露栖叢菊。龍蟄暄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大火，心星。坤維，西南也。七月火星見西南。日行西陸，亦秋時也。浮陽，日光也。禮記曰：仲秋之月，蟄蟲壞戶。蟄，藏也。鄒衍曰：九州外有瀛海環繞之。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綦。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秋爲白藏，故云素節。漢書：蕭育與朱博爲友，貢禹與王陽爲友，皆相親善。無牘無綦，言所思之人無與往來也。綦，履迹也。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

季主卜、

暘谷日出處史記曰司馬季主楚人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與賈誼遊市中謁季主肆卜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行行入幽荒、敺騖從祝髮、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瓴甋夸璵璠、魚目笑明月、不見郢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二人皆下節、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察、

章甫冠名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甌越地名駱越越王姓也漢有東海王搖者姓騶氏率越人佐漢漢立為東海王都東甌騶一作駱故云甌駱祝斷也瓴甋瓦也璵璠玉也明月珠也陽春曲之高者巴人尚之下者此皆郢中歌下節謂相和也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流澗萬餘丈、圍木數千尋、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心、揭來戒不虞、挺巒越飛岑、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嶔、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魯陽關在荊州地其山險阻揭去也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以病去公羊傳曰蹇叔送其子戒之曰爾死必崤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也言其地險文王過此若避風雨也

此鄉非吾地、此郭非吾城、羇旅無定心、翩翩如懸旌、出觀軍馬陣、入聞鞞鼓聲、常懼羽檄飛、神武一朝征、長鋏鳴鞘中、烽火列邊亭、拾我衡門衣、更被縵胡纓、疇昔懷微志、帷幕竊所經、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

戰國策曰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終無所泊謂如舉旌於風中懸之也長鋏神劍至則鳴於鞘中縵胡纓武士之飾帷幕所經謂謀於帷帳也晏子春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兩楹賓主之位也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不貴工久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

望舒月御也南國故鄉之地文蛇刻鏤其身如蛇文如人衣服也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磎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為、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園、

寄辭翰墨林

滃雲起貌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箕星主風畢星主雨月行於箕畢之次則多風雨今言不必箕畢之會但起膚寸之雲則自成霖矣木叢生曰楚重基高山也迴淵清水也慎子曰道者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謂之道勝陸沉人中隱者譬如無水而沉也竹素古所用書者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爲易刋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素帛也

墨蛟躍重淵商羊儛野庭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霖瀝過二旬散漫亞九齡階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洪潦浩方割人懷昏墊情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環堵自頹毀垣閭不隱形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雖榮田方贈慙爲溝壑名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墨蛟墨蛇也淮南子曰犧牛騂毛宜於廟牲其於致雨不若墨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飛集公庭舒翅而躍齊侯怪之使訪於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須臾大霖水溢飛廉風伯箕主風之星豐隆雷師號屏雨師也九齡謂堯九年之水也水衣苔也方割水方爲害也昏墊昏瞀墊溺也俱出尚書語曲突竈也環堵小室也尺燼薪也紅粒米也說苑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裏田子方使人遺狐白之裘恐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伋聞忘與不如遺弃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身爲溝壑故不敢當卒不受於陵子仲隱於陵楚王聞其賢以百金聘之不受高士傳曰黔婁齊人死曾子弔之曰先生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而謚爲康妻曰君嘗欲以先生爲國相而辭不爲是有餘貴君嘗授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有餘富其謚爲康不宜何也

時與詩 五言感時物而興喻情也

盧諶

亹亹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霑蔓草悲風振林薄摵摵芳葉零橤橤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崿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圓象天也方儀地也藿萩也詩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萩惜時逝意也摵落葉聲橤垂貌冽寒也

雜詩二首 五言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有眞意欲辯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

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裛經也掇采也秉其裛露而採之也忘憂物酒也

詠貧士 五言

陶潛

萬物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孤雲比貧士也衆鳥比衆人出林翮亦比貧上也衆人皆有所營欲旱時即出貧士獨無所營故遲出早歸也知音知己者也

讀山海經 五言山海經者記衆山百川鳥獸草木之書也

陶潛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深轍者車馬行多則跡深今居窮巷故與之隔也周王傳穆天子傳也山海圖即山海經也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五言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三千年當還耳明日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云七月七日織女嫁牽牛

謝惠連

落日隱櫩楹升月照簾櫳團團滿葉露析析振條風蹀足循廣除瞬目矖曾穹雲漢有靈匹彌年闕相從遐川阻昵愛修渚曠清容弄杼不成藻聳轡騖前蹤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傾河易迴斡款情難久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幄空留情過華寢遙心逐奔龍沈吟為爾感情深意彌重

櫳房室之疏蹀足投步也瞬開闔目也矖索視貌雲漢天河靈匹牛女也昔以秋時別今以秋時會故云兩天漢東南傾故云傾河斡轉也言易曉也悰樂也沃若龍行貌奔龍即織女車也

擣衣 五言婦人擣帛裁衣將以寄遠也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肅肅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幕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

步南階櫚高砧響發檻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旣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緘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衡紀玉衡星也晷日景也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一名絡緯寒螿蟬屬戒備也簪玉首飾也鳴金佩飾也砧擣帛之質也註云題額也兩人對爲之故曰雙愚意卽杵之兩頭也

南樓中望所遲客 五言遲待也去聲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卽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三五十五日也瑤草麻之花其色白故曰瑤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乎離居時孟夏未花故未堪折蘭苕蘭之秀也摘之亦欲以贈遠也纂註曰瑤華客所作詩也蘭苕已所作詩也客未至故不得賞其所作已詩已成故云屢摘但路阻不得贈也行人行路之人冀其得見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五言樹立也引流水種木爲援援衛也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病亦園中園中屛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旣羅戶衆山亦當窓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寡欲不期勞卽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晉胡孔明有言樵者在山隱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言樵與隱以異意而同在山病者以異事而亦同在山也卽事卽此營植之事也三輔決錄曰蔣生名翊隱杜陵舍中開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郭象曰妙善同故無往而不冥能同者同於蔣生也

齋中讀書 五言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旣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竝懽達生幸可託

覽古今卽讀書也戲謔樂也卽下笑沮溺哂子雲是也漢書曰王莽以符命自立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

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不免從閣上自投幾死京師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又夏侯諶誅曰執戟疲揚以子雲爲郎執戟宿衛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脩竹 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捫持也美人友也醑酒也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攀桂枝兮聊淹留謂時已秋而尚淹留於彼也諼言也風以暮急故云夕飈暾者日初出時光今山林深遠故雖早其風如夜雖晚見日如初出光也光難留應朝日句響易奔應夕飈句有復言迴復無已也無存無所繫著也持乘日用謂持此理來情存之道於日用也

雜詩 五言

王徽 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宋時舉秀才素無宦情徵並不就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闇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箕帚婦人所執以事夫者狐白以狐肘之白毛爲裘也詩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言牛羊與野雀皆有匹偶而已獨孤也東壁星名十月則日昏時見於南故云中昏傷歲暮也

數詩 五言從一爲首累至十以爲文也

鮑照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山東、二年從車駕、齋祭甘泉宮、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邦、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七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鐘、八珍盈彫俎、綺肴紛錯重、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

甘泉宮漢武帝所築祈祭之所愚按成帝時揚雄從祀甘泉有甘泉賦今用此自比揚雄也三朝謂正朝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也休沐止息也四牡四馬也五侯漢成帝封諸舅王譚等爲五侯言貴戚也新豐邑名六樂六代之樂組綴類繫帳者七盤舞名瞻遲相瞻而待也

翫月城西門廨中 五言廨公府也時昭爲秣陵令

鮑昭

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鈎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櫳玉鈎隔瑣窻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闋金臺啓夕淪廻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衡玉衡也漢天漢也夜久衡漢皆沒而月猶於帷中徘徊也落華向本故曰歸葉下離枝故曰別休澣休沐也相如工琴而居蜀故曰蜀琴郢中善歌故曰郢曲金壺所刻漏水者淪小波也

始出尚書省 五言朓時兼尚書殿中郎齊明帝輔政復兼諮議領記室

謝朓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既通金閨籍復酌瓊筵醴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防口猶寬政餐荼更如薺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啓青精翼紫軑黃旗映朱邸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趨事辭宮闕載筆陪旌棨邑里向疏蕪寒流自清泚衰柳尚沈沈凝露方泥泥零落悲友朋歡娛䜩兄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乘此終蕭散垂竿深澗底

休明謂齊武皇時也漢書注曰金閨籍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漢書曰楚元王敬禮穆生生不嗜酒常爲穆生設醴通金籍謂爲殿中郎酌瓊醴謂領記室也宸照臨謂武皇崩也昏風謂鬱林王昭業也防口本苛政餐荼本苦味以比昭業時則爲寬政如薺也英衮謂明帝也衮三公服明帝時爲尚書令也人謀謂大后廢鬱林而立明帝也齊木德故言青精軑車輪天子車紫蓋故云紫軑諸侯王朱戶故云朱邸東漢光武初爲司隸校尉三輔官吏見更始諸將皆冠幘衣婦人衣大爲長安笑見司隸官屬皆相視喜復見漢官威儀此以光武比明帝也輕生謂下人也趨事載筆善注謂出殿中爲記室也五臣以將歸邑里故辭宮闕此句宜在陪旌棨之下而反在上者逐文之便也棨戟也列戟於門也泥泥沾濡貌素絲涕墨子見練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也言已不爲所移也

直中書省 五言時朓轉中書郎直謂宿禁中以備非常也

謝朓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萬年木名晉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承露掌承
漢武帝所作起高臺爲仙人形以掌承盤承
露也綺錢寒門而作綾綺連錢也綢綺文鏤
也紅藥芍藥也鳳池中書省也駘蕩施散也

觀朝雨 五言

謝朓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
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
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驤首乘流
畏曝鰓動息無兼遂岐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
翦北山萊

八尺曰常百常言高也九成九層也驤首謂龍
奮躍也龍門之水魚上者則爲龍不得上者曝
鰓水次此因雨而自喻也動息猶出處也子貢
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樂之
兩者戰於胷中而夫子之義勝故
云戰勝萊草也詩曰北山有萊

郡內登望 五言時朓爲宣城郡守也

謝朓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
然 兩語秘拙 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嵒帶
遠天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惝怳
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
要狐白鮮方弃汝南諸言稅遼東田

望舒月御言下車以來非止一月矣楚叢木名
陵陽山名春穀水名甸甸服也旅客也事邊戎
馬之事也續漢書曰汝南太守南陽宗資任用
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
遼東此言欲弃太守之職而耕於海外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五言伏曼容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孫權都在此郡朓聞曼容有作遂遙和之

謝朓

炎靈遺劒璽當塗駭龍戰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
縣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衿帶窮巖險帷帟盡
謀選北拒溺驂鑣西龕收組練江海既無波俯仰
流英盻裘冕類禋郊卜揆崇離殿釣臺臨講閱樊
山開廣讌文物共葳蕤聲名且葱蒨三光厭分景
書軌欲同薦參差世祀忽寂寞市朝變舞館識餘
基歌梁想遺轉故林衰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
若茲茂宰深遐睠幽客滯江皐從賞乖纓弁清卮
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承風采餘絢于
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

炎靈漢也遺璽火位也漢制皇太子即位中
黃門以高祖斬蛇寶劒授之當塗魏也獻帝時

白馬令李雲上書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當塗
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孫氏初起於吳後都武
昌武昌楚地也帷帝帷幄也謀選謀臣之選也
北距謂御曹操西龕謂取劉備也溺驗鏖謂戰
將相殺血流溺馬也一云魏開江淮溺者言難
渡也組練以組為甲被練為甲裏也流英眄將
圖中原也裘冕祭服禋郊祭名卜揆卜宅其地
以建都也釣臺樊山皆孫權行樂之地所謂離
殿也蕨薿蕙蒨盛也三光日月星之光分景謂
分據也蕎獻也謂一統歸晉也茨牢謂曼容也
幽客自謂也纓弁衣冠也不得同於衣冠之列
也良書謂伏詩也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
曰良書也五臣以良書為先王典籍非也芳青
曼容寄言絢美也于役行役也毛詩曰君子于
役不知其期
郢渚武昌地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五言著作王融也八公山謝玄破苻堅處融有作故和之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才蘇非李上左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告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安與八公所踐之馬跡存焉

謝朓

二別阻漢坻、雙崤望河澳、茲領復巑岏、分區奠淮服、東限琅琊臺、西距孟諸陸、阡眠起雜樹、樝櫟蔭脩竹、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没眺樓雉、遠近送春目、戎州昔亂華、素景淪伊穀、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道峻芳塵流、業遙年運倏、平生仰令圖、吁嗟命不淑、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再遠館娃宮、兩去河陽谷、風煙四時犯、霜雨朔夜沐、春秀良已彫、秋場庶能築、

二別大別小別二山雙崤東西二崤言八公山
之奠淮水猶二別雙崤之鎮河漢也孟諸澤名
阡眠密茂貌樝櫟美也戎州秦苻堅也晉以金
德王故云素景伊穀二水名言晉去洛陽而渡
江也宗衮謝安也一云指王導融與導同宗故
云宗衮明牧謝玄也時為兗州刺史同破苻堅
故云明牧微管謂晉無王謝猶齊之無管仲也
長蛇奔鯨喻符融符堅也征軸行車館娃宮吳
地河陽谷石崇別業所在謂生平行歷處也
春秀已彫謂已老也秋場能築欲告老歸也

和徐都曹

五言都曹郎徐勉也有昧旦出新渚詩故和之

謝朓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蔭道周、東都已俶載、言歸望綠疇、

時都江東言宛洛者舉名都以況之也日華不
可見以川上之動而見日華風本無光以草色
之浮若風之有光也俶載始事也
詩曰俶載南畝此思歸田意也

和王主簿怨情

五言主簿王季哲也此言婦人怨曠以詒託

謝朓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　蘼蕪、辭寵悲班

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賖坐惜紅妝變平生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尚爾故心人不見

按庭後宮也辭絕國謂昭君嫁匈奴也長門陳皇后失寵所居之宮也古詩有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班婕妤有團扇詠皆怨詩也數蝶雙燕言物皆有偶也賖緩也一顧重謂一顧盼之恩不可得也千金賤謂千金之軀見弃也

和謝宣城 五言和謝朓卧疾詩也

沈約

王喬飛鳧舄東方金馬門從宦非宦侶避世不避喧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翻晨趨游建禮晩沐臥郊園賓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昔賢侔時雨今守馥蘭蓀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牽拙謬東汜浮惰及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璵璠將隨渤海去刷羽泛清源

後漢書曰王喬爲葉令有神術每月朔望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有雙鳧飛來舉羅張之得一隻舄詔尚方診視則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非宦侶謂喬不避喧謂朔也皇鑒天子鑒也短翮喻己短才也建禮門名尚書郎晝夜更直於此門內也後漢陳蕃不接賓客唯徐穉來下一榻去則懸之昔賢指謝安謝玄今守謂朓也蘭蓀香草以比德榮也東汜日出之所以喻少時西崑日入之所喻衰老也璵璠謂謝詩也渤海名衆鳥所集之地喻己遠去自適也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五言

沈約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上有愁思婦魏文帝集才士於鄴中西園詩曰逍遥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軒屋檐刻鏤綺文曰網應門南門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 五言豫章王嶷齊太祖第二子嶷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爲世子約往弔之傷其閒寂還於車中作

沈約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廉公廉頗也潛夫論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故云有盈虛新論曰雍門周謂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已傾曲池已平謂無人遊賞也高車車蓋高立也珠履以珠飾履也史記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未滅餘聲言未久也綠錢青苔也九原春秋晉卿大夫墓地所在也西京雜記

日夏侯嬰號滕公駕至東門馬鳴踣不前以前脚踣地久之使卒掘地三尺所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葬焉

直學省愁臥 五言 學省國學也齊帝即位遷約國子祭酒

沈約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闈愁人掩軒臥高窗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暧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櫚飛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神宇佚神之宇註謂華飾如神非也暧不明貌江海事謂隱遁也

詠湖中鴈 五言

沈約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動浮輕浪單泛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唼鳥食貌鴈不巢而宿故帶霜也懸飛高飛也亂驚起也搖漾飛貌故鄉鴈門也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

沈約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開花已市樹流鶯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金光陸離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象筵鳴寶瑟金瓶泛羽卮寧憶春蠶起日暮桑欲萎長袂屢以拂彫胡方自炊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且當忘情去歎息亦何爲

元巳上巳也千金堰在洛陽城西上有漱水埸鴈鶩陂在長安永昆明池下流此借兩都事也綠幘寵貴之冠漢書董偃入館陶公主家因留第中謁上綠幘傅韝紫燕良馬名伊水蘭池亦用兩都事蘭池長安宮名象筵簟也楚辭曰長袂拂面善留客彫胡菰米也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爲臣炊彫胡之飯言美人脩容之態也宿昔減容儀謂比之昔日容光已減也

鐃 零龍的蜈麗璽將軾地駘臺帝亦唆巾

擬古詩十二首 五言

陸機

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游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飆褰反信，歸雲難寄音。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徽美也飛沈高下懸隔也山有穴曰岫王鮪魚名居山穴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晨風鳥名詩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言各懷其所也褰絕也謂驚風之來絕其反信歸雲之去難以寄音也纂註謂褰引也欲隨風寄音信乃為褰引而反與雲俱歸故難寄也有餘帶言長也不盈衿言寬也總言消瘦也去去遺情累謂弃所思之累而以琴自寬也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父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座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譚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迎風漢西京館也梁父吟張女彈皆樂府曲名列子曰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伺晨鳥雞也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睆焉不得度。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天步謂牛女行於天上也西北東南星之常分此言其隔闊耳素練也跂舉踵也睆視也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蘂，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躑躅獨吟歎。

瓊蘂玉英也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蘺草，熠燿生河側。皎皎彼姝女，阿那當軒織。粲粲妖冶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江蘺香草芬大蘇撩擢光色盛也阿那柔靡貌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物節我行永已久游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此詩舊註作閨中之作纂註謂仕宦不得志而思室家也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飈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美人舊註謂夫也纂註謂君也雲霄天末俱言遠也翹英之秀者向陽翹葵藿是也

擬青青陵上柏 此傷所願不遂也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彼濁水瀾戚戚多滯念置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鬱盤桓飛閣纓虹帶曾臺冒雲冠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遨遊放情願慷慨爲誰歎

翰羽也濁水濆濙之水纓繞也冒覆也極言其高也椒蘭室中金飾也絕景馬名

擬東城一何高 此明人宜及時行樂也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事忽如頹三閭結飛轡大臺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侔瓊蕤閑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歎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遊灃水湄

三閭屈原也結飛轡者言將遠遊以求長生也耋老也嗟落暉歎日暮也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有違違其賞心之事也瓊蕤玉花也促節高徽俱謂琴也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動梁上塵河曲鳥鴛鴦也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迢迢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陛躡雲端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佇立望日昃躑躅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歎思駕歸鴻羽比翼雙飛翰

飛陛閣道也日昃喻老年歌者謂唱和之人

擬庭中有奇樹

歎友蘭時往、迢迢匿音徽、虞淵引絶景、四節逝若飛、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躅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懽、采此欲貽誰、

虞淵、日入之處、佳人、謂友也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招搖、斗柄前星、嘒嘒、小聲也、織女、大梁、皆星名、有梁織之名、而無機杼架楹之實、喻人有相知之名、而無其用也

擬四愁詩 七言、凡四首、止此入選

張載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願因流波超重深、終然莫致增永吟、

綠綺、司馬相如琴名、重深、阻險也

擬古詩 五言

陶潛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 五言、并序、魏太子曹丕也、鄴、魏都也

此代當時諸賢之意

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

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其辭曰、

此代丕自謂也、唐景、唐勒景差、並楚大夫、以辭賦見美、鄒枚嚴馬、鄒陽枚乘嚴助司馬相如也、猜忌、謂武帝也、方將、謂後人也、言後人必以我今日爲賢也、蓋既能文、又無猜忌、故賢也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照灼爛霄漢、遙裔起長津、天地中横潰、家王拯生民、區宇既滌蕩、羣英必來臻、忝此欽賢性、由來常懷仁、況值衆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析理實敷陳、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人、澄觴滿金罍、連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何言相遇易、此歡信可珍、

遙裔、遠也、横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武也、羣英、王粲陳琳等也、羅縷、列其條縷也、急絃、急調也、飛聽、謂感飛鳥來聽也、抱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下聽、梁塵、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崤沒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上宰奏皇靈、侯伯咸宗長、雲騎亂漢南、宛郢皆掃蕩、排霧屬盛明、披雲對清朗、慶泰欲重疊、公子特先賞、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並載遊鄴京、方舟泛河廣、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養、

板蕩、詩篇、鄭玄曰、板、反也、反先王之道也、蕩法度廢弛貌、伊洛東都、燎煙、遭董卓燒毀也、函崤西京、無像、無道也、赴楚壤、避亂至荊州也、沮漳荊州之水、非外奬、言中心懷歸、非外物所能勸也、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今粲欲歸、無可往也、上宰、魏武也、重疊、謂遇魏武父子也、公子、謂子建、明兩、謂太子也、易曰、明兩作離、莊子曰、君乘日之車而遊、謂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養、樂也

陳琳

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本初、袁紹也、琳先事之、爲掌書記

皇漢逢迍邅、天下遭氛慝、董氏淪關西、袁家擁河北、單民易周章、窘身就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蝥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朝則、餘生幸已多、矧乃值明德、愛客不告疲、飲讌遺景刻、夜聽極星爛、朝遊窮曛黑、哀哇動梁埃、急觴盪幽默、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

迍邅、難也、易曰、屯如邅如、單民、孤身、謂琳也、周章、惶懼貌、窘、束也、相公、魏武也、蝥賊、蟲名、食根曰蝥、食節曰賊、喻董卓袁紹也、東都輝、見謝朓始出尚書省詩、明德、太子丕也、景刻、漏也、動梁埃、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盪幽默、滌其沉默之情也、古來惑、謂酒色、後漢楊秉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頴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

箕山名潁水名巢父許由隱處也素辭謂質素之言也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置酒飲膠東淹留憩高密此歡謂可終外物始難畢搖蕩箕濮情窮年迫憂慄末塗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遊椒蘭室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中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

臨淄齊地提攜與朋友相攜也膠東高密皆齊郡外物世事也牽於世事所願遂不能畢也箕即箕潁之箕濮水莊周所樂地也繫繼也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卓犖高絕偏人謂文才偏美於人也纂註謂偏僻之人

貧居晏里閈少小長東平河兗當衝要淪飄薄許京廣川無逆流招納廁羣英北渡黎陽津南登宛郢城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相解達敷奏究平生矧荷明哲顧知深覺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揭鳴終歲非一日傳卮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顧如今并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

晏安也里閈鄉曲也獻帝遷於許故曰許京廣川喻魏也北渡從征袁紹也南登從征劉表也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來揭與桀之木與桀同言朝遊至暮暮坐至明也括至也辰事時事也肅肅羽聲高冥高遠也欲求貴仕也

應瑒

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顧我梁州時緩步集潁許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官渡廁一卒烏林預艱阻晚節値衆賢分同庇天宇列坐廕華榱金

樽盈清醑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調笑輒酬答嘲謔無慝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敘

委羽北方山名言鴈寒暑往來喻瑒亂離遷徙也梁州潁許皆魏分地官渡烏林皆魏武爭戰之所瑒皆同其事也衆賢王劉等也延露曲名闌闌也謂繼夕而語也

阮瑀

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慶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念昔渤海時南皮戲清沚今復河曲遊鳴葭泛蘭汜躧步陵丹梯並坐

侍君子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傾酤係芳醑酌言豈終始自從食苹來唯見今日美

沙塵黄雲喻亂也金羈飾馬羈也慶雲喻魏也南皮屬渤海郡魏文之所遊也魏都近河故云河曲葭笛也拊悌陛陷也醽醁皆酒係續也酌言豈終始言宴樂無休息也食苹天子宴諸侯之詩今日美指河曲遊以下也言已自預嘉宥以來惟此遊爲美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遊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西顧太行山北眺邯鄲

鄲道平衢脩且直白楊信裊裊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良遊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願以黄髮期養生念將老

弱枝柳也徙倚行貌副君太子也韓子曰師曠奏清徵玄鵠二八集於廊門故云迴鵠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響遏行雲故云徹清昊中山出美酒一醉千日言飲中山酒不如飲魏徒也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五言述游俠不分義之事

袁淑 字陽源陳郡陽夏人好屬文宋彭城王起爲祭酒遷左軍率及兇劭行篡逆淑諫見害

劒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閒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鄽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彯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五陵漢時帝陵豪傑所居秦地即長安也五侯貴戚也競書幣爭結交也亟爲言爲延譽也池陽汾陰游俠歡宴之地彯與標同謂死節也投珮去官也彯節投珮正許人諾也

倣古 五言

袁淑

詳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横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詳問也李將軍李廣也高闕山也雲中郡名俱在邊遠甘泉近西京山也轉蓬見曹植雜詩

擬古二首 五言

劉鑠 字休玄，宋文帝第四子，爲南平穆王，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弑立，以爲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回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螿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凉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緇，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隨薄暮景，怨妾桑榆時

寒螿，水鳥，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螿翔水，言各愛其生也，江南調，採蓮曲也，子衿詩，歎無音也，桑榆時，喻老年也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落宿，謂星落也，沈憂懷明發，謂懷憂於心，自夜至旦也

和琅邪王依古 五言，依，亦擬也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中古跡，聊訊興亡言，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途豈異寬，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關源，關中河源也，山樊，山林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照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羽，將以分虎竹

幽并，二州名，氈帶，以氈爲佩帶也，鞬，盛弓者，象弧，以象飾弓也，彫服，盛矢器，飛鞚，走馬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工人爲弓，九年乃成，景公援弓東面而射，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世紀曰，羿與吳賀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誤中右目，俯首而媿，終身不忘，白羽，箭也，虎竹，符也，漢制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

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既負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歸，與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

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兔

魯客假設言也襲服也儒生自謂也伐木詩篇燕朋友故舊也罝網也毚兔狡兔也設網守兔舊註謂候德待祿恩謂即列子宋人見兔觸株抱株而守兔者也正應迷方淪誤意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解佩襲犀渠卷袠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多士朝臣也兩說魯仲連一說新垣衍不帝秦再說下聊城也一云始末也莊子曰惠施其書五車白璧楚王以白璧聘莊子也聊城功田單既下聊城欲爵仲連仲連逃之海上也障邊也佩文服犀渠甲也袠書衣盧弓征伐之弓謂弃文事從武業也

學劉公幹體 五言

鮑照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爲美當避艷陽年艷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龍山逴龍之山在北方

代君子有所思 五言

鮑照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甍結飛霞琁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選色遍齊代徵聲帀卬越陳鍾陪夕讌笙歌待明發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欹物忌厚生沒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昧

雀臺鄴中銅雀臺也馳道閣道也甍屋簷題椽頭也蓬壺瀛州仙山壺方壺也溟渤海也齊

代卬越言地之極遠也蟻壤蟻穴也蟻穴甚微能使山河爲之漏也傳或曰銘曰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如絲之淚亦言微也毀金骨即鑠金銷骨也器欹器家語曰孔子觀於欹器曰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厚生厚於養生者服習也

倣古

范雲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陰山樹霧失交河城朝驅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

陰山匈奴之山交河邊城之河也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謂交河也左賢伏屠皆匈奴王號前軍李廣也嫖姚霍去病也失道失行軍之道遲留稽遲不赴期會也

雜體詩三十首 五言 并序

江淹

夫楚謠漢風既非一骨魏製晉造固亦二體譬猶藍朱成彩雜錯之變無窮宮商爲音靡曼之態不極故蛾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於魂不其然歟至於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及公幹仲宣之論家有曲直安仁士衡之評人立矯抗況復殊於此者乎又貴遠賤近人情之常重耳輕目俗之恒蔽是以邯鄲託曲於李奇士季假論於嗣宗此其效也然五言之興諒非夐古但關西鄴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故玄黃經緯之辨金碧浮沈之殊僕以爲亦合其美並善而已今作三十首敩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兎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瓊樹玉樹也出崑崙山人不得見故以爲比兎絲附松柏萍依水以比婦人託於夫也

李都尉陵 從軍

尊酒送征人踟蹰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霰積雪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也魴魚名得所薦得其所處也燕春時南飛故欲寄之

班婕妤 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列仙傳曰秦穆公女弄玉能吹簫作鳳鳴後隨鳳乘仙去畫此於扇慕之也

魏文帝丕 遊宴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客從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

冠琛同遊諸人也、參差洞簫也、淵魚伏浦謂遊魚出聽音樂也、廣殿陰暮也

陳思王植 贈友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褰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眷我二三子、辭義麗金雘、延陵輕寶劍、季

子重然諾、處富不忘貧、有道在葵藿、

恡惜也、冰井臺在銅雀臺北、下有清池薄草木叢生也、二三子丁儀王粲等也、金雘美飾也、延陵吳季札也、聘上國心許徐君所佩劍、及還徐君死、挂劍於樹、季布楚人、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此以友誼廣二三子也、葵藿取其傾心向日也

劉文學楨 感遇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國、因君爲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丹彩既已過、敢不自彫飾、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桂不以霜雪而變、言能自立也、橘柚無羽翼則不能自致、以此自比也、羽翼謂延譽擧也、聖主魏文也、丹彩恩遇也

王侍中粲 懷德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霜野、嚴風吹枯莖、鶗鴂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二十載、幸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

綏、千載垂令名、

詩曰野有蔓草思遇也、又曰有杕之杜其葉萋萋、敝於行旅也、野桑幽草非蟋蟀鶗鴂所憑、今依於此、喻已無所棲也、賢主魏武也、金貂侍中服、朝露幾何歎時促也、柯葉不傾誓酬恩也

嵇中散康 言志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

鐘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不師訓、不受師訓也、康幽憤詩曰、不師不訓、故凝言之、順處、即莊子安時處順也、雲羅、舊註謂宇宙之惠、如雲之羅列四布、於義未安、愚謂羅網羅也、宇宙之惠、本自曠然、而網羅之設、更復四布、人當知趨避、故下即哲人云云、大雅、既明且哲、以保身之詩也、得一、應老氏、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也、名實寓莊生、莊子曰、名者實之賓、咸池黃帝樂、爰居海鳥、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奏九韶、具太牢、鳥眩視憂愁、三日而死、康憂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康初採藥山中、見隱者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阮步兵籍 詠懷

青鳥海上浮、鸒斯蒿下飛、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颻可終年、沆瀁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青鳥、海鳥、鸒斯、小鳥、海上蒿下、寬隘不同、其適性一也、故云各有歸、籍詠懷詩曰、鸒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宜、令反其意而言也、飄颻、謂鸒斯、沆瀁、謂海鳥也、籍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朝雲、高唐之神、今亦反其意而言、朝雲變化、世所希也、籍清思賦曰、女娃棼於東海之濱、飄西山之傍、女娃、即精衛也、精衛、鳥名、山海經曰、赤帝之女娃、遊於東海、溺死不反、化爲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今本其意而言精衛之事、幽微難測也

張司空華 離情

秋月映簾櫳、懸光入丹墀、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蘭逕少行跡、玉臺生網絲、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延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湛露皎日、皆詩辭、詩曰、湛湛露斯、非陽不晞、又曰、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岳 述哀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殯宮已蕭清、松柏轉蕭瑟、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一、撫衿悼寂寞、怳然若有失、明月入綺窗、髣髴想蕙質、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夢寐復冥冥、何由覿爾形、我慙北海術、爾無帝女靈、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雨絕無還雲、花落豈留英、日月方代序、寢興何時平、

列異傳曰、北海有道人、能使人與死人相見、同郡有婦死、往見道人、遂令見之、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帝女、即巫山神、宋玉集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王來遊、願薦枕席、遠山、墳也、雨絕花落、喻死不復生也

陸平原機 羇宦

儲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

親、流念辭南澨、銜怨別西津、馳馬遵淮泗、旦夕見梁陳、服義追上列、矯迹廁宮臣、朱黻咸髦士、長纓皆俊人、契闊承華內、綢繆越歲年、日暮聊總駕、逍遙觀洛川、徂役多拱木、宿草凌寒煙、遊子易感慨、躑躅還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機爲太子洗馬、故广儲后嘉命、明發二語、機赴洛時詩意也、梁陳、機爲吳王郎中令時從行詩也、上列、上古之人、言已服義、追躡上古、不得已矯迹入仕也、承華、太子宮門、總駕、攬轡也、此機答張士然詩意也、徂役、行役在外也、拱木、墓木已拱也、宿草、墓上之草宿也、行役所見也、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去飄疾而不得、屬當時所見、無定名也、纂註以西王母三青鳥解之

左記室思　詠史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魂、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君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

後漢書曰、韓康常采名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梅福見王莽擅政、弃妻子去、後見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衛霍、衛青霍去病也、河源、西域黃河之源也、漢書曰、終軍上書長安、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賈誼爲博士、文帝悅之、歲遷至大中大夫、此二人皆以少年而宦達也、金張、金日磾、張安世之後、累代爲侍中、許史、許皇后、史良娣家、盛爲奢侈、王侯貴片議四語、總上衛霍以下諸人也、舊註以片議爲婁敬議都長安、封奉春君、一言謂田千秋一言取相、東都、二疏供帳東都門、於語意甚不協、恐非是、張仲蔚、扶風人、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張黃門協　苦雨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水鸛巢層甍、山雲潤柱礎、有渰興春節、愁霖貫秋序、燮燮涼葉奪、戾戾颸風舉、高談玩四時、索居慕儔侶、青苔日夜黃、芳蕤成宿楚、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

陽景、日也、鸛、水鳥、將陰雨而鳴、礎、磧石、雲起則潤也、渰、雲興貌、毛詩曰、有渰祈祈、協詩曰、有渰興南岑、今舊註以有渰爲雨師誤也、燮燮猶漸也、戾戾、急也、楚、叢木也、延佇、待友也

劉太尉琨　傷亂、琨卒贈太尉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雖無六奇術、冀與張韓遇、甯戚叩角歌、桓公遭乃舉、荀息冒險難、實以忠貞故、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飲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陽九陽數之極也延叔堅石勤所據幽并殷日
磾所據六奇陳平六出奇計也張韓張良韓信
也淮南子曰甯戚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舉以為
大田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古人謂荀甯
也冥數言不可知也此擬贈盧諶詩也

盧郎中諶 感交

大廈須異材廊廟非庸器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
位眷顧成綢繆邇與時髦匹姻媾久不虛契闊豈
但一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嘗慕先達槩覯古
論得失馬服為趙將疆埸得清謐信陵佩魏印秦
兵不敢出慨無幄中策徒懸素絲質羈旅去舊鄉

感遇喻琴瑟自顧非杞梓勉力在無逸更以畏友
朋濫吹乖名實
此擬答劉琨詩也姻媾謂諶妹嫁琨弟也戰國
時趙奢號馬服君大破秦軍信陵魏公子也秦
圍趙信陵救之秦軍解去遂留趙十年不歸秦
聞信陵在趙出軍伐魏魏王請歸救魏授以上
將印遂破秦軍至函谷關素絲謂隨染而變也
琴瑟喻同調也杞梓美材濫吹吹噓之過也

郭弘農璞 遊仙璞卒贈弘農太守

嶮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
魄道人多丹經方士鍊玉液朱霞入窗牖曜靈照
空隙傲睨摘木芝淩波采水碧眇然萬里遊矯掌
望烟客永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
嶮山巉巖山也奇石即安期鍊五色石也偃蹇
高貌隱淪絕迹也丹經九轉之法玉液玉膏也
朱霞二語言所居高也木芝紫芝也碧亦
玉也濛汜日入處言不愁歲月之迫也

張廷尉綽 雜述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
天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凌
風矯靜觀尺棰義理足未嘗少同同秋月明憑軒
詠堯老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
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亹亹玄思

胷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已分謂分天地也吹
萬氣之吹噓生養萬物也大道之要動寂無源
今有源則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天也有源即
上既分兆著也津梁喻道也扶搖風也莊子曰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言其可拆則嘗
有兩若不可拆其一嘗存故云理足未嘗少也
堯老堯與老子南山四皓所隱也綺綺里季四
皓之一也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吾與汝交臂
而失之言變化不可執而留雖交臂相守而不
能令停也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
盡也言薪不盡火亦不盡也又曰海上有人好
鷗鳥旦從鷗鳥遊至者百數其父云試取來吾
從玩之明旦至海
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詢 自序守玄度寓居會稽
晉司空蔡謨辟之不起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象一時逝冥筌冷然空守實遺此弱喪情資神任獨往采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丹葩曜芳蕤綠竹蔭閑敞苕苕寄意深不覺陵虛上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奬至哉操斤客重明固已朗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

莊子曰魯有單豹巖居水飲年七十有嬰兒之色不幸遇虎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趨義年四十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善註曰筌捕魚之器魚在筌比人在塵也翰註曰冥理也筌迹也言理迹雙遺也弱喪謂少居不知故鄉者莊子曰予惡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也外奬物為之奬動也操斤客匠石也莊子曰莊子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堊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召匠石使試之對曰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重明莊子與惠子也向秀難嵇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成喜怒不除聲色不去滋味不絕神慮消散也

殷東陽仲文 興矚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雲天亦遼亮時與賞心遇青松挺秀萼惠色出喬樹極眺清波深緬瞑石壁素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

惠色媚色也宰主也胸中無所主也

謝僕射混 遊覽

信矣勞物化憂衿未能整薄言遊郊衢總轡出臺省凄凄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時菊曜巖阿雲霞冠秋嶺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郢

物化生死也未能整言不能齊也舟壑謂藏舟於壑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自謂之固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匠郢即前篇操斤也

陶徵君潛 田居

種苗在東皐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

巾車衣也柴車羸車也百年皆有役謂人生皆有勞役也三益友也

謝臨川靈運 遊山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平明登雲峯杳與廬霍絕碧障長周流金潭恒

澄澈桐林帶晨霞石壁映初晰乳竇既滴瀝丹井
復寥泬嵒崿轉奇秀岑崟還相蔽赤玉隱瑤溪雲
錦被沙汭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南中氣候煖
朱華陵白雪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身名竟誰
辨圖史終磨滅且泛桂水潮映月游海澨攝生貴
處順將為智者說

山銳而高曰嶠疊謂山缺謂谷也靈境會稽也
障小山周流長遠也初晰日出之光乳竇鍾乳
也寥泬靜泳也赤玉玫瑰也雲錦沙石之文建
德南越國名禹穴在會稽處順莊子安時處順
也日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
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顏特進延之 侍宴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揆日粲書史相都麗聞
見列漢構仙宮開天製寶殿桂棟留夏颷蘭橑停
冬霰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蔥蒨山雲備卿靄池卉
具靈變重陽集清氛下輦降玄宴鶩望分寰隧矖
目盡都甸氣生川嶽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
步櫩遞瓊弁禮登佇睿情樂闋延皇眄測恩躋愉
逸沿牒惰浮賤榮重餽兼金巡華過盈瑱敢飾輿
人詠方慙綠水薦

太微星名瑤光北斗柄端星言法太微星以成
帝室觀斗柄以正南北也神縣神州赤縣也揆
日擇日也粲書史謂考之書史如作楚室營洛
都之類是也粲明也相視也麗聞見謂美其聞
見也留颷停霰言其高也青林丹巘繞宮殿之
山樹也卿靄瑞雲也卿與慶同重陽青氣也上
為陽清澄亦為陽故云重陽下輦謂君也言君
自重陽而下降也寰域中隧鄉也矖視也中坐
謂坐中也步櫩長廊也朱組瓊弁衣冠之飾遞
比也登成也沿牒隨牒之任也情慙也盈瑱盈
尺之璧也輿人誦左傳舍其舊而新是
謀之誦慙諷意也綠水古詩篇薦獻也

謝法曹惠連 贈別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方作雲峰異豈伊千里
別芳塵未歇席涔淚猶在袂停艫望極浦弭棹

風雪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泯溢北湖遊宿
南樓期點翰詠新賞開袠瑩所疑摘芳愛氣馥拾
蘂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子衿怨勿往
谷風誚輕薄共秉延州信無慙仲路諾雲芝望三
秀孤筠情所託所託已殷勤祇足攪懷人今行嶀
嵊外銜思至海濱覲子杳未得款睇在何辰雜珮
雖可贈疏華竟無陳無陳心悁勞旅人豈遊遨幸
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
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

赤亭山名靈運有赤亭無淹潭之詩故云又靈運詶惠連詩曰滅迹入雲峯故云雲峯異千里別古函名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詩故云阻風雲岩亭樓高貌靈運有南樓望所遲客詩故云南樓期沃若盛也子衿谷風皆詩篇刺風俗輕薄而朋友道絕也延州信即季札挂劒也三秀芝草一歲三結實也筠竹箭禮記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峥嵘二山名傒見也聯亦見也疏華瑶華也無陳無所寄也悄憂也瓊瑶玉音也

王徵君微 養疾

窈藹瀟湘空、翠潤澹無滋、寂歷百草晦、欸吸鵾鷄悲、清陰往來遠、月華散前墀、鍊藥矚虛幌、汎瑟臥遙帷、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北渚有帝子、蕩不可期、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

無滋無味也寂歷彫疎貌晦盡也欸吸俄頃貌鵾鷄鳥名悲鳴也幌以帛蔽窓也水碧金膏皆仙藥黷緇染也帝子堯二女也此詩言徵隱於瀟湘之間也

袁太尉淑 從駕謂從宋高祖拜廟并祭南郊

宮廟禮哀敬、枌邑道嚴玄、恭潔由明祀、肅駕在祈年、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雲斾象漢徙、宸網擬星懸、朱權麗寒渚、金鈑映秋山、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辨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壥、毗謠響玉律、邑頌被丹絃、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和惠頒上笏、恩渥浹下筵、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服義方無沬、展歌殊未宣、

枌邑漢高祖枌榆社宋爲漢後故祭之嚴玄嚴肅而遠也詔徒告衆也季月九月也鳳鳳蓋也其文彩映於所行之水故云藻行川漢天漢也宸網天子車金鈑馬冠也辨詩陳詩以觀國風也履籍耕籍也註以履籍爲聽斷之書非也王律丹絃樂也采謠頌以考樂也桂海南海冰天北極也笏臣所執上笏大臣也下筵小臣也尚書中候曰天乙東觀於洛黃魚雙躍躋於壇化爲黑玉舜巡省中河錄圖授符無沬無已也

謝光祿莊 郊遊

肅舲出郊際、徙樂逗江陰、翠山方藹藹、青浦正沈沈、凉月照沙嶼、秋榮冒水潯、風散松架險、雲鬱道深、靜默鏡縣野、四睇亂曾岑、氣清知鴈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黻、煙駕可辭金、始整丹泉術、終覿紫芳心、行光自容裔、無使弱思侵、

舲船也徙樂行樂也松備生日駕雲裝煙駕謂從仙也容裔自在貌弱思俗事也

鮑參軍照 戎行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徇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孟冬郊祀月、殺氣起嚴霜、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晨上城臯坂、磧礫皆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

騁蒼蒼息徒稅征駕倚劒臨八荒鵷鶵不能飛玄武伏川梁鎩翮由時至感物聊自傷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

枉尺璧尺璧聘之也不煖謂不責也鵷鶵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膺智負義也玄武龜也鎩翮自喻也由時謂霜雪之時感物感此戎馬軍士以下等也

休上人 怨別

沙門惠休善屬文宋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爲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絕沈燎綺

生浮埃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佳人謂友也巫山陽雲以神女喻朋友也煙而無焰謂之沈燎桂水出楚辭日千里者言其流急故欲因之以通情也

鮪妥 睆患 耋跌 嗟惠 嫠年 諄訓 秩第 鬌質 濛汜似濛

泬血 遒初救切 嵺呼 鋄晚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離騷經

離別也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諫也篇內曰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此離騷所以名也一云離遭也擾動曰騷

屈原

字平楚同姓爲三閭大夫懷王時上官靳尚譖毀之王疏原乃作離騷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自沉而死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

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蘺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楚之先也苗裔遠孫也苗者草之莖根葉所生裔者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爲遠末于孫之通稱皇美也大也父死稱考伯庸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一云太歲在寅曰攝提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爾雅曰正月爲陬唐寅日辰也覽揆

初度揆度其始生年時日月也以其合天地正氣故以美善之名錫之正則者平正可法則也其名原之意如此也靈善也均亦平也其字平之意取其靈均也史記以屈原名平者誤矣內美指上家世日月生時及所取名字故曰紛脩能長才也扈被也楚人名被爲扈紉結也江蘺辟芷秋蘭皆香草辟幽僻也喻已之清潔即所謂脩能也汨疾也搴取也阰山名一云地相尖而比者也攬采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霜不猶原自喻也註云朝取木蘭承陽也夕持宿莽順陰也愚謂有汲汲不追意即所謂若將不及也不言所用者承上扈紉而言也江蘺二語言草也木蘭二語言木也草木零落二語總承草木也日月不淹二語正是年歲不吾與也美人喻君也遲暮年向衰也撫壯言及時也荒草曰穢喻惡行也註指讒佞之人言乘騏驥喻用賢也正是棄穢而改度所在直奔曰馳橫奔曰驕先路即前驅意開先引導也一云乘騏驥是屈原急於先導意與下句一意說下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脩之數化

三后舊註指禹湯文王蒙引謂指楚先王之賢者以三后不宜先堯舜也衆芳註謂喻衆賢蒙引云即三后之衆善也未說到用賢上巾重也一云用也一云香木也椒香木蕙薰也葉曰蕙根曰薰也茝亦香草即衆芳也耿光也介大也昌披衣不帶貌幽昧險隘正道君以捷徑而窘步者也皇輿言君之所乘以喻國也忽急也奔走後先四輔之職盡此職正不憚殃也踵前王之武正恐敗績也荃香草喻君也不敢斥言尊者故變言荃也齌怒疾怒也一云同怒也楚辭集解作齋言怒氣之盛如火也謇謇直言貌九天一云中央八方爲九一云陽數爲天靈神也脩遠也神明遠見者君之德故以稱君也九天爲正言已之謇謇爲君之意可質九天非爲身家私謀也註謂指天欲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我用將欲自盡恐非黃昏爲期二語選本原無況於韻亦不協成言懷王初任已要約之言遁移也數化無常操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

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晩十二畝也、一云三十畝也、一云田長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藒車杜蘅方芷皆香草、言已之備衆善也、俟時將刈、言待時而用也、萎絕委棄不用也、王逸舊註以滋蘭二句爲脩行仁義、蓄藒薋二句爲積累彌篤、以枝葉二句爲蓄養衆賢、萎絕二句爲衆賢失所、意殊不貫、衆皆之衆、指黨人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爲憑、不厭求索、不知厭足也、羌楚人語詞、即乃也、已固不知厭足、見有異已者、又以恕已之心量之、而生嫉妒也、馳鶩追逐、指競進之人、言此非所急、但老至而脩名不立、則所急耳、朝飲夕餐、即前朝搴夕攬意、即所謂信

姱以練要也、姱美也、練要簡擇要道也、顑頷不飽貌、木根香木之根、薜荔香草、緣木而生者、胡繩亦香草、擥結貫矯紉索、謂古佩於身、終無懈也、纚纚好貌、此皆所謂法前脩也、謇即謇謇、五臣作蹇難也、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而死、即前脩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韁在口曰鞿、革落頭曰羈、以馬喻也、言以好脩爲讒人所繫累也、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纕佩帶、言已見替以蕙纕之故、而復以芳芷自結、言執志愈篤也、九數之極也、浩蕩無思慮貌、衆女指黨人也、謠諑毀譖也、楚南謂愬爲諑、偭背也、錯置也、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喻佞臣巧於譖也、繩墨所以正曲者、今背之以隨曲也、周容周合求容也、忳憂貌、侘傺失志貌、又楚人名住爲傺、溘奄也、鷙鳥能執服衆鳥者、以喻忠正不羣、亦不與衆鳥爲羣也、忍尤攘詬、註云忍君之

尤、而欲除恥惡之人、是以除解攘也、一云物自外來而取之曰攘、今詬自外來而受之、亦曰攘、即伏清白以死直也、詬恥也、前聖所厚、不爲前聖所鄙薄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予心之可懲、

相道、輔君之道、不見察於君也、延佇將返、不決於去也、廻車復路、復還本國也、以去國爲非、故日行迷、此舊註也、朱子云、相道、相視道路也、不察、不審察也、輕犯世患、引領跂望、而旋車以復昔來之路、猶得及迷誤未遠之時、覺悟而歸也、悔其初輕出仕、將隱去之意、澤曲日皐、土高日丘、四隤日椒、丘一云丘有椒者、進謂仕也、退去也、初服未仕之時、李白詩曰、久辭榮祿遂初衣、即初服也、下芰荷之衣、芙蓉之裳、及高冠長佩等也、不吾知二句、是倒文法、謂余情信芳、雖不吾知、其亦已矣、亦已者、不求人知也、陸離參錯美好之貌、芳氣之芬也、澤色之潤也、糅亦雜也、昭質明潔之質也、往觀四方、舊註謂求賢君、愚以下文虙妃三姚推之、或是求知己者、或曰、此

言廻車返服、將事遠遊、而舒憤懣也、佩繽紛之偏、即初服之服、總衣裳冠佩而言也、體解猶形化之意、未必即是支解、可懲作何懲者、猶言何懼之意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夭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擧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舊云屈原之姊、水經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諭令自寬、今以鮌爲比、非知原者、非原姊明矣、集解云、嬃者、賤妾之稱、比黨人也、嬋媛、妖態也、申、重也、鮌與鯀同、羽、山名、以鯀比原之不得承君也、博謇、註謂博采古來謇謇之人也、一云博者、立志廣大也、謇作蹇、不避艱險也、薋菉葹三惡草、以比讒佞、一云比劣行也、獨離、立異也、衆不可戶說以下、答女嬃之詈也、不予聽、不見信也、此起下就舜陳辭也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强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

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祗敬兮、周道論而莫差、擧賢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此因女嬃之詈、因歎世無知己、而抱道以求知於聖人也、依前聖二句、王逸註謂己所言、皆依

前代聖王節其中和歷數成敗而作此辭也憑蕭也作憤懣之懣良註謂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憤懣而行澤畔茲指澤畔也世莫知已之志故欲就舜陳辭如下文所云也九辨辨九州之物九歌歌府事之功此禹樂也啓開也禹以此樂開示後人也夏康太康也五子太康弟也太康好娛樂不顧禍患遂至失國故五子亦失位而家乎閭巷羿因太康盤遊而篡其位浞寒浞羿之臣也又因羿遊田而取其家澆寒浞之子殺夏后相而終爲少康所滅好射封孤被服强圉言絕技而多力也常違違常道也后辛紂也菹醢如殺比于梅伯是也舉賢授能修繩墨正蔽祗論道所在也瞻前顧後指禹桀以下與亡之迹也計極推究其極也非義可用非善可服言非義與善必不可也此因太康娛縱以下諸人而指爲君者言也註謂人臣非義善不可服用以用爲用舍之用服爲服事之服於義未安陷亦危也言置身危死之地也初初志

也未悔終無所悔也正方也柄斧鉞之柄刻其木端所以入之於鑿柄鑿方圓之不相入猶君臣邪正之不相合也出曰歔入曰欷哀泣之聲也一云懼貌茹柔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多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敷衽整肅其衣也陳辭即上陳舜之辭得此中正指陳辭之意也與前依前聖以節中相應虬龍類鷖鳳類埃塵也上征即前所云往觀四荒如下文所云也軔支輪木蒼梧舜所葬之山辭之而遠遊也縣圃神山亦寓言也瑣門樓指楚王之省閣故言靈瑣日將暮言年老也羲和日御弭節按節也崦嵫日所入之山言已年老恐日易盡故欲徐行勿迫崦嵫之山也上下求索求其與已合志者也咸池日所浴處扶桑木名日出處總轡攬轡於手也若木木名拂蔽也折取若木之枝以蔽陰日光而從容以遊也一云拂擊也折若木以擊日御使之還去相羊而條

君命也相羊猶徘徊也皆求索之意非行樂也望舒月御飛廉風伯奔屬疾走而連續也急行之意鸞皇二俊鳥先戒即前驅意雷師雷神驅使及於雷神則愈速矣未具謂車駕有未備具也又使鳳鳥相繼促之而飄風始帥雲霓而相御矣飄風回風御迎也註以望舒喻臣之清白飛廉爲風以喻號令驅使求賢以鸞皇喻明智之士以雷爲諸侯則於前羲和弭節解不通矣紛總總盛也離合或合或離也陸離分散也上下或上或下也指息衞之形色言也此正是溘然上征而漸至帝庭也註以飄風雲霓喻讒佞之人乍合乍離上下之義斑然散亂則於下帝閽開關不相接矣閽主門之人閶闔天門也望予謂閽者不肯開門反倚其門拒我而不得入也一云望予須已之至也承上十四句而言催促息衞日夜並進而求索者欲使閽者開關使天帝憑閶闔而望已之至也此原欲帝望予也若拒已之意在下蔽美嫉妒內甚有理從之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曖曖昏貌延佇註謂無所向往一云須帝之久也不分言無別也蔽美嫉妬言已不得見天帝之故也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閬風山在崑崙上高丘楚山無女喻無賢臣一云無賢君前有衆女嫉余之蛾眉則指賢臣者爲是溘忽也遊此而無所遇故轉遊春宮春宮東方青帝舍神女所居也下女侍女藉之以通情也貽即貽之以瓊枝之佩也豐隆雲師虙妃神女也纕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令之爲媒以通辭理也一云蹇脩蹇博好脩之人媒妁之別名也爲媒理者必須輕捷嫖嫺之人今以蹇脩爲理所以不能遇也總總離合指車仗等物緯繣乖戾也一云緯繣固結意離遷遷移而進也言進合之難也舊註以虙妃喻隱士紛總離合讒人毀敗令其志意不定也難遷不肯來赴也窮石出弱水洧盤水名出崦嵫言虙妃次窮石濯洧盤深自適逸也保厥美虙妃自守其顏色之美也違棄改求別求他邦賢女也此承上起下之辭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覽視之遠也相視之審也觀視之徧也四極天之四極也前帝閽白水閬風春宮皆在天也天帝神女既無所得復下求於世所謂上下求索也偃蹇高貌娀國名佚美也帝嚳之妃契母狄簡也鴆惡鳥有毒殺人喻讒佞也不好不美也鳩不肯爲媒反間我也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佻巧無情實不可信也自適自往也詒遺也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鳳皇受命往遺本是良媒又恐高辛先我而得佚女也遠集遠去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姓姚氏舜後也相爲寒浞所殺少康逃奔有虞虞以二女未家未娶也及少康未娶二女之時而留之也理即媒之別名也導言不固不能使有虞之聽信也所以然者以時溷濁蔽美稱惡故也宮中小門謂之閨閨中邃遠哲王不寤總結上也朝濟白水以下數段也借帝閽虙妃諸事而歎爲君者之不已聽也終古猶言終身意將復去他求也起下靈氛巫咸兩占意

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上求美女、既無所遇、故中心狐疑、於是求之於占、不知終有所遇否也、此與下段兩占、皆是設

辭、瓊茅、靈草、筳、小破竹也、楚人名折草截竹卜曰篿、靈氛、古善占者、然亦設爲此名、未必實有其人也、兩美必合四語、是卜辭、兩美者、以男女俱美比君臣俱賢也、豈惟是其有女、言不特楚有美女、見他國必有所當更求也、勉遠逝四語、又因占兆之吉、而勸以決當遠遊也、孰求美而釋女、正是兩美必合也、芳草比美女也、時幽昧二語以下、屈原答靈氛之辭、難去之意也、時幽昧而語言處處皆然、無有察己之美惡者、雖往而無所合也、是反上兩美必合、以下數語意、戶服艾以下、正是黨人獨異處、艾、蒿類、盈要、滿腰帶也、艾珵、美玉、相玉書言珵大六寸、其燿自照、喜艾惡蘭、是覽草木猶未得也、安能識玉而得其當乎、蘇、取也、幃謂之幐、香囊也、戶服艾以下、一節甚一節之意、艾與蘭猶不甚遠、辨草木與辨玉、分別已殊矣、至於糞壤申椒、倒置極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

吉占、即兩美必合之占也、巫咸、古神巫、糈、精米、所以享神、要之者、欲占以審其果遇不遇、決其

去與不去也、百神、天之羣神、巫咸爲百神所依、言巫咸即言百神也、翳、蔽也、九疑、楚之名山、謂其神相迎、夫天之神也、皇、大也、剡剡、光盛也、吉故、即靈氛吉占之故、此以上是屈原自念之辭、以下則巫咸辭也、舊註止以升降二句爲巫咸語、餘爲屈子語、於文氣不順、矩矱、法度也、求其所同、即前上下求索之意、湯禹二句、言有君必有臣也、儼、敬也、何必用夫行媒、不必人爲薦引也、說操築六句、言有臣必有君也、鼓刀、爲屠也、鶗鴂之鳥、應陰氣而鳴、鳴則百草萎、舊註謂以春分鳴者非、此比年時將暮、應上年歲未晏意、欲其及時遠去也、舊註以鶗鴂喻讒佞、百草不芳、謂忠良凋謝之意、

何瓊珮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

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
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
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
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
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
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蘺、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
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

此答巫咸之語也、瓊珮、喻已之美德也、偃蹇盛貌、薆亦盛也、繽紛亂也、昔日芳草即蘭芷荃蕙

以喻當時君子也、此惟而歎之之辭、他故二句、推其變易之由也、無實容長、言無蘭之實、而有蘭之名、徒有外好耳、引乎衆芳、謂居於引進衆賢之位也、榝木名、即今之茱萸也、似椒而非、幃香囊也、又何芳之能祗、言此等人在位無芳之可敬也、椒蘭若茲、總承上八句、揭車江蘺亦香草、然不若椒蘭之盛、椒蘭如此、則其餘可知矣、茲佩指前瓊佩、屈原自謂也、委厥美爲人所委弃也、未沬未已也、舊註以蘭可恃之蘭爲司馬子蘭、椒專佞之椒爲大夫子椒、實指當時之人而言、此本於史記屈原傳也、朱子已辨之矣、泛言爲是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
兮、周流觀乎上下、靈氛既告余以占吉兮、歷吉日
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
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
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
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
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
兮、詔西皇使涉予、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
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
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
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

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
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
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
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調度、即前矩矱不改、中情好脩之類、求女、即求處妃佚女二妃之屬、五臣作汝、謂求同志之人也、余飾、即前所佩服也、方壯、即年未晏也、周流上下、即遠逝升降也、王逸以上爲君、下爲臣、恐未然、靈氛告余以下、自念之詞、曰將逝是欲去而尚未去也、邅道崑崙以下、則序其實去矣、歷擇也、羞脯也、爢屑也、粻糧也、飲食皆香潔也、瑤玉也、象象牙也、相間以爲車飾也、邅轉也、楚人名轉爲邅、雲霓旗上之飾、晻藹旗蔽日貌、玉鸞車軨也、天津析木之津、在箕牛之間、天之東

極也西極天之西也翼承也註作敬字解一上一下日剸直刺不動日翔翼翼扶衛也流沙西極之地赤水一云出崑崙山一云指南方水也西皇少昊金天氏西方之神涉西故詔西皇也徑待於路徑相待也不周北方之總名一云北方之山左轉一本作右轉期會也屯陳也軑轄也婉婉龍貌前驚飛龍揚雲霓意在迅疾也此言婉婉又言委移言從容徐行也抑志弭節正是徐行也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懷思也蜷局屈曲不行也言已陟升於天忽見舊鄉即起悲思蜷局而不行此終不忍去故都而他適之意也亂理也總理一篇之辭意而結言之也何懷故都總前周遊四荒上下求索意從彭咸所居總前四荒上下終無可適之意此篇舊註比喻牽强前後支離今徧參於唐宋諸家之說而詳訂之從其說之長者去其蕪蔓而時以愚意酌之

阰吡 顑坎 頷憾 轙蟻 誶醉 侘丑亞切 傺祭 䬂餘 纚蓰

筳廷 篿專 爢糜 粻張 軑第 蜷權

九歌六章

舊註謂楚俗信鬼其祝詞鄙陋故更作九歌王逸謂屈子特脩祭以宴天神二說皆非也或云此是楚祀典而屈子更定之如後世樂府之類或稱享神禮樂之盛或道神自相贈答之情或直道自已意與其意與君臣諷諫之說全不相關舊註多以致意楚王言之不免支離矣有大司命東君國河伯國殤禮魂不入選或云大司命與少司命合爲一篇禮魂則諸篇之亂辭也故云九歌

屈原

東皇太一

太一星名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舊本每篇之目列於篇後猶毛詩題章之趣今著之於前所以便閱也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

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吉日辰良擇善時以祭也穆深遠之意將愉者將以樂上皇也上皇即太一也珥劍鐔也璆鏘佩聲琳琅即佩也瑤席玉瑱瓊芳皆邀神之具肴骨體也蒸者奉而進之也此參錯文法謂進肴饌而以蕙蘭藉之也揚枹鼓三句巫降神也靈偃蹇二句神降而附於巫也偃蹇美好衆盛貌末二句備樂以娛神而神歆格也一云靈蹇蹇二句當在琳琅之下此錯簡耳始飾神以被服次登位次進饌次奏樂終而神享也

雲中君 雲神也名豐隆一名屏翳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
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
兮帝服聊翺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
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
息極勞心兮忡忡

浴蘭沐芳舊註指巫言欲祀神先潔其身也華采五色之衣亦巫所服靈連蜷之靈亦指巫言楚人謂巫爲靈子一說俱指神言沐浴與衣皆言其所設之像也連蜷如言巫則爲迎神道引之貌如言神則留連繾綣之意也昭昭光輝之盛未央猶言無涯也蹇發語辭一云難辭謂留之久而難於去也憺安也壽宮祈神之宮美言之也先雲興則日月蔽雲開則日月明故云齊光帝服言其與上帝同服尊言之也周章猶周流也既降來享也猋去疾貌雲中復還其處也覽望也既去而望之見其布於冀州之外而且橫四海也周章以上是迎其來下是送其去

蜷權 猋標 忡沖

湘君 湘君湘水神或云堯二女娥皇女英從舜死於湘江即爲其神娥皇爲正妃稱爲君女英爲次妃降稱夫人或云二女死於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謂奇相湘夫人謂二女也然皆荒唐之語祇泛言湘水神爲是稱君稱夫人亦當時有此稱名耳不必實其人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
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
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
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
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
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棹兮蘭枻
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
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
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朝騁騖
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
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君湘君也不行不來也通篇皆因神不來而極其往迎企望之意蹇語辭水中可居者曰洲言不知爲誰而留於彼也要眇美好也宜修修飾得宜也吾設祭者之辭舊註指屈原自謂者非

也桂舟以下皆往迎之情景也夫君即湘君參差洞簫也誰思言所思者爲誰見思神之切也飛龍以下舊作屈子自敘之語亦非也總是設爲巳往迎神之意也邅轉也洞庭湖名薜荔蕙荃蘭皆香潔之物柏搏壁也綢縛也橈小楫也涔陽江陭名揚靈精靈發越也女即指神也舊指女嬃尤非太息者感人之誠也陫陋也一云隱也即轉展反側之意因女之太息即轉加企望也桂棹二語求神勤苦之極也薜荔二語喻神之難邀也薜荔生於陸而采於水芙蓉生於水而搴於木末言必不可得也心不同二語因神之難邀而自歎意媒勞者言雖通情亦徒勞也石瀨二句舟行不前急於求進也交不終期不信咎巳交神之情或不誠也告余不閒神托故以辭也軔馳鶩二句神往來若或見之也鳥次二句言不見神之形而俯仰所見如此也捐玦遺珮弁以杜若遺之者冀以此邀其來也舊註謂君之於臣與環即還與玦即去故捐玦冀君復用之意殊爲牽合下女神之侍女不敢指言湘君而托之下女也通篇無神來之意至時不再得一語神究然在矣以其邀之之難故云不可再得也逍遙容與願其少畱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皐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荃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以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以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帝子指夫人也眇眇愁予望之不見而愁也嫋嫋二句狀秋時也薠草芳於秋登其所生之地故曰登白薠佳期即吉日良辰之謂夕張張設帷帳而待之也鳥當聚於木今在薠中罾魚網當在於水今在木上以比神之不可度思也沅芷澧蘭比興之辭以起思公子之意公子亦指夫人不敢斥言故變言之也慌惚二句狀其思時之景也麋何爲二句即鳥萃二句意亦喻神

兩在不測也。騁馳二句，專注此以候神也。聞佳人冀夫人之召己也。築室以下，皆言修神之所極其香潔也。紫壇，以紫貝爲堂基也。罔，結也。擗，折也。樛，屋聯也。白玉爲鎮，所以鎮坐席也。疏布陳也。九疑並迎，言九疑之神亦來迎也。縭，枲也。袂，衣袖。褋，礿襦。皆事神所用，故以遺之也。遠者即從者，以去之遠，故言遠者。不可驟得，言不可急遽而得之，以邀神之難故也。○此與前湘君篇，愚合諸家註而參斟之，去其附會之說，而求其直捷之解云爾。近有集解云，湘君一篇則湘君之召夫人者也，湘夫人一篇則夫人之答湘君者也。前以男召女，故稱女、稱下女；後以女答男，故稱帝子、稱公子、稱遠者。其中或稱君、或稱佳人、或稱夫君，則彼此相謂之辭也。以男遺女，故有玦有珮，此男子之所有事也；以女遺男，則有袂有褋，此女子之所有事也。其於彼此酬答之際，一一相應，亦或有見，故弁錄於此。

樛 綿　褋 緤

少司命 司，主也。命，人生死之命，此上天之星也。

秋蘭兮蘪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汝遊兮九河、衝飇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不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

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起言供神之室，芳香襲人，神宜降也。一云：司命主人子孫，蘭主人生子之祥，蘪蕪之根主婦人無子，故首言之。夫人，凡人也。蓀，謂司命也。言凡人自有子孫，何預司命事，而用思愁苦也。此詰問之意。秋蘭四句，言潔誠以邀神，而神獨我注也。目成，目相親也。入不言二句，言去來無常，不能久稽之也。因言天地間悲樂之事，莫如生別離與新相知，令神之倏來忽逝，宿帝郊，待雲際，其悲樂有似之也。君誰須而在雲際，若見其顧己也。汝指司命。九河，天河也。衝飇，暴風也。咸池，天池也。美人亦指司命。怳，失意貌。孔蓋，孔雀羽爲車蓋也。翠旌，翡翠羽爲旌也。撫，持也。持彗所以除穢。竦，執也。執劍所以誅惡。擁，護也。幼艾猶言少長也。擁護少長，所以宜爲民正也。

山鬼 山鬼猶言山神山靈云爾不必言夔魖魈魅等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若有人山鬼彷彿若人也薜荔女蘿皆懸物而生山鬼杳忽無形故以為衣飾也含睇微盼也篇中言予言君言靈脩言公子皆設為鬼媚人之語言予言我皆鬼自謂也赤豹二語鬼出入所乘也遺所思指慕予之人言也山鬼所處深遂路復險阻故後諸神而來也表獨立以下自言所居之地所謂路險難也雲在下言高也晝晦言幽也風飄神雨風雨之際則鬼見也靈脩即所思之人而慕予之窈窕者也憺安也孰華予無有以鬼為美者也三秀芝草也前憺忘歸鬼自忘歸也悵忘歸悵公子之不歸也公子即靈脩也君即公子初言使我不得閒兼有暇時

繼言思我然疑作疑信相雜也此皆寓言也山中人即山鬼也雷填填以下備述淒慘之情而因懷思公子不能忘也○集解謂此篇借山鬼述已意也大旨言賢者初慕山林既而厭其寂寞出仕忘歸故托山靈以思賢者欲招以終志隱遁而賢者卒迷世途不復返也

九章一首 原遭放逐、隨事感觸、輒形之聲、共得九章、非一時作也、有惜誦、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諸篇、皆不入選

屈原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昬而終身、

奇服、異行也、即下文長鋏、高冠、明珠、寶璐、皆是、言巳之高潔也、鋏、劒也、切雲、五臣曰、冠名、王逸曰、言冠之高、上切青雲也、明月、珠也、寶璐、玉也、高馳、高行抗志也、駕青虬兮至齊光、正是高馳不顧之所在也、駕虬龍與聖哲同登崑崙、言所至之高、餐玉英、言所養之潔、天地日月、言不悖於人而侔於天、意世雖莫知、吾自如此也、舊以虬螭喻賢人、重華喻聖主、登崑崙餐玉英、喻清朝食祿、亦似支離、南夷、楚也、上是泛言莫知、此專言楚也、旦濟、言去之速也、欸、歎聲、緒風、餘風也、方林、廣林也、濟湘者、決去也、反顧者、戀楚也、步馬低車者、終於去也、舲船、小船、亦云船有窻牖者、吳榜、吳地之船櫂也、一云刺船之人、汰、水波回紋也、容與、不進貌、其不進之故、以逆流而上也、回與洄同、上泝、逆流也、舊註以此二句作眷戀故鄉言、枉渚、辰陽、地名、紀其去之遠也、苟余二句、自解之辭、承上起下意、溆浦、皆水中可居者、儃佪、猶徘徊也、不知所如、言其幽而遠也、深林以下、正言不知所如之狀、實敘其地也、吾生無樂四句、又因所居之景而自歎也、接輿、楚狂、髡、剔也、桑扈、隱士、臝行、放夷俗也、忠不必用二句、貫上接輿二語、又貫下伍子二語、比此四人以自寬也、董道、守道、重昬終身、即上愁苦終窮意、此後尚有亂辭一段、昭明刪去

欸哀　臝倮

卜居

卜巳宜何所居也、一云惆當世之習邪遑正、故陽不知二者之是非、而假著龜以決之、爲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也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呪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太卜掌卜之官、策著草也、悃款誠實也、送往勞來逢迎之態也、成名延虛譽以資進取也、呪訾慄斯承顏色也、喔咿嚅唲強笑噱也、此以男子求媚於婦人之憐愛、以比小人求媚於權貴也、朱子指鄭袖言、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楹戶樞、絜楹者隨樞旋轉也、昂昂以下三層以物之相反者、申喻前語也、世溷濁以下述世俗之顛倒錯亂、而因以自歎也

漁父　或曰當時隱士　或曰假設之辭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三閭官名、楚有昭屈景三姓、言主三族之官、故曰三閭大夫、淈汨之也、淈泥揚波、言不必獨清也、餔糟歠釃、言不必獨醒也、歌意言隨其清濁而善用之、即前淈泥揚波二句意

九辯五首　惜其師忠信見放、作此辭以辯之　皆代原之意、辭有十篇、今選其五

宋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氣至秋則陽退陰進、故失志之人、皆有所感、蕭瑟秋風貌、憭慄猶悽愴也、以遠行送歸、摹寫悽愴之情也、泬寥曠蕩無雲貌、寂寥川瀆虛靜也、潦雨水、至秋而收也、薄迫也、中人傷人也、愴怳懭悢失意也、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壈不平也、廓落空寂也、啁哳聲繁細貌、申旦達旦也、亹亹進而不已意、過中謂年過半也、蹇語辭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

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廓，空也。無人之境也。一人，舊註謂懷王。玩語意是指屈原也。釋，解也。薄，止也。君，指懷王也。不可化，謂同姓之故，不終變也。慘，憂也。竭，去也。軨，車檣木。怦怦，心不足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

坎傺而沉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覽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恢台，長養也。坎傺，陷止也。收長養之氣，使陷止而沉藏也。菸邑，傷壞也。煩挐，紛亂也。淫溢，積漸也。萷，木稍也。櫹槮，疎也。瘀，痛也。惟，思也。將，長也。俇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也。極明，至天明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翱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來歎

[旖旎，盛貌。都，大也。房，花房也。喻己初見用也。華之無實，美不克終也。從風雨飛颺，喻從讒佞也。無異衆芳，謂改其服蕙之心也。奇思，忠策也。猛犬，喻讒佞。狺狺，開口貌。關梁，謂賢路也。淫溢秋霖，言蒙恩澤者多也。塊守無澤，言己獨無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

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弃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却騏驥策駑駘、正是背繩墨也、駒即騏驥也、喪鳥食也、粱米也、藻水草、圜鑿圜穴也、方枘方木也、以方木入圜穴、必不相合也、鉏鋙相距貌、銜枚、所以止言者、渥洽厚澤也、言已欲無言、

而其如會被厚澤何也、九十以前未遇匹合、所以直至九十、始榮顯也、舉肥言不觀其內、但觀其外也、纂註謂舉肥言相馬也、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賢失之貧、即此意也、不處不妄處也、餧食也、絕端絕除此情緒、厚德即渥洽也、馮滿也、

埳 偈 脊 茂 傺 祭 薊 朔 倕 狂 猎 銀

招寬 王逸註謂哀原厥命將落、欲復其精神、延其年壽、故作此、五臣註、謂以諷君、冀其覺悟而還之、纂註謂原始死時玉作此以招之也

宋玉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寬鬼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

起語六句、皆代原爲辭、沬已也、考察也、帝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名也、此假天帝巫陽以爲辭、帝

人、謂屈原、筮予之、筮問其寬之所在、而反其身也、掌夢、謂招寬爲掌夢之官所職也、難從、謂不從掌夢之官、而必使巫陽也、恐後謝、恐後世謝去卜筮之法、不復用、但以招寬爲事也、一謂恐後期、其寬徂謝、不能復用巫陽之技

乃下招曰、寬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寬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寬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礫石些、彼皆習之、寬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寬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

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泉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

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身危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恒幹常體也些語辭楚俗凡禁咒句尾皆稱些此乃歷詆四方上下之不善而下文盛稱楚國之樂也託寄也東方有長人之國人皆千仞唯魂是索亦假立其惡而甚言之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金石俱銷彼皆習言彼地之人能習其熱也釋亦銷也題額也蝮蛇大蛇也蓁蓁積聚貌封狐大狐健走千里以求食也虺亦蛇也淫奄也雷泉雷室也爢碎也欲涉流沙則轉入雷室而身爢碎不得止也曠宇無人也菅茅屬彷徉遊行也賊害也九關天門九重也有虎豹守之有欲上者則啄之也拔木九千言多力也從目豎目也侁侁衆貌懸人以嬉謂豺狼也投人已畢致其命於帝然後得瞑也下地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土伯執衞門戶其身九屈也觺觺銛利貌敦厚也脄背也拇手大指也駓駓疾走貌

魂兮歸來入脩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

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奇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幬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屛風文緣波些文

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䰟兮歸來、何遠爲些、

倚門郢城門男巫曰祝背行以面向䰟而導之也篝落也縷綫也綿纏繫也絡縛也言秦齊鄭三國者以昇精密所謂招具也嘯呼招䰟將作此聲以感之也天地四方即指前所言也像設君室言造室如舊廬以招之即下文所云也檻楯也軒樓板也有木曰臺無木曰榭網戶綺文縷也綴緣也横木關柱曰連突夏複室大屋也徑流注也汜搖動貌奧室西南隅也朱塵以朱畫承塵也筵席也言蕙蘭之風經堂入奧與塵筵之間也砥室以砥石爲室壁也翠翹翠鳥之羽曲瓊玉鉤以翠羽挂玉鉤也蒻蒻席阿曲隅拂壁薄於壁也纂組綺縞綺文繒縞細繒奇繢奇玉也幬帳之類皆用綺縞而以纂組結玉爲飾也蘭膏以蘭香煉膏也華容美人二八二列也射厭也意有厭倦則進更也九侯設言殷九侯進其女迅衆疾勝衆人也鬋鬢也滿宮充後宮也彌久也順久以相代也弱顏其色易媿也固植其内堅持也謇正言貌有意言中禮意也絙竟也曼澤也睇視也遺視竊視也一云睩一脈一云邈也一云目中童子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閒閑暇也沙版以丹沙飾版也桷椽也坐堂伏檻坐於堂上而又凭檻也屏風水葵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緣其葉而生文也文異豹飾侍從之臣皆衣文豹異彩之飾而侍於陂陁也陂陁或是階陛或是陂池之中軒輬輕車也徒行爲步乘馬爲騎相羅列也蘭薄戶樹蘭附戶而樹也其外又植瓊木爲籬瓊者美言之也一云木叢生曰薄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爲籬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濡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鷄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宗衆也言室家既衆陳食多方也稻稌也粢稷也穱擇也擇取麥之先熟者也挐糅也大苦豉也醎鹽也酸酢也辛椒薑也甘蜜飴也諸味皆發而行也腱筋頭也臑熟爛也若苦言其味初似苦而後甘也吳羹吳人工爲此也濡泡令之熟爛也羔羊子也柘作蔗取藷蔗之汁以爲漿也臇臛少汁也露鷄露棲之鷄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龜屬厲列也爽敗也粔籹以蜜和米麪爲之餌擣黍爲之餦餭餳也瑤漿漿色如玉也勺沾也一云和也或云挹酒器也糟酒滓挫捉也酎醇酒也夏月捉去其醴但取醇酒居之冰上而飲之則清涼也酎酒升也既陳華酌復有瓊漿任所用也敬指室家言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衞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

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
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虡揳梓瑟些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
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既盡歡樂
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肴蒩也羞進也一云致滋味爲羞涉江采菱揚
荷皆曲名楊荷當作陽阿醨著也面著赤色也
娭嬉也眇眺也波華也曼鬋見前衽衣襟舞人
便旋衣襟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
而徐行也狂猶並也塡擊也激楚清聲歌舞名
也謳皆歌也大呂律名激楚之結歌舞此曲
者之飾也秀先秀異而先進於前也菎竹名蔽
當從竹簙即博箸也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簙

或言菎蕗今之箭囊言宴樂既畢乃設六博以
菎蕗作箸象牙爲棋又曹偶並起轉相遒迫不
得擇行也倍勝爲牟五白博齒也言博已成梟
復欲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犀比言
晉國制博棊集犀角以爲瑁飾也比集也費光
貌也鏗撞也揳鼓也鐙錠也錠中置燭故謂之
鐙撰述也結思爲辭以相樂也假至也其述辭
如蘭芳之至也同心賦者人皆有所賦也註以
蘭芳喻賢人君能結撰至思賢人賢人即至亦
斷會語也先故者言歡樂爲故時所無也註作
故舊言飲酒作樂樂我
先祖及故舊人恐非也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
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
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
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
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獻進也歲始進而發春也南征放逐而南行也
此代原也爲辭也菉蘋白芷南征之時所見也廬
江長薄地名沼池也畦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
澤中曰瀛言倚已成之沼而復區別爲瀛也青
驪以下言屈原嘗與君同獵此地也青驪結駟
車騎之盛也懸火延起獵時焚燒林木也玄天
也步及驟處者有徒步者有乘馬而驟者有
居處者人分三等以圍獸也誘騁先已獨誘引
先導也抑鶩抑止馳鶩者也若順也順通其路
引車右旋以遮獸也夢楚澤名課後先與羣臣

課其獲也發射也朱明日也淹止也言此日已
往也漸沒也朱明二語傷時與地之俱非也湛
湛水貌上有楓比興之辭原放在
江南故云哀江南欲使歸郢也

靡糜　鬌疑　脈妹　拇母　駓丕　窔要　射亦　鬋剪　聯縣　稱
卓　腱乾　臑而　臇嗺　臛郝　籹女　餦張　娭哀　菎昆　簙博
虡巨　揳屑

招隱士

舊註以爲傷屈原而作恐非當是直言隱士不可終隱之意

劉安 漢淮南王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巃嵸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猨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洞荒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屼、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崟碕礒兮碅磈磳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巃嵸雲氣、嶄巖險峻也、歲暮言老年也、坱兮軋霧氣昧也、岪亦曲也、洞荒忽憂思深也、罔兮沕失志貌、憭兮慄傷切貌、言既危苦、又入虎豹之穴也、人上慄恐變色也、嶔二句山阜石險貌、輪橫枝也、茷骫枝葉盤屈也、莎薠皆草名、靃靡隨風披敷也、崟崟峩峩頭角高也、淒淒漇漇毛衣若濡也、獼猴二句言百獸皆具也、此上隙山中之景、言不宜居也、攀援桂枝應起語、淹留待明時也、虎豹二句復述山中事、決言不可不歸也

嵸宗 嶄讒 狖血 坱泱 屼血 碕綺 礒蟻 碅悃 磳增 硊

讀 茷拂 骫委 薠煩 靃髓 麚加 漇徙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七發八首 說七事以啓發也猶楚詞七諫之意上一首是序中六首是所諫查不欲犯顏末始陳正道以干之假楚太子吳客以爲語端將悉梁孝王反故作此

枚乘 字叔淮陰人善屬辭賦爲吳王濞郎中令吳王反乘諫不從乃事梁孝王孝王薨歸淮陰武帝即位知其賢以蒲輪徵之卒於路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噓唏煩酲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燀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憊困甚也轖車藉交革也言邪氣入內爲逆其堅結若此也紛屯澹淡憒耄煩悶之貌噓唏哀歎也酲病酒也虛中精氣竭也越散也渫發也不平失常也賴君之君謂人君也以君之力使之安樂故時有此疾也欲交無所爲保母傅父所拘不得自放也溫淳厚味也膬美也脭肉之精者醲酒之上者曼輕細也燀爍皆熱也挺猶動也蹷足不能行也痿躄不能屈伸也淫濯不運也窳弱也甘餐毒藥以毒藥爲甘而餐之也史記曰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視病盡見五藏巫咸善禳眡者唐 今鄭州大門外鐵鑄 猶蕩也要言妙道末一章是也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

扶踈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鉤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絶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龍門山名中木之中也繭委曲也澹淡搖蕩之貌一云洗灌也鳱鴠鳥且鳥也似雞冬無毛晝夜常鳴羈孤雌也琴摯魯太師摯也野繭野蠶之繭樂府有孤子生行鉤帶鉤也列女傳有九子之寡母早喪夫獨與九子居珥耳珠也隱弝也皆琴上飾也弝徽也以孤子寡婦之佩爲飾欲其聲悲也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琴道無不通暢故曰操暢蔪麥芒也槁與藁古字通枯也蚑行也蟜蟲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芍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犓以芻莖養牛也腴腹下肥者和和羹也冒覆也山膚雄白也慕註謂即七啓玄熊素膚之膚產於山故曰山膚也楚苗楚之苗山以其所產禾爲食也安胡彫胡草之實也摶之不解黏也一啜而散滑也臑熟也芍藥調和也薄耆薄切獸耆之肉也蘇茹皆菜也蘭英之酒酒中漬蘭葉也山梁之餐謂雉也豢豹豢養之豹歠飲也沃雪言食之易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駏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鍾岱趙地近胡產馬也公羊傳曰君馬齒至也戰國策曰驥之齒至矣言馬齒正壯以之駕車也駿馬者晨風黃鵠故言馬曰飛鳥駏虛善走獸也穱亦麥也言以穱麥剝而食馬馬肥故中躁而外煩也易路平路也伯樂善相馬王良造父善御秦缺樓季善走者兩人謂秦樓也射取

勝也以千鎰之金為注而爭逐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荊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遊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櫚極望成林眾芳芬鬱亂於五風

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汝水入淮海故汝稱海大言之也無有無過之者命名也比物比象其物離辭離析其辭連類以類相次也溷章鳥名鬣首毛纓頭毛也螭龍德牧善注云並鳥形向注云螭雌龍鳳背上文曰牧腹下文曰德魚生於陰而屬於陽故曰陽魚漃漻水清之處薵蓼二草名苓古蓮字女桑夷桑也苗松苗山之松豫章木名并櫚椶也五風宮商角徵羽之風也猗靡隨風貌消息翻覆也陰陽謂葉之兩面也景春為縱橫之術者杜連即田連善鼓琴者糅與錯皆雜也該備也激楚曲名激衝激急風也結風回風也楚地風氣漂疾歌樂者依激結之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先施以下皆美女也先施西施也徵舒之母夏姬言徵舒即夏姬也陽文楚之好人吳娃吳俗以美女為娃閭娵梁王魏嬰之美人餘未詳裾衣也髾燕尾也窕當作挑五臣作窈美目也揄引也流波目光杜若香草嬿服私居之服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

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游麕菟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

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飛軨車有宪者、一云輕車也、夏服夏后氏之服盛箭器也、烏號黄帝弓名、相御相馬與御車者

魚跨跨虔魚也、麋角執麋之角也、兗虎也、無創而死謂驚怖死也、大宅面也、慕味言慕美也、墨燒田也、徼獸於燒田廣博之所、圻界也、色純日犧、公門諸侯之門也、身薄空手取執也、掌功掌記其收獲之多寡也、掩覆也、肆陳也、言以青蘋杜若之草而布覆於地以為席也、牧人囿牧之人也、炰合毛蒸者、膾生肉也、涌觸言滿於器也、誠不必悔決絕以諾言無食言而與信也、貞信行於金石、感之深也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慓兮、混汩汩兮、忽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胷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髮齒、揄弃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

聾而觀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顒顒卬卬、椐椐彊

彊華華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匈礚軋
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勃怫鬱闇漠感
突上擊下硉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
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
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弭節伍
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陵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
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
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
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
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
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
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
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
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
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廣陵吳地郇然驚恐貌、篤㸬陵突也、擢拔抽也、
汩亂也、溫汾結聚也、滌汔沆蕩也、心略有心計
之人辭給辯給也、怳惚以下皆言濤之形也、怳
惚聊慄驚狂戰懼貌、混汩汩相合疾流貌、儵儻
卓異也、瀇瀁廣大貌、慌曠曠合虛而平行也、虹
洞相連貌、日者陽德之母、故言日母、歸神日母

言窮究至日出之處也、汩疾也、遹往猶作往也、
朱汜南方水涯也、虛煩益怠言觀濤者之心也、
莫離散而發曙言濤之形勢凝結於心至天明
而不散也、存心自持正其所思也、槩與溉同、練
猶汰也、澹澉洗滌也、頹濯皆盪滌也、揄脫也、濆
濁垢也、皇明也、踒跛也、酲醲中酒也、疾雷而下
解似神而非者三也、山出內雲言濤如山之出
雲氣也、善注疾雷句爲一、江水二句爲二、山出
二句爲三、五臣注疾雷聞百里三句爲一、山出
二句爲二、行溢二句爲三也、行溢平滿也、漂疾
急流也、淋山下水、一云波聲、太白帥旗也、註云
河伯也、純馳浩蜺言若素蜺之獨馳也、顒顒卬
卬高也、椐椐彊彊相隨也、莘莘多也、將將亦高
也、訇隱匈礚大聲也、軋無痕貌、盤謂盤礴廣大
也、涌裔行貌、追堆也、古字假借用也、或圍無所
考、合作地名、荄隴也、軫隱也、如山隴之相隱、如
川谷之區分也、軫一作轉、青篾檀桓並作地名、
銜枚無聲也、伍子之山、胥山也、骨母地名、通厲
上於高也、沌沌渾渾波相隨貌、混混庉庉波聲
也、庢礙止也、沓衆沸出也、踰跇遠跳也、侯波陽
侯之波、陽侯爲波神也、合戰波鬭也、鳥不及飛
以下合戰之勢也、藉藉亦地名、瀄汩波相楔也、沋
密也、沋沋湲湲魚鼈顛倒之貌、蒲伏匍匐
匍連延相續也、踣前覆也、洄闇深不明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
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
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
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
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
出霍然病已

方道也。資用也。略，智略也。魏牟，中山公子牟也。見呂氏春秋。便蜎、詹何見淮南子，皆辨士也。忍汗出疾貌
霍疾也

憊敗 輢畫 麗吹夫聲 窳庾 鴰斡 鳴旦 犳的 膈而 距巨
䴵卓 髾梢 汔迄 頮䐡 磴䰟 澄夷 梠居 訇烘 磕渴 硉
論入聲 庵頓 庢質 瀄櫛 沇尤

七啓八首 并序。啓，開也。除前小序外，第一首爲序，後七首是啓也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乎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迥漠，出幽墟，入乎泱漭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子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今吾子弃道藝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嘻，有是言乎。

夫太極之初混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玄微幽玄精微假其人以為發端也大荒日月所入之地言居之極其遠也無物象能傾言萬物之象不可得而傾動之也鏡機鏡照機微也亦假設以應也皮弁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文來鹿來來也嶢嶢高也莊子曰楚有神龜死三千年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死為留骨而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

鏡機子曰芳菰精粺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之割剖纖析微累如疊縠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臛江東之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菰即彫胡米也粺別禾也蓄與葵俱菜名宜於霜露之時也蟬翼薄也縠紗也皆形容割切之薄而細也鵽鳩冠雉也大如鴿出沙漠斥鷃鷃雀也飛不過尺斥與尺古字通珠翠珠柱南方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臛肉也鹽鐵論曰羊淹雞寒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也苓古蓮字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芳蓮之上西海飛鱗文鰩也常行西海遊東海出山海經臛肉羹也臇少汁臛也糅雜也玄冥北方水神水潤下作鹹也蓐收西方金神金從革作辛也椒蘭調味取其香也射越香散而遠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康狄杜康儀狄也應化感氣言酒以時而釀也孟夏之月其音徵其味苦中央土其音宮其味甘言酒味隨月而應也浮蟻酒初開時面有浮花如蟻也藜藿草之賤者

鏡機子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燿垂文華組之纓從風紛紜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揚煇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舃動

趾遺光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肆布雍容閑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步光越王劒名光照數步華藻劒上文也飾以文犀四語言劒之飾陸斷犀象四語言劒之利也漸濕也九旒上公之冕纓冠系也緖綠宋國之寶懸黎梁國之寶符采玉之橫文金華以金飾履也緄織成帶也幽若杜若猶稱幽蘭也南威晉文公姬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遠之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吾子駕雲龍之飛駟飾玉華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旍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騖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磎塡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罘下無漏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獠徒雲布武騎霧散丹旗耀野戈殳晧旰曳文狐掩狡兎捎鷫鷞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猋舉機不虛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闞之獸張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慴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抽豹尾分裂貙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是駭鐘鳴鼓收旌弛旆頓綱縱網罷獠廻邁駿騄齊驤揚鑾飛沫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余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繁纓馬飾綏旌旗也招搖星名畫於旍也忘歸楚之箭繁弱夏后氏之弓景日影也遺風馬名獠徒獵卒也晧旰色白也捎拂擊也藉躪也飛鋒箭也飲羽飲矢至羽也哮闞虎怒也哮與虓同北宮北宮黝也東郭齊之勇士呂覽曰齊有好勇者一居東郭一居西郭卒然相遇曰姑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因拍刀而相啖不抗手不隱拳謂直受搏擊也廻邁廻行也沫馬口中涎也金較車上曲鈎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晧旰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榱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溫房則冬服絺綌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陵虛頫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爲之失睛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

朱榮、熙天曜日、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華、擢水蘋、弄珠蜯、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覿遊女於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歌曰、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佩蘭蕙兮爲誰脩、嬿婉絕兮我心愁、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此居也、

雲屋高若雲也、景山大山也、升龍飛龍也、莊子曰任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會稽投竿東海、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魏氏古善射者、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遊女漢水神、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神景即遊女之光也、脩脩飾也

鏡機子曰、既遊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鐘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妓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蹻捷若飛、蹈虛遠蹠、凌躍超驤、蜿蟬揮霍、翔爾鴻翥、濈然鳧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渫、白日西頹、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鉛華落、收亂髮兮拂蘭澤、形媠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時與吾子、攜手同行、踐飛除、即閑房、華燭爛、幄幙張、動朱脣、發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此游也、

才人才伎人也、北里紂樂、陽阿曲名、文軒彫窓也、昔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故云臨洞庭、袿婦人上服、篪管也、金搖金步搖也、翹羽也、一云舉也、飛文光相照也、盤鼓曲名、繽紛盛貌、悲歌入雲以上言歌也、蹻輕也、蹠跳也、蜿蟬盤屈也、揮霍奮迅也、翥舉也、濈疾貌、一云沉貌、依違猶徘徊也、形難爲象以上言舞也、渫歇也、媠好也、飛除高陛也、九秋之夕言夜長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劒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慴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

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馳騁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諒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感分感人之分義也燕太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光退見荊軻曰吾聞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今太子疑光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軻遂自剄公叔未詳或云荊軻字也虎步谷風言相嘯聚也田文齊公子孟嘗君無忌魏公子信陵君也轢車所踐也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布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乎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宗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遊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沈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奇英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微子攘袂而興曰韙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祇攪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莅國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返初服從子而歸

聖宰謂其父曹操也黎苗九黎三苗喻當時叛逆者也辟雍天子學明堂布政之處華說不實者也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爲景星出於有道之國甯子甯戚也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齊桓公慨然而悟初服未隱時服也

捭 敗　鵾 擬　臛 郝　膀 唯　緄 昆　焱 標　濺 戩

七命八首 第一首

張協 字景陽載之仲弟仕西晉爲中書郎河間內史 爲序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越世高蹈游心於浩然玩志於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勑雲路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堮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浪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嶰嶆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聾其山衝飇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歿則勒洪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沖漠沖虛恬漠也嘉遯遯之書者龍盤蟠屈也衆妙老子曰衆妙之門謂道也飛黃神馬也奔沙流沙也流霜西北極寒之地也轢車行也陵扶搖乘虛行也霄堮雲端也蒼垠天畔也崢嶸深冥也十洲記曰東王所居山外有負海負海水黑謂之溟海渾流聲也濩霤下也嶰谷崑崙北谷嶰嶆深空貌聾其山謂衆籟喧而山爲聾也衝飇急風迴日日却行也礫石也陸沈謂人中隱者無水而沉也資父謂資於事父以事君也促鱗小魚也汀濘淺水翳薈蔚草也天人大寶富貴榮華也縱性至娛聲色滋味也韓子曰屈穀往見齊居士田仲曰穀有瓠堅如石厚而無竅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剖厚而無竅不可受水漿吾無用此弃物也穀曰先生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國猶可弃之瓠也山海經曰貳負殺猰貐黃帝梏之疏屬之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崚金岸崥崹左當風谷右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蹠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飇雲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翦藂宿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鐘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

昌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流涕，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蓂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氣鼇為之擗摽，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北方極陰曰太冥，黃鍾音律之長，𥈞巘金岸，許言之也，嶒崚高貌，岬嵉漸平貌，踞與蹲同，履也，

搖則危貌，茶邈遠貌，龔夤陽時也，大呂陰時也，黃陽福陰萌合之以成琴也，㯃匠，匠石也，伶倫，黃帝樂師，號鍾繞梁，並琴名也，八風，八方之風，歸昌風鳴也，中黃，黃鍾也，其聲為宮，蓐收，西方金神，其聲為商，於宮聲又啓少宮，商聲又發變商，如西佐君也，能火，火星，秋則西南見也，流宕，遠遊，百罹，憂也，促，急也，危，高也，哇，謳也，嚴節，急節也，綠水，白雪，激楚，結風，皆曲名也，蓂莢，瑞草，堯時生於庭，日生一葉，至十六後日落一葉，月終則盡，其小餘一葉不厭，望舒，月御也，寡婦為孀，擗摽拊心也，孀亦寡婦也，王子，太子晉也，無斁子曰，伯牙鼓琴，六馬仰秣，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應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虛，上挈三維而帶區，承倒景而開軒，頹素炳煥，蚡蜿𡾰嶭，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螟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游，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歡，仰折神蕾，俯采朝蘭，邀蕙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

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檝乘波，吹孤竹，拊雲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櫳，房室之疏，刻為綺文也，爛汗，文色貌，青葱，玉色也，應門，正南門，襲，重也，旋，曲也，倍尋為常，三版曰雉，臺上起屋曰榭，嶢，高也，飛陛，階道也，玉衡北兩星為玉繩，倒景，近天之際，日在其下，故景皆倒也，頹素，赤白兩色也，蚡蜿，複屋棟也，虬龍陰物，馬陽物，刻作其象以承負也，阿，曲也，方疏

窓也於屋内向下作非形畫以蓮花若吐出也櫳以鳥明窓也晏子春秋曰東海有蟲曰焦螟巢於蚊睫去來而蚊不覺尺蠖蚓也生風成響言室之深也神䕫香草一云白芷翼船也伍子胥水戰兵法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鯈魚也翰鳥也沈絲網也飛繳矢也孤竹管也雲和琴瑟也淵客習水者榜人船長也淮南采菱並曲名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鸞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布飛羂張脩罠陵黃岑挂青巒晝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内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數校舉麾旌獲殺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弋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犴斑題之㺜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齘霜刃足撥飛鋒鬣林壓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甓封狶僨馮豕拉甝虪挫解廌勾爪摧鋸牙押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殞胔挂山僵踣掩澤骸為毛林血為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迺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白商者秋時色白其音商也毛詩曰九月授衣金郊西郊也輕武戎剛四車名也雲髦雲旆竿上施髦也雄芒劍有雌雄芒則其鋒也驌馬圖有含陽侯驌紅駿卬含也飛鸞馬名左傳曰唐成公有兩驌驦亦駿馬也羽隊士負箭者輕翼鷹鸇之類畾罟為羂鹿網為罠鉦鼓也麾旗旌獲射者舉旌以獲也旌五臣作讚謂自讚美也金機弩牙也鳴鏑箭也剛豪獸也勁翮鳥也駢武並迹也犴㺜皆獸名斑題斑額也瞛光也齘齧骨也鬣以鼻搖動也飛黃飛廉中黃伯賁石孟賁石蕃石五臣作肓夏肓也皆古勇士也封馮皆大也僨僵也甝白虎虪黑虎解廌似鹿一角押兩手擊也鳶剝鳥皮置之竿上也虞人林衡掌山澤官肴駟以駟馬負肴也方軒並車也釂酒盡也燧舉火行酒也流膏飲食之脂膏為流也芳煙飲食之氣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鍱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

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
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
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該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
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
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
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
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陽劒干將也、歐冶越王劒師、邪谿若邪之谿、赤
山赤堇之山、越絕書曰、越王造劒、赤堇山破而
出錫、若邪谿涸而出銅、鋋銅鐵璞也、銷鐵不銖
以羊頭骨灰致之、乃銷鑠鐵鋋也、鍛推也、鍊鑠
辟灌並銷鑄鍛鍊之名、豐隆雷師、飛廉風師也、
神器劒也、化成若造化所成也、吳人有干將者、
其妻爲莫邪、鑄成劒、名其陽曰干將、而作龜文、
陰曰莫邪、而縵理、縵平也、故曰陽文陰縵、流綺
光色、豪曹巨闕並劒名、越絕書曰、楚王作劒三
枚、晉鄭求之不得、興師圍之、楚王引大阿之劒
登城麾之、晉鄭之軍頭畢白、流血千里、又越王
以巨闕之劒指駕駟而過者、其駟飛揚而上、故
云陸灑奔駟、灑擊也、浮翮飛鳥、重甲兩重之甲
也、舒辟謂可卷舒也、薛燭風胡皆善相劒者、越
王示薛燭純鈞之劒、曰有買之者、有市之鄉二、
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故云三鄉二都、曰三者
避下文也、吳王闔廬無道、湛盧之劒夜飛之楚、
秦王聞而求之、興師擊楚、故云傾秦去吳、俱出
越絕書、函
夏中國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禀氣靈淵、受精皎月、
肸蠁黑照、玄采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
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
朝露、赴春衢、整秋御、蚪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
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
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
乃踰天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
未跡、陽烏爲之頓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
儁乘、子豈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天驥天馬也、靈淵龍馬所出、在隴西神馬山、一
云渥洼也、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
故馬十二月而生、肸蠁白精也、秦青秦牙管青善
相馬者、方堙亦善相馬者、相馬法、千里馬有三
十六尺四寸、故云衆尺、若滅良馬疾行若滅也、
巾猶衣也、莊子曰、將敎子以秋駕、秋駕法駕也、
故云秋御、浮箭刻漏之箭、淮南子曰、若士與汗
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擧臂竦身而入雲中、又
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使豎亥步自
北極至南極、陽烏日中烏也、山海經曰、夸父與
日競走、渴飲河渭、不足、北飲大澤、
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爲鄧林、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
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
毛、伊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
露鵠、霜鶂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

音之踬鶤鸊鵼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黿萊黃之鮐
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
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赬尾
丹鰓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
膚雲落婁子之豪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
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寒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棪析
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
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蓱接玄石嘗
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

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
煒曄也子豈能彊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口爽之
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
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人梁黍未詳所出瓊山禾崑崙山木禾也長五
尋大五圍出山海經唐稷后稷農帝神農也六
禽鳧鴈雉鷖鶉鷃也四膳孟春食麥與羊孟夏
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海味
曰錯言雜也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曰凡味之
本水最爲始五味三和九沸九變爲火之紀庖
丁庖丁也勺藥五味之和也圖按方丈列席也
翰音雞也髀外股也殘白貴肉之別名也萊黃
地名鮐魚也鷚鳥雛也燀炊也酤和也商王帝
辛皆紂也紂始爲象箸與玉杯也范公陶朱公

也畜魚之法池爲九洲故稱九溪朱離屠龍者
出莊子婁子離婁也禮記曰朝事之籩謂清朝
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故云寒羞棪橘類
商山漢皐未詳所出椰子實大如瓠裏有汁如
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烏程竹葉皆酒名浮
蟻飛華酒面之浮者也中山有千日酒玄石飲
之一醉千日儀氏古造酒者黃石公曰良將之
用兵者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士感
恵盡力而戰遂
六勝腊久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
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導
氣以樂宣德以語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
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寧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却
馬於糞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文
載郁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
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邕巍巍蕩蕩玄鄙巷歌黃髮
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
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
稽顙委質重譯於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擾死戲九
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

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揩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淳㳒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融明也言以金德王故曰金華大人天子也易曰利見大人箕星主風畢星主雨翰德澤盛也黃帝以雲紀官少昊以鳥紀官丹冥南方青徼東方言蜀破吳平也糞車農車也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昆吾地名夏作鼎之所也危冠武弁也輿臺賤役短後戎衣也玄齡玄髮童子也解縲解結縲之治也象象刑措不用也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車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昆蚑昆蟲也九尾禽狐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禽鳥獸之通稱也三足烏瑞鳥也禮瑞命記曰黃帝齋於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孔甲時有豢龍氏之官被褐韋帶皆野人服象刻百工畫形象以求之謂傳說也蔡龜也兆發靈蔡卜兆以得之謂太公也淮南子曰人有爭財相鬬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鬬者止呂氏春秋曰齊閔王病痟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吾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摯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即瘳蔀家覆蔽之甚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韙是也秋實春藻喻賢才也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故云可封之民

嘞

嶆勞　岬曹　嵴彼　赬啼　蕼稱　纂纂　鸞　犴牽　猔宗　䑸

葱

䟣尨　䶬令　䶭叔　鳫寨　押攞　醻醮　鏶歇　鵬開　鵽掇

燀然　酟沾　鬌者　榛秦　腊昔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求賢良詔 詔郡國求賢良也、詔者照也、天子出言、如日之照于下也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踶、蹄也、謂不良之馬、善御之、亦致千里也、負俗之累、犯時譏者、泛、覆也、馬有餘氣、乃能敗駕、跅、逐也、弛、廢也、士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茂才、舊言秀才、避光武名、故改

賢良詔 賢良畢至而策問之也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烏虖何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歟偉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

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覩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畫象、畫衣冠章服之制也、肅慎、北發、渠搜、氐羌、皆遠國名、孛、亂也、子大夫、謂賢良也、猗歟、歎詞、察問、明問也

冊魏公九錫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樂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

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拜尚書左丞

制詔使持節丞相領冀州牧武平侯、朕以不德、少
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帶城邑、一人尺
土、朕無獲焉、卽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
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
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

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制詔者、王者之言、必爲法制也、詔、告也、三代無其文、秦始有之、此漢獻帝之制也、越在西土、遷都長安也、唐、安邑、衛、河內、綴旒、謂旗旒之綴、譬爲人所執持東西也、一云旒、冠上垂珠、綴於冠、言其危也

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
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
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跡、以
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
君勳、剋黜其難、遂建許都、造其京畿、設官兆祀、不
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
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
蕤授首、稜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乘軒將返、張楊沮斃、眭固伏罪、張
繡稽伏、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
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
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諸神策、
致屆官度、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
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

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
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而滅、
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
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
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
馘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
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
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
俗、旁施勤教、恤愼刑獄、吏無苛政、民不回慝、敦崇

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
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

董卓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遷長安、爲亂之首、釋位、釋其私政也、擠進、引進也、引羣臣以謀王室也、青州賊張角自稱黃帝、天兵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入兗州、轉入東平、是爲三州、東夏洛陽也、韓暹楊奉卓之將也、袁術欲稱帝於淮南、聞操東征、棄軍走、橋蕤術之將也、操擊破蕤、術至青州道病死、呂布張楊皆卓將、布爲曹操所殺、張楊爲部將楊醜所殺、以應操、眭固楊之將也、又殺醜北合袁紹、操邀擊殺之、張繡領衆屯宛、舉以降操、操迎天子都許、袁紹率精卒攻許、官度地名、操於此破紹也、四州、青冀幽并也、袁譚紹之子、高幹紹之甥、海盜管承也、操征之、走入海、黑山賊張燕率衆降、封爲列侯、烏桓三種、北狄也、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漢民、袁術立其

酋爲單于、尚兄弟歸之、操擊之、東馬懸車、經行險阻也、百城八郡、劉表所據也、交臂屈膝、來降也、馬超成宜、據關中反、操擊破之、馘、割耳也、鮮卑以下、皆夷名、班敘、謂班爵祿、敘彝倫也、

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右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

師保、出爲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

恧、慚也、郗慮爲御史大夫、使持節策操爲魏公、金虎符、發兵用之、竹使符、徵調用之、魏在北、故用玄土、契、灼也、灼龜所以卜社、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于傳、既得新傳命、當上故傳也、

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舃副焉、君敦尚謙

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

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玄牡馬也二駟八疋也勸分有無相濟也齊愛也軒懸諸侯之樂謂缺其一面也爰發四方謂發風化於四方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云思帝所難納陛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霤也處中處大中之道也玈黑也卣尊也瓚杓也以珪爲柄也

馘國 恧辱 玈盧 黊雖 卣酉

宣德皇后令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齊世祖爲文惠太子納后鬱林王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時欲禪位于梁蕭衍固辭不受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爲太后令梁王受禪奏法皇后太子稱令

任昉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寄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在昔晦明懸鱗戢翼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劒氣凌雲

而屈迹於萬夫之下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文擅雕龍而成輒削藁爰在弱冠首應弓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隆昌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功隆賞薄嘉庸莫疇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惟彼狡童窮凶極虐衣冠泯絕禮樂崩喪旣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致天之屆拱揖羣后豐功厚利

無得而稱、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五老游河、飛星入昴、元功茂勳、若斯之盛、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具位在位百官也、功在不賞、功高非賞所可壹也、庸勳之典蓋闕、報功之典無可稱也、謝德之塗巳寡、欲謝之而無路也、荃君也、宰臣也、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言定天下不久時也、孫明謂徽時也、讓齒謂推尊也、法言曰、一卷之書、不勝異意、必立之師、齊田駢好談論、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言不可窮也、齊鄒衍文若彫鏤龍文、故稱雕龍、衍初爲巴陵王法曹、以比漢鄒枚等游梁孝王朝也、衍爲大尉王儉府祭酒、故云薦名宰府、齊鬱林王即位、改元昌隆、明帝即位、改元建武、一馬之田、言少也、左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文公環緜上山中、封子推、號曰介山、漢邴曼容位王六百石、輒謝病去、後漢馮異每遇諸將論功、獨屏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以北梁王之辭讓也、擁旄所以麾衆、時爲司州刺史也、樊鄧二城名也、廓拓拔退去、衍據其城也、狡童東昏侯也、鞠去也、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武王命太公以白旄麾之、紂軍反走、出嵩子屆誅也、論語比考讖曰、堯與舜升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渚而歌、歌訖飛入天、爲流星入昴、此爲堯禪舜之兆、以比禪梁也、四履謂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也、九伯九州之長、輶軒使車也、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欲梁王轉其辭讓之心也、

恧 辱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宋公、宋高祖劉裕也、諸侯言曰教

傅亮 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善文辭、爲散騎常侍、後爲太祖所誅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綱紀主簿之司也、凡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而告之也、微管、孔子歎微管仲也、黃中美在其中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殆庶謂如顏子殆庶幾也、照鄰相照而爲鄰近也、伊望伊尹呂望、如仁管仲也、圯上黃石公也、子房受黃石兵法於圯橋上、商洛山名、四皓所居也、魏隱士侯嬴年七十、爲大梁夷門監、太史公過梁、求所爲夷門者、九原晉諸大夫葬所也、趙文子與叔譽遊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武子字十會、故云隨會、

爲朱公修楚元王墓教 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朱其後也

傅亮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句無力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況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瓞 庭結切

甄、表也、漢高帝詔魏信陵君守冢五家、瓞、蔓也、蠲、免也、復、除也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齊明帝年號

王融 字元長、瑯邪人、少警惠博涉、有文才、爲中書郎、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或揚旌求士、或設虡待賢、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朕負奉天命、恭惟永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寤寐嘉猷、延佇忠實、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懋

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鹽梅之和、屬有望焉、

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往見之、廣成南首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祝聖人壽、且富、多男子、堯辭曰、多男多懼、多富多事、多壽多辱、封人曰、多男授之職、何懼之有、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修德就閒、千歲厭世、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何辱之有、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鬻子曰、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筍簴、言事必史、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也、象闕、象魏也、未箴、謂未有直言之戒也、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四科、一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

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漢文缺三推

之義、賈生直言、良以食惟民天、農爲政本、金湯非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淸明泠風、述遵無廢、而釋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貧擅冒、浸以爲俗、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舃鹵可腴、恐時無史白、興廢之術、矢陳厥謀、

周宜王卽位、不藉千畝、虢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漢文帝卽位、賈誼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上感誼言、始開藉田、三推、天子耕藉之儀也、祥農祥、房星也、正農正、立春之日也、土膏、春時土潤澤也、青旗朱紘、耕藉時旗飾也、月令曰、杏花生種百穀、菖草之先者也、吅、畜水以潤田者、冷風所以成穀也、釋耒、謂儒者也、漢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爲帶牛佩犢、兼貧、謂兼并貧民也、爰易也、以上中下均易之、此漢制也、井周制也、謂此二制恐擾民也、舃鹵瘠地也、史起引漳水溉鄴田、白公爲秦穿涇注渭溉田四十餘頃、名曰白渠、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敬法卹刑、虞書茂典、自張俗澆弛、法令滋彰、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多夜哭之鬼、朕所以盰發動容、旻食興慮、傷秋荼之密網、閔夏日之嚴威、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徒以百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訪游禽於絕澗、作霸秦基、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二途如爽、卽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肺石、赤石也、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之寃、謂有寃者立於傍、主司收之也、棘林、聽訟之地也、荼、草也、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夏日、謂可畏也、畫冠者、畫衣冠使異常人之飾也、百鍰、以金贖罪、周穆王所制、故曰季葉、四支、墨劓刖宮也、韓子曰、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山中、深澗峭如廧、深百仞、無有人入此者、無有嬰兒盲聾入此者、無有牛馬犬彘入此者、閼于曰、使吾法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何爲不治、凡鳥獸未孕曰禽、故曰遊禽、後韓非商鞅以此治秦、故曰秦基、漢太倉令淳于公當刑、女緹縈上書願入官婢以贖父罪、時歌雞鳴之詩於闕下、文帝憐而赦之、二途、卽上作霸稱仁兩者、言一嚴一寬也、

又問、聚人曰財、大政曰貨、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旣龜貝積寢、緡繦專用、世代玆多、銷漏參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游歲之貲、惟賡卹隱、無捨矜歎、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卬斜之谷、開而出銅、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充都內之金、紹圜府之職、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楡莢難輕重之權、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尚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故云大政、泉流、財貨流行如泉也、懋遷、勉爲遷徙以相貿易也、王莽居攝時、作金銀龜貝、寢息也、緡繦、錢貫也、兼辰、兩日也、游歲、再歲也、賡、續也、以民瘼爲憂

隱也、無捨矜數、言哀數不已也、邛斜苟之谷名後命、謂命工人鑄爲錢也、圓府、太公九府圓法也、赤仄、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時民多姦錢、故爲赤仄錢、榆莢、亦漢時錢、如榆之莢也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改憲勑法、審刑德之原、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漢秉素旗之徵、魏稱黃星之驗、紛諍空軫、疑論無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冬至爲德、夏至爲刑、堯時分命羲和、故云唐官鄒衍說天五勝歷數之事、故云鄒說、嵎夷、日出之處、春歷於此考驗、昧谷、月入之處、秋歷於此考驗也、素祗、即高帝斬白蛇事也、漢末有黃星見楚宋之間、魏應之、軫、乖戾也、四氣和謂之玉燭、驪、黑馬也、夏尚黑、戎事乘驪、翰、白馬也、殷尚白、戎事乘翰、寅、夏所建、丑、殷所建也

虞臣明畝繦强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融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五辰空撫、九序未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故恤貧緩賦、省繇慎獄、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而多黍多稌、不興兩穗之謠、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業、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

籙、符也、天子受命之符也、樞、北斗第一星、五辰、五行之時也、九序、六府三事也、明臺、黃帝所立、宣、室、漢文帝召問賈誼之所也、多黍多稌、毛詩語、稌、稻穀也、漢張堪爲漁陽太守、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無褐無衣、豳風七月詩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必待天爵具修、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揆務分司、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周官三百、漢位兼倍、歷茲以降、游惰寔繁、若開冗卑棄、則橫議無已、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何則可修、善詳其對、

典、虞書二典也、叶、合也、三公、合星象之三台、故云上叶、九卿、象四瀆五岳、故云下符、朱宣、少昊

氏也少昊之立有鳳鳥至故以鳥名官鳳鳥爲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九工九官也舜以土承火色尚黃故云黃序橫議怨失職也坐談不治事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爲績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塡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蝗不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畧出連城守闕爾無聞豈薪櫵之道未弘爲網羅之目尚簡悉意正辭無侵執事

周公召公分陝而治故云賢牧分陝漢宣帝曰與我共治者惟良二千石故云良守共治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而單父治曹參代蕭何日飲醇酒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則輒飲以醇酒終莫得開說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謂無所枉也雋不疑爲吏嚴而不殘珪符謂刺史銅墨銅印墨綬謂縣令也後漢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之使掾肥親往視親與恭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親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童子有仁心三異也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櫵之櫵積也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豈非療飢不期於甹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弃本狥末厥弊滋多昔宋臣以禮樂爲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鄉閭以弓騎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其道奚若爾無面從

商鞅曰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富民不修其禮宋臣墨翟也賤禮樂而貴勇力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五都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復者復昔時之富饒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宋人失馭淮汴崩離朕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加以納款通和布德修禮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燕夷遽北歸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無待干戈聊用辭辯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斯路何階人誰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皇華詩篇美使臣也左傳曰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也南望思歸也齊都江南故云南望北歸退去也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也爲後魏所都五州豫兗青徐冀也爲北齊所據斯路詞辯之路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天監梁武帝年號

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藉時來乘此歷運當扆永念猶懷慙德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埽地無餘彫斲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每時入芻稾歲課田租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樊鄧梁起兵之地商郊喻齊也扆屏風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草昧造物之始如冥昧也周禮曰王之樂宮懸卿大夫判懸言上下有分別也芻稾廐馬食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故曰滿堂之念九年之畜謂九年耕餘三年之畜也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輜軿青紫如拾地芥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弘獎之路斯既然矣猶其寂寞應有良規

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從横家雜家農家也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韓子曰齊桓好衣紫一國盡服紫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公欲止之何不自誡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於是郎中莫衣紫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又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先斷其纓而出皆不服長纓也郭隗曰古有以千金市駿馬者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不朞年千里馬至者三喻求賢也莊子曰葉公子高好龍室屋畫彫以龍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於堂葉公弃而走是葉公非好真龍好夫似龍而非龍也輜軿車也青紫衣也鳴鳥謂鳳也子衿詩篇刺學校廢也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睚眦有違論輸左校使直臣杜口忠讜路絕將恐弘長之道

別有未周悉意以陳直言無隱

漢書曰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謂以青色規地謂之青蒲天子內庭也後漢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程璜使人飛章言邕下邕洛陽獄減死一等與家屬徙朔方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贓罪狠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謂從役於左隊之中也

薦禰衡表

孔融 字文舉魯國人幼有異才舉高第歷官至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

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帝思俾乂堯也旁求四方高宗求傅說也世宗漢武帝也陛下獻帝也卓躒絕異也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張安世為郎上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相校無有遺失霜雪潔白也魏文侯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王任座曰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文侯不悅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直也抗行謂高舉其行也全塵也一云涌貌屬國主夷狄官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請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闕下纓冠繫也男子二十日弱冠時誼與軍俱年十八也路粹嚴象皆漢末時人以高才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天衢雲漢喻省閣也紫微星名比帝座也鈞天廣樂天帝之樂激楚陽阿舞曲名飛兔騕褭皆駿馬也

出師表

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亮 字孔明琅邪人先主屯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乃臥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

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

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臣不勝受恩感，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益州，蜀地也。引喻失義，謂引義類之不倫者，以自比也。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郭攸之、費禕俱爲侍中，董允爲黃門侍郎，故宮中之事咨之。營中，即府中也。桓靈二帝用閹豎而敗，故以爲恨。侍中、尚書，陳震也。長史，張裔也。叅軍，蔣琬也。瀘水出牂牁郡。建興初，南中諸將皆叛，亮率衆征之，悉平。訪問於善，爲咨；事爲諏。

求自試表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於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巳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

二虢虢仲虢叔也王季之穆俱封於虢以有厚德於周也三世武帝文帝明帝也陛下謂明帝也詩曰彼巳之子不稱其服譏無德而受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鉤射之術或未盡也

稅舍也扈夏時國名不臣啓伐之奄商之餘蘗成王伐之方叔邵虎皆周宣王臣高鳥淵魚喻吳蜀也

昔者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爲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

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損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躡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弃餐奮袂攘衽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耿弇光武臣爲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以賊遺君父邪遂出擊破之光武始至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鳴轂不見工人遂伏劒死雍門僑齊烈士聞越伐齊僑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曰昔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冠境甚於轂鳴也亦伏劒死越聞齊有烈士遂退賈詡終軍俱見薦禰衡表占隱也隱度之也大將軍曹眞也西謂蜀也大司馬曹休也東謂吳也禽息鳥視謂但求食畏人也圈牢養鳥獸之具衄挫折也時曹休爲陸遜所敗也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鐘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赤岸滄海玉門玄塞極言四方之遠也國語曰晉魏顆以身却秦軍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景鐘者景公之鐘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爲之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塡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

秦三帥三敗於晉穆公終用爲將以敗晉魯曹沬三敗於齊後執七首劫桓公盡還魯之侵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挽絕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命羣臣皆絕纓而後舉火後楚與晉戰有力戰斬首以退乃昔絕纓者秦穆公失馬野人取食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之而去後與晉戰公爲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鬬獲晉惠公此秦事而言趙者誤也先帝魏文也威王任成王彰謚曰威植之弟也戰國策曰驥馬駕鹽車負轅而不能進遇伯樂而長鳴以其知已也盧狗黑狗也韓國齊人善相狗者齊楚言路之遠也於邑歎息也

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博棊也賞音謂樂識道謂棊也史記曰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君曰賢士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三年未有所聞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使得早處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衒露也

衄女六切 賊周

求通親親表 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

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恩施惠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

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顧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不感不和也異姓爲後者凡盟會異姓居同姓之後所以勸親也爽而不離雖有差舛不至乖離也椒房皇后之稱美其繁與也番休遞上羣臣百官更番休息遞爲上下也人道絕緒絕兄弟人倫之道也氣類像友也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謂憂思也遠遊冠名王侯所服五臣作辭國遠遊非也武弁武士之冠朱組諸侯所佩青紱將軍綬也駙馬謂都尉也駙近也奉車掌御之官趣得一號謂疾得一勳號也珥筆戴筆也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其詩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棠棣宴兄弟也其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其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思父母也其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崩城齊杞梁之妻哭其夫而城爲之崩也燕惠王繫鄒衍衍仰天而哭正夏爲之降霜柏舟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谷風詩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慺慺謹慎也鶴立不轉申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棼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讓開府表

羊祜 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爲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表讓後以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昨出謂休浴而出外也台司三公也儀同威儀品式與三司同也德未爲衆云云出管子祜同產姊配景帝爲弘訓太后故云外戚晏子春秋曰士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所蒙謂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也側席虛其正位以待賢也日月喻天子也

陳情表

> 密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養於祖母帝徵爲太子洗馬詔累下密上疏帝覽表嘉其誠賜二奴婢使郡縣供祖母奉贍

李密

> 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祖母服終徙尚書郎爲河内温令左遷漢中太守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内無應門五尺之僮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歴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 僞朝謂蜀也廢遠廢養而遠離也左傳曰晉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必以殉顆從初命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爲顆所獲夜夢結草老人曰余爾所嫁妾父也爾用先君之治命故以報結草之事始於此

謝平原內史表 成都王表理機起爲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陸機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爲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本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遺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横爲故齊王冏所見枉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爲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惜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卽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爲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稱臣於天子曰陪臣機前爲吳王郎中令故稱此凡王封拜謂之板詔時成都王攝政故稱板詔機吳人故云敵國先臣祖遜父抗也皆仕吳故於晉無宣力之效入朝入晉朝也爲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著作郎是六官也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故云三閣兩宮東宮上臺也義足灰滅謂此灰滅不足以報也時趙王倫篡位齊

王冏起討倫誣機爲倫作禪文也陸蒙避趙者機始以詐發妹喪不預倫事以此自分別故云自列也機初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明當時不蒙明察故以爲罪忝惜也所天謂君者臣之天也散輩不除名爵散官之輩也丹書定罪之書也符虎金虎符謂爲內史也陸沉無水而沉也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有罪在徙中漢使張羽拜爲內史張敞爲京兆尹殺人被罪遂逃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治之敵隨詣拜冀州刺史

勸進表

愍帝爲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南時琨在并州段疋磾在冀州連名勸睿爲天子作表無所點竄封印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

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
服膺聰哲王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
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不圖
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
曜縱逆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
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
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
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
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
垂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歴數有歸或多
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
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
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
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
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
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
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
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
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伏大順以肅宇
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
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
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
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
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
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
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
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
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
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
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
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
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天
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狄寇窺窬、伺國瑕隙、齊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騎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建興、愍帝年號、宣皇帝、司馬懿也、武帝受禪、追號宣皇帝、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氛厲彌昏、謂趙王倫及劉聰石勒等也、登遐・謂崩也、醜裔、謂懷帝死賊庭也、綴旒・如旗之旒、懸綴於二、爲人所執、東西不定也、皇帝嗣建、謂懷帝崩、立秦王爲帝、即愍帝也、一角獸・麟也、函夏・中國也、荑與稊同、易曰、枯楊生稊、楊之秀也、浹辰・十二日也、晉惠公爲秦所虜、呂甥郤克共立惠公子圉、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出左傳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元康中謝詢爲吳令表爲孫氏置守冢人詔從之

張悛 字士然吳國人爲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爲一人興先賢爲後愍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偽武烈皇帝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彊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威震羣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都將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爲徇漢之臣退爲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采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忘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爲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爲常

暴興疾顛謂項羽興亡俱速也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後以魯公禮葬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子喻孫皓室謂吳國也神器傳國璽也孫堅入洛軍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探之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角缺桓王孫策也堅之子時曹操與袁紹相拒官度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爲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讓中書令表 晉書並云監此云令恐誤

庾亮 字元規爲中書郎肅祖欲使爲監辭之封永昌公遷司馬錄尚書事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領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敵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先臣，亮父也，爲會稽太守，有道。謂元帝也。先帝即元帝也。中宗聘亮妹爲皇太子妃，故云婚姻。非服，非常之任也。濯纓，入仕也。陛下，明帝也。尚書有歌曰：庶事康哉。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思閻后、桓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也。二相，王敦、王導也。悾悾誠也讀謝

薦譙元彥表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之孫，性清靜，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藪。桓溫平蜀，及役，上表薦之。

桓溫

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進位大司馬。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仍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

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不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臨河而洗耳舜讓天下於友北人無擇無擇投於清泠之淵在三之節君父師也神州洛陽也晋惟有江南之地故云三方圮裂兕罝詩喻殷之賢人退於山林也白駒詩刺宣王不能留賢也鯨鯢喻不義之人也武羅羿之臣羿弄之王蠋齊畫邑人燕入齊聞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渭波濁波也能於濁中揚清見不受汙也凶命姦威謂李雄李壽等也王莽篡位以安車駟馬迎龔勝勝知不免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深恩豈宜身事二姓語畢不開十四日而死又以安車迎薛方方曰明主方隆堯舜之德小臣亦欲守箕山之節園綺東園公綺里季四皓中人也管寧閭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志於遼東蒲帛蒲輪束帛也

解尚書表

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飆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纂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縶維於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是以僶俛從事自同全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勢弱謂鱗也質微謂柯也喻已受制桓玄也桓玄受九錫及禪位册文皆仲文所作故云無獨固鎮軍臣裕劉裕也三驅去三面綱而留一面言寬仁也縶維謂不解尚書也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劉裕平洛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鐘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舊京，洛陽也。司、雍，二州名。五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及惠帝陵也。簴，鐘格也。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爲前軍將軍。卒，贈儀同三司。表奏，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亮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勳，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勳。豈唯讜言嘉謀，溢於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

絶所以勳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戎車遠役宋高祖北伐時也時移之以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義熙安帝年號艱患謂桓玄作亂也風俗通曰入則造膝出則詭對造膝謂密謀也詭對詭辭以對人也一紀十二年也甄表也表其所居之地也

爲齊明皇帝作相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齊明帝名鸞廢鬱林王昭業立弟昭文文以鸞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任昉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弃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惬物

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句略欠圓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隕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流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彌固末昌之丹慊或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高皇帝諱道成鸞爲高祖兄子故云猶子武皇帝諱宣遠高祖長子也大漸病進也詒言屬以後事也一至偏材也綴衣玉几尚書成王顧命將之儀也末命臨終之命也嗣君鬱林王也宣德宣太后也漢劉興居誅諸呂有功封東牟侯霍光封博陸侯子孟霍光字也昌邑王賀無道霍光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此以光自居以昌邑比鬱林也高寢高帝寢廟武園武帝園陵也漢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功始置驃騎將軍位三公上故云上將元勳神州謂揚州刺史也列岳此諸侯也司會主天下之事也寵章謂封侯傳禦謂驃騎也千室諸侯之封近甸謂宣城去都近也羊祜封鉅平子讓開府庾亮封永昌侯讓中書監以二讓自比也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帝同事齊竟陵王爲八友又與雲任處相近更親密及爲天子以爲吏部尚書常語二弟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爲我呼雲爲兄

任昉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中謝

臣素門凡流輪翮無取進謝中庸退慙狂狷固嘗鑽厲求學而一經不治篆刻爲文而三冬靡就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齊楚徒知貧賤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薏苡興謗赭衣爲虜見獄吏之尊除名爲民知井臼之逸百年上壽既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兼以東皐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折芰燔枯此焉自足

輪翮無取謂車之運在輪鳥之飛須翮也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東方朔曰學書三冬文史足用蘇秦負書擔囊虞卿躡蹻擔簦蹻與屩同草屐也漢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自奉極爲鮮明及遷徙所載不過囊衣馬援爲交趾太守取薏苡一車還人以爲南土珍怪因

而流誘赭衣有罪者之服周勃下獄既出曰吾
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丼曰操春汲之事
也瘼散也一云病也控帶朝夕控引海潮也楊
惲罷歸與孫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楊
雄素貧嗜酒人希至門有好事者載酒從游學
漢疏廣疏受乞骸骨上賜黃金四十斤皇太子
五十斤歸鄉里日具酒與族人故舊相娛樂後
漢鄭敬釣魚大澤折芰而坐以蒲薦肉瓠瓢盈
酒琴書自樂蔡邕曰酌麥
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

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景附八百不謀臣
瞢等離心功懃同德泥首在顏輿櫬未毀締構草
昧敢叨天功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
朝總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政當以接閈白水列
宅舊豐志拾講之尤存諸公之費俯拾青紫豈待
明經

湯放桀三千諸侯大會武王至孟津八百諸侯
來會尚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雲自謂
爲齊臣也武王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雲自謂
不得與其列也泥首輿櫬謂歸降也白水光武
所居吳漢亦白水人光武親之豐高帝所居盧
綰亦豐人親幸莫及綰雲與梁武居止相近故
以比也漢記曰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
上待講竟乃談話及登位幸祐第曰得無去我
講乎又上學長安南陽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
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
之費豈待明經謂上吳漢以下
諸人不待明經而得青紫也

臣雲 中謝 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
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唯稱許郭拔
十得五尚曰比肩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
暫發固無足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
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申不足之
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
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
私授受交失

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許郭許劭郭泰
也泰好獎士類其獎拔人皆如所鑒劭亦好獎
人倫多所賞識魏王修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
於童幼毛玠魏尚書典選舉山濤爲選曹郎遷
尚書後漢元和間置鴻都門學其諸生皆勑州
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入爲尚書侍中
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恥與其列漢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有
差晉趙王倫纂位侍中常侍九十七人每朝小
人滿庭貂蟬半座謠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又
曰貂不足狗尾續草創
惟始謂梁初即位也

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
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
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
如桓榮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

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獨無心

足食關中蕭何也成軍河内寇恂也制勝帷幄張良也門人加親鄧禹也禹拜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人加親與時抑揚叔孫通也隱若敵國吳漢也定策禁中鄧騭也功成野戰曹參也四姓明帝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爲小侯五侯王氏五侯也疇酬也豈獨無心言豈獨無慍心也

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乃祖玄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止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所富者義所乏者時

薄宦東朝謝病下邑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臣雖無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且陛下不弃菅蒯愛同絲麻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廻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范汪字玄平爲晉吏部郎徙吏部尚書雲高祖之父中興晉元帝也尚書郎古元凱刺史郎古牧伯也言汪之任止於尚書刺史也汪生少連高尚不仕也少連爲宋太子舍人餘杭令故云東朝下邑先志不忘不忘隱遁之志也車千秋爲高帝園寢郎知武帝恨誅衛太子上書訟之一月九遷爲丞相日字誤當爲月字也董卓徵荀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自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詩曰雖有絲麻不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憔悴知免謂免咎責也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齊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建武時有詔舉士遙光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昉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

疏壤導川通其壅滯也表奏請漢文帝曰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故云六飛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故云五讓時建武以藩邸登極故用此也白駒振鷺俱詩篇美賢人進用也卜祝嚴君平賣卜成都也屠保太公爲屠伊尹爲傭保也老子西遊關令尹喜先見其氣知眞人過物色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者委裘之實神仙傳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常讀老子道德經孝文帝駕詣之此言委裘河上仮以河上爲賢者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蜜蜂以兼采爲味俱喩用賢也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舜治天下分命九工廟堂謂貴臣輿皁謂賤工也

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格舉也王氏自王祥至暕凡七世故云七葉衛玠字叔寶常言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樂廣字彥輔常言名教中自有樂地晉書曰荀顗彧之第六子黃初末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令君之子也後漢李固司空郃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暕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王僧孺東海郯人六歲解屬文梁除鎮軍記室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漢班超爲官傭寫書投

筆歎曰丈夫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晉車胤夏月練囊盛數十螢以繼日孫康常映雪讀書漢路溫舒截蒲爲牒編以寫書楚國孫敬編楊柳簡以爲經卄泉漢郊祀之所也後漢鄭弘爲尚書所陳皆補益王政著之南宮以爲故事漢張安世子千秋爲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方略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抵掌擊手也漢竇攸舉孝廉爲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熒熒光澤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亲秘書如攸言賜帛百疋人有於嵩山下得一簡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此文帝顯陵中策文驗之果然尚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故云東序秘寶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上書秦始皇 時韓使鄭國間秦作溉渠覺大臣請逐客斯在逐中故上書

李斯 楚上蔡人爲秦客卿後以爲丞相二世信趙高譖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上四君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和氏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

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
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衛之女不充
後庭駿馬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
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
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
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
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

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
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
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而所輕者在乎民人此
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
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
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
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
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

士退而不敢西嚮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
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以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穆公使
人間要由余遂降秦以客禮待之又曰晉獻公
以百里奚爲秦穆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
宛楚之鄙人執之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不許以
五羖羊皮贖之授之國政百里謂穆公臣不及
臣友蹇叔賢乃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丕豹
晉大夫也公孫支秦大夫子桑也商鞅衛人也
張儀楚人也范雎魏人也越絕書曰楚王召歐
冶子干將作鐵劍三枚其二曰太阿纖離馬名
翠鳳以翠羽飾旗也靈鼉以鼉皮冒鼓也駃騠

良馬也下陳猶後列也珥瑱也齊
東阿所出縞曰阿縞齊詩遺也
鼉徒河切　齎音資

上書吳王

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奉書諫，爲其事尚隱，不欲斥言，故先引秦爲喻，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鄒陽 齊人，上書吳王，不聽，去之梁。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

曲臺始皇所居之處，未必有此名，而陽擬言之也。懸衡，懸法度也。胡人馬盛，揚塵，故不見飛鳥伏兎也。鬬城不休至千里不絕，此假言吳與諸國并力爲漢拒胡，而實言諸國恐漢與吳連兵也。代漢也。強趙以下，言諸國不齊心之故，事必無成也。趙幽王爲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爲趙王，以趙之河間地立弟辟彊爲河間王，無嗣國除，趙欲得其地，故云責於河間。惠帝時，齊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之，獻城陽地，尊魯元公主，得免。文帝封其六子爲王，故云六齊。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猶怨望惠帝呂后之事也。城陽王劉喜，父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故以城陽王章，以盧博王興居。興居又誅死，故城陽顧念之也。淮南厲王不軌，遷而失國，文帝立其三子爲王。思墳墓者，念其遷徙也。救兵不專，言不專於救漢，各爲私情，而不與吳同心也。胡馬遂進四語，是假言胡越水陸代漢，實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也。使梁淮南以下，言梁與淮南共遏越之糧，而越之入爲吳患益深；折西河守漳水，雖以輔趙，而胡之入爲趙患益進。此假言吳思助漢，其有後患如此，其實隱言吳伐漢，則梁淮南并力以遏吳；趙伐漢，則折西河守漳水以拒趙。不欲斥言之，故雜亂其言如此也。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干，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沈患。淮南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

審畫而已

易精變易精思也下風言人之美行如風之駛下也全趙趙未分之時袪服盛服也幽王及呂后殺之厲王廢遷於蜀故云西諸責專諸責育也

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四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稽行收敝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寒心銷志見國家多難也文帝未立時齊王先舉兵欲誅諸呂故立後遣東牟朱虛侯章東褒齊王儀父也春秋邾儀父也與齊相類故引之深割嬰兒謂齊王六子中有嬰兒亦割地王之也壤子猶愛子也方言曰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揖早逝徙武爲梁王是二王而兼三王之地故云益以淮陽以上言文帝待諸侯之恩厚也濟北即興居也聞帝之代乃反使將擊殺之弟即淮南厲王也徙之蜀至雍不食而死

言此二事皆由臣下有象新垣平等勸王反者故也今天子景帝也大臣難知言不可測也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言爲吳計者亦猶新垣之言周鼎不可復得也灌以水灌其軍也末以漢高帝之取勝結之見吳非漢高比也不幾謂不可庶幾者也

於獄中上書自明（陽從梁孝王游慷慨不爲苟合介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惡之於孝王下獄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

（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既發相氣見白雲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濟矣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爲應侯所害昭王疑之是時太白食昴太白將星昴趙分也訊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詞同否也鴟夷以皮作鴟形以盛尸也）

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而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詞哉

（白頭如新至老不相知也傾蓋交蓋駐車之傾也藉借也樊於期以己之首借於荊軻以成太子丹之事王奢齊臣亡之魏齊兵伐魏奢登城曰君之來以王奢故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齊兵遂却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尾生不去抱柱而死言蘇秦於天下反覆不信於燕則有尾生之信也白圭爲中山將戰亡六城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駃騠良馬烹以食秦也食駃騠投夜光又爲尾生取中山以後事總完上知與不知語也）

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人主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於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臏，膝蓋髕脚，謂刖也。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范睢爲魏齊笞擊折齒摺脅。申徒狄，殷末人，諫而不聽，投於河。徐衍，周末人，見周亂，負石入海。司馬喜二人，是見嫉而反爲相爲侯者；申徒狄二人，是恐見嫉而亡身者；繆公桓公二人，則不爲嫉妬所移者也。

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翟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威宣，威王宣王。朱象，丹朱與象也。燕子噲屬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簡公屬國田常，田常卒弑簡公。魯宋以偏聽而危，秦齊以公聽而强。子之田常，偏聽之類也；封比干，修孕婦，公聽之類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沈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斬其袪，後以呂郤之難告文公，是親其讎也。齊桓之讎，管仲也。列女傳曰：楚王欲以於陵子終爲相，使者持聘，子終與其妻逃爲人灌園。子仲即子終也。七族，高祖至曾孫也。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能，臣請必能。吳王爲加要離罪，燔其妻

于要離走見慶忌刺殺之此設言人能相信雖
雖可用不相信則爲去相龍蛇矣此世所以無
荆軻要離
之人也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劒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柢下本也輪囷離奇委
曲盤戾也容形容也

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詞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陶家名模下圓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
之於天也荆軻之秦以千金之資賂蒙嘉故得
見秦王太公以塗遘李遇如烏之暴集也昭曠
大明也阜食牛馬器也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
用采蔬於道子貢難之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
焦之有哉棄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樂書曰紂
作朝歌之音朝
歌者言不時也

摺
音拉

上書諫獵（時天子自擊熊逐獸故上書諫）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烏獲秦武王力士慶忌見鄒陽獄中上書註賁育孟賁夏育也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銜馬勒也橛馬口長銜也）

上書諫吳王（濞怨望謀爲逆乘爲郎中奏書諫不納去之梁）

枚乘（以年考之乘在相如前而此書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置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心腹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以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景逾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霤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代不易之道也

今音安全之道也三十斤為鈞鎮壓也滄寒也統古綆字幹井上木也三尺曰圍

霤力救切 統音綆

上書重諫吳王

晁錯為御史大夫定制度削諸侯地吳王與諸國舉兵反以誅錯為名漢誅錯以謝諸侯乘復上書使罷兵

枚乘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者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小大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轉粟西向陸行不絶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絶吳之饟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穀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先帝遺約謂本封時地也御史大夫爲三公謂晁錯也隱匿謂僻在東海也方輸四方更輸也山東吳之府藏也海陵吳太倉也朝夕池海也關城函谷嶢武等關也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三淮南見鄒陽上書不負約謂守漢約不從吳也吳楚反齊王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欒布等以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自殺四國三淮南與齊也趙爲酈寄所圍故云囚不可掩謂成敗事勢甚明也張羽韓安國將兵在吳軍之北韓頽當爲弓高侯宿於軍之左右

詣建平王上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之得罪辭連淹繫獄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

賤臣鄒衍也燕惠王信讒繫之衍仰天而哭正夏爲飛霜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子有女女利財殺母誣婦婦不能解告天雷霆下擊景公臺隕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劒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囙陋坐貽謗欸迹墜卵寃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局影側身皆戒懼也鳥盜雞鳴狗盜也三五衛數也抱朴子軍術曰大將軍明察九宮視年在宮就三居五五爲死三爲生能知三五横行天下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竈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抵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豫讓刺趙襄子不成襄子責之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不爲報讎何以智伯死而爲之報也曰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之結纓伏劒謂殺身也所天謂建平也欸毀也

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以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廹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

少卿李陵字見答蘇武書漢書曰嚴君平卜筮成都市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授老子谷口鄭子真隱巖石之下名震京師簾肆謂君平巖石謂子真也

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漢書曰直生直不疑也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同舍郎妄意不疑不疑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舉孝廉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乎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絳侯周勃爲上將有誣告反下獄司馬遷遭腐刑下蠶室子陵嚴光也與光武同學及即位變名姓隱身不見後漢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齊魯燕趙義俠所出故以爲言尚書中候曰周成王觀于洛河沉璧禮畢王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圜門獄門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出於梧丘夢五丈夫稱無罪以問晏子晏子曰昔靈公田有丈夫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掘之五頭具在令厚葬之故云不愧沉首後漢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鵠奔亭爲亭長龔壽所殺交州刺史行部至其地夜有婦人來告冤曰妾還鄉爲亭長所殺埋井中掘之果然俱言冤得明也

奉答勑示七夕詩啓 梁武帝詔昉曰聊爲七夕詩五韻殊不近詠歌卿雖訥於言而辯於才可即制付使者

任昉

臣昉啓奉勑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一[未快]託情風什希世罕工雖漢在四世魏稱三祖寧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性與天道事絕稱言豈其多幸親逢旦暮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句力弱]室晚屬天飛比嚴徐而待詔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取求不疵表於辯才之戲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效豈鄙巳彰臨啓慙恧罔識所寘謹啓

俯同俯與羣臣同事也漢四世武帝也魏三祖武帝文帝明帝也南風舜所作樂動聲儀曰四時之節各有分職不得相越謂之調露之樂謂調和致甘露也龍潛帝在齊時也賈馬賈誼司馬相如嚴徐嚴安徐樂也漢時上書俱拜爲郎故以爲比訥言辯才即帝詔中語也恧愧也

恧 女切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 彬字士蔚，爲建綏太守。忠貞，卞壼也。永嘉中，蘇峻反，六軍敗績，壼赴賊，二子眕盱隨從，俱爲賊所害。

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勑，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孝積家禍，名敎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兎成穴，童牧哀歌，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弘宣敎義，非求效於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名敎，謂當時士大夫也。隱淪，晉徵士翟湯也。壼及二子死，聞而歎曰：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左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壼爲晉死王事，而不加爵賞，故云闕也。國策曰：秦攻齊，令曰：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太傅，齊明帝蕭鸞也。昉父憂去職，居喪不知鹽味，冬月單衫，廬墓。鸞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固辭，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昉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于祿所榮，更爲自拔，虧敎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昉往從末官，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酹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閴若無主，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未快 錫類所及，匪徒敎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還旨，不許其辭也。失圖，荒迷也。限役，謂從仕也。禮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也。酹，以酒祭地也。閴，靜也。窮咽，哀泣也。豈及多喻，言啓中不引他喻爲比也。無心，自謂也。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鄙野之人，僻陋無心。猶云孝治被於僻陋也。

閴 苦覓反

奏彈曹景宗

景宗爲郢州刺史司州被圍詔景宗發兵往救至三關頓兵不進闕司州没郎退遂失三關有司奏景宗罪輒去州詣闕泥首待罪一無所問

任昉

梁高祖即位昉爲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深識乞不爲坐魏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在斯

古名退軍爲綏司馬兵法曰將軍死綏逗撓逗留畏橈也史記曰趙王使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吾已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坐[illegible]令將征行[illegible]功而不誅罪挫國威也出征敗軍者抵罪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覂擾疆埸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僑斜臨寇境故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疏勒則耿存而蔡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特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實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蛸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衂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景宗即主

獯獫謂後魏也東關諸葛恪所作魏軍距之恪令丁奉等亂斫遂破北軍涂中涂淵也魏步道所出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罕千金之費言速也司部司州也居延李陵出兵之所也耿恭爲戊巳校尉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據之匈奴來攻恭於城中穿十五丈不得水恭曰昔聞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再拜飛泉奔出泉稱萬歲乃揚水示虜虜以爲神引去漢武帝時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作受降城言邁謂歸也匈奴逐水草遷徙故云水草有依三關延頸皆地名主謂爲主首也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閒遘兹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弛鐘鼎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自頂至踵功歸造化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

行間行陣之間也指蹤獵之發蹤指示也獲獸獵之狗也左傳曰晉魏絳和戎鄭以女樂二八賂晉晉侯以樂之半賜絳造化喻君也潤草塗原以膏血塗潤原草也自已謂不得自辭也畺彊也

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廟筭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慭彼司㫖致辱非所早朝永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

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賈覽上狀檄至光武知其必敗報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至興已爲覽所殺長史得檄以爲國家坐知千里魏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者克捷違教者必敗庸固謂景宗也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提撕之甚也司㫖司州之人也隨違謂隨所犯之事也

奏彈劉整

整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

任昉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馬援奉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見晉書汜毓濟北人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兒無常母衣無常主有立謂立志也

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緑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訴狀輒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

列得整亡父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行還擬欲自取當伯逡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返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令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於時在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覘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蛉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絓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此文昭明刪去今詳引之令與彈文相應

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絝、惡積釁稔、親舊側目、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未見孟嘗之深心、唯倣文通之偽迹、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侄、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禮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姆采音不款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不足申盡、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前代外戚、整為齊朝后妃之親也、禮記曰、叔嫂不通問、後漢書曰、或問第五倫有私乎、對曰、兄子病、一夕十往、退而安寢、子病、雖不省視、竟夕不眠、可謂無私乎、言整私其子而杖任也、薛苞字孟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所治、器物取其敗者、曰、吾素所服食、高鳳字文通、年老、名聲著聞、太守連召、恐不免、詐言與寡嫂爭訟、遂不仕、俱東漢人、孟嘗文通、即薛高二人也、睦親事見彈曹景宗、漢公孫弘為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乃告人曰、公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臨天下、弘歎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十釜為鍾、十六斗為庾、折契、謂棄其債也、漢高祖微時、每貫酒、歲更、而酒家常折券棄債、謂整第以六斗米之微、而取車帷為質也

奏彈王源

沈約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若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窊隆誠非一揆固宜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自宋氏失御禮教彫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姻婭淪雜罔計廝庶販鬻祖曾以為賈道明目腆顏曾無愧畏若夫盛德之胤世業可懷樂郤之家前徵未遠既壯而室竊貲莫非皁隸結褵以行其筭咸失其所志士聞而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自宸歷御寓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陛下所以負扆興言思清敝俗者也

左傳曰齊侯欲以女妻鄭太子忽辭人問其故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霍光欲以女妻儁不疑不疑固辭不肯當伉合相敵而合也廝庶賤人也以祖父之門第而取財故云販鬻曾祖欒郤晉三世卿也後俱降在皁隸竊貲取妻而得財也禱婦人之帷也禮曰母戒女施衿結褵其筭婦道也宸歷天子歷數扆屏風負之言背也天子所居後有斧扆

臣實懦品謬掌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而孤鼠微物亦蠹大猷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胄實參華曾祖雅位登八命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儲闈亦居清顯源頻叨諸府戎禁預班通徹而託姻結唯利是求玷辱流輩莫斯為甚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到臺辨問嗣之列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寵奮胤胄家計溫足見託為息鸞覓婚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閥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為王慈吳郡正閤主簿源父子因共詳議判與為婚璋之下錢五萬以為聘禮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東晉其為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實駭物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且買妾納媵因聘為資施衿之費化充牀第鄙情贅行造次以之糾慝繩違允茲簡裁源即罪主

後漢張綱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狐鼠城狐社鼠言其有憑藉也周禮曰八命作牧王之三公亦

八命也通徹通侯也舊言徹侯漢避武帝名故言通侯在遠謂爲南郡丞也高平地名魏滿寵爲太尉子偉弟子奮至司隸校尉息子也滿鸞子之名也明其等曰閑王慈爲吳郡太守滿鸞爲其主簿西朝謂晉都洛陽時也武秋滿奮宗潘楊潘岳與楊武仲爲世姻也第賁也

臣謹案南郡丞王源忝藉世資得參纓冕同人者貌異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抱布且非我族類往哲格言薰不猶雜聞之前典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宋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高門降衡雖自己作蔑祖辱親於事爲甚此風弗翦其源遂開點世塵家將被比屋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污之族永愧於昔辰方媾之黨革心於來日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故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毛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管庫賤人也禮記曰趙文子知人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子宋姓也言以貴族而與賤隸爲婚也同穴謂死則同穴也輿臺賤役也衡橫木爲門凡庶之家也

答臨淄侯牋

曹植爲臨淄侯愛幸數與修書修答之

楊修

字祖德太尉彪子舉孝廉除郎中丞相府主簿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後曹操以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修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

字直千金弟子拑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
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
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彊著一書悔其少
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諐邪君侯忘聖賢
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
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
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
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瑱瑱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
罪

彌終也嘉命即植書也仲宣諸人俱見曹植書
中周章馳逐也發旦武王周公也詩云毋氏聖
善言毋致也植作鴟鳥賦命修作修辭不爲又
命作暑賦雖成終日不獻植書云後誰復相知
定吾文故云敎使刊定呂不韋作呂氏春秋淮
南王作淮南子布之都市懸千金莫有變易者
今之賦頌即植所作是古詩之流但未經孔子
刪定故未能別其爲風爲雅耳子雲與修同姓
故云修家子雲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是悔
其少作也仲山南作周頌周公作豳風諸詩此
非壯夫不爲者故云有諐也鄙宗過言即壯夫
不爲語植書云揚雄猶云壯夫不爲故云然也
晉魏顆追秦於輔氏銘勳乎鍾景鐘景公鍾也
所惠謂賜文章也莊子過惠子墓曰自夫子死
吾無以爲質矣植書云恃惠子之知我故云
也季緒劉修字好詆訶文章瑱瑱小器也

與魏文帝牋（文帝集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囀與笳同音欽牋還與余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欽死罪死罪近屢奉牋不
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
始十四能喉囀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
言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
妙物也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
聲悲舊笳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

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
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
竭意匱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
優游變化餘弄未盡暨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
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豔
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
坐仰歎觀者俯聽莫不泫泣隕涕悲懷慷慨自左
騏史妠謇姐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竊惟聖體兼愛好奇是以因牋先白委

面伏想御聞必含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聽斯調宴喜之樂蓋亦無量欽死罪死罪

鼓吹音樂也妓能也車子薛訪御車之子也節簫也均者調律五聲之均長八尺施絃也黃門集樂之所也一云樂官名北狄征胡馬思皆古歌曲左騏史妠蹇姐俱當時樂人也魏志曰文帝令杜夔與左騏等於賓客中吹笙鼓琴冀事速訖謂西征事畢也

騏 都年切

答東阿王牋 曹植爲東阿王

陳琳 字孔璋廣陵人袁紹辟典密事紹死曹操辟爲軍謀祭酒典記室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寵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耽以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青萍干將皆劒名說苑曰干將莫邪拂鐘不錚試物不知又曰所向於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焱火華也飛兎神駿也流星言其疾也白雪綠水古詩曲東野巴人下里之曲

焱 鹽念切

答魏太子牋

吳質 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爲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

三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與我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始終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閒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臷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手命太子來書也書云二三諸友零落略盡故云追亡慮存稱壽上酒也輻至如輻之湊於轂也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武帝俳優畜之以比阮瑀陳琳也嚴助以淮南王賂遺坐棄市吾丘壽王亦以生事誅徐生徐幹也所天謂太子也更始封光武爲蕭王光武曰吾三十時在軍中來書云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故答之也臷七十也割裂胃絳及甘死也慺慺敬也

臷 徒結切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質遷元城令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莅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桀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懔懔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曜靈日也虞卿說趙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爲上卿秦昭王遺平原君書曰願與君爲布衣交君幸過寡人爲十日飲沈頓酒附也承前謂承前人之政也平代二郡名漢書曰上東擊韓信過趙趙相貫高等陰謀殺帝帝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韓信擊破趙斬陳餘泜水上奇譎謂拔趙幟立漢幟失策謂不用李左車之言也安成陳餘也廉藺廉頗藺相如也漢文帝曰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左車卽李左車漢書曰嚴助爲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出爲郡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又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爲東郡尉復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後漢書曰張敞爲膠東相與朱邑書曰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胷臆約結固無奇矣陳咸爲南陽太守賂遺陳湯與書曰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竟入爲少府子公陳湯字也

爲鄭沖勸晉王牋 沖字文和，滎陽人，位至太傅。時魏封晉太祖爲晉公，太原等十郡爲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籍爲之辭。

阮籍

沖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迴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宙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伯，登箕山以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等不通大體，敢以陳聞。

媵臣，賤臣也。龜蒙，二山名。先相國，司馬懿也。闔閭，吳王，以比孫權也。三越，越及南越、閩越也。獻舞，獻其樂舞。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太原，晉封地。埽除吳會，滅吳也。望祀岷山，滅蜀也。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堯讓天下於許由。言立功而身退也。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朓爲齊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勑朓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朝宗赴海也沃若良馬行貌搖落謂秋將也東西謂別也服義服王之道義也墜雨秋蔕謂雨離於雲蔕離於樹無復返之期也兎園漢梁孝王園以比子隆也隆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荊州刺史三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絶流曰亂言已常從王也契闊勤苦也旃旌也沐髮晞陽喻已受恩也滄溟渤澥皆喻王波臣旅翮皆自喻也揚雄解嘲曰渤澥之烏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故云旅翮先謝也藩房藩國也蓽柴門也歸艎謂王入朝而已候於江上也諸侯朝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朱邸朱戶也秋實蓋言實用也劉楨謂曹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臣之秋實故用其語註謂桃李之實非也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其簪哭甚哀言不忘舊也楚昭王亡其踦屨行三十步而還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與之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東漢張堪與朱暉友善把臂謂曰願以妻子託朱生

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宣德皇后以蕭衍爲大司馬錄尚書事昉爲記室

任昉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已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厲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昉死罪死罪

蕭衍遇昉於竟陵王邸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曰我登王事當以卿爲騎兵以衍善射故也此相謔之言故謂善謔謬先覺謂不預知衍貴也淪驕餌謂已事齊也漢書曰不騄騎君之餌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構而燕雀相賀衍敘東昏侯昉免死故云非弔大廈喻蕭衍功成也遂古往古也無紀無能紀述也何稱不可稱名也

百辟勸進今上牋

今上梁武帝也時授梁公加九錫辭故勸進

任昉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命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是以居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增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荊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累繭救宋重胝存楚以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明公據鞌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海若登祇罄圖效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靖亂匪叨天功實勤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歟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不任悾款悉心重謁伏願時膺典冊式副民望

禮崇也尊崇而加以策命也顯顯敬仰貌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莊子曰舜以天下讓石戶之農石戶之農負妻子入于海終身不反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尸子曰周公履乘石假爲天子十年尚書中候曰太公釣於磻谿得王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雖鈐報在齊佐旅佐理也太公以功得之文天命故不讓也衍兄懿爲豫州刺史崔慧景反於井徒懿斬之朱方丹從也荊河豫州也戰國策曰公輸般爲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重繭往見公輸般無攻宋申包胥重胝七日夜至秦發軍擊吳存楚呂氏春秋曰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大不可負以椎毀之況然有音恐人奪己遽掩其耳時東昏侯欲掩己過不能賞懿之功歸政閹豎鴆殺懿論語比考讖曰殷惑妲己王馬走玉馬謂賢臣以微子去宋喻賢臣去齊歸梁也論語陰嬉讖曰庚子之旦金版刻書出地中曰臣族虐王禽庚子庚子也桀以是日殺龍逢龍與夏同姓故云族王禽桀爲禽也懿與東昏同姓今殺懿亦當如此也據寧輟哭孫策死而孫權輟哭陳兵而出也獨居掩涕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害而光武臥席有涕泣處也以孫權光武比衍也海若海神也登祇登山之神管子曰登山之神曰俞兒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則見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懸車上辟耳之山景從如斗景之從人也詩傳曰申屠狄非其世將投於河崔嘉止之曰聖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爲濡足故不救人可乎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容款誠也

奏記詣蔣公

晉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儁問掾王默辟之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吏卒迎籍已去濟大怒默默懼與籍書勸說之鄉親共諭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阮籍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煩大禮何以當之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日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illegible]尚書曰咸有一德上台三台星也下走侯也魏文侯師事子夏擁篲爲恭也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煖之生黍故[illegible]云黍谷陪乘參乘也

答蘇武書

漢書云天漢二年李陵率步卒五千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答之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子卿蘇武字策名以簡書臣之名也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也韋皮也韝臂衣毳幕氈帳也纂註謂韋韝即皮條用以縛帳幕令可張弛笳笛類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

左傳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鯨鯢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令先君謂其父當戶李廣之子也

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漠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

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創乘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先帝武帝也武紀云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河西騎都尉李陵出居延時無五將或武紀將之也梟若六博之梟堪勝也功大難可比勝也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

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徒首無甲胄也賊臣管敢也敢爲軍候被校尉管士入匈奴時匈奴恐有伏兵欲還敢曰漢無伏兵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弓矢並盡於是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執事漢朝執事之人云云罪陵之深也前陵與武書云陵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吳敗越范蠡與越王棲於會稽撫循士民復伐吳吳王自殺曹沫魯人以勇士事莊公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獻遂邑之地以和復用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桓公盡還魯侵地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蕭何爲相國爲民請上林空棄地上怒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惡樊噲黨於呂氏卽曰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之屬高祖怒使陳平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有告韓信與陳豨反呂后縛信斬於長樂鍾室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氏曰越壯士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遂夷三族鼂錯患諸侯强大請削地後斬錯以謝諸侯周勃免不州就國常被甲持兵自衛有告勃反下廷尉繫之竇嬰封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論嬰棄市賈誼爲絳灌馮敬之屬所害天子疏之以爲長沙王傅周亞夫爲丞相免子買尚方甲楯五百遂入廷尉不食五日嘔血而死二子善註指范蠡曹沫向註指周賈以周賈二子有遠舉之才而不得展故可痛也先將軍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衛青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入東道廣日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不聽遂失道大將軍問狀欲報天子廣謂其麾下曰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廣年六十餘不復對刀筆吏遂自剄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後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抱持武氣絶半日復息乃徙之北海上無人處丁年壯年也去帷謂嫁也典屬國如今之鴻臚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絶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刀筆吏獄吏也故人謂光上官桀輩漢書曰武在匈奴娶胡婦生子名通國陵所居在北茲云北風者南風向北而來也

韝溝 毳吹去聲

報任少卿書

少卿任安字、爲益州刺史、遷被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故報之

司馬遷 字子長、河內人、初爲太史令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爲太史公牛馬之僕自卑之辭也、望怨望之意、不相師不從善也、用流俗人之言、徇時俗也、殘被刑也、穢惡也、誰爲爲之、猶爲誰也、言己即欲爲善、當爲誰爲名也、誰聽之乎、蓋言己所處之地、非推賢之地、君亦不受己之推薦也、呂氏春秋曰、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以爲世無賞音者、隨和、隨珠和璧也、由夷、許由伯夷也、點辱也、東從上來、從武帝東遊也、賤事、家之私事、少卿爲戾太子事囚於獄、故云不測、雍祀神之所、不可爲諱言死也、懣悶也、長逝亦謂死也、謂少卿恨不見報也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

詬恥也、家語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景監秦之嬖人、寒心謂禍將及也、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云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餘同載、絲袁盎字、

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惟思也太史令千石故爲下大夫闒茸猥賤之稱闒猶劣也茸細毛也

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僕誠私心痛之

伎才也周衛宿衛周密之地謂朝廷也戴盆喻已處於卑闇之地也媚愛也門下侍中之官媒謂遘合會之也糵謂生其罪釁也

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

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白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

王庭匈奴庭垂餌猶送食也左右賢王匈奴王號沬讀作頮頮古沬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謂少則自絕甘則分之今云絕甘分少即此意也得其當謂功罪相當言欲立功以當罪貳師李廣利也初遣貳師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戰貳師無功故以遂誣罔理治獄官也囹圄即獄也秦曰囹圄

李陵既生降頽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顔耳曷足貴乎

佴次也若人相次也或作茸茸推也蠶室密室彼避風也一二委曲也素所樹立即上主上所戲弄三句意理色道理與顏色也易服犯罪者著赭衣也關木桎械也索繩也剔毛髮謂髡鉗

也、嬰繞也、金鐵鏁也、毀肌斷肢刖足之類、威約威爲人制約也、晝地云云、此疾苛吏之辭、言雖晝地削木、亦不入不對、人當早定計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故獄爲圜牆

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

九州之長曰伯、羑里獄名、具五刑、謂五刑皆受也、淮陰韓信也、受械於陳、於陳地械之也、濟注曰陳偏也、杻械偏於身也、恐非、彭越封梁王、張耳封趙王、敖耳之子、抵罪伏罪也、絳侯周勃也、請室請罪之室、魏其竇嬰也、赭衣罪人之服、關穿也、三木杻械枷也、季布任俠有名、爲項羽將、數窘高帝、購求布千金、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賣於魯朱家爲奴、灌夫爲太僕、爲丞相田蚡所怒、縛於居室、居室保宮、亦當時繫罪人之所、五臣作田蚡所居室、非也、罔法也、繩墨獄吏之繩墨、節節氣也、

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被萬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

臧獲晉灼曰敗敵所破虜爲奴隸也韋昭曰善人以婢爲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爲妻生子曰臧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醜稱也俶儻卓異也斷足曰臏孫子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以爲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呂覽呂氏春秋也作於爲秦相之日非作於遷蜀也說難孤憤亦非以囚秦作也子長特取其事耳然子長終自比於左丘孫子故復言之綜理也軒轅黃帝也

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瑑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戮辱也鬻子曰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此狂惑子長自謂也五臣以狂惑爲小人非也曼美也

佴二

報孫會宗書（漢書曰惲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爲庶人遂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以書誡之言大臣退廢當杜門惶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作此報之）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爲散騎常侍免官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底致也先人惲父敞也爲丞相常侍宿衛之官時變謂霍氏也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封通平侯矇闇也猥猶曲也逆指謂逆會宗之指欲自言恐與會宗相逆也）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幷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二千石以上得乘之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北闕公車門漢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以付北軍尉惲上書遂幽北闕五臣以爲帝宮內非也公上縣官賦稅也）

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有時而既言哀亦有盡時今得罪三年當無復惶懼也炰炙也缶土器漢書註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放棄也）

其曲而不直喻朝廷皆諂諛也
不知其不可言但取適性也

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雅知惲指會宗也董生董仲舒也明明諸語對策文也西河會宗所居之處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理今臨安定不免爲安定之俗所移也昆夷西戎也

論盛孝章書

孝章盛憲字會稽人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定江東以憲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融作書與曹公欲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至已誅矣初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爲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爲兄弟升堂見親也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内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

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公羊傳曰邢亡狄滅也不言狄滅者爲桓公諱也天下諸侯有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融爲孔子二十一代孫故云吾祖朱穆感世澆薄著絶交論以矯之乎譏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古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遣使者齎千金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馬死乃以五百金買骨以歸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王欲致士請自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時浮爲幽州牧守薊城欲收士心辟召涿郡王岑之屬以爲軍從事王莽時故吏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初從世祖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後爲大司空坐事賜死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大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

左傳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請於武公弗許莊公卽位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既而大叔欲襲鄭公伐之大叔出奔是自棄鄭也伯通彭寵字名字謂有聲譽也疑浮相譖謂浮譖寵於世祖也滅族之計謂舉兵攻浮也詳云疑浮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非也

朝廷之與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

柱石，柱下之石，荷重任也。匹夫賤母，皆卑賤無識之人，感一餐之恩，尚能致死命也。三綬，兼三官也。後漢書曰：更始使韓鴻持節北徇，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以寵鄉閭故人，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發步卒三千人歸世祖，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illegible]陽也。梟鴟，不孝鳥也，食母而後飛。

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俠遊，耿況字，與寵結謀共歸世祖。挹，損也。遼東豕未詳所見。

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時伯通自號為燕，故云比於六國。幾里幾城，詰問之詞，言合為一家也。孟津，河流衝激處也。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其妻勸寵無應徵。寵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怨浮，勸寵不應。前事自疑，即指不應徵之事也。後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詣闕，封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洪字子廉文帝從父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奓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

破賊破蜀將張魯也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敘為也此即說事過實之書九月二十書是文帝與洪書也必道及陳琳敘為之意故此書後有借人之言而此言自竭其思也遠以為歡使文帝見已辭以為歡也一二委曲也

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

漢中蜀也三塗山名縞之細者曰縞魯地所出也蠻夷猾夏見虞書詩曰蠢爾荊蠻大邦為讎

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雷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倉卒急遽也來命文帝與洪書也苗三苗扈有扈所征啓所征也鬼方等以難征者形容張魯之易取也鬼方即匈奴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崇虎崇侯虎也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三旬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盟津孟津也武王初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可伐武王曰汝未知天命十三年大會孟津伐之科等也言為下等之人也彼謂張魯不逮下愚不及鬼方等也不然猶不如此也

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

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文帝荅洪書曰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誑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孫田孫武田單墨翟禽滑釐也季梁隨之賢臣左傳曰楚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墨子曰公輸子爲雲梯將以攻宋墨子往見之解衣帶爲城以箸爲械九設攻城之械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平陽石門並蜀險地八陣一曰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牝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曰鴈行奔牛田單火牛也以罰之險而爲八陣火牛之術必不易克也魚爛自內發也總言張魯雖據險要無計臣謀士爲之畫策而守是以我師長驅告捷也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都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致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祿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猶恐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睢渙二水名傳云睢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於宗廟御服言其人能織此故遊此者亦將學其土風所爲也司馬相如楊雄王褒皆蜀人子勝斐然疑有所出今註云千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貌殊覺牽強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之也相馬經曰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晨風鸇也駁如馬食虎豹丘言註謂丘空也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爲戲也纂註云楚元王傳過其丘嫂張晏曰丘大也猶云大言也噱大笑也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孫策初與曹操俱事漢既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何區區受制於人遂據江東與蜀漢和親故作此書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操爲司空召爲軍謀祭酒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由通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弃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 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孫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弟匡又爲子章取孫賁女高祖封韓信爲楚王後爲淮陰侯故云失楚光武至薊彭寵上謁光武接之無異羣臣以此不平盧綰封燕王將兵擊陳豨豨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寛得長王燕勝以爲然通令匈奴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通詐論他人以脫勝使爲匈奴間而使范齊之豨所連兵漢斬豨其裨將言燕通謀上召綰綰稱病是已隙也後言無匿張勝貸故即詐脫勝也英布爲淮南王漢誅彭越盛其醢徧賜諸侯布恐陰聚兵候旁郡警賁赫爲布中大夫上變言布欲反是漏情也劉馥爲揚州刺史每請代吳操不許是爲抑遏朱浮顯露見與彭寵書蘇秦說韓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緒順也順信所嬖寵之臣也齎持也暢通也言通孫權之心未必願此皆由嬖臣與劉備故也

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

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韓子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子妻胡君以娛其意羣臣有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胡君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襲胡取之曹與孫之姻親[illegible]是[illegible]權遣周瑜程普[illegible]

左右資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之追至南郡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相守歲餘殺傷甚衆仁委城而走荆土本非已分至不復還之善註謂荆州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冀取餘地耳不復還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五臣註謂荆非吳分乃蜀地也我與君謂曹仁弃城其地入吳也冀望益權之國故曰冀其餘也非相侵割故曰無傷於孤自遂言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遠悔其心也項羽已滅田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高帝恐其久為亂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自知罪深不敢降光武使曉之曰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指水誓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九江、貴欲觀湖漈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建安十四年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又江濱郡縣恐為權所略徵令內移轉相警備是時江西戶十餘萬皆東入吳江西遂虛議者指權之君臣也謂以民歸為榮而得策也未肯迴情不肯向魏也子胥諫吳王曰臣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智伯與韓魏圍趙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趙亡則三君為之次乃陰約背智伯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不聽果出易姓為輔氏穆生楚王之客不嗜酒王常設醴後忘之穆生曰可逝矣鄒陽事吳王濞諫不聽乃遊梁甚未然言力能取也吳恃水戰然越為三置吳不能禦也魏王豹盛兵蒲阪塞臨晉亦以水軍戰也韓信乃益為疑兵陳舟欲渡至於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驚張兵迎信遂虜豹吳魏皆水戰之不利者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狄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仁君少留意焉

此因上言水戰不足恃故復飾言無以威脅重敵人也然徒以書相勸又恐增驕不足相動故以淮南三人爲戒而以梁王二人爲勉也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出入隗囂自稱天水上將軍遣子恂詣闕王元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然元計遂反彭寵見朱浮與寵書梁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盎天子遣使按梁事捕勝詭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乃出勝詭皆自殺使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竇融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說之曰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融召豪傑計議決策東向光武賜融璽綬爲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取一焉

子布張昭字權委以內外文武之事婉猶親愛也

聞荊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悵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愼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淸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得降漢將得吳降者孫輔爲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權幽繫之劉繇避亂淮浦詔遣爲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指吳地也來見昭副冀孫權來漢爲己副貳也是不勞

車馬而於己益貴耳、牽復言相牽引復歸順道也、濯鱗飛翼、喻去逆效順也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大軍西征、時文帝為太子、在孟津、與質此書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季重吳質字、局近也、簡見也、言難以致見也、南皮縣名、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

翁元瑜阮瑀也美物死生各異也蕤賓仲夏也易通卦驗曰夏至景風至文學太子官名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三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及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其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

未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今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亦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娯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徐陳應劉徐幹陳琳應瑒劉楨也撰定也偉長徐幹字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德璉應瑒字孔璋陳琳字章書也公幹劉楨字道勁也元瑜阮瑀字書記亦書類仲宣王粲字獨善作續謂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而善於詞賦也伯牙絶絃見報任安書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遂命覆醢光武有言云云賜隗囂書辭也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文帝謙巳非其才而居太子之位也昔日遊南皮之遊也秉燭夜遊出古詩

與鍾大理書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爲大理時文帝爲太子從征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於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繇繇卽送之乃作書謝繇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賜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禮記曰君子比德於玉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垂棘璵璠結綠和璞皆美玉名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弃之鄰人盜以獻魏王王召玉工相之曰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工曰此無以償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肪猪脂也四寶卽白黑赤黃也抃拊手也仲茂荀宏字爲太子文學章臺秦之臺名趙王得和氏璧秦昭王遺書願以十五城易之趙使藺相如奉璧至秦昭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乃詐奪璧以歸

肪 方

與楊德祖書 楊修字德祖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絕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

王粲在荆南故曰漢南陳琳爲袁紹記室在冀州故曰河朔徐幹居北海郡爲禹貢青州劉楨東平寧陽人寧陽邊齊故曰海隅應瑒南頓人近許都故曰此魏上京帝都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銜珠以報因曰隨侯之珠荆山玉和氏璧也吾王謂操也綱紘皆取禽獸之物以喻收羅衆士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日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推而遠之龍淵寶劒也季緒劉表子爲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訶大言也掎偏引也田巴齊之辯士齊有稷城門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魯仲連聞巴之說往見曰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旦夕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呂氏春秋曰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無能

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悅其臭晝夜隨之咸池黃帝樂六莖顓頊樂墨子有非樂篇

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植白

擊轅野人歌野人之歌尚應風雅以比己之辭賦亦有可采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要之皓首言至皓首而後此書可成今日未可輕論也惠子惠施也出莊子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

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妓、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常調。常戲也。鷹揚。取詩尚父鷹揚之義。美壯之意。文武俱全也。蕭曹文吏、衛霍武臣也。新論曰、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植引言翰季重壯志雖未必售、且自快恣一時、如過屠門而快意者等也。曜靈。日也。急節。速移也。邈。遠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六龍。日車。義和。日御也。若木。在崑崙山。言折取此木以蹙日、使不得過也。濛汜。日入處。治所。謂朝歌也。意事。好事。少知文者、驥與和氏、以希爲貴、若家有千里、人懷尺璧、驥與和氏、不足珍貴矣。朝歌。地名、原非樂也。墨子不好樂、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張目。怒之也。王良伯樂。皆善御者、然不改易其轍跡、喻吳質無改己之行。楚孫叔敖。鄭子產。皆不易民而治、見朝歌之民、無不可化也

濛汜 濛似

答東阿王書 東阿王曹植也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將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皆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悄邑者也、

自旋。謂從鄴還縣也。因鄴中宴樂、故歸而伏念不已。猗頓。古之巨富人。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處世、譬錐處囊中、其末立見。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末見而已。馮諼寄食孟嘗君門下、使收債於薛。諼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之薛悉燒其券、到齊。孟嘗君曰。何市而反。曰。市義。孟嘗君不悅。後孟嘗君毀於齊、就國於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顧馮諼曰。先生爲文市義於今見矣。諼曰。狡兔有三窟以免

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臥也、復爲君鑿二窟
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金遊梁梁惠王聘孟嘗
君、齊君臣大恐、使謝孟嘗君曰、顧先王宗廟
姑反國、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
薛、廟成、還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爲樂矣、信陵
君置酒大會賓客、侯嬴爲夷門監、虛左自往迎
之後用其計、解邯鄲之圍、數者指毛遂以下三
人也、悄邑憂貌、以上疊植書足下鳳揚等語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紱、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淸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於無聞、情踊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愼、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所天、指子建、謂己所仰賴也、見書序、民爲天、民
以食爲天之天、此以尊敬辭之、所也、仲父、仲尼
也、西施、美女、嫫母醜婦、出帷侍斷去色重德也
註以西施比子建、嫫母自比、非也、近者之觀、謂
子建所述宴飮之時也、發徽、彈也、二八、少艾也、
武王克商、肅愼貢楛矢、越裳獻白雉、權備、謂吳
蜀也、言已若侍側、不爲燕樂之事、當使遠方
臣服也、此疊植書泰山爲肉以下數語也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

還治諷采、謂到縣諷頌子建所賜之文也、左傳
日、趙武與諸大夫會過鄭、鄭伯享於垂隴、七子
從、武日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
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
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
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三
事大夫、尚書立政有三事大夫、言居重
任也、此答植書可令喜事小史等語

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猨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苦言、即植書改轍易行之言、墨子過朝歌、即迴
車、而質四年、言久也、一旅、五百人、六尺日步、武
跡也、言朝歌狹小也、此
反植改轍易行之言也

與滿公琰書 滿炳字公琰，滿寵之子，爲別部司馬。公琰嘗過璩，明日璩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召璩，璩以事不得往，故爲報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宜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因白不悉。璩白。

侯生見吳質答東阿書。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魏公子欲往見之，毛不肯見，公子聞所在，徒步往，兩人遊甚歡。郎君謂炳也，炳父寵爲太尉，璩嘗事之，故呼曰郎君。宣命周求，徧求饌食以給公琰也。說苑曰：宓子賤適單父，陽晝曰：吾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味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味博而厚。子賤王單父，冠蓋迎之者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陽鱎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以獨繭爲綸，芒針爲鉤，荊篠爲竿，剖粒爲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人畏焉。范武未詳所出，必古之善爲酒者。此二事，第言魚酒二物也。牙曠，伯牙、師曠也。義渠，國名。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安敢以服爲辭？又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有急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令後閤出去。驪駒，詩篇，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其存，驪駒在路，僕夫就駕。客欲去，則歌之也。明發，曉時也。漳，水名。伯陽館，老子廟也。淮南子曰：令尹子瑕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甚樂忘歸，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 長思無可考

應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天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詩云、叔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闉闍、有女如荼、下章云、匪我思存、皆致相思之意也、闉、城也、王肅、字子雍、魏黄初中、爲散騎常侍、宿、舊也、何曾、字穎考、晉時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黄門郎、後進、謂少年也、薄援助、謂無親朋相援引也、高妙、顯貴也、參、如參佐之參、汲黯拜淮陽太守、伏地謝、不受印綬、曰、願爲中郎、出入禁闥、何武字君公、爲御史司空、多所舉奏、恥義、未詳、有由、謂時勢不可爲也、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讀書、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董仲舒治春秋、下帷講習、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袁生、未詳何人、是璩友也、樵蘇、薪草也、東漢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茹菜也、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時廣川旱、祈雨不得、作書戲之

應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勤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今者雲重蘊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illegible]、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爲不然也、想雅思所及、謹書起予、璩白、

雲漢之詩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言無所芘蔭而處也、憩息也、土龍致雨、出淮南子、祈雨則祀土龍也、泥人亦祈雨之物、玄寺道觀也、闕里疑是廣川地名、矯首鶴立、望雨不至也、湯盱河名、禹治水禱於此、桑林地名、湯有七年之旱、翦其髮鄜其手、自以爲犧、以禱雨大至、左傳曰、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言欲歸田故報二弟

應璩

璩報、間者北遊、歡喜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掃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肴脩、味踰方丈、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嬛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夢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

之遊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
蹤丈人畜鷄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
無成遊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
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
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慎夏自愛璩報

芒北芒山也屋以草蓋曰茨大夏大屋接跡於茅屋之上其涼過於大廈也四指為扶脩脯也日苑猶茂也若華若木之華在崑崙山折以翳日使駐其景蒲且古善弋者便嬛古善釣者京臺見與蒲公玫書漢書曰桓生欲借書於班嗣報之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故上用閔子騫事言不仕也東漢記郅惲字君章汝南人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從都漁釣甚歡留數日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山父即巢父也師官授邑為衆官之師而教授鄉邑也周詩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不能待也金張金日磾張安世也金七葉內侍張侍中中常侍者十餘人漢功臣之盛無比子孟霍光字淮南子曰乘舟而惑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悟矣性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朧西之遊愈躁愈沉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丈人即子路遇丈人事劉杜璩之友朱明夏節也

蒲且 沮 蒲 郅質

與山巨源絶交書

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恐不知己故作此書言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
此意尚未悉熟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
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
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
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
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
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山嶔為潁川太守濤謂之曰康性行不堪任職愜康之意故為知言經常也顯宗公孫崇字為尚書郎阿都呂仲悌也康與呂長悌書絶交曰少知阿都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不行不許也故不知謂不悉我情也傍通博通也多可少怪言寬容也狹中不能容人也遷謂為大司馬也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尸祝康自喻謂與庖人不相通也羶污也

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乃今信其真有
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
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

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若言其兼利天下也達人以下是正已之所不能而空語同知者也老子為柱下史莊周為漆園吏故言賤職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皆卑位也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延陵季札也吳將立季札季札曰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子臧讓國者也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曰犬子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處朝廷二語漢書贊語意也

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

未稚

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入山擔薪賣以供食臺佟字孝威隱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業駑謂寬緩若駑馬也任實謂用本情也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

阮籍字嗣宗口不論人過禮法之士何曾也大將軍司馬文王也籍在文王坐將居母喪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情放蕩敗禮傷教宜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羸卿其忍之萬石西漢石奮父子以謹慎著名父子五人皆為二千石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也

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

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

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痺溼病也鞅掌衆多貌所樂餌朮等事所懼即九患也

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此語涉傳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勸不罰而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後世之亂自此始耕而不顧家語曰孔子將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爲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徐庶字元直母爲曹操所獲辭先主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

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不言先主而言孔明與先主一也華歆字子魚管寧字幼安黃初中歆舉幼安以安車徵之寧將家屬浮海還郡足下度內謂胸中所好即如下好章甫嗜臭腐也越人斷髮不用章甫故云云語出莊子鵷雛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亦出莊子道盡塗窮謂死也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眞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嬲擾嬈也與嬈音義同最近之謂離榮爲快此最近吾情所可得言者耳長才謂意下兩轉又因離榮爲快說來言長才大度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是眞可貴若吾則以多病而欲自保非如長才廣度而又能不營也黃門閹人本絕陽道豈得稱貞康自喻也列子曰宋有田父常衣緼黂至春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之

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石苞字仲容都督楊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時遣徐劭孫郁至吳苞令孫楚作書與皓劭至吳不敢爲通

孫楚

苞白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

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晉文公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圍曹齊桓公之出過譚譚不爲禮及其入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滅譚鄭伯非銜璧然以同降故連用之

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

漢火德故云炎精貫綱也紐結也太祖魏武曹操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五千里地曰神州中有五岳帝王居之凡中國皆言神州中岳嵩山也重光謂文帝也四隩四方也

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

跡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

公孫度本遼東人知中國擾攘自立爲遼東侯度死子康嗣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兄子恭爲遼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發兵遂自立爲燕王盤桓不進魏南國謂與吳通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貂馬遼東所出公孫淵與孫皓以物相結連也控弦引弓之士也宣王司馬懿也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獻其樂舞魏志景元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寸三十張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

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遊魂迄于四紀二邦合縱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扞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而姜維面縛開

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强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大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

先主孫堅也舉兵荊州討董卓晉王即司馬懿也罙深也毛詩曰罙入其阻江介江間也魏景元四年鄧艾鍾會伐蜀艾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大破之斬瞻會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劒閣距會劉禪詣艾降勑維降會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諝使如魏請太守及兵蟬蛻如蟬之蛻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翰飛高飛也飲馬南海謂將伐吳也周易曰黃

帝堯舜刳木爲舟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蹙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

駕六師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流星游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誡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

電邁言急也左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此言崇城之所以畏由文王之退舍也往使郎所遣之使也究畫也漢書曰天子遣使嚴

六十九

助諭南越遣其子嬰齊入侍宿衛羽校負羽箭之士游龍馬也凡馬八尺為龍渴賞貪賞也膏心下也肓膈上也病在膏肓言其危也俞附扁鵲皆古良醫

案

迷

與嵇茂齊書 嵇蕃字茂齊干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也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仲悌與先君書辭紹以太祖惡安又康與安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於景真與作也

趙至 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書本呂安作而仍曰趙至從舊本也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遊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

七十

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

李叟老子也西遊秦中道仰天而歎曰嗟嗟而盱盱而誰與居梁生梁鴻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與及關適越俱不相涉但取其意耳嘉遯謂隱也

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者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

不按劬令將植橘柚於玄朔蔕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迺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廓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吾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聖曹桂林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牙弩牙絃弓絃牙淺絃急則機易發喻讒邪易爲中傷也橘柚生於南方至北而變華藕蓮也生於水今植於陵龍章衮服裸壤不衣之國此皆言處之不得其宜也前言之艱謂經迴路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託根以下也懸轍懸車也步驟之士謂驅馳行役之人言已自經此故知其不足貴也崑崙太山喻權臣也鉅鋸也言不加鋒鍔而翅翮自爲摧屈傷之甚也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遊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悢然知復何云

雲肆如雲之布也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語言思爾金玉之音無從聞之但有遠心相望也斷金言堅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璞眞也沈深也謂交道也悢不平貌

與陳伯之書　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拒梁武伯之知勢屈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以此書諭之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伯之丘遲之辭也

丘遲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弃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梁也、開國、爲江州刺史也、同王侯例、故稱孤、鳴鏑、箭也、穹廬、氈帳也、魏本匈奴人、故曰穹廬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朱鮪爲洛陽太守、殺光武兄弟、後光武使岑彭說之、鮪畏罪不敢降、光武曰、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曹操與張繡戰於宛、長子昂被繡流矢所中、繡後降、封列侯、剚、插也、吞舟是漏、諭法網之疎也、松柏不翦、不毀其先代墳墓也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

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軺、使車也、節、旌節也、漢書注曰、二馬爲誓、刑、殺也、諸侯盟誓、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爲誓、慕容超大掠淮北、劉裕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胥獲之、送京師、斬于建康市、王鎭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姬漢舊邦、謂洛中與長安也、北虜托跋跬也、自平城遷都洛陽、號魏王、僞孽、世宗宣武帝也、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漢時有藁街、置蠻夷館、沸鼎飛幕、諭危甚也、言魏彼亡在即、而伯之居之也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今當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北地至寒故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陴城上女墻愴悢悲恨也廉頗趙將奔魏思復用於趙吳起魏將治西河王錯譖之武侯召起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泣下其僕曰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曰君誠知我使我畢能秦必亡西河今君聽讒人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荊西河果入秦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夜郎滇池皆西南夷國名朝鮮東南夷昌海南海也北狄魏也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王中軍將軍茂親謂帝弟也往懷謂此書也

鮪

委剸恣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沼字明信為秣陵令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沼作書難之言不由命由人行之書答往返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答之故云重也

劉峻

字孝標平原人生於秣陵朞月還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謀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劒空壟有恨如何

難謂難運命之書也天倫兄弟也沬滅也隙穴也駟馬馳也尺波電謝皆言速也墨子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無知則止矣若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之期三年宣王從諸侯出田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射宣王於車上伏弢而死漢文帝受釐宣室感鬼神之事問賈誼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聖賢墓記曰思王歸國京師後葬東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宣城記曰蓋山有舒姑泉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

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言鬼神之事果有徵、則我書可答、而劉之靈、亦來應也、新序曰、延陵季子聘晉、帶寶劍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還則徐君已死、掛劍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讓責也、太常周之宗伯、漢用廣大謂之博士

劉歆 字子駿、向少子也、爲黃門侍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爲義和京兆尹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註云。歆爲光祿大夫、故云親近、然親近二字貫下讀、猶云近日也、逸失也、置對。議論相對也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大義詩書禮樂之義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秦時李斯言有藏書百家語者、悉詣延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爲始

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咸陽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博問人間則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叔孫通秦二世博士高祖時通為權制禮儀絳灌周勃封絳侯與灌嬰為二人善注引楚漢春秋曰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已是以絳灌為一人也伏生濟南人秦博士修尚書壁藏之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焉掌故官名也萌芽謂初出也衆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建元武帝年號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illegible]者孝武末有得泰誓於壁中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也詔武帝詔也全經未焚書時也恭王景帝子也天漢武帝年號安國孔子孫也三事尚書左傳逸禮也桓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因考校舊文而博問人間得此諸儒之遺學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綴緝也見破謂立學官破其先師文義也三學劉歆所立者當時學者以尚書有二十八篇今所出尚未備不知本有百篇也以左氏傳別行不為春秋而作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人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包小大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今聖上謂哀帝也數家之事謂歆所欲立者先帝成帝也歐陽字和伯平乘人事伏生春秋有梁氏本魯學公羊氏通齊學施讎字長卿沛人孟喜亦字長卿東海人從田王孫受易梁丘字長翁琅琊人從京房受易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勝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子名赤

北山移文 鍾山在都北周顒字彥倫初隱此山後應詔為山陰令欲却過此山德璋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得至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人少有美譽仕齊至太子詹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摽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有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皐乃纓情於好爵

梁簡文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驛傳也謂山之英靈驛馳煙霧勒移文於山之庭也亭亭高貌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為歌二章而去墨子見練絲而泣曰可以黃可以蒼楊朱見岐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以喻顒無一定之志也尚生尚子平也隱居不仕仲氏仲長統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雋俗俗中之雋也東魯顏闔也魯君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曰恐謬聽而遺使者罪盍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南郭莊子南郭子綦也言顒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而已竊盜也濫僭也巾幅巾隱者之飾也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雨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顒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空空以空明空也玄玄玄之又玄也列仙傳曰務

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已而讓天下於光、光負石沉窾水而匿、涓子・齊人、好餌朮、隱於宕山、能風鳴騶鶴書・徵車辟書也、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稱、芰製荷衣・喻衣服鮮潔也、悽憤咽滄怨怒意、帙・書衣也、俗傯繁儷、猥結課・考第也、張趙・張敞趙廣漢、卓魯・卓茂魯恭、俱循吏也、三輔・左扶風・右馮翊・并京兆也

使我高霞孤暎、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飆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鵠怨、山人去兮曉猨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

我・北山自謂也、摧絕・破壞也、寫霧・吐霧也、投簪棄其朝簪、指二疎言也、二疎棄官歸東海、故曰逸海岸、幽人佩蘭、故曰解蘭、弔・問也、西山・夷齊採薇地也、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馳騁・宣布也、言以出山入仕之情、而宣布於西山東皐也、逸議・隱逸之議、素・貧素之交、謁・告也

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促・迫也、下邑・山陰也、浪・鼓也、因秩滿赴京、將過此山也、岫幌・山窓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條木枝、頴・草穗、言草木皆怒而擊折其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遠客・謂顒也

諭巴蜀檄 檄皎也諭使皎然知我情也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人以非上意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勞士大夫謂用兵征討也交臂拱手也康居國名番禺南越也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故云弔南越蒙天子惠遣太子嬰齊入待宿衛中郎將唐蒙也賓服也不然謂不意之變也軍興制謂起軍法誅將帥也當行者謂巴蜀人唐蒙所點行者也賊殺自相劫奪也

夫邊郡之士聞風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攝弓張弓註矢而持之也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抵誅拒誅也當誅者亡不肯受誅也無名無善名也謚猶號也相越謂與上立功之人相遠也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

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信使誠信之使也漢武帝時郡置者年有德者三人以爲三老以教人孝悌重煩不欲煩之也已親見相如自謂近縣近蜀之縣漢書曰縣有蠻夷曰道

奭 訇

爲袁紹檄豫州

琳爲紹典文章作此告劉備後紹敗歸操操曰卿昔爲移書但可罪及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操愛其才不之責

陳琳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先主歸陶謙謙表爲豫州刺史後歸曹操操表爲左將軍故稱郡國相又稱守者郡守也望夷秦宮趙高殺二世於此宮漢呂后臨朝封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二軍南北軍也太后崩呂產呂祿欲作亂朱虛侯劉章與絳侯周勃共誅之太宗文帝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

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弃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大有造於操也

左悺小黄門徐璜中常侍與騰同事桓帝饕餮獸名貪婪食人故因以為貪婪者之號操父嵩本夏侯氏子騰乞養之官至太尉以輸賄而得之也贅喻嵩也閹謂騰也幕府謂紹也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衆攻卓俾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欲同匡漢室佻輕也衂縮也蹴成也操實羊質虎文乃紹獎成其威柄也秦師孟明也數敗於晉穆公不罪終勝晉以報秦亦冀操如孟明也操為兗州邊讓言頗侵操操殺讓族其家徐方徐州也陶謙為徐州刺史操征謙糧少引軍還又與呂布戰於濮陽操軍不利叛人謂呂布也擐貫也無德兗土謂舉操為其州刺史也

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明流涕士民

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方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

鑾駕天子車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楊鳳韓暹以天子還洛陽時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公孫瓚舉兵攻紹衆悉叛紹歸瓚紹部分也幼主謂獻帝脅遷迫脅天子遷徙也省御謂凡事自理於省禁之中不令上知也漢官儀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為三臺五宗高祖至玄孫也楊彪代董卓為司徒又代黃琬為司空故云二司特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五毒五刑也母昆謂同母兄弟也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又特置發丘摸金之官專任發掘之事罾繳坑穽蹊法密也

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螗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

棟梁喻大臣也時公孫瓚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譬之操暗與瓚書謀欲襲取紹行人使人也操使人發露也紹悉軍圍瓚瓚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前登謂爭先降也敖地名中有大倉隆車大車隧猶轍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勇士時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劉表為荊州刺史宛葉二縣名言諸軍畢聚以攻操虜庭謂操之庭也焫燒也熛火飛也喻破操其勢之易如此也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

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幷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張揚董卓將、操征呂布、揚將揚醜殺揚以應揚、將眭固殺醜、欲合袁紹、操遣使要擊之、殺固、揮爽徽同、幡也、旅叛、謂助叛也、建忠將軍張繡也、如律令、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檄吳將校部曲文

陳琳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

子發檄時也、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獨稱彧者、以官高也、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以足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拒皇威、江河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爲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敗於潢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彊、猾

猾始亂、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師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齊斧應劭曰、齊利也、又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出師必齋戒入廟受斧、齊註曰、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鳥子待哺而食曰鷇、吠主言不從漢也、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恃險而終竄也、子陽公孫述字、自立爲蜀王、據荊門、彭岑攻敗之、史記朝鮮國叛、荀彘擊平之、呂嘉據南越反、帝使楊僕征之、申胥本伍子胥、奔吳後封於申、故曰申胥、稱上曰衡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吳與諸侯爭長會於黃池、越因襲吳、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太尉周亞夫也、濞敗後與麾下壯士千人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紿吳王出勞軍、漢使人縱殺之、

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鷙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起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

二袁袁紹袁術也、關中諸將張魯馬超楊秋李湛宜成等也、丞相曹操也、櫓大楯也、

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鎭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旅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陵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此言所以不即伐吳之故也韓約馬超走涼州西兵爲亂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寵魯爲鎮民中郎將漢寧操征之偏將夏侯淵也懸首於旌也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氐羌也陽平關名十萬之師謂魯衆也魯欲走入巴中操遣人慰諭盡家屬出降巴賨皆地名朴胡杜濩姓名也二方蜀漢也兵不鈍鋒謂不挫也鯨鯢大戮也彼謂建等此謂魯等也

夫鷙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廚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

攫執也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武王誅紂於牧野由孟津退師示之以弱也此言曹公伐吳而今欲伐之意也枳棘爲殘賊也扞衛也匈奴南單于而下俱會伐吳之師征西將軍以下又阻巴蜀之援攎也樓船橫海皆將軍名以前諸軍至吳會共分爲五道也期命謂權命盡之期也

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繆尚開城就化官度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病死劉勳舉衆降封列侯張遼降拜關內侯侯成小吏未詳所賞胜固屬袁紹屯射犬操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薛洪繆尚留守自將兵迎戰大破之洪尚降封列侯官度地名操擊袁紹於官度紹將張郃高覽降此云高奐蓋有二名操擊袁尚尚懼遣陰夔及陳琳乞降不許圍益急其將馬延臨陣降衆大潰蘇游袁譚將也譚使守鄴操進軍至洹水而游逆降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納操軍焦觸叛熙熙奔烏丸觸等舉縣同降此以上以納降而誘吳諸將也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上事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所宜也、

軍在漢中征張魯也操自征魯而令張遼守合肥張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敢從士八百人持戟先登陷陣殺二將權登高冢自守遼呼權不敢動守十餘日城不可入乃引退是小軍猶破衆豈能當五道兵乎盛憲字孝章爲吳郡太守故曰君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乃還僞若不知與張昭見輔權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悉斬輔親近徙置東吳神靈逋罪爲神靈之逋逃罪人也總言權之形勢既在必敗而權之行事斷不可從所以去就宜審也

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顚沒、不亦哀乎、

周盛周泰明與盛孝章也遺類謂子孫也魏周榮叔英之子虞仲翔文繡之子堂構世業也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此言能繼父業也顧陸吳之著姓迮迫也雨絕於天言下地無還雲之期也有斧無柯喻利器而無施用也

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鸋鴂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弃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滅、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鸋鳩小鳥、爲巢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矣、苕、葦也、竿、計也、言未及殺孫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皆是亦其次也、係蹄、禽獸之絆也、蹯、足也、戰國策魏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漢書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大雅所保、旣明且哲之詩也、先賢、卽上伊摯也、朝陽柯苕、卽上鳴鳳鸋鳩也

毀 扣 楀 魯 賓 叢 樊 飼 邻 合 樛 流 鸋 寧 鳩 决 竿 美

檄蜀文

魏令鍾會伐蜀、至漢中、姜維等守劍閣距會、會移檄蜀將吏

鍾會

字士季、潁川人、繇之少子、少敏惠夙成、爲秘書郎、遷鎭西將軍、與鄧艾伐蜀、平蜀後、爲司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愼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鎭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鎭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主上、謂陳留王奐也、宰輔、司馬昭也、征西將軍鄧艾、出甘松沓中、二道、雍州刺史諸葛緖出鹵

樓武街二道、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合成五道也、舜時征有苗、苗逆命、歸修文德七旬有苗格、尚書武王式商容之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鎮西、即鍾會也、此檄蓋託人言、故稱鎮西

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弃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巳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明、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

先主當靈帝時、黃巾賊起、討賊有功、領徐州牧、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操、操以為豫州牧、後背曹操、歸袁紹、伯約、姜維字也、氐羌、天水夷名、周禮有九伐之法、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人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段谷侯和、皆地名、鄧艾破姜維處也、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吉氣來應、旗旛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嘽、是謂堂堂之陣、整整之旗、大勝之徵也、秦惠王伐蜀、殺蜀侯、公孫述據蜀、光武使吳漢滅之、九州之險、是非一姓、出左傳、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也

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踧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壹、江夏太守、以衆歸魏、以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欽舉兵反、司馬昭臨淮討之、諸葛誕殺欽、欽子鴦及虎、踰城自出、歸昭、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唐咨面縛降、拜安遠將軍

難蜀父老

武帝時相如使蜀多言西南夷不以爲國用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業以建之不敢諫乃假蜀父老爲辭而已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六世自高祖至武帝也湛厚也汪廣也濊深也冉駹筰邛皆蜀郡西部存謂招慰也斯榆國名苞蒲夷種也羈縻似以繩絆繫也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所恃謂民也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巴蜀皆椎髻左言今已變易若如所言則是終不變也所言即上疲三郡以下等語也原本也

灑分也濟安也分散其水以安定其災也勝勝
理也胝繭也胈股上小毛也[illegible]急促之貌

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鈌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到政教未加流
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
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
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
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
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
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
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
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
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

四面風德謂使能言語之人以德諷諭之也二
方五臣指胡越善指西夷南夷沫若二水名言
以此二水為關限也牂牁遠郡徼道也鏤靈山
鑿通山道置靈道縣梁孫原謂於孫水之原作
橋梁也曶爽未明也禔安也
周氏絕業如梯山航海事也

且夫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
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
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
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
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
辭避

王者太平則禪增太山禪梁父減五謂五帝之
德為減也登三謂三王之上也鷦鵬大鳥敞罔
驚視貌靡徙移足
貌遷延却退貌

馳

忙 徼叫 牂臧 牁軻 禔支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遺行可遺弃之行也、孟諸大澤名

薤械　鬐耆

答客難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舉賢良方正、漢書云、上書自云其才、上偉之、又云、陳農戰強國之計、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喻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都居也、子大夫稱謂之辭、非謂朔為大夫也、執戟為郎之職也、同胞之徒謂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

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非所能備謂不能備知也安知前後言不知所用其才也失門戶謂誅戮也掌故主故事者百石吏也時異事異因時異所以事異也

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大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鼓鐘四語毛詩小雅文有諸中必形諸外也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言鶺鴒鳥飛則必鳴行則搖尾不能自捨喻人孳孳修身不懈怠也匈匈喧訟貌傳曰以下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旒冠前垂者黈纊以黃綿爲丸懸冠兩邊當耳此皆大戴禮孔子辭也明有所以下釋其意也枉而直六語大[illegible]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

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上觀下察計同忠合言隱見之理無不洞悉也樂毅爲魏昭王使於燕燕以禮待之遂委質酈食其謂高帝曰臣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說齊王田廣以爲然乃罷歷下戰守之備管竹管也蠡蜂蛤也筳小木枝也鼱鼩奚鼠也豚猪子也咋齧也

筳廷 鼱精 鼩劬

解嘲 并序

楊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丁傅哀帝母丁姬后傅氏二家也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也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析分也儋荷也漢制公卿紫綬九卿青綬吏二千石朱兩轓電光辭辯速如電光之閃也扶疏四布也此時雄爲郎擢之乃得給事黃門也拓落猶遣落不諧偶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跌、差也、羣鹿喻當時諸侯、戰國初爲十二、後并爲七、盛橐范睢事也、坏、屋後墻、魯欲相顏闔、闔鑿坏而遁、頡頏、奇怪之辭也、取世資、言人世皆資已也、連蹇、往來皆難也、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關之西、番禺、南越王都、陶塗漁陽之北界、尉候俱官名、徽墨鑕鈇皆刑法之名也、倚廬堊室、斬衰之服居之、漢律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言以倚廬而結其心也、縰、冠也、纓、衣領也、乘、四鴈也、

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五羖百里奚也、奚亡秦走宛、秦穆公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羖皮贖之、燕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毅畏誅奔趙、魏齊笞擊范睢、折脅摺齒、摺古拉字、後入秦代穰侯爲相、唐舉善相者、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噤吟語而笑貌、後代范睢爲相、

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

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
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解縛管仲也釋褐傳說也墨子曰傳說被褐帶
索庸築傳巖侍夷門侯嬴也七十說孔子也立
談虞卿也呂覽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
弗得見是枉千乘也當時枉駕恐不止此善註
獨引桓公一事耳擁篲鄒衍也方士傳言鄒衍
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擁篲瑩隙蹈瑕註
謂隙瑕皆過也塞補人君之過君雖蹈履其瑕
終無見屈謂賢士用忠故也纂註謂經折挫也
兩意俱不明愚謂乘人有瑕隙而已隨進其說
如范睢蔡澤等乘間投說也辟罪也策對策也
漢有甲科乙科之制甲科爲第一下觸聞罷上
疏有觸犯者帝報以聞而罷之言不任用也
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
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門之家鬼瞰其室攫挐
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
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
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
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
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
俞跗與扁鵲也悲夫
觀雷觀火觀雷聲與火光也周易云雷雨之動
滿盈滿水也雷極則爲水也火光炎炎久亦消
滅爲灰炭之實也雷火本極盛忽然天收地藏
則不聞見矣此盛必衰之義也鬼瞰其室正惡
其盈滿也攫挐執持權勢之人也默默守道者
也庭宅謂精神道德之所居處彼我易時謂古
今人易地而居未知何如正所謂人道不殊
也說文曰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一類也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
子曰范睢魏之亡命者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
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
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
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
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
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
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
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
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
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
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
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

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髂，腰骨也。徽索，刑具也。翕肩蹈背，畏懼也。介間也。抵，側擊也。涇陽、穰侯，皆秦王弟，當者，當其機會也。頞，鼻莖也。沐，灑面也。言澤貌醜也。時，謂得其時也。軨，謂以木當胷以軶車也。漢書曰：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上言便宜。適，逢其適也。叔孫通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天水郡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傍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藺生，即完璧事。秦昭王見相如於章臺，故云收功章臺。四皓，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也。采榮，取榮名也。公孫弘對策金馬門為第一。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史記曰：文君亡奔相如，卓王孫不得已，分予僮百人、錢百萬。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拔劍割肉，即懷去。大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反自譽。

坏普回切　髂格　頞過

答賓戲 并序

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無功無勞於時，不能取富貴也。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

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

起言聖人烈士無不以名爲貴也席不煖臥不安也突竈也黔黑也突不黔不暇食也取舍謂進退也英華喻帝德也言浮游於盛美之時也湛古沉字譬被也謂被服龍虎之衣也一云見也龍虎喻文章也首尾翼鱗以龍喻也言不能如神龍之舒奮以遊高遠也衡門以草木爲門也根蔕謂援助也經竟也上功日最下功日殿

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軏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霅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𪅞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

逌寬舒貌窔室西南隅謂之奥東西隅謂之窔熒小光也虓闞猛怒也颺風之聚猥者也風颺電激謂口辯疾急也救之救諸侯之危也猋與熛古字通火飛也霅煜光明貌朽鈍喻不才之人搦磨皆自激厲也言亂世易爲才也齊圍燕燕將守聊城魯仲連約書於矢射與燕將燕將得書泣而自殺又仲連遊趙時秦伐趙聞仲連在爲退軍五十里趙王以千金爲酬仲連棄而不受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不可說乃解印與魏齊間行啾口吟也投曲投合歌曲也淫𪅞邪音也從人合六國以備秦者也衡人散六國以佐秦者也亡命棄君之命而外遊者也三術帝道王道霸道鑽者取必入之義也據徼乘邪據徼倖而乘邪險也[illegible]也韓非作說難以激始皇書上爲李斯所疾乃因而死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遊秦以奇物玩好獻華陽夫人立子楚爲嗣後立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竟飲鴆而死迂遠也

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

隆於羲農規廣於黃虞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從埶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

同源共流同奉天子之化也埶丘如覆也敦丘也氿泉仄出濫泉正出也重淵海也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皐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

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

謨虞陳謨於虞也訪周武王訪箕子也高宗夢帝賚良弼乃得說於傅巖周文王卜兆遇得太公於渭水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齊桓公得之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人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垠涯也俟命待天命也高宗謂陸賈曰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賈乃祖述存亡之徵著十二篇號曰新語董仲舒治春秋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司籍主典籍也分辯章句之舊聞以行於世譚深也宮中巷謂之壼婆娑偃息也亞者次於傳說太公之徒也孔子作春秋終於西狩獲麟故云終於西狩

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耀吐精英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眞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

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取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天符天性也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言神必以榮名錫之也娛歡慢也躁行也時晴未顯用時也良註謂處晴君之時也權猶專也和秦醫名研范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桑桑弘羊也以心計為侍中走主人自稱也

讋蠻 襘帝 緪亘 遒由 摅呼 颮庖 霄開 煜育 搦匿 趯

咸 眥自 氂毛 眡示 垠銀 睩祿

秋風辭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佳人謂羣臣也棹歌引棹而歌也

歸去來 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名篇曰歸去來

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潛爲彭澤令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當束帶見潛乃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歸田園熹亦熙字光明也微者日欲暮也衡宇所居衡門之宇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隱者之居也三輔决録曰蔣詡舍中有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挫廉逃名不出三徑之名始此毛詩有駕言出遊此云駕言兮焉求出遊之歇後語也疇一井也巾車之幕也帝鄉仙都也耘耔除草也

毛詩序

卜商 字子夏衛人孔子弟子為魏文侯師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關雎詩篇美后妃之德天下風化皆從夫婦而起故曰風之始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善謂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向謂主立詞文雅也譎諫不直諫也變風變雅變而為今覽也一人謂君也四始風大小雅頌也始者王道興衰之始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自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正始者正王道之始也哀念也按詩有六義有四始而其本皆起於風風又起於夫婦故此篇始末皆以關雎為言也

尚書序

孔安國 孔子十一代孫治尚書爲漢武帝博士後爲臨淮太守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書謂字畫契如符信印璽之類墳高大之稱故謂言大道也索求也求天地萬物之義也志記也言書以記之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職方書名輿地志之類芟除草也夷平也凡墳典之書煩亂錯雜者則除之浮辭者翦截之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隷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送上官藏之書府

以待能者、

先人・即孔子也、共王・漢景帝子、名餘、科斗・古文字也、前漢時尚未有紙、故以竹簡寫書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作傳・謂訓解也、覃・深也、摭・拾也、是時江充誣戾太子厭蠱、謂之巫蠱

春秋左氏傳序

杜預 字元凱、京兆人、爲晉尚書郎、遷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異同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春秋。魯史官記事之本名。非孔子始名之也。繫者。以下綴上之辭。遠近。謂年月也。同異。謂事也。四時不可偏舉。故錯舉春秋二字也。大竹曰策。小竹曰簡。木版曰牘。韓宣子。名起。晉大夫。昭公二年適魯。赴告。告於隣國也。崩薨曰赴。禍福曰告。志。謂記識也。教之所存。名教善惡之義所存也。文之所害。文無褒貶以示勸戒也。善志。善於記識也。修之。謂下文五例也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先經始事。傳在經前也。後經終義。傳在經後也。錯經合異。與經相錯綜爲文、以合其異也。例。即下文五例、舊史遺文。與廣記備言。皆經所不書之事、或有畧而不舉、或有廣記而備言之也。身爲國史。言丘明爲魯之史官也。將令學者以下。謂因傳而可以得經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其者。指左氏而言。發凡以下至通體。說舊發例也。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其稱凡例、非左氏以意說經、實經理之常制、周公之定法、非仲尼作經方有此也。微顯至暢之也。是說新意也。微顯。謂經之明者隱之。闡幽。謂經之幽者明之也。裁成義類。即微闡之義也。諸稱書而下。承上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之變例。即上七例也。史所不書。謂舊史元來不書。正合仲尼之意。遂即以爲義。不復增改也。春秋新意。即上成變例與不復增改二項也。不言凡者。言左氏皆逐事發傳。不以凡字起例也。經無義例以下。言記事無得失褒貶者也。國有大事、史必書之。無義例可稱者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

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三體即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三項也微而顯者辭微而義顯也經曰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歸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蓋叔孫是族僑如是名奉君命逆女則君命爲尊故稱叔孫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爲尊故舍族稱名此起義在彼也經又書曰梁亡及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滅梁而但書梁亡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以見諸侯有闕此起義在彼也志記也約言其事以示法制謂之志晦隱也推尋其事以知其例謂之晦也經曰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二人會則相讓而莫爲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曰凡出師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徵伐則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則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也曲從義訓所謂婉也以示大順所謂成章也春秋以諱國惡爲禮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釋曰爲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朝宿邑因創周公別廟祊田是鄭湯沐邑二者皆天子所賜鄭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以祊田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然魯不宜聽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汙曲也直書所謂盡也具文以見譏意所謂不汙也經曰丹桓公楹又曰刻桓公桷傳曰皆非禮也又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又曰齊侯來獻戎捷傳曰諸侯不相遺俘此皆直書其事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所謂盡而不汙也勸善在懲惡內蓋懲惡所以勸善也求名而亡如書齊豹盜是也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縶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而經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是求名而亡也欲蓋而章如書三叛人名是也經書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又曰莒牟夷以牟婁及茲來奔又曰邾黑肱以濫來奔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而春秋故書其名是欲蓋而章也所謂五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

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錯疑見義謂爽之異者義亦異也今如杜預所言劉魯史舊文等據則春秋當有事同文異而無有意義者矣、卦有六爻、一爻變則成一卦、經若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依傳依左氏之傳而斷聖經也、事同文異、本無他義、而强爲之說、理不可通、所以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也、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退不能守左氏之傳說也、二傳即公穀也、左氏所不解者、則就二傳而簡用其合義者、黜去其違異者也、子駿劉歆字、漢武帝置五經博士、獨左氏不列學官、歆始引傳解經、故曰創通大義、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潁子嚴名容、先儒之內、四家爲長、故舉其議論不同者而參考也、左傳初無分析、經傳異處、不便觀覽、乃逐年分其經文、以其傳各附本年之下、則自杜預始也、諸例不在凡例之內者、譜第世族圖譜也、歷數六十甲子也、釋例釋其別集諸例也、所聚即相與爲部者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無明文、謂不記孔子之作春秋在何時也、唯孔舒元公羊傳本云、麟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也、則作春秋、當在獲麟時矣、說左氏者以自衛反魯、即修春秋、文成而致麟也、麟本爲王者至、今爲孔子至、故知孔子素王也、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惟王者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於魯、此黜周王魯也、危行卽黜周王魯也、言遜、卽微文隱義也、此段有四問、一問作春秋於何時、二問素王素臣之說、三問黜周王魯、四問公羊經止獲麟、左氏經終孔丘卒也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此答春秋止於獲麟之說也、五靈、麟、鳳、龜、龍、并白虎也、麟出衰亂之時、是謂虛其應、爲人所獲是爲失其歸、孔子因感麟、乃作春秋、非文成而致麟也、既因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

此答黜周王魯之說也平王隱公可爲而不爲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歷數年月也周舊爲公之舊典也春秋元年春下書王王下書正月是所書王與所用歷也既書王正月則非黜周矣於魯書公則非王魯矣引孔子言是正欲興周非黜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

此答微其文隱其義之說也情聖人憂世之情也旨遠意微因言高辭約而然非有意於爲隱諱也防防患也包周身之防言其平時防必周春秋之作必知其無患者若云慮患而復隱諱則是聖人素無周身之防矣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非通論以上答素王素臣之說也先儒以下答經終孔丘卒語也獲麟以前未嘗作經故文成致麟之說爲妄先儒謂孔子獲麟後猶制作不已至書孔丘卒皆孔子所修之經是爲誣也哀公十四年書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在西狩獲之後若猶是孔子所修則當與庶其等同列而爲四叛今左氏稱三叛人則引經至孔丘卒者爲誣矣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泣涕霑袍曰吾道窮矣故此駁其說而以爲不取也

三都賦序　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之重、時謐有高名、思造而示之、稱善、爲之序

皇甫謐　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晉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

玄晏先生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曰玄晏先生、玄、靜也、晏、素也

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寖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連駟、不足以載、廣厦接榱、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景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頓、壞也、存其所感、如屈原憂國之類也、恢誕、皆大也、空類、謂言不附實、但爲空大也、上林、甘泉、兩都、二京、靈光、俱見選賦中、後漢書曰、馬融爲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寢蒐狩之禮、故猾賊縱橫、上廣成頌以諷諫、非方之物、所述非其地之所出、如長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楊雄甘泉言玉樹青葱之類、祖構、謂祖述其意而構爲文也、宕、過也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圮裂、孫劉二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故作者先爲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王、而却爲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

而魏氏以交禪比唐虞、旣已著順逆、且以爲鑒戒、蓋蜀包梁岷之資、吳割荊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計植物之衆寡、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家自以爲我土樂、人自以爲我民良、皆非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西夏、諸夏也、作者、左思也、分次、星之分野也、植物、土地所生之物也

思歸引序

古曲名也、崇爲太僕卿、有思歸意、故有此作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晩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隄、前臨清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有觀閣池沼、多養鳥魚、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遊目弋釣爲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傲然有凌雲之操、歘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覽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爲作歌辭、以述予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晉書曰、崇早有智慧、年二十餘、爲修武令、有能名、弱冠、年二十時也、後爲大司農、坐未被書擅去、免官、肥、猶美也、河陽縣名、志在不朽、求長生也、歘、忽也、九列、太僕卿也、琴操思歸者、衞女之所作、欲歸不得、心悲憂傷而作也

歘 許勿切

豪士賦序

時齊王冏自矜其功有篡位之心機惡之假豪士為名以諷之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

循心爲量言立德也因物成務言建功也域猶力量也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君曰先生之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謂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荊棘遊童牧豎躑躅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若是乎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周引琴而鼓徐動宮徵揮羽角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就之

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

[欠得力]

自我自恃其才也相物彼此相形也神器天下也任出才表才不足以勝任也大期猶大同也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旄頭劒挺墮地首垂泥土刃向乘輿車馬驚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謀反誅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袨服入廟持戟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袨黑也秦殺楚將項燕項梁與諸侯引旗誓衆將滅秦以報父讎又陳涉俛起阡陌之中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以喻臣行君令也

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

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

左傳、甯殖逐衛獻公、出奔齊、殖卒、子甯喜爲政、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已但守宗廟而已、不與聞國政也、君奭、召公也、執、不悅、貌、公旦、周公也、召公疑周公有異志、故不悅、此亦戰國時好事者之言也、魏相封高平侯、霍光封博陸侯、師師相師法也、成王嫌吝、謂管叔流言也、漢宣帝見高廟、霍光參乘、上內憚、若芒刺在背、伊生、伊尹也、尹放太甲于桐、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文子文種也、爲句踐所殺、篤聖云云、謂周公也、大德云云、謂霍光也、饕、貪也、道家、指老莊也、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形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

申宮警守、申整宮備也、畜、積也、陊、壞也、瞪、直視也、過已、謂有虛名而才不足也

夫欲惡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徇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游子、游宦之子也、伊人、有功之人也、大欲、即生前高位、死後垂名也、劭、美也

陊 拖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并詔延之作序

顏延之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

此言帝王宴樂之事、鐘石、樂器也、淵流、本源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去、祈介祉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上、執蘭招䰟祓除不祥也、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以爲怪、乃招携至水濵盥洗、遂因水泛觴、曲水之義起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爲陽城令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叡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效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大予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輶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赬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酋、迴面受吏、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

函夏、諸夏也、宸居、帝位也、宋劉姓、漢之後、故云宗漢、正體、太子也、晷、日景也、緯、五星也、雜遝、人物殷衆也、四隩、四夷也、暨、至也、大予、樂官、上庠、國學也、國容、百官之儀也、眡令、觀號令也、象物、象熊羆虎豹之威猛也、箴、戒也、有闕則戒之也、輶車朱軒、使者之車也、采遺、采拾遺闕之事、論德、論天子之德也、赬莖、朱草、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木、共穗、嘉禾也、燧、烽火也、穹居、匈奴也、卉服、南蠻也、徙縣中宇、言徙都洛邑也、張樂岱郊、言將封禪、泰山也、類、祭名

日躔胃維、月軌青陸、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有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

巳之儀、南除輂道、北清禁林、左闢巖隥、右梁潮源、畧亭皐、跨芝廛、苑太液、懷會山、松石峻垝、蔥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旌門洞立、延帷接枑、閼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後升祕駕、胤緹綺、搖玉鑾、發流吹、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

胃星名、月令云、季春之月日在胃、青陸東道也、皇祇天地、后王君也、二王見題注、邁行也、洛飲上巳見前注、禁林苑也、隥阪也、以巖隥爲闢、以潮源爲梁、誇美之言也、亭皐野作亭也、芝廛芝田也、洛陽地名、太液池名、會山高山也、垝高也、游泳魚龍也、翔驟鳥獸也、周徼周巡也、旌門以旌爲門也、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行馬也、閼流也、分席水分流各至席坐之所、以流杯也、聯事供職事也、蒼靈東方之神、奉塗衛行也、祕駕天子駕、胤引也、緹綺金吾騎兵、流吹奏樂也、行所行在之所也

既而帝蹕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肴蔌芬藉、觴醳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騖集、揚袂風山、舉袖陰澤、靚裝藻野、袨服縟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

帝蹕天子之光也、軫停也、委安也、魚肉曰肴、菜蔬曰蔌、醳旨酒也、鐘磬之格、兩頭刻龍以銜絲組、又樹以羽毛爲幢、皆樂器也、韓子曰、師曠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四奏謂代奏鄭衛也、六莖顓須樂、龍文馬也、青翰舟也、御泛也、靚裝美人脂粉之色、袨服盛服也、縟雜色也、殷賑富有貌、煥衍多溢貌

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帀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駟、聖儀載佇、悵鈞臺之未臨、慨酆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遽疾也、總駟聚駟馬而待天子行也、載佇盤桓未去、尚惜此宴也、鈞臺夏啓饗諸侯之所、在洛陽、酆宮周康王朝諸侯之宮、在長安、此數未得王兩京之所也、鳳闕在長安、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爵園在洛、鄴中銅爵臺有爵園、此言欲救兩京而爲宴也、左傳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言無處美也、今詩誦天子之美、亦無所愧也

逫杳 毳聳吹去 垝鬼 枑互 徼叫 蔌速 醳亦 靚靜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齊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融爲序

王融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豫。易豫卦也。有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象即易象也。鈞天。天帝樂也。易乾卦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此序出遊之意。老子曰。王侯得一而天下正。宸。天也。黃帝問道。王於襄城之野。體元則大。即惟天爲大。唯堯則之也。莊子曰。堯見四子邈姑射之山。窅然喪其天下焉。適。善也。夏后。啓也。兩龍。馬名。乘之遊於璿臺。以饗諸侯百官也。穆滿。周穆王名滿。乘八駿馬以遊崑崙。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此二主固有宴饗。然不與天下共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昃晷忘餐。念重負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難名。乘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

齊大祖高皇帝。姓蕭。諱道成。受宋禪。貳宮。即帝館。錫於貳室之意。言接見賢人之宮也。太室。明堂中央室。即使生祭之意也。故總承云。幽明獻期也。雷風通饗。謂陰陽和也。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玉。天錫禹玄圭。尉日延喜之玉。武王克殷。王鹿丘而歎。湯遷九鼎於亳。王大坰而有慙德。皆以臣伐君故也。今齊受宋命。則無此矣。帝猷王表。謂直接五帝三王也。毛詩曰。駿發爾私。又曰。長發其祥。又曰。天保定爾。今齊與之等也。皇帝。世祖武帝也。下武。詩篇。謂嗣文也。日月。喻明也。神理。神道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御奔。謂駕御奔馬也。秋駕。法駕也。靈圖。天子位也。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大行不爲險矣

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胄。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

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者也、

備后、太子也、斧藻、謂修飾也、漢書成帝紀、上常召太子出龍樓門、文王爲太子、朝於王季、王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胄、公卿之子也、太子入學以年爲次、故曰齒胄、一人、天子也、麟趾詩篇名、美公族之盛也、昌姬、文王也、元宰、宰相也、鉉、鼎耳也、以黃金爲之、黃色爲中、故云中鉉、三公象也、周南、周公也、周公與召公分陝而治、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思召公也、克施、君陳克施有政也、珪璋、喻賢才也、朱芾、官之服飾也、皇、大也、室家、猶親寮也、言臣皆親寮於君也、四語皆詩詞

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致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洗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遊、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

禮記、諸侯自稱、曰某土之守臣、在邊境、曰某屏、故云守屏、公孫述僭位、蜀人任永託目盲、及述誅、永澡盥照鏡曰、時淸日明、洗耳、巢由也、蜀嚴君平、常病不仕、沉冥而死、邁軸、病也、出毛詩考槃篇、言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外府、州郡也、署行書其行事、議年、次其年紀也、漢詔有懿稱明德者、詣丞相府、署行議年、日夕中甸、言其多也、輸注謂考吏行殿最、議年載豐儉者、非也、協律樂官、總章、禮官、崇文觀名、成均、國學也、挈壺、掌刻漏之官、靈臺、觀象之所也、書笏、記事於笏也、珥、執也、形、赤管之筆也、漢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故稱仙室、漢賈琮爲冀州刺史、車垂帷、曰、刺史當遠視聽、何反自掩蔽、命褰去其帷、朱博爲瑯邪太守、俗多衣長、不中節、皆斷之、令去地三寸、以便事、空履、穿履也、影搖、輕便也、隼、鷙鳥、射之、喻除凶人也、鷙特大風爲害、使羿繳之

青丘之澤、大風、風伯、[illegible]道也、讒莠、言讒人如苗之莠也、桴、鼓柄、砥、平也、言弭盜也、圜扉、獄也、羿人少、故養草也、史記曰、文帝時、百姓安、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稚齒、小子也、年五歲有鳩車之樂、年七歲有竹馬之歡、宮鄰、近郊地也、憬、遠也、言遠近皆泰平也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騶、盈衍儲邸、充仞郊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匈奴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故爲侮食古本作晦食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人各半體則離身也反踵之國其人南迹北向也鑿首三苗也貫胸其人胸有竅也文鈇碧砮皆遠方寶奇幹北狄也善芳鳥名周成王時貢奇幹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周時卜盧國獻紈牛山牛也渠搜獻鼩犬鼩犬即露犬也能飛食虎豹乘黃似狐背有兩角西方正北曰義渠獻玆白若馬鋸齒食虎豹周官有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譯傳四夷之語者尉候俱官名鞻鞻車聲埋車卷旆言不用武也戎有五種不距不逆命也辭軒去兵車也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

天瑞甘露也地符慶雲也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器車瑞車也宋均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常生不死朱英朱草也黃帝時有屈軼出於階佞人入則屈而指之歷草蓂莢也風揚和風也月至月行不失度也三五三王五帝也古封禪太山者七十二君故云八九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巳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玆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

青鳥春官也司開主生萬物也條風春風也上巳禊飲見顏延之曲水序周禮曰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同陰律也秋冬肅急故云去肅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齊築園亦號芳林

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盤殷均乎姚澤膴膴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求中和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邅迴潺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于柔荑亂嚶聲於綿羽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福地奧區美言之也丹陵堯所生處若水顓頊所生處也舜姓姚漁於雷澤故云姚澤殷殷盛也毛詩曰周原膴膴言美也豐邑漢高帝故里譙里魏武帝故里也中和陰陽之中也景日也緯星也揆日星以正東西之位也榮屋翼也鏡照也綺疏窗也飾虹文於窗也斯干澗水也小洲曰沚天采桃花也柔荑初生木葉也嚶鳥聲詩曰綿蠻黃鳥故曰綿羽禁軒天子車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緹丹黃色也帟平帳帷中坐上承塵也宿宵言預設也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殳展軨效駕徐鑾警節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旗拂蜺

揚葭振、木、魚、甲、煙、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追風之騎、昭灼甄部、驅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討、

宿、列宿也、滅宿澄霞、天曉無雲也、戒道、清路也、善作式、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軨效駕、展軨、謂具視也、效、命也、鑾、鈴也、明、曉也、七萃、七輿大夫之類、萃、聚也、九斿、天子從車也、拂蜺、言高也、葭、簫管屬、魚甲、以皮爲甲也、胄、兜鍪、飾以貝珠也、重英、綠畫之矛也、曲瑵、車蓋玉也、絕景、追風、良馬名、孫子兵法曰、長陣爲甄、驅、駿馬也、函列、行列也、轟轟隱隱、衆車聲也、紛紛軫軫、多也、羌、歎辭、討、數也、

爾乃迴輿駐罕、岳鎮淵停、睟容有穆、賓儀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咸奏翹舞、籥動邠詩、名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正歌有闋、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罕、獵車名、兵法曰、其鎮如岳、其停如淵、葆、所以障舞人者、以羣羽爲之、金匏、樂器也、咸、斧也、翹、舞名、籥亦樂器、禮記曰、仲春擊土鼓、歌邠詩、以逆暑、故云動邠詩、山海經曰、弇州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鳴鳥、其聲皆有曲度、伶倫、黃帝樂官、取竹嶰谷、吹之以爲黃鍾之音、參差、簫也、王子、仙人王子喬也、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狀如黃囊、丹文、六足四翼、是識歌舞、實推帝江、妙靡、言其美也、景、大也、凱、歡也、詩曰、魚在在藻、凱樂飲酒、喻羣臣依明君、如魚在水藻中以樂也、食苹、鹿鳴之詩也、桑榆、言日將盡也、草露、喻君恩也、

睿 杳 汜 泛 邁 科 隼 筍 繳 酌 鑿 查 膺 武 帝 亦 瑵 爪

王文憲集序 齊尚書令王儉也

任昉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諜詳焉、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爲海内冠冕、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故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若離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蓋有助焉、

琅邪王氏。其先出自周王子晉。六世者。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曇首生僧綽。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天道運行。世祚長遠。如天運不絕也。[illegible]史呂虔有刀。工相之。爲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量。故以相與。及祥死。以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離翦。王離。王翦也。離又爲翦之孫。俱爲秦將。行殺伐事。書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故云止殺。漢書曰。王吉爲諫議大夫。君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爲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有助謂六世名德也。

公之生也、誕受命世、體三才之茂、典踐得二之庶幾、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有一于此、蔚爲帝師、況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測其淵、宏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沈鬱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莫不總制清衷、遞爲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天構、匠者何工、自函洛不守、憲章中輟、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闕典未補、大備茲日、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也、

庶幾。即顏子殆庶幾也。韓伯康曰。顏子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云得二。漢相蕭何。昴宿之精。垂芒。謂發秀也。德精。德星之精也。論語撰考讖曰。顏回角額類月形。淵。水也。月。水精。故云淵角。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高異相也。衢。術。皆道也。金版玉匱。太公之文。海上。荀爽隱海著書百篇也。名山。太史公所云藏之名山也。揚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志。不能爲此書。離堅合異。公孫龍辨說也。總制以下數語。言其難測。檢鏡四語。贊其獨擅也。自函洛至大備茲日。序其備一代之禮樂也。函。函關。洛。洛陽。謂西晉喪亂也。賀。賀循。明三禮。蔡。蔡謨。俱晉中興儒宗。危。老也。秀。白也。北面。執弟子禮也。人宗。爲人所尊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其敬同。故云資敬。人之尊敬。如君父也。弘獎風流。勸勵風俗也。標。高也。增益高勝之道也。

期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年始志學、

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無待韋弦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摽聰察曾何足尚年六歲襲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毀發舊塋投棄棺柩公以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初拜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徽初遷祕書丞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刋弘度之四部依劉歆七畧更撰七志蓋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迹生民屬心矣

叔父王僧虔也伯禽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問於商子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南山之陰有木名梓何不往觀之見橋高而仰梓卑而俯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後漢汝郁年五歲母病不飡抱持涕泣亦不肯飲食宗親異之黃琬七歲失父祖瓊育之時日食瓊以狀聞梁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知所對琬在傍曰何不云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對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太宗即明帝也

儉尚陽羨公主荀勖字公曾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爲中經李充字弘度時典籍混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爲四部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詩賦爲丁部儉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言其依劉歆七畧而爲之也

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見公弱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時粲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年勢不侔公與之抗禮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粲答詩云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出爲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爲最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尋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清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俄遷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宋書袁粲字景倩順帝時爲司徒毛玠魏時爲尚書僕射典選李重晉時爲吏部郎識會循識鑒也愍侯即儉父也爲侍中遇害故云始終之職

補大尉右長史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寤寐風雲實資人傑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王佐之符俄遷左長史齊臺既建以公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禮紊舊宗

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
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傾、神無
滯用、太祖受命、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
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自
營郃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聖武齊高帝蕭道成也、為宋太尉、儉為右長史
宸居天子宮、列宿帝座星、指齊祖也、王佐指儉
也、時道成為相國齊公、受宋禪、稱太祖高皇帝
漢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營郃為左
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故云分司、晉盧
欽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故云兼掌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
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
以公為侍中尚書令鎭軍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
將軍、二年、以本官領丹陽尹、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故能使解劒拜仇、歸田
息訟、前郡尹溫太眞劉眞長、或功銘鼎彛、或德標
素尚、臭味風雲、千載無爽、親加弔祭、表薦孤遺、遠
協神期、用彰世祀、

表辭選、上表請解吏部選事也、丹陽帝都也、六
輔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五方四方
并帝都也、楚謂遠也、夏謂近也、後漢許荊兄子
世殺人、其讐操兵將殺世、荊跪曰、願殺我以代
世死、讐者曰、許掾郡中稱賢、何敢相侵、遂解劒
去、前漢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有兄弟訟田、延壽
自悔責、閉閤不出、訟者自相責讓、終不敢爭、溫
嶠字太眞、為丹陽尹、後平蘇峻之亂、故云功銘
鼎彛、劉惔字眞長、亦為丹陽尹、性重老莊、故曰
德標素尚、臭味風雲、謂儉與溫劉意氣相合也
弔祭即弔祭
溫劉二尹也

時簡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
詔不許、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人表、允茲望實、
復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傅、餘
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怨、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金蘭、
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餘悉如故、謙光愈遠、大典未申、六年、又申
前命、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違、詔加中書監、猶參
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夫奔
競之塗、有自來矣、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必使
無訟、事深弘誘、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拔奇取異、
興微繼絕、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式典、

復官、根表求解職來、魏裴潛為兗州刺史、作一
胡牀、及去、留挂於官第、凡用物皆呼為服、故云
挂服、王遜為上洛太守、家有私馬生駒、留以付
郡、謂所產故也、後漢庾霸為淮陽太守、徵詣都

百姓號哭遮使車臥轍中乞留一年乃戒其乳婦弃其孩子疾君去必不能全也後子胥怨郎成湯事此四語本解丹陽尹來皇太子武帝太子也名昭業金驗堅也蘭驗香也此四語本領太子少傅來前號衛將軍也大典即儀同三司選任尚書令也晉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監令合同車而行嶠不禮勗常以意氣加之每專車而坐後勗遷尚書令人皆賀之勗不悅曰奪我鳳凰池長輿嶠字也公曾勗字也言昔不任才故有專車而坐武怨遷奪令儉德稱其位故無此也側階下階也田光見燕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言禮賢也景風東風也淮南子曰景風至則施爵祿賞有功式法也法此事而爲帝典也

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豈直舂者不相、功女寢機而已哉、故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沒世遺愛、古之益友、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憲、禮也、

皇朝天子也儲太子也鉉三公也秦五羖大夫死春者不相杵鄭子產卒婦人哭於機悲纏謂纏繞于心也教義猶云名教也舟航喻濟人也子產卒孔子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漢書贊曰劉向古之益友羽葆班劒俱葬儀班劒以虎皮飾劒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文博聞名能曰憲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布素猶寒素也造次言無時不然也注以布素爲貧素之人造次急遽也出財以賑其急遽非也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姬周姓姜齊姓也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言遠文謁而重賢士也風流風雅之流氣類同氣之類也單門猶寒門也鍾會集言程盛丹霄之鳳青冥之龍則丹霄青冥以龍鳳言也翰注謂丹霄天也青冥雲也

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思我民譽、緝熙帝圖、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爽於晉世、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實寄宏畧、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則說情斯來、無是己之心、事隔於容諂、罕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攻乎異端、歸之正義、

銓所以稱物也窮涯盈量謂人皆足其願也東觀漢記張酺拜大尉章帝謂曹褒案漢舊儀制漢儀酺以褒制非禎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爭之晉太尉荀顗受勑制禮太康初尚書

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淵旨謂儉也。言皆不及儉之可法也。理積謂義理畜於中也。事感謂往事閱之多也。不以廉物謂施之於物則不廉也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旣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世務，鑒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爲吏，積習成姦，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公秉理照物，動必研幾，當時嗟服，若有神道，豈非希世之儁民，瑚璉之宏器。

理擅民宗，政理獨爲人所宗也。懸，遠也。遠得之於天，不必相謀而自成於心也。主者百數，言掌文案之人，深文云云，正指此等人也。筆削，遷易不定也。輕重，妄有加減也

不通

昉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鄭璞踰於周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出入禮闈，朝夕舊館，瞻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爲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爲一家之言，不列於集，集錄如左，

莊子曰，伯夷死名於西山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言衆共譽者，辱可轉而爲榮也。戰國策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踰於周寶，謂不同於周之鼠也。禮闈，尚書省門也。綴賞，追賞也。無地，謂不擇地，遇之則爲勝也

郃

合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注

聖主得賢臣頌　漢書曰、王襃爲益州刺史、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襃因奏襃有軼才、上乃徵襃、既至、詔爲此頌

王襃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旃、氈也、純綿、纊帛也、羹藜、藜羹也、唅、食也、糗、乾食也、茨、覆也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胷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影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滄、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五始、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審己正統、莫要於得賢人、故公羊五始[illegible]作也、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鑄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璞、劍之未理者、越砥、磨石名、斂、謂磨也、剸、截也、篲、帚也、氾、灑地也、塗、泥也、若以帚埽氾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也、督、正也、削、度也、延、長也、袤、廣也、溷、亂也、策、作策、鞭也、齧膝、乘旦、皆良馬名、靶、轡也、影靡、日影沒也、歷塊、過一小塊也、蹶、疾也、嘔喻、喜悅貌

夫竭志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

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
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
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
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析壤而光祖考、傳之
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
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
蜉、蝣、出、以、陰、易曰、龍飛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
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
鐘、蓬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

伯、霸也、周官、建仁策也、臣合樹伯迹也、韓詩外
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士
不至、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
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君
設庭燎待士而士不至、以君賢君也、士自以爲
不及、故不至也、九九薄能而猶禮之、況賢於九
九者乎、鼓刀屠牛也、奥、幽也、渫、狎也、蹻、以繩爲
屩也、資說士、謂使士有所資益而喜悅也、管幹
別傳曰、龍者、陽精、潛於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
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居於陽、依木長
嘯、動於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秋吟出陰、喻
賢人待時而出、〇易乾卦九五辭、龍以喻大人

龍飛在天、喻聖德之顯、故利見之也、詩大雅文
也、思、願也、皇、天也、願天生賢人也、鐘有二十四、
各有節奏、故曰遞鐘、五臣作號鐘、琴
名也、蓬門、逢蒙也、烏號、黃帝弓名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
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
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人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
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雍垂拱、永永萬年、何
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
離世哉、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
也、

偃仰屈申、呴噓呼吸、道氣之
術也、喬松、王喬赤松子也

毳 吹去聲　剸 專　氾 泛　靶 霸　蹻 脚　遞 遞

趙充國頌

漢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雄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惟宣、宣帝也、先零、羌名、時充國爲後將軍、擊西羌、有守、酒泉太守辛武賢也、充國欲屯田、喻之使降、武賢言屯田非便、不如擊之、故云矜功、時宣帝命充國與武賢共討罕井於鮮水之陽、封充國爲營平侯、屢奏封章、言屯田之便也、亢、拒也、言無有能拒之者、鬼方、即先零也、周宣王時、方叔召虎爲將也、小雅曰、方叔蒞止、其車三千、大雅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漢宣帝時、亦稱中興、赳赳桓桓、武貌

出師頌

後漢鄧騭、女弟爲和熹皇后、安帝立、騭爲虎賁中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騭將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爲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束帛乘馬

史岑

字孝山、爵里未詳、後漢書曰、王莽末沛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此頌在後漢安帝時、莽末史岑、不得爲此、蓋漢有兩史岑、一字子孝、莽時人、後漢書誤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爭煥、歷紀十二、天命中易、西零不順、東夷遘逆、乃命上將、授以雄戟、桓桓上將、寔天所啓、允文允武、明詩悅禮、憲章百揆、爲世作楷、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渾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律、薄伐玁狁、至於太原、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邊、鼓無停響、旗不蹔褰、澤霑遐荒、功銘鼎鉉、我出我師、於彼西疆、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介珪既削、列壤酬勳、今我將軍、啓土上郡、傳子傳孫、顯顯令問、

五曜、五星也、漢元年、五星聚東井、沛公至霸上、素靈、白帝子也、高祖經大澤中、有大蛇當道、斬

之有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今赤帝子斬之自高祖至王莽簒位時為十二世西零即先零也尚父太公也尚書曰右秉白旄以麾故云素旄律五臣作楚楚南方也朔風變而南言風化之廣也薄伐言逐出之而已不殺之也獫狁北夷也此詩小雅文路車駟馬車乘黃馬色也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介珪諸侯所執長尺二寸上郡隣所封也

酒德頌

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為晋建威參軍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踑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天地一朝自開闢以來為一朝也萬期萬歲之期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二豪貴介搢紳也善注焉字讀在侍側句內言二豪隨巳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矣向注焉字屬在下句言二豪何如二蟲之微小也從善注為長

蜾 果 蠃 力果切

漢高帝功臣頌

陸機

相國酇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荊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沈跡中鄉、飛名帝錄、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墋垢也黷嫼也波振塵飛喻亂也徘徊言無人主不知所從也三靈天地人惡秦之亂改卜而爲清平也載始也高祖中陽里人故云中鄉飛名帝錄謂應圖讖也慶雲瑞雲也授木謂以木德而授漢也泗高祖爲亭長地也豐高祖所居邑也高祖隱芒碭山中呂后常求得之帝怪問曰所居上常有雲氣也素靈卽斬蛇事見出師頌金精秦也朱光火德漢也

堂堂蕭公、王跡是因、綢繆叡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拔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默、有此武功、長驅河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跡蕭公、

綢繆親密也何守關中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分王秦地故稱三秦拔奇謂舉韓信也夷平也曹參好黃老術故曰樂道淵默沈靜也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大破之是長驅河朔也又擊三秦軍於壤東協策謂合策也

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覩化、望影揣情、鬼無隱謀、物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卽謀下邑、銷印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霸楚寔喪、

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弭翼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

張良嘗自言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漢王與良西入武關良曰秦將屠者賈豎易動以利令行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漢王欲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懈擊之乃大破之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要項伯具言沛公不敢背德項羽乃解漢王兵還下邑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共功者良曰英布彭越可急使韓信可屬大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項羽圍漢王滎陽酈食其說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良發八難趣銷印其敝也韓信欲自立爲假齊王漢王怒良因勸封之漢王與諸將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楚易敗也於是皆引兵來羽敗自剄三王彭越韓信黥布也羽死烏江董翳楊喜馬童呂勝楊武等五人各得其一體乃封五人爲列侯良後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之術高覽猶高翔也弭止也戢藏也

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沈、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於足、離項於懷、格人乃謝、楚翼寔摧、韓王窘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

陳平好道術玄理故云神跡重玄天也凡兆爲謀始先兆而伐其謀猶響爲音初欲擠其響先於音而抑之也擠排也以下句比上句言伐謀之神也五臣以音響相濟比君臣相得恐未是漢書曰陳平六出奇計法言注曰陳平用奇策門故云六奮四迴時韓信欲立爲齊王高祖怒平躡帝足令封之又平以金行反間離項羽君臣格人指范增也韓王韓信也謀反令帝僞遊雲夢以執之匈奴圍帝平城以計解圍迎文迎立文帝也高帝崩平馳至宮哭甚哀

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陵險必夷、摧剛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夷魏、登山滅趙、威亮火列、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

漢濱高祖初封地渭表三秦也漢擊楚彭城兵敗韓信發兵會滎陽破京索之間時齊趙魏皆與楚和北討郎夷魏滅趙也濟河以木罌缶渡軍也登山拔趙幟立漢赤幟也亮信也魏趙屬冀州齊代屬青州故云二州四邦魏趙齊代也時信用廣武君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表東海謂爲齊王也龍且救齊信以囊沙計破之餘卒皆降蒯通說信曰當今兩主懸命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故云劉項懸命人謀即蒯通也絕楚謂滅楚也

彭越觀時、弢迹匿光、人具爾瞻、翼爾鷹揚、威靈楚域、委質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爲我扇、天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於垓下、元凶既夷、寵祿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

可謀之不藏含福取禍

發古韜字通陳涉初起或謂越曰豪傑叛秦公可效之越曰兩龍方闘且待之是爲發匿也越初絶楚糧於梁地後即封梁王故云舊梁縣布北面爲楚將後歸漢故云蟬蛻華改也謂改而北面事漢也彼謂楚也漢王追項羽至夏陽故云東夏三雄韓信彭越與布也假至也不藏謀反也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詒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脱跡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蕪更輝枯條以肄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爲亂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

張耳梁人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爲客士也罔極謂陳餘與耳交不固也耳與餘戰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是思舊恩也時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是祭五緯也洎至也謂歸漢也時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來詣故云改策西秦與韓信破趙斬陳餘泜水上是報辱北冀也斬而復生曰肄韓王信韓襄王孽孫漢立爲韓王以信壯武徙都晉陽以備胡虜綰與高帝同日生微時相愛及貴出入帝臥内婉孌相親親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綰可王乃立爲燕王章印也後綰將兵衆亡入匈奴死胡中天下初叛秦吳芮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遇芮之鋗與偕攻析酈上以鋗有功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之令中

肅肅荆王董我王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勳庸親作勞舊土是分往踐厥宇大啓淮濆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實邦之基義形於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末命是期

劉賈高祖從兄子漢追項羽至固陵賈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反楚佐賈故云殷薦其勳高祖以子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下立賈爲荆王王淮東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欲以招陵陵母送使者曰善事漢王母以妾故有二心伏劒死陵爲人任氣好直言高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即末命是期也

絳侯質木多略寡言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驁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呂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勳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顔誚項掩淚寤主

漢書曰周勃爲人木彊敦厚呂后問宰相帝曰安劉氏者必勃也勃破陳豨於靈丘擊盧綰於上蘭代陳豨地韓燕綰地也勃與丞相陳平誅諸呂是謂以權紫宮帝宮也文帝由代王入即位故云徵帝太原時勃爲太尉後爲丞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

菀初蕭何使樊噲迎高祖立爲沛公高祖嘗在澤中遊故曰延帝幽藪范增欲殺沛公於鴻門噲持楯入以救沛公高祖卧病惡見人噲排闥直入涕泣諫帝帝笑而起故謂諍項寤主

幽周之進、於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於征、振威龍蛇、攄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𪊨、徛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跡、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潁陰銳敏、屢爲軍鋒、奮戈東城、禽項定功、乘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勳、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哲兄謂酈食其也時食其使酈商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燕王荼反商從擊荼戰龍蛻龍蛻地名也又從𪊨布軍於墉城高祖初起以夏侯嬰爲太僕嘗奉車故云肇跡也策鞭也嬰從擊項羽漢王不利馳去漢王急馬罷蹶棄孝惠魯元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京師謂抱小兒爲擁樹平城之難冒頓開一角高帝出欲驟嬰固請徐行弩皆持滿外嚮卒得脫灌嬰追項羽至東城破之乃渡江破吳郡定豫章會稽還定淮北遂入關東土傅寬初屬淮陰後屬曹參故云元帥是承靳歙從高祖擊項羽別定江陵懲止也

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於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庶、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指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酆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

初漢數困滎陽成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食其勸進兵攻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後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韓信聞齊已下乃襲齊廣以食其賣己乃亨之輶軒使車也高祖念其功封其子爲高梁侯婁敬脫輓見虞將軍曰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不敢易衣入見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銓所以稱物也

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勃、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昬、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

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後諸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交歡太尉周勃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叔孫通初拜博士號稷嗣君與魯諸生共起朝儀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帝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睎望也

無知叡敏、獨昭奇跡、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紓漢披楚、唯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沈心善照、漢

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唯人、何識之妙、

魏無知進陳平、後封平、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乃賞無知、言其與蕭何之進韓信伴也、漢王曰、孰爲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項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說布歸漢、時項羽殺義帝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素服發喪、擊楚之殺義帝者、袁生說漢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王乃復走滎陽、則楚所備者多、分力、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淵回、喻其深也、響效、喻其速也

紀信誑項、軺軒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懔懔、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不可陵、貞軌偕沒、亮跡雙升、帝嘻爾庸、後嗣是膺、天命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未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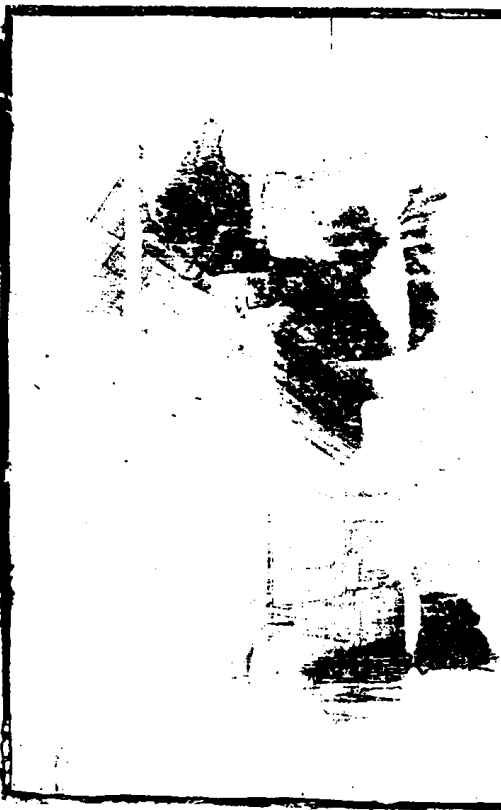
項羽圍滎陽急、紀信乘王車、衣王衣、詐爲高祖降楚、高祖以數十騎出、羽燒殺信、漢王去滎陽、使周苛守、楚破滎陽、欲令將苛、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爲虜矣、乃烹苛、偕沒、雙升、言紀信周苛也、後封紀信子通襄平侯、周苛子成高景侯、晉灼曰、紀通父成從定三秦、死王事、非信子也、紀信不見其後、機此言誤也、皇媼、謂高祖父母也、王心有違、謂父母並爲項羽所執也、初遣陸賈說羽、羽不聽、後遣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媼、母別名也、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見、曰、此天下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以上三十一人頌畢、其中或稱姓、或稱名、或稱封爵、不

同前總序已備載、故不分疏、以下總述其事也

震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於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唯壤、部護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劬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文子曰、堯治天下、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以離者寡、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感之各以清濁應也、易曰、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言臣從君也、衆川所以成海、土壤所以成山、喻君得臣也、韶舜樂、濩湯樂、袞龍王者之服、諸臣之從漢、猶韶濩之遞奏、袞龍之輝煌也、註謂高祖君尊位禮儀恐未然

參楚錯切 基忠 龍且沮龍

東方朔畫贊并序

夏侯湛 字孝若譙國人為晉散騎常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遊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倜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嘘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漢獻帝改興平三年為建安元年茲云疑誤也贊通也支離卜也覆謂射覆逆謂逆刺豫知前事闇於心謂藏於心也跆籍猶殘暴也冲和真氣也龍變解骨體形也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齊為鴟夷子變化無常也大人湛父也路寢廟也

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淪忘憂跨世陵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

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
頌聲

肥猶樂也臨世濯足謂臨濁世也希古慕古也
旣濁能清外濁內清也儉謂用約猶龍謂變化
也史記東方朔曰如朔
所謂避俗於朝廷間也

跆 臺

三國名臣序贊有序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晉東郡太守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

宗本也匠制也陶家名模下圓轉爲鈞故云陶鈞體分謂君臣體統殊也冥固謂獸相連屬也風美所扇風聲所感動也訓革訓戒也二八八元八愷也三賢管仲隰朋鮑叔牙也五臣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也天道圓地道方御圓謂君也執方謂臣也

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顔，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才，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顯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途；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

龍顔漢高帝也三傑張良蕭何韓信也漢雖霸故云不以道勝萬歲一期甚言聖人難遇也

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偪，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

文若荀彧字或初欲臣漢室後曹操恨之飲藥而死詳後贊中公達荀攸字致命亦謂臣漢室也其趣舍與文若相同然或死而攸存故謂不同其意以文若既死名教已寄之矣故不必同其死也仁義二語謂彧也生理二語謂攸也是二人一死一生俱爲弘道也崔生崔琰也亦言其仕魏之故以魏武猶爲漢臣也魏武不容謂賜琰死也詳後贊中江湖以下數語總上荀崔三人也天懷猶天性也

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

管樂、管仲樂毅也、亮常自比、廖立爲長水校尉、以誹謗廢爲庶人、徙汶山郡、聞亮卒、泣曰、吾長爲左衽矣、先主病篤、召亮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曰、臣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繼體、後主也、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

公瑾、周瑜字、伯符、孫策字、策與瑜同年、少時即友善、總角、童子髻也、曹操入荆州、權遣瑜與劉備并力逆戰、操軍敗退、赤壁、江陵江口山也、瑜還江陵、道卒、年三十六、故云齡促、子布、張昭字、孫策死、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乃扶上馬、出巡軍、士愕、直言也、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出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不聽、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登壇、即位時也、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黄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廻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

火德、漢也、大過、易卦名、二溟、南溟北溟也、虬、龍也、未和、喻君臣未應合也、擇淵候柯、喻臣求君也、杞梓松竹鳳龍蘭菊、皆喻賢才也、亭、秀也、

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賾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

日月在躬、言其明也、時操進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密以咨彧、

或以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操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卒、風槩節槩也

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筭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

蓍蔡謂預識也、荀攸與議郎何顒、謀殺董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故云玄定彌泰也、愔愔靜也、幕裏軍中也、攸從操征伐、常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所言、通韻、通而不滯也、懷尺璧哂連城、喻懷才而輕爵祿也、操嘗稱公達外愚內智、智可及、愚不可及也

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亮、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

魏國初建、袁渙爲郎中令、純素、與衆不亂也、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爲布所拘、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渙作書詈備、渙不可、布大怒、脅以兵、曰、爲則生、不爲則死、渙笑應曰、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君子邪、且不恥彼小人邪、將復之、則辱在此、不在彼矣、且渙昔事劉將軍、猶今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虎謂布也、行不修飾、謂不待修飾而名節自無愆也、操志操也

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牆宇高嶷、謂不可窺見其內也、芳蘭喻君子、荊棘喻小人、操爲魏王、楊訓發表、褒述盛德、琰視訓表草、與訓書、有曰、琰此書、傲世怨謗者、操怒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顏色無撓、遂賜死、

景山詠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讜言盈耳、

時操科禁斷酒、徐邈私飲至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操、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聖人、濁者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竟坐罪、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擬伊、謂比於伊尹也、陳羣爲司空、錄尚書事、數陳得失

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身全由直、跡洿必僞、處死非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

合徒廣、容身靡寄、
夏侯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中書令李豐欲
謀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之大將軍聞之
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跡泠必僞言
處汙世不可太直也理存則易正直之理也
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
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
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
危致命、盡其心禮、
敬授既同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魏帝
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
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不能坐受廢辱當與卿自出討之王沈王業馳
告昭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殺堂陛喻君臣也
言陳泰志在尊君也司馬昭弑高貴鄉公會朝
臣謀其故陳泰泣入昭待之曲室謂曰玄伯
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昭曰爲我更
思其次泰言唯有更進於此昭
乃久不言此謂正言彌啓也
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牓風
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
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
褐中林、鬱爲時棟、
孔明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唯博陵
崔州平穎川徐元直以爲信然龍盤潛龍勿用
也百六陽九之厄也雰雺濁
氣也宗子劉備也控急也
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
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
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勝塗勝殘去殺之道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
災也謂士元當窮災之時也劉璋還成都先主
嘗爲璋北征漢中龐統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一舉便定此上
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兵據關頭數有
牋諫璋使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
州有急欲還救之並裝束作歸形二子喜將軍
之志必來見因執之取其兵還向成都此中計
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
先主從其中計斬懷沛還成都爲軍中郎將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
勤、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沖達、秉心
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
能徽音、退不失德、
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言其立性本自中正
非由摹放也羈勤謂受祿秩爲人驅策也先主
將伐吳黃權諫曰吳人水戰泝流進易退難臣
請先驅當寇陛下宜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爲鎮
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在江南吳將陸遜乘虛
斷圍南軍敗先主引退道隔權不得還降魏爲
鎮南將軍鄰國謂魏也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
效順欲追蹤陳韓也權曰臣受劉氏殊恩降吳
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敗軍之將獲免爲幸
何古人之可慕先主凶問至魏羣臣咸賀權獨
否後爲車騎將軍徽音謂諫先主
也不失德謂降魏而心常在蜀也

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披草出自草澤也、衡霍二山名、屬吳地、三光日月星也、參分分爲三也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

孫策創業、命張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威夷險阻也、桓孫策謚、臨亡、以弟權托昭、後昭謂權曰、昔太后桓王以陛下屬老臣、不以老臣屬陛下

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

荷擔謂賤者事、雲臺喻事業之高也、初魯肅說權曰、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都長、謂體貌都雅而性長厚也、鶺鴒、謂兄弟也、瑾與亮爲兄弟、權使瑾至蜀通好、與弟亮但公位相見、無私面

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恒、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

陸遜爲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品秩有差、三四上、太傅吳粲坐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使讓遜、憤恚卒、顧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泄、虞翻性不協俗、多見毀謗、數犯顏諫爭、權不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有仙人也、權責怒、徙翻交州、性不容非、故曰好是、孫陽古善相馬者、喻臣不遇君、猶良馬之不遇孫陽也

詵詵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志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詵詵衆多也、玄天也、喻臣仰君之流澤也

嶷魚力切 霁夢

封禪文

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封者封泰山禪者禪梁父也

司馬相如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昊穹春夏天名率循也武跡也循近者之遺跡聽遠者之風聲其湮滅者甚多也紛綸葳蕤多而亂也韶明也夏大也號謚卽封禪也若順也淑善也

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厖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緥而崇觀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

五三五帝三王也維語詞后稷周之始祖故推本言之郅大也大行大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成也無聲無惡聲也善始善終通周家而言總本於公劉至文王創業之善也繦緥成王也成王以幼冲而功冠於文武道成易法故也元始也都於也卒終也言度其始以及於終初無異跡可考而且禪梁父云云起下漢德過周尤宜封禪也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邇陿游原遐闊泳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柢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

逢遇也喻德盛若遇原泉湧出也沕潛也潏泉貌曼羨廣散也旁魄布衍也垓重也猋疾風也邇陿近也遐闊遠也言恩德如水近者游其原本遠者浮其波沫也首惡始爲惡者晻昧闇昧人也闓愷懌樂也內面內向也導史記作禦擇也說文曰嘉禾也觡角也柢本也武帝獲白麟

角共一本餘珍漢書音義曰得周鼎也文穎曰
周放畜餘龜於岐之旁至漢得之翠黃乘黃也
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時滙涯水中山神馬
故云乘龍於沼武帝得長陵女巫能與鬼神通
號曰神君靈圉古仙人名女巫似仙人禮於閒
館也傚儻奇異也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隕墜
也休美也燎祭天也介大也丘山也心懸曰悳
言以魚墜之符而遂美之以祭天且登泰山也
進謂周讓謂漢周未可封禪而爲
之爲進漢宜封禪而不爲爲讓也

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
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
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
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
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
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
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
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假大司馬以發辭也譓順也不特創見言不獨
一物初見也望幸望帝之臨幸也蓋合也合薦
代之君猶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一云蓋欲
也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況善也註
俱云蓋發語辭垂恩儲祉諸符瑞也契史記作
挈絕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甫也天道本暗昧然
以符瑞示意不可辭也應劭曰屈絕也古帝王
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則說者亦無從顯稱
七十二君於後世也五臣屈作屈指
之屈謂說者不屈指而稱於後也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
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勤功中嶽以章至尊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
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
後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
炎以展寀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飛英聲騰茂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
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
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
遂作頌曰

進越踰禮也款誠也搢紳先生諸經儒之人也
展寀展其官職錯事施其事業也春秋者正天
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寀錯事因兼天時別人
事敘述大義爲一經也祓拂也六六經也掌故
掌禮樂之故事者總納也詩歌詠功德下四章
之頌也大澤天子恩澤自我天覆一章也博廣
也符瑞之富謂般般
之獸以下三章也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遊滋液滲
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

澤之非唯偏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言天子之德如天覆萬物雲行天下也曷蓄何所不蓄積也氾普也註云循君非也侯何也

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

般斑同騶虞白虎黑文故云斑旼旼和也穆穆敬也元狩元年十月往五畤祭祀白麟馳於帝車之前此乃上帝享君福也武帝時黃龍見宛宛龍貌陽明也謂南面而受朝也言龍見乃覺悟下人知天子之德也受命受天之命也章明也類祥瑞之類也巒山也

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藝圖書也天心允答所以宜封禪兢兢翼翼以下寓規諷也興必慮衰以下正兢翼也假大也

郅質 滈幸 猋標 略格 愿女六切 般班 旼旻 故曰於之

於烏 假格

劇秦美新 并序王莽簒位號曰新劇甚也卦賸負比優劣之義也時雄仕莽朝見莽數害正直恐已見害故著此文以悅其意求免於禍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位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顚眴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長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

諸吏雄自稱也眴古眩字通謂風疾也

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或玄而萌或黃而牙玄黃剖判上下相嘔爰初生民帝王始存在乎混混茫茫之時𥦗聞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

權輿始也祛開也睢仰目也盱張目也睍不分明貌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也言其色蒙蘢始生萌芽嘔與煦同相蒸而生萬物也𥦗聞罕漫不明貌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羲皇中莫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獨秦屈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宣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剗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塗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𨎆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茀經霣巨狄鬼信之妖發神歇靈液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

神明所祚三語言春秋之義也襄文而下皆秦主謚政始皇也縱人佐六國者衡人散六國以佐秦者鞅儀韋斯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也起翦恬賁白起王翦蒙恬王賁也剗除也流漂滌蕩謂除去其禮法也𨎆古然字燒也勒記也來儀鳳也肉角麟也狙獷犬之齧人者嘉醴醴泉

也景曜景星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也茀孛星也賁墜也始皇時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有大人長五丈夷服見於臨洮鬼信謂江使告祖龍死也液滋液也善作繹猶緒也神靈歇其舊緒不福祐之也海水喻亂也劇甚也言促甚也

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之功業專用己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

回邪也憑依也應瑞應也徹猶廢也若古順古也汎與灑同漢高帝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壁紀歷代之紀圖書典爵也闇闇昧忽亂也

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滭浡沕潏川流海停雲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資助也上爲天之所助下爲地之所養也玄符天符靈契地契莽承黃虞之後故云黃瑞滭浡沕潏皆水流貌瑞之多似之也八圻八方也震雷也炎光謂日景飛響謂雷聲亦喻瑞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眞天子之表也若夫白鳩丹烏素魚斷蛇方斯蔑矣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昔帝纘皇王纘帝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如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旁作穆穆明旦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爲與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瑞殊怪之事於天下四十八章謂錄之爲書如篇章也白鳩湯之祥也武王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又白魚躍入王舟斷蛇即高帝斬蛇事格至也言祥瑞來現甚多也垂務垂拱而治之事也非秦之爲以秦所爲爲非也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

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炳煥照耀靡不宣臻式
軨軒旂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之施黼黻袞
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
之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
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洪業也北
懷單于廣德也若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
方甫刑匡馬法恢崇祗庸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搢
紳講習言諫箴誦之塗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
漸階俾前聖之緒布濩流衍而不韞櫝郁郁乎煥
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
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之苗著黃虞
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
不懿哉

前人先王也愷樂也律六律也量斗斛也金科
法令也式用也軨軒旂旗車旗之制也和鸞金鈴
以節車者肆夏詩樂行則歌之以中節天子七
廟莽加黃帝虞舜二廟為九廟又置長壽宮為
文母養食之堂經有五莽又制樂經故云六五
爵五等諸侯之爵三壤三等之土地也莽更名
天下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之甫刑呂刑也後
為甫侯故名甫馬法司馬兵法也搢紳儒生也
振鷺鴻鸞皆喻賢人夷儀有常儀也黃帝少典
之子莽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媯昌為始
睦侯奉虞帝後麟麟
光明也麟古燐字同

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要
荒濯沐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廣禪
梁甫斯受命者之典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
受命然猶有事矣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渟
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
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讓惡
可以已乎

沈潛深也甸內近都邑也厲深沾也揭淺沾也
濯沐微沾也術謂法也典常也受命謂漢高也
營營四方不及有事封禪也不
受命謂始皇也喁喁眾喜悅貌

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
之罔極令萬世常載巍巍履栗栗奧馨香含甘實
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凝庶績
越熙荷天衢提地釐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奮善作舊謂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五臣作
奮謂振堯舜之典合三篇為一也釐理也

剗 蓋 䵝 然 狃 苴 濡 聿 假 格

典引 典堯典也漢紹堯緒故引堯事以述漢德引者伸而長之也

班固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等對曰、此贊賈誼過秦篇言、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悟邪、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細微、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司馬遷始皇贊中全述賈誼過秦論以明秦事寧有非言問何處有非也固對以子嬰庸主數語爲非是欲貶子長而誇長卿封禪書以起已作典引意也微文用隱語也洿行私卓氏女也刻誦聖論即司馬遷著書以下是也因史見意謂修春秋褒貶之事也雲門樂名軼過也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於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之貌奧濁也地也清天也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故云交錯民主天子也五德言帝王以五行之德相承也同者言上古帝王同於天造草昧之時也繩契紀繩書契之世也踰越謂遠也詔告也系易系也莫能相告故易系不得而連綴也

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絳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

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聖明之式、雖皋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繼莽分、尚不涖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精烈、蘊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

闓開繹治也䌥天開治也太昊伏羲氏也暴遠也函光未曜謂不著於書傳也龍翼龍飛也天有五行之序堯與舜禹稷契各據其一而堯爲之正自禪虞命夏而後契至成湯而王稷至武王而王四運既周仍歸堯後而授漢也元首堯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恒文即懸象謂日月也舊章即彝倫謂經世之典章也玄聖孔子也漢受命先命習玄聖之教者使綴於學立其制度弘亮洪業以下俱本綴學立制來茲指玄聖也宸居如北辰之居所也拊翼未舉欲飛也不涖其誅謂二祖即位之前胡亥王莽天皆先爲誅滅而已不親涖之也度〻也宗尊也謂就尊位也古文台爲嗣淵穆深美也言二祖有讓於德不嗣之意也號師號令兵衆也矢陳也敦勉也奮撝奮擊指撝也言漢取天下無號令兵衆之陳列勉爲奮擊指撝之事也撝與麾同堯允恭克讓故云克讓歸運炎上火德也孔佐孔子即上綴學立制也誥誓謂尚書所載也

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秉。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於。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鋪布也二代殷周也一簣喻卑微也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湯與文王誅之參五華夏謂分裂華夏之地然後遷於鎬亳也鎬周所都亳湯所都北面臣位也天邑天子之邑武周樂也護殷樂也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與那與言其用樂於宗廟之中也宗尊也帝天也以祖考進而配享上帝也舄奕光曜流行貌二代以臣代君尚能作樂配天神明其道也誕大也渝變也言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其光藻朗而不變言無殊功也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

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日照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慝無回而不泯微胡頊而不顚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豪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愼無乃葸與

四宗文帝太宗武帝世宗宣帝中宗明帝顯宗也鬼區鬼方蠻夷之國也順養也詩曰文王之德明明在天下故曰在下之訓五臣註以遺策爲典策之缺遺者在下謂政教流訓於下者俱非也出入三光謂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無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渾元造化之氣毫芒物之微細者也性類有生之類也德臣列辟漢之能臣古之列辟也君長也其功爲百王之長也虔敬也鞏亦勞也貶成貶其成功也抑定抑其安定也遷正改正朔也秦以十月爲歲首漢以十月至霸上故因之至武帝始改黜色易服色也漢以土德尚黃至光武乃黜黃而尚赤賓監立二代後也光武封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禮禮之屯他本作純

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辯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宵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方州洋溢乎要荒

三事三公也宗軌謂武帝封禪事天經孝道也辯古平字通用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庋縣祭川曰浮沈來儀鳳凰也觀魏皆闕也肉角麟也緇文皓質騶虞也黃輝采鱗黃龍也三足烏也林外曰坰郊外曰牧日月邦畿日月之下邦畿之內也方州帝都也

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麰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

素雉白雉也越裳獻白雉朱烏武王渡河中流火流爲烏其色赤玄秬黑黍也麰大麥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麰此言周成王封禪非止爲身以起下意

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

孔繇先命聖乎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戻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游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餚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絣萬嗣揚洪

輝奮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恁思也旅陳也東序秘寶河圖也亮章信而明也繇道也逢吉逢瑞也因定謂因治定也三靈天地人也展廣也放唐堯也堯稱放勳故云前前代帝王後子孫也封禪之事皆祖宗之德令乃推讓是輕清廟不勑天命也戻至也古封禪者七十有二今并漢二君而四也素竹素章書傳也垂精遊神將修封禪也斟酌飲也餚覈食也求道德仁義之事亦如飲食之求辭飽也五繇卜辭也絣使也與拼古字通揚奮振布之意律法也唐皇言唯唐堯與漢也

痊 意參 埏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淪註

公孫弘傳贊 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論傳內人之善否亦論之意也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

易漸卦曰鴻漸言健翮漸而進也公孫弘少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六十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卜式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年致千頭十餘年拜中郎遷御史大夫與倪寬三人相類故連言之武帝以安車蒲輪徵枚乘主父偃上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朝奏暮召入見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衛青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金日磾本匈奴屠休王子以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磾入不降沒入官版築傅說也飯牛甯戚也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功造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公孫弘董仲舒俱治春秋倪寬治尚書上尚書一篇建慶俱石奮子以馴行孝謹至二千石汲黯數直諫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當時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滑稽展轉隨俗也落下姓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譙隆薦閎待詔太史作太初歷拜侍中不受武帝病篤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日磾亦曰臣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子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王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蕭望之修齊詩事后蒼梁丘賀從京房受易夏侯勝從伏生受尚書韋賢修詩傳玄成其子也嚴彭祖學公羊春秋尹更始學穀梁春秋張趙皆將魏邴于杜皆相也黃霸而下皆循吏也

晉紀論武帝革命

干寶 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文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傳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見於莊子不有不自有其功也不求不求其報也大象大法也黃帝紹帝鴻氏故云鴻黃世及父子相及也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魏外禪有篡伐之事故曰順名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謂堯也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始謂元日也魏陳留王以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故云用其終其始終不同豈惟人事乃天意也五臣以終為終帝王之事濟今為陳留王者非也

晉紀總論

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値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軨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巳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祖承基大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

高祖司馬懿也曹操爲丞相懿爲文學掾輿軨乘輿也魏文帝時爲丞相長史明帝時遷驃騎大將軍并操時爲三世鄧艾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宣王奇之辟以爲掾州泰爲荆州刺史裴潛從事宣王鎭宛潛遣詣宣王遂爲所知孟達爲新城太守反宣王征之公孫淵爲遼東太守自立爲燕王宣王斬淵傳詣洛陽曹爽與宣王同受遺輔政後爽橫恣有反狀夷三族王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欲更立楚王宣王襲之世宗司馬師也宣王之子太祖司馬昭也師之弟玄豐夏侯玄李豐也世宗爲大將軍玄豐謀廢之世宗聞之遣王羡迎豐至使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楊州太守文欽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討之欽敗入吳鎭東大將軍諸葛誕貳于晉斬誕首夷三族潛謀謂玄豐也淮浦許洛謂欽誕也鍾鄧鍾會鄧艾也非常之禮謂九錫也備物謂祭器之物世祖武帝司馬炎昭之子也居體謂得中正之體異議謂言伐吳之議不同也

羊祜獨上疏以爲不踰時可克左傳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是從善卽爲從衆也王杜王濟杜預也來同謂並歸晉也餘糧棲畝謂禾穗遺於田畝也草舍草宿也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顚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陽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

楊駿爲太傅作亂被誅母后惠帝母楊氏二公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也孟觀知中宮旨因譖二公行廢立事楚王瑋殺二公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伏誅左傳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喩兄弟構郤也師尹謂大臣也惠帝禪位於趙王倫倫以兵守衛上號曰太上皇中書令繆播云太史紫星以變當有免官天子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李辰因誑百姓以山都氏丘沈爲主石冰應之攻楊州刺史蘇峻降劉淵以離石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東莞復攻青州二帝懷愍也劉曜寇長安劉粲寇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四維禮義廉恥也

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

離石縣名二都長安洛陽也劉曜入都幽辱六宮以南陽王模妃劉氏賜胡張平爲妻

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

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防是也。浚，取也。晨風，鳥也。林茂則歸之。理節，謂政教號令有條理節度也。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聘魯，請觀周樂，爲之歌列國之樂，知其存亡長短之數。

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于大王，爲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姜嫄后稷母也思文思后稷有文德也周頌
文蒸衆也穎垂穎也栗成熟也即就也即[illegible]
爲家室言無變更也此大雅文公劉后稷曾孫
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由原而升復降在原言
反覆重若也此大雅文西水涘沮之水滸水涯
也慰安也止居也安其居謂左右處之也疆理
定其經界也時耕曰宣此與來朝詩俱大雅文
德政應和曰貊一云猶繼也能繼太王之德政
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
君光大也此亦大雅文翼翼恭敬貌聿述也懷
思也一云聿遂也懷來也遂來此多福也此亦
大雅文乞言用黃髮之言也四教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也煩辱謂修女功之事也御治也此亦
大雅文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又曰肅肅兔
宜施于中林皆言文王之化也天保采薇
皆詩篇治內謂諸夏也治外謂夷狄也

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
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
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
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
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
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三聖文武周公也大武武王樂遭變謂三叔
流言也風化所由云云豳風七月詩序也

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爲以
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
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
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
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有爲爲之謂非天命自至之意微文譏刺也齊
王曹芳也明帝崩即位司馬景王以太后令廢
帝歸藩伊尹放大甲於桐復歸于亳言不得如
大甲也反位也高貴鄉公曹髦也齊王廢即位
自討文王崩于師周公攝政後復子明辟乎
謂成王也明辟猶明君也言高貴不得如成王
復政也二祖文景也異
於先代是有爲爲之也

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
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
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
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
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
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

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

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望空，望白署空也。蕭杌，蕭然目放杌爾無爲也。劉頌在朝忠正，武帝重之，訪以治道。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傅咸糾之。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詬，恥也。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教，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

鈞，平也。軸，重也。大極其尊，謂秉鈞當軸也。小錄其要，謂兼官也。劉寔字子眞，著崇讓論。劉頌字子雅，爲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爲裴頠所駮，不見用。傅咸字長虞，先後彈奏百僚，多不見從。織紝，理繒帛也。枲，麻也。中饋，謂祭祀之具。反易剛柔，婦陵夫也。鑿契，其也。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阮籍居喪，不帥常檢，曰：禮豈爲我輩設也。賈充饗衆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未了。充之先爲市魁，故以戲答。王渾愧欲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濬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郭欽上書，言戎狄爲患，帝弗

聽、傳玄上書言亡秦之病、復發於今、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剋己爲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傳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左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季札事見前注、左傳、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宗祝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賈誼上治安策中有云、可爲痛哭者一、賈后、惠帝后、甚妬、有孕輒殺之、或以戟擿之、子隨刃墮、韓壽妻賈午、故云韓午、后妹也、相助爲妬

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乃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非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

承亂、惠帝之亂也、彊臣、東海王越也、愍帝祖爲秦王、避諱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爲主、太康五年、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愍懷、惠帝太子、賈后妬害、廢爲庶人、使小黃門害之、後趙王倫誅賈后、追謚爲愍懷、淮南王、名允、成都王、名穎、長沙王、名乂、此數王俱誅滅、而懷帝始得以諸王爲天子也、劉向讖文、蓋豫設之、以爲後驗者、易曰、西南得朋、時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是得朋也、愍帝即位、詔以琅邪王叡爲侍中左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督陝右諸軍事、國語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其子孫未常不章、渝、變也、晉、黎後、故云未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規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

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四德、謂德言功容也、女史掌王后之禮、以詔后治內政、環珮、所以節行步也、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也、善本妓作謁、謁、私謁也、列女傳曰、周之康王夫人晏出、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周宣王晏起、姜后脫

晉侍罪永巷、戎女、驪姬也、五子、齊桓公五公子也、冢嗣、晉申生也、

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

秦并六國、故內職皆備而八品、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也、釐、正也、高帝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古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此即指戚姬事也、衽席、單席也、文帝時、慎夫人與皇后同坐、故云無辨、武帝置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元帝又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妖倖、以妖麗取倖也、

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

矯其弊矣

釆女者釆擇也筭計也計人口多少也
禮記曰外言不入于閫內言不出于閫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纍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爲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甲令帝前第一令也淄緇也芊楚人姓秦昭襄王母號曰宣太后穰侯魏冉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安桓靈和也六后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臨朝順烈梁皇后立沖帝臨朝桓思竇皇后立靈帝臨朝靈思何皇后立皇子辯即位臨朝時曹節等遷桓思竇太后於南宮雲臺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以見天下故云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圄犴獄名輈車轅傾輈猶云覆轍也赴蹈赴湯蹈火也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尚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是詩書所歎也正號謂嫡后也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尊其母后之類也

芊米 帟亦 輈舟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扶翼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滑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猶且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懐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

庸功也管隰管仲隰朋也先趙先軫趙衰也兼通謂勲與賢相兼也鬻繒灌嬰也屠狗樊噲也世及父子相承也抱關隱下位也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王仲翁謂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

寇鄧寇恂鄧禹也耿賈耿弇賈復也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格取也勝否以功與德相較也以事相權謂所尊者功所任者德也建武光武年號數公即寇鄧等也高祖望見諸將偶語問張良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謀反耳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深納之鄭興上疏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功臣功臣任則位謬矣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顯宗明帝也係繫也

宦者傳論 宦養也養閹人為之守宮也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而論之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稱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寺人亦奄人也正内路寢也閽尹主領閽豎之官也此禮記文巷伯内小臣也寺人傷於讒作是詩以刺幽王左傳曰晉侯門原守於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其爵之於朝景監秦孝公宦者繆賢趙宦者令趙求人使報秦未得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貂即豎刁也又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遊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

璫貂侍中服飾謁者宦人官名天子命令曰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制黃門禁門也漢書曰急就一篇黃門令史游所作蕭望之與周堪建議宜罷中尚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意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復用

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

和帝年十歲即位竇憲太后兄也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之遷大長秋封鄛鄉侯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延平安帝年號鄧后和帝毋漢書有掖庭八丞永巷官則稱永巷僕射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公忠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安帝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北鄉侯疾篤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廢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逝程與十八人截衣爲誓斬江京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封程浮陽侯曹騰立桓帝以定策封費亭侯桓帝呼單超等五人謀誅梁冀齧超臂出血爲盟遂收冀悉誅之封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具瑗東武侯左悺上蔡侯唐衡汝陽侯皆同日封

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半過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

高冠長劍武士之服苴裹也諸侯受封以茅裹五色土而爲社虎金虎符也牣滿也古者腐刑必熏合之漢書曰史遷熏胥以行刑故云熏子緣間謂乘間隙也

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鉤黨鉤取同類連治之也竇武女立爲皇后武爲大將軍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何進女弟立爲皇后亦爲大將軍袁紹說進誅中官謀泄張讓等共殺進九服九州也袁紹勒兵捕中官無少長皆斬之龔行即恭行天罰也魏武曹騰之孫謂始以曹騰得位繼而亡於曹氏是以此始以此終也龜鼎寶鼎重器故云龜鼎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兹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非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遯之時義何遯卦彖辭不事王侯二句蠱卦爻辭呂氏春秋曰堯朝許由於沛澤請屬天下由逃於箕陽槩節槩也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戰國策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爲帝連蹈東海而死耳蟬蛻如蟬之脫其殼也弋者何篡言無所施其繒繳也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莽說其言不强致光武徵之道病卒逢萌字子康王莽殺其子萌將家屬入海客遼東光武徵之託以老耄連徵不起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學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政耶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唐堯著德巢父洗耳何相迫乎周黨字伯況太原人光武徵爲議郎以病去後復徵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伏而不謁王霸字仲孺太原人光武徵到拜稱名不稱臣鄭均字仲虞任城人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直言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作者即論語作者七人之作者

宋書謝靈運傳論 約修宋書至靈運傳因著此論以論文章汙隆

沈約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

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國風大小雅并頌也

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畜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飇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風流彌著謂如風之散如水之流也楊班崔蔡楊雄班彪班固崔駰蔡邕也平子張衡也三祖魏武帝文帝明帝也陳王曹植也緯猶織也情理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飇風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元康晉惠帝號潘陸潘岳陸機也潘陸文體繁縟與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不相同也漢梁孝王治睢陽城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鄒枚相如輩南皮縣名魏文帝與應瑒陳琳輩同遊江右西晉也老子爲周柱下史此言柱下謂道德經也莊子內篇有七建武愍帝年號義熙安帝年號上德卽老子玄珠卽莊子老子有上德不德謂無爲之化也莊子有黃帝遊赤水登崑崙遺其玄珠喻至道也仲文殷仲文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爲宗仲文始革之叔源謝混也太元武帝年號也顏謝卽顏延年謝靈運也興會情興所會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衽衣襟也，舛背也，一簡謂一行也，盡殊悉異謂相避不同也，先士先代作文之士也，茂盛也，歷賞歷代所賞也，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孫子荆陟陽候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舉此四人，正見諷高歷賞者也，靈均指屈原也

飈 標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説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

太公望初屠牛於朝歌，後釣於渭濱，文王立爲太師，傅説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高宗舉以爲相，胡廣字伯始，少孤貧，後舉孝廉，試以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後同郡陳蕃臨朝而嘆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珥插也，貂侍中服，漢金日磾張安世七世爲侍中，入侍天子，故曰侍中，除書表奏，皆掌署之，出則佩璽抱劍，執戟守衛天子之官也，掾吏卑位，負戈賤職，言並逐才而用，無貴賤之異也，晚代謂魏晉也，二塗謂世家不居賤職，庶族不涉清階也，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
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
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
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
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
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
庶之科、較然有辨、

魏司空陳羣立九品之法、郡置中正、平人才之高下、各爲輩目、州置州都、而總其義、魏晉皆用之
此法而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升降蓋寡、言人品不相懸也、都正、即州郡所置以品人者也、品目、謂品第也、劉毅爲晉尚書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善注謂衣冠、即勢族也、莫非二品、謂皆居上品也、良注謂二品、豪家世族也、左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遂爲等級也、士庶、謂貴族與庶人也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
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
之貪、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偏通、耳目所寄、事歸
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
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
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
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
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
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
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

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義隔卿士、謂與卿士殊道也、孝建、宋武帝年號、泰始、宋明帝年號、始因獨運難偏、遂寄於近習也、同奔、謂同奔走於近習也、晏子春秋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薰也、戰國策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無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食我是逆天命也、子不信、吾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長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己也、以爲畏狐也、喻臣藉君勢也、瘡痏、讒讟譖成瘢痏也、笫、簀也、近臣構隙於牀簀之間、公卿伏鈇鉞於外也、服冕乘軒、言其能貴人也、荊揚貢金、故云南金、北毳、獐貂之屬、艚、舟也、縑、緗也、珀、虎珀、色赤、故曰丹、兩、車也、許史、許皇后史良娣家也、皆勢傾天下、王石、王愷與石崇也、皆富擬王者

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
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
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
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
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太宗明帝也、慮經盛衰、以國之盛衰爲慮也、權
偪畏宗威、故構造禍、與而屠勦之、注言諸王皆
不憚傲
傲非也

敗陽第子　毳吹去聲　兼兩之兩　亮

史述贊三首

班固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粤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養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漢系出自唐堯、網漏于楚、謂陳涉起兵於楚也、神母謂高祖斬蛇、有嫗哭于其旁也、漢火德、故云朱旗、嬰秦降王子嬰也、三章漢約法三章也、漢西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野也、畔換反易也、西土蜀也、項羽封秦三將、分王秦地、故云三秦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闈闥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恣趙謂飛燕昭儀也、在王謂帝舅王鳳也、不陽謂不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韓信家貧寄食南昌亭長亭長苦之乃晨炊蓐食食時往不爲具食又常寄食於漂母故云餓隸英布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彭越常漁鉅野澤中爲盜吳芮秦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齊楚韓信所封英布封淮南王彭越封梁王盧綰與高祖同里南楚汝沛名里門曰閈北疆謂封燕王也後與陳豨有反狀亡入匈奴故云惟殃吳芮爲長沙王子世嗣故云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飆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

大盜謂莽也九縣九州也三精日月星也貺賜也甄成也光武徇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驅諸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與敢死士千人衝中堅尋邑之陣亂殺王尋長轂兵車也彗拂也此言尋邑之處也新都莽之都也虔劉殺也庸蜀公孫述也代燕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王郎稱天子於邯鄲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靈慶謂天符人謀謂衆議也

飈 標

烏程閔齊華淪註

過秦論 論秦之過也有三篇此第一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呑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王孝公益强故先述之殽山名函函谷關也括結也囊盛而結之也西河魏地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逃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惠文孝公子武王惠文子昭襄王武王異母弟締結也平原君名勝趙之諸公子也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春申君姓黃名歇信陵君名無忌魏安釐王弟也關東連兵曰從六國附秦相伐曰横甯越趙人蘇秦杜赫周人蘇秦始以連衡說秦惠王不從後爲六國從長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召滑楚臣樓緩魏相蘇厲秦之弟樂毅燕昭王亞卿吳起衛人事魏文侯孫臏事齊威王武之後也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天下之豪士田忌齊將廉頗趙之良將趙奢趙之田部吏徐尚翟景帶佗俱未詳什倍謂其地什倍於秦也九國六國與中山宋衛也櫓大楯也孝文昭襄子莊襄孝文子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六世自孝公至莊襄也時周分爲東西周故云二周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秦更名民曰黔首鍉箭足也始皇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也華華山也誰何言誰敢問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

金城言堅也殊俗遠方也陳勝字涉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甕牖以甕爲牖也樞戶樞也甿古甿字涉戍卒漁陽故云遷徙史記曰范蠡之陶爲朱公治産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窮士耕則飢桑則寒聞朱公富往問術乃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故曰猗頓揭高舉也贏擔也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耰鉏柄也棘矜戟也言以鉏耰爲之也銛利也

鍉的　銛怙

非有先生論

非有謂無有也假仕吳之事明君臣之義以爲諷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覩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

唯唯敬聽之辭也佛違也

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人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

誹·非上所行也、飛廉·善走者也、生惡來、父子俱以才力事紂、革·多力也、詩·小雅文也、喻·諭也、响响·和說之貌也、拂·與弼同

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捐薦去几·自貶損也、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得呂尚坐茅以漁、人倫·人理也

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穆然·靜思貌、綿連·微也、朱草·芝也、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設爲微斯文學、虛儀夫子、浮游先生、陳丘子，以立論端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中和樂職，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聞褒有俊才，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櫰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䖟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紹介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紹介。夫子曰：否。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風俗通曰：涉始于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距，止也。距躍，謂不行也。伯牙善鼓琴，鍾期善知音者也。紹介，傳命也。甯戚望齊桓而悲，擊牛角疾歌。商，秋聲也。晏子春秋曰：晏子之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途。晏子曰：子何爲者？曰：我越石父也。身不免凍餓，爲人僕於中牟。晏子解左驂而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曰：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士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爲人臣，莫吾知也。今子贖我，我知矣。不辭而入，與臣我者同矣。晏子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嫫姆倭傀，皆醜婦也。否，欵辭。曼，長也。結繳於矢謂之矰。蒲苴，善射者也。膺騰，謂躍胸也。撇波，擊水也。衝蒙，衝突蒙叢也。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運轉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

聞曩從未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
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
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
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
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
嘽緩舒繹柔和之聲也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太上天子也
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
孔子睹其戒慎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
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
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
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好惡不形則是非
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
人視之怏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
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
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
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
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

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少而立以爲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臣請使擊曰諾於是求北犬晨鴈齎行倉唐至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中山之君亦何好乎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詩云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如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君不賢何以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擊以爲嗣節止也趣進也怏不辨貌精鍊金也鑛璞金石相和未理者也紛紜衆多也寂寥曠遠也皇唐帝堯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
導主志承君惠藹濟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
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
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
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
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
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
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
濡尨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
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

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得失、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懸滕、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纂集、江海不以爲多、鯝鱓並逃、九罭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聽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廿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訃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大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言道行天子德化、使四方皆信從也、色勃、怒也、皆澄、怒目貌、周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作洛、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也、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尨、黑白雜也、億度、尺丈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言見少而不見多也、把握、狹也、大人、天子也、方伯、諸侯也、九罭、魚網之大者也、蠅之爲蟲、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垂棘、璧也、緡、釣魚繳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綸、即緡也、王言出雖小、弘之而大也、廿棠、毛詩篇、美召伯也、二客、文學與夫子也、言於討窒塞於議沮敗、無傷於理也、措意、猶致意也、介士、被甲之士也、議愚感敵、謂議敵者之愚也、敵指先生也、二生、先生陳丘子也、

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世宗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

王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渫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侵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繹尋繹也甘棠謂召伯也益州刺史居方伯之任故以召伯爲比寡戾風聲狐白裘以狐腋下毛爲之故曰一狐之腋齊桓之臣有管仲鮑叔隰朋甯戚晉文之臣有舅犯趙衰秦穆之臣有王廖由余五羖大夫楚莊之臣有孫叔敖子反句踐之臣有范蠡文種泄庸魏文之臣有段干木田子房翟璜燕昭之臣有郭隗樂毅湣閔謂困齊閔王也

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鋭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

異倫猶異等也美政洪恩指舉孝以下至子弟縲匿也事皆出漢書宣帝紀耄老逢辜年八十以上勿坐也縗絰居喪之人也身死腐人謂以飢寒死獄中者也子弟縲匿謂子匿父母匿大父母者皆勿坐也愷悌大順也毛詩大雅文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狠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彸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

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邑邑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人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

大理主刑獄之官征伀惶遽也天符即下諸瑞也人瑞即下諸侯服也漢書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又曰鳳皇集會羣鳥從之又曰神雀仍集九眞獻奇獸甘露降未央宮嘉穀玄稷降于郡國三壤謂上中下三則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渡河白魚躍入王舟同辭同伐紂也秬黑黍鬯香草以釀酒也鬼方遠方也史記云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張武爲南郡太守得白虎

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聞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鶩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兎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燋齒梟瞯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黯淺不能究識敬尊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扞拾也拊弓把也杌動也犯芻蕘謂入塞食漢草也詩人所歌謂玁狁孔熾我是用急也日逐單于皆匈奴名編結以下皆蠻夷種類編結編髮也沮顏刻面也燋齒黑齒也梟瞯深目也黥首雕額也文身鏤身也裸袒不衣也懣積也黯不明也

嘽闡 佚佚 戢域 彸中 黯磨

王命論

言帝王受命也。時光武即位、隗囂據隴擁衆、欲以分裂、彪以此悟之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稷、禹之祖也。契、殷之祖也。春秋晉史蔡墨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神母夜號、即高祖斬蛇事也。運世、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傑特起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劒取天下。隗囂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人復知漢乎。神器、天子符璽服御之物

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流隸、流移賤隸也。信布、韓信黥布也。梁籍、項梁項籍也。不長曰么、細小曰麼。馬之下者為駑蹇、跛也。六翮、鴻鵠之翼也。楶、栭上梁。梲、梁上楹。皆小材也。餗、鼎中之饌。足折曰覆

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以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綏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漢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

爲漢宰相封侯以上並史記文春秋史書之通名也

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

帝堯苗裔見前漢書曰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徵應謂下衆瑞也趣時謂見時利也響起言其疾也酈食其欲立六國後以問張良良發八難高祖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初食其求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食其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攝衣謝之延上坐戍卒婁敬也說上西都長安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張良令太子卑辭安車請四皓爲客上見四人驚曰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亡命謂陳平自楚逃歸漢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劉媼高祖母也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見蛟龍據其上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時醉臥二人見其上常有怪竟折券弃債呂公善相謂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爲箕箒妾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遂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芒碭山中所在常有雲氣呂后望雲乃知所在輒求得之白蛇分謂爲高祖所斬也高祖初入關時五星聚東井韓信謂高祖曰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用其策爲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殆天授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

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五者謂五行相承也纂註謂前其典也有五之五者所謂謂有此五者與無此五者也厭合也度數也折足以下即重述上所言也英雄指隗囂也覬幸也覦欲也貪不可冀謂貪不可冀望之物也）

粢（節）餗（速）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典論論文

（文帝典論二十篇論古者經典文事此篇論文章之體）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巵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

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世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彊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武仲傅毅字、享千金、謂自貴重也、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故曰御齊足、齊俗文體舒緩、幹之文時有緩氣也、張蔡、張衡蔡邕也、楊班、楊雄班固也、檢法度也、飛馳謂鳥飛獸馳也、徐幹著中論二十篇

六代論（夏殷周秦漢魏也是時天子幼稚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

曹冏（字元首少帝族祖爲弘農太守）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與天下共民謂建立諸侯也秦不封建故云獨制親疎天子之宗屬也同異謂同姓異姓也輕重謂大小之國也）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皇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

（帥禮謂伐不義奉周室也苞茅藉祭之草也齊伐楚管仲對楚使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定王時晉帥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晉執仲幾歸京師方城楚之險也楚子觀兵於周周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宗姬謂周同姓之國也時王孫滿對楚子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故云消於唇吻匪遑不暇也其亡其亡二語易否卦辭苞植也否世之人咸云將亡而不知聖人繫於植桑不亡也）

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主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僞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尅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鄰國

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

田常齊相殺簡公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邑至曾孫和遷康公於海濱呂氏絕祀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及韓趙魏也盡滅晉族而分其地始皇崩趙高與李斯詐爲受遺詔立胡亥更爲書賜公子扶蘇死二世乃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申商申不害商鞅也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時山東諸侯起兵爭欲亡秦二世以讓高高與女壻閻樂謀易上樂前曰足下自爲計二世願得妻子爲黔首樂麾兵進二世自殺於望夷宮

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

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

不從泥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漢宗室齊悼惠子章爲朱虛侯弟興居爲東牟侯與諸侯共誅諸呂七國之反由高祖封地過廣然文帝不能漸分其地是寬之過制也景帝驟加黜削是急之不漸也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

武帝時主父偃勸上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以德施實分其國自銷弱矣不豫政事不秉執朝政也五臣以不與爲不輸政事指國家謂不輸租稅於國家悉非是酎酒也大祀曰飲酎漢特諸侯助祭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執政兄弟七人皆封列侯稱引謂稱古今之事也異姓秉權謂王莽也田常事見前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郡鄉侯閎獻神書得封列侯不能有定謂不能定亂也

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資禽王莽於已成紹漢氏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

光武不封建子弟是踵秦亡國之法也桓帝爲宦官曹騰所立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與帝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殺武等灰燼謂董卓爲逆焚洛陽宮室也蓁藪草木荒也

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兇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

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

魏武沛國譙人故云龍飛譙沛為兗州刺史後遷都於許許屬豫故云鳳翔兗豫鯨鯢大魚吞食小魚者喻不義之人也董卓遷獻帝於西京魏[illegible]與帝都許許屬潁也五代自夏至漢也空虛[illegible]之名無其地也名都之主謂大州刺史也偏師謂佐大將也衡車上橫木軛格也

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墉基城墻之基也黑墳色黑而墳起者言肥土也

博奕論

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者烏胄作博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將蔡穎在東宮、性好博奕、吳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韋曜 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也、字弘嗣、吳人、爲太子中庶子、後爲孫皓所殺

盖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夫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呂氏春秋曰、甯越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免此苦、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臥、我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卜式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十餘年、致羊千餘頭、黄霸坐阿縱夏侯勝、俱下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俱出漢書、仲山甫、周賢臣、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吳漢、光武時人、常勤勤不離公門

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鋭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

枰，棊局線道也。罫，線閭方目也。擊木投石，童子戲。旰，日晚也。

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精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知名立而鄙賤遠矣、

金爵，以金印爵人也。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子各一百五十、袞龍三公服也。

罫 卦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僊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書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

之益而埊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年不然者皆夭耳禮記曰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夜分夜半也呼吸吐納服氣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收功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至秋區收三升粟畝得百斛也一日區隴而種非漫田也一日穿坎為區也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相交結每風來輒相離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萱草今之鹿葱也薰與葷同說文曰蒜葷菜也一云豚猪也其肉虛人不可久食一云豚魚無血不利於人抱朴子日蝨處頭而黑麝本草曰麝形似麞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用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着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勝於常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謂人居山險樹木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無考豈惟以下言不特豆榆等為然人身亦有然也無使堅謂黃則必脆也無使延謂麝有香則為人得註云芬亦薰也言薰之使黃使堅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非也本草曰上藥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illegible]今之夾字也

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勌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

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愼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究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物至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

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疾遂扁鵲逃之桓侯遂死馳騁猶任意也一切之壽言以偶然得之也尾閭海水泄處也在百川之下故稱尾水聚族之處故稱閭尸子曰五尺犬爲猶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爲猶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侯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故稱猶豫爾雅云猶如麈善登木聞人聲乃緣木上下故稱猶豫交賒相傾言以情欲爲交樂以服食爲賒應也豫章木名與枕木相類須七年可別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羨門古仙人也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蒼頡曰恕人心度物也他本作庶者非

運命論

李康 字蕭遠、中山人、性介立、不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起家尋陽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大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於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里有聖人出、明與鳴古字通、里社、神祠也、龍見、喻君成功於天下也、媵臣小臣也、黃石神人也、其書有上略中略三略、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格量度之也、孔子語禮記文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王天下之期將至也、有開必先、謂先生賢明之佐也、天雨出雲、喻君臣相感也、詩大雅文也、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翰幹也

豈唯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史記曰、昔夏之衰、有二龍降於庭、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三代莫敢發、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為玄黿、入後宮、童女遭之、笄而生一女、棄之、有夫婦哀而收之、奔於褒、後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是為褒姒、左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乃背晉奸宋、宋人執曹伯陽以歸、殺之、魯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過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後魯人召穆子、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後穆子

病豎將爲亂不進食穆子餓而
死牛豎之名也數謂運數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誅及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辨詐之僞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顔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騾於齊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間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

河洛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指文王也武謂武功指武王也七九六八世數也合之即卜世三十也五臣謂文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年八十六富言九七八六令倒言之也此說非是善註謂自成王至厲王凡八世應七而衰也自厲王至二霸凡九世應九而衰也自二霸至景王凡六世應六而誅也自景王至七國凡八世應八而誅也文薄之弊即周尚文之弊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謂周尚文之治終於漢祖也此上論周家一代之事以下論仲尼一身之事也遏其末維其端皆指世衰而言體二體顔冉二子也希聖希孔子也楚昭王欲封孔子子西沮之而止封已猶云自重也

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淸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淸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窺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爲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忘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

秀出也木高出於林上者風先折之也湍衝也蘧蒢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蘧蒢觀人顏色而爲辭故不能俯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闚看向背即下勢之所集四語也其言逐利勢人之言也脈脈矯詐貌屬鏤劒名吳王以此劒賜子胥死也費無極楚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常殺之主爵官名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使使薦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爲載以牛車有[illegible]之爲太子太傅元帝即位以師傅見尊重遣石顯譖言急令車騎圍望之第望之飲鴆死後成帝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死玆言絞縊者或誤也

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如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

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主客哉。

（王莽、董賢俱爲大司馬，故云三公。楊雄自序曰：雄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閒，靜也。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汶陽北山之田，皆沃壤也。紒，即髻字，髻後垂也。言以賤隷而守倉也。庾，露積穀。坻，亦山也。扱，插也。鍾山、藍田，俱產玉之所。夜光、璵璠，皆璧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即下六疾五刑利害攻奪也。左傳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客主……）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宫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乎。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廻，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辰極，北極也。衡，北斗七星之中星也。斗柄隨時以指四方，而衡如車軸不轉也。詩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孫順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謂敬行之也。先友，謂孔子也。康自以老子後，老子與孔子爲友，故云先友。先友句總上出處不違以下數語而言也。）

辨亡論上（辨吳之所以亡也）

陸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皇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武烈皇帝孫堅也，爲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並起義兵，堅亦舉兵討卓。夷羿之氏也，故云夷羿。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也。宗祊，宗廟也。皇祖，漢祖也。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祀以太牢。哮闞，虎振聲也。戮力，并力也。長沙桓王，孫策也，堅長子。策時陰謀襲許，迎漢獻帝以令天下。夷，平也。庚，道也。謂還於太平之道也。一云夷庚，藏車之所。

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

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

大皇帝孫權也策之弟束帛旌命皆所以招賢也旅衆也陸公陸遜也機之祖故不名器任才器也謳議謀議也舉正持正也衡數占衡也禨妖祥也呂氏春秋曰荊人鬼而越人禨巫祝禱祀之比也評懾也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鄧塞山名漢陰漢水之南羽楫龍躍言其疾也五百人爲一旅言魏師水陸並進也曹操至荊州權遣瑜與備并力逆之也一交戰操軍破退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鞍山陸遜四面促之土崩瓦解西陵馬鞍山之東也備敗而退死於永安宮濡須水名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夜渡州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人沈溺者數千人蓬龍山名魏遣臧霸伐吳吳將韓當敗之於蓬龍山衄縮也屠裂也庸益蜀郡也八代三皇五帝也蒐閱也

古搜字通搜祭也棘戟也鎩鈹有鐔者飈風也圻界也一圻方千里一介行人獨使也宇內清平不用戎馬而以一使撫巡四方也外閑馬廄也輶軒使車也衝輣兵車也

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

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劉曹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幼主孫亮也權之少子廢爲會稽王立權第六子休是爲景帝歸命孫皓也降晉封歸命侯陸公陸抗機之父故不名離斐即黎斐也曆命吳之曆命王師晉師也工輸班古巧人作凌雲之梯以攻宋智伯晉大夫攻趙襄子引汾水灌晉陽城左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爲上將破齊濟西浹辰十二日也而時爲晉太康之役曩日謂曹劉也貿易也

醎國 祊崩 颸標 蚼肉 輣朋

辨亡論下

陸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巳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巳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踢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

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

太祖孫權也、呂蒙年十五六、隨鄧當擊賊、策見奇之、引置左右、權克荊州、潛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潛伏面著席、涕泣交橫、權親以巾拭其面、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魏侵吳北邊、權遣陸遜征之、親執鞭鞠躬以送、曹操入荊州、權盡以武衛濟周瑜之軍、武衛謂權親近宿衛之兵也、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退、獨與肅對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漢時爲綏南中郎將、領交趾太守、後率兄弟奉權節度、遣子入質、張公、張昭也、權常乘馬射虎、昭變色而前曰、人君者、爲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徑獸乎、諸葛之言無考、陸遜諫權從其言、權歡宴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劒欲擊之、劉基起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左傳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故云三爵、註以三爵爲醉後、非也、子明、呂蒙也、疾發、迎置內殿、療護萬方、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穿壁瞻之、蒙卒、二子年各數歲、權養於宮內、愛與諸子同、登壇、謂即帝位也、顧謂諸公卿曰、昔魯子敬常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不負吾、猶吾不負子瑜也、厭安也、慊不足也、

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中葉謂權中年之時也、齒列也、巨弘大也、纂註云、巨字疑衍、或是未有巨

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長轂兵車也、路狹險無行車之路也、不過千夫、言地狹、雖人衆無所用也、舳、船後持舵處也、艫、船前刺櫂處也、千里、言相銜不絕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劉備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應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宣節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

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會耳建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

機械交守巧法也陸公陸抗也晉人所長在於陸戰若舍陸而水戰則須守三峽以會之耳步闡西陵督也叛吳降晉寶城堅城據之以延晉師又以幣帛招說羣蠻以同叛吳大邦謂晉也時吳亡後仕於晉故稱大邦東坑在西陵東北陸抗築城以守反虜謂步闡也踠跡伏俯也北窺謂投晉也時抗勑軍營更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守城留慮距胤肇屆夜遁輕騎躡之肇大破遂陷西陵誅闡族潛謀晉伐吳之謀也吳釁謂孫皓無道也晉滅吳在太康年曩日向時皆謂曹劉之世也孫皓天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愈言少也人之云亡謂陸抗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人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湯武革命易革卦辭也玄太玄經也王侯設險易坎卦辭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言吳之興天地人三者並得也四州荊

揚交廣也麥秀微子朝周過殷之故墟而作也黍離周大夫行役閔宗周而作也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愼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爲已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

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illegible]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illegible]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

體國猶分國也五長即五等也財古裁字通宗謂同姓者庶謂異姓者說以使民易兌卦之辭也不利而利謂不與人同其利而已自有其利也利而後利之之利謂與人同其利而因得與人共享其利也九服九州也體信猶親信也目綱目也喻諸侯天綱喻王室也言以衆綱之目經營四方則天綱自爲之通暢也膂背也四體喻諸侯心膂喻天子也

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疆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於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擊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愿慤也涼薄也言法愿者必至於薄道明者有時而暗也五臣以涼作諒謂明也疆禦難制也末折謂末大而折也三季三代之季七雄戰國也有物謂禮物也封畛疆界也有隆謂加盛也二王夏殷也懸御遠禁也言周封五等諸侯雖不能遠禁無弊而權其禍福之輕重則侵弱猶愈覆絕土崩更痛於陵夷也釋位謂去位以謀王室也置勢置諸侯以成盤石之勢也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能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庇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尋用也如用斧去其庇廕也不封諸侯將以弱下而實昧制國之道也振矜目得貌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左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楚子觀兵於周問鼎之大小輕重收頓言皆止而不敢也正與劉項鬬勝廣號澤者異也五臣謂收用也頓發也以晉楚欲偏周取天下非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邪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六臣燕王臧荼韓王信淮陰侯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盧綰七子吳王濞膠東王卬楚王代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也皇祖高祖也夷傷也高祖自擊黥布爲流矢所中也吳王濞反以袁盎爲奉常使吳吳閭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吾已爲東帝尚誰拜過正謂矯枉過正也朝士外顧謂不附諸呂而迎立代王也時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羣臣議非也內有朱虛中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故迎大王大王勿疑也五侯成帝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也新都王莽也覆車轍跡謂前漢有名無實故王莽得僭位也光武不封建故云彊臣梁冀之屬一夫董卓也

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閒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孼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智愚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七臣，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illegible]子，音周惠王時，奉王子頹以作亂者，三[illegible]王子朝也。子頹，惠王弟；叔帶，襄王弟；子朝，景王庶子，悼王兄也。嗣王，惠、襄、悼也。四族，三子也。單延也。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王子朝作亂，鄭伯納惠王；叔帶作亂，晉納襄王，故曰振于晉鄭。階闥覺擾，謂王莽也。孽臣朝入，謂董卓也。輿，深也，謂深沈之主也。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庸能，謂用其能也。休明，謂君德也。禮記曰：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卒與帥同。以貨准才，言無才而貨多，則亦為高官也。貪殘，即指鬻官之吏而言。羣后，指郡縣之官而言，言在內之臣，亦如在外之貪貨也。五臣以萌作氓，言百姓貪殘富盛，皆如羣后諸侯，恐與上文不蒙。之興之廢，指治道廢興而言。五臣以後代帝王，見鬻官貪殘之事，或廢封五等者，尤不得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臣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為利圖物，物能利己，乃始圖之也。企，羨也。希，望也。註云，希，少也。言少能及此，是以希及為句矣。義未安。嬰，繞也。尚書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堂，謂作室之基；構，造屋也。並賢兩愚，以五等與郡縣較也。五等以長久而功厚，郡縣以數易而功薄；五等以累世流惠而過淺，郡縣以侵人利己而過深也。八代，五帝三王也。

辨命論 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主上，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舉秀才。弟辰謂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爲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天旨，天子意也。時孝標植根淵右，流寓魏庭，冒履危難，僅至江左，負材矜能，自謂生致雲霄，豈圖邅迴十稔而榮懇一命，因著茲論，故辭多忿激。

臣觀管輅，天才英瑋，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卜，視，主卜筮祭祀之辭也。貪於飲食，冒於貨賄，謂之饕餮。夭，折也。閼，止也。

王充，字仲任，作論衡曰：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富貴貧賤之命。命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命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不在操行也。司馬遷曰：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仲尼獨稱顏淵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著也。鶡冠子者，楚人，居深山，以鶡冠，故以爲稱，貧賤之服也。甕牖，貧賤之居也。懸天，命懸於天也。鼎貴高門，謂富貴也。貧賤懸於天，富貴由於人，言議論不一也。讙咋，言語喧繁也。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云論其本。郭子玄作致命由己之論，言吉凶由己，故云語其流。

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

子輿困臧倉之計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形有遺哉

亭謂品其形也毒謂成其質也虞劉叙也皆任自然也淵泉霄漢喻人之升沈也善註以鵷屬羽族釋之非也萬寶萬物也一作一成也淮南子曰工共之力怒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魯陽公與韓戰日暮不勝魯陽公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蕭漏水中置竹箭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堯勳堯也有九年之水故浩浩襄陵天乙湯也有七年之旱故鑠金流石文公周公諡也文險也

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美周公詩也漢書追謚孔子曰宣故云宣尼文子曰蕭蘭欲茂秋風敗之言顏回早死也冉耕有惡疾毛詩曰采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子輿孟子也馮都尉馮唐也君山桓譚字治五經光武拜議郎以非讖將斬之叩頭流血乃貫出補六安丞道卒鴻漸喻進用也鎩殘也敬通馮衍字漢明帝以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風穴風所從出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

劉瓛字子珪朱肆篤學博通五經舉秀才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官不復仕璡字子敬方軌正直齊文惠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署[illegible]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亭亭高貌衡門衡木為門隱者之居也執戟漢郎官之職古則古人之典則也言因此兩人而槩論古之堙滅無聞者衆也相亦質也詩曰金玉其相宰衡冢宰阿衡也容彭祖也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楚之美女敦洽陳之惡人推顙廣顙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股陳侯見而悅之出呂氏春秋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

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御物之物亦指人言言命運於無形之中必因人以效靈成象譬猶天王端拱未嘗不任百官以司職也張桓張禹桓榮也禹說論語授太子榮治尚書亦授太子俱封關內侯有力謂命也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嗚顑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

靡顏膩理美貌哆張口也嗚口不正也顑頞鼻高貌皆言醜也朝秀晨終蟲也生水上似蠶蛾如響言敏甚也菽大豆豆麥形殊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三者謂形年神也以是三者而比榮辱也二五即十也龍犀頞之異也日上下正平曰河目龜文足有龜文也蜀志曰張裕曉相衡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左傳曰楚恭王無冢適有五人無適定乃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密埋璧於庭使五人拜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朱宣少昊也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夜哭即斬蛇嫗哭也聚雲嘗有靈氣如蓋也俱漢高帝事渙汗流布貌驅貔虎云云謂以威擅而取天下也帝道即帝位也言數皆前定也

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呂覽曰伊尹母居伊水上孕夢有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明日臼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因化為空桑故命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告之曰此國當沒為湖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嫗數往視東門門吏問之以雞血塗門嫗早往視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項羽也擊破漢軍殺士卒雎水為之不流秦人白起也長平抗卒四十餘萬類瓛也考不平也崔駰字亭伯竇憲辟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自以遠去不得意而卒相如拜孝文園令病免而死結綠懸黎俱寶也主父偃家貧假貸無所得遊燕趙中山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公孫弘居淄川家貧牧豕海上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為第一後至丞相起東閣以延賢士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愷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躡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

八愷高陽氏之才子也八元高辛之才子也渾敦帝鴻氏之不才子也檮杌顓頊氏之不才子也仲容庭堅八愷中之二蒸上淫也報下淫也大風鷙鳥也鑿齒獸名俱堯時為害者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繳大風於青丘之野出淮南子狼戾謂戎狄也金行謂晉也版蕩亂也左帶左袵也沸脣戎狄語也齊梁之間以脣為沸脣瀍洛晉所都中縣中國也汨亂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

舜禹朱均聖愚相反者也無恒謂其可玄可黃也與君子遊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俱化也此皆言在所習也左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告其師潘崇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自縊商臣立為穆王楚之後皆其嗣也子路與孔悝之難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微未洽斯義宜
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
自彊不息也若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
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
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肩怠或言命以窮
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片
言辨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
種德不逮勳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

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與殊其跡蕩蕩
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
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
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
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
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
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
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
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

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
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宋景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曰可移於相曰除心腹而置股肱不可可移於人曰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曰歲不登何以畜人於是熒惑退三舍湯有七年之旱翦髮摩手以身禱於桑林雨大至未洽謂不合也漢書曰于公門閭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爲丞相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歸東海掃除墓地耳哉餘果敗徑廷過激也聖人之言郎下立教等是也積善餘慶易經語片言謂聖人之片言也夕死蟲也春秋寒暑之變也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問周太史

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而置諸股肱何益有罪受罰也是與宋景同而退舍異也周宣王大旱祈雨詩曰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是與殷帝同而來雲異也于公有子定國而勳華之子皆不肖延年未知盜跖而盜跖壽終東陵是種德殘獷又不同也獷惡也詩鄭風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度也此終上文自強不息意命非所論也史公太史公也董相董仲舒也長卿有悲不遇賦仲舒有士不遇賦

咋

責蹇至獄桓蹇津焉麀顣楚頦過

廣絶交論 任昉諸子西華等流離不能自振平生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披練袒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絶廣論到溉見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絶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起假公叔以發端也後漢朱穆字公叔爲侍御史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感時澆薄著絶交論以矯之毛詩曰嚶嚶草蟲趯趯阜螽草蟲鳴則阜螽躍而從之雕虎文皆異類相感喻交不可絶也絪緼天地之氣雲霧氣之相應也嚶鳴鳥聲星電喻應之速也漢時王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罕生子皮也國子子產也左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曰我以無爲爲善惟夫子知我也琴瑟言和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膠漆言固也塤篪樂器喻兄弟也惠子葬莊子送之謂從者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宋元君召匠石曰試爲寡人爲之匠曰臣嘗能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子伯牙也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此言良友難遇也後漢范巨卿與張元伯爲友元伯卒巨卿夢元伯以其日死當以其日葬期其期赴之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豈有望邪移時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也既至執紼引柩乃前尹敏與班彪相厚每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爲陶陶哉駱驛縱橫不絶也煙霏雨散衆多也彝敘常理也粵當作越比黔首云云是公叔絶交中語蒙客自謂也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爲言

鼓琴循絃謂之徽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王方鼓琴使者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者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澤岸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絶交爲非是猶不知琴聲之變鳥聲之高也金鏡喻明道也龍驤蠖屈正隨時屈伸也日月聯璧謂太平也亹亹微妙之意言當守正理也雲飛雷薄謂衰亂也棣華

卽詩唐棣之華、此詩言棣華反而後合、喻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五音變化而成曲、比絕交論也、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而遺其玄珠、使象罔求而得之、玄珠、喻至道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崱屴、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靈臺、心也、寄通靈臺、言心相契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遺跡江湖、言跡相忘也、渝、變也、素、雅素也、毛羽、喻輕也、毛羽小事也、刀錐、小利也

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董石、董賢、石顯也、梁竇、梁冀、竇憲也、雕刻鑪捶、喻造化工巧、以比四人之權勢也、興雲致雨、謂恩澤也、聳疊、皆震懼也、鶴蓋、蓋如飛鶴也、後漢書曰、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其流水、指車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誠助臣、請必能、乃詐亡吳、執其妻子、焚而揚其灰、要離走見慶忌、因以劍刺之、湛、沒也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鳧之稻糧、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陶白、陶朱公、白圭也、白圭、周人、樂觀時變、言天下治生者祖白圭、程羅、程鄭、羅裒也、程鄭、臨邛富人、僮數百人、羅裒、成都人、貲至鉅萬、漢文帝賜鄧通銅山、得鑄錢、光武郭皇后弟況、爲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爲金穴、魚貫、駢頭相次也、曾遠子曰、君見鴈有餘粟、笄爵也、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重耳謂舅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

遵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漢書曰、陸賈爲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爲飲食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寔喜酣樂也、後漢郭泰字林宗、擧有道、不應、因稱有道、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歸、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人望之以爲神仙、蔡澤頷頤折頞、涕唾流沫、相之醜也、以辯說奪秦相范雎之位、莊子曰、惠施者、黃馬驪牛之辯、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碧雞贊之神也、王褒有頌、極騁其辭、郁古與宇通、溫與嚴苦、郎下飛沈榮辱也、總衆其辭辯之精也、張敞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軼過也、言附驥則過於鴈之歸碣石也、騏壯馬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陽舒陰慘、謂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也、莊子曰、泉涸、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是憂合也、及相忘於江湖、是歡離也、伯嚭奔吳、子胥請以爲大夫、被離問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谷風詩曰、將恐將懼、寘予於懷、朋友道之薄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漢書曰、張耳陳餘爲刎頸交、湫隘苦蓋、俱言貧賤也、貧賤則交固、富貴則交攜也、濯溉、洗濯也、伯嚭因伍員而榮貴、是伍員濯溉之也、張王即張耳也、陳相即陳餘也、後伯嚭譖伍員而殺之、陳餘襲張耳而滅之、是斷金刎頸、富貴則變、故曰窮交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擧、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剽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衡不能擧、謂輕也、纊不能飛、謂後也、顏冉曾史、言其德行也、舒向卿雲、言其文章也、遊塵土梗、喻貧賤也、八兩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剽撇、纊飛貌、喻微有氣勢之人也、蒐、慝也、南荊、楚也、楚有莊蹻爲盜於境內、吏不能禁、此言南荊、指莊蹻也、東陵、盜跖也、禮記曰、苞苴簞笥問人者、注曰、苞苴、裹魚肉者也、張霍、張安世霍光也、量、度也、度其輕重而交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

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也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焉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離僻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

戰國策譚拾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請以市喻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此以市喻交也今作相譚考譚集及新論並無此詞疑以拾爲桓誤居譚上耳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出莊子張陳即前張耳陳餘也漢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爲九卿博先至丞相有隙漢書曰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後漢王丹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尉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朱穆之作絕交論因王丹而起也檟與夏同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

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轄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淸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厲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大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銀黃銀印黃綬也曹王曹植王粲也許郭許劭郭泰也田文孟嘗君也養客數千人鄭莊鄭當時也漢武時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盱張目也眉上曰衡雌黃猶言喜惡也後漢汝南許子將有高名好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謂之月旦評輜輧車也轄車軸頭也闕里孔子里名後漢李膺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謂之登龍門戰國策曰有賣駿馬於市者莫與言伯樂旋視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曰汗明說春申君曰伯樂遭驥服鹽車上太行遷延不能上

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鳥以伯樂知己也今僕居鄙俗久矣君獨無湔祓僕也湔祓與蕑拂音義同影郎飄也組綬也惠莊見前註烈士傳曰羊角哀與左伯桃爲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不能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總帳素帳也後漢徐穉有死喪赴弔萬里以一兩綿漬酒曝乾裹炙雞至則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動輪即范巨卿執紼引車也見前註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後漢朱暉與張堪友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暉往候視見其妻子困厄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羊舌氏叔向也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此父之死也吾無與比事君也孔叢子曰郈成子自魯聘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不作酣畢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衛有亂矣行三十里而衛亂作宰穀死之成子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嶄絕危斷貌

狙苴　飈標　顛過　領擒　嶄平　巏送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演連珠五十首　傅玄序曰連珠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傅毅受詔作之假喻達旨覽者微悟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機復引舊義而廣之也

陸機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此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也紀物紀其寒暑之節也盈實也沖虛也播氣播其剛柔之氣也五行四時效天地之用而成歲功正猶百工之象也離分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此言君當度才授任臣當度德受官也勝或作稱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與不降佐於昊蒼

此言賢人無時不有不必求於天地之特生也髦亦俊也大人天子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爲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

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此喻棄賢親邪也。翹車，使車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漢時蜀有金馬碧雞之神，使王褒迎之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遲之禍、

寵謂五侯也。親謂三卿也。此言不任賢而任親寵。三卿，魯三家。五侯，漢成帝后王氏也

臣聞靈暉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此言恩澤普也。靈暉，日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

此言賢人不可以禮文招也。探淵，言其深。羅雲，言其高。巢箕，結巢箕山也。洗渭，洗耳渭濱也。總巢父許由事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形、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此喻化物不以威儀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此喻崇虛之無益也。實，誠也。虛，僞也。美女之影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言僞之無益也。影，畫也。易曰：乘馬班如。盤桓不進也。輟，止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此喻賢者不遇時也。方，常也。居難則易，猶云處難亦易也。幽蘭之香可以充堂，謂有芳也。縈絃之縈，曲而不申者。絃既縈曲，安能發繞梁之音。正猶藏器者之乏時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爲時窮、才經夷險、不爲世屈、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不求反風，謂不求風之反而順己也。倒日，迴日也。言大才不假借於人也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此喩忠貞之臣非有所爲而然也衛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之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乃貴伯玉退子瑕生以身諫死以尸諫此爲黜殯經籍所載並無柳莊事諸家皆言士衛謀也左傳曰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會息泰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爲私而加刑焉後知百里賢召會息謝之會息曰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左傳曰襄公以先茅之田賞晉臣黜殯碎首二事俱出韓詩外傳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壅蔽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此喩信讒也利眼日也天有日月如人有目故日利眼喩君也雲喩讒也璞玉之未理者喩君下也明哲壅蔽臨雲也俊乂後時蒙垢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言貞烈之行非身死不知也郁烈香也委灰燔也香燔始發也繁會五音並赴也絶絃曲終也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政景公觴之酣起曰願得君之樽爲壽公命酌樽以獻命去之昭不悅起舞顧太師曰爲我奏成周之樂對曰盲人不習也昭歸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報伐齊謀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代也孔子曰善哉覘國乎此明忠良在朝無事威力而敵國自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用、

此明取人不必全才也蹈節舞者之節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喩承藉者易爲力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明實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豈堪受盛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此言小可以助大也暘谷日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伯也毗贊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爲肅、德以普濟爲弘、

此言賞罰不以貴賤而有加損也熙蒸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有形者易致無形者難精也奚仲古造車者巧見於器故易以繼其妙伶倫黃帝樂官取嶰谷之竹以爲黃鐘之宮妙在於神雖清耳而不能察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凉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此言至極之理不以貴賤高卑而有異也水火無貴賤高卑之殊故雖取之日月之中與平[illegible]之水火無異也周禮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明燭共明水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世謂之方諸明齋者以明水滌粢盛黍稷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荊有寡和之曲東野有不釋之辯

此言妙理非常人所知也肆陳也訊言也謂陳說義理之善言也南荊寡和即宋玉對陽春白雪之歌也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圉復往說曰子耕東野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恆存動神之化已滅

此言法可傳神不可傳也玄晏禮教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爲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此喻人不能以智匿詐也重光日也大人聖人也日出則虛中之景自見猶大人垂貞觀之照而萬物之情形自露也探心非大人有以探之匿詐者之自爲探也猶藏形者之自露其影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此喻去讒也四族共工驩兜三苗鯀也劭美也二臣費無極鄢將師也出左傳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北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此喻當隨時用賢不必空慕古人也北里樂名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此言下愚弊俗不可以力救也叡明也童昏癡也棲遑謂孔墨之棲棲遑遑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

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此言人心難知於天也檢法也盈數長短之數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此言用各有殊也耳目形神皆身之用耳苦於目形逸於神是天定其數不能相通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此明隱遁之心也偶影謂獨居而形影自相爲偶也不可仕則窮有愈於達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蕭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此言因時爲政不必以上古之治治也蕭子路所宰邑也密後漢卓茂爲令之所也豐沛漢高所起邑也桓撥殷湯也詩云玄王桓撥玄王契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碔砆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此言世昏則賢愚俱困時明則短長並用也飛轡懸景俱謂日也換世猶易世也劭勸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此言遠微之理在於近顯也寸管黃鐘之管遠向也以管插向地中候氣也尺表土圭測景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此言應物不執成心也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此絃之一定者也

臣聞祝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疏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宜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此言合節之妙祝敔止樂之器鼙小鼓也樂之節宜賴此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此言人無兼才也嘗試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入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銜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喻足已而無外慕也、厭飽也、王鮪魚名、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

此言物無常性、惟人所化也、舟牽乎水、是動也、波靜而舟定、是靜凝也、凝止也、屋係於地、是靜也、貞正也、風震則以動爲正矣、曾曾參、史史魚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此言不忘舊也、楚昭王與吳人戰、敗走、亡其屨、行三十步、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此、昭王曰、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俱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詩傳曰、孔子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使弟子問焉、曰、鄉者刈蓍薪而亡吾蓍簪、非傷亡簪、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飇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此喻急切之不可致治也、商飇秋風也、不能興雲、疾故也、谷風東風也、乘條降雨者、微而順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此言情出於性、而實感於物也、非性之適、謂非出於性之自然也、性充情約、謂情不動於外也、殷墟感物、微子過舊墟、作麥秀之歌、周京佇立、周大夫行役、過宗周而作、言盡爲禾黍、無佇立之地也、此皆感物之深、而發乎情、非由性也、舊註以殷周之君、縱欲亡國、使二臣感歎、非也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貢鼓密而含響、朗笛疏而吐音、

此喻隨宜異用之妙[illegible]幷於雲者、則用繳、沈於淵者、則用網[illegible]大[illegible]通也、鼓以[illegible]之竅而[illegible]響、笛以[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吁、言高卑疏密、各得其用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此明賢者所以重義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爲、身貴乎天下也、天下大利、比身則小、舜讓天下於北人無擇、無擇曰、以辱行漫我、自投清冷之泉、此身所重也、比於義則輕、此以生重義貴、爲勢奪權開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弦、

此言通變守要之用也六位易之六爻也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貴探本也造至也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此言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天步晷情見於物也臨淵揆水神藏於形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此言士節不可奪也陵火原火也秦并六國合縱故云吞縱蹈海魯仲連也西山伯夷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此明理有定分也流金凝海是理所開也焚景結風是數所窮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彫寒木之心

此言貞士不易其操也晨禽雞也

女史箴

女史女官也執形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作此箴以戒後宮

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犧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於小星戒彼悠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讎結恩

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陶人作瓦器謂之甄虙羲伏羲也始立夫婦君臣之道猷道也倫治也含章章美內含也嬿深遠也禮儀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禕婦人之褘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列女傳曰樊姬楚莊王夫人莊王好狩獵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衛姬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漢元帝幸虎圈熊佚攀檻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婕好直前當熊左右格殺之帝問何故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倍敬重焉漢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婕好同輦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默機言發之易也機弩牙也斧藻修飾也同衾夫婦也小星詩篇名言惠及

下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道也螽斯詩篇美后妃也列子曰楊朱之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朱問其故逆旅人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翩輕也懷輕薄之行則取尤也周易曰冶容誨淫翼翼矜矜小心貌

嬿 翳

封燕然山銘 并序時固隨行作此

班固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　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後漢和帝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養帝以爲己子即位改元永元竇憲后之兄也時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憲遣刺客殺暢發覺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尚書曰三孤貳亮天地言敬而明之也登翼謂登輔翼之位也納于大麓舜之事也惟清緝熙文王之事也該備也元戎大將也輕武藏車也兵法有輦有蓋謂之武長轂兵車也輜亦車也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北陣四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高闕山名雞鹿塞名磧鹵西方鹹地沙土曰漠溫禺匈奴大臣以子弟爲之次第爲王者尸逐鞮大臣也涿邪山名安侯河名乘上也冒頓老上皆單于君號高文高祖文帝也亘徧也竭與碣同

座右銘 瑗兄璋爲人所殺瑗手刃其讎亡命蒙赦而出作此自戒常置座右

崔瑗 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傳父業舉茂才爲汲令遷濟北相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隱心度於心也曖曖暗昧貌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强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悠悠難量言其禍重也

劍閣銘 載父收為晉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此。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道卭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弗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蜀地，禹貢屬梁州。荊衡，楚二山名。岷嶓，蜀二山名。卭，蜀都西部。僰，夷名。彭，彭門。碣，碣石也。嵩華，二山名。水經注曰：小劍戍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劍閣。往漢，謂劉備也。漢書，田肯說高祖曰：陛下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言秦地險，以二萬衆可敵百萬；齊亦負海之險，二萬可敵十萬。趑趄，不進。匪親，謂親子弟居此。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中流，謂吳起曰：美哉山河，魏國之實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洞庭三苗之險，禹滅之；孟門

紂之險，武王殺之。後漢公孫述稱帝於蜀，光武使吳漢滅之。銜璧，後主劉禪也。重跡，重蹈其跡也。

奭 自

石闕銘 并序。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梁武帝詔使倕爲石闕刻漏二銘，冠絶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陸倕 字公佐，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甚、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揆一也、

文祖，堯始祖廟。神宗，堯廟。此舜禹受命之所也。因襲，謂承襲也。晷，日也。緯，星也。冥合，謂曆數相合也。甚，敬也。克明俊德，指帝王言。五臣謂明用賢才，非也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蹐地無歸、瞻烏靡託。於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萬福、於是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寵筮協從、人祇響附、穿胸露頂之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鋭爭先、夏首憑固、帆庸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鐵馬千羣、朱旗萬里、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黔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華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農不遷業、士無易賈、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非止萬幾、而尊嚴之度、不譬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討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

昏虐，齊東昏侯也。然炭膏柱，紂時炮烙之刑也。蹐，累足行也。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我皇，梁武也。斗極，北極之星也。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翼，敬也。禔，循取也。齊明帝授梁武雍州刺史，由雍州舉義旗。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故以爲言也。雲，漢高祖事，所居常聚雲氣也。登壇，祭天也。降火，周武王事，濟河火流爲烏也。穿胸露頂，箕坐椎髻，皆夷種也。夏首，水口，謂蕭天嗣守郢州也。帆，蜀也。舸艦，皆船也。艫，船之首尾也。魏王凌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討之，凌自縛歸罪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宣王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也。盧九，盧江、九江二郡也。樊鄧巴黔，皆郡名。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此言助東昏爲惡者也。狎，更也。譬，失也

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歸琁臺之珠、反諸侯之玉、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

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協三靈、俯從
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敘之圖、類帝禋宗、光有神
器、升中以祀羣望、撫袟而朝諸夏、布敎都畿、班政
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劒
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莫不屈膝交臂、厥角
稽顙、鑿空萬里、壤地千都、幕南罷鄣、河西無警、於
是治定功成、遐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顧、乃正
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置博士之職、而著錄
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獻闕之學、如市、興建庠
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於是、
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敎臻侍
子、化洽期門、偃宇乂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
民和、

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商、紂蒙寶衣、投火而死、世紀曰、王命歸琁臺之珠、琁臺、紂所築臺也、說苑曰、武王敗殷、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堯遊河渚、赤龍負圖以出、類禋、皆祭名、升中、登中岳也、羣望、謂羣而祭也、上策、撫綏也、中典、平刑也、綏耳以下、皆夷國也、鑿空、鑿山通道也、鄣、小城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者、詩敘之所也、一介必記、謂庠序也、無文咸秩、謂郊丘也、無文謂祀所不載者、秩、序而祭之也、侍子、諸蕃質子、期門、守衛之官也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斐夷翦截、允執厥中、以
爲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敎、經禮垂
布憲之文、戴記顯遊觀之言、周史書樹闕之夢、北
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貝、蒼龍玄武
之制、銅雀鐵鳳之工、或以聽窮省冤、或以布治懸
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晉氏浸弱、宋歷
夷威、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
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
章、乃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瞻星揆
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與此崇麗、方且
趨以表敬、覜而知法、物覩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
典、作範垂訓、赫矣壯乎、爰命下臣、式銘盤石、其辭
曰、

左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書象魏、曰、舊典不可忘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治象焉、禮記戴勝所傳、故號戴記、曰、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周書曰

文王至自商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爲松柏神異經曰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銀盤圓五十丈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正東有鄽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三神山在海中黃金白銀爲宮闕楚詞曰紫貝闕兮珠宮言河伯所居也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圓闕上作鐵鳳皇聽窮四語總上春秋以下也晉以牛頭山兩峯爲天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審曲謂察曲直之勢四時昏明各有中星故云明中圭測日影者臬視影以平地者瞻星考星極以正朝夕歲次謂歲星也天紀斗星之次也太簇正月律星也趨急步也百重百代也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邑魏啓岐梁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青蓋鼎萌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興茲雙起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鬱崫重軒穹窿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色法上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徹南湊五方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

舊註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二國皆都江南而無闕也纂註以青蓋入洛陽爲吳事青蓋

恭

車之蓋也百常是言其高詳云觀名未見所出重疊謂宮殿也翠微天邊氣也周禮曰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治浹日而斂之委篋卽藏書也重軒反宇飛棟浮柱皆漢時宮殿制言此闕曠越之也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賓列也會道也謂列四道於前也九房明堂之制也周禮曰應門二徹集云磐石鬱屈重軒穹窿色法上懸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 并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武帝以舊漏乖舛勑員外郎祖暅治之

陸倕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曆明時盈縮之度無准挈壺命氏遠哉義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玆日夜而司曆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弘度遺篇承天垂旨布在方冊無彰器用譬彼春華同夫海棗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

司禮有挈壺氏掌漏刻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徵宮巡宮也軍中穿井井成挈壺以壺懸其上令衆知有井以水守漏者爲沃漏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正月爲孟陬攝提星名隨斗柄所建十二辰也衛宏漢儀曰夜漏起宮中傳呼以爲備也霍融漢太史令言漏刻率九日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也陸機有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李充字弘度有漏刻銘宋書曰太祖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上表詔付外詳之春華言其文麗也齊景謂晏子曰東海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以布裹蒸棗至海而捐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晏子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

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歲躔閹茂月次姑洗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爲星火謬中金水違用時乖啓閉箭異鍿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則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靈咸和餘舛金筒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測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曆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而稱也

官漏山陰令魏丕所造會稽內史王舒所獻也淮南子曰冬至子午夏至卯酉歲遷六日終而復始謂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漢舊儀夜漏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也太歲在戌曰閹茂姑洗季春月律也夏諺即吾王不休之諺也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列子曰女媧氏鍊五色之石以補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獻靈膠四兩吉先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舊而貢神香星火心星也火中寒暑乃退庫亦臺屬也地四生金壺用金也天一生

水漏用水也、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年號、即上魏不所造也、金壺其形方、筒引水、其形圓也、飛箭流水也、六粟曰圭、四圭曰撮、十黍曰累、六曆自黄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曆也

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勳倍楹席、事百巾机、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乃詔小臣、爲其銘曰、

周禮栗氏爲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黄帝之史孔甲書於中、以爲誡也、楹席武王所銘也、黄帝有巾機之法、亦銘類也、曾水漢得鼎之所、昆吾夏鑄鼎之所、皆鏤銘於上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器亞權衡、世道交喪、體衡銷亡、遠遷水火、争倒衣裳、挈刀外次、叢木垂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圓流内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耳不輟音、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兢、臨深罔戰、授受靡𠍴、登降勿爽、唯精唯一、可法可象、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蓂莢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皇等極、爲世

作程、

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分夜、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水火、即前守壺者、詩曰東方未明、顚倒衣裳、刺失明晦之時也、漢儀曹漏書、則挈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受一斗、晝飲食、擊持行夜、叢木折柳、狀如虬、龍也、陰蟲蝦蟇也、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益而吐噏之、刻漏制、鑄銅人爲胥徒、居壺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晩、符契、喩信也、影響、言疾也、合昏樹也、其葉夜合明舒、蓂莢、瑞草、每月生一葉、至十五日、日落一葉

王仲宣誄 序誄者累也累其德行也

曹植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故魏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悊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

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故謂天遂同期素旗今之銘旌也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驥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曚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敎遐通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出臨朔代庶績咸熙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彊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棊局逞巧博奕惟賢

畢公封於畢晉封畢萬於魏子孫稱王王姓自此始也陽九之厄謂遭王莽亂也二祖王襲順帝時爲太尉王暢靈帝時爲司空龍寵龍也粲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出爲代郡太守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羇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發義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

宰臣謂董卓也卓遷獻帝於長安粲以京師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我公曹操也劉表卒粲勸其子琮降操高尚霸功謂棄劉表也帝宇漢室也斯言勸琮降漢之言也編鄀二縣名時操表粲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金龜金印龜鈕也後遷軍謀祭酒

我王建國、百司僃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闥、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晻藹、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震驚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摧、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頹、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棲、嗚呼哀哉、

蟬貂侍中冠珥插也東夷謂吳也燦以從征吳道病卒發軫北魏謂燦乎魏至淮逝喪也

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輀回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丹青二色始終不渝也同征同行也金石以下五語俱宴會時戲言也又論死生亦與燦平日語也求之明據謂不信而求考據於書籍也泰素天也言登仙於天也故下遂言欲假翼而要於天路轜喪車也

都若

楊荊州誄 并序。楊肇爲荊州刺史，岳妻父，故言官而不名

潘岳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滎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賴尚父，殷憑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維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韙，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旐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楊肇字季初，滎陽人，封東武伯，諡曰戴。太阿，阿衡也。銜恨，功未著也。韙，是也。旐旗，銘旌也。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僑，氏出楊侯，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楊，因氏焉。楊在河汾之間，周衰或稱侯，號曰楊侯，楊姓之始也。殷，盛也。擇其盛者事之也。外朝，魏也。肇祖脩，驍騎將軍，父暨，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彊記洽聞，目睇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涖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皋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毛詩曰：纂戎祖考。戎，猶汝也。肯構堂基，謂祖父作臺基而子孫爲之構室也。無競惟時，毛詩語。不競名利於時也。蒸蒸，進也。散璞發輝，謂人出仕，如理玉璞而發其輝光也。軹，縣名，自軹令遷侍御史，兼統大理之任。皋呂，謂皋陶、呂刑也。于張，于定國、張釋之也。野王，縣名。庾，露積穀也。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圭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闈闥，清我帝宮，茸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游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兼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吳夷凶侈，僞

師畏逼將乘雖纍席卷南極纖察櫃盡人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爲法受黜

文后晉文帝也諸侯受封取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以爲社今封東武故云青社順天謂禪位於晉也閶闔天門帝宮取象也海岱謂東莞江漢謂荊州以伐謂伐叛以柔謂柔服也吳夷謂孫晧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急羊祜遣肇攻抗不克闡爲抗所擒肇爲庶人雖勞謂闡降也褰縮也言糧不繼而敗非肇謀之差也引曲推直不歸罪於人也執咎引曲也讓力推直也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忉怛涕淚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疚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祁祁衆多也弗慮弗圖猶言思慮之所不及也左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將死遺言謂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史魚衛大夫病且死謂其子曰我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用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衾單被從衣服也岳父與戴侯爲友故云覆露重陰諄死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岳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孤幼以保乂大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非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儁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巳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肅侯名暨戴侯名肇康侯名雁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默父裒為司空密陵元侯故云隆盛三葉世親謂岳與楊氏三世為親也伉儷也儷偶也謂夫婦相為敵偶也卒於德宮岳之妻也綢繆累月謂仲武服其姑之喪於喪次相綢繆也故云款誠之至

伊子之先奕葉熙隆惟祖惟宗載揚休風顯考康侯蕪祿早終名器蹤光爰茲末胤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微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遘閔曾未齔髫如彼危根當此衝猋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儁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巳視予猶父不得猶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音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莖芳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于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靈筵既襲埏隧既開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臨

穴宋訣、撫櫬盡哀、遺形莫紹、增痛余懷、蒐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彰、亂、毀齒也、髫、髮也、一云總髮也、摩齒不喬、謂出幽谷、遷喬木也、愼終、卽愼終追遠之愼終、如始、謂生前也、日昃、景西、岳自喻年老也、朝隮、謂仲武盛年也、噭噭、哭聲、同生、謂兄弟也、稔、年也、有造、謂自已作者、有寫、謂錄他人者、紙勞於手、謂仲武當日也、巾、衣襟也、埏隧、墓道也、頡頏、徘徊不進貌、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蓋泰山、衆山所仰也、梁木、衆木所放也

亂 櫬

夏侯常侍誄

并序、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州人號爲連璧、仕晉、爲散騎常侍

潘岳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遷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於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野王、縣名、武帝第三子秦王柬、武、初封南陽王、湛爲其相、僕、太子官也、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任、非擢材也

禹錫玄圭、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漢、邁動惟嬰、思弘儒業、大小雙名、顯祖曜德、牧兖及荊、父守淮岱、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儁、飛辯摛藻、華槃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繢、列素點絢、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高唱、猶賞爾音、

並言夏侯之姓其泒出於禹也故以禹之錫圭文命啓夏而言也漢高帝時夏侯嬰爲太僕從擊項羽夏侯勝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從勝從父兄子建師事勝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湛祖威歷荆兖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吾生謂湛也子之承親數語正觀終始所在高唱謂無與爲偶也賞音岳自言獨心賞也

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淡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人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晞昔之游、二紀於茲、班白攜手、何歎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矜慈僞異、俗疵文雅、執戟疲楊、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纘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

羽儀初升爲太尉掾也皇輿既徵爲太子舍人也兩宮從舍人轉尚書郎也外宰爲野王令也樂都南陽也北顧自南陽辭祿北歸也延喜湛所居里也湛與岳俱不仕至湛死時已二紀也

居吾語女平時岳戒湛之辭衆人多賢者寡故衆勝寡楊子雲久於執戟賈誼投長沙正惡僞異疵文雅之驗也洗然變易至何去何從湛答岳之意也蒙不知貌易曰匪我求童蒙不爾以不用其道也致身謂盡其職也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聖列顯加爲散騎常侍也

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惟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末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樞幹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愊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晉書曰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將歿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祖送也愊抑哀憤也良執謂執友也前思平生所思後感謂其孤子也

馬汧督誄 并序。馬敦為汧督，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

潘岳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於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為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中，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罥以鐵鎖，機關既縋，礧而又升焉。焚陳焦之麥，柹梠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寘壺鐳瓶甀以偵之。將穿城，響作，因焚積火，薰之潛氐殲焉。

惠帝時，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氏、四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周處為建威將軍，為萬年所殺。好畤，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氐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鞏更，羌賊帥也。蝟，蟲名，其毛如大針。罥，繫也，言以鐵鎖繫木為機關，縋之以礧敵，而又收上也。柹，削柹也，一云木札也。梠，楣也。桷，椽也。用以為薪也。闕地，作地道攻城也。穴、塹，皆坑也。甀，甖也。寘壺鐳瓶甀之屬於坑，以探其攻擂所在也。偵，探也。響作，謂諸器中響起也。積，大麥也，置穴中以薰攻城者。潛氐，謂穴中之氐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嘖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十斛，考訊吏兵，以橫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眾，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效，推極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勵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妒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

夫

時夏侯駿爲安西將軍[illegible]氐羌兵散文契錄糧儲之數也慕府大將軍[illegible]之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有司謂法官也執[illegible]也檟楚杖也言以檟楚加兵吏而辭逃焉[illegible]也大將軍梁王彤也假授寬假之而授以官也其庸致思言不暇思慮而自引絕也噤卩閉不言也謂卩不言而心害之也質首謂以巳首易人之首相疾之甚也嫉知之人欺害善類亦可疾之甚也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敎之曰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勿爲況不善乎

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

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官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乘丘魯與宋戰也白肉股裏也事見禮記士之有誄自此始手劍手持劍殺之也岳時爲著作郎不敢正言史官故云末也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未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

衆寡、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怸眙、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熾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巍巖、剛以長壍、鋪

未見烽火以起焰熏尸滿窟猶宍以飲木石匱竭、其桿空虛、瞷然馬生、傲若有餘、雩梁爲礌、柹松爲矟、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隷蓋勘、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

醜正惡直、收人透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
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
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眠、嗚呼哀哉、安
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
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刻云私
粟、狄隸可頷、況曰家僕、剕子雙鎖、貫以三木、功存
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圄、心焉摧割、扶老攜幼、街
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
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

魂、嗚呼哀哉、

戢制也官寺官舍也漢記曰東林蠻夷攻播官
寺此云潛時官寺借用其事也虓闞怒盛貌形
珠冶鍛以灌城也爰發謂發其智謀也剕割也
鍾鍛也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左傳曰宣子
曰叔向祁奚開之曰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收人謂州司
也透迤退食自得之貌闖穢謂閟督私隸之
事也鷹揚勇於奮擊也開懷謂恕小過也慨不
賑也安平田單也以火牛之計破燕國策曰智
伯從韓魏兵攻趙張孟談反說韓魏之君反決
水灌智伯智伯身死鎖印也督守及鼎
中候故云雙鎖三木杻械枷也兆問也

的 鐳雷 鞞武 爐岸 剕利 鍾徹 稈幹

陽給事誄并序索虜寇宋至方城悉力攻滑臺城崩壞衆潰王景度司馬陽瓚抗節不降爲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

顏延之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
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禀志節、資性忠
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
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獯虜間
釁、蒯剝司兗、幽并騎弩、迤邐鞏洛、列營緣戍、相望
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

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
寇、士卒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洗城、佻身飛鏃、
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
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
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
逼、厲城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何以
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
人知慕節、河汴之門、有義風矣、逮元嘉廊祚、聖神
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

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宋高祖即位、改元永初、滑臺城名、薦重也、燾虜即索虜嗣也、司兗二州名、能獨行貌、景平少帝年號、時尚書令傅亮議贊家在彭城、宜即川人臺絹一百疋、粟三百斛、賜給、元嘉文帝年號、言凡有貞孝之行者、皆感動天子仁明之心也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予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節宋皇、拳猛沈毅、溫斂肅良、如彼松柏、負雪懷霜、如彼騑驪、龍服驂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埃、路無歸轊、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慓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擊、和門晝扃、料敵歷難、時惟陽生、凉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矢穮虜、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鞏、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峰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潤、卒無半菽、馬實柑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柝、嗚呼哀哉、貴父隕節、魯人是志、沂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没有餘喜、嗚呼哀哉、

祐福也、言貞者不常爲天所福、甄表也、義必爲人君所表也、晉陽處父以趙盾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後賈季使續鞫殺處父、苦夷魯季氏臣、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命之曰陽州、行閒行陣之閒也、忠謂處父、壯謂苦夷也、宜自爾先、謂陽氏獨姓在此也、晉初封處父於溫、後改封於陽、自處父爲狐續所殺、遂子孫遂衰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旁曰驂曰騑、四馬曰駟、士卒從軍死者曰槥、轊與櫝通、小棺也、危臺即滑臺也、史記曰、鄭人請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服請滑、鄭不聽、而囚伯服、王與翟伐鄭、金柝刁斗也、和門軍門也、邊遠也、障邊也、鞏猶飛也、以木橫口中不使食曰柑、左傳曰、公使[illegible]主人焚衝、或濡褐以救之、衝戰車也、褐馬衣也、言守者未焚敵車、而攻者已濡馬衣也、柝矢也、貴父沂督俱見馬沂督誄

遂柑件

陶徵士誄并序 陶潛隱居、有詔徵爲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年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卒、爲之誄、極其思致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舜、錙銖周漢、而綿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以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其辭曰、

物之藉言爲物所資藉、人之薄言爲人所輕薄也、巢高、巢父伯成子高也、一爲堯時隱人、一爲禹時隱人、夷皓、伯夷四皓、爲周漢隱人、父老堯舜之父老也、錙銖周漢、視周漢若錙銖也、莫人自爲量、各自爲局量也、首雖與古作者相同、而後漸異也、素心者、凡物無飾曰素也、學非稱師、言學可爲人師、而不以是見稱也、詠傳曰、齊宣謂田過曰、君之與父孰重、過曰、不如父重、王忿曰、曷爲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地土、無以處吾親、非君祿、無以養吾親、非君爵、無以尊顯吾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後漢廬江毛義家貧、以孝稱、南陽張奉慕而候之、坐定、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爲親屈也、此引以見潛爲彭澤令之故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祭用魚荳、示儉也、絇狀如刀、衣履頭也、衛寧喜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事、緯織也、蕭蒿也、織以爲薄、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莊子曰、至貴國爵屏焉、又曰、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物尚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

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之行、至自
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
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
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
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
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
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辨、
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
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

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
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性、糾纆斡流、
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諐斯
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疢惟痁疾、視死
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
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
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
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
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

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
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
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叡音
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
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
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特逝世及謂世不多此特生介立之人也若士
謂潛也望古遙集謂與古人相並也名級聲名
階級也布言季布之言也漢書曰得黃金百兩
不如得季布一言依世詭時皆有意爲之故云
兩非默置因心者自然而然也註云非默置謂
必被譏論恐未然世霸指晉時也難鈞言不[illegible]

也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游
士居又邴相字稚賓州舉茂才數病去官辨明
也糾纆三合繩也斡轉也吉凶流轉有似纏繩
相纏也明智指潛也言大道與仁於潛不驗
故疑之也上壽百二十中則六十也潛傳云年
六十三痁瘧疾也傃向也占者口隱度其事令
人書之也即下所云也訃至也潛令送喪者少
至墓所賻者皆使知而不受哭者不至極哀務
從儉約也遭壤言隨地可葬也窆葬下棺也言
逢地即穿穴疾葬下棺也介居獨居也閻門也
自爾介居以下敘己與潛相往返之情也獨正
者危以下延之之詞違衆以下潛之詞也迕逆
也草木根荄淺逆風則蹷也高士傳曰黔婁死
曾子與門人來弔曰先生何以爲諡妻曰以康
爲諡曾子曰先生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
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美死不得榮何樂而
諡爲康哉妻曰昔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受
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辭而不受是

貪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諡爲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妻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諡曰惠、塵跡也、與黔婁展禽同其跡也、旌表也、加過也

衛輶而

絢

宋孝武宣貴妃誄 并序、孝武殷淑儀薨、追進貴妃、諡曰宣

謝莊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照車去魏、連城辭趙、皇帝痛掖殿之既闃、悼泉塗之已宮、巡步櫩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天寵方隆、王姬下姻、肅雍揆景、陟屺爰臻、國軫喪淑之傷、家凝賁庇之怨、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其辭曰、

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以煖之、生黍絮、國有種韶、鄒出鳴雞、知曉、魏惠王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趙得和氏璧、秦王願以十五城易之、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掖庭後宮之殿、泉塗墓也、步櫩宮中長廊、重陽高臺也、蕙路宮中路、椒風漢之宮名、王姬妃所生女也、下姻下嫁也、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揆景謂擇日出嫁也、詩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言將嫁而妃逝也、賁與隕同、庇覆也、鍾景鍾、萬萬舞、國語曰、魏顆親止杜回、銘勳於景鍾、左傳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謂銘之於鍾、播之於舞也、

玄丘煙熅、瑤臺降芬、高唐渫雨、巫山鬱雲、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毓德素里、棲景宸軒、處麗絺綌、出懋蘋蘩、修詩貴道、稱圖照言、翼訓姒幄、贊軌堯門、綢繆史館、容與經閣、陳風緝藻、

臨象分徽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躊踏冬愛悄悵秋
暉展如之華實邦之媛敬憖顯陽肅恭崇憲奉榮
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
藹迎詳皇胤璿式帝女金相聯跗齊穎接萼均芳
以藩以牧燭代輝梁

契母狄簡浴於玄丘玄鳥銜卵而墜狄簡誤吞
之遂生契蘭儀玉度皆淑美也姮娥羿女竊不
死藥以奔月天北宮有婺女星婺既嫁之女也
宸斯天子宮詩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謂女未
適時其性貞專也麗几也毛詩有采蘋采蘩言
公侯夫人執此助祭也修詩謂習詩而光美其
道稱圖謂東圖書而照察其言也媯禹姓禹娶
塗山氏女啟安數罹堯母慶都十四月而生堯
昭帝母亦十四月生昭帝命曰堯母門鳳圖纔
象易象辭藝有藝律六律冬日可愛故云冬愛纔
秋暉秋月也言妃於經史纖月夜學之也展誠
也詩曰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宋武帝母曰崇憲
太后居顯陽殿延和接之以和也朋衆妃也妃
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及第二皇女璿玉
也相質也跗足也穎秀也萼承華者喻兄弟之
美也漢代王梁王皆親子弟引以比妃子也

眡朔書氣觀臺告祲八頌扃和六祈輟滲衡總滅
容翬翟毀褘掩綵璿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帷軒
夕改輧輅晨遷離宮天邃別殿雲懸靈衣虛襲組
帳空煙巾見餘軸匣有餘絃嗚呼哀哉移氣朔兮
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
暖兮玉座寒純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皇
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茫昧與善寂寥餘慶喪
過于哀棘實滅性世覆沖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

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祲惡氣也言
天示凶兆爲貴妃薨之徵也周禮曰占人掌占
龜以八筮占八頌以示吉凶太祝掌六祈以同
鬼神滲謂滲漉喻福祉也言天示惡徵筮卜不
吉而祈禱不應也周禮曰王后之首服有衡以
玉爲之總結束也垂後爲飾又王后六服有褘
衣畫翬者也翟雉名后衣飾也璿光紫禁謂所
居也輧車衣也巾箱也金釭燈也純孝皇子也
樂戀也凱風詩篇美孝子也天常與善人此理
不信故云茫昧也棘急也覆謂王子子雲
不勝哀而亦薨也沖華
淵令皆言妃之德也

題湊既肅龍輴既辰階撤兩奠庭引雙輴維慕維
愛日子日身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旻崇徽
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闉嗚呼哀哉經建春
而右轉循閶闔而逕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於
步步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涉姑繇而環
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晨轀解鳳曉蓋俄金
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重扃閟兮燈已黯中泉寂兮
此夜深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鬼於天潯響乘氣兮
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嗚呼哀哉

題頭也題湊謂棺木之頭以內向而固也呂覽曰題湊之室棺椁數襲輴殯車也曰兩日嬰者謂如與子雲也容物謂衣之容儀衣物也列辟子雲也徽旌旗也章旒也策謂誄之書也建春閶闔皆都城門龍駕也鏘鳴皆鳴聲楚酸楚也挽挽歌也邊簫邊陲之簫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雲池之上奏樂三日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葬於樂池之南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轀轀輬車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鳳車之飾也蓋車蓋也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隧墓道也重扃墓門也響即德也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聲無窮也

輴 準

哀永逝文 此岳傷妻之詞

潘岳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輴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慞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袒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輴撤房帷兮席庭筵舉酹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覩孤鸞兮眷眷竚視倏忽兮若髣

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鳥俯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跡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

襲窮泉兮朽壤中慕叫兮擗摽之子降兮宅兆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窈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啓夕啓殯之夕也輴喪車也戒驚也河廣詩篇宋襄公母嫁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此謂初嫁時思父母之情也祖祭也輴殯車也席庭筵謂祖於[illegible]也將以酒醊地也吉路言平常所爲吉路今[illegible]喪行故凶歸也隧墓道敞開也慕[illegible]哀叫也擗摽拊心也宅葬地也兆吉兆也櫬身親之棺訣別也埏即隧也漢武帝李夫人歌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趣求也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故云家道渠發語詞懷思也懷之幾何言思之能幾何當斷之以大道而不爲無益之哀也莊子妻死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后姓袁諱齊嬀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女適太祖生太子劭謚曰元

顏延之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粤九月二十七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輴纚紼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淪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累德述懷其辭曰

新殯未定[illegible]遷[illegible]大行輀狀如長牀穿[illegible]前後著金而關輀天子畫之以龍凶飾也纚[illegible]也引棺在輴車曰綍容車蓋也翟皇后車也驂兩騑也此吉飾也雖喪事同生飾也祖饋始行而祭也載謂載於輴車也組旒以素絲爲縷縫之旒旒以爲文飾珩珮皇后之佩淪沒也言不聞也黼筵黼純之席也皇后六服有褘衣褕翟褘畫翬者也褕畫鷂者也客位殯階皆在西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圓精初爍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暉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維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惠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載謠南

國、

倫昭儷升謂五倫之理既明伉儷之義隨著也此若有物象有所憑據也圓精天也方祇地也此理在天地初分之時而已有也景大也冑胤也也秘儀謂在室時也圖光謂配帝也宋有王緯殿陰坤位也柔明坤德也待年年未長而待於父母之家也有行謂嫁也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素章增絢即詩素以為絢意言其巧笑美目也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祈又曰柔嘉維則皆言婦道也嬪為婦也惠問美譽也芳猷善道也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也泳思江之末矣不可方思方附也言文王化行南國而江漢之間為之泳也以比后之惠問芳猷亦如是也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曜紫闈、欽若遑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

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詠、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部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

不造謂少帝時也寶命謂文帝即位也天機喻帝位也帝自宜都王升為天子后亦釋夫人之位於公宮而為皇后也紫闈帝宮也皇姑太后也寧親謂歸寧父母也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思進賢才今后如之也在詠成紀謂合於詩禮也宮中巷謂之壼儀禮有房中之樂部繼也軒轅星女主之象也后德屬陰陰在地為水在天為月下節震騰謂水安流也上清朓側謂月順軌也國語有三川震詩有百川沸騰晦日月見西方謂之朓朔日月見東方謂之側五臣以

震騰朓側為皇后將崩之象非也雍和也極中也

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大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跡、嗷嗷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雨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按節、服馬顧轅、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斯所謂道輔仁令司化者不明也象物謂靈瑞之物祲祥傷曰沴太和天下和平委世棄世也言世方臻王治而后即崩也戒涼秋時也禮日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殯瘞也杪秋秋末也穸夜也言葬墓中就長夜也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八神八方之神周禮王后有五輅灑零雨泗皆淚落也園山陵也按節顧轅皆悲而不急行也清都生所居壽原即山陵也淪藹失其茂盛之色也

栱 拱　纚 離　褕 搖　朓 挑　肆 異

齊敬皇后哀策文 明帝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女武帝永明年卒葬江乘張山明帝即位追尊爲后東昏立改祔興安陵

謝朓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瀰兩赴悲無二展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illegible]帝[illegible]朱盤故曰某皇帝[illegible]帝幕也玄堂墓中[illegible]王后有六服褘衣褕衣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蜃衛蜃車之衛也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名焉與鸞輅皆載柩者椒塗以椒塗壁后所居也長信漢時太后所居宮言后先崩故云先廓莫臨也喪在兩所故云無兩赴展省視也左史記言故曰左言詩曰母氏聖善遠母氏之德也

帝唐遠胄御龍遐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克柔克令淸漢表靈曾沙膺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綖敎先穜稑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所謂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四敎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軒攉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曆壽宮寂遠淸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劒徒嗟金穴璋璜奚獻褕褘罔設嗚呼哀哉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奬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鍐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淸洛而南遊繼池綍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閟宮之遠烈兮闡繽女之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慕方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形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劉姓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唐之後也晉范氏御龍之後奔秦始爲劉氏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后其後也淸漢謂漢水神即詩稱漢有游女也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春秋沙麓崩晉史占之曰後五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麓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曾言高也詩曰于以采

孫月峯先生評文選　　烏程閔齊華瀹註

郭有道碑文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大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叡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辭曰

（咨謀也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隱度也括猶量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隱括然後直圖河圖緯天文也帝學國學也緌纓飾也鴻涯仙者也融長也建寧靈帝年號不朽謂立碑也）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玄道也摭拾也允得其門謂得孔子之門也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言隱遁也三事三公之任也召貢謂舉也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泰大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高（音告叶韻）招（音韶叶韻）

陳大丘碑文 并序

蔡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貧兼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徵許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謐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有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閒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衮職群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濟慙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卒臨未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群公百僚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賜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慭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貧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緦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已乃作銘曰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尚書皐陶曰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
瀆慢也懸車不復來也四門備禮謂當時在位者皆欲徵賢於四方也何公何進也袁公袁隗
也常伯三事皆淵官之稱在漢則侍中與三公也飾巾待期謂整飾衣服以待終也楊公楊賜
也爲太尉陳公陳𡨥也爲司徒中平靈帝年號
晋葬所卒即葬於所卒之地不歸本屬也愬
也孔子將卒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委乎
宰羊也奉禮終沒謂約儉而葬也荀爽字慈明
韓融字元長种府君种拂也重部大掾重使
內大掾爲銘也交交小貌黃鳥毛詩篇喻仕於
亂時也集於棘不得其所也五臣以黃鳥
作哀三良又以集棘爲得所壽終非也

愬

悿

褚淵碑文 并序

王儉 字仲寶琅邪人幼好學手不釋卷爲齊中書監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沖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

公藴玆令德無替前規達節雅賢粹靈相襲稟岳瀆之靈挺含章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睦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遺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言必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左傳曰范宣子問穆叔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對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雖久不廢此

謂不朽。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
愛也。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
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
友。九原，晉諸大夫葬所也。文簡，淵諡也。微子封
宋，宋共公子，敗為褚師之官，因以為氏。漢時褚
大通五經，為博士。後漢褚禕博聞廣見。晉褚裒
為侍中衛將軍，贈太傅，元穆侯，志而不自矜，故
云晦也。寥亮，聲高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
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言受其靈氣以生也。

袁陽源才器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
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
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濮緒敦高、晉綢武子、方斯
蔑也、辟爲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

冕當世、飛聲滿寓、實惟時寶、其瞻之範既著、台衡
之望斯集、出參大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
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

袁淑字陽源，爲尚書吏部郎，言其識潤，將選爲
駙馬也。竇玄字叔高，以明經爲郡上計吏，朝會
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
之。王謂十如知言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
兩宮，謂天子與太子也。郎下出參太宰軍事，入
爲太子洗馬也。槐庭，三公位也。天閣，天祿閣也。

以父憂去職、哀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
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
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藩、越敷邦教、

毘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
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
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會不移朔、遷吏部尚
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
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
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
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
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分、又懷寢丘之志、斯受田邑不盈百井、及之盡

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
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
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
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
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
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謩、宣由庚而垂詠、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
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

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淵父湛之、爲驃騎將軍、闕、終也、中書侍郎、掌天子詔令、故云上言、新安王、宋武帝第八子子鸞也、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先輔也、晉時吏部郎缺、太祖問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泰初、明帝年號、天步初夷、謂殺少帝而明帝立也、涇渭二水名、涇清渭濁、二水合流不雜、故言分別者、國語曰、楚惠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列子曰、孫叔敖疾、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我死王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也、山甫方叔俱有之賢臣、蟬冕侍中冠、言爲二郡守而文物侍中也、叩[illegible]帝也、毛詩曰、[illegible]孫謀以燕翼[illegible]、字[illegible]後[illegible]八八元凱[illegible]也、由庚詩[illegible]物得由其道也、即世、去世也、萬物禮也、太階[illegible]三階、其下階爲三公之位、致欣樂正、即樂正子[illegible]而不寤也、左傳曰、晉侯賞士伯瓜衍之縣、羊舌職說之、以爲當也、

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存公亡私、方進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藩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虧、出江泒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

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率不二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

蕭子顯齊書曰、淵遭[illegible]鄭氏憂、[illegible]解職、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illegible]也、[illegible]徐戎之難、卒[illegible]淵[illegible]有[illegible]爲[illegible]之、漢書曰、翟方進爲丞相、終母喪、三十六日起、服視事、准法也、敦勸也、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得也、三季之辰、謂少帝也、戚蕃諸王也、桂陽王名休範、文帝子也、時爲江州刺史、舉兵反、至新林、朝廷震動、齊王出次新林、褚淵入衛殿省、宗稷社稷也、象魏天子闕也、英宰謂齊王、元渠謂桂陽也、時斬桂陽於新林、故云已殄、休範遣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雖休範已死、不相知、宮省怖擾、故云宮廟憂逼、綴旒、冠上垂珠、以喻危也、太祖齊王也、仁公即淵也、左傳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猶用也、班劒執劒而從行者也、撝挹謙退也、母艱嫡母吳郡公主也、天屬天性也、禮記曰、顏丁善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又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怠荒於天位、彊臣憑陵

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壯、旣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冢司、而任隆於百辟、甚遂冲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遠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倍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序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稟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撑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

宋水德王、故云木運、時荊州刺史沈攸之反、故云荊楚、廢昏少帝爲蒼梧王也、繼統更立順帝也、左傳曰戎有受脤、脤胙肉、天子遣將必賜胙也、甘寢秉羽、謂安寢以修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也、順皇順帝也、禪位於蕭道成、是爲齊、荀攸爲魏尚書令、裴秀爲晉世祖光祿大夫、五君宋文帝明帝順帝齊高帝武帝也、二代宋齊也、封爲南康郡公、中鉉即易詞鼎金鉉之義、三公象也、甚遂冲旨、謂甚順齊帝之旨、而受尚書令也、朝端爲朝廷之首也、重申前冊、謂復授司徒也、資敬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情同布衣、與帝相親如布衣也、南風舜所造南風之詩也、餐[illegible]也、尚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日野書之說[illegible]也、[illegible]日之君者若冬日之[illegible]夏日之[illegible]按日王怒如秋霜、在三謂君與親與師也、升遐若升仙遠遊也、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王几、又曰出綴衣於庭、謂受顧命也、物有其容、謂班賜儀物也、徽旌旗也、章幟也、

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恒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大宰

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秉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巳以游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禮畢思[illegible]以疾陳退也[illegible]趣世之尚遂其所請也跂[illegible]以下謂以此官退歸也太漸疾進也爾雅曰爾甚而曾連也禮記曰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請於尸曰臣有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死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晏子死景公擊馳而驅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速則又乘之比至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惟恐也節信也貴臣行者以執之羽葆以鳥毛爲幢幢極儀也淮南子曰貴賤之於身猶條風之時麗也祇悔大悔也左傳曰子產爲政輿人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故曰輿誦雅詠雅詩之所詠也禮記衛孔悝銘辭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曰晉魏顆却秦師親止杜回銘勲于景鐘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暮惟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默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散嵩構雲頹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悄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辰精房星之精主水齊以水德王也蕭何稟昴星而生齊蕭何後也先蒲齊者明君臣相合也璿璣[illegible]璿璣玉衡也謂齊七政之道而纏武於[illegible]玉衡齊也[illegible]臣公佐也緝止也左傳曰禮[illegible]

之幹也[illegible]門也言身雖[illegible]宦而心存隱逸也嵩構[illegible]頹[illegible]泰山其頹語意梁陰載缺館梁木其壞意遁去也悄悵悲恨貌鏘洋德音也

賑

慎

頭陀寺碑文 天笠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惱也碑在郢州

王巾 字簡棲琅邪臨沂人起家郢州從事輔國錄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爻繫所詮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

朝夕池海也蒼蒼天也心行心之所行也摩竭國名掩室欲心入靜也息言之津謂不言之道也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告文殊師利行維摩詰問疾問曰何等是菩提入不二法門摩詰默然無言文殊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入不二法門九疇尚書洪範也六位易之六爻也易曰妙萬物而爲言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爻六爻繫辭也筌捕魚之物莊子曰得魚忘筌喩得意者忘言也彼岸謂覺悟也佛家以覺悟爲到彼岸息言杜口本無可言之道而九疇六位文不能無言然爻繫之辭窮於此域則彼岸之理自不可以言辭稱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也六度謂布施以廣仁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爲謙精進以恩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也彼岸之道言有則謝四流言無則弘六度非有無所能言也故云名言不得也隨者隨而求之迎者迎而望之也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涅槃寂滅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

圓對有感斯對無不周也如來佛號也佛託生天笠迦維羅衛國故云王室五衍五乘也此言乘天笠言衍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五菩薩言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以救人也八正者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交喪謂世道交喪玄關幽鍵喩法藏也遙源濬波喩法海也凡心愛衆生而行捨捨則增愛井爲實捨故大士有不施之捨斯爲不捨所以羣有俱洽也檀者天笠言檀此言布施也行無緣之慈行慈不以衆生爲緣也天以明爲照明盡則

照窮勿照之明猶無得之得也機心機也權方
便也沙界佛經有恒河沙數佛世界如是塵劫
猶塵世也以上皆出僧肇論中時義能事言佛
也拂衣脫屣謂佛功行已滿而歸涅槃也雙樹
金河佛涅槃之地也大千謂三千大千世界也
雖化無不行而無爲之心寂然不動也佛以千
疊縷裹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
靈無歇也佛於堅固林雙樹間涅槃故云堅林

正法既沒象法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
順非辨僞者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
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
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三千七品
有務殖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

被敎肆南騖周魯二莊親照夜景之鑒漢晉兩明
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剎相望澄什結
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

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
萬年象教即像法也得一謂得道也目論謂目
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經曰外道邪見破滅
佛法有比丘名馬鳴善說法降一切諸外道有
比丘名龍樹善說法滅邪見幢然正法炬法嘗
慧日俱喻佛教也大品經有三十七品佛法正
道也外道有九十六種破滅佛法者皆賴二比
丘力也方廣謂大方廣佛華嚴經也教肆教人
習法也魯莊公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夜明
也乃佛生之日周莊王與莊公同時故云二莊
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白光飛在殿前以問羣
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

晉明帝好佛手畫其形像以供故云並勒丹青
遺文經也列剎佛塔也澄佛圖澄什鳩摩羅什
也林支道林遠惠遠也並高僧結轍言
敎跡多也禮記曰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
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
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皐千里超忽信楚都之
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
緣棄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
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鷙班荊蔭松者久之宋大
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
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
宗復爲之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
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
心求仁養志纂修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
易遠僧徒闃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
矣

沙門者其道舍妻子拆弃愛欲也華言義訓勤
行趣涅槃也菩薩常用錫杖擁執也宅居也人
之一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百齡長
年也中身中年也謂捐生也楞迦經曰自在天

王化身爲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已身肉與鷹代鴿也猛鷲謂鷹也班荆布荆而坐也蔭松以松爲蓋也大明武帝年號蕤芟也經行經歷行息之處也大迦葉佛弟子以慧宗能景其行故稱之曰頭陀寺也莊子曰藏舟於壑自以爲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命爲造化所運忽焉而終也閒靜也

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典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護炎區九譯沙塲一候粤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智刃所游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成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化之照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姿寶相永藉閒安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理懷淵遠今屆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其辭曰

昭升嚴配以父配天也炎區南方蠻夷譯傳四方語者九譯而至言其遠也沙塲北邊也候謂何候非常之事一候者無邊患也建武明帝年號江夏王寶玄明帝第三子方城楚也左傳曰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龜蒙魯也國語曰魯侯賦事行刑咨於故實以比江夏王也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之點綴也山海經曰少室山有木名曰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言樹枝交錯有象衢路也又曰鵲山有木狀如穀而黑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民勞

事助謂有功於民者也鏤文鐘鼎宗彝世也左傳曰夫銘天子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雕篆謂文字也衆妙道也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黷變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眺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既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渌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耆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

則無滅象正雖闕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樾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膴膴亭皐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既闢睟容已安桂深冬燠松踈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玄黃清濁天地也器品物也能仁指佛也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故日來迦衛荒理也佛年十九與父出遊始出東門天帝化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有此患出南門化老人迴車念人生有此患出西門化死人迴車念天下有此三苦出北門化沙門因曰善哉惟是為快是鑒四門也後歷深山拾藁草布地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是幽求六歲也佛成道還樹下見弃衣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取四方石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食已用澡漱天帝即以手指地成池名指地池時尼連河水甚急佛以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又佛浴指地池欲出無所攀池上有樹名迦和其枝自然曲下就佛牽之而出以上出瑞應經九折三危皆山名通莊安步言佛教皆達也川靜波澄言其靜體龍翔雲起言其應感也耆山給園皆佛說法地金粟佛名文殊佛弟子也乾天也不然謂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象正即象法正法也希夷言微也釋網玄津皆佛法也樾棹也禪慧禪定智慧也膴膴草貌邦后江夏王也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也六入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翬

刹案

飛雉也離立鳳也皆殿宇之飾睟容潤澤貌勝幡降魔之幡西振佛教自西來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安陸郡名昭謚也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應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合道居貞、卷懷前代、

稷契、周殷之祖、周殷之所以王、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也、魏曹參之後、齊蕭何之後、魏齊之有天下、亦以蕭何曹參有功於漢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符乾符也、皆言爲天子也、此引殷周漢魏下勝符之得天下也、靈源、河源也、禹導河自積石、故言積石爭流、神基、嵩高也、詩曰嵩高惟岳、峻極于天、言齊與河岳相並也、宣皇帝諱承之、高祖即位追尊爲宣皇帝、景皇帝諱道生、高祖之兄、封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爲景皇帝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濬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陽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畧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表青光、方執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

辰象、日月星也、天經地義、謂天地也、簡久遠大、易乾坤以簡能、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等語、北湊合之也、六幽、天地四方也、彈冠、漢時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相薦引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水德、謂宋也、太祖、蕭道成也、時以冠軍將軍鎮淮陰、王子、周靈王太子晉也、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之言、洛濱、謂時遊洛也、漢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緬始仕亦年十五也、緬初爲宋邵陵王文學、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相如鄒枚之徒從之遊、故以爲比、掌綸誥爲中書郎也、帝出震、謂齊興也、震東方、木、青、亦東方色、齊以木德王、古諸侯受封分茅建社、故云方執茅社、安陸在雲夢之澤、荒、理也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二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闢、龍樓之門、以峻

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驊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劬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奥壤、任切關河、都會殷負、提封百萬、全趙之裓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縮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

掌儲命爲太子中庶子也、三善父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也、此世子之事也、四德元亨利貞也、漢武帝開博望苑、使太子通賓客、漢成帝嘗名太子出龍樓門、獻替帷扆以下、謂遷侍中也、喉脣郎古納言也、凡奏事上書、晨起駐車待漏、銜謂宣也、孔子曰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言侍中之官、所係重也、非止恒受、謂不與恒常受職者同也、漢官儀侍中佩璽抱劍、故云劬璽增華、高陽氏才子八人、有蒼舒大臨、高辛氏才子八人、有伯熊叔豹、權衡喻政理也、慮深求瘼以下、謂爲吳郡太守也、裓服盛服也、叢臺趙之臺名、臨淄齊地、言吳比齊趙爲更盛也、騫飛也、東楚亦吳地、上德教化也、中典輕刑也、楚春申君封于吳、以吳故墟爲都、晉鄧攸爲吳郡太守、吳人飢死、攸表賑貸、一郡蒙濟、不取俸祿、唯飲吳水

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也、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陽秋、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巳而及物、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政○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候府脊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顯官而匪獲、謝琰功高而

夏首水口也、楚之險地、藩要者、國家藩援之要也、推轂古者遣將、天子親推車送之也、衡巫二山名、風雲之路、路徑絕而風雲通也、鄢鄧邑名、三七二千一百里也、夏日可畏者也、尸子曰舜之行猶河海乎、千仞之漢、滿之螻蟻之穴亦滿之、八風八方之風、五材五行也、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徵入山中父兄來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魯有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孔子爲司寇、不敢朝飲其羊、漢書曰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寃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爲民害及大姦猾、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絜修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還居近侍、還爲侍中兼驍騎將軍也、候府宿衛之官、儲端太子詹事也、羊琇與晉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

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僾、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爲左將軍中護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勿蔑謝
玹安少子爲輔國將軍距氏進征虜左僕射領
詹事緬遷中領軍太子詹
事故云二宮主器太子也

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遷斯任東渚鉅
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
比屋鄢壖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
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數
化風動神行誠恕旣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汙之權
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藉而惡子咸誅被以哀
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迹是北其仁穎川時雨無

以豊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臧逮民祇非徒
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
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亦徑秦治

禹穴在會稽神臯言其地爲神靈所宅也持郡
江在會稽近江左猶成周之分陝遍求此任進
秦稽秦望會稽二山也淵藪謂盜賊之所藏也
左傳曰鄭國多聚人於萑蒲之澤詳一謂不能
詳悉而齊一之也漢南山羣盜偏宗數百人爲
吏民害王遵爲京兆尹旬月肅清漢龔遂爲渤
海太守宣帝問曰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治亂
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善
鉤距以得事情如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以推之也鉤致也距閉
也漢張敞爲京兆尹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
人捨其罪令捕賊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恐
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以偷長爲吏歸置酒賊
悉來賀飲醉以赭色汙其衣吏坐里門有赤色
汙衣者悉收縛之歌錄有鴈門太守行以惡子
姓備若里端以里爲異者誤也華杖卽蒲鞭示
後漢劉寬爲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
辱終不加苦漢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祇神也
麾旆旗屬古者刺史行則執之每反謂去官也
攀車臥轍謂擾留之也後漢冦恂爲河南太守
徵爲金吾潁川盜賊起車駕南征恂到潁川
盜悉降百姓遮天子道曰願借寇君一年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
接曉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
俘貫纍畜大則攻城剽邑葬朱芭傘有勛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惟埋穿窬之黨阡陌成羣枝法
悔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
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
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埸大
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
躅淸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
其來久矣徵賦嚴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哭蠢爾
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假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雖難
以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墊
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
具舉彊民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宮
商野欠宿兼停蓄蝝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懾威
關塞謐靜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

嵴山名潼水名曉武二關名阪聚也徼塞也承明武帝年號失義大羊誚後魏也後漢龐參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先候之棠不與言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小兒伏戶下參思良久曰是欲[illegible]守也[illegible]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彊宗也抱兒[illegible]欲吾開門恤孤也數息而還[illegible]郭伋[illegible]并州牧行部到西河美稷數百童兒騎竹馬道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復送至郭門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止野亭須期乃往其重信如此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破[illegible]羌豪師感奐恩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遺金鐻八枚並受之召主簿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魯恭為中牟令時人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掾肥親察之恭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傍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雛親曰所以來者察君化迹耳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周易曰信及豚魚卉服以草為服也秉禾束也菑為一歲田也停留謂豐稔積之於田也後漢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暴虎為民患常設檻穽猶多均下屬縣一去檻穽除削課制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飛至九江界者[illegible]散去謐清也偵伺也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
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
機參請門衛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
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貫男
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擗膺震動邦邑並求入
奉靈櫬蒞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
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僻駕東往號送
踰境銜舞龍轜以[illegible]仰[illegible]哭而[illegible]震響成雷盈
塗咽水公騰危審匪載貽詒言楚囊之請雖幾而
彌固衛魚之志身歿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
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

燕趙秦代皆後魏地伊洛咸陽魏之都也彌留疾不去其身也漸進也參請謂問疾也羣望羣祀也颯然空無人也僚哭也後漢鄧訓為護烏桓校尉病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故曰劈面晉羊祜都督荊州卒罷市悲號追慕無已神駕喪車也震響哭聲也咽水如水之不通流也楚囊楚子囊將死請城郢以備吳也衛魚史魚以尸諫也言緬之寄正詒詒言如二人也二宮天子太子也軫隱也

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
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綿留氣序世祖日
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
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
此移年痛瘁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
眷入緒絕業分命懿親台發並建對繁弱以流涕
望幽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爲郡王禮也

皇上謂明帝蕭鸞也武帝死鸞奉太孫即位後廢弒自立爲帝繼之親兄也納麓舜納于大麓[illegible]用也明帝初爲右僕射領衛尉世祖即[illegible]之台司[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封[illegible]以

[illegible]

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
徧書部特善玄言鞶帨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
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撫庶僚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
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
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憖留梁摧
奄及豈惟僑終褰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
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思所以
克播遺塵敬之宵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
日

鞶帨巾也法言曰今學者非獨爲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喻文字也篆籀古文之書六義詩之六義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也秋奕秋儲謂音精思也取睽射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之睽養由基之射始流睇而猿號睇視也憖惜也梁摧即梁木其摧之歌也僑子產也鄭之謠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褰褰叔也輟相謂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事借用之也淮南子日出于扶桑入于洛棠洛棠山名也崇陰不留言日沒之速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時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

國五曜入臣亦白其馬族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
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崇
基巖巖長瀾瀰瀰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
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皇蒸哉實啓洪
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膺期誕德絕後光前機以
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
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霑吳仁風扇越
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
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

攸詠羣夷蠢蠢嚴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興山止簣泗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致禮趙祖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況歸軸競羞野莫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絶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六鳥燕也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佚女爲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而去女吞之生契此商受祚之始也金運殷以金德王也紂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微子之後食采於蕭因氏焉蕭徒蘭陵縣屬徐州部與劉氏自沛徙豐同也以蕭比漢高帝也蕭滿流長貌鼎革二卦名鼎新革故也除布除舊布新也高皇蕭道成也景皇見前註蒸大也爵乃上天謂天爵也濯纓初入仕也文陛以文石砌陛也迴首請吏漢卬笮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頓轡喻死也行哭致禮見褚淵碑文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昌國號王卒惠王疑毅毅降趙趙列國之同傳攢堂中權殯之名也輴所以載柩者蘭菊喻德也帝渚謂湘江也楚詞曰帝子降兮北渚故曰帝渚東首果向也黃金難化言黃金化爲神丹

可致神僊長生今已死故云難化也

戢 引 胘 胘 鄢 憂 琇 秀 臚 祖 鑒 杳 鑽 蝝 緣 欻 許勿切 惄 悵

列女傳曰

劉先生夫人墓誌 齊太祖為劉瓛取王法施女、瓛卒、下詔為瓛立碑、號貞簡先生、此去其誌、選其銘、今言誌、疑誤、誌不出禮典、起於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實佐君子、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冀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閫德斯諒、蕪沒鄭鄉、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予耕於蒙 其門日 与臣之邪圓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畚而去梁鴻妻同郡孟氏女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事之瓛六代祖劉恢為丹陽尹王氏為丞相王導之後故云丹陽丞相鄭玄北海人孔融為北海相深敬之號其鄉曰鄭公鄉楊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孔樹謂孔子墓樹也皆以比瓛之墓也埏墓中道路而合葬也齊書謂王氏彼出今云合葬疑既死而王之宗合之也向註謂瓛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攻亦無據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名子良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昉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鄰幾庶、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之、非毀譽所至、天才博贍、學綜該明、至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樂分龍趣、詩析齊韓、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著與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照明也、隣近也、言其明近於幾庶之道也、綜理也、該通也、曲臺行射禮之所、淮南王安有明易者九人、號曰九師、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龍氏九十九篇、韓嬰作韓詩、轅固作齊詩、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河間獻王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漢記曰、明帝時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取卦具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以詔書問沛獻王輔曰、道豈有是邪、輔曰、案易卦震之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知雨、將雨封穴、故以蟻為興文、報曰、善、又明帝以自作光武本紀示東

予獻王蒼，因上受命中興頌，上善之，問此與誰等，皆言相如、楊雄，前代史岑之比。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旦受詔，食時上。魏文帝使陳思王作詩，七步而成。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世祖毘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光楚林之求，實兼儀刑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選眾而舉，斂議斯在。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公以高昭武穆，惟戚惟賢，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篁竹之猶威，義讓而失險。邪叟亡其西景，龍丘狹其東皐。

沈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反。陝服比攸之於分陝也。晉熙，明帝第六子；邵陵，第七子，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世祖，齊武帝也，時為齊王太子，貳二王西伐也。版謂封受也。雲火，烽火如日景之多也。羽檄，兵書也。曹操闢沉瑞名辟之不應，逃入山中，操使人焚山，得瑞。東莫，會稽郡也。太祖，蕭道成也，受宋禪。高昭武穆，謂高帝之昭，武帝之穆，言其親也。巫謂越人好為淫祀也。竹叢曰篁。越南之俗，處於谿谷之中，謂恃險而今失也。邪叟，若邪山谷之叟也。西景，日夕也。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徵入，若邪山有六叟人，持百錢來送，曰聞當見弃，故自扶來送。後漢任延為會稽尉，吳有龍丘萇者，隱居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尉灑掃其門，猶懼辱焉，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相望於道，積歲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義曹祭酒。狹其東皐，謂不閑守而出仕也。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波，泣血千里，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逮承外除，心哀內疚，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而茹慼肌膚，沈痛瘡痏，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殺之要。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武帝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兖徐接壤，素漸河潤，未及下車，仁聲先洽。玉關靖柝，北門寢扃，朝旨以董司

岳牧、敷典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爲輕、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移三能、下敷五典、闢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奪金恥訟、蹊田自默、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翳公是賴、庠序肇興、儀刑國胄、師氏之選、允歸人範、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夫國家之道、豈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亮誠盡規、謀猷弘遠、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測神牧、編戶殷阜、萌俗滋繁、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頃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公仰惟國典、俯遵遺託、術辯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聖主嗣興、地居旦奭、有詔策授大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蕭

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天不慭遺、梁岳頹峻、某年某月某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歛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大官供給、禮也、

武穆皇后王之母也毛詩曰星言夙駕早行役星也禮屈厭降謂禮父在服母喪期爲尊屈厭而降之也事迫權奪以權宜而奪情也瘠毀如瘠痛之至也距至至也時都丹陽故云良家戚里言難治也丹陽京邑故[illegible]神皐[illegible][illegible]在北齊在[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南[illegible]置僑[illegible]州爲南州河濟謂惠澤忠陶索名方任謂太[illegible]也能卽台也[illegible]台星名三公之位玄闈道[illegible]也[illegible]鐘謂[illegible]鐘[illegible][illegible]之家也呂氏春秋日人有衣冠之富金之所見攫金者攫而奪吏捕之日人皆在何故攫金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傳日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者信有罪而奪者罰之重也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也王爲武帝之子故云負圖如周公負扆朝諸侯之事武帝太子巳薨故也擿撫心也天倫謂兄弟也聖主鬱林王昭業以太孫嗣位故云居旦奭言如周公名旦召公名奭也蕭何傳說曹曹眞也魏明帝時賜[illegible]劍履上殿馬司馬宣王也乘輿上殿溫明秘器歛時所用袞章龍服也九命上公之禮大官掌食之官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豈徒春人不相、傾壚罷肆而已哉、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

尊戚、沿情之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楊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楊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耀、五教克宣、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憖遺、奄見薨落、哀慕抽割、震動於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楊州

牧、綠綟綬、具九錫服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幸津門亭發喪、瀝郊野池、春人不相、春者不相杵也、台耀、三台星也、先顧、先帝顧命也、負圖、見前注、二南、周公召公也、先遠、謂葬日、禮記曰、喪事先遠、黃鉞、以黃金飾斧也、綠綟綬、綠也、綟綬、丞相之飾、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斧鉞、八弓矢、九秬鬯、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也、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轀輬車、大子喪車也、羽葆、以鳥羽為幢也、晉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薨、詔曰、一依漢東平獻王故事、故今准擬之也、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他人之善若已有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恂、降以顏色、方於事上、好下規已、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國綱天憲、寔諸掌握、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人有不及、內恕諸已、非意相干、每為理屈、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華衮與縕緒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畏田廣宅、符仲長之言、邛山洛

水、協應璩之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乃依林構宇、傍巖拓架、清猨與壺人爭旦、緹幙與素瀨交輝、置之虛室、人野何辨、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賙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乃知大春屈已五王、君大降節憲后、致之有由、挹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著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爰造丸言、實該百行、遵衿禰於未萌、申炯戒於今日、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

命公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

帝子繡季謂武帝之子太子之弟也晉衛玠嘗
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
襲用之也華㲉三公服繡緒貴賤服也山藻華
星也遂獎貴居也後世長統曰使居有良田
廣宅臨川讓水足以息四體之役魏應璩自
田在關之西甫臨洛水據卽山託崇岫以為
宅因茂林以為蔭東國謂晉也周公所封視之
若丘園也壺人掌刻漏者夜作聲以候曉也緹
幙以赤繒為幙也素瀨水波人野何辨貴人與
野人無別也何點隱居豫章王造門點後門逃
去子良以稽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遺點以通
意服謂服用之物也又豫章王拜劉虬為別駕
牋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趣王諸王者趣而
迎士也後漢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王輔等五
王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
后弟也就[illegible]錢千[illegible]能致丹[illegible]八要劫

之丹不得已而至荀悉[illegible]朝會上戲將
軍[illegible]王蒼辟署祭[illegible]敬[illegible]
之日先帝徵君不來何也對曰先
帝秉德惠下臣不敢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
不敢不來文皇帝惠文太子也子昭業立追尊
為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言德二言親三言賢
四言生五言善六言靜七言昭八言
節九言義禰帶也謂佩於衿帶也

山宇初構、超然獨往、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
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
緬屬英賢、傍思才淑、匹婦之操、亦有取焉、有客游
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
削、投杖不暇、公以為言出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

謬、差以千里、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
垂訓、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葺治、公
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
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
旨、信必由中、貌無外悅、貴而好禮、怡寄典墳、雖牽
以物役、孜孜無怠、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並勤一
家言、懸諸日月、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大漸彌
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豈古人所謂立
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前依休傳巖者[illegible]
乃[illegible]像也梁朝[illegible]梁孝[illegible]士故以為古
比未見好德以喜次為色也昔曾子責子夏
子夏投杖而拜謂謝過也震為雷所擊也物役
謂從王事也洙泗之風謂四部要略也迦維之
化謂淨住子迦維佛生之國大漸彌留見安陸
王碑話言盈耳謂誅國之言也
黜殯郎史魚尸諫也易名謚也

綵麗懋 任緒主

弔屈原文 并序

賈誼

誼爲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喻其辭曰

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爲長沙太傅汨羅水名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嘉惠承天子命也罔極謂讒言罔極也闒茸不肖也逆曳不得順正道也隨夷卞隨伯夷也跖蹻盜跖莊蹻也銛利也生指屈原也無故謂遭禍之無故也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illegible]驥服鹽車[illegible]不能上[illegible]也薦[illegible]

[illegible]屈原[illegible]壹鬱聚憂[illegible]覆也[illegible]偭背也蟂獺水獸食魚者謂[illegible]龍[illegible]背蟂獺[illegible]潛處豈從蝦與蛭螾同處乎般般桓不去意夫子之故謂不能遠濁世以自藏也擊史記作翮遙舉羽翮而去之也鱣鯨大魚居江湖中橫者謂橫之於汙瀆中也

訊信 沕昧 螾引

弔魏武帝文 并序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

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曰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

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

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元康晉惠帝年號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陳根即宿草也日月一歲中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相掩故蝕也闕景顙岸即前日蝕山崩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魏略曰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崩時唯四子在側四子者丕彰植彪也豹者季子杜夫人所生時年五歲繐帳細布之疎者晡日晚時乾肉為脯糒也妓作樂也前令中謂妾也組以彩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
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
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畧必翦焉
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脩綱之
絕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
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
覆簣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

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
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
此年惟降神之綿邈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
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
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有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
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
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中古之所難威先天而
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

踐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
四子以深念循膚體以頹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
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
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
一棺吝弘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
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藏
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
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

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
於舊倡矯感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
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
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
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
爵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
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
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遺也鼓琴稱[illegible]謂之[illegible]解徵言其將
[illegible]也[illegible]青沒谷爲山九天谿業入未成也三入
[illegible]病於建安二十四年也詩曰惟嶽降神以操
之生爲神降也魏宮闕正殿爲文昌殿故云龍
飛文昌善註以文昌爲將相之星恐非也西夏
蜀也不豫有疾也翌日明日也揚來歸來也造
在茲謂疾重時也灌涖垂覩惎教也謂引貞
齊之道以教四子有不善者可改也如小忿失
過不當效者是也言以存已之不臧者可爲教
也舊倡作伎人也晞古遺累言觀古之厚葬者
爲遺累也故簡禮薄葬未爲
不是而裘紱諄諄則貽謗矣

忌音

巻

文選淪註卷三十

文選淪注三十卷內府藏本

明閔齊華編齊華烏程人崇禎中以歲貢任沙河縣知縣是書以六臣注本刪削舊文分繫於各段之下復采孫鑛評語列於上格蓋以批點制藝之法施之於古人著作也

梁昭明文選越裁十一卷

（一）

〔清〕洪若臯輯評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名山聚刻本

梁昭明文選越裁序

自史皇氏受靈龜之瑞始創文字羣言輩出墳典索丘之書左史倚相之所讀也虞夏商周之文延陵季子之所考也載籍極博古未聞有刪之者而刪詩書自吾夫子始若乃曹會石倉平子秘府王氏青箱茂先書乘匪特亾書幾[illegible]一篋

之文落簡辨兩行之字其
間下帷司籍映雪忘漂緗
蒲緝栭之倫慱稽嗜古者
代不可勝紀亦未聞有集
古文而爲選者而文選自

梁昭明太子始蓋文選一
書昭明當日合劉庾徐江
孔惠王鮑輩共成斯集耳
目旣廣蒐輯最詳上自周
秦兩漢下至三國六朝經

祀逾千歷卷盈萬綴輯以多
而取精遠規模大而標舉
奇代無遠邇人以文分文
無後先辭以類聚詔冊令
敎表奏記牋騷賦詩歌策

論贊頌篇辭引序符檄誓
書碑碣箴銘弔誄誌狀有
美必收無體不備傾羣言
之瀝液漱百氏之芳潤誠
文章之府資藝林之淵藪

也獵藍田者獲琳瑯之寶、採童山者乏楩杞之林是以唐人寢食之而詞壯、宋人兒戲之而文弱、理固然耳、但二京三都踵事增華、

羽獵長楊、變本加厲、景福靈光、棳題悉形虎豹、笙簫琴笛、桐竹預應禽魚、鸚鵡鷫鷞、情符戢羽、洛神巫女、志同行雲、七啟七命、何殊

吳客、解嘲答難、復有班賓、效顰雲附、學步雷同、一卷之中、影從響應、一篇之內、巇疊波層、蕪音既厭於涯目、累句叟苦於聱牙、白璧

不能無瑕、黃純何必斷類、余也探幽索隱、服習有秊、畧穢集英、志焉未逮、今歲羅鬮寇之變、避地越城、家園丘墟、室廬傾蕩、倚仲宣

之樓蘸虞卿之硯貿坊林之古本攷殺最於寒檠句櫛字比相盡形鏂篇什素上成童之口爰用驅除詞章悉落老生之談竟爲芟

削篇有意同而名異則錄其一而棄其餘文有理短而詞長則節其繁而存其要義溪雖艱澁餖飣而亦取情背卽雕章繪采而必

遺務期璞開玉露沙汰金呈脈絡融通首尾條貫庶使讀者有挹河取燧之樂無望洋坐霧之憂非敢曰唐突古人也聊以行吾夫

子之志云爾至於詩昭明原華實兼收體格不一謂選體專尚俳麗非知昭明者也昝人云讀文選詩分三節東京以上主情建安

以下王意三謝以下王龢非無據也、茲則務在删繁、不嫌就寡、若樂府郊廟燕射之什、各有統屬、僅錄延年登歌二篇、固屬殘缺、至

鼓吹相和、清商雜曲、自漢迄梁、隹製名篇、纍難勝紀、選中寥寥數首、要屬簡陋、茲則槩爲陶汰、雖孟德明遠亦所不免、凡不敢貪其

一斑、漏其全錦耳、且余另有樂府源流彙編、茲又在可畧、其註始則有唐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爲之詮釋、近經

吳門張伯起加以删定、然縟雜雖鋤、訛舛未訂、平子東京之賦、金虎鎗認戰國之兵、孔璋江南之檄、齊斧指爲齊民之鉞、靈均九歌

思君思公子、以君爲湘君、以公子爲夫人、相如長門、朝往而暮來、以我爲武帝、以人爲陳后、其餘背謬支離、諸如此類者、不可殫述、

兹較之情理、攷以典故、証爲釐正、不遺鏬隙、雖窮搜研究、不無苦心、而指迷抉奥、尤資明目、其篇次悉遵昭明原編、不敢執先騷後

賦之說、少有更置、書成彙爲十有一卷、命之曰梁昭明文選越裁、志始也、裁者何、志刪也、越者何、志地也、亦志僭也、嘗

康熙歲次甲寅臘月天台

洪若皋虞鄰氏題於會

稽旅舍

梁昭明文選越裁目錄

卷之四

卷之五

騷

東皇太一　屈原
雲中君　屈原
湘君　屈原
湘夫人　屈原
少司命　屈原
山鬼　屈原
涉江　屈原
九辯 五首　宋玉

招

招魂　宋玉
招隱士　劉安

卷之六

七

七發　枚乘
七命　張協

詔

求賢良詔　漢武帝

冊

冊魏公九錫文　潘勗

令

宣德皇后令　任昉

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傅亮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五首　王融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三首　王融
天監三年策秀才二首　任昉

表

薦禰衡表　孔融
求自試表　曹植
謝平原内史表　陸機
爲吳令求諸孫置守冢人表　張悛
讓中書監表　庾亮
薦譙元彦表　桓溫
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任昉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任昉

卷之七

上書

啟

彈

牋

書

卷之八

梁昭明文選越裁目錄終

梁昭明文選越裁姓氏

周

屈原　騷一　九歌六　九章一

字靈均。史記名平。與楚同姓。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同列。妬其能。譖王。王怒而疏之。原乃作離騷。懷王入秦不反。子襄王立。上官大夫又短之。王放之於江南。遂投汨羅而死。

宋玉　賦一　九辨五　招一

屈原弟子。郢人。爲楚大夫。事襄王。與唐勒景差皆以辭賦稱。

漢

武帝　詔一　辭一

諱徹。景帝中子。帝始建年號。建元六年。元光六年。元朔六年。元狩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六年。太初元年。始用夏正。太初四年。天漢四年。太始四年。征和四年。後元二年。崩在位五十四年。

劉安　招一

淮南厲王長長子。厲王廢死於雍。文帝封安爲阜陵侯。尋封淮南王。安好學。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又有中書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武帝以安屬諸父。博辨善文辭。甚尊重之。嘗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元朔間。與太子遷謀反。事覺自殺。國除。

賈誼　弔文一

誼。雒陽人。年十八。河南守吳公聞其材。召置門下。文帝立。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徵爲廷尉。乃言誼于上。文帝召爲博士。歲中。超遷爲大中大夫。時年二十。說帝改正朔。易服色。帝議任以公

卿之位絳灌等短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歲餘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帝少子梁懷王揖好書遂拜爲梁太傅因上治安疏數萬言後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無狀常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鄒陽 上書二

陽齊人也吳王濞招致賓客因仕吳與嚴忌枚乘等以文辨著名因諫濞不納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武亦好士乃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惡之王怒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王出爲上客後孝王使人刺袁盎事敗勝詭見殺令陽齎千金西行求方畧解罪于上卒保無恙

枚乘 七一 上書二

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因諫濞不納去之梁從孝王游七國既平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

爲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爲太子時聞乘名及卽位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得其孽子皐大喜拜爲郎

韋孟 詩一

孟魯國鄒人韋賢祖家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乃去位徙於鄒卒

司馬相如 賦三 檄一 難一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少名犬子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以訾爲郎事景帝爲武騎常侍病免客游梁與鄒枚等居著子虛賦孝王薨歸而家貧與臨邛令王吉善之臨邛偕卓文君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復如臨邛卓王孫資以財歸成都買田宅居久之蜀人楊得意言于武帝乃召相如奏上林賦帝大悅以爲郎數歲會唐蒙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

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爲寵踰報天子大悅後有人言相如使時受金免官歲餘復召爲郎病免家居茂陵天子遣使至其家取平生所著書至則相如已死其遺札書言封禪事使者奏之帝異焉後八年遂封泰山

東方朔 設論一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卽位徵天下文學之士朔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因紿侏儒懼上得召見使待詔金馬門諫上林苑事拜太中大夫給事中因醉小遺殿上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諫隆慮公主事復爲中郎久之上書求試用不納以中郎終

蘇武 詩三

字子卿杜陵人以父任爲郎遷移中廐監天漢元年脩好匈奴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既至會緱王虞常等與武副使張勝謀劫闕氏歸漢事露緱王等俱死張勝請降詔引武衛律逼武降不肯屈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飮食武齧雪與旃毛不死乃徙武北海上牧羊明年李陵降單于使陵至海上說武終不屈武帝崩昭帝始元六年春武歸漢拜爲典屬國武在匈奴十九年明年上官桀子安謀反連武長子元坐死武免官數年昭帝崩與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復以爲右曹典屬國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

李陵 詩二

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廣之孫少爲侍中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與單于戰于浚稽山且戰且南矢盡救兵不至遂降歲餘上遣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於是母弟妻子皆伏誅然教匈奴者乃李緒也緒本漢塞外都尉降匈奴者陵因

使人刺殺緒猶在匈奴二
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孔安國 序一

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史記爲武帝博士至臨淮
太守漢書爲諫大夫司馬遷亦從安國問尚書

楊惲 書一

字子幼華陰人敞次子母司馬遷女宣帝時爲
郎補常侍騎擢爲左曹以告霍氏謀反封平通
侯遷中郎將擢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
被戴長樂訐告下獄赦免尋坐怨望誅

王褒 論一

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聞褒有俊材使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習而歌之時何
武與焉久之武學長安歌太學中宣帝聞而召
見賜武等帛於是襄薦褒徵待詔擢諫大夫後

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乃詔
褒往祀焉卒於道上閔惜之

楊雄 賦三 設論一 符命一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成帝時召待詔承明庭從
上甘泉獻甘泉賦雄自序年四十餘自蜀來游
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召爲門下史薦待詔
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黄門與王莽劉歆
並哀帝初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
三公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簒位以次轉爲大
夫劉棻父子誅詞連雄投閣幾死莽勿問以
病免官復召爲大夫天鳳五年卒年七十一

劉歆 移書一

字子駿楚元王交後向少子成帝時以能文召
見待詔宦者署爲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
領校秘書哀帝即位爲侍中大中大夫遷騎都
尉歷河内五原涿郡三郡守以病免官遷中壘
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建平元年改名秀
字穎叔欲應圖讖王莽簒位爲國師封嘉新公
怨莽殺其三子芬等
圖叛莽事覺自殺

班彪 論一

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更始敗三輔大亂彪往依
天水隗囂知囂有逆謀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
從事爲融畫策歸光武及徵融還京師因召彪
舉司隷茂才拜徐令以病免遂專心史籍著前
漢書未就建武二十三年復辟司徒王况府後
察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末卒年五十二

班固 賦二 設論一 論贊二 銘一

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彪長子明帝永平初固
欲續彪所著前史傳有人告固私改作國史詔
收繫獄弟超詣闕上書郡亦上其所著書帝奇
之召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復令終前

所著書凡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章帝
好文固獻兩都賦大見親近和帝永元初竇憲
北征以固爲中護軍六年憲敗洛陽令收固
繫獄死獄中年六十一以女弟昭踵成漢書

傅毅 賦二

字武仲扶風茂陵人章帝建初中爲蘭臺令史
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又爲馬防軍司
馬馬氏敗免官歸和帝永元元年爲竇憲
主記室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爲司馬早卒

張衡 賦三

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和帝永元中連辟公府不
就擬班固作二京賦大將軍鄧隲奇其才安帝
徵爲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永和初出爲
河間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年六十二

馬融 賦一

字季長扶風茂陵人安帝永和初初鄧隲召爲
舍人不應會盜起飢困乃悔曰古人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乃往應召
拜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上廣成苑頌以諷諫
忤鄧氏滯于東觀十年不得調自劾歸鄧太后
聞之怒令禁錮終身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出爲
河間王廐長史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
北鄉侯即位移病去爲郡功曹順帝陽嘉二年
徵拜議郎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
帝時爲南郡太守忤梁冀有司奏融貪濁髠徙
朔方赦還復拜議郎病去官教授諸生千數盧
植鄭玄皆其徒桓帝延熹九年卒年八十八

蔡邕　碑文二

字伯喈陳留圉人邕性至孝桓帝時五侯擅權
聞邕善鼓琴勅陳留太守督遣不得已行至中
路稱病歸靈帝建寧初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
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定

六經文字因召對忤中常侍曹節等下獄減死
髠鉗徙朔方赦還路經五原忤中常侍王甫弟
五原太守王智告邕謗訕乃亡命江海迹吳
會識焦桐柯竹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
初辟邕不應怒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應召
署祭酒甚見敬重補侍御史轉侍書御史又遷
尚書轉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
都長安封高陽鄉侯卓重邕才言多聽從卓誅
邕在司徒王允座中嘆息允怒以爲懷私遇而
忘大節收付廷尉乞黥首刖足續成漢史不許
日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後世
今不可使佞臣執筆邕遂死獄中年六十一

孔融　表一　書三

字文舉孔子二十世孫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謁
河南尹李膺膺奇之年十六因藏匿張儉與兄
褒爭死由是顯名辟司徒楊賜府投劾而去何
進遷大將軍辟融爲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合

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遷虎賁中郎
將會董卓廢立忤卓轉議郎出爲北海相黃
巾無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
年爲袁譚所攻奔山東妻子爲譚所虜獻帝都
許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多建正議忤曹操郗
慮承望風旨奏免融官又構成其罪令路粹枉
狀奏融罪下獄棄市年
五十六妻子皆被誅

潘勗　冊一

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
有逸才漢尚書左丞

魏

文帝　詩二　書二　論一

諱丕字子桓太祖長子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
郎將副丞相建安二十五年受漢禪改元黃初

在位
七年

曹植　賦一　詩九　表一　書二

字子建文帝同母弟十歲能屬文建安十六年
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魏受禪就國黃
初二年貶安鄉侯改封鄄城三年立爲鄄城王
四年徙封雍丘明帝太和元年改封浚儀二年
復還雍丘三年徙東阿六年加
封陳王是年薨年四十一諡思

王粲　賦一　詩五

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獻帝西遷徙居長安蔡邕
見而奇之年十七辟司徒詔除黃門侍郎不就
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子琮降操辟粲爲丞相掾
賜爵關內侯遷軍謀祭酒魏國建拜侍中建安
二十二年從征道
病卒年四十一

陳琳　牋一　書一　檄二

字孔璋。廣陵人。爲何進主簿。進欲誅宦官。召四方兵向京城。琳諫不納。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操。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從門下督。建安二十二年卒。

阮瑀　書一

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使掌書記。不屈。太祖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

應瑒　詩一

字德璉。汝南人。漢泰山太守劭之從子。曹操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中郎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

劉楨　詩三

字公幹。東平人。曹操辟爲丞相掾屬。太子嘗宴諸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咸伏。楨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治罪。減死。輸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

楊脩　牋一

字德祖。太尉彪子。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曹操請署倉曹屬主簿。自魏太子以下。爭與交好。與臨淄侯植善。建安二十四年。操忌其才。以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年四十五。

吳質　牋一　書一

字季重。濟陰人。爲文帝所善。建安中。爲朝歌長。遷元城令。魏受禪。徵拜北中郎將。封列侯。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明帝太和四年。入爲侍中。卒。尚以怙威肆行。謚曰醜。後改謚威。

應璩　詩一　書一

字休璉。瑒之弟。明帝時。歷散騎常侍。齊王芳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璩作百一詩以諷。後爲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

嵇康　詩一　書一　論一

字叔夜。譙郡銍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避怨徙銍。家于嵇山之側。因姓嵇。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山濤爲吏部。舉康自代。康荅書言不堪流俗。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惡之。嘗道鄉公奐景元三年。證呂安事。鍾會因譖殺之。年四十。

阮籍　詩六　牋一

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之子。初辟太尉蔣濟掾。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又以病免。曹爽輔政。召爲參軍。以疾辭。歲餘而爽誅。司馬昭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復爲司馬師從事中郎。高貴鄉公髦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司馬昭欲爲其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後拜東平相。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務。高道鄉公奐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

李康　論一

字蕭遠。中山人。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明帝異其文。起家爲尋陽長。政有美績。

曹冏　論一

字元首。齊少帝芳族祖也。曹爽秉政。宗室削弱。冏作六代論。以感悟爽。爽不能納。

晉

杜預 序一

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娶司馬昭女。起家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鍾會伐蜀，以爲鎮西長史。武帝泰始中，守河南尹，出爲安西軍司，除秦州刺史。與石監不協，檻車徵詣廷尉，議贖，俄拜度支尚書。在內七年，損益萬機，朝野稱美，號曰武庫。代羊祜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吳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在鎮，江漢懷德，號曰杜父。徵爲司隷校尉，道卒，年六十三。

張華 賦一 詩二 箴一

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少時著鷦鷯賦，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郡守鮮于嗣薦爲太常博士，除著作郎，遷長史，兼中書郎。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中書令，加散騎常侍，轉度支尚書。吳平，進封廣武縣侯，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因馮紞譖，徵爲太常，免官。惠帝立，以爲太子少傅。楚王瑋誅，以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與裴頠輔政，進封壯武郡公，拜司空，領著作。趙王倫輔政，孫秀譖之，族誅，時年六十九。

傅玄 詩一

字休奕，北地泥陽人。舉秀才，除郎中，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性剛直，武帝爲晉王時，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掌諫職。戒遷侍中，坐與皇甫陶爭，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直言敢諫。五年，遷太僕，轉司隷校尉。坐怒罵尚書，劾不敬，免官，卒于家，年六十二，謚曰剛。

傅咸 詩一

字長虞，玄之子。剛直有文思。武帝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遷司徒左長史，執正不撓，轉爲車騎司馬，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忤楊駿，駿誅，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元康四年卒于官，年五十六，謚曰貞。

皇甫謐 序一

字士安，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隱居不仕，著述自娛，號玄晏先生。咸寧初，詔爲太子中庶子，固辭。尋復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隷校尉，並不就。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

束晳 詩二

字廣微，陽平元城人。博學多聞，張華奇其文，辟爲掾，轉著作郎，又轉博士，遷尚書郎。趙王倫請爲記室，辭疾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

何劭 詩一

字敬祖，陳國陽夏人，曾之子。襲封朗陵郡公。博學，善屬文，奢簡貴，有文風。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以爲太子太師，累遷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永寧元年卒。

陸機 賦一 詩一 表一 頌一 聯珠一

字士衡，吳郡人，遜之孫，抗之子。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一見如舊識。楊駿辟爲祭酒，駿誅，累遷太子洗馬。吳王晏出鎮淮南，以爲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轉中書郎。倫誅，齊王冏收機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救之，得減死徙邊，遇赦免。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爲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諸軍二十餘萬人戰于鹿苑軍敗爲宦者孟玖等所譖穎收機并弟雲殺之年四十三

陸雲 詩一

字士龍與兄機俱入洛爲太子舍人出爲浚儀令有聲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屢以正言忤穎機敗并爲所害

潘岳 賦三 詩三 誄一

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奇童稱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武帝泰始中作籍田賦岳才名冠世稽遲十年出爲河陽令鬱鬱不得志轉懷令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引爲太尉主簿駿誅除名未幾選爲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躁趨名利諂事賈謐趙王倫輔政爲孫秀所誣族誅

潘尼 詩一

字正叔岳從子少有清才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齊王冏引爲參軍兼管記室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還鄉道卒年六十餘

左思 賦三 詩五

字太沖齊國臨淄人貌寢口訥辭藻壯麗因妹芬選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作三都賦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變起舉家適冀州卒于家

張翰 詩一

字季鷹吳郡人翰有清才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會賀循入洛翰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俄而冏敗人皆服其見機嘗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性至孝年五十七卒于家

張載 銘一

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省父經劍閣作銘顯名起家著作郎出補肥鄉令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領著作世亂稱病歸卒于家

張協 詩三 七一

字景陽載之弟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世亂屏居山澤屬詠自娛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

王讚 詩一

字正長義陽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

張悛 表一

字士然吳國人惠帝時爲太子庶子

郭泰機 詩一

河南人處士

木華 賦一

字玄虛廣川人爲楊駿府主簿

劉琨 詩二

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年二十六爲司隷從事有文名賈謐二十四友琨與焉遷著作郎趙王倫執政以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琨姊壻也荂立爲皇太子以琨爲詹事倫誅齊王冏特宥琨爲尚書左丞轉司徒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鎭許昌引爲司馬奉迎惠帝于長安以功封廣武侯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爲劉聰所攻父母並遇害琨志在復讐而屈于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建興三年拜司空爲石勒所敗率衆赴幽州與段匹磾結爲兄弟同獎王室元帝稱制江左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轉爲侍中太尉因匹磾與從弟末波相攻琨子羣爲末波所獲令寫書與琨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匹磾遂留琨縊殺之年四十八并子姪四人俱遇害

盧諶 詩三

字子諒范陽人父志與劉琨善因爲劉琨主簿轉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求爲別駕琨爲匹磾所害諶投段末波後歸後趙石季龍官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遇害

干寶 論贊二

字令升新蔡人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元帝初置史官以寶領國史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二十卷

郭璞 詩四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有郭公者授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中原亂渡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王導深重之引爲參軍建武中爲著作郎遷尚書郎以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爲敦所殺年四十九

庾亮 表一

字元規潁川鄢陵人元帝爲鎭東時辟西曹掾風情都雅甚敬重之聘亮妹爲明帝妃轉丞相參軍封都亭侯掌書記大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王敦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代王導爲中書監王敦反加左衛將軍轉護軍將軍明帝崩與王導並受顧命成帝立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徵蘇峻峻與祖約同反假節都督討峻戰敗奔溫嶠峻平求外鎭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鎭蕪湖陶侃薨遷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鎭武昌王導薨徵爲司徒固辭咸康六年薨年五十二

桓溫 表一

字元子譙國龍亢人生而爲溫嶠所賞遂名溫年十八痛父彝爲江播所害播卒手刃其子三

人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穆帝永和元年以爲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伐蜀李勢降進位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殷浩北伐屢敗奏廢浩北征永和十二年進征討大都督北伐姚襄破之入洛修諸陵升平中改封南郡公哀帝興寧元年加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帝奕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六年廢帝奕爲海西公立會稽王昱爲簡文帝咸安元年爲丞相鎭姑孰孝武寧康元年入朝七月卒年六十二

袁宏 贊一

字彥伯陳郡人謝尚爲安西將軍引參軍事轉大司馬桓公記室性彊正亮直與伏滔同列累遷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孝武太元初卒年四十九

殷仲文 詩一

字仲文陳郡人義熙中文章綺麗與謝混齊從兄仲堪薦用于會稽王道子從桓玄反伏誅

謝混 詩一

字叔源小字益壽陳郡陽夏人安之孫風華爲江左第一孝武擇尚晉陵公主袁崧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臠襲父琰爵建昌侯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黨劉毅爲劉裕所誅

陶潛 詩三

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按在晉名淵明字元亮入宋改名潛今從文選姓氏侃之曾孫晉哀帝興寧三年生少有高趣常著五柳先生傳家貧孝武太元十八年爲江州祭酒時年二十九未幾辭歸躬耕自資安帝隆安四年爲鎮軍參軍時年三十六義熙元年遷建威將軍劉懷肅參軍尋歸潯陽是年八月起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綬去義熙十二年詔除著作郎不就優游里巷者二十有二年至宋文帝嘉元四年卒年六十二謚靖節

宋

傅亮 教一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孫少爲郗超所器晉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中書侍郎宋國建除侍中徙中書令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直中書省專典詔命轉尚書僕射中書令武帝崩與徐羨之並受顧命少帝義符即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迎文帝于江陵文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文帝誅廢立諸大臣元嘉三年伏誅年五十三

顏延之 詩十八 誄一 哀文一

字延年瑯琊臨沂人性疎誕好酒縱情初爲宋公豫章世子參軍武帝受禪補太子舍人徙太尉儀曹郎少帝即位徙員外常侍出爲始安太守文帝元嘉三年徵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出爲永嘉太守免官里居七載劉湛誅起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國子司右長史免官復爲秘書監光祿勳太常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孝武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貴重權傾一朝延之每抑之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謚曰憲

謝瞻 詩二

字宣遠陳郡陽夏人六歲能屬文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晉義熙中爲安成太守宋初除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以弟晦權遇過重懼有禍發言于太祖乞降黜以保門戶出爲豫章太守永初二年遇疾不治還都卒年三十五

謝靈運 詩十六

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之孫父瑍生而不慧玄嘗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祖父並葬始寧移籍會稽晉孝武時襲封康樂公累遷黃門侍郎宋受禪降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少帝即位徐羨之等出爲永嘉太守稱疾去職還居始寧性奢豪褊激文帝即位徵爲秘書監尋遷侍中賞遇甚厚自以不得參政告疾東歸放游夜以繼日爲會稽太守孟顗所奏赴闕自明文帝宥之以爲臨川內史在郡仍縱放復爲有司所糾遂懷異志興兵叛逸執送廷尉文帝愛其才徙廣州復圖逆元嘉十年詔于廣州棄市年四十九

謝莊 賦一 誄一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弘微子七歲能屬文太祖見而異之謂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爲

始興王濬後軍法曹盧陵王文學太子洗馬文
轉隋王誕記室元嘉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
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立除侍中遷左
衛將軍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轉吏部
尚書又爲新安王子鸞長史進號撫軍前廢帝
即位以其作殷貴妃誄有引洗門事繫尚方明
帝即位以爲散騎常侍轉中書令金
紫光祿大夫泰始二年卒年四十六

謝惠連 賦一 詩三

方明子靈運族弟十歲能屬文不爲父所知方
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造方明時何長瑜
在郡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
此而尊作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
客之食乃載長瑜同去文帝元嘉十年以
惠連爲彭城王法曹參軍卒年三十七

鮑照 賦二 詩四

字明遠東海人文詞贍麗尤善樂府元嘉初臨
川王義慶鎮荊州招致文學之士與何長瑜並
引爲佐史擢國侍郎遷秣陵令元嘉二十年獻
河清頌文帝以爲中書舍人帝好爲文章自爲
人莫之及照爲文故多鄙句常時咸謂照才盡
臨海王子頊鎮荊州以爲前參軍掌書記孝武
即位時江外諸王咸興兵拒
命子頊敗照爲亂兵所殺

范曄 論贊四

字蔚宗順陽人泰少子庶母生生時額爲磚所
傷小字塼襲封伯弘之武興縣侯爲人短而肥
黑禿眉鬚博涉曉音律爲高祖相國掾彭城王
義康參軍入補尚書郎轉荊州別駕召爲秘書
丞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坐事左遷宣城太
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遷長
沙王義欣鎮軍長史母亡不赴文帝愛其才不
之罪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尋遷太子詹

事元嘉二十二年與孔熙先謀奉彭
城王義康事露伏誅時年四十八

王僧達 弔祭文一

瑯琊臨淄人弘少子少聰明文帝召見妻臨川
王義慶女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
出爲宣城太守從義興孝武討元凶棄郡南奔
命爲長史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補護軍將
軍不得志求出以爲吳郡太守坐事免官孝建
三年除太常辭職不遜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
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
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侯二年遷
中書令秋彭城民高闍謀反僧達素傲狂
悖孝武因事收之死于獄中年三十六

齊

王儉 碑文一

字仲寶瑯琊臨沂人宋光祿大夫僧綽之子母
武康公主儉尚明帝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襲
爵豫章侯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遷秘書丞蒼梧
即位出爲義興太守順帝昇明初還爲黃門郎
轉吏部郎太祖爲太尉引爲長史齊臺建遷右
僕射領吏部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轉左僕
射尋領太子詹事太祖崩遺詔以爲侍中尚書
武帝永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
領國子祭酒丹陽尹太子少
傅永明五年卒年三十八

王融 策問八 序一

字元長瑯琊臨沂人宋中書令僧達孫母臨川
太守謝惠宣女教融書學少博涉從叔儉奇之
舉秀才除晉陵王參軍遷太子舍人秘書丞尋
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十一年兼主客接魏
使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嘆曰車前
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竟以王子良板爲

寧朔將軍軍主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武帝大
漸謀立子良爵林立下獄賜死年二十七

謝朓 詩十一 牋一

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初爲豫章王太尉行參軍轉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出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甚被賞愛長史王秀之密啟武帝以朓年少相動勅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轉中書郎出爲宣城太守以選復爲中書郎明帝建武四年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東海太守啟王敬則反謀遷尚書吏部郎東昏時始安王遙光潛謀自立以朓異己奏下獄死年三十六

陸厥 詩一

字韓卿吳郡吳人武帝永明九年舉秀才爲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沈約謝朓

王融周顒等治聲律爲永明體厥有書與約辨論宮商東昏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繫尚方尋有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

王巾 碑文一

字簡棲琅琊臨沂人起家郢州從事後爲輔國録事參軍

梁

沈約 詩七 彈一 論贊二 碑文一

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左目重瞳父璞宋元嘉末被誅約潛竄會赦還讀書晝夜不倦母皆爲減油滅火蔡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參軍兼記室又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書記將校視過遷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鬱林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遷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東昏永元元年母老解職高祖與約舊游建康平引爲驃騎司馬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起爲鎮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以書與徐勉有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少半分之語帝終不許三司但給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光祿是年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太祖聞之大怒及卒謚之曰隱年七十三

范雲 詩一

字彥龍南鄉舞陰人八歲賦詩操筆便就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府沈約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初爲郢州法曹行參軍齊太祖建元中竟陵王子良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轉征北南郡王參軍遷尚書殿中郎又爲子良司徒記室出爲零陵內史明帝即位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寧內史遷假節建武將軍廣州刺史坐庇曲江令徐藝下獄赦免東昏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梁太祖圍建康張稷使雲御命出城雲與大祖有舊因留參帷幄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遷大司馬諮議參軍梁臺建遷侍中天監元年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兼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二年卒謚曰文年五十三

江淹 賦二 詩七

字文通濟陽考城人起家南徐州從事宋明帝初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兗州坐郭彥文

得罪詞連繫獄自獄中上書景素立出之梁南徐州秀才轉巴陵國左常侍太始六年隨景素在京口忤景素黜爲建安吳興令在縣三年順帝昇明初齊太祖輔政召爲尚書駕部郎齊受禪補記室參軍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武帝永明初遷驍騎將軍出爲廬陵内史視事三年還爲尚書左丞領國子博士爵林中昌初兼御史中丞彈劾謝朏劉悛沈昭畧等中外肅然明帝即位除廷尉卿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在郡四年還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秘書監東昏末以秘書監兼衛尉梁太祖師至新林微服往奔板爲冠軍將軍秘書監尋兼司徒左長史和帝中興元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梁受禪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淹少以文章顯晚年才思稍退時人謂之才盡天監四年卒年六十三

任昉

詩一　令一　策問二　表四　啓一
彈二　牋二　序一　墓志一　行狀一

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母裴氏嘗晝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有娠生昉年十六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齊武帝永明初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雅欽重遷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丁父母憂服闋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昉長載筆當世公侯表奏莫不造請明帝建武末遷中書侍郎東昏永元二年爲司徒右長史高祖與昉舊于竟陵王西邸有言霸府建卽以爲驃騎記室參軍踐祚拜黄門侍郎遷吏部郎中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轉御史中丞秘書監六年出爲新安太守兩郡吏民懷之恭歲卒於官年四十九

陸倕

銘二

字佐公吳郡人勤學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與任昉友善年十七竟陵王子良辟議曹從事轉廬陵王法曹天監初爲安成王參軍轉主簿臨川王東曹掾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累遷中書侍郎給事黄門侍郎守太常卿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

丘遲

書一

字希範吳興烏程人八歲能屬文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累遷殿中郎高祖平京邑引爲驃騎主簿踐祚拜散騎侍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免官四年臨王宏北伐爲諮議參軍領記室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卒年四十五

劉峻

書一　論二

字孝標平原人宋明帝泰始初魏陷青州峻年八歲爲人所畧至桑乾家貧寄[illegible]

讀書終夜不寐齊武帝永明中[illegible]人有異書者必往祈借時人謂之書淫明帝時爲豫州與蕭遙欣府刑獄久不調太祖天監初召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書安成王秀爲荊州引爲戶曹參軍以疾去因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高祖招致文學不次擢用峻率性而動不能與衆浮沉高祖嫌之故不任用常著辨命論以馮敬通自比普通二年卒年六十

虞羲

詩一

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初齊始安王引爲侍郎仕梁主簿功曹兼記室

梁昭明文選越裁姓氏終

昭明文選序

梁蕭統撰

式觀元始。眇覿玄風。冬穴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後。自茲以降。源流實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一物。風雲草木之興。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關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粲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傅有在鄒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退傅謂韋孟傅楚元王孫戊作四言詩諷王。降將謂李陵別蘇武於河梁作五言詩。四言五言自此始。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頌者。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謂。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爲詩。既言如彼。總成爲頌。又亦若此。次則箴興於補闕。戒出於弼匡。箴所以攻疾猶鍼石之鍼。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終則誄

發。圖像則讚興。誄累也。有功業而終者。累其功而記之。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列。詔者照也。照人之闇使見事宜。誥者告也。教者效也。言上行下效。令者領也。領之使不相干犯也。表者思于內以表于外。奏進也。牋表也。記志也。書誓符檄之品。弔祭悲哀之作。書者如也。如意曰書。諸侯約信曰誓。符孚也。檄者皦也。喻令皦然明白也。弔弔文也。祭祭文也。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答客東方朔答客難。指事解嘲之類。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篇辭引序碑碣誌狀。篇猶偏也。偏述一章之事。辭猶思也。寄辭以遣思。序舒也。舒其物理。碑披也。披載其功美也。碣傑也。亦碑類。誌以記其年代。狀行狀。所以摹其德行。衆制鋒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並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悅目之玩。作者

之致蓋云備矣余監撫餘閑居多暇日（監監國也撫撫軍也）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七代數逾千祀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自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今之所選又亦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辨士之端冰

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齊宣王館遊士於稷下凡數千人）仲連之却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槩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贊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於聖代都為三十卷名曰文選云爾凡次文之體各以彙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越裁凡例

一孟堅東都詞義平淡强弩之末有平子東京足稱後勁與收西征而北征東征俱在可畧同指餘倣此

一平子南都綿而無制且非關大義與景福靈光味同嚼蠟者皆在必棄餘倣此

一二京三都子虛上林羽獵長楊等篇鳥獸草木宮室臺榭田獵漁弋附和雷同刪蕪存要去彼留此俾眼光約而常新餘倣此

一安仁籍田與公天台延年白馬神理不足無資性靈不以專篇而姑留餘倣此

一洞簫琴笙效尤可厭儻登長笛使腐者皆新餘倣此

一卜居漁父北山移文歸去來辭爛熟成童口頰與李斯上書賈誼過秦司馬遷報任少卿諸篇同議陶汰餘倣此

一山師二表爭光日月選中錄一不無掛漏茲當併裁

一箋註務釋疑義分配太遠耳目難周茲傍句伸解義貴眀晰訛者必訂闕者必補冗者必節複者必刪非徒依樣舊本

一批評貴得古人精神不論其世知其人未易領畧茲總批多敘源流支評釋義爲多詩篇既顧總入支評內

一音切總收卷首檢考爲艱茲卽字綴音偏傍必詳義韻並考庶開卷瞭然

一圈點爲文章枝指其旁取旨其融得句畧而不詳覽者目鈍讀者氣塞茲句標字表片言不遺

一昭明原編文以類聚人以文次魏居漢上晉在宋下茲卷首另誌姓氏庶七代前後位置犁然

起口說得文章關係甚振詩亡而賦作抒情宣德諷諭盡忠誠於是乎在非雕虫末技可比宋玉司馬相如揚雄諸人俱未見到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之一

天台洪若皐虞鄰父評定

西都賦 并序

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廼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門旁有銅馬謂之金馬門宦者署石渠閣名王校秘書協律都尉武帝置之以考校律呂）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武帝幸雍獲白麟作白麟歌）

一序鑑錄如黃鐘大呂之音瑯瑯然如聆華延壽之瑞非細響尾林所能奪其萬一

（赤雁歌甘泉宮內產芝九莖作芝房歌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歌）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宣帝甘露元年鳳皇至甘露降故以紀年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成帝使謁者陳農求天下遺失書于[illegible]）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

極有仰況亦自得體

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攷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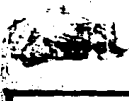
結句有力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兩都賦伏於此極法甚好

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漢京長安也）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音牽）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帝畿周秦及漢）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

氣語雄深洵爲巨手

全篇布局。首概言京師城郭街衢邑居都人士女鄉曲豪傑之狀。次言封畿之內所有山林苑囿藪澤。次言宮室。繼之以田獵而止。至西京立局迥不同。

河圖之靈。東井星秦分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寔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秦嶺南山也北阜龍首山名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城下池周繞故曰周池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音弗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宣帝杜陵文帝霸陵在南高惠景武昭帝五陵在北士人多宅於此七相謂田千秋黃霸王商王嘉韋賢平當魏相五公謂張湯蕭望之馮奉世史丹張安世五都臨淄邯鄲南陽宛洛屬也三選一曰七相五公二曰豪傑三曰貨殖七遷爲編徙居七陵充奉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逴犖音落諸夏。兼

唐人帝京篇長安道游俠行皆從此出也。

末句鄭重讀之令人必歎。

詞調典雅而豐美。

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音戶杜濱其足。弘農郡有商縣併上洛縣扶風郡有鄠縣杜陽縣其陰則冠以九嵕。音宗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九嵕甘泉並山名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隄音低封五萬。疆埸音起綺分。溝塍音成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命曰鄭國渠趙白公復奏穿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隄積土也封隄也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音坡池連乎蜀漢。繚音了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九真大宛黃支條枝皆絕域也崑崙在西北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謂放太微紫微宮以爲規矩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音瑰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音焚橑音老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中天言高及天半也冠山言未央殿在龍首山上如戴冠棼桴皆棟也橑椽也雕玉瑱音珎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

詞氣宏壯。

應識二京宮室作[illegible]

言宮室之中。又有朝堂後宮官署樓觀臺沼之分。析若秋毫。爛如黍稷

色之渥采光爓（音豔）則以景彰。於是左城
右平（音側）。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音巨）於
中庭。立金人於端闈。（城階級也。右乘車上。故使平。左人上。故為級。）徇以離
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
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
論。（清涼殿名。宣室殿也。溫中殿也。神仙而下並殿名。）增盤崔嵬。登降炤爛。
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
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音齒）若椒
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合歡而下並殿名。）昭

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玄墀釦（音扣）砌。
玉階彤庭。（玄墀以漆飾墀。墀階也。釦砌以玉飾砌也。彤赤色以彤漆飾庭也。）紅羅
颯（音颯）纚（音徙）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言宮中美人也。）後
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
蓋以百數。（言後宮有十四等。謂昭儀婕妤娙娥容華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長使少使五官順常無涓也。）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
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
秦之毒螫（音式）。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
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

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
異。（天祿石渠閣名。藏典籍之處。）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
達。於茲為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祕
文。（承明廬在石渠門外。）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虎賁贅
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徼（音叫）道
綺錯。輦路經營。修塗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
光而亘長樂。陵墱（音凳）道而超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
設璧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建章宮東有鳳闕。南有璧門。觚稜。闕角也。角上棲金爵。金爵鳳也。）
內則別風嶕（音焦）嶢（音堯）。眇麗巧而聳擢。

（音潤）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乃正殿崔嵬。
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音殆）盪而出馺（音撒）娑。洞枍（音意）
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建章宮東有折
風闕。折風一名別風。嶕嶢高也。臨乎未央高甚也。建章宮有馺娑駘盪枍詣承光四殿。天梁亦宮名。）神
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
帶於棼楣。雖樘迅乎傈（音熛）役。猶愕眙（音熾）而不能階。（神明
臺名。太半言臺高過雲雨之上。）攀井幹（音寒）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
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音恍）以失度。巡迴
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徉。步甬道以

上形奇高。此形森然。

縈紆又杳窱（音眺）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音傷）。揚波濤於碣（音桀）石，激神岳之嶈嶈（音鏘），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唐中、太液皆池名，又池內爲三山，象瀛洲、方壺、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嶃（音尤）崒（音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音愛）之混濁，鮮顥（音浩）氣之精英（金莖，銅柱也。作仙人掌以擎承露）。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李少翁以方術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赤松子，神農時雨師。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太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

兩都、二京、三都，定不肯放下田獵一段，但子虛作俑。

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音田），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音浮）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音真）爚爚（音躍），雷奔電激。

句法古峭。

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蹸（音吝）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音次）飛，列刃攢鍭，要（音腰）趹（音決），追蹤鳥驚

寄詞洸唱。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音几），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佽飛，掌弋射）。颮颮（音標）紛紛，矰繳（音勺）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狖狀似狸）。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許少，古捷人。秦成，壯士也）。挾師豹，拖熊螭（音蚩），曳犀犛（音狸），頓象羆。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屬玉，館名。長楊，官名）。然後收禽會眾，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

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豫章，館名。武帝鑿昆明池，作牽牛、織女於左右，以象天河）。鳥則玄鶴白鷺，黃鵠鵁（音交）鶄，鶬鴰（音括）鴇鶂（音逆），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音棧）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櫂（音棹）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謍（音榮）厲天。鳥羣翔，魚窺淵（謍，大音也。厲，附也）。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

鵠用繳以白鷳爲囮

對下文牢風格遒白開古今名也

收局太似太平有道景象則無以爲東都地張平子西京賦結處射下較有情

鴻鸞御艄艗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嵏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鄙相望郡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孟堅當永平時值崇儒重道之君珥筆國史乃效相如壽王晏倩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其所爲兩都賦先設西賓淫佚之論折以東主返朴還醇之訓措意淵遠寄指遙深真三百篇之流亞也然其議論倣上林子虛驃騎將軍非有先生等篇而含氣布辭質而不釆七情雜遺並自悠圓猶有朱絃疏越太羹遺味之歎東京二百載中所不可多見者豈司馬吾丘東方輩可同日語也史稱孟堅潛精積思二十年以成漢書則兩都賦特其緒餘耳後來平子二京太沖三都必須十年乃成者之相去豈不遠乎

全篇首言建都。次言宮室臺苑。次城郭街市。次游俠。次言苑囿中所有。遂接以田獵漁弋。末及角觝戲樂。極以色荒。正孟堅所謂西賓淫侈之論也。比西都賦更超遞周詳。

大抵平子後出。有班作以爲標。故可以縱意增華。而体裁合趣耳。每每結句神情流逸。而矯勁。

嶓音波。歙音合。大歙也。故對吐。

西京賦

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音奢）體忲（音太）。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載。事也。）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尠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王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音核）諸。秦據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音備）屓（音戲）。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贔屓。作力之狀。）右有隴坻（音邸）之隘。隔閡（音礙）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隴坻。坂名。閡。限也。岐山在長安西。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好畤縣有梁山。汧山在汧縣西。陳寶祠在陳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音許）。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嶓冢。山名。）抱杜含鄠（音戶）。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杜。杜陵。鄠。鄠縣。）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音禪）漫靡迤（音移）。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

播用奇事。使象色華。

驚鉤句。剪叠也。詭異也。

汁與叶同。惎教也。

逆敘翩[illegible]。

雕琢字句。炫燿而靈動。

狎獵重接貌。

岸殿附也。言堦上如平塗。

餘怒字奇[illegible]真。

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淸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爲地之奧區神皐。昔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覲之。享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是時也。並爲强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東井。星。秦分。）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啟其心。人惎（音忌）之謀。（幹。干也。言婁敬貧賤之士。不合上干大議。因天啟其機。而承之于人謀。）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直經爲徑。周爲輪。東西爲廣。南北爲袤。洫。城池也。郛。城外大郭也。）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周制。明堂中廣九筵。九尺曰筵。）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音及）嶪（音業）。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音老）以相接。帶（音帝）倒茄（音加）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音竭）。繡栭（音而）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梍（音毗。柱也。栭。[illegible]）。右平左城。青瑣丹墀。襄岸夷塗。修路峻險。（襄。高也。）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

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溫調玉臺昆德皆臺殿之名）
塈栽嵬（音提）嶪（音業）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
麒麟朱鳥龍興含章（皆殿名）譬衆星之環北極叛赫戲
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廈眈眈九戶開闢（星之垂）
（四下者爲廈眈眈深邃貌如耳大而垂殿置九室室有一戶故曰九戶）嘉木樹庭芳草
如積高門有閌（音抗）列坐金狄（閌門限也金狄金人也）內有常侍
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
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
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虎威章溝皆更署名徼道巡更之道廬衛兵鋪屋）植鎩（音殺）懸瓝（音伐）用戒不虞（鎩兵仗也瓝盾屬戒備也）後宮則

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凰鴛鸞羣窈窕之
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音乙）
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去聲）絡以美玉流懸黎之
夜光綴隨珠以爲燭（火齊玫瑰珠也懸黎璧也）於是鉤陳之外閣
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鉤陳後宮也）命般（音班）
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般魯般爾王爾古之巧者）於是後宮
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
成宴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
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
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音脈）往昔之
遺館獲林光於秦餘（林光秦離宮名作於始皇故言秦餘）處甘泉而爽
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武帝因秦林光宮增通天迎風儲胥露寒）
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音蝶）霓以高居
通天訬（音眇）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音斑）華以交紛
下刻陗（音峭）其若削（通天臺名眇高也倍尋曰常莖擢獨出貌也）翔鶤（音昆）
仰而弗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
相激（頫與俯同謂伏於櫺檻而下聽也）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

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武帝時柏梁宮遭火越巫令帝起建章宮以厭火祥其宮宇制度倍未央宮）圜（音玄）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
望鳳騫翥於甍（音萌）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
嶕嶢（嶕嶢峻也）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岧岧神明崛其
特起井幹疊而百增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
消雰（音文）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音呈）瞰宛虹之長鬐（音其）
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迎眺正覩瑤光與玉繩（神明臺名井幹樓名鬐脊也瑤光玉繩星也）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
兢非都盧之輕趫（音敲）孰能超而究升（都盧國其人善緣高）駊娑

駘盪枍詣承光。反宇業業。飛檐轍轍。（音遊）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音歷）輻輕騖。容於一扉。（天梁宮名。宮中之門謂之闈。扃不動搖曰扃。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脫扃。櫟謂以華櫟為車輻。使有聲以促駕馬也。此宮門高大。四馬齊銜櫟輻而走。乃一扉之地所容。）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音汗）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闈幽闥。轉相踰延。望窔（音敎）窱（音眺）以徑庭。眇不知其所返。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音象）顧臨太液。滄池漭（音莽）沆。（廣潒寬大也。）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音戶）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

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於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羨門亦仙也。）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三同）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西京城面三門。門三道。皆平正可齊列十二車。）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音矢又陀）陊。（音雉）木衣綈（音啼）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音綺。武庫藏兵器之處也。蘭錡兵架也。）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石顯董賢皆起大第。列于甲第之門。若今戟門。）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市牆曰闤。市門曰闠。周禮市政大胥職。漢但屬三輔都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音悲）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裨販買賤賣貴以自裨益也。）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胃脯而連騎。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張里以馬醫而擊鍾。）

都邑遊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迹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張子羅趙君都皆長安大俠也。）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音敲）悍虓豁。如虎如貙。（音樞）睚眦蠆（音蔡）芥。屍僵路隅。（茂陵陽陵皆漢陵。原涉朱安世二俠居此。）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擅用北軍錢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賀父子死獄中。）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五縣謂五陵也。）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痏。（音鮪）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

神理內亮光氣披入

京峙高丘也

以下博引形容臣猿合于處上林羽獵長楊兼其所有可部觀止矣

聯㮰（音格）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盩（音周）厔（音質）并卷鄠

鄠左暨河華遂至號土（盩山曲厔水曲并鄠鄠並縣名）上林禁苑跨谷彌皋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鼎湖在華陰東細柳在長安西北長楊宮在盩厔五柞亦館名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甘泉宮中有牛首山）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音丕）騃（音俟）散似驚波聚似京峙（音雉）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迺有昆明靈池黑水玄沚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

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音似）其中則有黿鼉巨鱉鱣鯉鱮（音叙）鮦鷁鴰鴇鴐鵞鴻鶤（音昆）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鳧沸卉砰（音烹）訇（音轟）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零剛蟲搏（音博）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音播）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耙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音銀）鍔虞人掌焉為之營域焚萊平場斫木翦棘結罝百里迒（音剛）杜蹊塞阬

最瑣碎處不厭其細然不厭其雅

般音班虎皮也

吳岳雍州之鎮也

鹿麌麌駢田偪仄（迒道也皆以絹杜塞之）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音博）戴翠帽倚金較（音各）璿弁玉纓遺光儵（音叔）爚（翠帽車蓋也以翠飾之金較以金飾也弁馬纓冠也皆以玉飾之）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玄弋北斗第八星名為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為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也鳶鴟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也雲梢雲旗也弧旌枉矢皆星名畫以飾旗也旃旄亦旗類畫虹霓於其上因名）華蓋承辰天畢前驅（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畢網也象畢星前驅載之）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䇹（音奏）載獫（音險）猲（音歇）獢（音囂）（䇹副也獫猲獢皆獵犬載之以車也）匪惟翫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

儲（小說醫巫厭祝之術凡有九百四十三篇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虞初者洛陽人明醫術武帝時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陳虎旅於飛廉正壘（音雷）壁乎上蘭（飛廉館名壘壁星也上蘭觀名）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音戒）雷鼓縱獵徒赴長莽（音母）迾（音列）卒清候武士赫怒緹（音提）衣韎韐雎盱跋扈光炎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蕩吳嶽為之陁（音陀）堵（韎韐武士服也）百禽㥄（音陵）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音罕）潚（音叔）箾（音蕭）流鏑攝（音拍）爆（音朴）矢

中黃國名。其俗多勇力。

不虛舍。鋋不苟躍。衛者物聲。當足見蹍。音碾 值輪被轢。音歷

僵禽斃獸。爛若磧礫。音歷 白日未及移晷。已獮音鮮 其十

七八。若夫游鷸高暈。音暉 絕阬踰斥。㲋兔聯猭。音串 陵巒

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雉之健者爲鷸，尾長六尺。暈，飛也。斥，澤厓也。㲋，狡兔

也。聯猭，走也。乃使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

發。青骹音交 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音薛。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青

骹，鷹青脛者。韓盧，黑色犬也。摯，執也。韝，臂衣以擊鷹者。緤，牽犬繩也。及其猛毅髬音丕

髵。音而 䁝目高眶。音匡 威懾兕虎。莫之敢伉。髬髵，鬣也。䁝目，角也。高眶，

深目也。皆謂獸作怒可畏者。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疇。朱鬕音賁 䰅

音祭髽音榧 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音起踽 盤桓。中黃伯曰余執

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育，夏育。獲，烏獲。皆古之勇力

者。朱鬕，絳袜額也。髽，髻結束也。言結其髮植之如竿

奎踽，盤桓，搏物之貌。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途 杪木末。

擭音獲 獑音讒 猢。超殊榛。摕音諜 飛鼯。洞穴，深且通也。封，大也。昆駼如馬，枝蹄，善

登高。獑猢，猨類而白，腰前黑，在木表。摕，謂取之也。杪，捎取之也。是時後宮嬖人昭儀

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

於遊畋。其樂只且。賈大夫貌醜，娶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

言。盤，樂也。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

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互，架牲者。

發引和，即樂府相和曲也。

取樂今日，句帶諷意。

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

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音照 鳴鐘。膳夫馳

騎。察貳廉空。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

駕。迴旆右移。儴音襄 佯乎五柞音昨 之館。旋憩乎昆明之

池。巾車，車之有帷者。右移，言將旋也。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

掛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矰紅，繳射也。蒲且，善射者。磻，石

箭鏃也。絓，着也。白霍、飛龍，皆鳥名。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

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音異 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

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淮南，舞人

也。陽阿，亦舞也。然後釣魴鱧。纚音史 鰋鮋。音紬 摭音隻 紫貝。搏耆龜。

搤音厄 水豹。馽音縶 潛牛。纚，網。前廣後狹，如箕形者。澤欲畋魰。音魚 效獲

麑麌。音天 摎音流 蓼浶音牢 浪。平聲 乾池滌藪。鹿子曰麑，麋子曰麌。摎蓼浶浪，

謂徧搜索也。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音池 蝝音緣 盡

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蚳，蟻。蝝，蝗。既定且寧。焉知傾陁。音矢

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

瑰麗以侈靡。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音邸 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橦。音常 衝狹燕濯。胸突銛音纖 鋒。跳丸劍之

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衝狹，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衝入，從中過也。燕濯，以盤

詞華博與，却句句屈離，正自難得。

度曲未終，雲起雪飛，玉臺金臺，而下不能擬其字。

象畜變幻奇離，令人

水，置前，踴身跳踰水，復却坐，如燕之浴也。走索上，即所謂舞絙。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箎。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委蛇。洪厓立而指麾，被羽毛而襳（音衫）襹（音師）。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音辟）礰（音歷）激而增響，磅（音烹）磕（音慨）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音叔）從背見。熊虎升而拏攫，猨（音爰）狖（音又）超而高援。（武帝漫衍之戲，言作大獸，令負神山於背，致熊虎猨狖之屬，皆相搏持於山上。）怪獸陸梁，大雀踆踆（音逡）。白象行孕，垂鼻轔輑（音君）。海鱗變而成龍，

文選越裁　卷之一　二十一

心目恍惚。

極盡幻形，如畫地獄變相。

黃公能幻制蛇虎，及為虎所[illegible]，亦奇想意。

描寫如畫。

橦音床，木名[illegible]也。

狀蜿蜿（音宛）以蝹蝹（音煴，謂假作象，令行產其子，轔輑，象鼻下垂貌，蜿蜿蝹蝹，龍行貌）。含利颬颬（音蝦），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音坡）。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含利，獸名，性吐金，故曰含利。颬颬，開口貌，言初為獸，後化為仙人車，乃以驪馬駕之，芝英為蓋。）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音咒）。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音振）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音床）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鮮卑，東胡也。發，射也。）於是眾變盡，

悵懷萃，不是說樂極悲生，妙。

降尊就卑，反說彰后王之為貴，真神筆也。

高唐神女諸賦中妙句。

心酲醉，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陿坐，羽觴行而無筭。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跐（音此）豸（音雉）。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與羣罷。（夏姬，鄭穆公女。虞氏，善歌者。嬋娟跐豸，姿態美麗也。縱體迅赴，言屈容而赴節也。驚鴻羣罷，舞容似之也。）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音名）藐盻，一顧傾城。展季

文選越裁　卷之一　二十二

奇句

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口角乖巧，妙不可言。

流風侈蕩，駘蕩不收，却句句箴規意。

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音接）妤（音予），賢既公而又侯。（哀帝封董賢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大司馬。）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成帝謂趙昭儀曰：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哀帝置酒麒麟殿，視董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曰：天下，非陛下所得而有之，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渝，變也，言得此言遂安而不變也。）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徙以

不言恃險之失止以樂奢欲其則亂說以為下為聖文心蠹一望于斯

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於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睹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以為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辨之之說也

平子處漢安順之際天下承平王侯踰侈故倣孟

堅作二京賦以寓規諷精思傳會至於十年之久可為苦矣觀其位置纖密鋪張情麗靈幻之氣奇崛之詞光焰時在楮墨間至跌宕敲擊處機鋒相觸而語句自然如波紋細動天趣渾成無鍜鍊雕琢之迹蓋刻生於朴奇生於厚艷生於質自非深得兩都之神者何能有此大抵平子善於倣古二京倣孟堅而四愁又倣屈原俱稱千古絕唱也

奇峭之郤

周書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附傳擇邇用

數句為杜牧祖本

參與三闕參夷之法商鞅所立謂夷三族世周禮有薙氏掌芟除草萇池上聲

叙高祖從以為其一段正少不得孟堅則而所未攻

東京賦　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逌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宮鄰指幽王嬖於褒姒金虎白虎西方屬金指秦故下言嬴氏搏翼擇肉西邑）嬴氏搏（音附）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也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二世起雲閣於終南山上）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音叄）

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音替）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惵惵（音牒）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敺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音該）下紲（音屑）子嬰於軹（音紙）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玩阿房規模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

此篇立局不同前大段止言洛陽宅中在德不在險之故而還城郊宮室只帶言之後段遂及朝覲等事亦做孟堅東都賦

首舉成王營洛一段極其冠冕只此足以屈服西京矣

孔門虙子賤俗作宓

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此四廟世世不遷也）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祇君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人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

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以土圭測日決而此地不縮不盈正得天地之中）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於旋（洛陽西十里九坂之道謂之九阿東有旋門在城臯西南十數里坂形周屈故曰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伊闕山名轘轅坂名）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太室嵩山別名）砥柱輟流鐔（音談）以大岯（音彼砥柱山名居河中猶柱然鐔劍口也言大岯之險同乎劍口）虙（與伏同）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

點一句醒

闕笳盧說得鄭重者全篇筋節

旬始妖氣也又星名漢書天文旬始出于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

詞華浩瀚

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夫魏舒晉大夫獻子皆城成周）經途九軌城隅九雉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音痞）巨猾閒釁（音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釁隙也莽篡位十八年故云三六）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白水南陽白水鄉光武破王郎于河北乃參墟也）授鉞四七（四七二十八將）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思求陰陽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黃黃帝也）逮至

顯宗六合殷昌（顯宗明帝）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德陽皆殿名）啟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崇賢東門金商西門）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德陽殿東門稱雲龍西門稱神虎）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皆宮殿也）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濯龍池名芳林苑名）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驩安福（前殿路寢也雲臺和驩安福俱在德陽南）謻（音移）門曲榭邪阻城洫（謻門冰室）

平樂都場爲大場于觀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觀

門也閈依也遁城下池也自室門及樹皆屈曲邪行依城池爲道也奇樹珍果鉤盾所職(鉤盾主小苑官)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九龍本周時殿嘉德亦殿)於東則洪池清籞(音語)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平樂觀名)龍雀蟠(音盤)蜿天馬半漢(龍雀飛廉也天馬銅馬)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義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

文選越裁　卷之十　二十七

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鄉方也)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德陽殿左辟雍右靈臺辟雍因行禮射有才德者則進之有衰退者則距之凡以表異其賢簡別其能也)馮相觀祲祈禠(音施)禳災(春官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災祥)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旁四方戾至也)百僚師師於斯胥洎(音忌)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萬數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政三朝廷燎晢晢是時稱警蹕冠通天佩玉

天子巡行省耕斂之無非欲表明雍和淳朴氣象與西京相對

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羨延也)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

文選越裁　卷之十　二十八

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爲虔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音雞)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音律)鞶(音盤)厲(珩維持冠者紞冠下垂者紘從下上者綖冠上覆者琪如綦謂結皮弁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藻繂以朱爲之所以藉玉鞶厲紳帶之垂者在馬膺前)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袷輅次車也)建辰旒之太常紛焱(音標)悠以容裔六玄虬(音求)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六馬也馬高七尺曰虬騰驤奔行貌)鑾聲噦噦和鈴鉠鉠羽蓋葳蕤葩瑵曲莖(葩瑵作華形)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雲罕九斿(闟音收)戟轇轕(雲罕九斿皆旗名闟戟也轇轕參差縱橫也)髶(音而)

髦被繡武夫戴鶡（音曷。髦，髦頭。繡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鶡，鷙也，鬬至死乃已，武士戴之，取猛也。）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駙，副馬也。漢有承華廐。蒲梢，汗血之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騷殺，飄揚貌。）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出竹。雲和，山名，出美木。）雷鼓鼝鼝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凡樂六變為一成，則更奏也。）冠華秉翟（冠華，以鐵為之，以翟雉尾飾之，舞人所戴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槱燎之炎煬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

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五精，五方星。）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乎宗祧奉蒸嘗與禴祠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農祥，房星也。晨正，正月初也，是時土潤可耕。）乘鸞輅而駕蒼龍（馬八尺為龍。）介馭閒以剡耜（易曰：剡木為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場（音亦。）咸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簴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

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之屏（音斐。）司旌（言大射張三侯，故設三乏之屏隱也。乏以皮華為之，令人隱于內，舉旌以指箭之中否高下。）并夾既設儲乎廣庭（并夾，鉗矢者。箭高而手取不及，以鉗取之，置于射者之筵。）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王夏，樂名，天子初出奏之。闋，終也。凡射奏騶虞之樂。）決拾既次雕弓斯彀（決拾，以象骨著右手巨指以鉤弦。）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音閭。）恤民事之勞

狵（狵，尾也。日月會于狵，謂十月時也。）因休力以息勤致歡欣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國叟，三老五更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揚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西園，上林苑。）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乃御小戎撫輕軒戈矛若林牙旗繽紛敘和樹表司鐸授鉦（敘和、司鐸，軍中職也。）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教達，謂三令五申。禁成，謂禁忌也。）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鵝鸛魚麗箕張翼舒（鵝鸛、魚麗，皆陣名。箕張翼舒，言陣形也。）[illegible][illegible]遹射不翦毛

句法奇秀。

臬叶音義。

踵事增華，化腐俗爲新奇。

剪毛謂横射剪斷其毛也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六禽鹿雁鶉鷃鴿賜也上獻宗廟四膏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時膳供四時之膳也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音孚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憚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音檄操茢音列侲子萬童丹首玄製大儺逐疫選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以逐惡鬼于禁中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癉難也臬限也言發矢無限飛石如雨鬼之剛而難者皆盡死也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騎傳炬出宮五營

未及大儺，猶西京角觝蔓延總勿傷巧，共雜亦未幻其以諸鬼能譬鬼。

騎士傳火棄於洛水中然後凌天池絶飛梁捎魍魅蘄音卓獝音橘狂斬蜲蛇腦方良並惡鬼名囚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耕父神名處豐山常遊清冷之淵殘夔魖音虛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夔魖等皆鬼名八靈爲之震慴音折況魃音岐蜮音或與畢方魃蜮小鬼畢方老鬼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東海度朔山有二神一曰神荼鬱壘常簡閱百鬼之無道者執以索葦以飼虎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

上言宗祀明堂推光武以作配此故補出郊祀高祖一絲不漏

上返旆而迴復揹延岱岳睠此歸來以息勞補祀高祖賤

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畯之匪懈行致賚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息勞曆多福以安愈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以騰黃林氏山名騰黃神馬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凰女牀丹穴山名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華平瑞木朱草瑞草惠風廣被澤曁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燮和也丁令國名西包大秦東過樂

大雅之音。

麥衣也揩也音促散錦大族奏

詞氣秀逸。

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登封上封泰山降禪下禪梁父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音代瑁音昧不蔟音促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之時海内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與宇同天覆

收歛潔淨而精銳

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趢（音錄）趗（音促）軼五帝之長驅踵二
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
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麄與賓言其梗槩如
此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忘
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
予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
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
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二京各自出機杼西京所以寓譏其詞不得不張
皇變幻東京所以寓勸其詞不得不正大和平然
東京議論原祖東都賦而博雅藻飾過之大抵孟
堅東都太失枯淡此則鑒東都之平而加以卓犖
光焰鑒東都之略而加以幽摯綜詳昔人謂平子
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信然哉

池乎規模象概便不及班張遠甚

豐蔚所盛四字淺

太沖狹病猶政此數語曰金馬電發于高岡碧雞振翼而雲披

蜀都賦　　左思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為
綱地以四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上聲）崤函有
帝王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
事歟請為左右揚搉而陳之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
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
江之雙流抗峩嵋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
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音奄）藹焉於前則跨躡犍（音乾）
牂枕倚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

谷岡巒糺紛觸石吐雲（犍為牂牁二郡並屬益州交趾郡屬交州）干青霄
而秀出舒丹氣以為霞龍池瀥（音學）瀑（音薄）濆（音噴）其隈漏
江伏流潰其阿汩（音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音似）之
涌波（龍池在朱提漏江在建寧伏流數里復出故因名）於是乎邛（音窮）竹緣嶺
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
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曄曄而猗猗孔翠羣翔
犀象競馳白雉朝雊猩猩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
雞倏忽而曜儀火井沉熒於幽泉高爓飛煽於天垂
（益州有金馬碧雞火井在臨邛）於後則卻背華容北指昆崙緣以

鬼彈飛丸以礌礉。火井騰光而赫曦。古人留心文字至此。

蜀煩山川草木禽獸

亘魚雖偲理盈尺亦書不備茲并與集琴操者茲性刪去彼若所可亦罪所譏[illegible]

其布局先言子前子後子東子西次及封域城郭宮室市廛依次後及田[illegible]各另出手

劍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劍閣、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也。)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魚出於丙穴。良木攢於褒谷。擢修榦。竦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廻翼於高標。於東則左緜巴中。百濮所充。外負銅梁於宕渠。內函要害於膏腴。(銅梁，山名。宕渠，縣名。)蠻(音管)蛦山棲。黿龜水處。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雨。(蠻蛦，蛙類而大。)丹砂赩(音吸)熾出其坂。蜜房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山圖、赤斧，昔古仙人。)若乃剛悍生其方。風謠尚其武。奮之則賨(音叢)旅。玩

之。則渝舞。銳氣剽於中葉。蹻(敫平聲)容世於樂府。(巴有渝水。賨人剽勇，漢高祖取賨人定三秦，樂府有巴渝舞。)於西則右挾岷山。涌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白狼夷在漢壽西界。明帝時作詩三章，頌漢德。)坰野草昧。林麓黝(音幽)儵(音叔)。交讓所植。蹲(音存)鴟所伏。(交讓，木名。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出岷山。蹲鴟，大芋也。)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於何不育。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浸以緜洛。(潛沫、緜洛，四水名。)溝洫脈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稉(與秔同，音耕)稻漠漠。指渠口以爲雲門。灑滮池而爲陸澤。雖星畢之滂沲。尚未齊其膏液。爾乃邑

貽以詭怪人理怒之頭緒井井事狀具[illegible]

自此以下詞氣森雅響亮

廣大鑿閣金鋪借日[illegible]錯一字

居、隱賑(音軫)。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榹(音施)桃函列。梅李羅生。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紫梨津潤。樼(音臻)栗罅發。蒲桃亂潰。石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鵜(音啼)鶘。晨鳧旦至。候雁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雲飛水宿。哢吭(音杭)清渠。其深則有白黿命鱉。玄獺上祭。鱣鮪鱒魴。鮷(音啼)鱧(音里)鯊鱨。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瀨。中流相忘。於是乎金城石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實號成都。闢二九之通門。畫

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音豈)。擬承明而起廬。結陽城之延閣。(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成都十八門。陽城，門名。)飛觀榭乎雲中。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窻而瞰江。內則議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暉。(武義、虎威，二門名。宣化、崇禮，官闈名。)外則軌躅(音鐲)八達。里閈(音汗)對出。比屋連甍(音萌)。千廡萬室。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宇顯敞。高門納駟。庭扣鐘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術，道也。葛，諸葛亮。姜，姜維。恤，居也。)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鄽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

昔武南游擬名音湛書昔七長古音波

益州志，成都織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勝于初成。黃潤，筒中細布也。

纖麗星繁。都人士女。袨（音眩）服靚（音凈）粧。賈貿墆（音牒）鬻。舛錯縱橫。異物詭譎。奇於八方。布有橦華。麪有桄榔。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音舉）醬流味於番（音潘）禺（音魚）之鄉。（橦華，樹名，其華可績為布，出永昌。桄榔，樹名，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蒟醬，一曰浮留，狀似草，擬食之辛香。）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音國）疊跡。叛衍相傾。諠譁鼎沸。則哤（音忙）聒宇宙。囂塵漲天。則埃壒（音愛）曜靈。闤闠（音會）之裏。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籝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音列）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音拍）摫（音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卓，卓王孫。鄭，程鄭，皆蜀之富人。栽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摫。兼呈者，言皆有常課。）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劇談戲論。扼腕抵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若其舊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金罍中坐。肴核四陳。觴以清醥（音漂）。鮮以紫鱗。羽爵既競。絲竹乃發。巴姬彈絃。漢女擊節。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飉（音遼）厲。紆長袖而屢舞。翩躚躚以裔裔。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繽

欽羨劇校，蜀張衡，別有致。

西音、江上，皆曲名。

試問此段，王孫豪俊身上不斷點綴，同具見手法。

紛。（郤公，俠者。魚文，盛箙器也。）西踰金堤。東越玉津。朔別晦期。匪日匪旬。（金堤在岷山都安縣西。玉津，在犍為東北。）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崢嶸。躡（音捻）五屼之蹇滻。（音剗。岷山有兩山對立如闕，號彭門。九折坂在漢壽邛萊山。三峽，巴東永安縣。五屼，山名。）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貙（音樞）氓於葽（音天）草。彈言鳥於森木。拔象齒。戾（音詣，去聲，又作宥，皮剝起也）犀角。鳥鎩翮。獸廢足。（貘獸毛黑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臾數十斤。神鹿兩頭，主食毒草。貙氓，即貙人也。）殆而朅（音刦）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妃。與神游。（殆而猶已而，朅，去也。第如，且往也。江洲在巴郡。）罨（音奄）翡翠。釣鰋（音偃）鮋。下高鵠。出潛虬（音求）。（[illegible]魚名。）吹洞簫。發櫂謳。感鱏（音尋）魚。動陽侯。（淮南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陽侯，滂水，爲水神。）騰波沸涌。珠貝沉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踊躍也。若乃卓犖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音吸）蠁（音響）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岷山之地，上為東井。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杜宇，王蜀，號望帝，後死化為子規。）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音爵）若君平。王褒韡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道德。

謂蠻僰。

餘波振起，使全篇俱有筋骨。

標舉人傑，[illegible]

結尾收煞太迫，無餘思以處下篇，是其缺處。

擿藻掞（音剡）天庭，考四海而爲儁，當中葉而擅名。是故游談者以爲美，造作者以爲程也。至乎臨谷爲塞，因山爲障，峻阻滕埒長城，豁險吞若巨防。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公孫述、劉備。備漢冑，故曰宗。）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玆都之無量也。

觀太冲自序作賦之意云：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大抵下筆時十分檢點，拘泥才思，反爲所窒，宜乎不見足於眷山也。至選詞考義，典麗沈厚，自非齊梁藻繢纖薄之態所可幾其萬一。故求賦於晉之後，自當以三都爲冠。但十年苦心攢眉，必假於皇甫之一言而後重，耳食之寶，今古不少，誠可爲之一慨。

起手詞氣，比蜀都賦更高一步而上矣。

太伯延陵，起口自覺冠冕。

全篇頭緒，敍次不亂。首言立國分野之由。自爾其山澤以下至[illegible]

吳都賦

左思

東吳王孫囅（音蕆）然而咍（海平聲，笑聲也）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物土，析於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歟？（九州外有八紘。紘，綱紀也，言爲天地之綱紀。梁岷，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名。）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禺同之有，偉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爲襲險之右；狥蹲鴟之沃，則以爲世濟陽九。齦齶而笑，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禺同，二山名。旁魄，未明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端委，裹衣也，指太伯。高節，指延陵。）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由克讓以立風，輕脫躧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觖（音厥）望也。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斗牽牛，星紀之次，吳分野也），拓土畫疆，卓犖兼并，包括于越，跨躡蠻荊。婺（音務）女寄其曜，翼軫寓其精（婺女，越分；翼軫，楚分。三方皆俱屬吳），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坰。爾其山澤，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磈磈（魁上聲）磈硊（危上聲，山不貌）滮滮澌

闊乃地勢
坱圠以下
至宋玉於
是恆其結
綠北極言
陸地之勝
以艸木百
獸竹果琛
賂附其中
自其荒陬
以下從荒
陬而四野
而鄰遂而
郛郭而寢
廟而宮室
至飛甍外
五一結中
其居高門

澌（音斡。濊瀖，水流貌。澌，水文也。）歙（音欽）碒（音吟）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濁，混濤并瀨。濆（音噴）焉洶洶，隱焉嗑嗑。（音慨。濆，水暴至聲。洶洶、嗑嗑，皆水聲。）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波汨起，廻復萬里。歊霧漨（音蓬）浡，雲蒸昏昧。澶湉漠而無涯。總有流而為長，瓌異之所叢育，鱗甲之所集往。（恬漠，安流貌。）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躍龍騰蛇，蛟鯔（音支）琵琶。王鮪（音委）鯸（音侯）鮐（音台），烏賊擁劍，涵泳乎其中。（雄曰鯨，雌曰鯢。鮪魚形如鱣。琵琶魚，無鱗，形似琵琶。鯸鮐，狀如蝌斗。烏賊，即墨魚。擁劍，蟹屬。）鵾鷄鶡（音孰）鳿（音玉），鸘鵠鸞鴻，鶢鶋避風，候雁造江。溪鶒（音勅）鷛（音庸）鶆（音渠）鶄（音精），鶴鶩鶬鴰，泛濫乎其上。（鸂鶒，海鳥。鷛鶆似鴨而鷄足。鶄鶬出南海。鷟似鶩而大。）魚鳥聱（音敖）耴（音占入聲，耳垂也。俗用作取字，非。），萬物蠢生。神化翕忽，函幽育明。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鰲贔屭，首冠靈山。大鵬繽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胡可勝原。（蚌蛤珠胎，月盈與盈，月虧則虧。靈山，海上三神山，巨鰲戴之而舞。）島嶼綿邈，洲渚馮隆。曠瞻迢遞，迥眺冥蒙。洪桃屈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蘂，珊瑚幽茂而玲瓏。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霤（與溜同），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

鶉貫以下
從豪傑而
任俠而寸
文而工賦
而遨袖手
長和孫子
江湖一結
露往霜來
以下送饗
言日徵源
弋飲釣放
與之偕以
起下節言
心標實音
謂芳矣

嫋素女。江妃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饗象，嗟難得而覼（音羅）縷。爾乃地勢坱（音央）圠（音揠），卉木镺（音襖）蔓。（坱圠，無垠際貌。镺，長也。蔓，延也。）遭藪為圃，值林為苑。異蒡（音滂）蓲（音謳）蕍（音育），夏曄冬蒨（音倩）。方志所辨，中州所羨。草則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綸組紫絳四者，皆海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以下，皆草名。扶留，藤也。）布護皋澤，蟬聯陵丘。夤緣山嶽之岊（音節），羃（音覓）歷江海之流。木則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楠櫧之木，相思之樹。（山之高處曰岊。羃，覆食巾也。平仲木，實白如銀。君遷木，子如瓠。古度不花而實，子從皮中出。相思樹，大樹也。）宗生高

宗生族茂
字奇

東南竹箭
擅美焉以
其敘竹獨
故獨詳

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其上則有猿父哀吟，貋（音犴）子長嘯。狖鼯裸然，騰趠（音綽）飛超。（貋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見則天下大風。倮然，居樹上，色青赤，有文。騰趠飛超，皆輕捷之貌也。）其下則有梟羊麡（音齊）狼。猰（音軋）貐（音禹）貙象，於（音烏）菟（音塗）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梟羊，一名狒狒，如人面，長唇，黑身而反踵，見人則笑。麡狼，大如麋，角向前，有枝，長者四五尺。猰貐狀如貙，龍首，食人。貙，虎屬。楚人謂虎為於菟。）其竹則篔（音云）簹（音當）林箊（音於），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篻（音標）簩（音牢）有叢。（篔簹竹，生水邊，長數丈，每節相去六七尺。林箊，亦竹。桂竹長四五尺。箭竹細小而勁實。射筒竹細小，長丈餘。篻竹大如戟，桿中實勁強。簩竹有毒，夷人以為[illegible]。）苞筍抽

洋敘物繁詞藻繁麗而神氣自清

比景國名。

節往往縈結綠葉翠莖冐霜停雪樝櫟嬋娟玉潤碧
鮮梢雲無以踰嶰谷弗能連鬱音岳 鸑音促 食其實鵷鶵
音俎 櫌其閒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檳榔無柯椰
葉無蔭龍眼橄欖椋音綜 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
衡山之陽 餘甘如梅李核有刺檳榔正直無枝葉從心生椰樹似檳榔葉在樹末實大如瓢椋
子似柰而酸禦霜謂冬熟也 素花斐丹秀芳臨青壁係紫房鷓鴣
南翥而中留孔雀綷音催上聲 羽而翱翔山雞歸飛而來
棲翡翠列巢以重行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鍇音楷之
垠火齊之寶駭鷄之珍頳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

黃縹碧素玉碕音其岸爲之不枯林木爲之潤黷隋侯
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鍇上鐵也火齊如雲母重沓而
可開色黃赤似金駭鷄犀也金華金之有采者銀樸銀之在石者流黃土精也縹青色 其荒陬
譎詭則有龍穴內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
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
而卷綃音消 淵客慷慨而泣珠 陵鯉如獺有四足石能浮故云若桴王餘魚名
窮陸朱崖無水泉有大木斬之以盆甕盛其汁而飲之鮫人水底居或寄寓人家積日賣綃臨去從主人
索器泣而出珠滿盤 其四野則畛音軫 畷音綴 無數膏腴兼倍原隰
殊品窊音蛙 隆異等象耕鳥耘於是乎在 畛陌中畷兩陌間道也窊

詞藻高秀。開少陵宗風。

要貫兼工。

下也隆高也 煮海爲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
蠶之綿 八蠶繭出日南 徒觀其郊遂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
王之所根柢開國之所基址郛郭周匝重城結隅通
門二八水道陸衢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
潮汐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
目 覿音利求視也舊註音史非 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起寢廟於
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音扶叙亦作扶
之餘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
崔嵬飾赤烏之暐曄 吳前都武昌後都建業神龍臨海赤烏皆殿名句踐作榮楯要

以白璧鏤以黃金獻之吳王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櫎連閣
相經閽闥譎詭異出奇名雕欒鏤楶音節 青瑣丹楹圖
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
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構瓊 櫎窗也欒栱也楹謂之楶 高闈有閌
音抗 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淥
水玄蔭耽耽清流亹亹列寺七里夾棟陽路屯營櫛
比解音介 署棊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音污上聲 長干延屬
飛甍舛互 夾棟謂屋多而相夾陽路向南之道解官署也橫塘查下皆民居之處長干里在建業
舛互錯也 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

氣調俊爽。華而不靡。

彫鏤炫爛。文匠之雄。

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轂。陳兵而歸。蘭錡(音奇)內設。冠蓋雲蔭。閭閻闐噎。(虞魏之昆皆吳之貴姓也。蘭錡陳列兵器之架也。)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訬(抄去聲)之客。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蹦珠履。動以千百。里讌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音婆)陽暴虐。中酒而作。(訬輕利急疾也。白爵也。鄱陽豫章縣名。春秋楚番邑是也。人性急使酒故云。)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普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音丑吏)。工

揮汗如雨。

賈駢坒(音陛)。纁(音曛)賄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裴上聲)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音完)。(纁賄貨名也。珠十貫爲一琲。磊砢闌干皆言多也。桃笙桃枝簟也。蕉葛升越皆布也。)㴽(森入聲)譶(音沓)眾(音鼻)繆(孝平聲。優駭也)。交貿相競。諠譁喤(音皇)呷(音塔)。芬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濘。(㴽譶言語不止貌。喤呷眾聲也。繆繆錯亂貌。)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宴平聲)。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楚人謂帶爲扈。鮫函以鮫皮飾鞘。扶揄屬鏤皆劍名。)藏鍦(音施)於人。出𢧵(音伐)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鍦短刀也。𢧵楯也。鶴膝矛名。犀渠楯名。吳鉤劍名。越棘戟也。純鈞湛盧亦劍名。)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解節。鳥獸腯(音突)膚。觀鷹隼。誡征夫。俞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䡴䡴(音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軺驌驦。旗魚須。常重光。攝烏號。佩干將。羽毛揚蕤。雄戟耀鋩。貝冑象弭(音米)。織文鳥章。六軍袀服。四騏龍驤。(俞騎山神。恒北征常導馬前。䡴車聲也。巾車幕也。兩馬駕車曰軺。旗魚須以魚須爲旗竿也。常幡也。畫日月形。故云重光。袀服戎服。)

鼓鼙戲陰。四字描寫精妙。

峭格周施。罿(音冲)罻(音尉)普張。罼(音必)罕(音罕)瑣結。罠(音民)蹄連綱。(罿罻網也。罠網麋者。蹄網兔也。)鉦鼓疊山。火烈熛(音漂)林。飛爓浮烟。載霞載陰。拉擸雷硍(音浪)。崩巒弛(駝上聲)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拉擸木摧傷聲。雷硍山崩聲。)暴䖘(音寒)䝤(音叔)。頹麋麖(音京)驀(音脈)。六駮(音博)。追飛生。彈鸞鶁(音京)。射猱狿(音延)。白雉落。黑鴆零。封豨(音希)䝐(音奚)。神螭(音鴟)掩。剛鏃潤。霜刃染。(䝐絆也。䖘白虎。黑虎。封豨大豬也。䝐封豨聲也。)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揚。羽族以背距爲刃鈹(音披)。毛群以齒角爲矛鋏(音夾)。莫不衄(音訥)銳挫鋩。

拉押（音擺）摧藏。雖有石林之岝（音宅）崿（音諤）。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叙上聲）之。（押，擲也。岝崿，深險貌。跐，踏也。）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鵕（音峻）鸃（音儀）。俯蹴豺貘（音麥）。封剖（音巴）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禺禺（音吠）笑而被格。（猩猩好酒，醉不能去，乃啼，因爲人所擒。禺禺，即梟羊，見人則執手而笑，笑人因以筒致臂而與之，則執筒而笑，笑則唇上掩其目，人抽臂以鑿綴其唇於額而殺之。）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䟎乎紭（音洪）中。忘其所以睒（音閃）睗（音昔。睒睗，暫視也。睗，疾視也）。失其所以去就。傾藪薄。倒岬（音夾）岫（音由）。巖穴無豜（音堅）豵（音宗）。翳薈無麑（音倪）鷚（音留）。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

銀鑠字句，跳躍縱橫，安得不十年搔首。

食羨遊思，真欲望天地而卷者。

奇句。

高㹜。籠烏兎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兩山間曰岬。麑，鹿子。鷚，雉子。）嶰澗闃（傾入聲）。岡岵童。罾罘（音孚，與罦同）。滿效獲衆。迴靶（音霸）乎行。覛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闃，寂靜也。易：闃其無人。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童。靶，轡革也。）弘舸連舳。巨艦接艫。飛雲蓋海。制非常模。疊華樓而島峙。時髣髴於方壺。比鷁（音逆）首之有裕。邁艅（音餘）艎於往初。（艅艎，兩邊扶木也。飛雲蓋海，船樓高大也。艅艎，越舟。）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區。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須臾。（水區，河中也。閩越東禺，其地人皆習水。靈胥，伍胥也。）鈎餌縱橫。網

水族在吳，勁作官儀，是。

靈幻之句，讀之令人目駭心驚。

罟接緒。術兼詹公。巧傾任父。（詹公，詹何也。任父，任公子。鯸，音候。）鼃同罛（音孤）。共羅沈虎。潛鹿。馬犛（音）襱（音龍）。倨（同與）。審束㩫（音罩）。鯨背中於羣犗（音介）。攙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無異射鮒於井谷。（鶯十二足，似蟹，雌嘗負雄行，故曰鶯媚。又善候風，故以鶯名。虎魚，頭身似虎。鹿魚，頭有角似鹿。犛犢，俗束者，俱陷網罟之中也。鯨，魚之有力者。犗，牛也。任公子以餌犗者。攙搶，妖星，魚目之精。鮒，小魚也。）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想萍實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游鱗。（夔狀如牛而一足，其聲如雷，其皮冒鼓，聲聞五百里。）蹕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

如讀奧書，皆是九州策跡，非復博物群采。

二語奇而雋。

壑爲之一罄。川瀆爲之中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狗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同塵。（澹臺賚千金璧於河，河波浪急起，子羽怒曰：河神欲取吾璧，可以義，不可以威。浪乃止。子羽投璧於河，三投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晉賈，晉大夫賈午，與妻射雉如皐者。）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於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醽（音陵）。方雙轡而賦珍羞。（落星樓在建業。）飲烽起。醻鼓震。士遺倦。衆懷欣。幸乎館娃之宮。張女樂而娛羣臣。羅金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登東歌。操南音。胤陽阿。詠韎（音賣）任。荊艷楚舞。吳歈（音于）

遙撰書意，倦也。

鞻音婁。鞮鞻氏掌教東夷之樂。韎音妹，染色赤也。詩韎韐有奭。

吾于越吟。翁習容裔。靡靡愔愔。（音吾。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翁習，盛貌。靡靡愔愔，閒麗也。）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凄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辨，或踰淥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淵魚竦鱗而上升。（延露、淥水，皆古詩名。）昔日夏后氏朝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岬其威，夫差窮其武。内果伍員之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徒以江湖崄陂，物產殷充，繞霤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王莽命前將軍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蓋言關中環繞京師，如屋霤也。鄭白，二渠名，天下言土沃者推關中，故引之。）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𨺅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夫桎梏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确乎。（确音覺。燭龍，鍾山神，啣火以照天西北。懸解，喻吳之寬適也。疏屬，山名，天帝拘貳負之神於此山。）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畧舉其梗槩，而未得其要妙也。

一東振起全勢。

去路骨勁，雄壯可配西京。

藻思綺合，意匠經營，全篇分作六段，井井有條。每觀其起結處，極力摹擬兩京，一種機致神理，自有來不可遏、去不可止之妙，映發於筆墨之間，非徒事繁靡綺麗者所可膚測。至其詞華淹博，刻玉鏤金，章施五采，餘香賸美，皆足膏饫萬人，儉腹枯腸正當日誦百遍。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之一終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之二

天台洪若皋虞鄰父評定

魏都賦　　左思

起手氣滿而調爽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遯盱衡而誥曰，眉上曰衡，言舉眉揚目也。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帶也；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榮其文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闇雖噂，音遵。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蔕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於是遐距陽九，漢綱絕維，姦回內顯，兵纏紫微，伊洛榛曠，崤函荒蕪，臨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比焉，亦猶犫音麋之於子都，培塿塿上聲之與方壺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畢萬公封魏，卜偃曰：萬之後必大矣，魏大名也，萬盈數也。後果列為諸侯。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冀道，開胸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岥，川澤迴繚，恒碣碪音砧碍於青霄，河汾浩涆音汗而皓溔，音杳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音府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毖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碓礝，石危貌。漳水冷，滏水熱，故云冬夏異沼。鄴西北有鼓山，時時自鳴，故云神鉦靈響。厥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絪縕，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柢疇昔，藏氣讖緯，閟象竹帛，迥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墨井，井中有石如墨。鹽池在河東。嘉祥，謂漢桓帝時有黃龍見于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果應魏祖。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郛郭，繕其城隍，揆日晷，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巍若崇山崛起而崔嵬，上若玄雲舒蜺以

系以前修處則另出手眼，絕有餘姿

宣恂植亮

高垂。文昌殿名。對高貌。凭，亦。瓌材巨世，㨭堁，音亦。參差紛

橑複結，欒櫨疊施。音盧。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桷森布而

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而倒披。㨭堁，相接貌。欒，曲枅

也。櫨，斗也。朱桷，椽也。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井中畫蓮花。巖巖北闕，南端逌遵。

竦峭雙碣，方駕比輸。西闢延秋，東啟長春。碣，門旁石柱也。延秋、

長春，門名。用覲羣后，觀饗頤賓。左則中朝有赩，典入聲。聽政

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土無綈錦。中朝，內朝

也。施，光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

出，鏘鏘濟濟。宣明四者，皆門名。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

繇，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蜩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

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蜩，蟬也。侍中常

侍官皆飾金蟬。納言，尚書。柱後，御史也。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官。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於後

則椒鶴文石，永巷壼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

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德聽政殿後

有鳴鶴堂、文石室。永巷，掖庭之別名。壼，宮門中術道也。楸梓、木蘭，二坊名。甲乙，謂舍有甲乙之次序也。

右則疏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弱蔓

音宗。係實，軒檠振芳。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

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

全紙栒動，可敵兩京。

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霤，下冰室而沍冥。晄三

十畝也。延閣胤宇，言閣道相延引也。方輦，言並廣可並輦也。三臺，銅雀、冰井、金鳳也。周軒中

天，丹墀臨猋，增構峩峩，清塵影影，音飄。雲雀踶音提。甍而

矯首，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

於綺寮。長塗亘首，豪徼去聲。互經，晷漏肅唱，明宵有

程。附以蘭錡，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牟首，閣道之有

室者。豪徼，道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涘，四門轇轕，音學。隆廈

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壒而資始。轇轕，高也。苑以玄武，

陪以幽林，繚垣開囿，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圍木竦尋，

篁篠音小。懷風，蒲桃結陰，丹藕凌波而的皪，音力。綠芰泛

濤而浸潭，音叶淫。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雊者

擇音。表青籞，音語。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

忌，即鹿縱而匪禁。玄武苑，在鄴城西。籞，禁苑也。虞箴，以戒禽荒。腜腜音媒。坰

野，奕奕菑畝，甘荼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史起

灌其後，墱音登。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

雨，水澍粳稌，[illegible]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紵，

均田畫[illegible]，[illegible]廡錯列，奕叶葉下，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

屋相望，而隔踰奕世。[illegible]膴，美也。蠢，生也。西門豹、史起，引漳水以溉鄴。奕葉，累世也。溉

水之處同源同漳水也異口各渠口也階瀹奕葉言天下太平雖邑屋相望而皿絕終世不相往來也
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
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習習冠蓋莘莘蒸徒班白
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
之以里閭營客館以周坊餙賓旅之所集瑋豐樓之
閈閎起建安而首立葺墉冪宇房廡雜襲剞音羈劂音厥
罔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儔槀街之邸不能及
言客館建安時立剞曲刀劂曲鑿廣成傳秦之客館槀街邸漢之客館廓三市而開廛
藉平逵而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闤闠以襟帶濟有

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嶭音孼侈所眺
之博大三市周禮大市日昃朝市朝時夕市日夕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
軾極馬袖幕紛半隧路也軫車後也幕覆車者言憑軾極馬之衣袖與幕紛然相半
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去聲質劑平而交易刀
布貿而無筴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
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音庾而就攻不𦗉邪而豫賈
著馴風之醇醲窳病也攻堅也豫賈乘時射利豫為賈賣也白藏之藏富
有無限同賑大內控引世資賨幏音琮積墆音滯琛幣充
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必盉虛而委勁

冀馬填廄而駔駿白藏庫在西城下陛限也世資謂天下之資財也賨南夷名幏布也
墆貯也關石稱也燕弧角弓出幽燕地駔壯也至乎勍敵紀紛庶土罔寧介
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珧音姚解檠矛鋋飄英三屬之甲
縵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嬴以蜃飾弓曰珧檠弓檠也屬連也言甲
三札而連之縵胡武士之纓更嬴古善射者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
紀鋌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晝亦月克剪方命吞滅咆
咻雲撤叛換席卷虔劉稜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
島刷馬江洲振旅軥軥音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
普嚌朝無刓印國無費留積紀稍一紀也稜漸也普嚌以類而徧及之也喪

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
虹旌攝麾音灰以就卷㪺弘䡓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
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
囹圄寂寥京庾音臾流衍蕭斧越斧也老子云有德司契莊子云緣督以為經可以
全生[illegible]守中道以為常也於是東鯷音地即序西傾順軌荊南懷憓
音惠朔北思韙音偉縣縣迥途驟山驟水襁負賮音進重
譯貢篚髽音檛首之豪鐻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魏闕
置酒文昌高張宿設漓酤如濟濁醪音牢如河凍醴流
澌溫酎音宙躍波東鯷西傾國名賮贄貨物也鐻音鉅耳謂夷人延廣樂奏九

成冠韶夏目五莖五莖顓頊樂言爲五行立根本也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雜糅糅上聲紛錯兼該泛慱鞮音低鞻音婁所掌之音韎音賣昧任禁禁平聲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睢八荒之俗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北夷之樂曰禁既苗既狩爰遊爰豫籍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林不槎槎作平聲桥桥岸入聲澤不伐夭斧斫以時晉網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爲之育藪丹魚爲之生沼醙雲翔龍澤馬亍亍音觸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嘉穎合穗以蕁蕁蕁音尋醴泉涌流而浩浩顥顥禎祥以曲成囿觸物而兼造森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槎斫也桥斫而復生者亍小步貌蕁蕁秀貌敃敃敃音民率土遷善囹圄沐浴福應宅心醲醲音濃粹餘糧棲畝而弗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器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涖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卽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非言厚行陶化染學讐校篆籀

篇章畢覩優賢著於揚歷匪藥形於親戚敃敃和樂貌醲粹醇厚也人謀所尊謂歌歸也鬼謀所序祥瑞至也篆籀古文揚歷摟別而歷試之也藥私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旍則威噉噉上聲秋霜摛摛音魑翰則華縱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惎二八將猛四七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爲一任城王曹彰東阿王曹植二八八元八凱也四七謂二十八將也龔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緯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誠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古者有晳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爲德生而不殺尊盧以下皆古帝號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淀音殿蓋節之淵猳玃玃音迴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原鉅鹿河間列眞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名速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沉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交谷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虎澗在鄴龍山在廣平掘鯉淀在河間若淵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猳玃猴屬精衛鳥名炎帝少女溺死于東海化爲此鳥常啣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常山道人日

貝數語可較吳蜀千萬倍 修音遂令人謂多爲修節省注 平聲叶上河不知何 順與谷叶也 前修作系四字便自可觀

邑容食遂累根二百餘歲而顏色如少年犢子綴人也時壯時老陽都女者生而連眉會犢子來迎女悅之遂留相奉侍共牽犢耳而去莫能追之河間有玄俗者賣藥于市共身無影鹿有木羽者母生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至年十五夜有車三來迎遂與俱去琴高趙人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子弟期期日果乘赤鯉來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之外野一日風雨迎之山木皆燔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躧音徙步趙之鳴瑟眞定之梨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淇洧音蜼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粱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緜纊房子綿總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音遷非可殫究是以抑而未罄也易陽易木之陽邯鄲趙地皆產美女邯鄲

女工行步尤善鼓瑟昔有玄石者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至家而醉家人以爲死也棺斂而葬之三年酒家訪其家因請家處攝而開棺玄石醉亦解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閒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太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墻本前修而作系其軍容勿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析邢君之肆音肄左傳歌鐘二肆注音肄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管敬管仲也邢君晉悼公鄭伯遺女樂二八歌鐘二肆於晉公公賜魏絳女樂八人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致諸華於今八年九合諸侯無不得志請與之共之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爲之式廬

四皓見以文入武緣人原有此体 魏國人才尚衆獨舉五人恐以參差不倫見長 蜀吳說語亦有斷本色辛辣子雲學筆吾家 臨士衡語比愿眞筋骨頹雅須救此俗矣 苛刻 南兵覺弱狀

諸侯爲之止戈則千木之德自解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擬音扭秦起趙威派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窒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榷音覺惟庸蜀與鴟鵲同窠勾吳與鼃黽同穴一自以爲禽鳥一自以爲魚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音央咽隰壤漸音尖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土熇音歊暑封疆瘴癘榷謂粗略而擧之也石留土地多石也蔡莽螫音昔刺音辣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

漢罪流禦秦餘徙剎音側宵貌蕞陋稟質遳音脞脆巷無杼首里罕耆耋或鼉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嬥歌上聲或浮泳而卒歲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剎亦罪人也宵小也遳脆急躁輕賊貌杼首長首也鼉髻以髮結於兩耳垂者鏤膚即文身也鑽髮鑽損其髮於項後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山重山之束阨困長川之襁勢距遠關以闚闠時高樔音巢而陛制襁衣襁形勢也高樔陛制猶言居鳥巢而設陛之制也薄戍緜冪無異蛛蝥音謀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蜋之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古庶字詩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假其餘光也權花朝榮暮落覽麥秀與黍離

持不於從說作據舊注以爲衆一以明朔學者

嘸與賜同又與通同音異延也相如上林賦馳丘陵書生者分解作診未知何所本

後來結哭詞譯生造而高古足欲班張

可作謠於吳會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矍（音钁）然相顧聮（音別）焉失所有靦憒容神蘂形茹弛氣離坐煥（音豨）墨而謝（聮失意貌憒悅也形屆曰茹物之自死曰茹）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玩進退之惟谷非常衆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過以洸剽之單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性（音皮）以眩（音異）繆偭辰光而罔定（洸剽浮薄也單惠小才也性言明心惧也偭視也辰光日也）先生玄識深頌靡測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離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覩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言今已見部家剝廬之凶而悟已之處世非居正之道也蘇悟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昏情爽緒箴規顯之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曜車二六謂照車前後二十乘也三傾五城謂秦昭王以十五城易白璧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辨也哉（亮信也齊給捷給也）

蜀吳俱極侈山川苑囿草木鳥獸田獵魏都止敘宮室朝市街衢田野其中奢儉貞淫抑昂進退體自不同亦猶兩都之東都二京之東京也昔人謂蜀都俊吳都奇識魏都爲强弩之末殊未解斯指至其鹽秀之筆雋逸之氣思若洪河奔湧致如孤島竦峙真可追楊馬班張之轍而開徐庾鮑謝之先三都得此宜其空洛陽之紙也陸士衡焉能不爲之擱筆

首一句，別人間，只不得。全篇照應，但說在賦內。

靜而法。

甘泉賦　楊雄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客，楊莊也。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泰畤，壇名，時祭后土於汾陰。召雄待詔承明之庭。諸以材術進者，皆於承明廬待詔，即見。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諷。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䘏胤錫羨，拓跡開統。䘏，憂也。羨，饒也。拓，廣也。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歷，選也。星陳而天行。星陳，謂羣臣陳列如星；天行，天子之行也。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招搖，北斗端星。太陰，太歲前二辰也。鉤陳，星名。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抶音叱。獝音橘。堪輿，天地總名。木石之怪曰夔。魖，耗鬼也。獝狂，惡鬼。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總總撙撙，聚貌。膠轕，雜亂貌。猋駭雲迅，言速也。方攘，分散貌。翕赫曶音忽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翕赫曶霍，盛大貌。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鳳皇，車飾。翳，隱也。華芝，華蓋也。駟蒼螭音鴟兮六素虯，蠖音獲略蕤綏，灕虖音離呼襂纚。音徙。蠖略蕤綏，龍行貌。襂纚，下垂貌。以馬比龍也。帥爾陰閉，霅音煞然陽開。帥，聚也。霅，散也。騰清霄而軼浮景兮，

靈書其福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叶下，慶又與羌同，韻乃

也，發舞話。

發高實有此長策，描寫知節，人登浮居，觀恐本此。

夫何旟旐郅偈音碣之旖音猗旎音蛾也！郅偈，竿也。流星旄以電爥音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音烹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駍隱，車騎聲。陸離，參差貌。登椽欒而狃音貢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椽欒，甘泉南山也。狃，至也。凌兢，寒涼處也。是時未臻夫甘泉也，乃望通天之繹繹。通天，臺名。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與羌同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夷於林薄。唐，道也。壇曼，廣大貌。新夷，香草。崇丘陵之駊騀音巨我兮，深溝嶔音欽巖而為谷。駊騀，高大貌。嶔巖，深貌。往往離宮般以相爥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般，布也。封巒、石關，二觀名。於是大厦雲譎波詭，摧嗺平聲而成觀。摧嗺，山高也。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音絢而無見。正瀏濫以弘惝音敞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軨，欄也。軒，檻板也。坱圠，廣大貌。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瑞音彬。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碧玉為葉，青葱，玉樹色也。又作璧馬犀牛等為飾。瞵瑞，寶物文貌。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音龕巖巖其龍鱗。洪臺崛其獨出兮，樅音止北極之嶟音尊嶟。樅，至也。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音央桭。音真。榮，屋簷也。

柍，中央也。梠，屋梠也。雷鬱律於巖窔（音奥）兮，電倏忽於墻藩。（鬱閑小聲）也。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蠛（音滅）蠓（蒙上聲）而撇天。（倒景，氣去地四千里，日月返從下照。蠛蠓，遊氣也。撇，拂也。）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熛，赤色。）覽樛流於高光兮，溶彷徨於西清。（高光，宮名。樛流，徜徉，繞高曲之貌。溶，盛貌。甘泉有高光西清二處。）前殿崔嵬兮，和氏玲瓏。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崢嶸。（閌閬，高大。崢嶸，虛靜貌。）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肅乎臨淵。排

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音烹）彋（音宏）其拂汩兮，稍暗暗而靚深。（弸彋，聲也。言風擊其帷幔，發聲而動，少間則闇然深靜。）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般，倕，王爾，皆古巧人。鉤，曲尺也。）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征僑、偓佺，皆仙人。）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蟺（音蟬）蜎（音淵）蠖（音獲）濩之中。（蟺蜎蠖濩，宮邃貌。）惟天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乃搜逑索偶皐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音其）之堂，建光耀之長旓（音梢）兮，昭華覆之威威。（華芝蓋也。旓，旗旒也。）攀璇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三危，山名。）風傱傱（音聳）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傱傱，疾貌。蕤，綏也。）梁弱水之濎（音鼎）濴（音縈）兮，躡不周之逶迤。（昆崙之東有弱水。濎濴，小水貌。西海之外有山曰不周。）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覽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乙，舉洪頤，樹靈旗，（洪頤，旗名。）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熿（音晃）幽都，南煬丹厓，玄

瓚觩髎（音留），秬鬯泔（音甘）淡（音炎），（泔淡，滿也。）肸（音吸）蠁豐融，懿懿芬芬。（肸蠁，布也。豐融，謂饒衍也。懿懿芬芬，香氣盛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音憩）棠梨。（三巒，封巒觀也。偈，息也。）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音李）崺（音以）單（音前）埢（音拳）垣兮。（峛崺，邪道也。單埢垣，圜貌。）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岭（音零）巆（音榮）嶙峋（音旬）洞無涯兮，上天之縡（音載）杳旭卉兮。（岭巆、）

山深貌䆗事也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音其郊禋神

旭卉難知也

所依兮徘徊招搖靈棲遲兮煇光眩燿降厥福兮子

孫孫長無極兮

成帝時艷妻煽處天子方祈嗣用媚每上甘泉常法從而屬車豹尾之間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又甘泉本秦離宮武帝增通天高光迎風等宮極奇瑰偉奢侈踰度雄上比於北極紫宮閶闔天門而車騎旗旐挾星漢而走鬼神曰此皆非人之所能爲也其用意深矣觀其一篇之中曰㛹娟室與傾

宮曰屏玉女而却宓妃纏綿愷惻三致意焉誠得風人寄諷之遺至骨氣之壯健思致之深遠筆法之靈動特借佶倨之詞艱澁之語以抒其豪放真可伯仲相如

子虛賦

司馬相如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音債誇也詫也烏有先生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轔車轢也脚謂持其脚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音許岑崟音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音皮陂陁音坡下屬江河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

蘼蘪蕪。諸柘巴苴。蕙圃、蕙草之圃也、蘅杜蘅、芷白芷、若杜若、芎藭似藁本、芷蘺香草也、蘪蕪、蘄芷也、諸柘、甘柘也、巴苴、一名巴蕉、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
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壇曼、寬廣也、其西則有湧
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
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蘗音可離朱楊。
樝音查梨梬音影栗。橘柚芬芳。木蘭皮辛可食、蘗皮可染者、離山梨也、梬似梨而酸、梬似柹而小、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音夜干。騰遠射干、皆猨類、其
下則有白虎玄豹。蟃音慢蜒貙犴。音樊、蟃蜒、獸似貍、貙似貍而大、犴胡地野犬、楚王乃駕馴音旬駁音博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

文選越裁　卷之二　十九

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
右夏服之勁箭。駁如馬、食虎豹、干將劍師也、陽子驂乘。孅阿爲御。
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陽子、伯樂也、孅阿古善御者、蛩蛩狀如野人、距虛似驘而小、騊駼獸如馬、軼轊言車疾能過之、雷動猋至。星流霆
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
獸。掩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鄭女
曼姬。被阿緆音錫揄紵縞。阿緆、細布也、雜纖羅。垂霧縠。襞積
褰縐。衯衯裶裶。揚袘音異戌削。衯衯裶裶、皆衣長貌、戌削、裁制也、蜚
襳音先垂髾。音梢扶與猗靡。翕呷音吸萃蔡。襳、袿飾也、髾、燕尾也、皆婦人袿衣之飾、猗靡相隨也、翕呷、衣起張也、萃蔡、衣聲也、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
於是乃相與獠音遼於蕙圃。媻音盤姍音珊勃窣音孫入而上
乎金隄。夜獵曰獠、媻姍勃窣、美人上隄貌、掩翡翠。射鵔鸃。微矰出纖
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鵔鸃、鷩雉也、怠而後
發。遊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翠帷。建羽蓋。鷁、水鳥也、畫于船首、
罔瑇瑁。釣紫貝。摐音聰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音累石相擊。硠硠礚
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音徙乎淫淫。般音盤乎裔裔。纚行也、般迴也、淫淫裔裔、部列分別也、

文選越裁　卷之二　二十

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
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
馳騁。曾不下輿。脟音列割輪淬。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
殆不如。脟、臠間脂也、淬、謂割鮮淬輪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
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
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
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

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成山之罘山俱在東萊浮渤海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子虛上林借烏有亡是問答繁文綺合而議歸於正司馬遷所謂雖多虛詞濫說其要引之於節儉與詩之風諫何異者長卿繼屈賈鄒枚之後剏闢奇艷靈異之體爲有漢詞賦第一人開後來王楊班張一流遞相祖述擅美詞林宜乎當日動天子生不同時之歎也

上林賦

司馬相如

亡是公听銀上聲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蒼梧郡交州在長安東南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郎縣羅縣紫澤終始灞滻滻音剗出入涇

渭酆鎬潦潏潏音聿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潦即涝水也出鄠縣北入渭潏本出杜陵西北流至昆明池入渭經營其內言周旋苑中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灞滻涇渭酆鎬潦潏凡八川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音洽之口觸穹石激堆埼埼音其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澎音彭湃音派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洶湧澎湃水聲沉沉隱隱砰音烹磅音滂訇音洪礚音慨潏潏淈淈淈音汩馳波跳沫悠遠長懷寂漻無聲然後安翔徐回翯音學乎滈滈滈音鎬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潏疾已上皆水之深盛相激涌沸奔流之貌

以上敘上林山川草木宮館之盛。以若此者數百千處一句為結。

歸也。寂漻，清深也。言水悠遠長歸。於是乎崇山矗矗，清深而無聲也。漓漓，水激聲也。矗音矚。巃嵸音竦，崔巍，深林巨木，嶄音巉巖嵾嵳，九嵕巀音截嶭，音孽。南山峩峩。巀嶭，高峻貌。谷口縣有九嵕山，終南在長安南。陂池貏音裨豸音雉，沇音允溶淫鬻。貏豸，傍頹相連貌。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離，糅音受以蘪蕪，雜以留夷。以上皆香草名。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之無端，察之無涯。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突音要洞房。四注，謂行廊匝於四邊也。重坐，謂高閣兩級，皆可坐也。嵕，山也。平此山以作堂也。重累而成之，故曰

增成。巖突，深貌。盤石振崖，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音歷櫧音諸，華楓枰櫨，欃音讒檀木蘭，豫章女貞。沙棠，黃花赤實，味如李，無核。櫟，木名。櫧，似柃，葉冬不落。花，皮可以為香。枰，平仲木。櫨，黃櫨木也。欃檀，檀木別名也。女貞，一名冬青。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音雋楙，攢立叢倚，連卷欐音利佹音詭，崔錯癹音發骫音委。坑衡閜音火砢音可。欐佹，枝重累也。崔錯癹骫者，蟠戾相摎也。坑衡，徑直貌。閜砢，盤結也。若是者數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天子乘鏤象，六玉虬，鏤象，象輅也。六玉虬，駕六馬也。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以虎皮飾車。天

此下因獵寫出離宮之樂。文法遂空靈，新截有不猶人處。坻音邸。坻也，音池，小渚也。

子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前。孫叔奉轡，衛公參乘，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車騎雷起，殷天動地。淩三嵕音宗之危，下磧歷之坻音邸，徑峻赴險，越壑厲水。三嵕，三峯聚之山也。磧歷，不平也。坻，下阪道也。格蝦蛤，鋋音蟬猛氏，羂音絹騕音杳褭音鳥，射封豕。蝦蛤、猛氏，皆獸名。騕褭，馬，金喙赤色，日行萬里。封豕，大豬也。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淫促節，儵與倏同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浸淫，漸進貌。夐，遠也。流離，放散也。轥音吝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鵕音峻鸃音儀，拂鷖鳥，捎鳳凰，

捷鵷鶵，揜焦明。昆雞似鶴，黃白色。轥，踐也。亂者，亂其行伍也。遒、促，皆迫也。焦明，鳥似鳳。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九州之外曰八紘，北方之紘曰委羽。率然，疾去也。晻，疾速也。直指，謂徑行也。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蹷音厥。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棠梨宮在雲陽東南，宜春宮在渭南杜縣。西馳宣曲，濯鷁音逆牛首，登龍臺，掩細柳。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龍臺，觀名，在[illegible]。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轥轢，蹂若，踐足貌。與其窮極倦谻音劇，驚憚讋音摺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音駄

諸與民同，又與騎[illegible]。筆法奇崛，亦[illegible]。

妙 極古今人表獻有陰康氏居氏春秋曰昔陰康氏因民氣鬱閼筋骨縮不作歌以宣導之此作陶唐氏恐傳寫悞

藉藉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臺高上于顥天也膠葛廣大貌寓宇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澤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巴渝舞名宋蔡淮南皆有善歌者干遮曲名文成遼西縣名其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與滇同迭更也鏗鎗闛音湯鞈音拾洞心駭耳鏗鎗鐘聲闛鞈鼓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象周公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

詞情艷麗靈動從彻色偏居神女來

鞮音氐之倡激楚結風皆曲名狄鞮西戎樂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麗靡爛熳美音聲靡曼美色言恣態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嫺都靚粧刻飾便嬛音淵綽約柔橈音饒嫚音慢嫵媚孅弱青琴古神女也宓妃洛水神嫺雅也靚美也刻刻畫鬋髮也便嬛輕利也柔橈嫚嫚肌體恧弱也曳獨繭之褕音于袣眇閻易音亦以卹削獨繭謂一繭絲言其輕也眇閻行貌易迴轉貌卹削言使人如刻畫成也便姍嫳音撇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音力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淑郁以上言香氣盛也的皪鮮白貌連娟緜藐眉目美也於是酒中樂酣天

此彈之盛怒大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一句如冷水澆背足以探動人主者在此

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氓隸頹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

獄於也又言鼓章之名名與弄司

之林射貍首兼騶虞貍首逸詩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天子以為射節弋玄鶴舞干戚干楯也戚斧也古舞玄鶴以為瑞載雲䍐揜群雅悲伐檀樂樂胥雲䍐大旗也有九旒揜羅也群雅所謂小雅之材大雅之材也伐檀傷賢者之不遇也詩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得材智之人使在位而天降之福也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芔音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也抗損費

亂之以正所謂尿也子雲諷曲終奏雅非是

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敎謹受命矣

意高而刻深材富而博誕筆奇而峭古精神流動而聲光鬱勃屈宋以後一人而已賈傅有其意而無其材班張有其材而無其筆揚子雲有其筆而精神流動處尚遜一籌至潘左以下徒得其流動耳所謂聲光鬱勃者槩未之見也余思武帝雄才大畧而能識相如文章於輪轅雜沓之中洵千古隻眼哉

詞氣崢嶸爛熳如琳琅之玉大秦之珠

筆法古

好土木游畋武帝奢侈之病

羽獵賦　揚　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廟中路謂之唐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泰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濵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鼎湖宮在藍田御宿苑名昆吾地名盩厔有長楊五柞宮槐里有黃山之宮西南夷有昆明國又有滇池武帝因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太液池中有漸臺高二十餘丈又作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山三垂東西南三邊也武帝使三輔民得耕故言割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葉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

臺。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而文公毀之，公羊譏曰：先祖為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武帝所造宮室，成帝但勿修之，是折衷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或稱，設或人云，言節儉者，皆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言豈帝王之論者云否。論者，雄自謂也。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言帝王文質，各隨時得宜，何必同。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言若不如是，則封禪何得有七十二儀者。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言創業者，雖所尚各異，而皆不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帝五三王，誰是誰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貲貴正與天乎比崇。月令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神聖，謂成帝也。齊桓

文選　卷之七　二十九

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冬尚北，故云開北垠。不周，西北風。其風殺物，王者取之以制法。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闔闔。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昆鄰，昆明也。闔闔，西方也。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乃虎落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虎落，以竹為藩落也。營之外門曰司馬，內門曰殿門。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先置，謂先置供具於前也。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鋣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畢音必。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於是天子乃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陽朝，早朝也。六白虎，駕六駮馬也。蒙公，旋頭也。建之以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烈缺，電也。飛廉雲師，吸嚊潚率。嚊音潚。吸，內氣也。嚊潚率，喘息聲也。

文選　卷之七　三十

洶洶旭旭，天動地岋。岋音岌。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眦，羿氏控弦，皇車幽輵，音光純天地，望舒彌轡。晏，無雲也。幽輵，車聲也。望舒，月御也。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乎靖冥之館，以臨珍池，乃使文身之

奇絕

漸入正意不見形迹

忽插楊朱墨翟法不倫

又詼

伎水格鱗蟲淩堅氷犯巖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方
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
原與彭胥於玆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
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
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
享抗手稱臣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
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玆夫古
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
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

畢法變幻不可捉摸

蓋所以臻玆也一語從旃裘來言心加於庶後可至于唐虞三代之盛揚朱墨翟之徒等語

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
飾木功不彫承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烝進也儕男女
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
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儕齊也謂齊男女使無違婚姻之期馳弋乎
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
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玆也於是醇洪鬯之德
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因廻軫
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措詞設議原摹擬上林若因循敷衍不免踵襲之
弊作者故將正意先發於序內然後縱意鋪張末
將正意徐徐而收之使讀者不覺其襲故止覺其
新奇此古人文章之巧妙處然其精光動盪多在
飽飣艱澀佶屈聱牙不可句讀處相如子雲一轍
乃知劉亮二字非古賦所重自劉亮體興江徐接
踵而古賦亡矣

長楊賦　　揚雄

一段叙法右峭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右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網羅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音腳）狐兔麋鹿。（豪猪出竹山以毛射物狖、猨也、尾長四五尺）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長楊宮有射熊館在盩厔）以網爲周阹。（音祛）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阹、遮禽獸圍陣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諷。其辭曰。

羽獵長楊俱蒙挾上林而長楊假翰林子墨以發其意正今子虛上林二篇爲一篇者也古人之巧於用之如此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巀嶭、即嵯峩山也）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音萃）錫戎獲胡。（錫戎獲胡以禽獸令胡自獲之）搤（音阨）熊羆。拖豪猪。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木擁槍纍言木與竹俱積以儲蓄之用先時而具之意胥須也）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

錫戎獲胡句法奇妙

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強秦。封豕其士。窫（音軋）窳（音庾）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窫窳類貙虎爪鑿齒齒長五尺似鑿皆食人獸）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當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鞮（音低）鍪生蟣蝨。介冑被霑汗。（鞮鍪即兜鍪也）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乃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音沓、鞜、履也）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玉衡、斗星也、太階、三台星也、此三星正平、則天下太平）其

相如子虛上林以子虛烏有先之以淫侈而亡是公規之以正廣居奢者所歸仰孫之兩都張之二京無不皆然然則子雲先之以正論而翰林主人乃折之以深佚之言即未卷亦綿綿收煞則所謂諷者何居

說文帝處是實敍

極似相如喻巴蜀檄

後熏鬻作虐東夷橫叛羌戎睚眥閩越相亂此指武帝時遐氓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霍去病為驃騎將軍、衛青為大將軍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輼

轒音汾

音温破穹廬轒輼匈奴車、穹廬旃帳也腦沙漠髓余吾余吾水名遂躐乎王庭驅槖駝燒熐蠡熐音覓蠡音螺熐蠡乾酪母也、燒之坏其養生之具分剺音離

吮漢書作宛捪也李選作吮讎也俱無所考扶服與匍匐同

單音前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厮係累老弱吮鋋音前瘢音班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鋋矛也、瘢耆馬脊創瘢處也、淫夷亦傷也皆稽顙樹頷音合扶服蛾古蟻字伏

南北東西顛倒變換文法雖奇

叩頭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蛾伏如蟻之伏也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音匐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沉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

俶儻之詞發為文藻

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

去人甚遠一篇之中俱以頌當諷筆法高深難人悟及

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音剽禽票禽剽疾之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弋烏弋極西遠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音委屬而還軔支輪之木、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太尊高祖也、文文帝、武武帝也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登徒欲淫覽游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

詞令絕妙

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

羽獵長楊皆諛多而諷少大抵子雲善諛劇秦諛新而羽獵長楊賀諛漢羽獵猶寄諷於諛而長楊則徒諛耳亦勸百諷一作之偏乎宜乎寵信文成五利之主讀大人賦而飄飄欲仙也至其筆法高

峭鈎深句句從寂寞中酷摹由擬而得大抵于雲之為賦為詩為法言幽思洗想悉相類耳乃知古人好奇何曾肯一字猶泉今操觚之家一味草草欲以勝人難矣

枵音囂

生與位郎疑書三字亦安仁難後得見究之終不能遠子禍信乎廉義之難也

當時何其牀牀

引湯自慚述悔良深

西征賦　潘岳

歲次玄枵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歲歲星也歲星在子玄枵之次也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京東京也秦長安也乃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此三才者天地人道惟生與位謂之大寶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之要聖智弗能豫當休明之盛世兮託菲薄之陋質納旌弓於鉉台贊庶績於帝室鉉台三公也時太尉賈充辟岳為府掾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黜岳遷廷尉平因公事免官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謂晉武帝天子寢於諒闇兮百官聽於冢宰惠帝立以后父楊駿為太傅百官總己聽焉彼負荷之殊重兮雖伊周其猶殆窺七貴於漢廷疇一姓之或在七貴呂霍上官丁趙傅王及后族也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受戮匪降禍之自天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章蔽於深微繆于章明患過辟之未遠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寮位儡其隆替儡音累名節漼以隳落漼催上聲儡儡偏也漼漼崩貌危素卵之累殼甚玄燕之巢幕

忠誠二字不易自訴
老幼岳自謂家口也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卽坏臺。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燕巢幕也。心戰懼以兢慄，如臨深而履薄。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楚王殺夜誅駭夷三族，是夕岳歸家，而免於難。匪擇木以棲集，尠林焚而鳥存。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言已之蒙宥也。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皇鑒揆予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爲長安令也。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西夏鎬京俱長安也。猶犬馬之戀

河南縣周東都王城郟鄏也晉屬河南郡加[illegible]陽[illegible][illegible]一段[illegible]等之與所由始乎失道以下歷叙興衰時事

主，竊託慕於闕庭。眷鞏雒而掩涕，思纏綿於墳塋。鞏雒二縣名，岳家墳墓在焉。爾乃越平樂，過街郵，秣馬皐門，稅駕西周。平樂觀名，街郵在梓澤西，皐門周故門，西周河南縣也。遠矣姬德，興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昌發，舊邦維新。昌發文王武王也。旋牧野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夜申旦而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慶。鑒亡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燃，方指日以比盛。亡王桀也。人度量之乖舛，何相越之遼迥。武王戒懼而安，夏桀驕淫而亡，相去遼遠。故土中於斯邑，成建都而

援引處或稱名或稱字或稱官句法本自雄駿

營築。既定鼎於郟鄏，遂鑽龜而啟繇。繇卜詞也。平失道而來遷，緊二國而是祐。二國晉鄭。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虢鄭之納惠。討子頹之樂禍，尤闕西之效戾。姚姬嬖於周莊王，生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將王自圉門入。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有咎。重戮帶以定襄，弘大順以霸世。重晉文公重耳也。王子帶襄王庶弟，因寵篡位，文公討之，定襄王。靈壅川以止鬬，晉演義以獻說。靈王時穀洛二水鬬，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不可。咨景悼以迄丐，政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立兩

澠池縣在[illegible]陽西一百六十里晉屬弘農郡

王而干位。丐敬王名，子朝景王庶子，子朝再作亂而周衰彌甚，兩王謂敬悼也。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爲二。竟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眄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塗。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爲德，成劉后之來蘇。事洄洄音回沇音穴而好還，洄沇旋轉貌。卒宗滅而身屠。經澠池而長想，停余車而不進。澠池在弘農。秦虎狠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藺。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澠池之會，秦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請以秦咸陽爲趙王壽。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

此日易歲二語句法斬新

光武一段只因蓄翼澠池四字述及之

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處智勇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音涓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嘗光武之蒙塵致王誅於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迴溪不尤眚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建佐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馮異擊破赤眉光武璽書勞曰始雖垂翅迴溪終能奮翼澠池登崤坂之逶迤音以與迤同仰崇嶺之嵯峨皐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秦穆公使孟明西乞白乙出師襲鄭蹇叔之子哭曰晉人禦我必于崤崤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襄墨縗而授戈貫隻輪之不反縶音屑三帥以濟河晉文

公子襄公墨縗絰敗秦師于崤匹馬隻輪無返者值庸主之矜愎音閉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己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任好秦繆公名降曲崤而憐虢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氏忽諸曲崤虢地虞仲雍後忽諸言倏然就盡也我徂安陽言陟陝郛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漫瀆水名曹陽亭名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召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

曲崤虢地。即今府氏縣地在洛陽西三百里晉屬上洛郡

陝即今陝州在洛陽西三百里

周召封……

汜與泛音俗從巳誤

楫致都雅

應乎鶡巢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遊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傕音覺汜音泛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王軼而縱鏑董卓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王允誅卓卓將李傕郭汜犯長安質天子於營中傕將楊奉叛傕與董承奉天子還洛陽傕汜追及于弘農之曹陽遂戰箭鏑射中帝車痛百僚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檝檝與楫同之褊小撮舟中之掬指李傕等戰于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衆擊傕大破之承先具舟船以絹挽帝而下餘人匍匐岸側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其

指舟中之指可掬升曲沃而悵惘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役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果并晉滅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將立子臧子臧去之曲沃莊伯及武公伐滅兄弟是與臧札相去之甚也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襟帶跡諸侯之勇怯算嬴氏之利害或開關以延敵競遁逃以奔竄有噤門而莫啟不窺兵於山外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豈

蓋陝州晉為弘農郡 曲沃晉邑 平陽郡即在今平陽府南一百二十里自陝州至靈寶縣得無經此乎 函谷即今靈寶縣…… 陝州西……

柏谷鳴在 永寧縣 晉屬弘農

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漢六葉之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厥紫極之閒敞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睹貌而獸發酬匹婦其巳泰胡厥夫之謬官武帝常爲微行至柏谷夜宿逆旅翁聚惡少年十餘人將謀帝主人嫗奇帝貌謂非常人時天寒嫗乃醉翁以酒而縛之諸少年皆驚走帝得脫明日召嫗賜千金而拜其夫爲羽林郎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蹶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豫且射中其目輕帝重於天下奚斯漸之可長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

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遭巫蠱事至湖邑自縊死後上悔乃作思子宮歸來望思臺於湖宣帝卽位以湖邑閿鄉爲戾園趙虜江充也發閿音文鄉而警策𨗉黃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覩高掌之遺蹤長坂謂之黃巷坂潼水在華陰縣界華岳北有巨靈神掌跡憶江使之反璧告亡期於祖龍始皇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來夜有人持璧遮道與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明年祖龍死使者至始皇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祖龍謂始皇也龍人君象明年果崩于沙丘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慍韓馬之大憝阻關谷以稱亂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韓遂等

始達秦境

又屯潼關函谷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砰揚桴以振塵繣音畫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超等敗走涼州甲卒化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倦狹路之迫隘軌崎嶇以低仰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邪界褒斜右濱汧隴寶雞前鳴甘泉後涌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九嵕巀嶭太一巃嵸班述陸海珍藏張敘神皋隩區可不謂然乎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入鄭都而抵掌羨桓友之忠貌竭

有過趣

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鄭都今鄭縣鄭桓公友與其子武公俱爲周司徒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滅爲亡國又有繼於此者興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闕而未闔匠人勞而弗圖俾生埋以報勤外離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驪山有始皇陵後爲項籍所掘又有牧羊兒亡羊持火索之墳中焚其槨語曰行無禮必自及豈非其效歟乾坑以有親可久君子以厚德載物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

乾坤以下觀二句斷盡世情之拙亦悟後古二讀三嘆令人把玩不已

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率土且猶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於斯時也，乃摹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枌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以亂放，各適家而競入。（高祖作新豐，并徙舊社。）藉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不許，陰授劍而約莊，撝（音吝）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實要伯於子房。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嬰罥（涓上聲）組於軹塗，投

絶似初下雲時光景

素車而肉袒。（軹，亭名，在長安城東。）疏飲餞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金墉鬱其萬雉，峻嵃（念上聲）峭以繩直。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闠。（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宣平，長安東城門。）都中雜遝，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闐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厲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於是孟春爰謝，聽覽餘日，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蕞（聚）芮於城隅者，百不處一。（蕞芮，小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焕、南平，（以上皆里名。）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

綵含畫意游覽懷古茂陵風流可想

登未央，泛太液，凌建章，徘徊桂宮，惆悵柏梁。（音鷕）雉雊於臺陂，狐兔窟於殿旁。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懸。（乘風，鍾格也。）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秦鑄銅人十二，以象長狄，董卓以為錢，其二尚存，魏明帝欲徙之洛陽，至霸城，重不可致，遂留之。）懷夫蕭曹、魏邴之相，辛李衛霍之將，（魏相、邴吉、辛慶忌、李廣。）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教敷而彝倫敘，兵舉而皇威暢，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高節亮。暨乎秺（都去聲）侯之忠孝淳深，（金日磾封秺侯。）陸賈之優游宴喜。（賈退居好畤，有男五人，各分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者十人。

有此一段覺全篇氣概雄壯文勢優裕

又叠上文生起波瀾

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司馬相如字長卿，王褒字子淵，揚雄字子雲，司馬遷字子長，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俱為京兆尹，故云。）汲長孺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黯字長孺，鄭當時字莊，好推轂天下長者。）終軍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飛翠緌（音蕤），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緌，纓飾也。）或被髮左衽，奮迅泥滓，（音子。日磾擢于亡虜，而貴顯重世。）或從容附會，望表知裏，（陸賈從容平勃間，附會將相。）或著顯績而嬰罪戮，（以討論言，謂趙蓋韓楊之類。）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董之類。）皆揚清風於上列，垂令聞而不

俯仰今古不勝感情

已想颯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薰灼四方震耀都鄙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名才難不其然乎王鳳與元后同母爲大司馬大將軍鳳死從弟音代鳳爲司馬車騎將軍弘恭石顯皆坐法腐刑二人明習法令元帝以爲中尚書事無大小悉委之望漸臺而扼腕梟巨滑而餘怒漢兵斬新莽于漸臺揖不疑於北闕式樗音樞里於武庫雋不疑爲京兆尹有男子乘黃犢車自稱衛太子詣闕求見不疑折以春秋義執之樗里子葬渭南至漢興武庫正値其墓式謂過其墓而式之也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悟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無度王根爲曲陽侯大起第宅起土山漸臺以象白虎殿命有始而必終

[illegible]

孰長生而久視武雄畧其焉在惑文成而溺五利擢仙掌以承露干雲漢而上至致邛蒟其奚難惟余欲之是恣恐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超長懷以遐念次後庭之猗靡井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元帝幸虎圈熊佚而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殺熊上問故婕妤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故身當之成帝遊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畫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似乎衛鬟鬢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衛武帝衛皇后趙成帝后飛燕也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後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武帝作便門橋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

[illegible]

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嗟王闕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十里晉謂之孝里秦昭王令武安君白起將而攻趙起諫趙不可伐已而秦師果敗昭王強起武安君武安君固辭疾應侯素憾武安君譖之王遂賜死于杜郵窺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冀闕秦闕名緬微也想趙使之抱璧瀏睨楹以抗憤燕圖窮而荊發紛絕袖而自引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鉛以脫臏始皇矐高漸離目使擊筑稍益近之乃以鉛置筑中擊始皇中臏欲爲荊軻報仇始皇支解之臏膝蓋骨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爵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戮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儒林塡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烟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轘

句雅而超

[illegible]

以啟先商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商鞅車裂李斯腰斬刑轘之辟二人爲首方秦王捕商鞅鞅亡欲宿旅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李斯臨刑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俱牽黃犬出東門獵狡兔豈可得乎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而爲馬趙高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于二世羣臣言鹿言蒲者高皆陰誅之假讒逆以大權鉗衆口而寄坐兵在頸而顧問何不蚤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閻樂引兵入攻二世左右皆惶擾不鬭旁一宦者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二世請爲黔首閻樂不許乃自殺感市閭之菆音鄒井歎尸韓之舊處丞

是史斷

以下足悲痛陵詩升戮

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愛
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弘大體以高
貴非所望於蕭傅（萬井渭城市東郡太守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令御史按問延壽在東郡時事延壽遂劾望之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延壽坐棄市丞屬號于闕下請以身贖上不許）造長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胸中豁
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長山漢高帝陵）存威格乎天區亡墳
掘而莫禦（赤眉盡發西京陵寢）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寂寞
（安陵惠帝陵）弔袁絲之正議伏梁劍於東郭（袁絲盎字景帝欲傳位梁王盎進諫王怨之陰令客刺殺盎）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誰（譖謂袁盎也誰即指傳也）

殞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陽丘景帝陵矜誰謂因博而以局提殺吳太子　告音子）
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告曰毀也渭塋元帝陵奄尹謂恭顯）褒夫
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君謂元帝）過延門而責成忠何
辜而爲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鞫（延門成帝延陵也京兆尹王章劾王鳳鳳遂譖章幽死獄中）
怵淫嬖之凶忍剿皇統之孕育（怵縱也趙飛燕凡後宮生子者輒置之死）
張舅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覆（舅氏王莽族也）剌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禪
舜承終古而不刊（義域哀帝陵也董賢封高安侯）敝康園之孤墳悲

寔換一家文情悲

佞哀奇甚聽吁嗟笑生造

平后之專絜殃厥父之篡逆蒙漢耻而不雪激義誠
而引決赴丹焰以明節（康園平帝陵帝后莽女也漢兵誅莽燒未央宮后曰吾無面目見漢家遂赴火死也）驁橫橋而旋軫歷敞邑之南垂（岳今長安故稱敞邑）
門磁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奇疏南山以
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刻人力之所爲
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污而爲沼豈斯
宇之獨隳由僞新之九廟誇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
妖臨搜佞哀以拜郎（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者除以爲郎）誦六藝以飾姦焚

異術同亡指秦焚詩書

詩書而面墻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而同亡宗孝宣
於樂遊紹衰緒以中興（宣帝廟曰樂遊）不獲事於敬養盡加
隆於園陵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
隱王母之非命縱聲樂以娛神雖靡率於舊典亦觀
過而知仁（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在今所謂千人鄉是也）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汙隆（高望堆延興門）
徘徊豐鎬如渴如饑心翹懃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三聖文武周公）子嬴鋤以借
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

讀史至此服借賦以發之

至此總是長安全本事

原缺第五十一葉

沉鬱頓挫七哀詩尚(?)詠諸其懷

次登樓之麗藻獨寫胸臆其節亮其音善

登樓賦

王粲

登茲樓以四望兮樓江陵城樓也時董卓作亂徙漢帝都於長安焚燒洛陽宮室仲宣避亂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而作此賦聊假日以消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斯宇指此樓也荊州南極湘潭北據漢沔長洲即龍洲在府城西南江中堤道也彌連也陶鄉名郊外曰牧昭丘楚昭王墓也在荊州之西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紀十二年也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

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舃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鍾儀囚於晉晉侯命之鼓琴猶操南音莊舃仕楚而病楚王曰舃越之鄙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否或對曰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使往視之猶越聲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易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步棲遲以徙倚兮白

[illegible]詩勝[illegible]賦勝子詩太拔[illegible]氣質[illegible]

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街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仲宣僑思捷才舉筆成文年未弱冠蔡中郎為之倒屣茲賦風調高雅格力遒壯神與境會自然渾成非琢磨可到此建安所以上追西京也至若日[illegible]擊景升父子莫可與依一段惻將悄[illegible]受

愁廻首西京傷心霸陵之感溢於楮端讀之令人一唱三嘆感慨係之曹王並稱信不誣矣

蕪城賦　鮑照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柂（與枕同）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音慧）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轊車軸也）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侈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音茂）廣三墳崒（音誶）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井幹樓也三墳禹貢三墳也磁石吸鐵故用為門三代謂漢魏晉統五百餘年）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鬬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音暴）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與逵同）白楊蚤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

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臨海王子頊鎮揚州明遠為參軍子頊叛應子勛明遠見廣陵荒蕪乃漢吳王濞所都遂為此賦以諷之篇中不言所以然只描寫荒涼慘淡景色讀之使人骨竦心寒後子頊卒以敗死參軍先見之明不可少也然亦以兵亂亡其軀哀哉

奇幅雄壯，堪與馬卿長篇賦並垂千古。

氣象殊覺不群。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之三

天台洪若皐虞鄰父評定

海賦　　木華

昔在帝媯（音居）臣唐之世，天綱浡潏（音聿），為凋為瘵。洪濤瀾汗，萬里無際，長波涾（音沓）㴸（音陀），迤涎八裔。（帝媯，舜也。天一生水，故為天綱。浡潏，沸涌貌。瀾汗，長貌。涾㴸，相重貌。迤涎，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鏟（音剗）臨崖之阜陸，啟龍門而嶄（暫平聲）鑿，羣山既略，百川潛渫（渫，除去也）。掎拔五嶽，竭涸九州，瀝滴滲（音森）淫，薈蔚雲霧，涓流泱瀼（音詳），莫不來注。（掎，引也。拔，出也。薈蔚，雲霧沾潤也。泱瀼，滓淤也。）

句法奇創。

於廓靈海，長為委輸。其為廣也，其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浟湙瀲灩，浮天無岸；浺瀜沆瀁，渺瀰湠（音炭）漫。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噓噏百川，洗滌淮漢。襄陵廣斥，漻潏浩汗。（噓噏，謂潮起落。廣斥，海畔濱也。）若乃大明撫轡於金樞之穴，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大明，月也。撫，猶攬也。翔陽，日也。金樞，月沒處也。扶桑，日出處也。）影沙礐（音却）石，蕩颸（音聿）島濱。（言月將沒，日初出，將海風更急，激動水波，蹙沙石而衝島嶼也。）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更相觸搏，飛沫起濤。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驚浪雷奔，駭水迸集，開合解會，瀼瀼濕濕，

大海鼓怒，實有此景，象形容曲至。

猶尚呀呷四字，是非親歷其險，不能道此妙。

葩華踧沑（揉上聲），澒（音頂）濘濼（音集）潗（音習）。（踧沑，蹙聚也。澒濘濼潗，皆沸涌之貌。）若乃霾曀潛消，莫振莫竦，輕塵不飛，纖羅不動，猶尚呀呷，餘波獨湧，澎湙瀁，磈（音愧）碨（音猥）磊山壟。（呀呷，波相吞吐之貌。）爾其枝岐潭淪，渤蕩成汜，乖蠻隔夷，迴互萬里。（言風已息，尚有餘波。枝岐，潭淪，派別也。水涯曰汜。乖，分也。）若乃偏荒速告，王命急宣，飛駿鼓楫，汎海凌山。於是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綃，挂颿（與帆同）席。（百尺，高檣也。綃，帆綱。）望濤遠決，冏然鳥逝，鷸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屆。（檣以木為之，所以挂帆。）若其負穢臨深，虛誓愆祈（言失信于神明也），則有

洗滌二句，賦中獨標，二三人所不經道者，筆氣奇幅而靈動。

浮上一節字字真。

海童邀路，馬銜當蹊。（海童，海神。使馬，銜馬首一角而龍形者。）天吳乍見而彷彿，蝄像暫曉而閃屍。羣妖遘迕，眇䀨（音遏）治夷。（天吳，朝陽谷神。蝄像，木怪也。眇䀨，視貌。）決帆摧橦，戕風起惡。廓如靈變，惚怳幽暮。氣似天霄，靉（音愛）靆（音費）雲布（也）。（橦，檣。）儵昱絕電，百色妖露，飛澇相磢（音搶），激勢相沏（音切），崩雲屑雨，浤浤汩汩。（澇，大波也。）於是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或屑沒於黿鼉之穴，或挂罥於岑嶅之峰，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言風起浪驚，舟漂浮而無定也。）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

戲語。抵描寫海錯數行。

水族之繁。雖般若舌亦說不盡。性樸學靈

歷之近遠。爾其大量也。則南瀲（音歛）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經途瀴（音映）溟。萬萬有餘。（瀲、漬也。演、長流也。析木謂之天津。瀴溟、冷也。）吐雲霓。含龍魚。隱鯤鱗。潛靈居。豈徒積太顛之寶貝。與隋侯之明珠。將世之所收者。嘗聞所未名者。若無。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則有崇島巨鼇。峌（音跌）峴（音孽）孤亭。擘洪波。指太清。竭磐石。棲百靈。颺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南遊北征、謂巨鼇負山週風而行也。）其垠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繁采

奇。令人駭目。祝種別類分者。何奇天淵

瀛條澹博。詞韻古雅。

沉休文咏湖中雁。賞翔力於此

揚華。萬色隱鮮。陽氷不冶。陰火潛然。（冶、銷也。）熺炭重燔。吹烱九泉。朱燉綠煙。腰眇蟬蜎。（熺、熾也。烱、光也。言火光下照九泉也。）珊瑚琥珀。羣產接連。車渠瑪瑙。全積如山。魚則橫海之鯨。突杌孤遊。戛巖嶅。偃高濤。茹鱗甲。吞龍舟。噏波則洪連踧蹜。吹澇則百川倒流。或乃蹭（音曾去聲）蹬（音鄧）窮波。陸死鹽田。巨鱗插雲。鬐（音其）鬣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為淵。若乃巖坻之隈。沙石之嶔。毛翼產（音寇）鷇。剖卵成禽。鳧雛離褷。鶴子淋滲。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鶩連軒。洩洩淫淫。（鳥生須母食之謂之鷇。如燕雀類。生而自食者謂之雛。如雞雉類。洩洩淫淫、浮沉貌。）

翻動成雷。擾翰為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陽侯。乘蹻（平聲）絕往。覿安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蹻、舉足高行也。黃帝冢在橋山。）羣仙縹眇。餐玉清涯。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翮之襂纚（音詩）。（安期自言千歲。秦始皇賜金。皆置于阜鄉亭而去。留赤舄一量為報。）翔天沼。戲窮溟。甄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惟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芒芒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弘往納來。以宗以都。品物類生。何有何無。

不以鬬奢博富為奇。羅珍疊錯為貴。但描寫靈異筆峭而骨精。句奧而氣雄。機法高出漢人之上。請人疑其客多於主。不知其伐毛洗髓。另有神丁。齒肉不盡骨者。豈堪語此。

秋興賦　潘岳

晉十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晉武帝太始十四年賈充爲太尉辟岳爲掾）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侍中常侍加貂附蟬）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厠朝列夙興宴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音侍）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蒔草也）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事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悲哉秋之爲氣也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庭樹槭（音色）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槭空枝貌）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年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髟髮下垂貌）仰羣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爲無用欲闕之及泉雖猨猴亦不能履也言其危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淥水（楚王使聘莊子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此龜者寧其死而留骨爲貴乎寧生而曳尾塗中乎）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音條）之澈澈（音徹叶音閑鯈小魚也澈澈遊行貌）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安仁嘗泰始中文章以秀媚擅長至太康元康間漸駸駸而上觀西征賦之與籍田諸作身分自別然潘陸齊名舒錦披沙魯衛之政耳漢魏之不能不趨而六朝也能不於斯致慨

雪賦

謝惠連

借古人出名亦相假託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兔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鄒陽、枚乘。）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詩衛風、雨雪其雱。小雅南山、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侔、齊也。揣、度也。）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岐昌文王也。詩小雅、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云文王、借用耳。穆滿、穆王也。王游黃臺之丘、國中大雪、王作黃竹之歌三章。）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宋玉賦、援琴而為幽蘭白雪之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袤丈則表沴於陰德。（袤音茂。沴音例、又田上聲。隱公時、雨雪盈尺、是歲有年。桓公時大雪袤丈、占者謂陽衰陰盛之兆。）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升。（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於紀。）焦溪涸。湯谷凝。（焦泉發於天門之左、南流成溪。湯谷即溫泉。）火井滅。溫泉冰。（火井在臨邛。天下溫泉有九處、在南陽。）沸潭無湧。炎風不興。（沸潭在曲阿、其水常沸。炎風、南風也。）北戶墐扉。裸壤垂繒。（北戶、向北之戶。墐、塗也。裸壤、裸人國。）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累靄。（靄音曷。）掩日韜霞。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糅、柔上聲。）其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氳蕭索。藹藹浮浮。瀌瀌奕奕。聯翩飛灑。（灑、沙上聲。）徘徊委積。始緣甍（音萌）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圭。亦遇圓而成璧。眄隰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璧。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皓鶴奪鮮。白鷴失素。紈（音完）袖慚冶。玉顏掩姱（音互）。若乃積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燿照崑山。爾其流滴垂冰。緣霤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夫繽紛繁騖之貌。皓汗皦潔之儀。迴散縈積之勢。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音宙）。御狐貉之兼衣。（湘、湘陵。吳、吳興。皆有美酒。）對庭鵾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想於千里。願攜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乃作而賦白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酡兮思自親。願低帷而昵枕。念解帶而褫（音雉）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階上之白雪。豈

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吟玩。撫覽扼腕。顧枚叔而為亂。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汚隨染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

小謝才思富捷。惜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雪賦蓋其穉年之作。當時以高麗見奇。然麗則有之。高恐未也。知子莫若天。使非秋懷擣衣。膾炙人口。則靈運之各方明。終屬欺人耳。

月賦

謝莊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陳王，曹植。應劉，應瑒劉楨也。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不怡中夜。乃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音米，止也。蓋秋坂。臨濬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音纏。謂日在北道也。白露曖音愛空。素月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沉潛既義。高明既經。謂天經地義也。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扶光，扶桑之光。東沼，暘谷日出處。嗣若英於西冥。若英，若木之英。西冥，昧谷日入處。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朒音納朓音挑警闕。朏音斐魄示冲。月朔見東方曰朒，晦見西方曰朓，言視此以警人君之闕德也。朏，月滿也。魄，始生也。所以示人君之謙冲也。順辰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躔于箕則風，離於畢則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台室，三台星。軒宮，軒轅星。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孫堅夫人夢月入懷而生策。漢李夫人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列星掩縟音肉。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圓靈，天。連觀霜縞。周除冰淨。君王乃厭

長歎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縣，樂也）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乃凉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皐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皐禽，雀也。朔管，羌笛也）於是紘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房露，古曲）聲林虛籟淪池滅波（言林樹無聲，波光無迹也）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玉音服之無斁

以希逸之才月賦止此殊不稱其題然詞致較惠連雪賦最覺遒麗壯健大抵氣清而辭語艷而幽宜乎在宋文時北使李孝伯問聲仰止即袁陽源才名猶挫亦為之避三舍也

鷦鷯賦　張華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音就）鶚鶡鴻孔雀翡翠（鷲，黃首赤目，五色皆備。鶚，雕也。鶡，狀如雀而文。雄曰翡，雌曰翠）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

輕點啣蘆一句應上俱有脩物文心巧妙

体大妨物四字包盡多少手段

於世僑䳒鵢介其嘴距鵠鷺軼於雲際鶡雞竄於幽
險孔翠生於遐裔彼晨鳧與歸雁又矯翼而增逝咸
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啣蘆以避繳終爲戮
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
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
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產處、隴坻地名、出鸚鵡）雖蒙
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
枝巨雀䠱嶺自致（條枝國、產大鳥）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
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

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乳而蚊不爲驚、命曰鷦螟）將以上方
不足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其大小之
所如

幽憂叩而成響領畧深以寄言當其潞陸俱明知
此義不能高蹈非獨茂先也初賦既成阮嗣宗見
之歎爲王佐之才是嗣宗看才字甚深沉醉埋照
未必不得力於此若安仁神龜雖反士衡鶴唳無
聞而茂先之蛇皆鳧毛當並爲鷦鷯所竊矣

氣調蒼振無一齊蹤鄒之慮吞

相鶴經鶴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鶴化爲鸞鳳同爲群

舞鶴賦　　　鮑照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
迥之明心指蓬壺而翻翰望崑閬而揚音帀日域以
迴騖窮天步而高尋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引圓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姱疊霜毛而弄影振玉
羽而臨霞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厭江海而遊澤
掩雲羅而見羈去帝鄉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歲崢
嶸而愁暮心惆悵而哀離於是窮陰殺節急景凋年
涼沙振野箕風動天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

雪滿羣山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漢迴曉月
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雁之違漠臨驚風之蕭條
對流光之照灼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始連
軒以鳳蹌終宛轉而龍躍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驚身
蓬集矯翅雲飛離綱別赴合緒相依（綱緒、舞之行列）將興中
止若往而歸颯沓矜顧遷延遲暮（遲暮謂徐緩也）逸翮後塵
翱翥先路（後塵謂飛而絕塵也）指會規翔臨岐矩步態有餘妍
貌無停趣奔機逗節角睞分形長揚緩騖並翼連聲
輕迹凌亂浮影交橫衆變繁姿參差洊密（洊重也）烟交

描寫曲盡遲暮二字入神

句有神。

二語閒實寧反淺

霧凝若無毛質風去雨還不可談悉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忽星離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巾拂兩停丸劍雙止燕姬巴童並善舞者巾拂舞人所持者丸劍舞器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邯鄲陽阿二地名人皆善舞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吳王闔閭女死將葬舞白鶴於吳市萬人隨觀皆驅埋之墓中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以俊爽之音寫飛舞之神雅而不艷巧而不纖真絕才也明遠在宋奇才逸調不獨樂府高妙而詩賦逍麗種種出羣實有顏謝所不能及者當時與何長瑜並名惜長瑜詩文不多見

自叙世系。全體風

若說上支意數希不惟文情不生殺即筆亦窘迫不暢忽入一夢以寄其篆幻縹緲之勢然後可放筆恣橫而文情因之變化莫測此文章之最善勝者

幽通賦

班固

系高頊之玄冑兮音旭高高陽頊顓頊氏中葉之炳靈班氏之先令尹子文之後子文生而棄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為班子孫故以為姓颻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以颺聲言先人自楚北徙至朔方如蟬之蛻也始皇之末班壹避地於樓煩以財雄北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漢皇當孝惠高后時皇也言至漢十世始進仕成帝之初班況女為婕妤故云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巨君王莽字考謂彪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謂遷居東京也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絕而罔階咨嗟也孤蒙固自謂豈余身之足殉兮違世業之可懷魂煢煢音瓊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音昧昕音欣寤而仰思兮心矇矇猶未察昒昕旦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黃帝作占夢書曰乘高而遌音愕神兮道遐通而不迷遌遇也言登高遇神為道術將遐通而不迷惑之象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為綏南風周南樛木章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祗敬也大雅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既詢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孟猛同晉進同承靈訓其

千古名言。

一片血淚。博洋而中。多稱旨。

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晦在謂將蓄而復存紛屯邅與蹇連兮何艱多而知寡易曰屯如邅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迕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禦迕、觸也、拔、出也、禦、止也、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余衛成公會盟于楚、公弟衛叔守國、有人譖叔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時衛叔方沐、握髮而迎之、公令前驅射而殺之、此親而反仇也、仇管彎弧欲斃讐兮讐作后而成己管仲射桓公中鉤、後以為相、此仇而反親也、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雍齒、丁公、栗取弔於逌逌、古由字吉兮王膺慶於所慼漢景帝初寵栗后、後怨恚而死、王后初為婕妤、屬許后死、宣帝以太子早

採用古人官氏名字為句、雖本離騷、寔自小雅番來、[illegible]

形氣二語、至理名言。

失母、乃選後宮無子者養之、遂立王婕妤為后、叛回穴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叛亂、回邪也、穴、僻也、言不常也、北叟、塞上翁、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襮音博而內逼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後為虎所食、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趨謁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滔滔而不萉兮卒隕身乎世禍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零茂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莊子云、魍魎責景、言不知吉凶之由命也、黎

淳、畫采。

淳燿於高辛兮芊強大於南汜楚之先祖、出自重黎、芊、楚姓也、嬴取威於百儀兮姜本支乎三趾嬴、秦姓、伯益之後、在唐虞、有儀百獸之功、姜、齊姓、伯夷之後、為虞舜典天地人之三禮、趾、猶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合位乎三五東鄰紂也、仁、三仁也、王、武王也、三五、三才五行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戎女、驪姬也、烈、熾也、孝、申生也、伯、晉文公、公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辰星、龍也、往應之、參星、虎也、歸應之、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自耦發、武王名、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終成天命、重耳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遣歸、卒與天時會之、震鱗漦音離於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震、龍也、漦、涎也、三正、夏商周也、巽羽化

語古同病。

巫姜字奇。

何詩奇異。

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宣帝時、雌雞化為雄、至平帝時、歷五君、而王莽篡、道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胥仍物而鬼諏兮乃窮宙而達幽言因卜筮之物以與鬼謀、乃能窮宇宙而達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筭祀於契龜孺、小也、陳敬仲奔齊、懿仲欲妻之、卜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後果有齊國、周公營洛、卜年八百、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宣帝時詩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曹伯陽時、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欲亡曹、是宣之興以夢、曹之敗亦以夢也、魯文成之世、童謠曰、禂父喪勞、宋父以驕、禂、昭公名、宋、定公名、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為靈也久矣、是[illegible]之諡定於銘也、姚聆呱而刻石兮

許相理而鞫條(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聲也劾決之也許負相周亞夫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周封條侯未幾下廷尉鞫)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齊兮故遭罹而贏縮(遭罹贏縮言禍福之不齊)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後晉果滅欒氏三樂著黶盈也)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鵩(言莊周賈誼皆抗為邁差之言以強制其情一則畏作犧牛一則心忌鵩鳥)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轥德而無累三仁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段干木申包胥)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紀紀信也四皓養志商山辛定太子位免於傾危)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觀天網之紘覆兮實棐忱而相訓(棐輔也忱誠也言天道之徧覆亦欲相輔以誠相助以敎而已)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於異代(底致也春秋素王之文致獲麟之應賓祚謂如禮其後祚也)精通靈而感物兮

神動氣而入微養流睇而猨號兮李虎發而石開(由基射猨始調弓矯矢而猨抱樹泣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沒石飲羽)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而遺形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人若欽胤彭祖之年偕老聃之壽當訴之來哲與之通情非已所能也)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

一段惆悵悼世憂讒畏譏之情委之不可知之數無可奈何之命卒之要於棐忱相訓復心弘道一篇之中委曲纏綿不啻三致意焉其小雅正月之流歟

靖，漢書作覯。

晉爾之筆。名理之節。

思玄賦

張衡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靖，思也。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順止，順理而止也。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尸子，中黃伯曰：予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鬭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猱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日試之，亦足以試矣。莒國有名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溪，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抑行齊踵焉，以稱于世。夫義之為焦原

也，亦高也。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褭音鳥。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淹棲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臚情。岐趾，岐山之足。

文君為我端蓍兮，利肥遯以保名。文君，文王。文王所居，欲就而陳情也。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易天山遯卦，從一至三為艮為山，從二至四為巽為風。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遯上九變為澤山咸卦，咸者感也。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從三至五為乾為冰。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從四至上為兌為澤也。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嶢音堯。乾為玉。勔，勉也。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周禮東龜甲屬。筮短龜長，故更鑽龜以卜。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卜兆雖遇鶴鳴，亦恐不得逞志。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

歸母氏而後寧。此假卜者之詞也。雀玄裳，故曰玄鳥。老子曰：道為天下母。母言歸于道而獲寧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勾芒。少昊金天氏，都于窮野。三丘，海中三神山。勾芒，東方之神。何道真之純粹兮，去穢累而彯輕。彯音漂。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音便。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圮墳。痛火

奇句

歷序遨遊東南因適西方而會帝軒因帝

正之無懷兮託山坡以孤魂。有黎即重黎，高辛氏火正，祝融也。楚靈王時，衡山崩，祝融墓壞，其冢托于山坡。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日出于暘谷，至於昆吾，是正中也。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闚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軒轅之國，在窮山之際，其人不壽者乃八百歲。龍魚狀如鯉，在汪野北。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絕流曰亂。華，太華也。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余。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帝軒，黃帝也。葬於西海喬山。

軒而諮天道遂徵卿通賦之旨盡附其中此善學偷巧者且不使有東西南北對待之迹亦學法不露處

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摎，求也。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覆，審也。謀，察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病十日而化為虎，其兄啟戶而入，哀搏殺之。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荊人鼈令死，棄其尸於江，逆流上至成都而生，見蜀帝杜宇，以為相，未幾禪位。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晰音制。晰，也。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呂太后出宮人賜諸王，竇姬與焉。請其主遣者，必置趙籍伍中。主者忘之，誤置代籍。當行，竇姬涕泣不欲往。至代，代王獨幸竇姬，及即位，立為后。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王皇后，莽女，莽誅，投火死。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

平子當閹寺熾焰之際一肱不平借題發以寄慨

全篇詞氣流於遊逸讀之令人徬徨感明

而遘武。厖，蒼也。顏駟自文帝時為郎，至武帝時始擢會稽都尉。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有司奏賢墓不與王制，發其尸，埋獄中。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魯叔孫豹入齊，過庚宗，遇婦人，通之，遂有孕。至齊，夢天壓己，有人深目而猳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覺，魯遣庚宗，見婦人所生之子，如夢中狀，遂呼之曰牛，與歸，使為豎。後叔孫疾，豎牛作亂，竟害豹。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晉獻公使寺人勃鞮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及入，呂、郤、冀芮畏逼，欲燔公，謀作亂。勃鞮知之，求見公，以其謀告，公誅郤芮。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

習俗難遷顯言而收此一篇亦以變多故慨耳

無非說對順帝初心亦所以為諷諫也

產而為對。周犨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假。乃借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而逃，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于夫，夫曰：生車間，名子也。自是犨貧如故。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其秋果旱。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後鄭災。裨竈乞玉斝以禳，曰：不將復火。子產不與，亦不火。是慎竈之言皆妄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剚刃。剚音制。黎丘有奇鬼，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及歸，酒醒而誚其子。其子曰：無之。其父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明日復飲於市，醉而歸，其子恐其父不能反，自往迎之。丈人以為奇鬼也，拔劍刺之。親所睼音題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睼，迎視也。此亦承梁叟言。無綿攣以涬音悻己

諸本斐忱、全做斐通

惑前桑末二語、猶詩人比盤、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根

已、若此皐陶之後封于英六、哀皐陶已滅而英六獨存、積詩之作、餘感之妙不可言

稱北方

兮思百憂以自疹音珍、縣䜌、繫也、疹引也、言不可繫于世事致憂成疾 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
以拯民湯時大旱、以身爲犧牲、禱於桑林、厖大、褫福也 景三慮以營國兮熒
惑次於他辰宋景公發仁人之言三、而熒惑退舍 魏顆亮以從治兮鬼
亢回以斃秦魏武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以從治命、顆後與秦將杜回戰、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獲之、夜夢老人曰、余妾之父也 咎繇邁而
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皐陶之後、封于英六 桑末寄夫根生兮
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 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
往而不復盍遠跡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以上皆假黃帝

之詞、蓄上也、 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音敞惘而無儔逼區中
之隘陋兮將北渡而宣遊宣、徧也、 行積冰之磑磑音艾平聲
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玄武縮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沍、凍也、騷騷、風聲、玄武、介蟲之長、并凌、凍貌、 坐太陰之屏
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音曲顓頊而
宅幽寓、寓居也、伷、小也、言顓頊居北小陋之地也 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
音薛乎不周寒門、天北門、緤、馬繮、不周、山名、 迅猋音標潚音風其媵我兮鶩
翩飄而不禁[illegible]風、飄謂之猋、潚、[illegible]也、媵、送也、 越谽嘲之洞穴兮漂通

以下出天入地、恣意極荒

川之硛磷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土之怪曰墳羊、
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
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燭龍
神、鍾山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溪赤岸、在鍾山東、祖江
人名、劉、殺也、欽䲹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鍾山東 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
芝以療饑戴勝慭音銀上聲 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西王
母首戴勝、故云 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
蠱媚兮增嫮音戶眼而蛾眉舒眇婧音倩之纖腰兮揚雜
錯之袿音圭徽婦人上服爲袿、香纓爲徽 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皪

音歷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之玄黃環琨皆玉佩、琛玉也、縭帶也、以玉飾之、玄黃幣 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
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雙材、玉女宓妃 將答賦而不
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
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音鴟龍之飛梁登閬音郎風之
層城兮構不死而爲牀閬風有不死樹 屑瑤蕊以爲糇兮斟
音居白水以爲漿斟、挹也、白水在崑崙 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藥
音葉其若湯無輻曰軨、軹、車輪小穿也、勺藥、熱氣貌、 美上都之赫戲兮何
迷故而不忘上都、天都也、 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蠛音滅蠓音濛

太容吟曰念哉句法老而秀

而上征。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音裔以彤彤。音容。洩洩，舒散貌。彤與融通。考治亂於律均兮。意逶始而思終。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音。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太容，黃帝樂師。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王良，天駟星。高閣，營室星。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罔車，畢星。青林，天苑星。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音波冢之封狼。弧，弧星。天狼，亦星也。嶓冢山上爲封狼星。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音旁硠音郎。壁壘，營中壘也。北落，星名。河鼓卽牽牛也。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與劉同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招搖攝提皆北斗星名。低回劉流，環繞也。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凌驚雷之砊音坑磕音槩兮。弄狂電之淫裔。踰濛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眺眡兮。臨舊鄉之諳藹。悲離居而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凌，乘也。厲，渉也。開陽，北斗星名。諳藹，不明貌。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遨以媮音偷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輈，車轅也。雲霏霏兮繞余輪。風

上森

眇眇兮震余旟。纚邐翩兮紛暗曖。儵與倏同眩音玄眃音云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娑娑，安遒也。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坂之欽崟。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欽欽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愓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音衄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六區，猶六合。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離，附也。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句趣

立意祖離騷，布局擬招寬。援引吉凶禍福則倣幽通。收束道德仁義則又倣上林長楊。是善集衆長者。至文情蔚發，音韻清殊，真所謂絕唱。高蹤無復嗣響者矣。

閑居賦　　潘岳

（二字自嘲。雄壯是漢文非晉人之筆）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題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尉魯武公其人也（賈充由司空轉太尉後謚武公）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岳爲河陽令轉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陰之際領太傅主簿除

（句法堅實硬老手）

名爲民（楊駿爲太傅引岳爲主簿駿誅岳去職）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予也固謂拙於用多（和嶠字長輿）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句法極老）（拙者之效妙不可言）（獨出安仁別態）

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陸租也舂以爲要不必躬耕）

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於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陪京泝伊面郊後市（伊水名）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遊鱗瀺（音讒）灂（音爵）菡萏敷披竹木蓊（音翁）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

（似不及庾）

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麗藻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再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擿紫房水挂赬鯉或宴於林或禊於

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巳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

安仁輕躁饶名作誥以試王濟望塵而拜賈謐非眞有居田之志特忿忿抒其不平之鳴耳卒之晉進不已輕蹈乾沒之訓以致上負阿母所謂拙者之效亦何可易言

長門賦

司馬相如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陳皇后長公主嫖女擅寵而無子聞上新幸衛子夫幾死者數矣因坐巫蠱乃罷居長門宮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虞度也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音廉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余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離宮即長門宮也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猿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存恤也憑滿也下蘭臺而周覽

正殿東廂俱指長門宮室得此一段方與深宮寂寞象自無聊光景殊耐鮮麗意則轉切

至此將平日一段姿色才調不覺露將便讀之者不得不怨恨

氷觸其天才也

立向人主之前者在此

筆奔造化真可驚鬼神而泣鬼神

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也造至擠音濟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音增吰音宏而似鐘音金鋪扉上金花中作鈕鐶以貫鎖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五色炫以相耀兮煥爛曜而成光致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

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幼妙細聲也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言依曲次第貫串而歷覽之至其中操也自卬自激厲也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舒息猶歎息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床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音王去若有亡眾雞鳴而愁余兮起視月之精光觀眾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

府人舊自本字二字本此

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偃蹇佇立貌荒欲明貌亭亭遠也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自負其直愈增其怒自訴其苦愈快其忿妙在數前日之愆尤寫今日之悔艱毫無怨恨之聲蓋陳后色有餘而德不足帝此時愛未弛所獲罪者惟妬耳一經悔過則舊憾頓消而新愛驟增矣故得以立時見召此長卿善於揣摩也

恨賦　　江淹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駕黿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艷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岱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敬通馮衍字光武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閉關却埽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齎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嵇康爲中散大夫坐呂安事下獄）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沉若乃騎疊跡車屯軌黃塵帀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若枚舉古來飲恨者流則滿紙雲寒晝陰亦不堪爲讀但標寫一二情詞酸楚已足慣雍門之涕

尖起一句足見筆力

別賦　江淹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乎山側。櫂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居人愁臥。怳流上聲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簷而飛光。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離霜。巡層楹而空掩。撫錦幙而虛涼。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陳。燕趙歌兮傷美人。珠與玉兮艶暮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伯牙鼓琴。游魚出聽。瓠巴鼓瑟。六馬仰秣。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造至也。

別恨惟此爲第一。

乃有劍客慙恩。少年報士。韓國趙厠。吳宮燕市。聶政至韓。刺殺韓累。豫讓爲智伯報仇。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厠。欲刺趙襄子。專諸爲公子光刺吳王。荊軻遊燕。太子丹求之以刺秦王。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抆血相視。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方銜恩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

閨中陌上兼說有情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閨中風暖。陌上草薰。

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氤氳。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霑羅裙。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陽。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香。君結綬兮千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從官也。瑤草自喻也。慙幽閨之琴瑟。晦高臺之流黃。春宮閟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明月光。夏簟青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竇滔妻蘇氏作。

游仙原不可言別。

倘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全。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

淄右河陽與桑中上宮。同是情而神却是兩樣。

暫遊萬里。少別千年。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私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王褒、楊雄、嚴安、徐樂。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賦有凌雲之稱。辨有雕龍之聲。鄒奭修鄒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永訣之情者乎。

詞采秀縟。文通本色。描寫離情。點染數百言。終不

如唐人陽關二十八字之爲箭到也求風於晉宋之間華藻氣骨尚得相半至齊梁則西京風力盡矣若箭文元禮輩一味圓美流轉所謂彈丸脫手四字悞人不少

起手拙甚

於是下十句言思宜深詞宜高意宜精宜畫

非至神孰能知之

文賦　陸機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筆聊宣之乎斯文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晣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於是沈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沈辭謂沉於深遠也怫思未出也悅思未來也）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緜邈於

二語遞極。

詳論諸體。標其切要。至謂詩緣情賦瀏亮。此漸靡麗于六朝之漸。

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愈深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體有萬殊物無一量紛紜揮霍形難爲狀辭程才以効伎意司契而爲匠（衆辭俱奏取舍由意也）雖離方而遯員期窮形而盡相故夫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惟曠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

非哲心斯道者不能道。

中有難言者。

乎冗長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覽營魂以探賾頓精爽而自求理

真語

收亦拙。士衡詩賦原非所長。以文爲賦亦覺多夸率

翳翳而逾伏思軋軋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雖茲物之在我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使無閡通億載而爲津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廣流管絃而日新

引氣不齊巧拙有數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章豈容易事今人甫就小學便驅染烟墨終朝點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讀士衡賦可發晨鐘一省

惠連雪賦用相如，希逸月賦用仲宣，俱祖此。

舞賦　傅毅

楚襄王既遊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群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稍似宋玉口吻。

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列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熺洞房。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踃（音消），般紛挐兮。淵塞沉蕩，改恒常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音煦）媮致態（姁媮，和貌）。貌嫽（音了）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連娟，眉貌，繞曲也）。

羅服顏字涉文人二語淺

與神女賦無溜過之許

三言句法，晉世舞曲俱祖此。

始入舞蹈，實有此景，象描寫入神。

發端三字，說在舞者身上，妙甚。

在山二語，正是馳思杳冥處，猶于靜中摹寫，妙不可言。

音節頓挫而沉雄。

曲畫舞態，可教白孝諸歎。

珠翠的皪而炤燿兮，華袿飛髾（音梢）而雜纖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陽（揮，動也。若，杜若也）。抗音高歌，為樂之方。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劫，猶迫也）。於是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翔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并。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歌中有詩，舞者表而明之。喟息，太息也）。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般鼓，謂聲急而將終）。擊不致英（音夾），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擊不致英，中舞節也。蹈而不頓，輕且疾也）。及至回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音附）蹋（音踏）摩跌（累，多也。跪，以膝至地。跗蹋，以足蹋地也。摩跌，並足而舉後也）。紆形赴遠，漼（音催）似摧折（紆，曲其身也。漼折，以增其形貌也）。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趫鳥集，縱弛殟歿，逶蛇姌（上聲）嫋（音鳥），雲轉飄忽（姌嫋，長貌）。

此下皆舞罷宴歸之事。或謂與題意不相合，殊不知起手原以將習酒宴佚豫舞以娛賓為言，歡洽遣客，正首尾相應處。

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黎收，歛容也。）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攘就駕，僕夫正策。車騎竝狎，巃嵸逼迫。（狎，多而相排也。）良駿逸足，槍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薄。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闇跳獨絶。或有踶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驛而歸，雲散城邑。天生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優哉，聊以永日。

摹寫舞處，窮神極理，自有無因而因、不應而應之妙。覺針工繡聖，猶多數髮分眉之迹。武仲在建初時，文章冠於朝野。大抵其精神嘗在筆墨之先，故聲光靈動而畦徑自岸異。曹子桓以為在班孟堅伯仲之間，應無數賈景伯者矣。

一序古甚。

長笛賦

馬融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又性好音律，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獨卧郿縣平陽鄔中。（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氣出、精列，二古曲名。）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而樂之，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王褒作洞簫賦，劉玄作簧賦，傅毅作琴賦也。）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頌。其辭曰：

笙簫笛諸賦必先侈言竹所由生，俱以七。

惟籦籠之奇生兮，於終南之陰崖。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石磎。（成，重也。）特箭稾而茎立兮，獨聆風於極危。（稾、莖，皆幹也。）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枝。（揣音團。揣，聚貌。）

發龍門之桐絕異趣。

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頵砡，（頵音君，砡音玉。簡，大也。頵砡，石齊頭貌。）嶰壑澮峴。（峴音兒。）岝（音坎）窞（音瀆）巖窽，（音腹。澮峴，平貌。岝，坎也。窽，窟也。）運裛窮（音烏）洝（音察），岡連嶺屬。（言竹為陰陽運氣裛之，而有潤色。窮洝，潤濕貌。）林薄蔓荊，森槮柞樸。（森，上聲。森槮，長貌。柞，樸也。樸，包木也。）於是山水猥至，渟涔障潰。（猥，眾也。渟，水止也。涔，池也。障，防也。潰，決也。）頤（音含）淡滂流，碓投瀺（音讒）穴。（頤淡，水搖蕩貌。碓投，似碓之投也。瀺，水注也。水注山而成穴也。）搖演其山，動杌其根者，歲五六而至焉。是以間介無蹊，人跡罕到。猨蜼（音壘，又音誨）晝吟，鼯鼠夜叫。寒熊振頷，（含上聲。）特麏（音加）昏髟。

作者明知賦笛，但盛言笛竹所生之山、所經之水、所棲之飽、所歷之風、所遊之人，原屬無謂，而故寂奇崢，其詞鋪張，比句以張。

觀其……百鍊而成非尋常之可及也

音彪昏與眡同目視也山鷄晨羣野雉朝雊求偶鳴子悲號長
嘯由衍識道噍噍讙音喧譟經涉其左右哤音茫聒音括其
前後者無晝夜而息焉由衍識道鳥獸行識其徑也夫固危殆險
巇之所迫也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清風也纖
末奮蕱音稍錚鑚嶒音榮嗃音哮猶動也管小聲嗃大聲謂竹聲若絙音桓瑟
促柱號鐘高調絙急絃也號鐘古琴名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
友彭胥伯奇哀姜孝己彭咸殷賢臣諫紂不聽而出奔胥伍子胥也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用後妻言逐之伯奇投水死哀姜魯文公夫人其子立而被弑夫人還齊哭而過市孝己殷中宗之子中宗信後妻之言而逐之攢乎下風收精注耳靁歎頹息搯

膺擗音僻摽音殍泣血泫音玄流交橫而下通旦忘寐不能
自禦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逮乎其上
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䕶矩䕶同蒦夔襄比律子野
協呂子野師曠字十二畢具黃鍾爲主撟揉斤械剸與專同
剡音演度擬械治也剸裁也剡鋭也度擬度量而比擬也鏓硐頹墜程表朱
裏鏓硐以刀通節中也墜落也言竹節之眉頹落也程示也程表外不加飾也朱裏以朱漆其中也
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階八音俱起食舉雍徹
勸侑君子然後退理乎黃門之高廊黃門署名習樂處重丘
宋灌名師郭張宋灌郭張四姓漢朝善樂人也重丘縣名工人巧士肄業

字字矯揉而成可謂奇矣

音節雄偉一箇發出如許議論

脩聲於是游閒公子暇豫王孫心樂五聲之和耳比
八音之調乃相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胤之繁會叢
雜何其富也胤亦曲也紛葩爛熳誠可喜也波散廣衍實
可異也掌音撐距劫音迸遻又足怪也掌柱也劫脇也遻觸也言聲烈而繁
若相凌距以擊也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又象飛鴻氾音泛
濫溥漠浩浩洋洋長矕矕上聲遠引旋復迴皇此象流水飛鴻

形容曲盡

之狀矕視也攻乎時適去就有方洪殺衰序希數必當殺減
也衰序猶次序希疎也數猶密也微風纖妙若存若亡奄忽滅沒曄
然復揚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聊慮同護心志精堅也漂凌

絲簧覆冒鼓鍾或乃植持緾旋去聲纆佁音戾儗音擬寬容
謂聲並而相引持如繩結而不散又閒緩而寬容也簫管備舉金石並隆無相
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醫和曰先生之樂中聲以降五
降之後不容彈矣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
餘絃以絃之餘音况笛之餘音也闋終也踾平入聲踧攢仄與側同蜂聚蟻同
衆音猥積以送厥終踾踧迫蹙貌攢仄攢聚貌故聆曲引者觀法
於節奏察度於句逗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逗句止也
言曲中之章句各有節制聽簉音湊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
以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簉雜也弄曲也虞度也戚憂也故論記其

描寫曲終入神自聽声類形以下文法四班包出始作綜之以成數段文心細如毛髮

義協比其象彷徨縱肆曠瀁（音養）敞罔老莊之槩也溫直優毅孔孟之方也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剌（音辣。僻戾也，與剌字不同）拂戾諸賁之氣也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條決繽紛申韓之察也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務（音茂）櫟（音力）銚（音姚）懽皙龍之惠也（隨光，卞隨、務光也。牢剌，牢落乖剌也。皙龍，鄧大夫鄧皙與公孫龍，皆戰國辯士）上擬法於韶箾（音蕭）南籥（南籥，文王樂）中取度於白雪淥水（宋玉作白雪之曲，淥水，古詩）下采制於延露巴人（淮南子，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是以尊卑都鄙賢愚勇懼魚鱉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伸鴟視狼顧拊譟踊躍各得其齊人盈所欲皆反中和以美風俗屈平適樂國介推還受祿澹臺載尸歸臯魚節其哭（澹臺滅明之子溺死于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乎。孔子出行，聞有哭聲甚悲，至則臯魚也，被褐擁劍，哭于路左，孔子下車而問其故，對曰，吾少好學，周流四友，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事無成，二失也。少擇交游，寡親友，而老無所託，三失也。吾於是辭矣。遂哭而死）長萬輟逆諜渠彌不復惡（南宮長萬弑閔公於蒙澤。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懼其殺己，遂弑之）蒯聵（音會）能退敵不占成節鄸（衛太子登鐵丘，望見鄭師衆，懼，自投于車下。陳不占，齊人也，崔杼弑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在數百里外，遂驅車而赴之，至公門之外，聞鐘鼓之聲，駭而死）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

其業士子世其宅餌（音尋）魚喁於水裔仰騶馬而舞玄鶴於斯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匏巴弭柱磬襄弛懸留視瞪眙（音怡）累稱屢讚失容墜席搏拊雷抃僬（音焦）眇睢（音灰，與睢鳩字不同，睢從目）維涕洟流漫（僬，明察也。睢，仰視也。僬眇睢維，目開合覩）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致誠效志率作興事溉盥汚穢澡雪垢滓矣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女媧（音瓜）制簧暴辛為塤倕之和鐘叔之離磬或鑠金礱石華晥（還上聲）切錯丸挻（音占）雕琢刻鏤鑽笮（音諂。丸挻，析擊也。纖竹曰笮）窮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蓋亦簡易之義賢人之業也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哲䵿（偷上聲）益（謂琴瑟以下六器，皆由伏羲諸人所增益）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不讚悲夫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丘仲，漢時笛人，其辭曰下，皆丘仲語）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當篴（音過）使易持（篴，鞭也。言羌人裁之以當馬撾，而復吹之）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君明，京房）

字房漢宣帝時人以善易故云易京
谷本四孔房加一孔於後爲商也

原摹擬王子淵洞簫賦而博奥古艷光透紙背季
長爲人奇文章更奇讀之使人增益智慧開發思
識振弱起衰疏窒流滯其功不淺若徒以笛賦視
之則末矣

神女賦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
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
王曰狀何如也玉曰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
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
生曄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
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音會)盛文章極服
妙彩照萬方振繡衣被袿(音規)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
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音墮)被服
倪(音脫)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調心腸王曰若此
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
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
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與障同)袂不足程式西施掩
而比之無色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
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
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危上聲)
嫿(音畫)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
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

流波奇、將瀾更奇

又心俊秀而露動

轉精到不可犯上正所謂國風好色以害

覩竟不然非人臣告君之道

精妙奇

余惟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嫕音翳性沉詳而不煩。婉嫕，行貌，善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煢煢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叶頩聘上聲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結諧也，不分，意未明也。頩，縹色也，又斂容美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首，去聲，向也，言將去而迴顧也。目畧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稱遽，不肯留也。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去聲惆悵垂涕，求之至曙。音樹

淫文放發，佚韻飛揚，而一片精光，搖曳惝恍，心目間大抵屈宋所不可及者，在神貫乎詞，而筆墨自有一種靈動奇艷處，曹子建便不能措手。

洛神賦

曹植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伏羲氏女，溺洛水為神。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背伊闕，越轘轅，經通谷，陵景山。伊闕、龍門山，通谷，谷名，轘轅、景山，俱在緱氏縣。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乃稅駕乎蘅皋，秣駟乎芝田，容與乎楊林，楊林，地名。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睹一麗人，於巖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爾有覿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艷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之所見也，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髻峩峩，脩眉聯娟。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

披羅衣之璀粲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微波目也）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以明詩抗瓊珶（珶音第）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爲期於是徙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

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乃眾靈雜遝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揚輕袿之猗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以雲爲車以龍爲駕）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爲衛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無微情以效愛兮獻江南之明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冀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泝浮長川而忘反思緜緜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曙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植封國在東故云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高唐神女多靈艷動蕩之聲讀之每令人神不自持讀洛神賦如嚼蠟如啖淡鹹羹徒令人悶甚宋氣揚曹氣沉宋意歡曹意戚故耳余以爲甄文昭有皇后之分非陳思福命所能得乃留連於香銷玉碎之餘怨耶慕耶恐不堪作潘岳哀永逝文也娶妻必得陰麗華使文叔官止執金吾未（必如是快意耳）

梁昭明文選越裁卷之三終